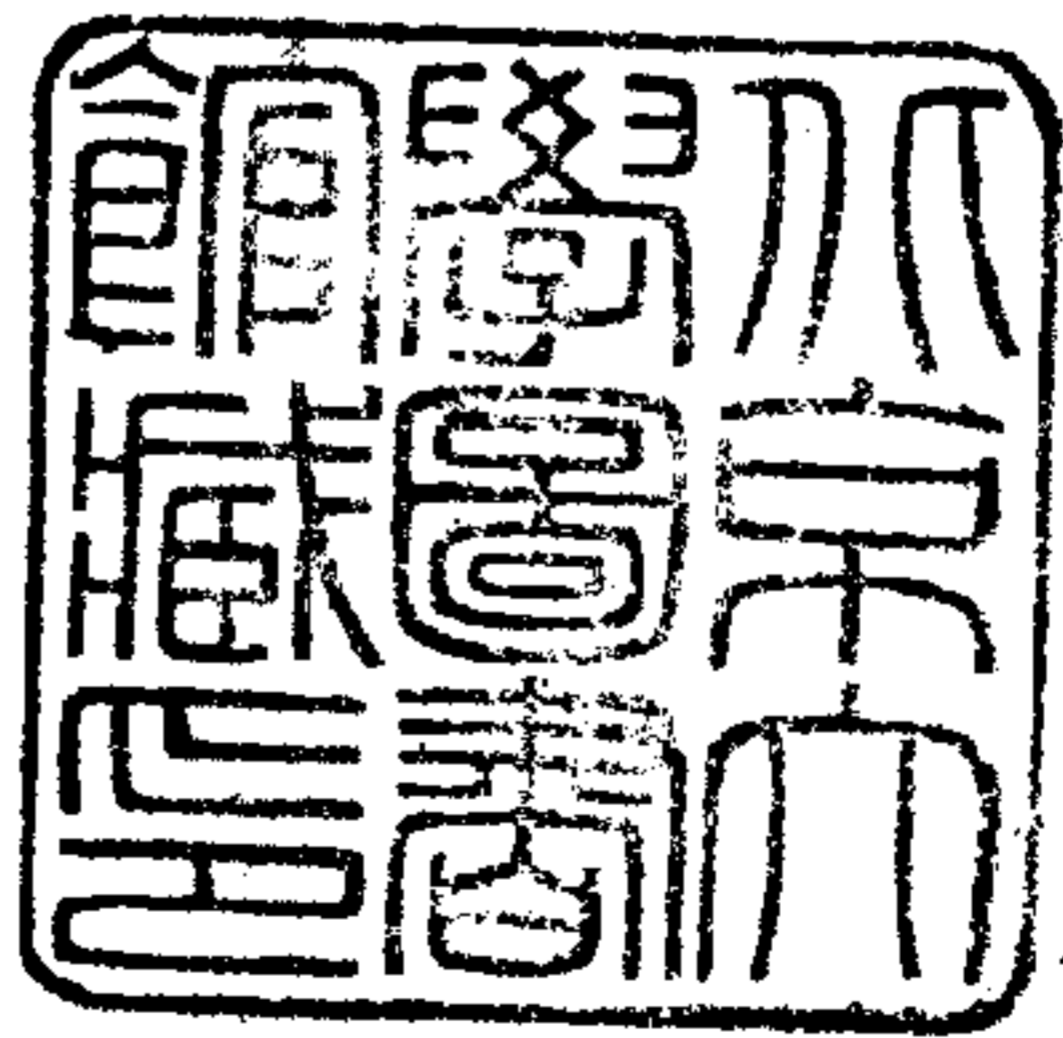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18/05

九四五 · 子部 · 儒家類

答問三卷	〔清〕孫奇逢撰	一
繹志十九卷	〔清〕胡承諾撰	二七
潛室劄記二卷	〔清〕刁包撰	二六五
潛書二卷	〔清〕唐甄撰附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一卷	三一七
明夷待訪錄一卷	〔清〕黃宗羲撰	四六五
破邪論一卷	〔清〕黃宗羲撰	四九三
噩夢一卷	〔清〕王夫之撰	五〇三
黃書一卷	〔清〕王夫之撰	五三一
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	〔清〕王夫之撰	五五三
張子正蒙注九卷	〔清〕王夫之撰	五九三

引

答問者有問而答也總
平常之事與日用平常之人
為日用平常之言亦有不待
問自為言者偶有所觸不能
自禁輒以告我同人誨我子
弟朕未免犯多言之戒僕嘗
謂多一言不如少一言蓋言
有不當則積疑於中是即疚
心之事也有疚而不與眾共
去之將生心害事流弊曷極
是以自護而成亦自悞耳因

答問引

錄數十則就正有道覽斯言
者肯不鄙而誨正之僕雖老
矣敢不勉自策勵冀一朝之
有聞此僕請益之意若云以
之誨人則吾豈敢

丙申午月
孫奇

答問引

逢書於蘓門之夏峰



孫鍾元先生答問弁言

過其伯國而仰懷公和先生高風猶令人爽然失悚然敬也迺後千百年而抱章縫全道毅避跡蘓門者

答問弁言

復得之

鍾元先生先生其公和之苗裔耶抑亦蘓門之巔可曰棲遲百門之泉可曰樂饑將有慕乎山水之勝而至

止耶不則其學識性情或深有所契合故樂此以息遊也狀竊有疑焉公和之爲人性無怒不聞言笑有造訪者不交一語從之遊

答問弁言

終三季不言今先生有問輒答若洪鍾叩之則殷如飲河任其自飽雖日用平常之事對日用平常之人而啟迪多方壘也不倦真

不啻爲耳之提面之命也
是則先生之于公和高尚
則同而學識淺深毋迥有
大謬不然者而非也蓋靜
且見性動且明教今試取

答問弁言

三

先生問答一書觀之其間
發明理學與太極諸書相
表裏尚論古記載直等凍
水而上之具大識大力胸
中絕無纖毫介蒂乃能隨

叩隨竭上下千百年洞若
觀掌若從若違一一指點
胥天下子臣弟友識所依
歸先生之功不大且遠哉
而究竟先生之本體淵然

答問弁言

四

初無凝着不觀之水平風
行激生風靜而止水之澄
清自若譬之鏡觸物現形
物過而明鏡之爾我都空
由斯以觀我夫子之森言

者是卽夫子之所曰爲教
而先生之有言者是卽先
生之所曰爲道則先生之
學之識殆得洙泗之真傳
方與伊洛諸家似續千古

答問并言

五

而又豈僅此一公和可同
年而絜量耶先生家容城
與先大人同舉于鄉是歲
卽不赴公車時予方弱齡
侍先大人側竊聞先生之

風以不獲親承罄咳爲恨
迨長而鞅掌塵途与先生
日遠一日而先生適携二
方稅轄蘓門與家公修
綯帶交因得時聞誨益焉

答問并言

六

至今雖色笑猶違然而服
膺先生之教則甚勤折衷
先生之教尤甚近也予并
不敢私先生之教敬手先
生之答問而壽之梓

皆

順治丙申蒲月之望懷州

司李年眷侄張元樞頓

首拜撰



答問弁言

七

答問

容城孫奇逢啟泰父著

男奏雅全編

望雅

博雅

甲午

問學庸語孟以何為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也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

答問

也

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陽明良知之說着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為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為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問東昌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為二孟

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樁事似不容判朕岐為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為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却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厘之差豈判然岐為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碍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上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

答問

二

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証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中誠仁一而已五峯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此果岐而三耶曰聖賢之書隨處立說總于大旨不悖不使有流弊於後世而已我輩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有時言三

言五言自言千有時言一正不可有執着之見五峰知言一書亦有差失朱子謂此數句說得密

所貴乎學者當求其心之所安跡不必論迨來海內三學士致謹于其跡持論嚴不可犯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跡稍不謹則併其心而議之若曰磨不磷涅不淄此孔聖人事子路大賢每動色相告後世豈容輕借口

問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不知古大聖大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緊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為如秦伯文王斷不為湯武

答問

三

之事龍比亦不能為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能相易而能而况其也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為絕詣也何必同口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為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問堯舜千古至聖一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一曰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何以有丹朱之傲與象之傲曰朱之傲不足為堯病象之傲不足為舜病試想堯之教朱舜之愛

弟真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榜樣

問顏子于孔子一間未達何所指也曰孔與顏相視莫逆毫無隔碍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歿也曰天喪予孔顏分明是一個人其一間未達也顏子云歿之年方當孔子而立之日到從心不踰矩未免微有安勉一是全體皆仁一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亦只分生熟之間而已矣

學問不長進只為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上淡上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答問

四

孔子謂顏淵吾見其進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七十從心時只是有下手處無歇手處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鼎且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歎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有人焉明知其不妥然以禮義之心來欲借正人君子以作門面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之心應之而已矣渠

節不妥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非之心轉移化導

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

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

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問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地否曰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

潑地乎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

言也

答問

五

王忠與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

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

最是妻師德何如春生未唾前此處正好恭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寐此正是戒

懼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窟

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

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方李長源居最上亦其

志之所存也容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君何人予曰儂客

一 頗多遲居其上王八啓乙丑丙寅郭林宗
崇禎癸未甲申一入屬之管切安田子春迄今
魏武公平

謂諸子曰子云吾之千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
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
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狀古之大
臣却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
大正是孟氏之傳 詆之者援人証已必以為偽學令不
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毀

答問

六

譽者不知凡幾汝可有意讀史先矢虛公方可着眼處
已處人之道亦如也

客有弔其友者其子一不哭客怪之或曰哀至則哭哀不至
而哭是偽也何怪焉予曰當哀而哀則哀自至所謂我
欲仁斯仁至矣父沒公而其友來弔仁人孝子之情安得
漠然不動乎禮設制冠斬衣麻鞋拄杖一切用物皆純
素是所以教之哀也當哀不哀有物障之任其錮蔽以
為不作偽也滅禮以義臨喪而歌奚不至哉

客有深谷學之不明者予曰聖諭六條論語半部誰不明

之而誰其行之則學之晦也性在
醒一字行一字是之謂躬行君子

問素位而行富貴之外如何能自得曰疏水箪瓢之樂
古來不之此輩人至節毛盡落不失常度天王聖明臣
罪當誅境雖難堪心方無憾富貴雖云適矣順風覆舟
樂難長處子與氏之言曰得志與民由之違則兼善天
下人亦孰不欲富貴吾慮其行也當倍難耳

答問

七

舜猶病是吾憂也吾見其進也等類是就功夫說故到
底不了本體功夫豈容有二執而言之又或千里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
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
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
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
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
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鬼神曰鬼神者陰陽也一氣屈伸循環無端天地間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無一時非陰陽之所流行不見不聞似淪于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所謂誠之不可掩賢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地鬼神總一誠而已矣若如世人所說鬼神司生殺之權操禍福之柄吾不知之矣

問博約如何是一樁事曰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是成法約是活法大聖大

答問

八

賢所得力者全在此約夫子之弗畔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將以反說約也又云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則約之時義大矣哉寧直聖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言云者約之義也任是紛紛浩瀚都要收歸一理中安得有兩樁事

問告子與楊墨淺深曰楊子以為我為義而明遠于義墨子以兼愛為仁而明遠于仁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而陰亂吾性其害道之淺深可知已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與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

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涇陽頤子曰告子禪宗也知言哉

問喜怒中節天下達道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得非矯情與曰非無喜愠也不為一令尹而喜之愠之也我大而物自小矣大凡易喜易怒者皆輕受人去取澄而清澹而濁豈所稱招不來麾不忒之丈夫

問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殷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微箕獨令管蔡抱沉寃於千古何也曰大孝者

答問

九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沉跡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無論哉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不知之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問儒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儒而在上者也以君道兼師道素王儒而在下者也以師道兼君道也即二帝三王之道學即二帝三王之學統緒不替源流不紊孟氏沒而微言絕儒術遂裂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宋之理學多以禪附儒迨其後中

淺說占高譽又傲于宋人而下之者也人有言宋之疑于禪謝上蔡游廬平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邁誰其信之誰其然之

孔聖儒之宗者也顏曾思孟殆所謂君子乎中行乎十哲兩廡諸賢則善人也有恒也狂也狷也皆所以分儒之統而傳儒之心者也外此有儒而霸者焉則雜矣有儒而史者焉則華矣有儒而禪者焉則曲矣儒而偽其鄉愿之亂德乎賊矣

答問

十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罔初克終者元不可以一日之見定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生迪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已誤人論人者甚勿以己之喜怒為是非乃為不失已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有何異宋人詩云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正好參着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曰書中所稱小人其規

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為周為和為泰私則為比為同為驕其外面皆是一般真小人即假君子偽中行乃真鄉愿 厭嫌惟其所造非明眼人莫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為君子所莫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管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聞閻侃行七皆自鎔鑄中來

答問

十一

敢不勉不為酒困此平等事耳夫子何以云何有於我不知正惟庸德非仁孝並盡動容中禮鮮不有愧色焉極卑邇却是真高遠鄉黨一篇記聖人言語起居飲食衣服之事此處正好理會

問儒釋之辨有曰半提全提者有曰實提虛提者有曰形上形下者有曰讀楞嚴心在佛之下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高無下矣諸說果當否曰予不知其說但知其道不可以經世故其說不可以誦世豈怪有述中書鮮能賢知之士耶

氣運使然唐虞三代之世却無佛法予嘗思之
各為用蓋卿用卿法我用我法意也何必爭勝負較大
小持世君子第反經而已矣周德而已矣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碍只為私欲間
雜插籬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朕乍見之惻隱
嗔蹴之羞惡未嘗不在而介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
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若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為人
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聖賢
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

答問

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為
理其運旋處為氣指為二不可混為一不可

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
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為塊狀之物命也有
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為窈狀之精盡性
立命不容混而為一亦不容截而為二

不能耐俗事之糾纏不能耐俗人之磨弄終不能觸之而
不動或曰俗事俗人如何宜受他糾纏磨弄曰不受有

不受之道總不宜有動於中也禹之行水行
之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亦未嘗有動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
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
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
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問無善無惡遂有流弊而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不識不知
亦有病在曰不學慮善看他親長而達天下不思勉要
看他得字中字不知識要看他順帝之則此等處皆難

答問

與俗人言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謙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提躬非
為矜已也平恕以善事非為徇人也

客問予所得予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今老矣所知仍
如觀花於鏡欲執之而不可得也所行仍如轉石於巖
欲騁之而不可得也

周元公太極圖說盡天地鬼神之秘當與河圖洛書同觀
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千百世莫出其範圍涇陽謂伯子
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寔惟子靜蓬玄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寔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寔惟伯順一脉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強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至叙道統自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曾而竊以自負也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徒之乎同堂耳千百年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秘義擬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

答問

十四

知之者乎伯淳正叔則顏曾也子厚元晦則孟子也遠及文成獨揭良知自述心得亦庶幾乎聞而知之矣或曰堯舜湯文天地永賴豈後儒敢擬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皇帝王霸王霸文未喪天道豈墜地見知聞知正與氣運遷流我故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直會學者要來路分明用功方不錯又要識歸路不狀半塗而廢成得其事

歸路曰五子有而志於學是來路也從心所

欲不踰矩是歸路也

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跡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乎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言無慢矜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狀

答問

十五

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燥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能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執心為之也矜心似任而有是喜盈而損執心似氣而未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即是道一語間敢失墜通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

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
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答問

六

答問二

乙未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
傳道之人也危微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開易之
人也三千餘歲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
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
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
於天

答問

二

念庵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云
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白沙是對積學
之人說念庵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
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日十手之嚴而
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病之藥不應
此病不知此藥之妙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
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
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

必矯惟義所在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為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妻寤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

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微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

字總是苦敬字理于為束縛為單板不打破不得脫酒

自在豈知脫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

答問

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為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却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

而天下平正謂此一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

不孝不友之家必心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

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為家人行多在野世

衰道喪士不修行 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

矣安望平治哉 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皆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方

體者也然以語

克己則難矣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

夫子亦曰毋我比克己又進一籌聖學舍克己別無從

入之路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祇見其為難耳意見自

負者到底用不着遠足為學病

聞過則護聞謗則怒不獨愚不肖為然此病中于賢知更

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仲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

赤烏凡七周公之遇謗何其安聞而不迫乎二人者吾

師也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一罔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答問

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不仁哉

宰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慍見不悅學稼學圃

禮朋樂壞之類凡有所辟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飾

知匿情狙詐相高者孔門罪人也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丁易先儒謂如孟子者方是

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而時中乃所謂易也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六爻總之皆丁二字孟子曰孔子聖之時

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以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蓋言易

之在我也人必有易人自有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義所在大人弗為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深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曉

易

天道不翁聚則不發散聖人法天故必戒慎於不覩不聞之地纖毫屑越便非性命流行至誠覆物載物成物配天配地配無疆總曰闔然曰不顯益容不得一毫屑越屑越卽的然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

答問

四

二

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自之道也

聲色貨利入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通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淄手段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等推孔子也至矣盡矣然其道則本諸身

而其所以本諸身者總不離日用四喜怒哀樂之中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貌辭氣之事繪出一個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髓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平適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卽卑適卽高遠也

學問思辨莫認是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得辨而明則行矣究竟知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事到手便該思量如何收煞有初鮮終德之棄也

答問

五

二

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行事不經靜裡參詳皆屬苟且已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間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曰觀則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客曰道大乾坤小人問日月忙此語不幾於誕乎曰非誕也君自不理會道生天生地生人原無與道並大者故曰乾坤小間道之人靜正深閒齊得養一死生故覺大

閒而日月常忙此語莫輕放過正當參悟

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

無甚事孰知孔聖人一生却只是不怨不尤怨尤兩忘

何等脫洒

學問之事與無身分之人言上之不受也與無機穎之人

言上之不悟也安得身分而有機穎與之言方不失人

不失言

儒者一人之見豈能盡聖人之大聖人如天地四時儒者

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清任和皆聖清任和皆偏然偏

答問

六

至之品各成足色故曰行造其極之謂聖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

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

義正好并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個朱元晦亦寧有

幾個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為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

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論議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

有定評也

諸大儒惟晦翁集其粹舊選宗傳止取晚年定論友人云

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

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行可見聖道之大各人入

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王子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

下後世因簡從前朱與陸始焉不合之語並其繼焉漸

合之語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

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為到底不相

知至舉其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

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

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已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

已之意見遂為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

答問

七

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

晦青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人謂孔明善治國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

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為醇儒愚謂伯淳有王佐才或曰

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于政曲士也腐儒也有天德然

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蹈虛殼

者耳何以為儒明道儒而醇者也宋達藝不足以擬之

據其上神宗劄子論王霸之辨得若行道自有可觀然

不用則抱道而處耳顏子裕為邦之略不遇故竟與尼

山空老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儒

問小人何以亦云儒曰規模隘如硯也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高慕大自負

孔子奚足當子夏一盼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與范諸公不聞道何如曰

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儒術其所

學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道恐孔明諸公

未必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多在行事而不在談

答問

說陽明謂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

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此亦持

平之論必以為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

聖門之所謂著察又以已之曾上而求人之昭也矣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

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

志于道所以為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

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

卷二

溫云以一歲而言冬夏春秋此一日而言夜

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則不窮故人事不可盡

常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

有用也各有盡已盡留餘不獨盛滿宜戒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係人耻心故孔子曰行己

之耻又曰知耻近乎勇子學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又曰耻

之耻人夫矣耻不耻之間其人禽之介乎

立朝之耻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交友之耻曰匿怨而友

與人交之耻曰巧言公色足恭居心之耻曰機械

答問

詐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耻也前衍宋蓋孝子之耻也再醮之婦

節女之耻也

孔子刪書以秦誓為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嘗語溫

曰世亂苟安稍可寧居為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

於難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一極好靜坐其時未有知

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一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

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

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徒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撥捨口耳聞見幫襯禱救祇曲士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此是真切下手處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吳造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耳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答問

人孰為重身為重前有千古以身為承後有千古以身為垂是身之所係者何如其重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矣學則大吾身以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問聖與仁何所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故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

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為樂又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產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年之用後世不知修己以安百姓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予智自雄師友道喪風俗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就氣認理認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在人善觀之而默識之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言曰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答問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為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如聲色貨利為着落故抵擋習俗必毫傑之士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

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為徒終是習氣未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不必談說玄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牿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朝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巢許一流是也狀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道明之世不敢以其

答問

十一

二

說惑人有謂二氏即其宗派者其學術恐未必同後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山林者殆庶幾斯之徒歟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生不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為變可繹也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為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為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

答問 卷二

其生也恭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徒開關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柱試看從古來幾個大聖大賢為君為相為師為忠臣為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禪玄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答問

十二

二

視千百為千百者禮之異一本散為萬殊也小德之川流也視千百為一者仁之同萬殊原于一本也大德之敦化也仁與人兩相附麗故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人多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不自絕其仁而並失其所以為人者矣夫子贊乾德而首曰剛論道仁而首曰剛又嘗致慨于剛之未見聖門諸賢皆不足當之耶由之強氣質或未

盡融豈回之不達仁者猶存乎見少也蓋亦言其性之
所近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惟孟子乎孟子善養
浩然之氣者也義集而行無不慊道充而心無可動意
者可以慰聖思矣或曰夫子所思之剛即所以告由之
強也味四強一矯其人可想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個字贊乾之德愚謂聖
人法天則七個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
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
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以此律古

答問

古

二

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
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
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尤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
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友人兄弟偶有小激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人且
不必太明况乎兄弟兄念鞠子之哀不必苛求於其弟
舜不見象之不是所以能化象弟篤從兄之義不可固
執於其兄叔齊甘絕其國不忍背兄願公之兄弟取法

此兩大聖人各見一己之不是則善矣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不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
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
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
者而已元來者斷不以殆盡認後來添入之情識意想以
為元來皆自失其本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為口裏講道理甚至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何口頭
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渾字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

答問

古

二

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自托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也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叙相合其

德至矣故賢聖之五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

又以木鐸師萬世曰倫之功大矣哉

遵朱之學痛點頓悟以為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

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

務遺棄聖賢之傳以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

言天下之歸于一曰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

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淵也紫陽亦云川力之久一旦豁
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
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訥言訥言慎
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失心則怠行故法
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乃立身第一喫
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以志吾過並告我子
弟

答問

六

二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補有望
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為賊夫學者也此之病在實法宜
洩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破無與忘則聖人
之忘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何以稱焉厥病惟均
皆非善學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
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
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
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

於閒淡好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

問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曰人悟
於旦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斷所謂善
者性之真體為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云體則足以運
用而用不能遷體也此語有會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為孝經作傳至哉言乎

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七如此羲軒以上又誰為受
而誰為傳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答問

七

二

答問

丙申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為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

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為根本楊無庸闢聖無庸

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問孔子終身行而終身藏者也魯論叙列荷簣丈人晨門

儀封楚狂沮溺諸人又言賢者辟世次辟地次辟言次

答問

辟色究與及門諸賢退老洙泗畢竟是隱之意多曰行

由人藏由已由人者存乎天由已者存乎我夫子正不

必有心也無可無不可

問儀封人以孔子為木鐸是具千古隻眼不知當日邂逅

之頃從何處認出曰封人固賢而隱者也其閱人多矣

孔子備天地四時之氣子貢稱甘肅溫良恭儉讓之德綏

來動和之畧料當世諸侯王皆非大有為之主而晏嬰

子西輩不少其人定不獲展所蘊於當年自不得不垂

教於後世識力高故見得透非無據之言

問孟子之門獨樂正子稱高弟而從子敖徒哺啜其所失

恐亦不小曰王驪為輔行雖不與之言行事豈能不與

之俱朝暮哉孟子所云徒哺啜即不與言行事之意君

子待小人之道應如此故所以之教其弟謂正子果為

哺啜來又何為喜而不寐

灑掃應對雖教小子之事然所以折其傲與惰之氣夫傲

與惰之氣童而未除後將益甚安望有成德達材之日

乎折之啟之使知循序漸進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意

答問

世人謂韓昌黎入佛淺故其關之也深若其入之也深則

沾慈護惜之意多雖極力會聖人之教而關之心中不

覺為佛氏擗地步從來儒者只流入於禪周元公而後

程正叔不讀佛書

須先識仁是為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

東昌有言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

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吾愛此二語嘗舉以告同志同志

中左袒建安者便謂建安無病左袒姚江者便謂姚江

無病此亦各就其所見而言之如人飲食有愛食濃者

有愛食淡者各從所好合其所好而強從人之好終非其心之所安須自己知濃知淡而調劑之以適於中此不可以口舌爭也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為快不知此小人間居為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兢舜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行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

答問

三

三

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學問之事要得趣於日用飲食而有裨於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券致誠不從關然處用力總是假之也故論

語道也信性本溫言節

富貴功名有做不若這箇聖賢豪傑無不可為之日果

欲做聖賢豪傑直從夜氣清明簡默從前所為自當益

然汗下

論人當於短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碩安得瑩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為援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令滿街人獨指我為聖人

或問孔子往弗擾往佛肝其意如何曰欲使之歸正耳程子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改過之人其意自見又問見南子何也曰孔子拳上衛事思正君而議富議教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既仰孔子為聖人獨不

答問

四

三

可借之以佐君出政乎這段心腸這段機竅只孔子可做亦未敢明以告人上亦未可輕以借口狄梁公事女主亦孔子見南子之意然不能反周為唐其何能有譽於天下後世

凡言學者偶言其心之所見不必定求與人同不必定求與人異一有求同之心是謂雷同一有求異之心是謂好異雷同是拾人咳唾之曲士也好異是謬為隱僻之談學也與其多一言勿寧少一言

大哉聖人之道無不包也無不入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禪玄刑名技藝之流其說之稍
有當于理者聖人之道即具焉然其全體大用自非禪
玄刑名技藝之流所能窺謂禪玄刑名技藝之流必無
一同於聖人之道者是惡足與聖人之道之大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於是霸術始不足貴矣以今觀
於用人行政之間其所以匡救天下者烏足當伯者一
盼耶晉文所稱譎而不正與楚人戰以敗北歸而行爵
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舅犯不厭詐偽之

答問

五

三

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以詐遇民偷取一時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漢唐宋有為之主未免
有慙德焉况其下者乎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實爭向異是非邪正儒釋真
偽雄辨無已儂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
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聖希賢之事論孝是為子立
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
論言行是與世酌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
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歿是生順沒寧之事

以此數卷論語無不備于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
其大者為大儒識其小者為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
則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孔子韞櫝
之藏被子血子傾囊而出只是要認得孔子

千百世後之孔子愚不肖知之當年之孔子賢者亦未易
知也叔孫之毀晏嬰之沮比也而是即及門如陳亢者
想亦不少其人故其自言曰莫我知也夫蓋孔子原難
知也人知孔子則孔子亦人耳孔子人而天者也天
乎豈易知哉子路稱高弟其徵色發聲者不一而足况

答問

六

三

其下焉者乎後之學者亦不過各就所見以窺孔子涇
陽推元公為孔子抑過矣大凡刻於見短者近毀寬於
見長者近譽毀譽兩病學人易犯吾之與人也誰毀誰
譽須是孔子

問通來有所謂西學者非禪非玄本天立教其說似不謬
於聖人曰彼即不謬於聖人但守吾聖人是矣吾夫子
以東西南北之人兼天地古今之蘊區此一隅之見烏
足窺其大觀陳相見許行而悅願吾子勿蹈其轍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

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歸禪者謂其能不達生死不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此七

個字便活盡千經萬典敢問死三字亦可稱明決

士大夫有生前無間而死的的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

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着脫然無累

方是聖賢直定學力

愛身教子是吾人最緊要事然不知學則以其身之無饑

寒無勞苦為愛而以其子之能攘利能攫名為肖矣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儂謂無

答問

七

三

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患貧好勝怕死此人生通病也對治之藥不能當下有瘳

時存納溝之志則漸淡其欲富之心時思唾面之乾則

漸銷其攘臂之氣時味朝聞夕可之言則漸破其貪生

怖死之念勤服無數藥力自行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玄

有空即有我我也我見生則夢焉馳逐而成紊我見忘則

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問子夏漆雕開俱聖門高弟子真台惠而優則仕夫學安

得有優時學然後知不此其以優時則滿假之心

生非學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庶幾乎學而優者矣

曰要看各人發言之意子夏之言為世之不從事於學

而輕言仕者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羔

尹何豈全不嘗學乎而夫子與子產云爾者是古人學

不優弗可仕開則夫子使之仕者故恍覺其未信焉誦

其言當會其意泥則滯則無用此仕必待於學優也

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

答問

八

三

則嘆其善學此意亦惟悟者自得之若呆講人又疑其

流入禪門去

誠者天之道生知安行之事也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

學知利行之事也孔子天縱之聖竊自附于學知一貫

之傳曾子以魯得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

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亡窟匿山谷或衰麻其身

慟哭荒烟斷壘間不復有榮達之願者有宋之遺澤也

盡也久而盡矣德有未周學難自固今古人情大都如

是

友人謂凡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未發實性不發時似在無
意必固我之可言也曰是未嘗從源本處理會戒慎不
觀恐懼不聞君子無須更離道之時纔能於天命之性
渾成無間所以未發謂中上節謂和純乎天而人不與
孔子無意必固我總一於穆之大也而位之育之只作
家常日用事自非戒懼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
當偶有未發偶無執着不可謂非一息之靈光但恐不
須更而意必固我之盤結於中者已橫決不自覺儼極
喜吾友之見及於此正可作工夫不可遂據為實地我

答問

九

輩要自家體認勿隨他人口頭也

小跋

日譜始於己丑之冬自之衛後
譜之也 小子立雅以畱守丘壠
未得從於衛乙未秋杪始扶病
來省抵淇值大人攜博弟將過
滏水 小子因得隨杖屨數月答
問一編譜中之一種也暇時督

跋

諸弟另錄成帙甲申以前至戊
子兩卷載入歲寒集中己丑至
癸巳五卷友人攜之武林此編
自甲午至丙申卷以年編次者
九三將告歸敬彙次之以當提
訓肯丙申花朝前三日男
沐手謹識



繹志十九卷 六十一篇

顧氏諱開書屋梓行

繹志原序

晚季風氣寢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
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
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於結構耳求其無所附
緣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
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為高論善辨騁才以遂其所見
意嚮詭僻其背戾於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
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君子一身而遠之
侯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
入 興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既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
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還之恩丐諸 本朝不忤
於時無羨於世歸臥天門巾栢間足不出戶庭窮年補讀

繹志

卷

李序

於書靡所不讀而淡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
與博不屑為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
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率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於先
生既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叵何先生
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褒所求得
先生所著繹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逮尚論
廣徵為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
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為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
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
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
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隲括荀楊文中
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為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慈

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於先生生存之日問辨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慈又烏得讀也所苦客裝微薄不能亟謀黎棗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攜之並略序其管蠡之見以歸之嘉言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靈其式憑焉會當有知而傳之者嘉言其母以涇滅過慮可也念慈所見於先生者尚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

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上浣二日前竟陵令

涇陽李念慈書於澠池道中雨雪旅次

釋志

卷

李序

二

釋志目錄

卷一

志學篇第一

明道篇第二

立德篇第三

卷二

養心篇第四

脩身篇第五

卷三

言行篇第六

成務篇第七

辨惑篇第八

釋志

卷

目錄

一

卷四

聖王篇第九

聖學篇第十

卷五

至治篇第十一

治本篇第十二

卷六

任賢篇第十三

去邪篇第十四

大臣篇第十五

名臣篇第十六

卷七

諫諍篇第十七

功載篇第十八

吏治篇第十九

選舉篇第二十

朋黨篇第二十一

辨姦篇第二十二

卷八

教化篇第二十三

愛養篇第二十四

租庸篇第二十五

雜賦篇第二十六

導川篇第二十七

釋志

勅法篇第二十八

治盜篇第二十九

卷九

三禮篇第三十

古制篇第三十一

建置篇第三十二

稷祥篇第三十三

卷十

兵略篇第三十四

軍政篇第三十五

武備篇第三十六

名將篇第三十七

釋志 目錄

興仁篇第三十八

卷十一

凡事篇第三十九

立教篇第四十

論友篇第四十一

人道篇第四十二

出處篇第四十三

卷十二

取與篇第四十四

慎動篇第四十五

庸行篇第四十六

卷十三

釋志

父兄篇第四十七

宗族篇第四十八

夫婦篇第四十九

祀先篇第五十

奉身篇第五十一

養生篇第五十二

卷十四

經學篇第五十三

史學篇第五十四

著述篇第五十五

文章篇第五十六

卷十五

釋志 目錄

雜說篇第五十七

卷十六

兼採篇第五十八

卷十七

尙論篇第五十九

卷十八

廣徵篇第六十

卷十九

自敘篇第六十一

序曰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子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些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類而

序

四

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為友人借觀亾之深以為恨故書肆亂書中得釋志檢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為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燮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為莫若釋志龍意以不見 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并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問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燮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子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

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子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子淡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亾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子子為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於所識婁東顧君竹泉竹泉聞子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屬子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

序

五

幸哉道光十七年歲丁酉三月朔日戊寅刊成附記
後武進李兆洛記

釋志卷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麟校輯

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為大人焉學為聖人焉為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為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為學示人也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已試之方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之事取則而無差在乎積勤不倦終身從事焉爾人一日之中有四氣焉右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氣有專一之氣清則

釋志

卷一

志學

氣眾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成專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宜矣專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於復性性者人所固有也然一麗形質即受程於氣而受蔽於物氣有強弱蔽有淺深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也而使之歸因其岐也而使之衷因其微也而使之著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所無不縱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於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出於清明不出於昏雜即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

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勤使生意鬱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瑩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填塞虛靈使光明不續功虧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盡性之功必先窮理即事窮理謂即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即得其理矣即物窮理謂即物而推為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違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以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還至而資用不匱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已見以為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

釋志

卷一

志學

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真是有真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即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即精微元妙無當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虛者寸步即顛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願人有此病也若夫真妄之際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偽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疑然而深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質所以制其偽也取

於其貞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宜也取於其
 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燎以道之薪
 燎既具而馳榛莽之墟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
 者必沒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
 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抗塹而憂狂走之
 自蹈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
 耽捷徑者也舍大道而慕曲學昧近功者也君子之學辨
 之有素矣欲為聖賢必以聖賢為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
 也古人羹牆寤寐之說皆是也其馴而習之也所行必正
 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
 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
 得也敘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譽不動

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捷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也

若白黑輕若羽毛拒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為
 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間歷聘而不言勞盡已而不為
 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為無益不以聖
 賢踐履為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
 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
 之分而內之情欲外之時執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內者欲
 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
 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執已先據之矣事與
 事相距則柄鑿而不入理與理相錯則雜揉而難稽心與
 心相攖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顛沛
 皆仁也壺飡饑饉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偃僕術牆皆

禮也味爽待旦皆思也故學之始也空侗頹蒙不甚相遠
 有所感而即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慕愀然而省
 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
 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為其所為
 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也與之為優游與之為嫻習
 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所見無非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
 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歲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袒澆
 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談都會之
 美者使人跂趄峻激之端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牆不為
 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
 為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說極精即事仍未精者究此一
 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

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內心之疚猶恐為一人之義非天下

古今之義也又恐為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且
 以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恤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
 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眾義錯峙
 而迭見或一義網緼而包羅散一以為萬合萬以歸一纖
 毫不爽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
 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脫舍禮樂所以養德也
 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
 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
 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
 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
 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然而君子之學不

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通而不由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過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闕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虛遠者指以實地宜自驚不能自驚不可以藥虛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巳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囿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脫舍之事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而攻治之同一書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尙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詡詡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

釋志

卷一

志學

五

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悅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
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衾影屨
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
之間終生誦習祇見其齟齬渙散補綴掩襲不得浹洽胎
合之處皆爲人誤之也故理義悅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
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悅處物爲義見
其處之合宜則悅以古人理義之事度吾心所欲爲之事
多與之合則悅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繹浹洽於心
則悅故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
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
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聞聖人之言卽
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卽得其疑道之體故敏藏如

秋冬靜謐如井泉鎮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泐然不見其端
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廈貯錢穀積之雖多
要皆收斂蓄藏間若無所有也室虛狹小不能多藏而積
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
漫朽蠹不可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疑承一也褊淺
勃露者有名位卽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卽以義理驕人以
言乎名位則驟遷而驟蹶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窒故
名位必能疑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疑承而後成
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遷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
如蝶蠶之祝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
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遠矣雖有聰明之
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既得所假又恐安其

釋志

卷一

志學

六

所常見溺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讀非聖之書則
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者善矣究經
傳微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偽覽山川形
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
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業必擇藝所志必擇類
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
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川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儀刑於家
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
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說有餘應務則疎容
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卽非天下不可
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斐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
或遊心六藝但以飾智驚愚所矜尙者匪動於意見卽慕

於浮名非狃所獲而自足即妄引所去至以自欺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况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己之所為或是或非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二古人之事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矣又不可漫云是非當求所以是非之故一一為之舉似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已見當旁求古人已定之論以為證據庶幾所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清夜夢覺之間與夫羣居旅遊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寧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可聞

釋志

卷一

志學

七

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為之耳爾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與以從事范如搏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為定案實謂在我者不可以疑似為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旧也時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精切較量我所為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為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此中格格不樂皇皇難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能雖欲務多而不能矣况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為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抽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急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為

學之事也

明道篇第二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其不備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資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為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並生或先後殊時皆未

釋志

卷一

明道

八

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為先後如周禮六卿以所職為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為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即樂也人事即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治第明五常為人性而無五禮為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為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值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即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

得性情所安值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月朧日食
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
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聘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
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
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
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
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既曰生之何由戕之既曰鞠之何
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地而有
加損不欲奪人之生斲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
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
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
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凡在

釋志

卷一

明道

九

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
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
有不合者即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
合者即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
証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
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
聖人之理何以其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
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
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
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讓以扶其微亂世之
道悖聖人批堅振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
和澤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

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
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脂車歷聘揖讓人主之庭所至之國
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暉映其間所以扶道
之微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
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振險以挽其悖聖人之
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
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
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
間出乎人與道原無間也相與行道在人者猶在己也在
己者猶在人也出乎所行之道皆人已所共反觀吾身道
之全體具焉博觀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
之間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律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
口體之身而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
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
實矣既有動靜即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即有
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
可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
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之
政刑四民之職業強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即道也遇
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泐感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
者人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
之大指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
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
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

釋志

卷一

明道

十

和澤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

人之書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汝勿二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徧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值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己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慎行不遷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

釋志

卷一

明道

七

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卽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實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人之一身流露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根柢發而爲幾則端平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卽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卽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

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瑞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胸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植之志衆所同好也而赤芾充於朝青蠅止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跡衰世之餘

釋志

卷一

明道

七

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卽生皇政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脩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

性惟苟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為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天氣也所以吉凶壽天理也氣得理而覲覲息如牧羊子夢為王公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為脩短一為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脩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脩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即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

釋志

卷一

明道

三

也說書者以明德為命說詩者以天理為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歷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為命聖賢以行道為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為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為命顯仁者以昭著為命達幽者以隱遠為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此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即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問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為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蓋一物各為一命萬物合為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

此此言其理者也龍逢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穆子祈死而死邾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臚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弑二君而死公子麇父公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益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死貪死佞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夭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攢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讒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徵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

釋志

卷一

明道

古

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弑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久也人且遲之不知內人者其所為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遲速委曲或為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脩悖頓喪所恃即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敝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况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誤寧當小有差忒輒生皇惑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己以俟沴氣之告終天道

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貴賤之故欲以下土之謹昨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沸鼎之中而創枯魚之泣耶况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治世者命必達生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穀彼獨罹罪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不思未成之幾尚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日一作而不易豈識微之論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為則不為矣雖若受制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已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以此自制

釋志

卷一

明道

五

立德篇第三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即理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自然者眾善所同出也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強則知當然者不可易聖人教天下囚人物所當然為之品級為

之節制天下由而不悖而謂之道君子脩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過非幾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所有之謂德道有榛蕪有歧徑有半塗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如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獲矣獵已饗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為江河終為汙沱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閼宜護惜焉使不至流濁故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護惜也既疏導之又護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既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溪山

釋志

卷一

立德

六

之中石璞之內不在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膚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膚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為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雖盛大如江河要皆逝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為寶德以無聲與色為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既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振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

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動之幾過欲之功
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卽其機而過之則不失靜之體
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
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
故也君子脩德爲務私欲之發亦微矣從其微者制之似
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爲難遂不妨
與爲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
不戒以爲固然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
於前卽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
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深藏於心
謂可閤匿也一念初生常若衆耳目伺乎其側雖無他
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

釋志

卷一

立德

七

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凝然難犯
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
地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
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
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
而無所交入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然存理去欲
又當兩路擒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
克己所以去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
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
來方寸之間自然有渣滓宿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淡昏濁
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况以私
欲結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石

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
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
悲尤可痛也入德之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冲淡簡
要溫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
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
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精氣禮猶體
質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事也德
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
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豫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
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網緼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
藏於根莖者自有天地以來至千萬年之久草木之花實
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無不

釋志

卷一

立德

大

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一縱一橫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
不實卽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既得
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斯名焉苟不微
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內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
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
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
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既實則扶善
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既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
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
更如嘉禾始生必墮隴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
積善之家必裕賢之實功也履常而脩德者溫恭之基也

見異而脩德者補過之門也有漸次日進者有敬畏日進者有繼續日進者有恐懼日進者溫公所云制悍馬幹磐石若轉戶樞而已者在乎立志與用功不偽不息斯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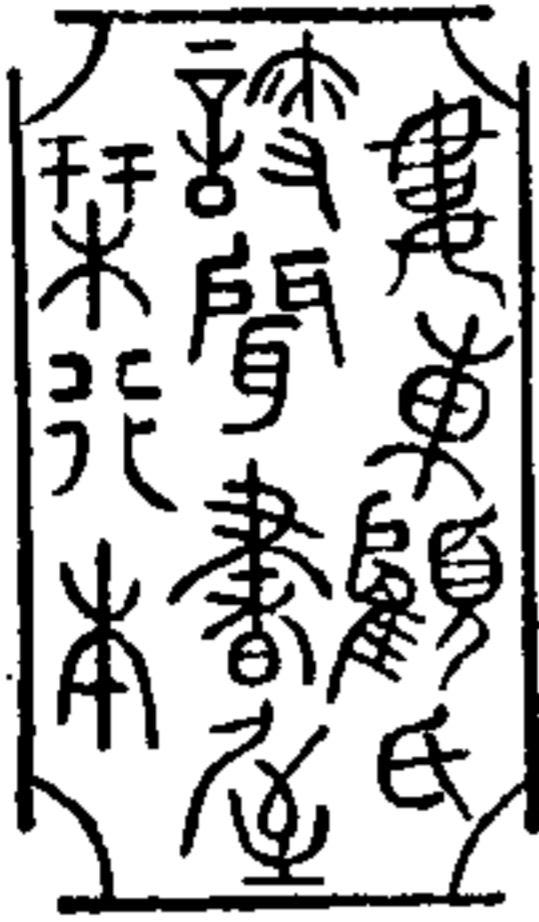
金陵劉漢洲刊

釋志

卷一

立德

九



釋志卷一終

釋志卷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養心篇第四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遂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闕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即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身所值之事為心所藏之事即所以棲宿其心心以道義為棲宿以非道非義為震懼有所棲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棲宿孤危震撼有如涓湯小物引之而去况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越乎所謂致一者如身在居官即以居官為心以簿書案牘為心所藏之

釋志

卷二

養心

十

事如此者必為良吏如身在軍行即以軍行為心以斥堠寓望設伏用間為心所藏之事如是者必為克戰之將欲盡心知性也以仁義禮智為心以惻憶羞惡辭讓是非為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為聖賢之徒彼忿憶恐懼好樂憂患非不相接也譬如主人處宮庭中由來靚淡嚴肅客從而詬侮之主人即不逐客客豈可久據主人之庭哉客去而靚淡嚴肅如故矣白刃當前目不見流矢絃網彌澤行不避機隧勢迫於外心迷其舍也飲不與呶期而呶自至晦淫之疾似蠱溺與笑之相因也神亂於中官失其職矣惡臥而欲祛之祛不已而臥轉亟惡放而欲閉之閉不已而放益馳以道自強者不如其無強者也人莫悅禮食也益之以饑渴而棄禮若髦人無不求逞於人也加以晉楚

之富求逞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故養心者一以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滌之憬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真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自以爲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阻然而足力止於百里目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睥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觀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爲心嗜欲不畱智巧不萌以此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清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流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間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率其天性爲之不特出於私己而爲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爲禽獸卽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爲義理強齊義理爲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幹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况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爲之象也旣充實焉

釋志

卷二

養心

二

又輔翼焉有檢之衷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爽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樗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所麗如臨民者舍壽明之處親與窳之隅也故必措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其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樞泊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墉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窮通利害之交

釋志

卷二

養心

三

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為聖賢亦可為愚不肖也以其受指於天故止可為聖賢必不為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慎思也

修身篇第五

記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修身之事莫先為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蓋義理所聚也義理周流物我無間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間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間為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淳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間行諸已而不遷仁道在

釋志

卷二

修身

四

是為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惰慢必處間絕必續外弛必開內縱必悲孤立者輔雜揉者純敬讓而寡過疑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人去壅闕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瑩湛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間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己可奪股削無不可為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固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清明在躬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間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間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瑩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

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遣不勝其憊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阻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績其質雖嘉狃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為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並也六氣之和以為使五行之物以為用法象以為紀九有以為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來蓋眾美之所會以成其為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聚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溪山側陋之儒待之躋于

釋志

卷二

修身

五

朝廷傾側擾攘之世待之歸於畫一機巧趨利攫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撼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氓不識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于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脩短之謂而實吉凶脩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為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享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

於符契所以教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天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教者亦備是以亢宗庇身以及子孫所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竭蹶畝畝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慎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教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恆業而肆其頑嚚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主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

釋志

卷二

修身

六

其怨府所謂詩書禮樂威儀俯仰無不斲削淪喪以至於殆盡而欲集衆多之祉敝無窮之壽豈可得耶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亂生於萬物不和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由於廢禮廢禮於微而求中和于著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衆所共由之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飲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間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寧止橫逆不加免於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尙且封植愛惜不使曝諸風日汗以塵垢而况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修身之要有三

居心宜清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汨沒等減卻一時妄念卽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卽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前者天地不能違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清也非惟心不可放卽氣亦不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君子非禮弗禮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躁動失馭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於中必威儀喪於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障籠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清卽容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牕淨几不移時而塵

釋志

卷二

修身

七

埃集清池瑤堦不歲月而苔草生因積漸而有垢翳因垢翳而致蒙蔽聖賢事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瀦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遠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問過而痛其不聞過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並投善者如木之條榦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遏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卽爲不善不善卽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

載人當隨事警省也威儀不謹人見為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為可駭言行不稱為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絕之一日之間非簡細故以自崇即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為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即謂之惡人事筭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筭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為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警省而已一卷之書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脩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私意中帶出然其為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零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清零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

釋志

卷二

修身

八

已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即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疎懶即不可遇事解弛平日浮慕居多即不可存近名之念平日私已居多即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即醫知過即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譏然後不敢為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即不為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為也以恐懼而弗為若無恐懼即為之矣以恐懼不為惡猶好名而後為善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為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為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為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

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既為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量之外聽其缺路亦非待揣摩計較勉強行乎闊大之途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稊順即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意為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己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為善去惡之事不獨己欲為之又欲人皆為之善之在己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己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即改之不必己有過也已雖有善或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為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已成之惡皆反而為善所以去其間隔而同天地之心也但能為善不知去惡

釋志

卷二

修身

九

則所為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為君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閨門之和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之也然而為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習中無附麗夾襍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緒皆為欲所使也人事千蹊萬徑皆為欲所亂也嗜欲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言者亦非此亦畫地為餅不可啖也君子之修身也觀宥坐之器知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

觀水之赴壑知處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殖知重厚多育也
觀川之懷珠知潛必著也觀蛾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
鳴鶴之相應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岐路多迷知
善惡之分其始甚微終甚遠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割
而爲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間貴其
兼容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
不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
禦患於外也觀風雷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宜
速也觀蘋藻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觀漚
之穿石縷之斷幹而懼夫朝夕之積削也觀鼠晝伏夜動
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
伐性甚於顛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車易於山徑

釋志

卷二

修身

十

蝥壤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慎所以狃之者太盜殺越
不以晦夜鼯鼠竊庾不以拊捷猛虎突藩不以衝機煙炎
漲空不以簸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是故君子慎所以縱
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
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
朝廷臨於民庶也蓋書於大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也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
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
損者也不急之事事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
及四海之內執位爲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
何人孰非念之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
之古之君子頤指氣使之人晏安鳩毒之欲浮華無用之

察於張誇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諉
我者責我以善也人顧怨之君子不惟不怨卽所責之善
吾旣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又顧
狃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鞭
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子
矜尚存乎心不見人之勝已問有見其勝已者亦不承之
以受益而承之以媚疾矜尚見乎面人不肯以所長相助
久之不知人之遠已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已者是以
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智伯曰
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此匹國喪家之言不知自
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眾望君子憂之於名
理之外別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之功在身外若人器

釋志

卷二

修身

十

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體性獨怵君子危之若
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無餘念於胃中無求多於
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
常知己之不足則勝氣日消常知世之廣大則溢情自斂
若此者知節故也恃刃之利而敵敵焉以割物爲務必物
與刃俱傷恃知之多而敵敵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
困凡人處分量之際禍福成敗不足止其踰越之心知四
時之必不可過則訓然止矣四時者天地盈虛消息之節
也春夏之間乘長養之氣日見敷腴未嘗充實也未嘗堅
凝也秋冬之際申以露戒以霜禮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天地之道原無所謂贏也充實而已矣堅凝而已矣君子
以此爲心然後所得於身者皆充實堅凝爾

釋志卷三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言行篇第六

其次則在乎言行言行之義易之繫詞盡矣是惟無言不欲其不可行也是惟無行不欲其不可言也大指則行先而言後行有餘而言不足也言者神志所寓也高而絕物亢悔之媒卑而近替衰亂之徵誇而陵犯是謂不祥姦而潛淡是謂伐德盡而招過眾怨必報迂而不切心慮無主也激而不平道德未純也繁而不殺學問未一也實理者誠也輒言虛無病在不存誠也理之所在當然而已矣輒稱高遠病在不窮理也賢者之言或有小疵不能彌縫而指擿其謬反引聽者入於所謬之路則指擿之害與勸導

釋志

卷三

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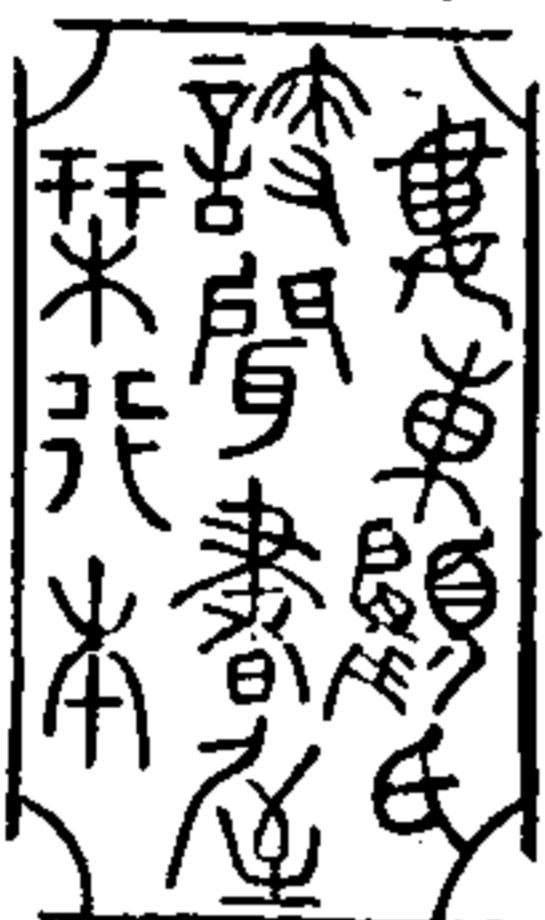
等病在不樂善也無必為之志故放言不慚不程量於躬故尚口無己他若滑稽我穀悅人聽聞者亦不足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非直妖孽也事有輕有權舍經而言權是語怪也力非直攘臂也事有義有任舍義而言任是語力也亂者鷲猛之流好言鷲猛之事血氣必習於粗暴而易與為亂神者盼嚮所託好言鬼神之事精爽必馳於杳冥而為鬼物所馮依矣聖人之言通而粹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其利溥有德之言其暉晔舉典之言其行遠道下之言其信孚忠上之言其愛篤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也鄉曲之間所當言者教也猥賤之物不可言於朝褻嫚之事不可言於家君之詔令誦習而稱說臣之職事論列而昌言議道法者不下三代語行習者不越四德要使

釋志

卷二

修身

七



釋志卷二終

天下聞吾言而益信其所固有得吾說而各証其所同得
不使有德者厭聽不使無德者起爭不以吾之所長掩人
所短不以吾之所短廢人所長是君子之言也若夫一發
言不離狙勢一持論不忌遂私趣人有爲必以利啖之欲
人無爲必以不利沮之雖與人言道義之事其爲說也亦
依於利辨說雖多總以飾其險阻尤君子所羞也君子之
行彌乎天時互乎海宇通乎晝夜渾乎寒暑故有當勉者
有當克者有當辨其疑似者有當引伸而觸類者聖人者
積行而成非一躍而至也習之則能察安之則能習一而
不二則能安矣日親六經之指以窮道義之原嘗觀天地
之心以長閱曠之識安止者仁之順遷善者義之決舒泰
者循理之實效高明者積善之累基日新之功梯有以取
釋志 卷三 言行 三

皆輕自攻其過必能容人之過吾愛吾鼎亦必愛人之鼎
嫌疑所不及勿設情以待人賢哲自有心勿相索於機械
尊其身者必不卑其儔匹處於禮者不加人以非禮不陵
人而上之故佞不能媒讒不能間爭先之道在乎處後持
滿之道在乎若虛忘私則自牧無我則不校居敬者自強
反觀者常勝內之衾影無媿外之險阻自夷隕而不喪得
而不矜損而不削盈而不溢迫而弗困寬而弗陵羣而弗
掩孤而弗危安而弗惰悴而弗辱喜而弗昵怒而弗艱能
而弗倨細而弗嫌譽而弗市毀而弗訾先而弗疾後而弗
迫亂而弗改其度是以所居皆安所如皆適觀其倫常可
以知事使觀其喜怒可知恩威觀其措置里巷之務可知
爲政天下觀其步履端莊可知蹈義不回觀其起居有節
釋志 卷三 言行 三

無累心之處緣有以省無憂世既淡不覺其思之壹樂道
既真不覺其事之長也止貪於微止競於初止淫於意止
慝於獨積小善以成大美聽微言以救巨失食息起居常
若有所制而不能遂語默動靜常若有所防而不能果理
之積中也富心雖閒適莫不在義禮之中心之觀禮也熟
觸物呈形無不與吾心相見欲聞其過則獨處而思之欲
君子之道廣則虛己以好之剛者和之艱者易之深阻者
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隘者闢之卑者抗之駑者
策之固者達之皆以均調取適養中和之德也有傲蹠天
下之心則常伸於物上有臨財無苟得之志則常不屈於
物下獨行其願不愆於素履道以坦不亂其貞澹泊之趣
超於遺榮閒定之懷高於抗志內之嗜欲既省外之物誘

可知非禮不動此君子所自勉也自治不勇則惡機日長
惡事日積聰明有餘恐易於見理亦易於藏慝也終日爲
善不免自欺者有爲爲之也與人共爲善而不若彼之有
成者誠偽不相若也同爲一善而人情安彼不安此者素
行不相信也器量不相欽也喜怒不慎其氣輕也原所由
來情於克己也情欲不戢其志淫也原所由來疎於務本
也最難平者怒姑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亟塞
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疎密事事貪慕必儀小而失大人
人稱美恐好圖而毀方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固多所
沮喪日親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惰慢不脩勝
己者遠燕遊無節佞我者近相與並立欲掩其美是自毀
也相與共事欲壞其功是自敗也因人情相靡而婉轉以

順之逆探人邪志而柔從就之是相與為不義也勿好大而力不足勿思遠而行不赴念之自知者勿遂其妄行之恢廓者勿離其本居處豐溢飲食珍異其間必無志士也聞人有惡怫然怒之則工讒者易為謗聞人有善必慢應之則護前之私為人所窺終身無受益之望處下而心不服者不可居上事上而道不盡者不可令下兵不憎鏖鄒而憎陰慘之志怨不淡矛戟而淡次骨之毒福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薄禍不鍾顯惡而鍾詭秘之私遇故人不親而勢諸名卿為熾吾鄙之羔鴈在門蹶然而起割席分坐自異於鄉黨儔伍吾嗤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擁厚貲以歸吾恥之不居卿相不近道而妄發於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致客千里釀貨萬貲吾危之也故三有七

釋志

卷三

言行

四

無三患五恥之屬君子無時不省察焉小旻之卒章黃父之九言君子無時不誦憶焉師友不及攻吾短以朝廷法教自治法教不足及吾隱以朝夕聞見自治九思自警無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惕終身不履非禮之地心所欲為稽諸知仁勇三德不合三德是謂妄動三德無忝行之不必疑也此君子所自克也寬大美德也寬大不知界限其終必無廉隅苟無廉隅凡可容身莫不暱就矣忍柔美德也忍柔不思自勵其終必無羞惡之心苟無羞惡凡有微利亦思啖之矣儉朴美德也但知貨財宜節不知道義是崇必至損人所有益己所無而放利彌甚矣謙恭美德也但知處己宜卑不顧遇物有節必至令色足恭見鄙於端士矣宏曠美德也然宏曠之致出於虛假則狹隘拘謹

反覺發於真實而宏曠之偽不若拘謹之真矣勤勉美德也然有終身之勤無尺寸之功者非所為而為之也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與棄日同也博聞美德也本無檢身之勤日事見聞之末物愈侈者心彌放理愈繁者知益紛日積月累塵垢滋澁所謂物者皆以奉其私意所耽所謂理者益以長其私欲所蔽也此君子所必辨也天地之間和氣之充周也稍有不和即為底滯即為缺陷所貴於君子以其能和也所惡於小人以其好爭也世治則和德被於小人世亂則爭端起於君子天生君子所以止亂也故崇讓而去爭者必君子也世治則多賢於眾多之中而常為人所尊世亂多不肖處不肖之中而不為人所惡其道無他不以人之不足形己之有餘不以吾之所短廢人之

釋志

卷三

言行

五

所長不好倡和而惡參酌也處人已之間未有不自私者未有多欲者君子志在安世不在安身知一人私欲可致眾人爭亂眾人私欲可致舉世爭亂故欲平世亂先自平其心去私者視人之善猶在己寡欲者推己所有以與人故措世以安亦藏身以固也君子有所甚易有所甚難其所難者王公大人不得而吏之也聞人華士不得而友之也援而引之既不可干推而崇之亦不樂受其所易者授之以祿無問多寡委之以事不擇勞逸水土之役執技以從鄉曲之吏奉命惟謹也貧之貨財老之筋力君子不以責人山人用舟澤人用車君子不以強人寒之葛屨暑之旃裘君子不以苦人此引伸而觸類者也驚世駭俗之事可暫而不可常其可常者必其可久者也常者事之理

也久者理之效也聖賢不以後此之效決前此之理故道其常不道其久日用之間當然則然有生之類當為則為以人我同得之心處人我同然之事不營心所事外不求報所事道德所在無不同也必欲人之同己者道德未至而強人以相下也仁義宅心無不是也必欲人之是己者仁義未充而求人以無非也君子論世惟欲其有道也論人惟欲其行道也有道於世有道於身其道一也行道以人行道以己其行一也處順境者不喜事之遂意而喜為善之易處逆境者不悼生之不辰而自課守善之堅則或順或逆或窮或達無往非入道之日矣過者過也過於本事之中道也天道盈虛消息人得其理以為進退存亡當進者進當退者退當存者存當亡者亡夫何過之有哉

釋志

卷三

言行

六

乃當進而退當存而亡則有之矣故人之有過不可不改雖在髦期猶當自勉聞他人之過亦當自省也為人受過賢士之心與人同過賢士之行與老成之人居與端誠專一之人居皆改過之助也不以一朝之失戾五常之性不以五常之性徇一朝之失是能改之力也所過既改故迹不存如更是一事矣人之好之嘉其既新忘其前失如更是一人矣夫改過者天心也天道純陰之時萬物剝落冬至子之半而一陽復矣自五月之姤至十一月其數為七而必復矣天地之心未有一往遂盡而不返者人居其間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俱逝無一事不合乎天賢者為心未受特匹所以去天不遠遠止咫尺負疚萬狀俄頃不能安者天心迫于內也小人善機已絕如匹國之社不受天

陽是以愧恥之心不用以改過而用以文過求一事能悔不可得也如萬物已槁不受天地之氣絕則竟絕矣又何望其復蘇焉改過之美有悔於厥心者有服於人言者有創於覆敗者其為補救則一遂過之惡有不知義理者有性與人違者有徃於不義常懷僥倖者其為迷復則一聖人之言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未言轉禍為福者聖人重改過謂其能轉禍為福也書記秦誓是也蓋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所改者一事其美不止一事也是以聖人取之天心佑之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嘉其有改悔之美無飾非之愆故隆其譽以為揚日月而行也若夫患難既寧謬舉復多屢為屢失亦屢失屢悔聖人所為頻復之厲亦奚取焉

釋志

卷三

言行

七

成務篇第七

天之告人亦詳矣知者能知之賢者能行之器械宮室舟車之類觀象於天大經大法陳焉觀草木之花實鳥獸之儔匹形體之隻耦而性命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麗也火見而清風戒寒鳥中而農事皆作將寒則呼婦子室處將東作則主伯亞旅皆出於田天無時不示人以事君子無事不受命於天也此制事之本也物必有措置之所指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為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惟聖人能循其理能通其變循理者仁也通變者知也仁知合德而後

能得義之所在也故義也者凜然不可犯猶王者之命也王者所命即天命也命之所在即為義義之所在亦為命若不知安命即是不安義也故凡命所不可為小人以有害避之君子以義不安而止也小星之妾不敢當夕命有尊卑即義有可否非避害也實畏義也孤竹之君遠適海濱義所不安即命有不受安之若命而後能行義也衛之幸臣啖以位而不受義所不可即命所不有也衛之嗣君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命之所大即義之所重也合命以定義而義益明此制事之用也義所以法天也知所以辨義也知也者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朝小智博物大觀窮理理有餘於物也察邇者防姦通識者徵義義有餘於偽也天下之物煜

卷三

誠務

九

然而光者不必內映瑩然而鑑者不必外光智在四德為貞於物候非發榮也而收斂也眾人求知於聞見聖賢求知於義理故眾人之知流于妄聖賢之知統于仁以仁統知者其知大矣亂天下者私智小慧也利尚未形也鑿空而妄構之害尚未萌也淡求而苦攻之多為之揣摩多為之期必多為之防護多為之導就然而無益也徒迂以歲月放之險阻甚有由乎覆車之軌者君子之知用以辨義而已矣器類紛錯不任聰明而一授之象數以象數能周器也萬物繁育不信物態而進觀天道以天道能裁物也凡事合義者如歸餘於終歸奇於劫不能踰羸縮之理事不合義者如灼灼其華離離其實不宜在凝寒之日有德於人眾所稱美也有時略而不取義重於惠也救災恤患

蹶然而起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義重於恩也崇匹夫之小心貽名教之大辱以此知義重於信也功大而義不足者微其功以明義而義始見義於功俱美者詳其事以敘功而義亦見以此知義重於功也或抑一人之惡眾人之善或抑眾人之惡申一人之善以此知義重於眾也辨義之學莫如去私甚矣私之為害也晉平公杞出也其治杞田也以出而厚母家情也行以私意則有害於義女叔齊於魯以職貢不乏不盡治杞田亦義情也載國計以行則義而非私乃知情者義不義兼焉者也惟私則全害義君子處事必大去其私乃若其情猶可衷以義也枉道以扶弱猶枉道以助強皆私心爾矯誣正理而譽人以善猶矯誣正理而毀人以惡也皆違道爾因摧折而意氣有

卷三

誠務

九

加猶摧折而素履盡失也皆信道不篤爾以柔巽卑屈事人而得所欲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我而恣所取也皆患得患失爾聖人性其所性神道在躬以物與物其應無窮內無所係外無所牽故止乎當止之處不措於非所行於當行之日不失於後時欲誅問人則誅之欲討亂賊則討之一身之內一心之中有純陽而無纖陰與乾合體即與天合德何所撓曲而為羣陰所牽持乎是以微於事者喜怒哀樂必中其節辭受取予必式於義出處語默必合於道議論文章必折於聖必根於性而私無所托不必聚權熟計而後免於為惡之事也事之成也不能孤立必有資於對待既有對待即有異同人之有事非成往事之終即開來事之始自始至終必有變態天下所樂者同也所同

之中又卑趨洽比以求同所惡者分也所分之中又區畫
扞格而亟爲分是以其同也得必至於相靡失乃至於相
率其分也初猶似乎相御終遂至於相戰君子兼覆天下
必使卽而懷於異同之中勿使忿而決于異同之外與天
下賢士參考互訂各盡所長以求殊塗之功不與天下鄙
夫隨聲唱和僥幸妄發以遂一方之見所以見至理之無
偏王道之無不貫也凡何世俗之見必欲委曲徇物使賢
者雖有義理無由常伸於衆論而依阿澆忍往往行乎無
阻礙之域又以世情太工不能生長道義之心廉隅牆壁
盡捐以徇人去百鍊之剛爲繞指之柔終不能成天下事
也且一事之中或難或易或吉或凶皆點綴事理之變態
而所事之正理則屹然變態之外雖紛不亂者也以定理

釋志

卷三

成務

十

處之可省用智之勞以大心觀之天地萬物皆在其中而
定理出矣故曰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禾生於田而藏於廩
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凡何小智之士惡正理坦夷而
樂出險阻往往於正理之外別求一理以遂其私既有別
理必與正爲敵既有其敵必相傷相傷必虧損正理有虧
無以燭照邪僞自以爲計定而動不至滲漉而事中固有
之變態觸而生者必不在所計之中芒芒黥黥如行道而
值路岐一離康莊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矣必不能成天下
事矣彼聖賢所爲夷坦而已矣其所尊卑莫非天地之尊
卑也其所屈伸莫非二氣之屈伸也倒行逆施者無爲艱
難險阻者無爲消沮閉藏者無爲瞋目切齒者無爲紛亂
雜揉者無爲墮黨崇仇者無爲履中蹈和政明刑肅者爲

之不中不和不成政刑者弗爲也是以知則欲人共知行
則欲人共行憂則與人同憂樂則與人同樂無有間也所
以合同異歷常變而無不宜也事之大者莫如治亂之幾
事機之會不可失也君子不能起而承之必有小人起而
乘之小人敢於一爲以其僥倖也迨爲之而效所謂君子
者乃始屏息竊歎悔其失於後時而天下大勢遂在小人
不在君子又或彼此皆賢不自我發使豪傑之士先我爲
之雖有其心不能果決以達於事其亂雖定而束手旁觀
亦終身之羞彼奔走使令小人之才也君子或因其才以
濟吾事小人卽竊其事以軋君子爲君子者力不能制任
其滋蔓難除卽間起而除之害且發於他端翻貽天下以
不可弭之憂且以小智而挈大權不能靜亂更使亂人擊

釋志

卷三

成務

十一

去之以張其勢皆當事之過也且天下之事利或生害害
亦生利不可一切退避不可一切直遂不可避而避是廢
人道也不可遂而遂是逆天心也或迅猛以震動或詳審
而濡浹迅猛者如疾雷之奮地詳審者如春雨之潤木義
在詳審則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不爲懦弱
也義在迅猛則焚溺之援戰陣之機摧剛之勇救關之速
非以急難趨利也斷以義而必行志氣雖疾心慮則閑也
不可遂而遂者志大心勞求非其道敢於犯難終以輕發
喪功宋襄欲爲齊桓之事已而見困是也不當避而避者
一意慎重失所以斷至於智勇俱困劉繇王朗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使孫策坐定江東是也此易所云微彰剛柔之
理也微章者舉事之機要剛柔者居身之規矩剛柔以立

木徽章以審機知徽章而不知剛柔則不合天地之正理
 舉事必流於機詐知剛柔而不知徽章則不察人事之緩
 急應事亦失於拘泥故同德為眾知幾為義與眾與義而
 後可圖天下事也處事之法有天然之良能有不易之規
 矩有必由之塗徑有自然之節次是以上下古今不可無
 學程力矯情不可無志學也者致廣大之理而會於吾心
 舉吾心之廣大而施諸民物者也志也者才之所由以盛
 也氣之所由以壯也事會之來有人事阻遏不得直行其
 道者有內心多欲義理不能自勝者有眾事運至應接不
 暇因而滲漉者有一事之中曲折多端節次陵亂思慮所
 未周者必也人事阻遏則思物我之際何以有間內心多
 欲則思克己之功何以未精憂眾事紛運則思古人何以

釋志

卷三

成務

三

不擾慮一事難周則思古人何以不遺事變有方者也其
 奪人之精爽而使之無者於其相率也死生不偶者也其
 薄人於危險而不可逃者於其相靡也人之一身少壯衰
 老形體與性情所宜不同古今之久皇帝王伯其時之人
 心事之得失亦所宜不同上所愛憎之情下為吉凶之命
 不可以理求也此所榮藉之階彼為恥辱之門不可以類
 觀也古人偶逢其易今人適際其難不可辭以不能也大
 率失意之事不必急求遂意靜以待之自有遂意之日治
 天下亦然小不正者非才略所能正持之以靜久當自正
 也動之極者非法度所能止制之以靜其動自止也一事
 之功未奏不可更生一事用力苦竭二事俱債也一害之
 去未堅不宜更攻一害用志既分二防俱疎也容足之外

無用之地也非此則足無所容未雨之綢繆不必然之慮
 也非此則禦雨之道未盡也宜先而後是謂失時失時者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宜後而先是謂兆憂兆憂者神者告
 之行將自及也以干賞動者慮及傷害而止以蹈利奮者
 微見抑損而細扶義以動則折而不撓守正以奮則困而
 愈和何以知之以其終事知之終事百折不回必非一時
 意氣所為也人心風俗習實為常者變而更之亦自有法
 事有操之太蹙為已甚者此類是也事機相觸姦人懷僥
 倖之心緩之須臾則常理自勝事有天不可必抑之以從
 人事俾與眾共見此類是也事有益於人者有一人焉不
 顧其難而欲為之雖成否未必要不可不分其任於此猶
 豫人皆從善而已不與君子所恥也事有害於人者有一

釋志

卷三

成務

三

人焉憫其為害而欲去之雖謀之未審事或難成君子處
 此更當竭力以相之極慮以謀之明其理以定眾志異其
 詞以和眾心於極難成之中委曲求成必不可得焉則已
 矣若片言依違勿論沮眾樂禍罪先歸我而憚勞失時之
 謫亦君子所恥也凡事之初幾皆利害兼焉衷以禮義一
 則定定則明矣既求其利又慮其害是有二心有二心者
 必偏受其害何也天下無無端而利害及之者率由義理
 有關是以嗜欲乘間而入嗜欲者害之門也一心之中人
 禽相搏陰陽相戰寧靜失其體取舍捐其神陵亂之極必
 生悖謬是以偏出於害也蓋利之為言與義為對非與害
 為對者也義與利有相搏之勢故足相勝害與利有相避
 之勢故常至于不勝義之於利猶疾病之於箴砭箴砭所

以攻疾也故有必去之疾害之於利猶羅網於坦途凡所以避羅網就坦途者多方以從事左右以遷就展轉卻避亦安知羅網之所在故常與相值也揔之人不知義則趨利與避害同一愚且悖也權依於衡者也衡者物之平也不越一衡之中移此儷彼是之謂權仁義禮智處事之衡也視其時所輕重移易以就之斯謂行權若必爲不義之事以行仁爲不仁之事以行義是舍衡取權也權將安附乎古之行權者或自捐其身或自墮其名夫捐軀墮名皆非常之事以其非常也是謂反經反經之謂權無可奈何而必出於反經是謂行權也夫無可奈何之事謂其與死也爲隣蹶而赴死不如巽以行權死而無所益不如行權以爲後旨也若欲自全其生而戕人之生可以安靜無事

釋志

卷三

成務

五

而譎謀挑禍是戕仁害義不謂行權故曰反道行權亂之招也降而愈下人日以知計爲物之權衡禍福或中道義盡悖不明道義故亦昧於禍福以百年之禍易一日之嫌而不自知也則行權之說誤之也嫌疑之害馴致不測者有之聖人絕嫌疑則不測之害無由而作然聖人不可以避小嫌而害大義也萬物一身也在己之義猶在人也古今一息也今日之義猶之古也所行皆誠而無妄則於義皆安而不必嫌矣禮之可決嫌疑也疑者決之非有所嫌而卻避也避之一言猶是以禮制心事之當然則合禮而已不煩制伏也卻千里馬不受後有薦舉未嘗忘之然亦竟不薦也此人可薦則不薦者私也不可薦而不薦是謂以義勝私何不忘之足嫌兄子有疾十起而安寢子之疾

終夕不寐此亦人情非有私也覺其有異反爲私矣有恩者避而不舉有怨者置而不治此乃全乎徇私非循禮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可以處嫌疑之際矣以私心待人者自處不能無私者也以機心疑人者自處不能無機者也君子言必由禮動必由義何私之有何機之有禮義所在猶疑其私猶疑其機是疑之者之私非君子之私也是疑之者之機非君子之機也人之立身朴直者不必更求脂韋拘謹者不必更慕圓通由已率常順事恕施而已矣先正學問踐履所當取法也世俗之論謂其不必如是不當如是聖賢之言師友之訓不信而世俗苟且便私之言則信之學問志行不如古人不恥而官職之高下奉身之美惡智巧之有餘不足則恥之士大夫自棄於聖賢者

釋志

卷三

成務

五

少因緣披靡漸遠聖賢者多所以仰不媿俯不作必非與世俗爲低昂者也故才智以相資而進志行以獨立而成羣居旅遊可以增益才智杜門溪居可以砥礪志行求志行之士於溪居求才智之士於旅遊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不憂其無人也君子之用心也議論不必太淺淺一層卽有一層之障蔽是非不必刻入刻一層卽有一層之障蔽王允既誅董卓部曲望赦而以疑貳遲之涼州未安而先設關東之防此計之太淺而滋蔽也王安石勘登州婦人獄違衆論而貸其死此刻入取異而滋僻也子產放游楚義也咨于子太叔遜以行義也未嘗求淺於本事之外也温嶠還都李晟移軍居虎豹之窟而用權以濟未嘗求刻於所事之中也聖人言行平實不求異人蓋以實心行

實事自不能異人也是則所謂道也東山之詩罷兵而歸者也聖人于人盡其道而已不以初終異致故即始可以要終處其下者敬其終事如始事也假令周公處此口惠而實不至雖零雨慰勞終不免士卒之怨歎貌忠而心不屬雖赤舄安閒不能弭閭左之憂畏動于義不格于私周公如是士卒亦如是始則上下同事終則上下同德所以為過化存神也

辨惑篇第八

有義利之辨有理欲之辨有君子小人之辨不辨理欲德則不固不辨義利知則未精不辨君子小人族類不分勸戒不明也春秋衰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蓋義利之間聖人所最重也以人事言之飲之食之義也身體

釋志

卷三

辨惑

去

肥澤義之利也君子食飲而已不求肥澤小人則不然飲食與肥澤皆其所欲或饗餐以求肥或節省以求肥皆為利而已矣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雖儉嗇不為好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雖損所有若錙銖不得為好義也輕施者必好奪以其見施之有利不見其非義也屢盟者必速叛以其見盟誓之有利不若棄義之有利也好利之心勝雖有餘之時常憂不足展轉歲時遂為盈虛消息之理所概而真不足矣以其不知有義故盈虛消息人之所同而不足之憂已之所獨未及快意而與俱盡矣王者措國於長久之地貽子孫以久遠之業孰曰非義伯者壺飡之德必歸於己一節之善必市於人有所為而後然孰曰非利也君子讀書窮理措諸天下則為事業事業者窮理之終

事名位者事業之緒餘也小人志在名位而後為學官資廩祿相競升降顯晦相踰去義日遠嚮利滋濃雖臣子之義率皆有意為之自以為是而不知蹈於惡利心存焉爾利之為物使人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奪之所奪之人必怨之矣人見其好利必賤之賤之必遠之見遠於人亦怨之矣義者天下之公故好義者人皆好之利者眾所同欲故好利者人爭利之利人為惡而伺其隙助人為惡而受其利不必攻戰之慘而所傷多矣是以戰國之人皆以利祿為實道義為名有言道義失利祿者皆以為崇虛名損實事倒置若此所以謂之亂世聖人言義利之辨以正性命之理謂天之所命固有義而已背性違命而後趨利非有生常道也君子居身於人之所棄息意於眾之所競非棄

釋志

卷三

辨惑

去

利也安義焉爾獨標脩潔之名以形世之汙漫亦云利心未盡猶非義之義也此義利之辨也意之初動皆理也轉念而欲生焉事之初幾皆理也稍間而欲附焉爭其界限在乎幾辨其去取存乎豫爭其界限者出此入彼其際甚微如疆圉之事此進則彼退此得則彼喪雖止尋尺不可假也辨其去取者在乎勉強而已矣甘食悅色一日之內強制二三日尚覺其難明日頗覺其易常持此心並難易亦忘之直不好而已矣如冬裘夏葛並陳於前非時弗服也君子好脩必能日進厥功前之垢汙今之滌浣也前之汙漫今之瑩潔也前之激烈今之和平也前之迂緩今之振迅也如鑿木為竅竅擲則木空負土湮流土濙則水淺必不並存者也必不中立者也旬月以後之去取猶然

旬月以前之去取非怠棄也卽自滿也是不能勉強者也
有意動於理措諸行事乃放於欲者矣亦有意雖未善以
措置不安輟而弗爲因之返正者有矣未有有意動於欲措
諸行事能止乎理者也欲之爲人害也有搏而相戰者有
勝而相先者有在外相困者有在內相攻者君子之學具
有平易之理卽可勝一切相搏之欲具有斂藏之理卽可
勝一切相競之欲具有和粹之理卽可勝一切外境之所
困具有廉貞之理卽可勝一切內嗜之所敗聖賢之書古
今之事時王之法制良有司之條教皆平易者也皆斂藏
者也皆和粹者也皆廉貞者也求所以勝一切之欲無以
易此矣引鏡而自照見其面不見其背也以我觀人面與
背無遁形焉以情觀理見其是不見其非也以道觀理是
與非無遁情焉視天下事猶己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視
己事猶天下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皆公也公卽理也以
私心處己事以己之私心處天下事皆私也私卽欲也已
有不見人無不見己與人有不見道無不見以道並觀如
登高而俯視也一念不存理則欲間之一息不存理則欲
據之其本皆理也措之不當則爲欲矣觸而不檢亦爲欲
矣戰而不勝亦爲欲矣因仍而自安亦爲欲矣理有反乎
勢而相正者有限于勢而相安者有直行所見卽當者有
委曲遷就後當者欲則不然悻然求遂而已矣此理欲之
辨也君子小人之辨先自辨其心若往而辨人亦自堅其
心使不昧所從也其處顯一也持身益恭臨事益敬謹其
所知不爲無益之知擇其所行不爲無益之行天下皆仰

釋志

卷三

辨惑

六

其文明必君子也樂其翺且翔也樂其馳且突也鑿五常
之德以行私壞兆姓之良以遂欲必小人也其處窮一也
居之以敬恭承之以靜一其道常亨者必君子也承之以
憤憾居之以挫辱致怨於人而不可解者必小人也其有
能也人皆喜而道之欲其道之行也其未能也人皆樂告
以善以其輔其不逮必君子也值其所能則矜勝之狀人
不能堪值其不能忌疾見于面齟齬盈于中必小人也非
所譽而譽則畏其害仁非所毀而毀則畏其害義子人以
可親不樂其相附也子人以可棄不惡其相訾也必君子
也譽人則恐其不知毀人則怒其不服聞毀則遷怒而多
怨聞譽則未同而色親焉必小人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
短善善疾而惡惡緩不棄人于非類不導人以非幾小人
持己不嚴責人已甚始則陵人以取是繼乃勝氣以藏非
君子好言事之常聞常理見伸而色喜小人好言事之變
談權變勝正而神怡君子言人之善俛焉孜孜惟恐不及
言人不善恨已不能箴砭恨其人不信吾言不能助之改
過也小人言人不善則倚撫小行以汗大節附會暗昧以
疑羣情其稱道也苟非親暱苟非依傍詞雖致美而意不
借來君子者禮貌衰而趨然去侵辱加而忿然起直而不
不可撓也銳而不可觸也以無所係戀之心必行其志以
無所撓曲之志必盡其才小人則怨尤淡而承以屈伏殺
機動而將以笑言淡而不可測柔而不可廟乘是以陷人
而莫之禦也強求脩飾以求豫乎君子之流此計不遂明
示天下以人類之憂使望之者若磐石之不可觸也學者

釋志

卷三

辨惑

九

於此何所不容而必欲辨之蓋所憂者淡故辨之宜豫也君子立心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有益於己故其發志無不直遂如木之參雲蔽日者其初皆萌生也小人則不然苟非有益於己即不復有益於人故其發念無不迂曲如草之滋蔓穢塞者其初皆勾出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直也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曲也以孔艱之心害有覺之行此義理之憂也天地之氣天下之物凡膠結翕散者往往多所藏匿凡疏通散處者往往多所匿持風行水上自行自止風過水平渙然俱釋何所容其係懸何所容其險阻小人則不然以其善迎意指亦欲人迎其意指也以其好揣隱情亦虞人之揣摩其情也聞談指為譏諷論理疑為箴砭譏諷則不堪箴砭則不受忿而疾之必思所以

釋志

卷三

辨惑

三

報矣有所為而作之無所為而輟之有所為則銳敏急疾無所為則傾搖懈怠同利而在己者取多同害而在己者取免居則晏安自處動則危險遺人不幸共事常相隨覆敗且虞傾蹈此人類之憂也君子循故事安禮節不自為輕重稽古訓本天心君臣上下共由之羣才不聞其錄用而無不用矣小人則不然非其意之所好不欲引為類也非其情之所安不欲樹為義也非其私之所便不欲舉為例也以此心用智必多譎詭之智以此心逞才必多邪慝之才雖有君子率褻裳避之日夕與謀皆頤指氣使之流以此共持國是無所不亂矣此世道之憂也夫揉理之直以從曲則不可共學行並植而心安忍則不可共事壞事之定體以快私亂天下之是非而使無所據則不可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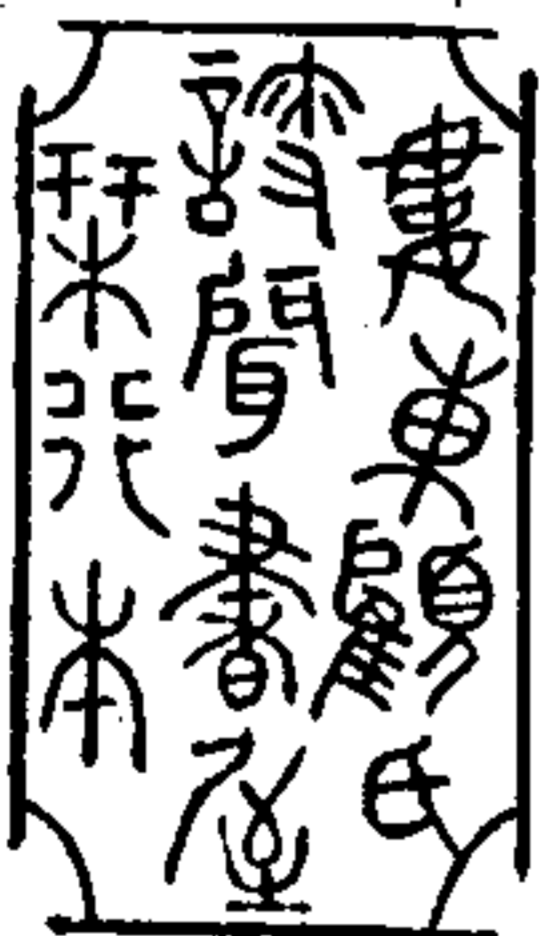
天下是以不可不辨也昔太宗得良弓十數以示工人工人皆曰不良帝問其故工人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也小人心適類於此士大夫相見之初學問人品未必一覽而知試微叩之觀其言詞所及孰有喜色孰有倦色孰道其詳孰道其略或審聽欣躍或顧望愕然亦可得其情矣既得其情即當置之不論親疎貴賤一以常禮待之所以求免于亂世也

釋志

卷三

辨惑

三



釋志卷三終

釋志卷四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聖王篇第九

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脩己者敬也所以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羅眾善君之元也膏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宥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為元以萬物之亨為亨以萬物之利為利以萬物之貞為貞

釋志

卷四

聖王

貞萬物並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借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能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生才也眾格天也敏享於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微驗也君德所重者存道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道心之情一也蓋以有天下為樂者人心也不以有天下為樂者道心也苟卿曰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如此善言聖心者也周公戒無逸未述三宗勤敬先言稼穡艱難既述烈祖成德終歸於省察民間之怨詈蓋不念民力勤勞雖有先王箴儆不能止晏安之間作不察小人之怨詈雖有祖宗恭儉亦無救威怒之妄加是以更端反覆咨嗟詠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人主之心天下治亂之

幾也屏絕私欲心乎道義端居淡念清夜自思必有見生民未安政事未醇者君心不怠稼穡勤勞后如嬪御不忘織紉澣濯一念所動一事所行不以自行其意而所從者臣民所共也不憂拂己之欲而所憂者臣民所拂也不惡觸己之怒而所怒者臣民所共惡也不樂從己之欲而所樂者去乎臣民所共惡也人君之尊泰決者失於所恃泰大者失於所蔽泰動者不知其泥泰信者不知其窒泰亢者不知其極是故冕璪肅其體鸞和平其心滋味實其志圭瓚靜其氣七匭重其守環珮節其動外屏不欲見外也旒纒不欲見內也蓋服食器用而勸戒存焉不待瞽史誦詩侍臣進諫也又且時日有戒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稷食菜羹是也居止有戒亾國之社以為門屏是也入廟門有

釋志

卷四

聖王

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殷士膚敏灌將于京是也以儆有位者自戒三風十愆申飭于卿士匡弼於黼屨是也以告遠人者自戒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是也孝子慈孫之祧毀有戒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君臣朝會所奏之樂有戒文王之詩其言天人之際亾之理是也所居都邑有戒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亾是也成王訪落之章康王御門之誥見于詩書蓋以先王堂構未成靈爽未安非後君逸樂之時故嗣服之日有淡長思也天下雖定禮樂未興其事未艾也漸民以仁義未至浹洽而深入其事未艾也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耿光大業繼統在茲未能宣揚聖業其事未艾也故易之為書以未濟終焉天道惟其未濟是以復生天生地迄萬古無盡人主存未濟之心是以卜

年卜世餘澤未可量也此無他皆所以全道心也日言堯舜之道而不進人主以存道心是舍本言末也為君之道取天下至正之理為師而赴以必為之志故能不惑流俗比德古人何言乎至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民愛物皆仁也禁暴誅亂皆義也恭儉莊敬皆禮也體物類情皆知也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未有不本此者也得其一端之謂賢時出不窮之謂聖彼功利淺說權變詭謀刑名慘術異端小道不合聖人法言先王彝訓皆宜屏絕君能謹此則師法有定矣何言乎必為之志也志在居身以正則凡去淫溺罷倡優省游畋交萬物有道奉養有節不勉強而克為矣志在內外皆得其正則凡貴夫人愛孺子乘間進熟行其

釋志

卷四

聖王

三

險誠私謁者必不能遂親屬恩澤必不使與聞朝政不以便辟充耳目之官不以嬖御士疾莊士矣志在百官無不正則必任賢使能虛衷以受益燕處之時選端人正士居其側博聞者資善方正者司過成就一世人材以備無窮之用儼佞不屏自遠矣志在萬民無不正則平刑罰省繇役薄賦斂務使德厚吏良人樂其生無犯法之事矣志在古聖為法則知天下之道散寄眾事亦散寄眾人合天下之善而道始全盡天下之心而善可合也心也得大賢而用之然後盡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事矣君能行此則志趨有定矣然而眾正之本尤在君德人君者天下所共承事也目不乏於視有為之致所視者耳不于聽有為之給所聽者口不勞於言有為之宜所言者動不自

為功有為之奏其功者心不煩於慮有為之極所慮者以其備四海之奉而承事者眾也由此推之喜不自賞有為之賞者怒不自誅有為之誅者嗜不自淫有為之淫者欲不自恣有為之恣者過不自積有為之積者怨不自搆有為之搆者以其處無上之勢而導諛者眾也由前之承事則可悅由後之導諛則可危以為小物而忽之即此忽易之心養成敵謂控持在我而輕發之豈知事機一發即非我所控持也是以聖王之心一切出於誠敬祖宗艱難啟士不忘於懷前聖寅畏戰兢不弛於中身心潔清嗜欲不亂精神凝聚終始如一自正其性然後能正天下之性書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之謂也又莫尚乎昭明賞善罰惡與眾共之莫敢冒功匿罪矣開誠布公由于正

釋志

卷四

聖王

四

直莫敢欺慢窺覲矣宣昭明著使人易知勿示之以難測莫敢讒佞比周矣匹夫為善而人君之志同也貴大臣藏隱而知刑辟之不可貸也不以無益觀游妨有用歲月不以無益玩好賤清廟明堂之用器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則邪慝之人伐性之事無由至其側矣上不以滋味為悅下不以貢獻為功不至梯山架壑采取供御之物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不遂其生矣道德為麗慈仁為美宮庭奇巧輕纖之具不市於州郡非服食器用不受象胥所貢遠人方物用以班賜臣工示不私諸已亦不使身之所須因有餘以生侈肆矣加以金丹不御佛老不奉祥瑞不賀工築不勤孳馮不收大號不盈內降不下疎幸臣而絕旨酒遠南威而盟強臺則仁如堯禹壽若松

喬矣鹿鳴四牡至誠益于中嘉好接于外所以人心感動音旨和平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人主以上哲之資日與賢臣圖事虛心詢訪以求義理之中無以辯論馳騁上下古今展意顛事謂羣臣莫及稽古之儒方正之士亦自信所學輔翼其上上下下之間有恭敬以將之有物采以酬之則合乎鹿鳴之三矣以民俗善惡觀政治得失民之時雍君之協和也以君身嗜好度民間情欲君之歡豫民之歌笑也不立法求治所以使天下治辨者賞善罰惡之典明也不飾智防奸所以使天下淳樸者黜浮去偽之旨明也不更化變俗所以使四方回心嚮道者致公崇政之令明也力役繁多恩詔恤之不若罷作休之冰紱方空穀吹綸絮禁天下不服不若禁三服

釋志

卷四

聖王

五

官不作朝廷之上更無餘事與天下臣民相忘於太和相喻於教化所謂吏人奉法百姓還淳皆不以文具悅目虛美薰心天下之善皆象人君之善則天下之福莫非君身之福而合乎天保之旨矣昔之人君其心一放百慝皆作嗜欲多則擾亂奉養濃則昏濁志意放則卑暗三者存於心求改潔清不可得也喜輕則易嘗怒輕則無威言輕則多失動輕則多阻四者見於躬求政疑重不可得也好詢訪為名則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矣好益下為名則吾儕小人輟饗殮勞吏矣好服遠為名則東鯤北女來獻其琛矣好闢地為名則混中原風氣之殊富天下輿圖之半為賀表矣忠篤內喪華美外颺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盜賊不白流亾不上矣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推而廣之則小雅盡廢天下亂矣夫君德不純理欲之界未清也一念之頃公私邪正皆具則一廷之上君子小人並存一令之行利害得失相紛民未受得之利先受失之害未食君子之福先被小人之禍此由德不一也人君親賢勤政之外不宜多所嗜好有一事嗜好即有一事恩倖多一人恩倖即多一人毀譽主不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不得進不好馬則韋縻提斛斯正不得近不好擊毬則四方不進趨勇不好宴樂則偃子倡人不與朝會不好俳優則舞魃醜言無由巧詆賢相矣不好微行則烏巢雜還自遠輕車小輦之名不傳於四方矣元帝隕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而定陶王亦能之幾以是易太子賴史丹以免太子之危也元帝隕丸之技有以致之也楊億入

釋志

卷四

聖王

六

直忽被召至禁中真宗示文一篋曰卿識朕手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而退蓋入欽若之譖也真宗攻文與下相競有以致之也徽宗隸畜梁師成命處殿中御書號令皆在其所師成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之矯偽徽宗善書天下傳習有以致之也徽宗遣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貫游不舍晝夜畫屏障扇帶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入相京之因緣以進徽宗書畫奇巧之好有以致之也此無他德不一也文中子曰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此君道之要也

聖學篇第十

說命之篇君學備矣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蓋虛以受

人則賢士樂進勤以勵己則清明在躬作聰明亂舊章非所謂遜志有所為則作之無所為則較之非所謂時敏也又曰惟敦學半帝王無設教之事而盡倫盡制所以教人也聽政糾刑亦所以教人也親君子遠小人亦所以教人也教人者所以自學也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之義無不中正純粹得其一端即有一端之益得其全體即有全體之益惟涉獵強解遺忘則無益也故所重在有獲祖宗成法皆爾時君臣原始要終而斟酌之本無不善但服習久而怠玩生文具雖存指意盡失為子孫者信之淡而守之固於以究其訛舛詳其節次決其疑似振其廢弛故期之以無愆此帝王之學也人君之學以養德為先施政次之人主之德其端有四含宏

釋志

卷四

聖學

七

寬大物莫不育謂之仁剛果斷決事莫不裁謂之義恭謹齊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與大小臣工商權而勉勵至於史官所贊臣下所稱所云放勳重華聖神文武者亦不越四德而底於至也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書所稱四學是也其言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謂凡人主親親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謂凡人主長長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謂凡人主用人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喻謂凡人主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大賢馭小賢之事皆在

其中矣又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蓋四學其目而太學其所也師傅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晝之所為夜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傅又從而匡正焉則嗜欲之心非僻之事所滌蕩亦多矣鼂錯之說亦有四焉其言曰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其說要使人主益尊天下益恭屏營惕息以奔走從事未嘗不善也然人君不以愛人為心必使畏而服之則與仁道反矣聽言受事不求其宜但使不敢欺蔽則舉措不必合義矣不敦典庸禮致時雍之化但以安利為悅是上下之維持不以禮矣不能使人

釋志

卷四

聖學

八

自盡其忠孝而勉強以從上險薄詐偽相伺日進趨走承順而蔽不測之心前有亂賊而主不知不可言智矣誼本四德為學錯反四德為學古今之論所以取誼不取錯也蓋德者善之既成也善者德之所宗也人君德盛則求治之心專一不貳故樂於為善為善既多則因事有言莫不戴德而出故善言亦多善言既多則四海之內莫不稱述讚歎而感化者亦多感化既多又何必畏之後服刑之後威動之以利以求其悅課之以行而求其備哉此不辨於其政辨於其學也四學之外又當慎其所近謹其所習人主視天下之人無足敬者其心必放更不可言敬天勤民矣視天下尤物無不欲致諸前其志必狃近小不圖遠大矣他若宦官宮妾不能皆知聖賢之書必選擇而後近俾

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狎進以爲好學之累他若服食器用雖無當於學問皆近質朴屏巧麗不以日新之翫好賤禮度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亦君德之助也成王初嗣天位周召恐其處億兆之上居逸樂之中不能檢束其心而放於淫欲故諄諄以夏商歷年爲戒至于三年喪畢猶然思慕未平則其德純矣始見祖廟作詩以道延訪之意思述先王盛德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諸祖考而不專其名後王取此詩以爲廟見樂歌而世世取法焉後世經筵之典是其遺意其事綦重矣然而講筵之義大抵尊君卑臣非復先代之舊大臣在前史官在側人主一言一動皆有繩束不能優游悅懌樂親帷幄故楊守陳請開經筵御午朝一日之間居文華殿時多處

釋志

卷四

聖學

九

乾清宮時少俾賢才常接耳目視聽不偏左右王鑿請于便殿側依仁宗宏文閣故事選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或卽以日講之臣兼宏文之職時御經筵以昭國家盛典日造宏文以崇聖學實功其說皆可常行也推本言之人主之學正心爲要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苟非學以定志何以卓然自立不爲搖動雖天資盛美猶必戒常情所忽學日躋而德日富不可謂聖智資無事警省也聖賢平淡之旨實理之用日陳于前不可使旁側之人誘之以福利怵之以鬼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裨官野史浮屠老子之學以無益聽聞妨有用歲月也又必使知吾身所爲卽古今成敗之迹所由見端非夫歲月所習爲一學日用所行又爲一學也

釋志 卷四

聖賢論學言理必言欲言治必言亂言成必言敗言是必言非言精必言粗言義必言利以相對待以相映發以相砥礪如父師之教端莊和悅皆不可廢也後世喜稱吉祥惡聞凶惡是以言論之間常去其半以就流俗所忌朝廷之上遂有進講輟國風之論于是一篇之簡可刪略者居半故學問有勸而無懲有喜而無畏有嗜好而無怵惕是以人君之學不可避諱凶咎削去規箴也爲講官者必取志行端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朝宁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他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有納誨之名無啟沃之實講筵之上不可攻擊朝士樹植黨與使人主薄其言因以鄙其人因以慢其職也夫帝王之學不越里塾之書格天之業亦在章句之內但當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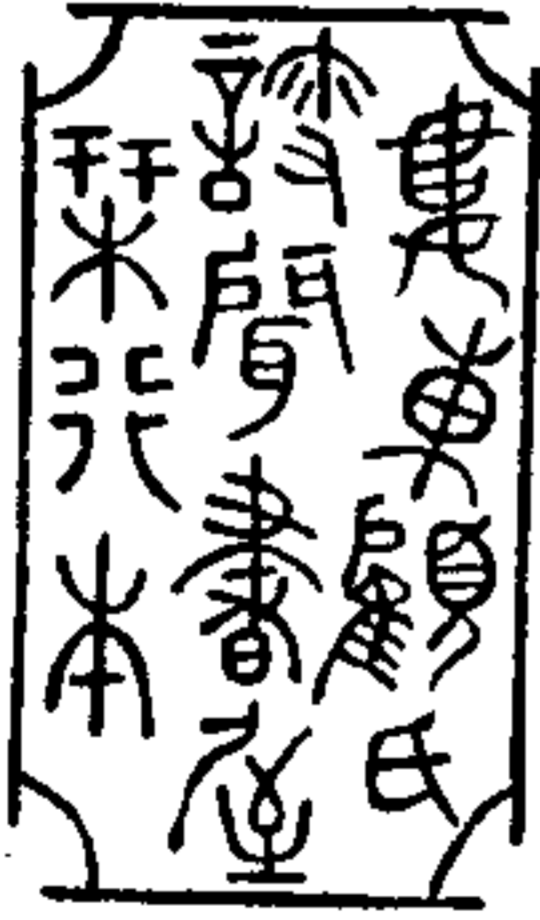
釋志

卷四

聖學

十

釋志卷四終



釋志卷五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至治篇第十一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相尋而天下之生未已所以生者道也故為治必辨道道不純備雖小有善政不能宏益斯人也六經經世之書也唐虞以前上以開物下以資始天地初立而道行乎其間易之指也唐虞以後迄於三代乃漸備其法人皆貪利謹權審量所以止其貪也人皆好亂立經陳紀所以正其亂也人皆徇私禁暴戢亂所以制其私也有貢賦之等有刑賞之制有天子之紀有君臣之儀有傳心之學有定亂之功書之指也人情之正風俗之敦者扶而進之訓而迪之人情之辟風俗之

釋志

卷五

至治

一

偷者革而正之悼而憫之使人憂深思遠不害其和樂生備物不失其正詩之指也王道既微諸侯惡其害已削去典籍無以知治亂之由文質之中制度之宜義禮之公歷數不合天時禮樂不切人事聖人因周禮在魯可以該天下得失故即其行事正以大法春秋之指也易始乎三皇書斷自二帝詩舉西周之典為多春秋東遷以後禮樂之指貫乎歷代如土寄王於四時故曰為治者不可不先定道術道術既定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也秦漢以來節族乖方人情倣詭乃為律令以防之律令之文能治條教所及不能治條教所不及蓋任勢而已矣任勢之敝民有道心下情離叛而上亦無以自安矣夫一治一亂天地時也撥亂世反諸正聖賢力也天生人物其此水土之澤嗜

欲之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恩道德功名議論行事之迹無不同也而或以養人或以害人蓋由主持世教者代有不同故所生人物亦不同也凡水土之震盪不寧者嗜欲之強暴不訓者倫常之變戾學術之偏謬者皆亂君所使也水土則演為民用嗜欲則各止其所倫常則雍穆學術則直方皆聖君所使也聖人於人物如其性斯得其用暴君於人物反其性斯喪其用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為則其制法也以眾人為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眾人見道之同眾人之所同即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為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也故不足道也聖王治天下物無不得其平者平者治之至也人世有自然之窳隆不可復有意為窳隆也有自

釋志

卷五

至治

一

然之權衡不可復自我為權衡也窳隆已定矣或削之使夷或附之使登其為不平更甚權衡有常矣更欲抗之使舉抑之使墜其為不平尤多山自高也淵自深也總謂地不平者地之坎窞也水之湍激也天下之危途也彼民也衣食豐足室家完安無饑寒流冗之憂無劫奪盜賊之患無刑辟死囚之悲心之所安足以達其性體之所資足以給其生則治平之樂歸焉其或徵發期會辜權括取之令不絕於朝檢括漏田隱實逋賦之車不絕於道路齋醮土木極其狼戾賞賚賜子窮其屑越加以地力既盡水旱不時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於夜則不平之感生焉夫興學命官懸法布令九譯順軌四靈來格此治平之文也五

畝之宅百畝之田仰事俯育勿失其時草木蕃而禽魚多此治平之實也從事於文者利害不相恤也緩急不相應也用培克之吏以竭民力賈傷心之怨以股民生一君之身所以自奉天下不能堪也億兆之心所以自私人主亦不能堪也從事于實者賤金玉而愛善人屏姦慝而親正士聚民所欲如居千石之官去民所惡如去七年之病一身之中筋骸毛脈精氣莫不流通既流通矣各如其所當受無偏輕重焉無偏贅聚焉蓋在民者欲其用足用足則情志泰而樂治之心生在上者欲其事簡事簡則謀慮周而濟治之務成古之聖王以一人經畫散為九州分願各得其程量而無軒輊合九州分願為一人治功各歸其分際而無盈縮所以謂至平也然其本則在君身凡養民之法適以害民乃乘人主懈怠之心而後為害也擊奸之令即以此惠奸乃探人主不誠之心而滋其欺也聖王為治使天下皆聚者精神先自聚也使天下皆信者肝膽先自信也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見于所聚也飛潛動植之物各依其類依於所信也雌之伏禽之化蟲之祝類聚此精誠以達彼精誠也處臺榭欲安棟宇食膏粱欲無饑寒顧嬪御欲有室家信已肝膽以及人肝膽也精誠之聚仁也肝膽之信誠也仁且誠者致治之本也天有三辰綱紀星也君之形賞猶天之三辰也國家之患往往以不急之務損其實力至于慶賞刑威所以親下而衛上者反視為故事使有司輕重其間失策之甚者也先王立法禮以旌之義以閑之而後刑賞之施皆從此出蓋天生是物必使為

釋志

卷五

至治

三

人用既為人用必有法以御之金鐵之堅可融液而柔之使成器也牛馬之悍可服而乘之使引重致遠也刑賞者治世之煅冶術策也治平之世家宰班爵命言官擊奸慝鄉遂舉賢良司敗論刑辟直陳禮義無所回互其用甚直如矢之急疾而能貫也昏濁之代其所是非未嘗不傳于禮義或得諸貨賂或得諸請託或託諸權勢或得諸私謁或得諸報恩怨其用甚曲如以石壓草而輒苗于其罅也夫以薄民試骹法以邪吏治薄民相觀以術相劫以威何馴習之有焉譬煅冶術策雖具而施之失宜不周事之用則成器致利者鮮也且法行則人從法法壞則法從人師之初出坎變為兌坎者法也變而之澤有眾散之象焉有川壅之象焉是失法從人也故以行師必敗績以治人必

釋志

卷五

至治

四

多苟有以動乎其性使勸不以爵賞好善之性自喜于爲善威不以撻罰惡惡之性自恥于爲惡可以懸法不施而世自治矣且人有賢否則法有重輕以賢者用法則法重以不賢用法則法輕不賢之人盡以私行故法不能縛姦是以輕也雖有賢者不能於法律之外自行一事僅能守法不足大慰天下之心故法亦輕也其在上也不賢者不畜行私常借法以行私賢者不敢自謂無私寧出于守法以白其無私其在下也不賢之人不問何法皆能快所惡而恣所欲獨賢者不然法善則僅免于害法敝則偏受其酷然則法固甚便於不賢甚不便于賢此法所以輕也刑賞之外又當明好惡以示民好惡者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刑賞所以明法也好之惡之則是與人爲善也望人

釋志

卷五

至治

五

改過也且禁于未然之謂豫錄其能改之謂忠蓋以人從道不以道棄人也懸爵級以求直言言未必至好善之心達于天下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矣嚴刑峻制以懲奸惡奸未必遠聲音笑貌之間稍不假借其人已知難而退矣口雖未言聲馳已疾令雖未出化洽若神故曰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然用法之道君子小人不必概施也彼君子者不貴於賞而貴有禮不在於刑而在勵其心彼小人者非重賞無以誘善非嚴刑無以止惡若概施不殊則兩無當也天下之勢有輕與重極輕之勢非極重無以奪之極重之勢非極輕無以矯之人君操以御世者有美惡厚薄勛勞逸樂之不同有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勢也凡不敬冒上無等之事在乎比閭族

黨積漸陵夷恬不知怪者甚多風俗之壞因俗吏不知輕重倒置紊亂者亦多民間陵夷于下俗吏倒持于上好人起醜正之心愚魯之民幾何不怙亂也又有甚焉者政之得失多端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爲蓋得失之繁無不因大綱既壞而生而隨事得失往往層累浸漬而發於大綱所壞之處如元氣虛而病生百脈之病皆象元氣之弱故唐有河朔百事皆礙於藩鎮宋有新舊兩法衆難皆作於水火也夫以民俗惡逆視兩造不簡兩造其小者爾以敗壞紀綱視期會不逮期會其小者爾以大吏府奸視小吏鬻獄鬻獄其小者爾天下之患在乎解弛大綱而譴責微細夫大綱所在豈無故而弛哉必有所由以弛者此不可令人主知也故日有所按劾以覆大綱解

釋志

卷五

至治

六

弛之失而譴責益嚴綱維益壞風裁彌厲中情彌怯且按劾非人則不肖之流得引賢者爲類以亂其名知名不可程則力取其名以亂其實而名實俱亂矣人情至此犯法者衆爲人主者雖與三公九卿聽諸棘木之下不能不有所縱舍其縱舍也以爲寧取大而舍小勿急小而遺大無如大焉者力足自拔小焉者勢窮莫告曾不旋踵大者免而小者誅矣所以小吏被劾皇恐待罪大吏章下逡巡求解遲久不決以待事會之轉移豈可謂有綱維耶豈可謂有風裁耶觀一壺之冰知天下皆寒也觀一事之失知百度皆廢也是以奸宄生心細人弄法悖逆之子封殖而掎父兄偃蹇之廝執手而貌主伯桀黠之胥破檻車而不死貪汙之吏橫鞭輿而求生要皆入粟可以焚丹書出貨可

以下雞竿車馬道路之間相習而不怪通都大邑之中大言而無作皆上下相安恬不知畏之故也不獨此也一介之士幸而通籍即欲于旦夕之間躡取公卿而棄其舊學以邀世資鄉曲之秀甫入庠序不以爲居業之地而比黨以邀公事農工商賈貫入稍饒更欲遷其世業係籍寺署兼收乾沒之利府史胥徒疾士大夫如仇思有以窒其隙而蹈其瑕臧獲臣虜倦於役使皆欲跳軀遠迹自爲一家之主辛苦力作之人莫不思華服美食豐屋重騎而厭其治生之艱難未嘗頃刻無探丸輟耕之志也一人爲吏子弟故舊人人皆有啜汁之心可請之賓車轍馬跡徧乎四海大吏所過馳馬車輦綿互數百里旅次爲之充塞商羈無所容棲不知所載何物也請求之姦古云暮夜將之舉

釋志

卷五

至治

七

袖欲有所呈者昭然指以爲名而賦諸郡國不知所輸何處也侵盜官物古所云死法也奸黠相語曰但能侵盜盈千百則事雖發露可以不死何也爲有司者懼一朝決斷則主名無人所負無從出故雷以爲質不知所擬取償者何人也一入仕籍歌童舞女之翫日陳于前后服帝飾賤若敗絮矣倡優角觝莫不極華侈窮壯麗東海紫絃南方火毳習若縕袍矣妖姬豔嬖列屋而開居縹緲煙霧之境綽約阿閣之中砥室翠翹開房邃宇莫不朝成夕毀務以相競矣減一飯之費可活饑人數十籍一家之財可餉戰士千萬後生小儒焉知仁義以嚮其利者爲有德決意否耳雖有四放之罰猶不畏也倘非或輕或重加以權稱于成法之外有所取舍矧曰其有能砥礪哉然所謂輕重者

釋志 卷五

易置其人而已矣未可議及法也法令在理官猶經術在鄉校人材不振非經術之過姦利雖多非法令之疵所當斥去者亂法之人也夫聖人者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者也不去亂法之人惟求盡善之法雖漢宣爲君不能陳紀綱雖王猛爲政不能謹無良故人有不善法無不善人可更法不可更也先王立法但舉大綱而損益存乎其人行法雖偶有未善害之所至與其入爲終始法之本善者固自若也後世以不擇之人用有定之法常以私意軼法之外朝廷之上遂多爲之法以防于未然欲使天下不肖苟且之行盡在吾法所及而莫能遁夫先事之揣摩既未必盡乎人之機智而以防姦爲心科條亦不出于中和夫

釋志

卷五

至治

八

如是滲漏轉多而法果不善矣害之所至乃以其法爲終始不翅以人爲終始矣是以一時救弊而貽患無窮也故曰人可更法不可更也且變法之事亦難言矣先王所謂善政不過少取民財重視民生使失養之人有所依歸而已矣府庫有時盈虛則以節儉勝之兼使天下務本力農粟不屑越財不耗數綱紀有時陵替則以敬慎持之兼使天下脩明禮制貴賤有等名分不亂習俗有時偏重則以張弛相之兼使天下鼓舞振作志氣一新風尚丕變循是而往可以數百年無弊不幸而至于弊乃所行不如古非先王所遺之法一旦不可行也如是而欲變之先觀人主之心心純全者政亦純全心偏駁者政亦偏駁心懈弛者政亦懈弛心繆戾者政亦繆戾故觀其政知其心聞其樂

六五

知其德也其次則存乎大臣之學術為大臣者學識純正
事務明達操持堅定才調精敏與天下同其所是則用天
下之知而不自用其是與天下異其所是則反復究其不
同之端而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是不以我之義理從人之
私欲不以我之私欲亂人之義理觀民者所以觀己也省
己者所以察民也如精神不貫學術不純凡所造端莫不
滲漉徒使威福借于叢神貨利別有囊橐怨謗盈于郊野
禍幾發於忽微以為民實頑梗不足與謀度外之功而不
思發端原安也成法一棄人自為心各以智計相禦無復
綱紀何有上下如乘敝舟浮江湖離其故處未臻彼岸此
時暫遇風波不知何以自託也古人之立法也除惡者既
去異類猶必謹其界限分別立國者既作綱紀猶必施以

釋志

卷五

至治

九

脩飾愛護制器者既成模範猶必加以采色文章若此者
何也所謂法外意也法外之意不盡在法之中倉卒變法
未得其意疎懈之患以次而作行之未久害且倍于前矣
更用新法恐益紕繆即欲循其舊章而反復多端如元祐
紹聖終不得指歸徒為小人攻擊君子之蹊隧耳然以人
用法非故為嚴酷也適獲其分而已矣保安善人使不蒙
其害賢者之分也禁伏凶人使不稔其惡不肖之分也使
賢者泰然無事不肖者常若嚴刑在側則法不亂矣使賢
與不賢皆無所恃以不恐則法必亂矣天道福善禍淫或
有未測人主以賞罰贊襄焉則法不亂矣賞罰失正以禍
福俟諸天道則法必亂矣此何可不知治體也為治必有
定體因天之道用人之性理有定質物有定位先後有定

序煩簡有定宜措置有定勢本末有定務此為治之體也
天之于物各與以性命即各賦以至理先王順四時布令
因物理敷教未嘗意決其間因天之理也因物之理也參
以己意則物理不完多所間隔治天下者誠知物理本然
則輔掖引導匡正矯拂摠以歸于所固然也此因天之道
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反觀吾身四德備焉
即知人之為性莫不好善聖王不止愛民又使得其天性
而有降祥之吉暴君不止虐民又使反其天性而有罹罪
之凶此用人之性也皇極之理居數之中故治天下莫尚
于中和氣化不齊裁而制之勿使偏贏形質有限輔而翼
之勿使常紕分四時畫九州序百官所以裁氣化之過也
用天時因地利厚人倫所以輔形質之不及也此理之定

釋志

卷五

至治

十

質也使小賢佐大賢不使大賢佐小賢蓋小賢不能無欲
而大賢必無欲使無欲者主持是非則所主無私使有欲
者奮其才智則所為必效才智既效而君受其成人得所
欲其成無欲之治也所減于君身者亦不足給天下而欲
減之心有一事之損所益不止一事有一物之省所益不
止一物王者竭心思養天下天下勤職業奉王者此物之
定位也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慎其居欲用刑
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故正其
本者雖若迂緩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實難為功
此先後之序也郡縣長吏治告誅詰盜賊勸課農桑平均
徭役雖有精察監司不可攝也有京尹畿令伺姦劬惡則
死傷橫道宰相不必問有治獄令史搜粟都尉各舉其職

周之三公不知不爲曠官也等而上之魏明帝欲案事尙書陳矯不從孫權署小吏校事陸遜不欲唐元宗欲自察郎吏姚崇止之宋神宗以吏兼商賈舉朝爭之等而上之書曰厥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煩簡之宜也紀綱法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私智偏見取必于下不以小智小惠掩私己之情市利物之美其論官也有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權倖不屑越名器其取民也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穡聚其化俗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織紉之器不以輕詆傾覆壞敦朴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頑嚚革心髓辟畏法雖反經任執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也脩明政治使順從者安寧叛去者危殆至於六軍電發

釋志

卷五

至治

十一

三年震用人不以爲勞也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化大閑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寧旒纒以自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存此大閑也故曰去民所爭奚獄之聽兵革不陳奚鼓之鳴此措置之定勢也君者民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京邑四方之本也詩書禮樂五常之本也創業垂統孫子百世之本也器有關鍵繩有樞紐得其要而執之舉一可以挈萬振其幾而制之卽近可以防遠樞要所在壞尺寸則中絕輕重相衡加銖兩則衡決彼刀鋸日做奸宄愈多不能去爲惡之原也古之聖王求其本原而治之尊卑之禮日在人心雖有大惡不敢動也道義之事日在天下雖在隱微幽獨不敢欺也至于進退誅賞乃成功之終事爾此本末之定務也此

知治體者也若夫仁卽恩也義卽威也聖王在上言仁義而已不言恩威舍仁言恩民有不得其平者矣舍義言威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經常之理所以遠害增一誰卽卽撤一藩籬闢者捷徑卽蔽者周道以設險爲未足重之以銷兵患卽在銷兵之中以懲惡爲未盡加之以罰察禍卽起罰察之吏變風俗者不變其澆薄而變其頹靡則矜激之害作正法度者不正其紀綱而正其緒餘則幻詭之智生格沮罪重謬誤過輕則朝廷之法不可勝易平反有譴羅織無過則民間之罪不可勝誅一大臣進而法一變一大臣去而法一變黜陟必有攻擊更張動踰歲時則立國元氣傷矣國多商賈紅朽之積必薄上多聲名宏濟之業必卑當其所重不重者必輕當其所急不急者必緩必有一

釋志

卷五

至治

十二

時偏重喪終古所常重者矣必有一時偏急喪終古所常急者矣敝文具而無實事事完備字字虛假天下潛潰而詔書所下計簿所上猶以爲至治之世文具之害也國勢未至陵夷而陵夷之理已具不能安靜敬慎以待氣運之復而朝廷動之于上郡縣動之于下必有力盡而斃之患人心未正法令已密則姦宄益長良直更困禮樂刑政不以教人爲心而爲物采爲威福則上下相欺傾險生焉賞罰失中廷無一言者亾國形也朝有失德邊境晏安者釀亂勢也年穀豐登愁色載路重斂國也法令滋章桴鼓不息賄賂世也又其甚者一代之初司法者不能與民休息以緩罷敝執治柄者不能明道興行以厚風俗一切苛繳煩擾矜明察之智拔殲破柱奮乳虎之威雖居身頗清

而貴賤無等鈴閣不嚴威福為左右所竊威福所在厚利隨之後起者以為利源在我胡為假人遂取而自有焉而籩簋不飾矣事雖稍敗文吏方欲執之而輿援甚堅非法所得取竇穴不塞遂成蹊隧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固不暇講求矣禮樂教化所以養人廉恥之心使知自愛而不犯有司者益不暇脩飭矣重賢德之品省告訐之俗使禁網疎闊民安其業更愛其下者亦不暇勸課矣湯火之慘暫戢遠大之猷已隱不過一二紀之間天下蕩然綱維盡裂權請紛起百孔千瘡坐視而不療拒虎進狼後來者益多間有憂民之言皆以為貨財所從出力役所由供吾之供億不可乏則彼之性命不可盡賸賸不可傷非有天地生成之心聖賢胞與之念不旋軫而沮于良限障以豐

釋志

卷五

至治

七

蒞鮮逮下之澤矣故其為治也無王者之豈弟而誤認為姑息舉世縱其威克而姦利愈多利夫釐毫害靡國家而不能勝也蓋由定制之初未及澄清為治之原也室中不能糞除則道路蕪穢無暇芸治矣婦姑勃谿相稽則隣家詬誶無假訓救矣天下之人皆竊藏以為富胥戕以為生犯禁以為勇亂義以為智則人主賞罰無由勝其譎詭矣夫木之堅也非雷不能震草之柔也非露不能潤治天下者綱柔張弛焉可不觀天道哉此不知治體者也杜恕曰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其所著書名曰體論蓋憮人能鼓神姦而不知大體知大體者惟方正君子耳人主所與其治舍此誰屬哉為治之道揆度易而畫一難參眾論則築室道謀矜獨斷則具曰予聖是以難也聖王為政務

使行仁者獲其樂好義者遂其安天下之人皆明道而知性安上而貴已奉法令不拂其情親戚相保不知所歸德下無異志上易拊循通乎盛衰不失厥指而治可畫一也隆禮義則士有定學用賢才則官有定人重公論則國有定是尊舊章則朝有定制慎賞罰則下有定趨凡長治久安者皆其有定者也凡數動易驚者皆其無定者也有定則民氣恬無定則人情駭民氣恬而國勢安人情駭而君位危君人者就安存而去危殆不使羣情駭亂所謂畫一也府庫足以給班賜品節足以杜淫侈等級足以裁僥倖名位足以任賢德物采足以定經制考課足以勵職業世業足以息姦志淳風足以革薄俗生養遂則樂上下定則安賢知進則道行忠信著則士奮祿養厚則吏廉恩倖節

釋志

卷五

至治

七

則役寡普天之下無愁慘之氣無傾覆之習無失養之人無遺棄之士朝廷之上不必有非常之功與无妄之福士大夫帶縱垂纓而談者無無稽之論弗詢之謀此畫一之效也人主以寬仁為心德化為務寬仁者天地發生氣也刻急者天地陰慘氣也發生之氣乘權風皆和聲律皆和律人居其中樂事生而忘勤苦往往慰勞相歡歌詠相答雖有衣帛食肉之須而無竭澤絕流之貪無適不有其太和于時秋也陰慘之氣乘權鷲鳥猛獸競起而害其羣人類之中其勤于治生者亦事網罟畋漁大為物害以傷天地之和而不謂不仁也夫螻之微也感春氣而出穴鷹之驚也化和風而嚶鳴天地仁厚之德潛孚于物如此人君安可務殘忍乎凡法之用非君能自按之不過假手有司

立法太嚴必有不當其實之弊誅衆不肖未必懲惡萬一
誤及賢者則人心遑惑趨避橫生恥於罹罪不恥欺天莫
不飾智以邀名賦斂以行賂高論以誑俗盛氣以立威不
踰數月以虛僞欺人主者駢首而徧海內其弊使黠者免
脫朴者雉離所謂明覈安在乎古者爵不踰德刑不溢罪
賞不自賞當其賢而已刑不自刑當其罪而已雖一家之
中父子兄弟不相及焉宜若不甚烜赫者然圖賞者勇躍
而趨畏罪者恐懼而避不踰德不亂罪也後世爵人以恩
恩必及其家刑人以怒怒亦及其家或不以恩也誘其鷹
犬而光五宗或非所怒也憂其報復而沈三族是以一家
之中賞既叨竊刑亦參夷其畏威懷德宜倍往時矣然感
恩者不懷服罪者不恥踰其德溢其罪也小人之道益長

釋志

卷五

至治

五

長于法網日繁君子之道益消消于名義不貴兆民安所
取則哉凡物之輕重懸于多寡天下之輕重懸于利害利
害所在則重利害所去則輕本末大小所以相使計一失
則本末易操矣君尊臣卑是以相從權一失則尊卑易位
矣以爲爵人之柄不可下移于是聞其薦引疑謂有私則
從而靳之以爲兩下相訐非人情所樂也于是覩其彈章
觀其爰書則曰公爾忘私此懷一偏羣下窺伺顯以爵賞
由上潛以威刑由下夫爵祿雖人所趨然有好者有不好
者其不好焉者雖日懸官爵于市無由招致至於刑罰則
不可堪忍執不得不求避苟欲避刑無不趨走權門而權
門亦持此爲市賢與不賢皆可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
君日處其輕臣日操其重惟辟之威獸市于虛文之彈章

實顯操于可畏之刑戮矣古有大奸雖去而朝廷之權從
此盡失者賢否不明誅賞無法漢桓帝晉惠帝是也名爲
獨斷而朝廷之執因是彌輕者旁側出令宰相不聞宋理
宋是也彼聖王者不弛其柄而已矣不在嚴酷也牛馬維
婁所以制猛悍也然其爲物一切以柔牽之未聞以剛蓋
服以義非服以力也聖王以寬大之政繫屬天下人心使
人安于義則亂自不作賜以強教悅安使天下皆居無過
之地則刑自不犯天下無不定之志則無不守之法矣天
道運而無迹令人可測者誠信而已矣易曰或之者疑之
也謂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疑之疑之者審
天人之分不自信其心也非謂設疑待事以不信期天下
也聖王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恩不中絕教無二可示民不

釋志

卷五

至治

六

疑也夫當得者日分當爲者日義分也者所受于天所受
於君也義也者受于天者爲之以天受于君者爲之以君
也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不有義莫不有分合于分
義者無所用疑也不合于分不合于義直據其事決之何
疑之有焉疑積于心賢與不賢皆不得以分義事上而必
出于機智機智事人賢者不如不肖之能也與其盡天下
疑之何若擇之于先用之于後苟擇之患其不精也何以
知疑之失于未當也既不能崇重禮義止爲惡于微渺又
不分別淑慝不使爲惡者得至任使之地徒欲人人疑之
事事防之疑之深則人無奮志防之密則人有遁心往往
杜絕關通因而至于蔽匿倏忽之間墮其智機中矣是以
上下相伺未知其極也聖王治天下其事不一類其理皆

可通禮樂制度先王所以合天下而使之偕來來天下而使之族處也黼黻文章不可人人服也辨其名器則同美態色好言不能使人皆悅也威儀可象則同敬浮華綺靡有好之者有惡之者示以敦厚則同趨貨利山積有聚之者則有散之者砥節勵行則共尊性行不均高卑異致得失相補歸于中和則皆吉情智淡阻嶮于山川結于矛戟而平易近人則考終志趣高邁重之者如山輕之者如草而純粹履道則可師凡可以相通者皆天下之至公也其不能相通者皆天下之至私也至公之理可以行之于此象之于彼萬姓喻焉萬國從焉萬世法焉故貴可通于賤賞可通于罰洒掃庭內可通于弓矢車馬戎兵五服九畿之情可通旃屨山租水側匹夫匹婦勞苦愉佚可通朝廷

釋志

卷五

至治

七

之上官署之前前聖之知通乎後世後聖之行通乎前世子孫興替之狀可通于開國之初天地鬼神之心可通于政教號令也如其不然宮庭之內察采之間不能通也天下之人生其時服其令者父子兄弟不能通也州里鄉黨不能通也而况上下乎故相通則治不通則亂治安之日物產豐盈資待充足人情不期而驕侈矣閭里無犯法之民無犬吠之警長吏臥治而興禮樂文章綱紀不期而廢弛矣世臣豪族席累葉之資田園踰制室廬踰制妾媵踰制蒼頭廬兒踰制務此無己以迫促細民細民不期而怨怒矣民間不覩兵革士大夫恥言介冑游墮之人飽食煖衣嬉遊鳥集日逐蒲博飲酬以自耗適值乏困相從為盜兵戎不期而伏莽矣以天運言之天道五年一變五行相

勝以五成也十有三年一變歲星一周也三十年一變天道小成也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也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以日計者七日而復以月計者八月而有凶此皆必變之期不獨漢人三七之厄五際之會神在天門災成戊己也天人之變若此雖聖人如之何聖人處此必使上下之情相通無間莫尊于君至無上矣而尚賢莫貴于君至無虞矣而畏民善無微不積若累土成山投秉盈倉惡無小不懼若信彼桃蟲翻飛維鳥防以止水不貴于渠衝潰于蟻穴虎豹服猛矣係蹄不能困者蟻蝨困之天下之事莫不防諸重大壞于忽微此無他皆以有所間隔故至于此聖賢居上能敬居安能戒高而益下勞而益謙盈虛消息如環之無端焉武王王矣衛武公耄矣箴儆

釋志

卷五

至治

六

之旨見于詩書皆以通乎上下而使無間也既無間矣又何疑之有焉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葉之治有衰亂之治天下多難雖有聖人之德不能下逮民間迨削平禍亂則宜平易以親之安靜以息之忠恕所以為平易也仁厚所以為安靜也恩澤不如平易震疊不如安靜順民所疾因而更之揣民所鬱從而宣之不以土地所不宜責也不以習俗所不便強也九圍之內小有不正不必急于剷除但持之以靜久當自正此初定天下之治也迨其後也土地既廣邊防有不周財貨既豐宿吏多中飽兵革既盛餉勞亦繁人才既眾文具益勝于斯時也邊以不拓為廣財以不殖為富兵以不試為威賢以敦本務實為寶君相奮志有為而處之以中處之以常不違眾論而自作此

嗣盛大之治也中葉以後官分南北之司民有兵農之別賞雖具而下弗慕罰雖施而人莫懲醜髀之家格有司法令壅蔽之官塞君上聰明淡宮荒晏倦勤而好大喜功猶復不戢大臣處外章奏批駁動須復請於斯時也不憚改悔之誠則前此之患可除旁求補救之方則後此之治可久要使天下之柄常在君子不在小人常在政府不在旁側則可數世無患此中葉以後之治也若夫將傾之勢而欲正之以道孔子墮三都是也不去三桓魯國之事必不可爲不使三桓自墮其都公室之難又將無已孔子于此明君臣之義以正人心脩文武之法以匡亂俗定教化之指以一道術正雅頌之樂以導和氣皆欲喻強禦于道而輔公家以禮舍此不爲則更無可爲者矣此際衰亂之治

釋志

卷五

至治

九

也四者天下之至理聖人之大用也四治之外更有四要行義以立功去奸以息難忘私以聚人持正以定命何謂行義一怒而安天下則孟津之會不期而至矣辭九夷八蠻之贊則明堂之位舞四荒之樂於門外矣姬姓子弟不狂惑者莫不爲顯諸侯則本支百世卜過其歷矣文王武王有大功于天下行義致之也何謂息難天下之禍先於憤之積徐發于義之動內有君側之惡則外有晉陽之甲操大政者除桓靈寶於微則丹徒義旅不因是移晉祚矣置董卓於遠郡則西討之師不因是亂漢室矣無十九年竊位則范陽無偏重而天寶不亂矣不沈溺諫臣激怒強鎮則沙苑之師不敗嗣襄王之難不作矣失之于此害成于彼故曰去奸所以弭亂也何謂忘私人類相聚其道有

五先聚己之精神而後人可聚也繩束以名教使有所矜式而後不亂也以道義相終始而後可久也總其大綱貸其末節而後相安也進而有爲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爲同德也最上化之其次勞來之最下者維繫之故曰忘私所以聚人也何謂持正籍天下之兵盡歸朝寧不可爲強括郡縣之利盡入內府不可爲富文法太密事權太分不可張國勢古之聖王至誠待物使四海九州同于翼戴天子不必私武夫爲腹心也京坻之積藏于民間勿割肌膚以奉朽蠹則倉庾之盈流諸不竭矣宏裕坦蕩使賢者得盡其長勿以小謀問大作勿以局外之論操局中之進止則羣策不屈衆志成城矣禮義廉恥以助立國之防爲經制以定天下之心盛德大業以彰三才合一之理所以爲

釋志

卷五

至治

十

子孫帝王長久業也故曰持正以定命也四者致治之要也

治本篇第十二

禮樂者治之本也木有本則植無本則撥水有本則行無本則竭故爲治不可不圖其本禮者伯夷所典也樂者后夔所典也典禮之官敬以清心典樂之官德以育才致治之大莫過于此此之謂本天之生物皆有自然之節次與自然之和適二儀尊卑君臣位定山澤高下貴賤等列此自然之節次也四時啟閉五行生克變化顯設庶物露生此自然之和適也禮樂之指具在人心先王制禮以節事所以象此心之儀則脩樂以道志所以宣此心之和平心動於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象

成於此物化於彼善惡義利各從其類故君子慎所動於心使中正和平斯須不去其見于外者莫不莊重可敬和易可親所謂氣之應也進觀其行事莫不有善無惡有義無利所謂象之成也人之從事於此莫不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所謂化之行也不以參腴流湏之養快意適情之私接于口體使神氣昏濁舉動乖張所以平人之性情也又使視聽有主不道于辟邪言詞有物不爽其體要步趨俯仰疾徐磬折有度有儀所以養人之道心也又使人道相接之頃莊敬而淹雅條達而舒泰聲氣可親精神相嚮不相牴觸不相敖慢所以免人道之患也人之相見必先以揖讓此揖讓之節苟不由中與攘臂何異人於祭祀必將以拜跪此拜跪之節苟不由中與箕踞何異常如此一

釋志

卷五

治本

三

刻之收斂終身可無放肆常如此一刻之和平終身可無暴戾凡禮之辨樂之節無時不在人身之左右先王未嘗求多于此身之外但教以收斂嚴翼去其繁雜受程內心焉爾天地之間苟無中和之德流行不息兩儀皆失其位况形器乎形器皆倒置矣萬物不得其平况聲響乎聲響皆暴怒矣迂儒之論迺曰百年後興是何言歟功成治定所以當興禮樂者非但文飾太平也世道平康物采豐盛人生其間必有過量之欲無涯之求故爲禮樂以節之好有節則不淫惡有節則不亂好惡節而王道行異則貴賤有等同則上下相親同異相濟而王道行內和洽則無怨外莊敬則不爭怨爭不作而王道行愛則物遂其生敬則物安其分愛敬同乎四海而王道行四者皆善無過禮樂

者矣天地有定位四時有定職聖人以有定者自處政之所以有序天地以訢合爲美四時以代嬗爲美聖人以共美者予人人之所以治安天不反時地不反物四時不反其序不侵其令聖人明降衷之性以引諸倫常道義舉情欲之實以善處親戚交遊去爭奪寇攘以免有司之刑辟所以教民也光明徧照象天密固宣通象地盈虛消息不爽其則象四時所以律身也天子以仁義爲行和順爲心大小臣工謹禮奉法不敢踰越成均子弟鄉國俊彥莫不成信相要成其令器下至閭里小民亦皆敦鄉井之誼重新故之恩無爭鬪憤懣之害男子安土著之業女子歸良輿之家朝廷官人舍短取長無不盡之才不幸有患難君臣上下莫不自盡其道無苟且偷生者此禮樂之世也蓋

釋志

卷五

治本

三

以自然之尊卑治不齊之倫類以自然之和樂治乖戾之性情也故治世之禮不簡不煩而得人道之中亂世之禮不失于縛則失于野矣治世之樂不抗不墜而得太和之氣亂世之樂不失于厲則失于治矣即朝廷之禮樂可知民間憂樂故韓宣觀在魯之書而知周之所以王即民間禮樂可知朝廷治忽故幸有見在野之祭知地之將淪也禮者履也人所以附于地也蹈虛而不躡實則速蹶容足之外無可託處則速陷禮也者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窒塞嗜欲不使之貪禁其奇異不使不衷止其邪慝不使不端保合上下不使至于亂不毀人以自成用民之力以給公家而不至困敝也防人欲之有餘助義理之不足其相勝也有時君子知其常勝而已矣一身之中有禮則端莊無

則鄙賤有禮則凝聚無則散漫有禮則通達無則掩抑有禮則安固無則危殆先殖其內後嚴其外禮之君子也內心傾邪外體莊正禮之小人也先王原人之性則有仁義習之以事則禮樂而已矣見諸身者綢繆浹洽之意藹然可親曲折厚薄淺深充然具足天地鬼神人物暢然畢達此仁之無間也仁得禮而益大也行禮之日貴賤皆有所事均齊方正截然相當行禮之具豐不可溢儉必取備約防其隘美禁其貪此義之裁制也義得禮而有歸也仁如木之有理義如筠之有節木有理故生意流通筠有節故虛中而植立也君子行禮有三事焉祭祀一也辨上下之分二也酬酢親戚交遊三也報本反始不可不祀發號施令不可不辨人類相依不可不酬酢也天子之尊一歲之

釋志

卷五

治本

三

中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與夫燕享射獵無時無之飲食起居衣服無日無之則行禮之節習而安矣一廷之上宗祀鬼神擯相禮儀之人皆在左右則行禮之心觸目警動矣棖柎几筵邊豆簋簠犧牲醴酪芻豢八音萬舞之具月令皆載申飭省視之期則行禮之義觀物興思矣朝會之頃天子負斧展而坐三公九卿贊拜呼名司儀之官執簡立其傍有不如法者執諸仗下勿敢厯位踰階干國之紀四時之田君臣上下相與極追禽逐獸之樂然而尊者取多焉卑者取少焉秩然有序不相亂也營陳之間武夫悍卒莫不知階級不可犯屏營磬折扶服惕息屈體撓膈不言勞鄉閭之內一室獻酬交錯而撰杖進履未之或替闔門族處異宮合食異饌勿使狎恩恃愛入于不敬皆以

懽忻悅懌使人我所具之天性流通無間也故禮所以養德也非以養欲也如曰養欲則有禮不如無禮之便也寡欲不如多欲之娛也如曰養德則生死安危榮辱貴賤莫不由此苟卿之言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輕費用以養財恭儉辭讓以養安禮義文理以養情皆養德也非養欲也又曰貪生者不能養生嗜利者不能養財情棄者不能養安燕溺者不能養情所以教人防欲非教人養欲也禮也者拂乎情而反乎性者也君子行禮必務簡儉簡則可繼常繼其事則禮存矣儉則物足物不乏用則禮亦存矣彼小人者食飲極欲豐腴嬾御極欲繁多車服極欲都麗儻類相接極欲陵人而上之是以事不可繼物不能給卒歸於廢禮也古人常用之物莫不近于禮器常行之事莫不

釋志

卷五

治本

三

近于禮節故樂于行禮無所勉強周衰道微人生其間樂放肆惡拘檢厭聞禮樂而亟去之雖吳季子北宮文子頗能言其義而諸子之書多詆訾禮樂者甚矣其不治于末流也秦收六國禮儀歸諸咸陽惟取尊君抑臣凡退讓忠孝之旨棄而不錄至於焚書泯滅盡矣漢興因秦之敝叔孫所制與律令同藏理官既寢而不著又藏之失所學者不能觀其全皆推士禮以及天子曹褒以正禮之故幾致大戮馬融鄭康成無所用其學託諸解經以明義范史美之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也然而德非聖人所見未必純一旦以專門立教未嘗進于人主之前使有司平其是非又所徵引書皆雜讖緯欲盡信而強解句徵而字辨行世未幾分爲二家凡郊社祖廟冠昏喪祭之儀莫不皆有兩

說學者能言二家同異即為通儒朝廷不暇別其是非率兩家並用遂至一歲九郊而其他可知矣文中子之時間禮于闕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然此事不明于朝廷彼草野之表章安能使天下共由也自茲以往專門之學亦少求詳器數者既苦繁雜難據相矜臆說者又苦聚訟多疵至于借曲臺之辨為鉗網之機一言不合斥而去之更引附合者相助風斯下矣夫先王之禮雖不盡可考第就經傳所載節目猶存凡後世器用皆可行于聖之道後世節目皆可得古人之心奈何以器物不備輟而弗議使精微之旨久而欲絕不亦淡可惜乎雖舉世不行一鄉一邑行之可也鄉邑未必行一家行之可也一身行之可也雖曰名存實亡猶愈名實俱亡故文中

釋志 卷五 治本 美

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也樂之作也必合於律必資於器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簇自此至大呂各司其月蓋一月之中有天地自然之聲若蟲鳥之類有人事之聲若迎寒迎暑之類皆以中乎其月律為和非是即不和也其最要者莫如風聲故曰八風從律治世之徵也若景王以春月鑄成律是不中也張子曰木律方盛金律不衰亦不中也虞延教胄子必曰以律合聲不合律呂雖可被諸歌詠不能養人性情欲養性情不可不合律也今律呂之學雖不絕世而器則盡亡不可復得按法求之非高則下故聖人作春秋外災不書成周宣榭火則書傷樂器盡亡娶妻生子雖傳其說而玉尺失傳度量權衡皆非古法雖曰累黍而黍亦何可信後世聰明微巧之士決難意造也竊

以世俗聲調雖不合古或雅或鄭尚有能辨者楊子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舒遲凝重也多哇者急疾繁嬾也樂聲舒遲雅重必生和平之心和氣結而成象必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樂聲急疾繁嬾必生淫放之心淫氣結而成象必有悖逆之節侵陵之事後世所好皆繁促而鮮冲和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者乎知其所好姦聲也今世俗之樂及時正之尚有可為者如郊廟之中所用樂器猶非里巷之器大率皆近於雅樂工頗傳其節奏矣至于樂章則歷代士人所作大抵彷彿雅頌之義古者詔諸瞽宗以訓蒙士今也士大夫間鮮有習其辭者至於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事凡所用樂其器與聲皆不合雅間有樂章亦皆淫哇之音端士猶且厭聽而况養德乎胡不令太

釋志 卷五 治本 美

常之官以郊廟樂章進御人主仍頒行天下俾後造莫不周知其他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樂亦令太常更定新詞皆取雅正而寓警戒之意者或即用古詞亦以雅正警戒為指有當聞人主者亦復奉御餘則頒示天下然後授諸樂工加以轉聲以合于彼之所謂節奏者要必出于舒遲凝重盡屏急疾繁嬾使樂工自奏其伎聽者則玩其聲釋其義詞皆雅詞而淫思豔曲不與聲皆雅聲而唯殺促數不與不改今時樂器亦可感人心矣清廟之詩何以使人如見文王乎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練其絃使聲濁疏其孔使聲遲濁而且遲欲其不亂人聲也不亂人聲故在位者得徧聞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凡助祭公卿聞此莫不謹其容儀矣詩曰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凡百執事聞此莫不一其心志矣儀容謹乎外心志一乎中所以曾見文王者如復見也以此推之鄭衛之詩日奏于前所聞者芍藥之贈所思者彤管之貽有不淫忒其志放縱其欲者乎漢武帝命詞臣作天地百神之歌獨舉神靈肝蠶杳冥幻詭之狀與三夏之旨徑庭遠甚前此賈誼仲舒惓惓以興禮樂教化爲言而所興止此是以雅樂遂絕也子夏論樂取其可以語可與道古班固日聞其聲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以此觀之未有不解其義而能感者也武帝作十九章通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者皆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以此觀之士大夫安可不知朝廷所奏之樂章也屈原九歌猶是楚人之聲而易以原詞以此觀之里巷之聲何嘗

釋志 卷五 治本 未

不可詠莊士之詞也不暫用此法雖得當代大賢既諸古尺又審中聲據獨得之解以爲器而樂工不習其節天下罕聞其義朝會燕享昏喪祭祀之間豈能有所感發乎行之不熟終歸絕響矣夫音聲者志氣之動也所以治亂相隨哀樂相應舜歌南風爲生長之音是以天下大治萬國驩焉紂歌北鄙爲迫隘之音故萬國殊心天下亂也故樂不可妄作不可妄聽也好悲音者必將有悲好哀音者必將有哀好猛厲之音者必有戎事好姚冶之音者必有女亂惟好雅音則天下之治徵矣季子觀樂就音節問知先此所由來與後此所由往皆以扶持政教歸于中和乃宰輔變理之才非儒者博物之智也樂者喜樂之事易至于淫故太史作樂書以虞帝敕幾成王訪落起義蓋謂所處

安佚而思則瞿勞享者膏澤而歌詠則勤苦也季子於四代之外卽不敢請不欲觀淫樂也此其人皆得性情之正故可與言樂也

釋志 卷五 治本 未

東坡先生
詩解書卷之五
琴瑟笙簧

釋志卷五終

釋志卷六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

任賢篇第十三

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清則綜核之念多於愛養官常雖勵僥倖者亦叨竊其間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不遂之志不肖有改悔之益聖人甄陶天下使有成德由此道也用賢以興治也養賢以待用也非篤好出于至誠詎未成而養之乎求木于山非終歲之條枝也取道於遠非免乳之駒犢也求士於國非邂逅之相從也卷曲之木加以隳括則中匠石之繩泛駕之馬閑以輿衛則堪六校之用蹶弛之士養以道義則有君子之德先王謹異端之教專其業也禁奇淫之好一其心也厲廉恥之防厚其節也時勸戒之令宣其功也昔之人士所以多於後世者以其養之者素有此具也宣王思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為生賢佐然則人才之生在乎人主加之意爾人主敬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敬者必多人主愛士之心達諸天人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愛者必多推而放之或慢易焉猜疑焉摧折焉其時山川所產二氣所毓亦必以庸才應之以供其慢易猜疑摧折之具所以戰國之末士所操持既不足當聖主之用君之用賢亦大異乎先王之心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不完是以人才日下而不振也傳曰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堙不育不其然乎人主所據以進退天下士者舉朝清議也吏

釋志

卷六

任賢

一

釋志

卷六

任賢

二

部資序也清議者黜陟之本資序者除授之次盡取清議士大夫之間更相援引更相排擊朋黨之風成於歲月固不可也盡按資序則隨牒與銳進不同好也整圯與叩角不同行也志伊與微管不同心也亦不可也故清議資序不盡可據要在人主善操之延訪公議於資序相近之中謹持獨斷於公議不爽之後庶乎持清議者不為怨仇所中循資序者不為庸流所竊也從來流品難清其說有二附要津者則曰唐以明揚周以推讓專任銓軸何異聖書况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存竟為文具其說急欲得天下奇士而循牒推移恐售庸賈怠循職分者則曰虞咨百揆宰統百官輒假推轂徒增壟斷况識面呈身執難特立養交曲譽情易阿私其說重歷官資序而驟遷亟用恐奔競多矣此今昔所共疑也夫天下之才不甚難知也人主不能盡擇天下宜擇大吏任之范仲淹曰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者可備輔相精于經術通聖人之指者可備顧問正色敢言有端士之操者可備諫諍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者可備將帥唐虞建官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四海之大不必建官百人遂可為治固知惟百皆大吏也文王之詩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此亦言大吏也觀人之德量觀之以禮安禮之節達禮之意斯脩士已求人之才智試之以事識足應變知可與權斯通才已安燕而志不惰厥必不為寵利所惑險阻而神不陵遽必不為死生所撼覲見之日人人別進不過賜數刻之對加以密意誘諭使言而性情所以學問

所得才識所優志趨所向皆可矣大吏簡在帝心參佐得自辟召此任人之法也有賢不能無奸猶有陽不能無陰有晝不能無夜有劾不能無舉猶東西相對不可相遺左右相須不可相貸也聖賢爲治有以舉佐劾者有以劾佐舉者有舉劾並用不偏廢者舜有天下舉皋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此以舉佐劾者也孔子用于魯七日而行兩觀之誅此以劾佐舉者也臧文仲教事君之禮有禮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此舉劾並用不偏廢者也有舉無劾有劾無舉其道爲偏勝車偏勝則覆舟偏勝則膠輪偏勝則墜體偏勝則枯聖王之治未有偏勝者也患其難精遂罷止薦舉獨存參劾夫薦舉固有私矣參劾豈無私乎以爲通請求也前乎

釋志

卷六

任賢

三

此者有謝薦之金錢後乎此者有免參之輸納希榮不如畏禍其請求孰多而孰少也以爲植權勢也謝恩私門者响嘔相引固若子弟以衛父兄漏網吞舟者成敗相依亦爲手爲足抵扞頭目以權執論孰微而孰熾也人臣事君志在舉賢者不必有進賢之賞其心自樂於揚善志在鬻貨者不畏連坐之罰心常果於行私况乎中葉以後賂賄通行欲官者操斂財之權既假以行賂之具欲賂者持官人之柄又開以鬻爵之門所謂欲壘者制地欲地者制壘地有盡而割無窮也天下之士莫不趨走掾曹各以所欲爲市浮競居前捷足爭先苟非盧毓許允末如之何謂可絕私門杜倖端不亦誣乎夫用賢則相接以道防姦則相馭以法法可爲治亦可爲亂今夫一市之中所操以持

平輕重多寡者衡量而已矣此衡量者莫非聖王之法而市僧所以欺人豐取刻與卽此衡量也故持法不得其人則以其法刻下還以其法罔上不待更操他術以刻下罔上也秦人防姦之法可謂密矣何以指鹿爲馬之事偏在秦廷蓋惟猜防愈嚴是以蒙蔽愈深蒙蔽之害甚于廢弛廢弛雖多法度猶在一振舉焉卽可雷勵風行蒙蔽成蹊法度已壞卽有雷風皆助爲姦之威耳夫立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不爭一時之利而圖千載之安者聖人之良法不計一身之榮而圖四海之治者天下之良士鴻鵠惜其羽翼所以濟摩空之志也船人護其維楫所以禦陽侯之波也執刑辟以馭下則士之好禮者不至不以古道相求則士之古處者不榮祿矣必也得賢士任之寬以文法

釋志

卷六

任賢

四

能盡其舉措之職則無弊之道也天之生賢不獨給人主之用亦以大慰天下之心使天地不至虛生則人主亦不憂足用周之季世大夫能以刑政治其邑淫奔之俗畏而歌之大車之詩至今稱焉凡聖賢愚不肖皆在天地之間特有顯見伏藏之異聖帝明王能使聖賢顯著愚不肖伏藏所以大治中君庸相使聖賢伏藏愚不肖顯揚所以基亂舜舉十六族而天下治當時在位之賢必不止十六族也殷紂之時箕子比干身死匹而道不用當時不得志而死者亦必不止箕子比干也非天地生才有所不足其用之者異也賢主用人取所長而略所短則天下無棄人以小賢佐大賢不以大賢佐小賢則天下之士皆勝任衆人各具一才者分任以事奏功則同一事必集衆才者各盡

所長成事若一取之不限以數用之不違其時使天下之士輻湊闕下不厭其多不宜并兼位署捐減廩餼以爲汰去冗食也三年報政再書上考於輯瑞之日舉諸州縣之中擢居青瑣丹陛之側使遠方小吏隱然具鳳池之望席珍自許不以脂澤薦嘉璧不宜循牒推遷僅然後得久挫刀筆之吏又老郎署之間也及瓜而代必信其期員缺不足則致政而待命不可久據所部煬竈居前使在後之人悵望遠次莫能進也人才本不多而立法以裁其多任使不求其當而立法以責其未當嚴于公選之途寬于私門之市或以容悅或以恩倖或以巧僞或以貨利人人各遂其欲得之願其不及此者莫不有公事之責私請之困蜚語之誅傾陷之恫比黨之疑摘抉之愆黜閣之中通衢之

釋志

卷六

任賢

五

榜甚且有狙擊之傷漢成帝寧輯檻而不用朱雲魯宣公寧藏器而不能寘里革於側甚矣用賢之難也故曰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人君之道莫大乎任相君能任相則事簡神清以其餘力潛心先王之訓而德益懋矣夫所云賢相者具天地之德存天地之心其爲人也朝端之士容貌詞氣議論文章莫不有益於世爲人上者或因弼違補闕而眷顧已重或見其朴直忠懇而相得益深或始進甚難久則如鳴鶴之和皆以物色於平日決用于臨軒方其未得也若參以近習一言其人必爲近習用矣參以宮闈一言其人必爲宮闈用矣既得之矣優以虛禮不推以至誠問其職則坐而論道問其情則効趨走之勤防細誤之失校文案之疎虞衆議之奪憂羣小之慍憚危

機之蹶使左右小臣自旌爲可任驅策而宰相之勢輕左右之執重矣患其執重又察公論於外庭夫外庭之論豈能越左右而至前就使一至甘苦又不相入惟進熟侵潤則入之名爲以外庭制左右實則以左右道外庭耳於是重者彌重輕者亦借力于重豈止尙書之平操于百石之吏哉自古在昔宰相不賢而亂天下者有矣未有政不關宰相而天下治者也古執政之臣有參任者有專任者虞之百揆一人而總百僚之事周之二公分陝而居一相處乎內雖有三公之名皆專任也漢武帝惡公孫賀乘高勢而爲邪下詔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參任之端已萌芽于此時其後肅宗懲林甫之專遂命宰相分日直事陸贄爲相一時四公旬以一人秉筆趙普恩替

釋志

卷六

任賢

六

始詔兩參政更番知印押班而參任之法成矣蓋嘗論之專任可立功其弊也大臣太重而有竊位固重之患參任可防姦其弊也大臣太輕而有數危易動之憂且也同居政事之堂有並峙之勢權重者方且徇衆人之欲以樹私權輕者常欲合天下之爭以微重如此則政令偏私者多矣不幸一奸當道朝臣靡然應之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雖有參酌之名其實并爲一喙稍有異同卽時斥去不得在密勿然則參任之法適足撓賢于防奸無與漢之賢宰率多成功宋之賢宰率多撓敗尤較著者也古者建官有分職有聯事有副貳有僚屬蓋彼此相維所以抑偏重也故古有聯事而無參任今欲防專任之私卽當重聯事之典請言其效朱虛侯既殺呂產講者持節勞之章欲奪節

謁者不與章不能奪也昭帝時殿中夜驚霍光調符璽郎
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二小臣不失守器雖曰
將相倉皇尚不能奪何變之敢圖夫以一相總其成六卿
分職治之是六人參任也主斷者期于兼資分職者各求
自盡和衷共濟不謂臂之使指論難違覆豈云意輕丞相
夫何權重足虞乎故曰省官不如清入仕之途參任不如
重聯事之義任使之良法也任人之法不可舍德而先才
有才者必至于貪不可舍行而信言能言者必至于誕雖
有千里之馬而不服銜勒猶無用也雖有才智之士不重
道義猶無能也謀私而不謀公奉身而不奉上念子孫而
不念民庶此偏才小智之所患也王孫圉言寶賢是矣然
以聖能制義賢能舉典與金玉珠龜並稱猶未知尊賢也

釋志

卷六

任賢

七

齊宣王言寶臣是矣所言闕地守境折衝御寇不及謀謀
廟堂論道宏化猶未知取賢也漢武鄙夷中才欲得跡弛
之士立非常之功故得之則為張鷟堂邑失之則為主父
偃江充由其所好偏駁不可訓也古之賢君必求耆耇而
敬任之選馮翼孝德之士與其游處則無此過矣夫舉賢
之事有甚難者士之受舉於人亦有甚難者倘人主不相
信見為有私而後舉之功名之士寧避植私之名不辭蔽
賢之愧故功名之士不復舉賢矣人主不相信見為有求
而後得之耿介之士貧賤何所不安乞榮何以自立故耿
介之士不肯受人舉矣此之不舉彼之不受賢者何由至
哉用人有法以義致之不以利致之以義用之不以利用
之以義致之者習以千載之道課以千秋之業不以功利

誇詐喪其本質以義用之者尊貴焉以道德器使焉以才
能不取便辟巧媚道腴遂非而舍所學也必安貧者然後
予以可富之資必安賤者然後授以可貴之符以其厲廉
恥故可處貴節嗜欲故可處富也蓋以擣人情所私使必
出于至公至公而後可任天下事也論事之人即任事之
人故有一定之成敗即有一定之是非國是既正事功因
之以奏若論事任事各為一人操議論者無所責成守其
偏見多所陳說以亂滿朝之聽任職事者捨事理機宜奉
他人成規張弛緩急悉為牽制以能言之口掣任事之肘
非人主之利也賢者有難進有難合兼此二難故長為農
夫以沒世人主有難遇有難孚兼此二難常忡乎不安脉
脉乎病其難畜也且人才盛衰在氣氣振雖少亦盛氣索

釋志

卷六

任賢

八

雖多亦衰一代之初人才豈必加眾常覺不可勝用者氣
盛故也一代將衰人才豈必加少常覺不足于用者氣衰
故也氣也者人主大臣之所養也其摧折也人主大臣之
所傷也下之事上常苦不行所學上之于下常苦不從所
好一堂之上常有萬里之遙其氣曷由盛乎杜恕曰以為
天下之選而不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然
既授以官矣亦不可謂能官人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用人不以有德相求待
用者亦不以有德自處武斷嚴酷便辟側媚傾險漢陷黷
貨斂怨者用之稽古樂道公直豈弟者不用也至于綱紀
盡蕩帝命不固歎瞻烏者不知誰屋問龜鼎者雖重亦輕
不亦危乎君之用賢不可一法求也賢之生世道隆則人

逸故動默由己得以遐棲時屯則情危故乘絕盛豪以拯險隘無論在朝在野皆當留心世道非曰高蹈遠引遂可頽然自放者故蠱之上九置身事外食其潔不改其操雖無匪躬之勞綽有訓俗之益周公繫易以為亦幹蠱之助也後世銓除無法或以人眾多官或以官寡棄賢胡不開山林一途以處恬澹之士得以予告而歸投劾而去庶幾卷舒義明而銓選之途亦不憂其壅滯此用賢之一道也武王養育人才遺數世之用由其中心安仁故所發者淡而為謀遠故人主用世臣亦自有法天下之大悉用蕭曹故人使有定之人居必得之官前此之舊恩植權之柄也後此之加授探柄之資也不過十餘年人情營私雜然並出又使其子弟為卿甚有錄父使子者有代父從政者樞

釋志

卷六 任賢

九

要盡滿童昏競進春秋世卿所由來也任子之制與古之世官相似先代立法以此處中才非以優大賢故常限其所至姑使得世其家不與齊民同徭役亦不與俊選競賢能宋祖宗之時大臣子弟不受內外華要之職則此義猶在也亦用賢之一道也高歡知侯景必亂河南又知慕容紹宗必能制之故歡秉政之時獨舍紹宗不用而遺其子文宣用之蓋有才之臣必不彌縫宮闈二心儲副諂事寵嬖若其身見庸于上而此三輩蓄憾於下一朝任闔外之事其蓄憾者皆謀孽者也未及柄用使在旁在側若不知有此人然後可藏器於身以待事會之至則無阻撓者矣亦用賢一道也唐虞之時大臣授官莫不推讓後世庶官初除亦通表上聞謂之謝章謝章之意非但自處不競亦

欲朝廷之上聞其人而籍之苟有銓補因即其人用之亦用賢一道也君子之心甚公天下之人無不可與同進是以必恕而常見人所長小人之心甚私天下之人莫不有防于我是以必刻而常見人所短故愛才者必惜其短知人者必盡其長小人之才亦有可用者因其偏長而小任之則不棄矣亦用賢一道也凡用賢者善儲蓄是一法如宋人所云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即官以江面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郡守為閫帥之儲是也重氣節是一法如陳俊卿所云氣節者有小過亦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是也不枉其才是一法如宣帝知龔勝非撥煩吏故罷右扶風之命復還侍從是也不驟授大位是一法如韓琦言蘇軾遠大器要在朝廷培養

釋志

卷六 任賢

十

之使天下畏慕降伏其人亦老其才而大其施是也開負犯自新是一法如張說范仲淹所請是也以小事觀大用是一法如郝超觀謝元以履履當任知必克敵劉恢觀桓溫蒲博不必得則不為知必取國也善用人者參以諸法天下無遺才矣

去邪篇第十四

君子小人之消長如人心之有善惡用物之有水火非能舉此以勝彼但能積此以化彼耳善之所以勝惡者非事與惡為敵而勝之也積道義嚴非辟使不善之端無由入則善常勝矣水之所以勝火者非與火為搏而勝之也積水潦具緩缶火欲然而水已至斯不為害矣君子所以勝小人者非以君子扼小人之吭而勝之也積眾正于朝

以禮義相師讓小人之技無所容其間則君子常勝矣善惡相戰於中善常不勝惡火熾而求水水常不勝火小人既進而以君子去之君子常不勝小人此必然之理也解之六三何以日負且乘致寇至也蓋天下有難竊位者多至於難解之時此屬已據上位若不知戒不復汰除則此屬所行更足致禍亂是以知寇且至也故天下已定不可不清入仕之途古有大患雖去而朝士之氣不甚振揚者途徑未清後患又發若桓敬之武三思也夫大風之行毀壞器物所在皆成蹊隧故詩以比貪人之敗類言必有所壞如大風之有隧也小人所壞其禍不一凡天下之人心人主之紀綱先王之道義聖賢之學術同列之功名皆其所必壞也不獨壞其條目兼亦壞其根本雖小人之身已

去而所壞猶存不至土崩魚爛其禍未已兼以性情無常語言不信使正人不樂近則不肖之心生于中而不自知日積月累其智益工其心益肆矜然不知仁義之途而任其荼毒無復疑畏雖其黨亦不能保其初終而欲除之以自免其人亦不自安夫肘腋而欲先之以祛患是以至於積毀而遂相隕喪匪直敗人亦復自敗其類如芮良夫所云也凡小人始進其志未有即為惡者詩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賤莫知其尤在位者自與賢而來皆嘉卉也變為殘賊則政教之衰也人生為儉佞所誤其下猶有可冀也冀一旦知其情狀則決去之矣無如鉗固既堅使人主雖知其奸綢繆愛戀低徊而不忍決雖屈于正論而決去亦不甚力蓋其道諛薰染又有在巧言令色之外者

固非一法所能破也亦有治亂之幾所爭甚微適有小人處于其間用其私意微逞一時之志大壞天下之防此防一壞不可復撻雖其人自以身當其衝而束手莫救矣當幾之際盈庭方爭而似是兩可之言竊發其間似是則近於可行兩可則在事之人皆無忤是以言發而靡然從之者眾亦不暇深慮其究竟此其人但以先亂國是為媒而投間抵隙不竊國柄不已當事之人不能隨才器使以要錐刀之勤而欲參用邪正以平傷心之恨曾不旋踵而邪氣遂熾正氣益微傾圮潰裂而不可藥矣君子雖壁立萬仞潛為小人所附託好惡取舍不免默相牽縻未必遂其百鍊之剛而毅然出羣疑之上以信厥志矣自古小人進用幾人以攻擊去位者哉皆奸詭既多彌縫不及而自敗耳否則時局已更乘權者進代謝者退不可久留爾否則碩果將復剝廬不可逃爾以臣主之權竟不能斥一奸回而必俟其自敗然則郭父老之所陳齊桓公之所歎不亦多乎小人欲倚君子不必露攻擊之形以其身樹敵也借他人謠諑以搖撼之撼之不去又明示弄獲以迫蹙之節廉者必自好則以不潔之迹汙之慎重者必自疑則以疑似之端誤之如毒害不可妄加則以謔侮微困之知謗訕不可相浼則以譽諛巧傷之知激之適成其名則故為不校以潛滅之俯仰前卻之間莫不仇機毒矢以相激射是以帝舜之言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蓋一人變亂是非舉朝之士莫不震動故舜有四放之刑也漢元帝曰俗人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

卷六

去邪

十一

卷六

去邪

十一

以陷之朕迫于俗不得專心元帝知此猶聽利口以害師
傳甚矣中才之君引咎尚易決斷甚難也大抵小人之于
君子不必事事得志也但使出乎我而加乎彼者惡聲醜
言散在人世口耳間不令一日間歇不令一處滲漏日積
月累自爾網羅密而傾陷深必有一人為援其說以相戕
皆始禍者得志之日也豈必蔽公隱良毀信廢忠在耳目
之前使人得而指撻乎彼君子者何以禦之亦惟自脩而
已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闕橫逆增加然後脩省畏
懼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怨仇之益
與師友等矣况天之所助順聖人之所助信也此獲天人
之助彼為天人所惡夫先自敗矣焉能敗人此又理之必
可恃者也為人主者何可無法處此詩曰舍旃舍旃苟亦

釋志

卷六

法邪

圭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遺沮君子如
社亂庶遺已此二詩者人主聖護之法具焉宋伊戾欲敗
太子坎用性于野加書徵之孽而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太子自殺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
戾宋高宗初相李綱頗岐沮之猥云綱為金人所惡不可
大用高宗笑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也伊戾之事
遲疑以臨之則敗宋公不察而遽怒非柔荅之旨也顏岐
之事震怒以加之則懲高宗不怒而優容非巧言之義也
是以不能勝讒也草野之士欲去大位之奸雖所持者正
未有能勝者先事而隕者有之矣亦有操可為之執剛忿
見于面目機事不密使小人先發指畫未定此身已及者
有之矣又有當搏擊之任指佞觸邪乃其職事然動於有

我之私而不能自克淡求萬全之策而當機不斷展轉顧
慮旁皇自失終亦必敗者有之矣最可患者初與君子共
事已而欲自尊其功願其旁有分功者反內自相疑疑生
于內藩撤于外矣否則屈于公義而非其心之所安心戰
於內迹亂于外矣古之君子往往欲去小人迄于不能勝
反為所傷大率由是夫亂人以僥幸為利譬物之偏重必
速離敗其理可克也耽於逸樂必不知戒伺其燕遊狎昵
之頃而制其命其機可掎也其去之也無為過激之論對
仗而彈者實當其罪以服其心勿矜獨斷之智必求助于
眾賢不必盡與密謀但使吾道既昌則彼氣必熾不求處
乎權要之地以當衝激之怒優游事外視之以無能而天
下大勢默操其鍵幸而機事可圖尚不妨陽與之合以入

釋志

卷六

法邪

西

其胸腹執藉已成固已蹈踐其背掀翻其窟矣亦有中正
坦夷不為過峻之行而奸人之雄決去于談笑之間斥逐
于指顧之際士大夫嘉其有識天下服其安靜機權尤不
可及也其或小人之執必不可過賢者處此不矜君子之
名不與君子偕進介然以有用之身立于物表以防異日
稍有變更扶持調護得以為之道地不使身在事中莫能
相救也及其未至激作舉絃綱而收羅之冀其扳援依附
或為吾用至于狂悖不返譬如驅猛獸者絕飛走之路不
若開逸出之門彼得生路于望外或不至死于絃中若縱
之使前御之無法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震懾信彼革
面忘我城府不幸處近君之位受害尤烈其餘間遠者亦
皆惕然後出危然後安未可謂盡善也易曰大壯利貞大

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君子持權小人失執此極盛之時爲君子者必正道自處不以此之盛陵彼之衰然後保其常壯也元祐之事人主幼冲聖母臨朝執政之臣適得賢者以大壯之理論之宜乎非禮弗履自勝之謂強乃爾時士大夫莫不競起圖進人人皆有大用之心比黨之譏遂發於同類使小人斥而數之曰是匿情求名者亦與我同行乎何所讓而不共逞焉是則衆君子者不能以正自處淡有愧于大壯之理也謙之爲卦柔順爲外止足爲內柔順者不以纖介之忿而裂其背止足者不以纖微之利而動於欲柔順則喜怒有常止足則進退有命不可以吾道方否遂懷幸進之心不可以吾道方亨遂不爲艱難之慮草野之士未相聞者不憚勤于訪問朝端之

釋志

卷六

去邪

五

大臣篇第十五

人主撫有四海獨任一相故爲相者天下一身則不私其身天下一家則不私其家不私其身不私其家則不有其才能不有其才能則不有其執位可知也不在羽翼朝廷潤色名教要以知大體無他技舉職業持紀綱斯稱其任也上順天子而致諸有道下順民生而使各足以明德格天地以勤勞奠四方以和敬迎治平以恭儉訓主德以謹

釋志 卷六

信倡後人以悖大開上意以忠厚革士風此之謂知大體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其爲德也惟誠與一誠則能動物一則能成物也此之謂無他技披四方之圖受天下之計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度而整頓焉使民間清靜寧一雖在黼展之側如馳傳而周海內思患預防措社稷於無傾之地此之謂舉職業言動嘖笑係天下輕重浮薄矯僞雖貴必黜忠勤本訥雖賤必敬趨走容悅雖執必折疎遠掩抑雖微必眷不爲親屬求恩澤不以私意作輕重此之謂持紀綱而最重者莫如輔養君德誦述祖宗格言善政動人主聰聽之心所以養德也說命之憲天召公之敬德周公之陳稼穡戒遊盤亦所以養德也然欲輔君德當先自植其德德也

釋志

卷六

大臣

六

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去欲必盡其力擇善必固其守學問有餘而器量宏濶以至誠待人而宅心仁厚此德之本也貴寵盛而持以恭信愛篤而將以順委任專而守法彌謹絕嫌去疑而不敢忽淡慮曲防而不敢疎勤勞儼恪而不敢怠應辯敏給不敢先人任重舉力不敢言功輔賢彌縫而藏諸用受職則盡其事失職則去其官願望不賒營措不溢行義而過其君猶自抑損示不敢專也此德之用也嗟乎大位難居大任難勝大鈞難挈大旆難持必其能爲大賢而後天下歸德焉否則近于柔悅斯爲佞矣近于矯情斯爲僞矣近于不曠斯爲褊矣近于不達斯爲戾矣近于不讓斯爲悞矣近于不節斯爲僭矣近于不文斯爲鄙矣未有能中立者能中立者又未免持寵誤國之譏張

八三

禹胡廣之刺也甚矣其難也彼佐天子治天下者其道有二以天下智能為己智能也以天下安危為己安危也知能之集在乎用賢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君子疏而小人密無以為養德之助也古大臣之好賢也車馬旌旄日陳於郊野求賢者而式閭焉為之衣以宜之為之室以居之為之粢以授之其用賢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不遺微賤不薄新知咨諏訪問於雅素之中參伍較量於器使之日延見者熟則推擇必精貯蓄者豫則位署必當無營置後進使有歸戴之念則抗志勵行者無所嫌而不來無植黨怙權之私則愛憎取舍無所眩而不清昔周公制禮作樂輔翼者眾也子產善為詞命擇能而使也趙武絕其請屬至公之心也祁奚忘其黨仇忠益之廣也

釋志

卷六

大臣

七

彼數公者作人之志為國之誠不容自己樂與同道即樂與同事其天性然也其職分然也張九齡謂姚崇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彼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容媚賓客以取譽乃知大臣之門邪正皆在一失所比與小人作緣雖不為大害然好惡用舍必有默受其牽持而不自知者此賢者所不免也况乎讒諂面諛以搖蕩耳目熒惑心志乎尤可慮者宰相每行一事必有數輩因緣依附以為進身之資所以舉事不當眾所同憂相臣亦欲改過而此數輩挾持甚力至于牢不可破亦賢者所不免也又况導引假借冀其出力以搏擊異已乎然謝絕賓客有中心之誠有矯枉之跡古者宰相當國不禁賓游使賢者往往集焉薏子訪申叔曹參舍蓋公宰

相之門安得如是之客數見不鮮者後世中才之相白麻未下門已扇鏑天下至理古今良法何由至于耳目之前乎且閉門謝客適足遠高士耳彼望影星奔藉響川驚者非局門所能止也是以雖絕故舊之跡拒攝齋之賓而懸管排闥自有其人相業之陋往往由此必也見士於素不厭其多取士以器必適於用是謂以天下智能為己智能也安危之道在乎以天下為心大功大業不必吾身居之但付授得人指蹤有法猶在己也長于謀者不必居成事之功長于斷者不必矜始事之籌德同則心同心同則功同始不自始以善終為始終不自終以成始為終相異適以相濟也相繼適以相延也當危疑緩急之際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則人主不因喜怒遂成過舉矣天下利

釋志

卷六

大臣

六

病小臣不敢言者時為陳說使人主知天下之患不盡小臣所言則慮患之心常密求言之志益切矣國有大難冒死以衛社稷雖探虎穴入驪淵登子反之牀蹈葛羅之壘猶不辭也則四郊多壘之日少矣慎選端人直士以為給事御史則謗諤之風不必以身親之而彌直有素矣以王道致主而功之小者不以竟其局以天德律身而事之微者不以動其心譬若星之拱極輻之支輪與其主相須為用而不可偏離矣若夫諫官者人主之耳目宰相之藥石也彼方厲其風采此亦藉以聞過扶助翼道皆可相助為理必欲攻擊若水火去者不服留者不安積鬱蓄憾兩敗之道也奉臺諫風旨不可也避風旨之奉而折其角趾可乎為宰相私人不可也畏私人之名而肆其攻詆可乎必

也臺諫不侵宰執之權宰執不塞臺諫之口合異同爲一家節水火于一器然後忠于所事也此待臺諫之道也參署之制自昔而已然矣雖周召之聖猶必同心輔政然後鳴鳥聞於郊是以周公雖封少昊之墟命元子就國終其身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召公欲去周公懇懇致其挽留故杜鄴曰周召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尊等已之親雖在階楹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亂固已遠矣後世政府執陵罔不隙末拔劍以逐者惟恐不厲褻裳而去者惟恐不速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步丘之壘將造航海之裝所稱賢者處此亦未免恤已淡於恤物憂禍多于憂邦所謂和衷者不過以酒解醒抱薪救火重情面而輕國是何嘗思君臣之義顯置參之指乎周召而後武侯二

釋志

卷六

大臣

九

教史稱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補益當世此待參署之道也天下之事皆相臣之事不如羣僚百司以職事爲官守也自願其身爲百執事歟則當勤謹以受事計功而賦食功成歸諸其長不敢自專也自願其身爲宰臣歟則當量度羣才詳觀衆志智足絕羣疑必求助天下以益其智力足載重任必求助天下以益其能非我無以成而非我有成也任法以裁惡先爲法受惡也此待百司庶府之道也是謂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也君臣之道德業相成得失相依臣之豈弟君之惠澤也臣之果毅君之折衝也臣之忠信君之端誠也臣之靖共君之敬畏也臣之勞勩君之憂勤也臣之抗直君之聽受也臣之寬大君之仁寬也臣之節儉君之損約也匪直歸美於君其相與爲一體然

也臣之朋比君之偏黨也臣之傾邪君之謗亂也臣之侈汰君之縱恣也臣之佞諛君之柔暗也臣之貪墨君之聚斂也臣之讒譖君之狐疑也臣之掎克君之慘毒也匪直歸惡於君亦相與爲一體然也觀秦醫之言君之疾必及於臣迷復之美臣之凶必及於君故君德之盛者澤必及臣臣罪之重者害亦累君也有霍光受遺負圖主雖窮兵黷武後嗣不殆矣有諸葛亮鞠躬盡瘁主雖昏懦疆圉不蹙矣有溫嶠陶侃以持軍旅主雖幼弱寇伏其誅矣有謝安王坦之同心輔政主雖荒晏師徒不勦矣此數君者能任人不疑小人亦不得間之故其功與明良等也其或嗜欲衆多學問龐雜性情偏畸議論深刻好陵人而上之好以事自爲功行權多於守經名法之指先於道德以網羅

釋志

卷六

大臣

十

賢士爲名以搜索疵瑕爲察以左建外易爲忠有相才無相器若束小木以爲柱若駕小犢以僨轅而破車如此者雖不在奸慝之數然而主德由以怠棄國是由以紊亂民生由以窮困其患與大奸慝等也君子錄臣節而觀世變有以知此地之難居也古之相業多矣吾得三事焉魏相好觀故實及便宜章奏數條奏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鼂賈董生所言請施行之韓琦刪略中書舊例俾之簡要綱目彙次便于檢閱封滕掌固不使胥吏高下眞德秀脩讀書記一編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有德秀之古法相之典故行以琦之條例可以相天下矣

名臣篇第十六

道德之於功名似有本末然而未嘗不一也功名之與富

貴不見異同然而不啻懸絕也志在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故巢高之抗行不屑堯禹志在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所以慕竹帛則不見筐篚懷匡定則不矜車徒也人臣事君有不易之道有臨事之宜何言乎不易也闕庭之禮不可不盡也致主之忠不可不竭也社稷大計不可不直陳也進必以道任職而後受官退必以義失職則求去恐後出位謀事臣之罪也先勞後祿仕之經也無善可名必致諸君無功可居有居功之心即鄙夫也薦賢而已不問黨與仇也去不肖而已不問親與疏也功成位高凡事益慎祿厚寵多每加必辭不自賢其所為而視人皆不及不自尊其所處而視人皆卑以臣之信行君之義欲制義者不以二信令其臣欲行信者不受二命於其君權宜之

釋志

卷六

名臣

三

制施於君父則臣子大惡也此不易之道也何言乎制事也乘禮翼君足以折強大率眾討寇足以遏亂略國人望之猶望歲也四鄰畏之猶畏三軍也執君之法不避貴戚犯君之怒不敢逃死其職處近不逼其儕或一命而終身或一官而不易舍越禮之援求鳴鶴之應辭翹車之招畏友朋之謗從命非義也從而諂斯義違命非逆也違而無上斯逆造膝禁庭之中承寵旃屨之上雖至親不見喜愠之色不但不言溫室之樹也陳說古今應答顧問皆非無稽妄撰剿說取給不但不誤魯壺之對也敷政於外不以武健讐遠人不以陵厲威僚屬不以金璧媚權要不以奇玩奉詔令不以柔異養奸貪不計歲月而冀內遷也其處常也廉不言貧勤不言瘁忠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考

論著述以自志其所學以自觀其所行友天下士總以訪求時務知海內利病輕重緩急也其遇變也毀家以紓國難致死以折奸臣之萌雖自謂賁育卒不能奪忠誠動天地而不欲自白也若夫優游事外不受憂責于世內而匡扶之功更在社稷更有先幾之哲出人意表與賢同功不必同進與賢同志不必同行苟可以退不求進焉不並進故可相續而履道之常不遽進亦可持久而匡事之變同志如天地故有相助之益不同行如日月故無相及之災時易事異眾君子之執稍衰而吾晏然處乎其外扶持調護尚可用力若身在事中不能相救矣是君子之苦心妙用也所謂制事之宜也事君之道在乎無私不必觀其行事也威儀容止亦足以觀矣公爾忘私者從容自得營私

釋志

卷六

名臣

三

背公者急遽陵亂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居寵利而忘私者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居患難而忘私者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此私之見于視聽者也將叛者其詞慙中心疑者其詞支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私之見于言語者也嘗觀人物之際矣陽在內者內明陽在外者外光陽在脊則脊強陽在腹則腹腴陽之所在人物之所用也故公則有用私則無用所貴君子者貴其有用也其賤小人者賤其無用也君子以道資身猶農夫之資耒耜商賈之資車航若持耒耜而適瘠表之鄉載車航而行荏苒之墊鮮不喪其所有窮困而返君子出處亦然以迂天休奠民生則為得所資矣以植權執通貨財則為喪所資矣不知道不可行而隱忍求售知道不可行

而貶損從俗皆喪其所資者也明於守器謹于觀時擇所宜而後居焉擇所合而後往焉肯以有用之資棄諸無用哉志在行義不可違天下同然之心仕欲立功不可反古今經常之理雖有功也式于義而無取以此知義重于功也雖行義也反於心而未安以此知心能制義也心能制義雖不謀於時執而是非之介不甚相遠時執之爲見而於義未安其不可行遠者滋多以此知義重于時執也朝有賢臣奸宄寢謀故淮南爲亂惟憚汲黯終周訪之世王敦不敢爲逆此其人皆勝萬夫之勇以此知義重于三軍也義之所在有當改易前事者非矯其失正以善承其志不可憚目前之勞釀異日之患尤不可借紹述之名掣任事之肘也義之所在有委曲相求者程子所云至誠以感

釋志 卷六 名臣

動盡力以扶持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卽委曲之義也義在顯仁者仁爲法制以綱紀天下麗於正大以觀示天下先天下而經營以轉移天下後天下而受成以靖安天下義在藏用者斂其致主之資晦其成物之迹不見於語言文字不洩於子弟賓客凝然莫測其端焉義在共濟者如操楫櫂于波濤精力並舉則舟行加疾若彼先此後此勤彼惰反牽持不進也義在獨任者如荷重負而行危橋中道欲息無可息也中道欲分無可分也顧其旁有相扶者則兩人俱墮矣有己事遄往卽有量而後入有出疆載贄卽有折肱不用先公後私以王事辭家事雖父母之親有時不遄將養金革之事釋衰絰而往從此己事遄往也有一事自守卽生一事才智多一念模稜卽減

一念勤勉差以銖黍雖有拱璧之迎不易其操此量而後入也身在下位不能有益天下得賢君而事之盡其才智功業成而所益大上有知人之譽下無遺賢之嗟此出疆載贄也知時不可爲畏犧繡而憚刻鏤毀形滅性自處無用僞瘖啞以卻聘鑿垣墉而謝客此折肱不用也又或守其高節超然自放或道德旣優甘心丘壑不犯人世之難或量已知時適可卑微隱遠不以權勢隣危殆或賦性清嚴疏食水飲織絢緯蕭以偏激自娛不履薰灼之地雖性分所安各有不同要之不失其正皆可訓天下以寵利不居悟人主以天位難謀其有益斯世與任事之臣同也思威由己非保家之策也貨財所聚非謀身之計也不可謂智能取必於上必不安于不取也力能取勝于下必不安

釋志 卷六 名臣

于不勝也不可盡詆當世之法歷毀朝端之士稱引古人譏切時事也不可賦性乖戾與物睽絕徒知生事造端之爲害不察隨時變通之爲安有言及利病者一切報罷不以民情上聞也不可強直自遂使人不我與小則不聞其過大則衆鏑所射也鮑魚芳蘭入而自變素絲岐路往而不返不可因正人君子之難合遂舍不從而近從呢比之小人也不可依傍情緣倚藉名位失身于匪人以求片時之通達也君道施仁臣道執法故君有不戮之罪戾臣無不擊之邪慝不可表異同之迹開附會之路因而崇重所附之人使人不敢議而其身不道之事卽在不敢非議中也非禮枉道而得君者固有之矣非禮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不可人懷煦濡因而自謂盛業盛業在道之無弊

不在人懷惠也當死生之際以其身居所受之命此賢者之守也當擊奸之任以其身嬰權執之鋒此賢者之力也經世之學資之以進既言於君以死守之而求其必踐此賢者之信也不以車服采章為美以其身表儀朝宁潤色名教此賢者之文也正己之心謂之正正人之曲謂之直正己正人皆欲同歸於善此賢者之仁也中和成于平日寬猛不失臨事見財利無苟得居窮約無敗行此賢者之養也法所以尊朝廷杜亂階故執法之臣有尊主之功有彌亂之勳不以私撓法不挾私憾而怨執法之人此賢者之公也知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無望外之求無道外之得所為之事無不可書于簡冊告于鬼神愜于夢寐既貴寵矣自處益恭既信任矣執事益慎既親近矣引嫌卻

釋志

卷六

名臣

五

避益虔不幸疏遠矣守一不貳謹其所職而不敢怠皇慶豫之來處之以和拂逆之至居之以靜盛滿之際節之以度名譽所集承之以謙在前者敬之而非趨附在後者愛之而非樹植此賢者資以事君之器也有道德積中者有才智積中者有學問積中者有誠懇積中者皆可任天下之事成翼為之功成謀定議使國家無頹僻之政輔相職也弼違補闕使人主日聞其過諫諍職也折衝距難使邊境晏安疆圉不蹙不造強兵之謀不啟戰伐之端慎封守詰戎器將帥職也奉人主之命執圭而使於以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忠信達國命卑讓盡臣禮行于境內宣上德而達下情廣詢博訪每懷靡及者使臣職也布令承教使民間生齒日繁賦役不擾有司職也不見匡扶之迹而各盡

其職者善之善者也弼違補闕而能改臣主之美也諫而不用致身而去不得已也遭讒見廢捫舌責躬闔門恐懼有可憐之色自免之道也古之君子所謂仕不得志者何其身勞而心苦也行荒遠之地臨罷敝之區歷歲時之久所職者勞勩之事非有宦遊足樂也所抱者憂危之心非有功名是望也歲月易邁少壯逝而衰老臻雖有驅馳之志而無其力猶復縈維於世不惟勢不能去抑亦義不可去以拂逆之極神智俱憊揆度事物皆失其則職事不舉數遭譴怒而他人之乘勢者不惟受其擯斥亦難堪其笑侮又有最甚者人生強壯則從王衰老則待養為夫衰老不能自養也故聖主推恩姑置從王之子使養父母於家生則家不從政沒則三年不呼其門事煩民散公家之務

釋志

卷六

名臣

五

日以不勝有權勢者居美官而無事無與援者鞠躬盡瘁不得休息至於老者失養少者與嗟秩滿求代輒歷寒暑磨勘守候動以歲年無論菽水之歡多不克遂倚門之望莫知所依至有聞喪而不得赴踰時而不克葬者皆一命所誤也不亦悲乎虞世基遣使王通勸之入仕通不應命歌小明以送之為此故也朝士之表見者議論行事即天下之風氣是以道隆而隆道汗而汗氣和而和氣乖而乖何以言之豪傑之士蘊義甚高中人弗逮由是而之焉天下之執常近于激夫天地之理盛夏五月南方之令乘權而一陰生於其中至剛之體以初生之柔制其亢然後盛而不激若眾君子之力聚諸一隅則所施專一無以妙其裁成激則竟激矣無能抑而止之矣其或一代之士雷同

相襲不以振迅拔起爲務天下之氣又苦于頽古聖作易坤之六二六五以正陰有位而毗陰之質不能相侵故其氣平而不頽若一君子之行舉以其蹈則截然易曉無以發其高致頽則竟頽矣無能振而起之矣古今事執往往如此戰國之人苦于強大相陵弱小易斃故其情迫蹙而危掉如拯溺救焚不可須臾待也此時排難解紛者得其一言而喜揣摩敵情不出數語而中凡溫厚正大堅固長久之畫皆彼此乖睽不能相入蓋人情迫促故功名之路亦以迫促取之其勢然也桓靈之際道喪于上氣鬱於下不能道之使平則必激爲瑰奇爲怪怒此時功名之士皆具有不能和平之性而性情之不平者亦往往必躋于功名潔已穢世狂憤抵觸相望于朝端之上而草野無聞偏

釋志

卷六

名臣

天

至昂藏者更不知幾何人蓋氣化不平故功名之路亦以不平取之其執然也唐中葉以後宋南渡之餘山川割據網維分離所處者王氣將盡之地所值者天道架漏之時故功名之士鮮才全德備者非有餘于此卽不足于彼是以立朝必敗壞魁柄經武必蹙損封疆倘非荏苒自廢卽其闕茸無爲彼高駢似道不過黃白之誕叟蒲博之惡子而授以大任資其折衝厥難求諸帶礪永存藜藿不采不亦難乎此由運數缺陷故功名之路亦率缺陷者得之其執然也夫氣運人情皆治化所爲也上所以化民者不出于道之一各隨情所好所好或正亦不足明道所好不正則必悖道矣下所以成俗者不出于道之一各因時所趨從其所趨必至流而不返矯其所趨必且激而過正二者

皆足以治亂故必一道同風而後人才始全治可長久也自古有功之臣皆降身匿迹以避矜伐之名史稱鄧禹勳成智隱靜其若愚是以功多而天下安之若夫矜氣未平雖爵位推遷常不稱其意此人主所不快也又功結人主無異懷參之豕顧邈同列遂爲惡聲之梟此舉朝所不容也若主若臣愛憎變於中則賢否移於外雖有大功不見其有既不有其功又加以伐功之憎卻至所以兵在其頸矣彼功成而無後患有二道焉其一存乎知足其一存乎勇退爲人臣者當躍馬委贄之年思與其君共濟天下雖欲辭之不可得也若夫功已成矣不可再益天地萬物孰不在盈虛消息之中而况人生之才智乎自以爲才智未艾尙可有爲不肯偃息求退一發不效喪前功而遺後累

釋志

卷六

名臣

天

馬伏波是也亦有處權執之日乘乎至盛不留餘地以自安慮夫一朝謝事衆怨皆作因有當關待暴客荷戟禦猛獸之喻時異事易與共事者非心存鱗甲卽恨起睚眦向之摩切他人者至此不身殉不已也李太尉是也人臣事君未有功可成而不求成身可安而不求安者至于一日者功不足庇其身身不能有其功則爲人所歎惜君子見幾而作常使身有餘于功功有裨於身勿使兩不相顧而爲人所惜也舅犯亦求退而君子弗予以其乘間要君非超然利祿之外其跡似高其情可鄙也彼蔡澤者傾危之士然而禍福之見甚明則造化之理在是所言亦合乎正道而于天人相感曾不誣也此人臣居功之道也天下情態萬狀而至善之極不可易故造次顛沛而善人之心亦

不易人君培植善人所以爲歲寒計也道不行而去去就明矣未必盡其心言不用而死其心盡矣未必益于君台衆智以爲謀衷古今而守正君雖不從徐而察之必以爲可雖不去可也以身繫社稷重輕天命去留臨危履險其君患難相依如左右手奸人雖欲害之然而社稷有靈此人必不可害雖不死亦可也蓋臨難而死未必有益天下立功而成則所益大矣如是則死不如生也以死成事其死愈重死而無成者次之以生成事生亦可重生而無成不足數矣如是則生難于死也一死足以扞社稷之難一不死足以釀無窮之禍君子必死之所謂殺身成仁也小人逃遁苟免於其間所謂以國予人也知生死皆無可爲而以死自安者又不與死而無成者同也龍逢比干是也

釋志

卷六

名臣

无

身爲宰輔義之所關已重又不可與生理較低昂也李固陳蕃是也國事之壞不由於我其義可不必俱死其身可不必久存大厦既傾無從更支雖有懷抱可不必求盡雖不以死著節其身可不必有用伯夷叔齊是也聖人慮患於豫救禍於微不使天下之事至于大壞忠臣死之而無益也若夫可以不死而以死自誓聖人不取也子路是也不擇所爲而以死殉聖人亦不取也宗魯是也死生之義從委贄之日辨之則出處可法死生亦不苟矣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左氏詳載其言與事所以發死難之義例也蓋政不及己可以不踐其難若枕尸而哭或觸杼怒即不辭死矣大宮之盟或觸杼怒亦不辭死矣蓋不從死于莊公而非求不死于崔慶也天地正大之氣即實理也忠臣當

死而死所以全其是也所以蹈其實也生平所爲無一事從乎實理當死生之際而語人曰我必死之此欺人者也又或以責人曰爾必死之是自欺者也自古無放曠逸豫之忠臣無露才揚己之忠臣內文明而外柔順不放逸也艱貞以晦其明不表襮也內之明也足以遠禍機外之順也足以平物情學問不足內何以明言行不孫外何以順君子守道不二則內明外順具在是矣凡憂患至而溺晏安者醉夢之流也即過于顧慮亦恐病其苦難因而營求苟免耽一日之娛失終身之節謀一身之存敗萬古之防亦聖人所不取必內明外順而後取焉明順之本要在無欲無欲而後心有定慮體有常度也若甯俞橐籥之日陸贄奉天之時季孫行父當大國之討王孫由于受怨人之

釋志

卷六

名臣

三

鋒此臣道之變君子所不願也

陳蕃李固
伯夷叔齊
宗魯晏子

釋志卷六終

釋志卷七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諫諍篇第十七

世之盛也人主過舉有限朝之秕政無多無俟乎煩言故亦不至責聽道之衰也穢德日滋敝政實繁言者遇事便發不計其多聽者積累增憾必決其怒故亂世章奏比常較多人主覽之比常加怒若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臣言激切既非進諫之經人主優容尤出恆情之外千載一遇不可為法其可法者臣懇款數納主虛冲聽覽爾聽言之法宜識其情親狎之臣多安悅疎遠之臣多恐懼安悅則有懷必盡恐懼則所懷未必盡也主綜核嚴急諫官必攻大臣圖得其處主温仁寬厚諫官敢言

釋志

卷七

諫諍

人主之過以彰其直實陰為權臣地以託其身此情之深者不可不察也凡逆耳者多忠順旨者多私人臣非忠愛不肯逆君非有所希冀于君亦不肯為佞也新進之言可聽者少老成之言可聽者多新進喜紛更而好搏擊老成義理淡而更事熟也無稽之言易於罔上有微之言難于誣善故無稽者聖主所擯有微者君子所資也昌言于庭使人共聞者公也而造膝之言亦有甚公王且薦準而準不知是也陰有奏請不使人知者私也而顯言於朝亦有甚私李林甫仗馬之說使眾聞之是也在朝之臣知無不言者公也而慷慨論事亦有不公黨於權戚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其人也職事之內有懷不盡者私也而職所不在懇懇敷陳者亦私宗社之慮出于嬖臣之口者其事也患

釋志 卷七

在朝廷者更張搖動所係甚大非原始要終莫能保其必行患在邊圉者宜擇人而任之俾適往以圖方略若但論列指畫于朝端不見有益也人臣致主之言合于天道則天道為之助合于羣情則羣情為之助患其說不義不患其無助也患其志不堅不患其不遂也以温柔敦厚為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於撻鱗折檻而其為術窮矣高宗得傳說置諸左右其任不止於諫官命以朝夕納誨猶之乎諫職也古者即以大臣司補衮之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非直命小臣也禹臯亦在其中矣當時所謂昌言者而大臣為民謀鮮食粒食也所謂無面從者左右斯民以成其德宣力四方以致其養明章服以肅吏治聽治忽以達幽隱蓋海內之事

釋志

卷七

諫諍

無一不待臣言朝廷之上無人不責以言事也且諫之為道貴于見聽不貴相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不若優人巧笑而巽入也諫官攜手而俱去不若微言而回天也左師觸龍在趙穎考叔在鄭未必積誠于平日而能割母后所深愛返大隧于永誓足稱君子之用心矣禮不顯諫信有之矣然諫章之詞雖不必聞于人而所言之效則天下可其見不可以造膝之名掩塞默之實凡所云弊端未去宵佞猶在皆諫官塞默之明徵也天下詎可欺欺諫有其時有其職非所言而言猶非所默而默也陽城既為諫議良久無聞朝士為論議之亦不屬意至於賢相之貶率同官伏闕力爭欲相奸臣誓以裂壤白麻痛哭于庭此擇其大者言之小者不必言也呂

九一

祖儉曰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蓋職所在言之職所不在不必言也二公之義皆可法也自古無道之君或以佞臣監諂或自聖而羣起和之或設不急之令以漢入人罪或強詞辯詰以奪正理或勉強受諫終不能平必欲淡折直士之氣以傲將來至于殺諫臣而惡盈矣衰世所不恆有也

繹志

卷七

諫諍

三

鮑永猶失諸馮衍要使其過不留滯於胷中則直言易入故為君者常知理無不在則聽納之際不施以慢易而覽省詳矣好實德而遠虛譽則居心必誠取人必以實行聽言亦必求實效矣常思己之喜怒不以類事之得失不可追則省覽之際警悟必淡莊言上達巧佞自退不煩屏逐斥遣而左右臣鄰莫非忠信之士矣其以諫為職者亦當議本先王言合大道出入經史有關社稷然後有益于君父無忝於官常若義理無源探索易盡義理未精執持不堅略舉淺末之指行以固陋之說近小之患雖能言之其實無益於國至于遠大之患非蔽於不知則沮於自匿所以有築室道謀之譏不學牆面之恥也凡進言人主之前列款啟陳不如因事駁正列款者多以報聞見罷託諸空

言駁正者猶以就事論事施行有日也漢人就事論事宋人列款言事故漢之章奏甚少多見施行宋之章奏猥多率歸廢閣也為人主者大事不敢自尊又不聞眾論之當否而常至于不決不決必廢弛廢弛既久亦敗壞矣小事可以自尊常不樂盡下矜其獨斷或至失策失策既多積小而成大亦敗壞矣一事有一事之成法朝廷之上大抵依成法以決事雖有臨事之采訪皆以故府為規模而非此事之肯綮一官有一官之職守朝士雖眾分曹而理不過數人不在其職則曰非所宜言雖有滿朝之聰明實則數人之智慮何以博觀而弗遺且人臣立朝順從而益君者少拂逆有益者多拂逆而損君者少順從有損者多然而君固喜其順從不喜其拂逆也是以文侯懸琴以為符

繹志

卷七

諫諍

四

不補旒以為戒稱美書傳也且人臣進言有為畫一之說者有為嘗試之說者畫一之說不可轉移者是也嘗試之言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顧主意然否東西易位以售其私向則道之違則避之其道之也煩言累詞紛而不可擇不擇則聽眩眩則售矣其避之也移此儼彼似而不可怒不怒則色霽霽亦售矣是以小人無必不可聽之言君子有必不可行之說也然欲開言路必禁賄請賄請苟通則諫官彈劾適為司黜陟者淵鰲魚耳甚且相與為項背諫官發其端司黜陟者居其間各得所欲而罷矣其或英明之主用意過密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賂于是下人窺其微有言責者皆迎其喜怒于內而矜其風采于外名為弼違補闕實則從欲順旨矣古之賢王道人以

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逐焉後世又不然不使以言獲罪而假諸他事以致其罪此人主之過也上古之臣以諫爭盡職事中古之臣以諫爭邀名譽晚近之臣以諫爭得禍患趨而愈下諫爭之名即逢迎之路也此人臣之罪也李泌請罷拾遺補闕蓋有激乎言之也夫給事御史人主所選擇也然其人有限也在朝之臣工天下之必庶有心有口皆足慮事上聞此其人無限也虞廷所云納言者天下之人皆可言而一人領之非天下之人皆不當言而數人言之也以臺諫所言正朝廷之得失以四方所言察天下之利病當無遺意矣君相議政之際諫官得以與聞得以駁奏或有闕失先事正之天下但觀朝政得宜不謂諫官失職則臣主俱美矣若夫已行

釋志

卷七

諫諍

五

之詔令已命之除授從而論列是非天下共歎諫官之激訐議人主之多過則上下皆譏焉逸詩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夫與賢者議國是不取必兼才明事機者可與其議綜世變者可與其議心存敬畏者可與其議長于治事者可與其議人主虛聽則此衆多之才皆可兼濟拒而不錄疑而不信適違其所長適窒其所短則此衆多之才皆歸無用不亦惜乎要以立說之際後事易於前事雖不用其言而天下之勢日以益泰此人臣所願也若後事難于前事雖暫用其言而天下之勢必有大小不可爲者在其後此人臣所不願也所不願而其官焉未必大有益於國也夫羣下論議無所不有循理與從欲其數適相半也循理之言按朝廷舊章達小民幽隱徇欲之言

反綱紀開僥倖雖不盡然大率多猶此類爲人君者未審將來之利害先觀有定之理欲理之所在常與利俱欲之所在常與害鄰從此之半勿從彼之半則所行皆善政矣循理窒欲不明徒欲博采衆論虛衷盡下者以羣言猥多益生違或專己自是者常持所見與羣臣爭是非相爭之頃小人微用機權人主靡然從之名曰盡下實則專主一說所以盈庭紛爭終出厲民也

功載篇第十八

賞功者國之鉅典也人君操大利以賜天下行于當時卽爲福遺于後世卽爲道功臣夷大難以奠民生不獨勳在王府蓋亦恩及四方故有功必賞所以思往事也以賞酬功所以勉來事也思往事則益圖來事之勸勉來事則能

釋志

卷七

諫諍

六

成往事之終此人君與世臣相須爲治之心也故待功臣有二義其初不可濫其後不可刻天下既定人君居深宮之尊有意安之執所以功次先後錫子輕重苦多不憚濫恩則不貴靳施則多遺况生平恩怨豈無在人耳目者下吏迎合意旨隆所愛而抑所憎則雍齒不侯小輩先遷其如之何豁達如高帝猶須數年而後定其位次明察如光武得馮勤論次而後諸將始服所以難也高祖之約非屬籍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法者天下共誅之唐太宗著令族屬至親不得緣私與功臣競後先晉襄公行賞死事之孤爲上舉賢次之戰勝又次之其義皆可法也若襄王賞晉侯較平王加隆矣平王無二路二服旅弓矢不至千無虎賁三百也以此知備物之典歷世有加至於無物可加

而九錫作焉又致人不知感得之者轉生疑貳而抵鐵券於地皆積輕之勢所必然也故曰其始不可濫也漢封功臣百餘至于太初未及百年僅存者五皆以子孫犯罪至於奪爵明初藍胡之獄誅鋤萬數書勳之臣得尋帶礪之盟申丹書之信者有如晨星靖難之後子孫猶存又以懼禍之故不敢言襲替事是以孝陵元功延世絕少脫無靖難嗣封踵起其後一代朝儀居西班而稱世爵者聞其無人矣夫禍亂既平人情安肆苟人主不推以赤心略其微過昔時抱薪燕火即此日拔劍擊柱也昔時跳坡注壕即此際沙中偶語也帷幄能謀者以多智見疑臨敵敢戰者以雄武生猜位高爵重既以滿而招損代謝乘權更以涼而逼煥子孫有過譴及父祖蒼頭不謹罪坐主伯求饑寒

釋志

卷七

功職

七

而收恤之未必有貫珠之善諫矣男子行卜於世誰白其為將相相殘也不幸為獄吏所困親故怖匿更無膠致刺剗以死爭承者朝士雖眾誰為舉旆伏闕議及帷蓋奏當既成誅決恐後雖有金版出地告龍逢之冤亦無及矣此霍氏之禍所以萌于驂乘王導之忠猶云心思外濟也遂能浮遊五湖追隨赤松者不亦希乎故曰其後不可刻也漢張良之封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此出人主之意非丞相御史所可發端也爾時戰陣之功平陽為最然所食萬六千戶耳高帝自擇齊三萬戶以與子房過于平陽矣子房辭之而受留高帝之封子房之辭皆足為世法也任昉為梁武詔曰康俗成務義在庶民或運籌帷幄經啟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

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或忠勤懋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然而梁氏世爵亦復湮滅無聞豈非國祚不延經制未備也哉故為人主者景風之典既當隆于前而世宥之恩亦不當替於後如有辟嗣罪止其身不宜奪其世爵又不可聽有司多方磨勘使貧者無力克紹由此降為皂隸也昔漢臣失封者宣帝愍而錄之有司淹久不復或復以子孫乏絕使盛德泯棄遼東布章所以有杜業之疏也厥後紹僅三家餘無及焉明世宗悼念元勳下詔推恩而續封者五姓而已固知世爵一視紹復最難何如使箴尹續子文之祀韓厥反趙氏之田不絕於其始也哉夫人主待功臣固宜無所不厚獨不可授以職任耳史稱光武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

釋志

卷七

功職

八

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不然天下未定既以盜賊為憂天下既定又以功臣為防視天下之大無人可託腹心者將與何人共定太平也賞功之典難於允當而中葉以後此事尤難二雅所載方叔召虎皆中葉功臣聖人獨舉以垂訓蓋深知其難也中葉之時人主行陣未親大臣意見多岐中朝沮抑實繁幕府誇張太甚有此四弊故書勳最難古者推轂之將人主所不御也後世功在邊境猶必借助中人段熲谷盡山空延譽之力也盧植檻車俄至銷骨之毀也人主行陣未親之故也邊將捐軀于外宰輔持衡于內有趣賞奇功者即有慮生啟戎者或曰軍賞不論時或曰懲而後患望之之對要功萬里之外劉向之訟久

控刀筆之前大臣意見之殊也大將破敵不能不有鹵獲近習求索不得則起險膚之訟或微言巧詆或露章排妬吏士未歸蚤已移書詰責昔人有云破敵誠爲大慶臣身更受咎累此中朝沮抑之故也揚威萬里之外往往虛張羽檄妄指渠魁罪人斯得久則猶存隻輪未返捷書飛奏鑿空無人之境沈碑絕跡之川取笑遠人流僞史冊者不一而足此幕府誇張之習也又其甚者功賞未行罪戾已及屈捐命之烈腸爲敵國報仇俾遺寇酌酒相賀戎士切齒腐心其爲絕痛可勝道歟且立功旣難居功尤難李泌對德宗之言千古勳臣所共聞而泣下也周公教成王治洛首以紀功爲言非無意也殷人先罰後賞故制官刑以儆有位迨至末流必有酷烈之禍周以忠厚立國反其所

釋志

卷七

功勳

九

爲紀功之令先於設辟所以變殷法也且開國之初不爲刑書以肅官常但求有功之臣而褒賞之亦可使良士知勸民德歸厚不煩戒敕而狴狴可空獄吏可省矣於斯時也虎賁旣脫劔世臣就藩服所云功宗乃文臣之襄治者也後世武臣有世爵而恩斬於文臣非其義也旣已列名元祀配食大蒸則從享之恩亦非畸屬佐命後世惟以佐命爲元功鮮及後起亦非義也故知洛誥所載乃記功之要典是以周公詳之也

吏治篇第十九

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然其原則有由矣人主好勤政事且重親民之官受職出牧咸得覲見勞問考才器長短

稽在職勤惰嚴助久不問問爲詔以趣之壽王不稱在前賜書以詰之兼以禁網疎闊吏議公平懷才抱藝無不直行厥志謹身廉平以自致所長此時天下良吏雜然並出矣若百姓任罷日苦官常寵賂滋章欺設便巧爲上考鷲猛殘賊爲強健先期賦入爲稱職操金暮行爲補過安靜之吏見爲風采不揚經術之士日以迂闊無用於此時求良吏是猶閉其津途屬望輻輳也故欲求吏治必以朝廷爲本然四海之大郡守縣令之多旣已遠于闕庭而欲微察清濁則大吏最爲樞要焉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民仲山甫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卽其任也大吏好仁下皆爲仁以悅之好廉下皆節廉以奉之好禮好義下皆守禮慕義勸不以爵賞懲不以威怒此方良吏必多矣大吏好利下

釋志

卷七

吏治

十

必貪好名下必僞好刻必相殘好察必相搆言敝於矯僞行衰于鮮終此方良吏必少矣良吏旣少倡導無術更以舉劾行私臧否盡易勸懲俱爽以此澄清吏課猶卻行求前也故欲求吏治又以大吏爲本治民之人所操者法度也所扶者公理也大法無取小惠公理無取私恩君子之類爲善之行法之所尊義之所重也小人之類爲惡之行法之所誅義之所賤也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爲善爲惡向背之幾盡其力以防於微悉其心以養于穉不以爲民事以爲身事不以爲身事以爲君事不以爲君事以爲天事自視其身與天合德則能爲天之事矣則能存天之心矣使民氣安靜不待鐘鼓筦絃而樂民風醇厚不必五服之屬而親民德端莊不必宗廟之中而生敬官署之側而生

敬官署之側而生畏非但塞其竇穴扶其傾侈小事悅人大綱則害人也故治民而民悅者後世之良有司也治民而民忘者上古之良有司也凡長吏到官之後能使公庭之上多事變為少事有事變為無事其為良吏為清吏不待言矣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欲去惡足矣何必如疾痛在身欲遷善足矣何必如父母保赤蓋以吾精神流通其間然後民間為之鼓舞為之戒懼爾民之于上理所不可望其屈法不可得也可以循理而偏違焉民始不服矣力所不及不能庇焉不敢怨也力所可及而偏斬之民始怨矣昔召伯聽訟甘棠子產傳謗鄉校豈好為盡下之名亦云可以盡已之處無不克盡焉爾夫民猶體也君猶心也民有願欲無不問諸君猶

釋志

卷七

吏治

七

體有所須心必營之君有失德沴氣必及于民猶心有於邑顛頽必著于體也良吏與民同苦樂者也貪吏與民殊苦樂者也良吏安則百姓安矣教化者朝廷之矩矱廉恥者士人之藩籬風俗者治亂之符節三者相須為盛衰然其機要不在人主而在有司也風俗之壞不過數端尚奢侈則俗壞好詐偽則俗壞多游民則俗壞多浮士則俗壞簡倫常則俗壞亂是非則俗壞不堪上之徵求則俗壞數者非一日之積也識其端而預杜之則在有司矣其次貴賤之等淑慝之辨不可不明也夫貴賤有定位者也淑慝有定行者也為有司者淑慝之辨不明因而貴賤之別不重所謂淑慝者由于愛憎所以愛憎者由于勢利淑慝亂矣旌別悖矣彼昏不知猶復機心待物盛氣決事機以濟

墨氣以翼猛幾何其不大謬也其次民間親戚故舊之訟最不可苟且聽之此風化所由成也孔子為司寇父子之訟不取速決久繫以動其良心韓延壽為潁川召郡中長老人人接以禮意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疚之道其為馮翊痛自刻責以化兄弟之訟田者陸九淵人倫之訟剖決既明使自焚爰書以厚其俗皆以動民之天性而不專恃號令刑辟之效也蓋民無不畏法者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絕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絕之繩縛難繫之物健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跛躄而已法所以益壞也則莫若就其近乎天性者正之所謂天性者無過親戚相愛故舊相卹今舉相愛相卹之人而至相訟是以不可苟且聽也禹立三年百姓皆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釋志

卷七

吏治

七

上好之則爭先為之所以悅上也而俗從此美矣夫見諸習俗為美惡者即藏諸心為理欲者也在人者此理欲也在己者亦此理欲也美惡之別以理欲辨之則精以在己理欲辨之尤精心乎愛民可使情欲之私莫不以理行之心不愛民則循理之初幾猶且流漫為欲况其動於欲者乎宜其胷中有不可攻治之病而淑慝無主淑慝亂于上習俗壞于下矣夫民易治而難測者也耳目不拒號令形骸不拒鞭笞心術之微偏能藏奸藪慝不可洗滌聖王畏其然故齊之以法必使知戒道之以恩必使知慕其用法也痛懲焉以祛前非暨舍焉以觀改過不痛懲則迷誤不覺不寬假則善機不遂若一切嚴酷至於法不勝奸威則有之不能使知戒也其用恩也良醫之門不拒病人藥括

之側不拒枉木不以我之全拒天下之偏然後天下之偏無不受全于我非爲恩也要使知慕而已矣是以必動其天性蓋天下之理形聲皆有方惟氣則無間有方者尺寸不可踰越無間者幽顯皆可貫通故承事鬼神皆用氣相感而無取形聲天性也者存乎法令之前而行乎法令之中與人相入猶氣之感神也若夫用法之際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足矣不在嚴酷也酷吏之名前此所未有始於西漢之初蓋承秦人餘烈亦由其時任俠之風太熾匹夫睚眦擅若王侯雖天子亦惡之故爲吏者錄其不軌之行舉族論死不爲寒心蓋以除人主所忌遂致激越過中虎冠屠伯又其因而已甚者也今車書以內莫不畏罪遠法無任俠奸人無豪宗巨擘彼嗜奸必取之風安所施用乎且

釋志

卷七

吏治

三

淡刻之姿多具偏至之性事情未洽苛忍必用是以鮮能持平故史家之論皆云暴戾恣睢卒以凶終謂其所治者小所亂者大也董子曰君國之務莫大于崇本本崇則君化若神不崇則無以兼人蓋本源未清則議寬議猛不旋踵而害生不鍾於邪反踵於正苟能崇本一夫得情于室鳴絃何慘毒之足用哉故曰風俗之事不在人主在有司也人不安所利而安所習習實爲常雖利所不在亦安而樂之利之所在亦畏而避之聖賢立政度其所安予以所利人苦愚樸作器用以適其情人苦漸詐制禮以返其初意在與之相習故也若驟奪所習授以所利如奪小兒乳哺授以餐飯餐飯者終身之利也乳哺者襁褓所習也需以歲時習見餐飯之美不覺免乳之苦若一旦奪之猶且

不堪况奪其乳而所授者乃堇荼乎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言岐山之峻而有坦途可遵猶人君之尊而以便民爲法故子孫永保其基也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卽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悅之氣於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卽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驚顧不謹謹也若計之未審人不能行出之不遜人不樂從概以掠治齊之民有至死而不服耳貪暴之吏往往借不可慮始之說恣其鷲猛不思利害之幾雖難悉義利之辨則明甚所云不可慮始者行義而不可使知也非放利而人不我從也子產取衣冠而褚之使侈肆者不敢服其服取田疇而伍之使兼井者不

釋志

卷七

吏治

西

能侵其疆此豈放利而強使之乃禁其非禮以從義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故爲不測以牛羊用人如管商所云也言反覆開喻猶恐不能盡曉姑使率循號令從吾所爲以免狂奔之失蓋憫其無知非幸其不知也僅可使由故教化宜亟在我者不可不盡不可使知故不忍忿疾於頑求備於小過也若故爲不測之令掩取無知之民俾操下如束濕豈聖人指哉

選舉篇第二十一

貢舉之法所以官人官人者所以治人也楊綰曰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肯德動不違仁故能律已從政化人正俗若此者斯致治之人也三代興賢尚矣漢初賢良之目猶以敦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也何

守令非人故所舉皆謬而其法壞魏文帝易以九品行之既久至于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而法又壞夫賢良取士何以善謂其所以取人者即所以治人者也九品中正去古已遠然以本州先達為中正猶有古者鄉先生共論賢能之意然終不如科舉之法歷載尤多者以其所試之書莫非先王之道所試之言莫非明道之言道者治人之本從事於其本故其法最可久也夫古樂感人心移風俗故三代以上學士童而習之國家即以此取之周禮大司樂是也後世制科之文用以取士故感人心亦淡其移風俗亦易程試之官當以先王中和之理為論文之規矩繩墨使從事於此者莫不竦動天性之良翱翔禮義之囿薰陶芳澤消釋鄙吝其人固可嘉其事亦可重也今也不然或

釋志

卷七

選舉

五

取流漫之辭或取纖曲之慧或取諛聞之辯又有都不論此但如樊榿所言率取少年能報恩者宿素儒宗有意不錄尤可歎也夫貢舉之人欲其明經義也經義果明伊周之業不遠而致不明經義雖有桑孔之籌策郅都甯成之威猛適足亂天下况區區決斷微斂之末才乎夫勇力橫擊之士感蔭蔽之恩而欲顯報其主今以道義之名致之而不獲其用者所用非所求也取士之法有初基之制有承平之制一代之初徵聘選舉不可偏廢徵聘者所以羅高節之士選舉者所以達有用之才也有徵聘而無選舉無以塞私門之竇有選舉而無徵聘無以致淡沉之養充庶位者不可不任羣賢則選舉為急當大任者不可不求大賢則徵聘為重明太祖徵宋濂於金華聘劉基於處州

下姑熟而得陶安入金陵而禮陳遇皆不在選舉之列者也燕昭王尊郭隗以招賢秦昭王納范雎於說客唐太宗以條事識馬周宋太祖以上書知齊賢亦不在徵聘之列者也總之不得其人雖樊英許靖有高名而無用既得其人雖飯牛叩角不嫌自呈此初基取士之法也承平既久商山之老不復愁遺密令之賢悉皆召致年少氣銳而嚮用者章交公車挾貨懷璧而買官者私門成市非限以科舉則雜而多端矣此承平取士之法也漢時賢良對策之言天子大臣或採取而行之故名言謹論往往出其中魏相稱引韓義之忠霍光用延壽為諫議此以對策之言用之非別有薦舉也光武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人樊顯稱漁陽太守張堪之賢帝歎息

釋志

卷七

選舉

五

良久方欲徵堪會其病卒下詔褒揚此人主親覽對策之文而施行者也武帝曰書之不泄與於朕躬此人主不泄對策之文使人得極言無諱者也後世策士者以文求對策者以文應連篇累牘要皆無用但聞有犯忌諱而罷斥者矣未有因敷陳而施行者也是以其簡悉可焚也夫對策之人皆四方有識之士所言即四方弊政與民情也不於此寄耳目則所云闢四門者更於何求且居官之人彼此更相左右互為耳目必有不敢盡言不欲盡言者雖章交公車要皆道諛與搏擊道諛則為黃霸之虛偽搏擊則為息夫躬之詆訐雖連章累牘又多不情其簡亦可焚也夫草野之賢如梅福張齊賢以布衣上書者鮮矣其間至者又皆有故而言有因而至有中之助而後發若不求

諸對策則四方民隱與草野虛公之言皆無由至雖有合
宮衛室亦虛名爾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乘事演
道莫善於對為君相者兼採芻蕘於對策之時則四方人
士何渠不如三代耶

朋黨篇第二十一

朋黨之說蓋中葉以後主威微替士習漸乖舉錯失中公
論湮鬱於是賢人君子各從其類相為引重期于翼正直
扶綱維小人不悅遂指為黨原其初起尚微探主心不敢
樹敵也何人主不察遽以為附下罔上臣之大患一切過
為之防而防閑小人之心反緣此多滲漏焉歷考往事甘
陵互相詆訾未嘗為排擠計其後宦官專政賢者不服遂
激揚名聲品題標榜牢修朱並先後發天下之大難海內

釋志

卷七

朋黨

本

塗炭二十餘年其患中官外臣執不相容士大夫之間未
有操戈相向者也唐牛李之事彼此傾軋垂四十年其時
宦官之勢不下於漢而二家之士無一人附以自固者是
以賢不肖之分未有所屬張的而射不過當路數人不及
天下厥後白馬之慘乃強藩將叛妄設罪辟誅夷天下忠
憤之氣非復兩家餘燼也若宋之仁宗其君不謂不賢法
度未甚陵替朋黨之說忽起于士類之相傾亦既稍平矣
而屏相作輔招引非類遂至門戶大分更五世而刊名立
碑死徒禁錮要皆君子偏受之人非宦官而忍甚於宦官
事非叛逆而機淡於叛逆卒至羣小晏然顯遁袁紹勒兵
之誅國命斬然陰逃文蔚奉冊之醜自古黨禍之酷未有
如宋者也昔之憂朋黨者或見諸章奏或見諸論議其最

切者以為激人主之怒而空天下之才孤人主之勢而挈
天下以與人痛切若此終不能回黼屨之意養和平之福
以其所持之說要皆開悟君心未嘗舉士大夫居身服官
之正理以為箴砭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又曰同人于宗吝
道也共此六二之德在象則亨在爻則吝其說何也蓋君
子立朝人之同乎我者莫不得所依歸我之同乎人者未
忘有我之私則亨在人而吝在我蕭望之是也鄭朋欲附
望之先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誤納之後朋行傾
邪望之絕不與通朋大怨恨遂入許史以傾望之此外則
歐陽脩近之濮王之議為眾論所詆喜蔣之奇合意因引
薦之之奇既進遂許脩以自解此皆同人于宗之過也故
為君子者必謹其嗜好清其徒類峻其藩籬以人事君而
不出於接引後進之私在下獲上而無存乎攀援依附之

釋志

卷七

朋黨

本

志好賢如緇衣而非養交馳名疾惡如流逆而非伐異爭
勝忠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行舉筦庫而不交利屬子
景前哲而非傳羽依蘿抗志不失于矯激和衷不墮於繆
倦所以免于宗之吝也揆厥所由皆在政化春秋之義道
術政理皆歸於一以人臣而營私交政理之不一也棄義
為佞棄和取同道術之不一也泰之六四所謂翩翩相從
者何人也位高者為之倡而始進者慕之游從賓客復奔
走馳騫於其間刺探升除干說禍福調解異同假借恩威
又有處草野之中亦耦俱竊談道聽塗說某某為同心某
某為同彙某執牛耳某樹赤幟誇耀閭里之間眩惑郡縣
之吏所以徒類不清蘭蕕並處子曰利口之覆邦家非其

人乎昔房植周福之門互相謗訕劉班殷鐵之客不通往來四賢一不肖之詩作遂有朝堂之勝一夔一契之頌與幾致斲棺之禍此豈賢人君子自致不測之罪哉皆賓客之為害也具卓識者不近亂門勵高節者不入私幕惟淺衷弱植之流然後見利而趨聞聲而附故義無私交所以杜朋黨之門必也大位之老不在謝絕私謁但能以薰灼致人而以淡泊親人則奔競之徒自不至于其門一命之士以遠大自期者亦當慎擇交遊各以職事相勸道義相稽自此以外則出乎公門入乎私門出於私門入於公家自無朋黨之累矣書曰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朝無朋比皆由君德之正此尤探本之言也

辨姦篇第二十二

釋志

卷七

朋黨

七

易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司馬道子之謂也又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爾朱榮之謂也是其為惡有形故禦之有方終于不保其身天下亦不受其大害若夫為惡之迹甚隱人主入其術不悟害在天下或數十年之遠甚有及宗社者雖檮杌之史有所未紀雖八奸五蠹之說猶未周知然而得成其惡者由辨之不蚤辨也小人之為大慙有侵奪主權者有賤削民生者侵奪主權者市恩於民以厚其勢至其極也攘臂而竊天位於已齊之田氏漢之王氏也賤削民生者固寵於上以盈其欲至其極也拱手而授天位於人吳之宰詬宋之蔡京也其事不同其於亂也一也內結宮闈外結同列蠱惑君心以聲色財貨此佞臣之竊國柄者也內箝制中宮外箝制人主與大獄以誅鋤異己

此權臣之竊國命者也權臣之始必以佞悅為媒徑佞臣之終不以權執為窟穴不已方其為佞臣也多方邀寵以市君權權有所歸則與君爭權以固其寵其邀寵也默與君合所善者進所惡者逐以君為悅君亦樂其悅也然而進退大權竊之去矣迨其爭權也則顯與君違使附已驟升而守正不調明示天下以進退之權不由君而由己權移于下君雖欲裁其寵不可得矣此從來奸臣篡竊之術也怨仇必報美官必爭金錢必貪其所譽者未必不為排擠計也其所毀者未必不為援引計也其譖人也不必多言一語中微即淡入而不可解或摘此人之短正以中傷彼人所攻而去者一人所撼而去者數人人主無由知也以平日相毀蓄憾乃微示寬容旁假意旨使相招附其人

釋志

卷七

辨姦

三

苟立節不固畏威慕勢轉而相從蓋相毀不可殺也得其相從之迹而殺之是為殺其私呢以此自白人主無由知也其引人也旁引曲說使人主入其彀中而以已意用之不必植私之迹而有樹恩之實人主亦無由知也其攬權也不問位之高下視權之所在則趨而據之他人雖位處其上而權不在焉拱手而奉其意指迨其權之稍去則又因事改制以分他人之權人主亦無由察焉四海九州之奉君所自有也人臣賄賂可奪取非其有者也被小人者傾內府之藏以賞賜後宮傾外府之藏以資給衛士然後後宮衛士合為一詞譽之而賄賂可奪歸焉以君所有之富買取非其有之富人主不悟猶謂之忠其交相悅釋者誰之貨財人主之財也其互相貴顯者誰之官爵人主之

官也人主不悟猶爲去其所惡從其所好不亦謬乎其未
得志也奉行正人意旨倍疾於他人其既得志也排擊詆
訶不遺餘力加以參夷轉徙猶若未盡不惟不畏人言且
欲人之有言然後可以誅殺屏斥之威明示天下後此無
敢撻發者矣欲沮君子之進無可爲計而與大師於境外
以爲時方用兵則不暇召用山林之士也欲報宿昔之怨
無可羅織則動搖乎宮闈以爲事連宮闈則疑似之人皆
可周內也多設大獄亦恐人心不服以一獄羅織多人則
迹少而實多用多奸爲羽翼亦恐事幾多變用一柔從之
人處乎要地以除異己勝用無限瓜牙矣其用兵也喪師
辱國天下大困原其初止於沮一君子之用而已其置獄
也自小覆大由疏間親原其初止於快一人之憾而已禁

釋志

卷七

辨姦

三

絕野史更改實錄以愚後人耳目立久任之說斥仗馬之
鳴以恐喝朝士不獨善傾君子又使君子相傾蓋以小人
擊君子則天下不服使君子相與搏擊則操棄置者得以
職事不舉之名黜之且是非之迹彼此各受其半天下後
世皆在疑誤中矣欲除其所忌先使言路攻所善則施於
所惡不勞餘力矣欲塞言路先建白使僉議知夫中才之
人畏威慕勢不能自固臨以盛氣必且順從因以號于人
曰此從僉議而來者也有時引君子共事非相欽慕也知
其事之必敗故以君子爲己受過也或以解免前此所譏
譖也有時附和權勢以希大位既得大位即微爲異同以
求屏黜非能遠權勢也知其望淺不可久據危地但爵秩
既崇而事畢矣可以退矣所以不敢大爲矯拂不敢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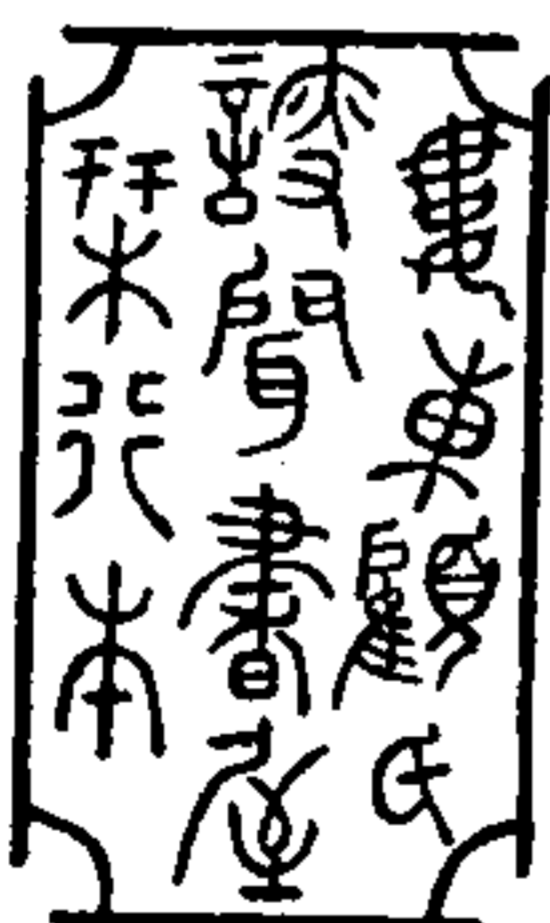
門戶小小離岐以自爲地而已其情亦可觀也每國家有
善政其黨輒言某公之爲也有不合羣望者其黨則曰不
用某公之言也每舉一事知物議所不可競出巧詐以先
爲之地雖有指擿無能出乎揣摩之外而彌縫已周矣無
事之時取一信以爲驗故投其隙以來言者之口人主受
其先入反以爲讒譖爲懷懼與小人相視而笑矣以繼述
祖考爲名其實則附會姦邪復崇重其所附使人不敢議
其非而彼所欲爲即在人不敢非議中矣嗟乎爲小人者
若止疾惡善人不戕害百姓正士雖去亦何所吝者可恨
者意在行私故爲峻法使民生無樂國執日頽故備載情
形貽厥後世庶幾以相戒也

釋志

卷七

辨姦

三



釋志卷七終

釋志卷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教化篇第二十三

古者教養之法出於一詩頌后稷立我烝民與陳常時夏並言也人之自養在治生聖王則養人以大順大順之風行世天下情欲不盈公私各足蓋有天下者治其基不治其末也斯人各求自養貨財流行於天下其勢終不能自固一旦有方千里之水旱君之左藏尚有竊指而睨視者况民間積聚乎則不順生亂也何養之有人之教人在為善聖王則教人以同風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人心皆正而學有用蓋有天下者治其治不治其亂也斯人各自為為教刑名法術與仁義禮樂各用其師說以分爭王庭樹

釋志

卷八

教化

朋私里人心益壞矣則不同生亂也何教之有凡言教養者謹諸此蘇綽論治分教化為二事牧守長令洗心革面扇以淳風示以樸素使百姓壹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消默化不知其所然綽所謂化也然後教以孝弟使知慈愛教以仁順使知和睦教以禮義使知敬讓綽所謂教也蓋教則古今所同化則聖王所獨也古之教人者仁義以正其德禮樂以和其性文王之謨武王之功以通於治道祭義五教師氏六行鄉老三物黨正齒位族師比伍閭胥觥撻上所令之謂典下所秉之謂則要使民之身心無一日離此而詩書與師儒皆因是而發明之此教之目也居以定處若黨庠術序聞見一而異物不遷官以定業若藏脩息游探討精而身心皆洽取以定制若德進

事舉言揚趨向專而用志不分夙興夜寐起居飲食皆學之時鄉國天下皆學之地一身容貌詞氣立朝經緯臨民表則皆學之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以無虛其時居鄉受學鄉大夫居州閭受學閭內致仕之老行於天下受業天下大人君子名師勝友經生所處不遠千里從之以無虛其地要以遠聲名戒游惰慎陵躐禁誇張黜異端尊王制扶綱常以無虛其事不貴無用之學而朝廷之上鄉黨之間亦不尊禮無學之士其最要者學校之中尊道藝薄功利居其間者莫不以求利為恥至於四十不惑遠利之志既堅且定然後許之入官此教之義也變其氣質雖有剛柔緩急無不造於中正謹其視聽言動不使邪辟之幾自外而入藝種於心課以致知力行知

釋志

卷八

教化

以無所不聞為其始而有所不行為其終凡道德性命之微天地事物之變興衰治亂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故考之古以鑒得失驗諸今以善因革始學之日即習以治人之理使用賢治不肖用能治不能使甄陶于學者不獨文德洽四國亦能用力行陣間號令明肅謀猷淡遠出師以律成功而讓有將帥之才也收斂威儀使容貌莊重器宇不佻優游服習潛移其心志不躡取榮膺矜尚口說皆諸紛擾之交而無疑撼也故人才之多凡三公百官皆得其任而道隆德峻者天子亦北面問焉其入人之深雖數吏衰世忠孝廉節之義晦而愈明鬱而彌發委裘而朝者折札之命猶足奔走天下舍車而徒者危言折首猶足屈讐暴厲不見利而遷雖舉世皆集於苑而歲寒猶為之堅守

不與世升降是以禮器雖湮而存乎人心者猶在也雖種
化之人累世弗賓而聲教所及皆順長道以自屈既衰且
髦無用於世而越境之大夫猶必咨以典故文獻在茲焉
此教之益也要以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威儀維則君之教
也續乃舊服臣之教也凡職在師儒者所處無邪行所存
無邪思師資於人益知己所未至應人之求則資諸己者
不可乏也是以小大樂從人有定志也教化之患莫大乎
人無定志而心馳外慕因選舉思爵祿因爵祿思權勢因
權勢生奸邪家誦六經之言人爭功利之末上之人雖有
臨雍拜老虎賁執經之盛事而士之所志絕與人主意殊
甚至主持教化之人即大壞廉隅之人積漸以往天下蕩
然禮義不足悅其心官爵不足滿其志財貨不足充其求

釋志

卷八

教化

三

則浮慕教化之名誤之使至此也古者賢不肖之辨先嚴
于鄉校至有屏諸遠方終身不齒者後世師儒之官雖具
鄉曲之教絕疎善惡漫無所記勸懲格不可行雖遠屏無
庸復施而訓迪實亦未盡厥術也今欲敦敷教實事宜取
所云六禮七教八政之屬朝夕申儆又以古人治家之禮
睦鄰之法若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合一鄉之士
課以誦習而力行之以方正老儒致仕大夫董率其事佐
師儒所未逮不以興賢多寡為殿最而以評訟曲直民風
淳薄為勸戒所攸分昔時書院遺基學田舊業義田疆畝
凡在鄉中者皆興復之此解縉之說而後世可行者也學
校之中所當禁者天文讖緯耳其餘一切時事所以使博
士弟子明習練達以待世用者胡瑗特設一齋肄之今則

朝臣奏章七政行度郊廟儀節燕享樂章之類自有未觀
耳有未聞甚多所習者寡所疑者多何以平眾論決是非
也董子對策謂天之所生不能粹美須教化輔之其說未
盡善也粹美之質孰有過于天所生者聖王立教蓋返其
固有未嘗益以本無奈何歸功教化詆訾天命乎古者役
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此人也故不獨教
士亦且教民一鄉之中朴魯人多俊秀人少多者無與乎
文采之觀少者獨抗言聖賢之事何怪乎一傳而眾咻也
惟使在家之人朴魯無文者莫不教以孝弟忠信俾其從
容燕語無非是事且夕觀感最為親密然後子若弟之俊
秀者亦不墮浮華之行文具之習此先王教化所以必達
田野不獨鄉校中也

釋志

卷八

教化

四

愛養篇第二十四

古王者之服十二章有粉米焉取其能養人也近民之官
日有司之牧夫牧知養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而之焉君
牙司徒也祁寒暑雨之咨載諸策命秀民之為髦士者皆
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然則三代所重可知矣易曰鼎養
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耳目聰明者決壅蔽也四方風雨水旱盜賊之事日進君
前儲蓄賑救之方日研諸君心則耳目聰明矣柔進上行
者流豈弟也民間耕作織紉教子娶婦養孤長幼人主視
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尊樂慈母之親則柔道
上行矣應乎剛者羣賢為之助也人君不親養民之事屬
之大臣大臣不為食以待來者分職以任天下之賢天下

之民由賢者而得養車書萬里朝奉聞而需澤夕下則應
乎剛矣古之養民者以五行爲本五行相生本乎天道人
君政足格天使陰陽無愆伏民間之養自食其力而各足
不若勸農之詔靈雨桑田之駕有逮有不逮也其施於政
事斥山澤之利通有無之貨奏艱鮮之食課五種之殖勉
婦作之功榮茂滋碩皆有方略又爲勸戒之法四支常習
於勤勞室家不狃於惰媿凡土鼓鞀籥迎寒迎暑之章皆
人君所奏御而後宣布民間朝夕謳謠以作其氣於南畝
使民用已之力食天之產豐亨豫大以樂其生又教以禮
義使遷善而遠罪立制度差品以定民志禁奢侈奇淫以
無靡其財黜有司培克以長守富自士以上度德而授位
有其德者必食其祿所食之祿必稱所須之用自士以下

釋志

卷八

愛養

五

程力而授事所任之事視其力之所勝然後足以生利利
生而後可自養也民以力食士以德食力勤者食必足而
怠者不能半也德盛者祿必厚而薄者僅自給也民不競
所獲而競所事祿不豐於求而豐於德民足於食野無桴
鼓之鳴士足於德官無碩鼠之刺此聖世之澤也聖王既
遠經制盡廢民不安其生有旦夕之心鮮終歲之計案糶
猶未裕輒爲酒醪以靡之婦子食未充而蒲博之好偏淫
奉養不免諄語而媼巫緇錫之費不會難得之貨無用之
器口陳市道而官不知禁菽粟流行地上無不儲峙以待
輸將而竊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里胥催科到門神
販隨其後而居積焉下其訾算以與神販流行者一朝盡
而無食自若矣兼以犯王者之禁肆園奪之強一旦罹乎

法網則田宅荒蕪資產蕩絕所以貧也欲勢者輸粟而易
官任俠姦人食以命而買其死力富商大賈億萬之資寄
諸舟車一朝傾覆化爲流塵所以貧也守道之士饑寒不
能自克遂自棄於凶德出而爲官必至侵欲無厭使閭里
蕭條桴鼓不息亦所以貧也祖父貪婪子孫習見益甚苟
利錙銖死生以之至於掩盜跖之藏居邊關之物竟輸掠
之事彼其身之不恤何有貨財亦所以貧也皆由上之人
失於經理故至此也且天下治亂家道興衰可以氣象卜
之地力有餘生物茂遂者其國不亂其家不貧地力衰竭
物產不傷自耗者其國必亂其家必貧故爲國有將盡之
氣而調變之功不可緩也爲家有將盡之氣而攻苦之業
不可怠也盛世君臣審日星寒暑之度察鳥獸草木之化

釋志

卷八

愛養

六

非以知物候也以正天時和民事也慰勞田家服事之勤
道達井伍忠愛之意非爲此繁細所謂以和平之風消釋
朝野怪慝氣也蓋勤勞者小人之職其貨財流通室家相
慶則君上之澤假令政治既衰王路蕪蕪耕桑雖日如故
而氣已蕭索情已慘傷矣故勤勞非疾苦也盛世則爲勤
勞衰世乃爲疾苦至於疾苦則物力已竭民風必哀非賜
子所能和輯非威刑所能整齊矣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
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苑春曰君衣狐裘坐
熊席陬隅爇火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
不寒矣民則寒矣有君如此民間即不勞苦豈能樂生乎
漢文帝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
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又曰夫度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多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有君如此民間雖曰勤勞自不至疾苦矣故上下相親者養民之要務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以全理舉之海內無復有貧民不過甲乙之家相爲代贖此有遺秉則彼有懸罄也數始於一而盈於萬自一至萬自萬歸一如環之無端知理數之必至者亦未肯以不足易有餘也且天地之氣有時而贏有時而絀當其贏也萬物皆贏當其絀也萬物皆絀民生其間不幸值窮絀之會非饑非寒無以避災屯之氣而合乎天地之正氣雖黔婁與猗頓同無如何也夫民間衣食之具取於天地所生原不至乏絕所憂者無法度以相治爾王者以虞廷九功佐五行之令以洪範八政象四時之權又有十二荒政以宣乾

釋志

卷八

愛養

七

坤六子之盤但使天無愆陽地無伏陰君無秕政民無惡俗所生者既遂所有者皆安夫豈有失養者以天下之物養天下之人卽以天下之人愛惜天下之物故物無朽蠹人鮮狼籍又豈有失養者遠方所產皆王者之用民間所生民間互相爲用此以天地之美利成王道之平施也貴其珍以表異賢能惜其餘以充滿兩間此以王道之裁成返天地之網緼也世俗之說非管商無以裕民不知歲棄其次而淫於元枵則饑虛必見謂才臣之心計可以浮於天時吾不信也又不然者氣之所窮有竭絕之處亦有鬱積之處或有姦利富厚良士饑寒豈可謂天富淫人哉天地之間人之與物皆相生相養無自生自養者鳥獸猶樂其羣而况人類乎政煩賦重民不聊生遂有捐親戚絕人

事伐桑棗破釜鑿壞藩牆決渠瀆掉臂去鄉里者以爲天下之大當不使一夫無所託也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於人而莫之恤思轉死于邦族而舊逋尙存展轉顧慮長爲流亡而已矣考古循良之治有撫定流人者有就流人所在募耕廢田者有隨在許其附籍而以主客之戶差其稅役者無返召流人復歸舊業者蓋此中有甚難焉非州郡所專也必也蠲逋負別汙萊弛山澤三者宜得請於朝脩渠區謹隄遏通有無嚴求取勸親睦息訟爭敢盜賊肆災眚八者宜行之以誠庶幾先王還定安集復見於今乎若忿其出也峻其株累執其父以跡其子執其兄以跡其弟執其姻以跡其亞執其鄰以跡其伍采荼薪樗籍捕輒至人與人爲怨家與家爲仇天地生物之仁幾於盡矣

釋志

卷八

愛養

八

先王六行之教適相反矣書曰徂厥凶出執詩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有心世道者不忍見聞也開渠灌漑爲利大矣古今所傳兩周相給秦韓互間雙渠交溉二江分流三犀刻於水次兩鵠言於陂中鍤舉而龍見捷下而魚鬱提閘數十卑流倒爲潢注水排百里高岸鼓若雲浮萬斛之泉必行千頃之野一石之水常得數斗之泥避崩崖而穿坎變瀉鹵以行稻刻石分界以防其爭表地植臬以測其平游淀澄洗於鯨波巨防屹立於神渚皆載在史簡稱美前編亦養民一法也

租庸篇第二十五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布縷取於夏粟米

取於秋力役取於冬後世兩稅三限其遺意也先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於國老度國用已足有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之六卿皆無筭財之命庶土所產多奇異之物則限以底慎穀土所生雖無奇異而有差別則殊以三壤取民之式書諸史冊銘諸太廟後世子孫侈心甫萌凡司會之臣直諫之士得舉祖式裁之明堂戶外不閉示天下不藏也此先王取民制也周道衰微暴斂者多春秋書稅畝曰初始事之詞也丘甲田賦曰作曰用非始事之詞也蓋碩鼠衛風也鴉羽唐風也大東周詩也人情之苦甚於稅畝多矣山林藪澤之利虞之既盡萑蒲薪蒸鹽蜃之屬久且斥入正賦民間服習以為固然不知其所由來降而益下取天下之賦為人主私藏

釋志

卷八

租庸

九

至其用之一朝之費當數代之仿莫不過於浮侈竭于漏卮竊於漫藏織造賞資齋醮土木無日無之而鰥鰥焉憂不足皇皇焉議加賦不思其所加者皆民間朝饔夕飧也古者地有遺利而不見不足後世算無餘策而不見有裕則不知存諸民間之故也又其甚者據亂國之籍以為成數夫亂國之籍何可據也天下大亂暴斂者多按其籍而責之則惟正侈矣又有納土請吏者偽增賦額以取悅天子如錢俶所上圖籍都非實錄此因天下大亂其數日增者也言利之臣後先各操其勝如陳傅良所奏熙寧上供歲額增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率增至數倍此因計臣媚上其數日增者也以此觀之故籍焉可按也夫絕民用以資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汙瀆奪吏祿以益度支猶割

肌膚而飽盤餐但惡下之有逋責不顧上之有朽蠹但知役天下自奉不顧役天下以奉不急之務且以奉無用之積也水土之產日陳而義倉義助責之民間山澤之利盡取而括隱漏搜伏匿乘傳而行天下休息戰士所以愛惜民財汰之未精而養不耕不戰之士適足匱乏民財豐殖物力然後可招致賢士教之無方而聚養交馳說之士適足凋耗物力嘗以古事觀之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未蹙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理財者不可不辨也力役之征原在布縷粟米之外蓋其為法以人供役不取代於輸錢是以役法不得混於賦稅之中故不得借役

釋志

卷八

租庸

十

人之名以加賦也楊炎變為兩稅庸與租調同於取錢庸不取力而取錢遂使有司先于庸錢之外取人之力復以傭力之名責人之錢役法田賦混為一致有加無已所以大歷之後為時未幾庸錢不除力役如故凡熙寧元祐所爭皆楊炎已壞之法也由今觀之租調者賦也庸者役也三者既變為兩稅矣兩稅之外庸錢不除天下之人明知免役不可信矣何以免役之令安石行之亦復有稱善若吳蜀者倉庫綱運役之最苦自宋以後諸役稍食皆與正賦借供矣而倉庫綱運顧其重者何以復責諸民間蓋始以庸取錢久而錢自錢庸自庸也後之人又復以錢免庸上之人又復配庸以責錢名以實去實以名存名實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人之名以加賦為百姓者媮

取一時之快駸入淡淵而莫覺也古之丘甲田賦皆寘庸賦中又取傭賦外者也總之賦外之征必不可雜賦內溢於其外數雖多易去也藏於其中數雖微不易去也溢於其外良有司心乎愛民下車而去之立盡既已斥入其內簿書文案爲據已多雖良有司不能一旦削去其籍其害始無已也然天下之事法之爲害有限人之爲害無窮法之爲害人爭言之言之惟恐不盡人之爲害人未必揚言之言之亦未必能盡也且害未至而預言則其說鑿空而有不盡之慮害已至而後言則主者力能阻抑而人有不盡之說故天下之患常以言其所可言不言其所難言遂至難言之害反以有所言蓋之而其害遂隱已成之患別以一患代受其政治而此患益淡夫取民者法也不忍多

釋志

卷八

租庸

十一

取者法外意也法外之意所以維法一日不謹則法必壞謹之則在持法之人禁絕寘庸賦中取傭賦外而後可望平治也昔之畱心賦稅者其得失可略舉也楊炎所變之法凡海內郡縣皆於大歷年中取賦入最多者一歲以爲科率一州自爲一例諸郡不必相同此其立法卽非公正之心畫一之指矣迨其行之既久弊端迭出陸贄疏陳皆知爲敝法矣其後李翱平賦一篇林勳本政書十三篇最爲周緻翔之書具在未聞舉行必其不可行也勳書云使民三十五年而一役又云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與民然昔人以爲其賦過重恐不宜於後世則勳法亦不可行也元太祖初定中土命耶律楚材更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未幾果稅斂日增楚材極力辨論言與涕俱而其主弗聽夫以楚材得君尙不能格欲利之心况芻蕘乎吳鄧錢布天下賈誼進收銅之說卒不見聽強藩寵臣猶以塞其利源格沮

辰告又况利在人主者乎由此言之書生焉可議國賦也國家必財用不足然後加賦爲人臣者欲以口舌爭之當事者未始不陰警其言而事勢所迫亦必顯斥其議且國用不足其害顯而近不傷財不害民其利隱而遠爲人臣者引義而爭目前之害談久遠之利亦當身任置之之責使人主緩急可恃大臣經營有地此其爲說不更難乎是在爲人主者深長思也加賦一事無論廢削民生但此令一下適使上下相畏而不相親經制一改又使上下相顧

釋志

卷八

租庸

十二

而不相安夫國用不足一時之急也上下相親以求國家自然之利則數世之裕也上下相安以舒國家意外之患則又無窮之計也較其所得孰多孰少亦可知矣有國家者安得聚一世聖賢相與共述先王之制勿輕改舊章動心貨利以滋小人更張錯亂之端也哉人主用財有其始則約後乃日繁者其約也當思所以可約之由其繁也當思所以致繁之故則由繁而返諸約亦可以意揣矣人主必廢成法而後可多取於民成法一廢猶馭奔馬者中道而去銜勒也人所難測者心也心所受成者法也上之人舍法而制於心人各有心亦將舍法以求逞於上朝廷每下求利之令奸胥迎門笑語貪吏握手相賀公私之費輸輓之艱物未至國門民已困矣且無論及此也只此求利

之心不可昭示天下求利之名不可敷聞道路所以頃王
求金春秋不啻責以好利而深究其廢文王之法不克繼
文王之體以為非小失也往時中官養花嚴冬之日納諸
煖室以溫之一時得花不踰年而稿矣夫水土演而民用
也民間微利盡取則水土無演物產必竭如此而天下不
亂者未之有也况天下之利不可盡取不惟取之不義蓋
亦求之弗得也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復以予民魚乃出
太守詭人采珠珠遂遠徙後守不取去珠復還乳穴告盡
數載刺史令明而志潔乳穴俄復此亦有天道焉非人心
所能屬厥也禹貢之書所重者貢賦也必本山川之形勢
庶土之肥瘠合十二州為低昂以為田者賦之母也舍田
制賦弊必至賦有餘而田不足賦日益而田無從益也承

釋志

卷八

租庸

主

平既久賦有定籍不必問田所在子孫襲祖父之舊蒼頭
問主伯之疎好胥欺愿謹之懦移易登降於其間版籍雖
具有賦存而無田者有名存而無人者有籍載此人賦屬
他人者有游移不定甲乙屢更必不可詰者惟司籍之史
知之他人不知也一朝責鄉戶以供役則司籍之史故秘
其主名以相販賣盈其所欲而後授以實籍其中最殷富
而易輸者史則取以自入歲責鄉戶抑配以實其郭廓而
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端
倪也必也盡天下之田畫之為圖圖藏於官副在民家名
田之人註於圖下十年而更書之圖則不易本田以覈賦
表人以覈田自升斗以往必質於庭有司公平仁恕盡歲
時之心力治其縮朒與附贅然後登於札而圖籍可定也

然圖籍之始亦難言矣柳宗元曰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征賦亂又曰檢之愈精其下愈巧蓋地有肥瘠則賦有輕
重人有賢奸則籍有真偽計多寡以制賦必漏版盈於阡
陌別三壤以差征必沃土書以不毛甚矣畫一之難也東
京之初以度田不實自河南尹以下刺史守令坐死者十
餘人蓋均賦猶易度田最難非至公彊力之吏不能取奸
黠而窒其孔隙勿使以高為下以有為無以多為少也稍
有孔隙必成蹊隧惟廉吏塗其孔隙以絕其蹊隧貪吏則
開其孔隙以導其蹊隧監司眩於名實是不敏也私其脂
膏是不恪也如此則監司亦在罪辟中矣東京長吏十有
餘人皆坐死大率由此其不敗者侯時而發爾故取民之
制必使出於畫一執家如是編戶亦如是桀猾如是朴魯

釋志

卷八

租庸

主

亦如是坐皇堂如是履疆畝亦如是令出之後不惟百姓
不能肆姦黠即官司亦不得行意指而後圖籍可定也理
財總無善策吏良而民富皆善也吏貪而民貧皆不善也
管氏輕重李悝平糶耿壽昌常平行之而善者有齊桓公
魏文侯漢宣帝以為君一時之吏無敢倚法以削是以適
獲其利其他計臣之策既非先王生財之道愛民之心矣
奸吏承立法之微肆其漁獵人主於此刻吝則激亂寬假
則容奸或稍知其微更立一法救之以為一紙之令遂可
奪奸人之魄不知貪吏蠹胥先事而為之所矣何救弊之
有故量入為出量出為入禁絕侈靡審擇良吏政之上也
有事發取之事已亟弛其征抑其次也奪下之利破人之
積糞以益國用免乏絕也次矣王莽之末政令煩碎刑罰

酷淡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聚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匿之浸淫日廣盜賊之害言利之終事也不特此也財貨既多爲人主者不能無事非開邊躡武則廣游觀崇宮室萬民之命畢諸長城之下萬國之家破諸叢臺之上雖四方無虞八風從律亦奚取此且從來言利之臣無不受奇禍者柔宏羊隕身覆宗爲萬世盟首固無足怪劉晏在貞元所稱賢者而爲時宰所構先誅而詔後下不特此也子產有遺愛之名猶以加賦之故受謗於薶尾時賢亦卜其凶家何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輕去易凶不得祀其祖考養其父母依其兄弟有其室家貽害若此無怪乎倡此議者受禍良酷也先王重薄斂不重蠲除取平刑不取肆赦人主不以喜怒殺人不蔽要囚不爲忍

釋志

卷八

租庸

五

焉用救不以重斂困人以萬民惟正之供不爲虐焉用蠲漢時寬大之詔下於正月蠲除在先徵斂在後是以民知其極官無所蔽若徵斂在先蠲除在後大率官食其實民受其名而已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於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於民之各足蓋政令緩急能使物價重輕裁闊狹而取具不待輕賦而民力可供也峻其期會刻其校勘則損農利末損民利官之事多不必加賦而民力不堪故君民一體先王之政也王安石立法事事岐君民而二之先王之法求當人心而後行安石立法事事責人以必行所以事事爲人害也凡人欲勝則思聚財財豐亦能滋欲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財不足則欲室欲彌室則情彌劇劇以待發能無暴乎夫金氣既勝則土

病而中和之德微木槁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生不蕃貨財聚於上則天下皆空虛矣凡積逋

之弊非奸民頑嚚無恥卽貧民饕餮不給者也有司急于考成默以貧民之逋均諸平民而奸民窺此敢於負逋平民亦效之敢於爲奸是以逋與歲增也又以朝廷數有蠲除未嘗返諸其人也皆徂時觀變者受之而畏法樂輸者無與焉是使淳良常輸倍半之賦狡猾獨私浩蕩之恩爲法不平故逋益增也又或爲有司者苦於奸民難督別立苛法以補積逋使奸民有所逃遁但使緩諸歲月卽有代爲之輸者而其習益固其情益銳其類益蔓延故其逋又益增也欲治此弊必嚴禁有司默配與其代輸然後一意繩治奸民豈有不克者哉卽貧民之逋舉而放之又豈

釋志

卷八

租庸

六

有冒放者哉若夫水泉池澤在常賦之外故月令特言於歲終不在季秋所頒之額又以歲有盈縮不可限以定數恐有司易爲低昂難於詰責故戒之曰勿或敢侵削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此先王綜理之周亦見此種之賦不宜列在戶口也

雜賦篇第二十六

自古言利之臣非真有過人之智措國計於不竭也率皆強取抑配以奉君歡捷取一己寵任甚有幻詭其名匿故迹文新意取彼湊此敢罔上而無忌憚者又堅忍爲心舉天下怨嗟歸諸人主日以負罪之身攘袂抵掌無所愧畏理不可勝則劫以勢或售以術以求法之必行是以禍深而不可解也夫天下之財日生者也金鐵之產山者不窮

鹽鐵之出海者無盡粟帛成於人者與歲俱增羽毛齒革
麗物者不脛而至不問何法行之莫不有利人主不思天
下之利有自生之勢誤以為計臣所經營封殖也而淡入
其說矣且其為術也一人主持於上羣小揣摩於下各出
智謀以備卒然之詰責稍有敗壞之端其黨蚤已彌縫民
問究痛直士規諫皆處乎其後而人主不省矣所以王安
石之學不過使豪民大賈勿專朝廷厚利而嚴峻其罰以
齊之酷烈其吏以驅之其指亦易敗矣然得彼黨世守為
害數代雖有正人君子上書章下莫可如何其所傷殘莫
不以九州為量以數十百年為期此如富人之家主人不
親會計而屬諸蒼頭其蒼頭必紊亂會計之籌以侵主所
有商賈裨販之家主人不履舟車之次而聽諸傭客其傭

釋志

卷八

雜賦

七

客必大私百貨之利而以留滯歸主此自然之理必至之
情蒼頭傭客所私者主人之財故其術易敗言利之臣所
賊者遐方之民遠而莫可叩卑而無可顯是以其術不易
敗也蓋嘗聞諸桓寬之論矣昭帝始元中曾議鹽鐵權酷
病民之事寬以為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
辯者駟其詞而後可盡其情也今計臣以偏倚之見湮羣
議之源仁智勇辯格而不進雖使土磔化為南金瓦鹵變
為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猶不能保蕭牆之
內如劉陶所云也雜賦之大者一日錢幣二曰鹽鐵三曰
商稅錢之名類雖多盡乎輕重而已矣所謂子母相權者
蓋物價侈泰則當一之錢數多而難舉是患輕也故利用
大錢或當五或當十其數易校是謂以母權子若全用當

五當十而無當一之錢民間纖微之物於以析用甚為不
便是患重也故宜於小錢以便析用是謂以子權母單穆
公所云子錢當一之錢也若後世私錢不足當一之數不
可以子母論也後世以白金為幣則當五當十皆可不用
但嚴禁私鑄使當一之錢不至壅滯斯可矣盜鑄之禁非
法所能盡也但使所當不償所費則盜鑄自息宋以陝西
用兵鑄當十錢盜鑄如雲而起改而當三猶盜鑄也減而
當二盜鑄乃息蓋銅費僅足相當奸人無所利也程子曰
利多費省盜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此禁私錢良法
也從來立法甚嚴而奸民不畏者有司愛銅惜工也欲銅
輕而鑄多省工而易成故不軌之民因其輕也益以輕者
殺之因其省也益以省者亂之馴至董卓所鑄無輪郭文

釋志

卷八

雜賦

六

字皆求多求省之故民間用錢樂其數之多則不取少也
樂其攜之輕則不取重也所以私錢常通官錢常滯治之
之法權以銅費使僅相當故非重五銖不可古人所云五
銖得輕重之中不及五銖則銅價有利仍多盜鑄爾至其
行官錢非盡去私錢不可欲去私錢非平物價不可今以
官錢三十當私錢之百人情喜多惡少必取百不取三十
也苟禁其取百限以三十則貿易者常陰踊物賈即不至
百錢但得四五十而官錢之賈已默減矣劉巴欲行直
百之錢請先主先平物價令民與官為市非籠市利也欲
錢之通不得不然元非長久可行之事所以暫禁私踊之
術私踊不作所當如法然後削官平之令聽民間自為授
受誰曰不宜乎然禁絕私錢恐喪貨者多又當思所以斂

之陸贄曰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曰楮多則輕必
作錢以收之宋高宗論交子會子之敝曰但宮中常有百
萬緡遇交子減賈時買之即無敝矣參此數法而官錢可
通行也三代以前不以鹽爲賦故貢於青不貢於揚以青
近王都也其時鹽之供御不過大官滋味及燕享形鹽餘
皆民間利之官不與知漢景帝既平吳楊州鹽田始入漢
其臣謂安邊足用之本皆取其中鹽賦之興大率始此其
初惟充邊儲後乃旁及他用明之初載蓋做宋雍熙法久
而盡失其故其用不止於餉邊其敝不止於病商矣嘗試
籌之天下之鹽所在而有天下之兵亦所在而有天下之
廢田亦所在而有蘇轍所云許汝久荒之田至今如故也
以兵墾田則恐有妨守禦其人亦未必安於力農以度支

釋志

卷八

雜賦

九

給餉竭一方大半之賦僅支一方之兵猶苦不給而田之
榛莽者雖募墾令下未見耕桑事也胡不循向者報中之
法不必輸贖一隅不必事屬大商亦不必輸於帑藏而後
給餉但就兵所居募商墾田就田所近輸粟養兵商自墾
之商自輸之爲國者但以鹽償之爾夫兵者天下不常用
之人不在四民之中鹽者天下不毛之地所生不在恆產
之內以不在恆產內之物養天下不常用之人裒益平施
理有固然不但事勢所宜也唐張平叔欲變鹽法以官賣
代商賣韓愈力言不可其最痛切者如云國家權鹽糴與
商商納權糴與百姓無貧富貴賤皆輸錢於官矣不必與
國家交手付錢而後爲輸官也凡計臣所居以爲功者皆
略去民間市物之錢而課其交手與官之錢是再輸錢也

釋志 卷八

王拱辰議權河北鹽張方平見神宗曰河北再權鹽何也
帝曰始立法爾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稅中今兩稅
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方平之言即韓愈指也宋初河東
之鹽募輸粟陝西公私便之其後薛向以之易馬則利不
在官而歸司市之人故言者謂向壞鹽法而有所欺隱然
則以鹽給邊儲昔之良法而以他用耗費鹽課昔之敝政
也蓋鹽之利大故操國計者惑於衆口不能直捷立法必
迂曲其制使經歷多人各爲漁獵計所以弊也如所云
輸粟償鹽其法直捷而漁利者少恐阻撓者眾爾三代之
時未嘗病商賈利民原稿管子始作法斂之孟子謂始于
賤丈夫之專利或有由也凡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
誘販夫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大商此與商賈共

釋志

卷八

雜賦

三

利取少致多之術也國家有事更立多取之法一物也稅
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一時湊入甚爲可喜然湊
入雖多常入遂減以通計之後日多取或不如最初少取
矣人主恐有蔽匿則責有司補納補納之資豈能天降地
出更當就商取之夫稅輕則商多商多而稅多雖有司蔽
匿其所亦無幾也稅重而商少商少而稅少雖有司補
納其所亦無幾也故三代以後不可復言去關市之征
但減稅通商亦足用之一端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主之利大率如是不言利而取所
應有即利也見爲有利而營之則有謂奇貨可居者利不
在人主而在居貨者矣夫以國家之令取銅以當幣以國
家之力鑄銅以爲幣但使僅足銅賈即變銅爲白金矣以

一一一

不毛之地資之以為貨以不役之人資之以代輸將但使邊無乏食即變斥鹵為沃壤矣遠方所產得人流通既流通矣薄從發取之但使市無乏商即變末作為土著矣錢不五銖而淆以輕偽則利歸盜鑄鹽不報中而商有銀輸竈有銀賦則邊儲蕭然商稅不輕湊入雖多常入遂減關吏皆仰屋矣此無他不求美利而求世俗之利其弊必至此也市者商賈之事吏而列肆非禮也自漢武帝始也其後必有和買之事矣糴者民庶所為官而糴粟非古也自魏文侯始也其後必有和糴之日矣此二法者宋人行之最為謬政其源起於有常平之錢以徵逐微利也常平之法耿壽昌所為當時之臣謂壽昌習於分銖之事不可為法其後明帝又欲置之劉般對以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

釋志

卷八

雜賦

三

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明帝乃止宋之祖宗不知大體察及分銖誤以常平為良法其極流為青苗後世盛言青苗之非不知常平實作備也唐有內莊宅官租之制後代瓊林大盈從此而始明太祖不用常平故終代無和買不用官租故子孫無私藏他若權酒與鐵太祖皆除之惟以茶易馬尚行于隴蜀而天下不知蓋取馬境外以備邊圉蜀人得質茶治生番族得飲茶療疾皆以濟物為心與前代筦利不同也皮革之貢自古有之然取獸之法非可安坐而致七月之詩必伺草木之長聽蟲鳴而知其將衰已而草盡刈乎下木盡落乎上置網始施于山林猶未可盡取也如狐狸之微可以徒搏獨殺者則即取之若獸之強有力者必俟闔境竭作或參於前或伍於後

或倚於上或角於下全以戰陣之法行之而後可強取也人君無曰此上供之獸若縛雞豚焉爾思其取之之勞則非時之求無饜之欲當稍裁減而雉頭吉光之美風毛雨血之娛窮奇角端之怪中黃賁育之力亦無所用之矣

導川篇第二十七

治水有三義分而道之謂之疏禹疏九河是也去其淤而澗之謂之濬舜典濬川是也抑其暴而扼之謂之塞武帝塞瓠子是也疏與濬有四法紆曲者掘之使直注射者扞之使曲一法也經流所注為法以去其填使高不壅卑不涸則水之去也疾又一法也岸有廣狹狹者甚悍則闢之廣者善崩則遏之然後水行地中兩溪無患又一法也為減水之河汎濫則以制其狂隳突則以殺其怒又一法也

釋志

卷八

雜賦

三

疏與濬皆古法塞則始於漢蓋古有決河澗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故傳曰治水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又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又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蓋大川之旁當有餘地以為受水之區故不汎濫而入人之田敗人之禾也殷天子之都為河所壞必遷徙避之豈人力不足哉水所欲居不可人力塞也周靈王壅穀水以固其宮太子晉濊憂之惡其反天地之性必有大殃漢明帝詔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古之持論者皆如是也何行隄之使盡去疏濬二法獨以能塞潰決為功至於大決所傷無限則又役民以湮之無歲不興役以塞決口亦無歲無決口而不興役以其筋力膏澤與水爭地歲有昏墊之憂復有力

作之苦胡不講於古法也川之大者莫過於河昔人獨詳其法要之無百年可恃之利於以救時急病遲沉澹災則有之矣禹貢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一語者治河之綱領也史記曰禹之治河廝二渠以引之二渠者河沛也河出秦晉之間高而且悍行平地必有敗沛左右皆平地故分爲二渠所以免決溢自沛以下至於青齊厥土更疏二渠猶不能受故復分爲九漢既塞宣房河歸於一自以爲萬載之利人主作歌以侈大其事然以一道受水詎可久安所以宣房塞後未幾復決自分爲屯氏河然則二渠者禹之所導屯氏河者水所自導也於此可見水之性喜分而不喜合矣史稱既有屯氏後兗南六郡無水憂河分而水患減此其明效然前此八支皆湮河身遂隘東郡左右尤被

繹志

卷八

導川

書

其害郭昌於貝丘開直渠亦分河之義當時安之其蹟已湮後人猶思之不置益信九河之法善也其他論議者李尋解光請因其自決數年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賈讓請多穿漕渠於冀州分殺水怒且以溉田關並請空平原東郡左右之地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請略於九河故地穿之卽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上諸說皆本禹貢之義故遠者可經數十年近者亦保數年無患治河上策也嘗以意度之東漢以前治水之法具於班固之書其後三方鼎峙南北分裂河身如故而決與塞皆不見史籍唐之藩鎮稱跋扈者皆在濁河左右淄青最爲下流未聞隣道之曲防也何以混一之代河輒爲害大抵車軌未同急於用兵不暇

及水利事河頃之地或左右游波或跳汰沙土時有漲溢不至大決且土曠人稀百姓擇便地族處高都沃壤尙苦汙萊未墾况馮鹵沮洳不過蕃芟藁畜牧雖家於水次可以無患軍府所資指墾田爲質不及於不毛山林陂池畀少府爲稍入率簡節疏目可以闕狹取裁繭絲所不及也否則節使所踞各私土疆強臣自固其園上下相親爲之有法故功效有成患災遂微乎王武俊決河注王莽渠斷馬燧餉道乃知爾時河隄自若也若夫天下一家河輒爲患者亦自有說五服之內尺土皆其調率不能如向者畱棄地以居水也爲有司者好以興作爲事或以要利或以奏功皆度國之財配民之力不能靜處而俟六府之脩也上以鞭笞督之下以文具應之下捷多不如法燒菑常苦

繹志

卷八

導川

書

不繼客土疏惡兼以築怨鹵莽卒事而功不堅也行隄之使不量民力盈虛都水之司不同朝廷憂勞上下相欺責成旦夕雖有丘山之積不填精衛之壑漏卮多則蟻穴衆奸胥黠民方且冀其數敗以遂其私是以混一之代輒有河工既有河工輒有河患書傳所載往往如此且又有未諳者水所欲往必非人力所能禦何也水者浸淫之性其所未至必先有浸淫浸淫則土淖土淖則鼃鼃鱸鱸將窟穴其中魚鼃蛤蟹又鑽蔽之其淺淺廣狹皆非人所測識也人所見爲屹然巨防者在水上者也若窟穴之淺淺在水下者也畚鍤之功能施決口不能施窟穴窒於防之未成不能窒防之已成固有人見爲屹然者其下已不可問矣則以水所欲往其土先淖也所以濱河之處每值大漲

之時地有忽陷者或數十步之外水躍出平地似有怪物焉其實非也土淖而窟穴深愈淖則愈深不知其所止水從窟穴出也蓋水性至平亦至悍其所已至居地上一尋者其所未至亦有出地一尋之力但為土所制而不能出鬱勃之氣固在也水之旁不幸有窟穴穴之上不幸有蛇虺出入之竅憤盈之水從此趵突無疑矣又有一說焉上流既決下流之水必緩緩則淤填稍積河身潛高水行至此與昔人囊沙壅之何異在上之水雖流在下之水實滯上流而下瀦形雖吐而氣則噏形與氣爭噏與吐爭是以愈怒怒磅礴而莫殺必橫出矣每聞水濱之人言防將決輒有黑濤如橫隴互於水上以為有怪物焉不知皆磅礴之氣所為也觸山之力豈倍薄增高所能抗耶由此言之

釋志

卷八

導川

三

歲以智力相迥其何益哉惟有聽水所如俾浸淫之處即以居水而隄其兩涯之未浸淫者土新而不淖窟穴必少畚鍤皆施實地上下借通無磅礴之怒可以數十年無患後此更圖可也善哉宋神宗曰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之性遷徙城邑避之復有何患若神宗者可謂能用上策者也且以耳目聞見質之往年干戈未戢漢上列防率皆破壞其時之人排水澤而居者亦不甚苦橫流此亦可為小決使道之明徵也欲用此策當使地有所棄賦有所除然地雖棄而民力紓可以當千耦之耘矣賦雖除而蠲復省可以當阡陌之闢矣此法之善通諸天下之水無不可者李尋曰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皆理脈絡咸通偏黨不衷則湧溢為敗故百川沸騰不盡關上游霖雨之故

蓋所在之水騰湧而上者五行之家所謂水不潤下也春秋傳曰凡平地出水為大水若盈科後進何平地之出云為人主者當引咎自責抑損陰氣凡慘刻暗昧之事皆宜勅斷故春秋有伐鼓之文所以自責寬賦減稅委陂池藪澤之利于民所以消怨容抑陰威若惜地惜賦而不惜民雖神禹復生未見有良籌也

勅法篇第二十八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王在上立法所以止亂弭亂所以安人是以法度愈明人心愈安欲民為善不道之而驅之則民不安不靜以養之而震疊以懼之則民不安不能化惡人為善人而欲殄絕惡人獨餘善人則民不安是皆快

釋志

卷八

導川

三

擊斷之私非靜亂之理也先代之制禮經二千刑辟亦二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此入彼條目相當靡有贏縮故用刑之道必合天德必就天倫君臣父子之義不可倒置仁義禮智之心不可混棄清問審聽及奏當未成察諸詞色之間求諸意言之表勳賢有議刺宥必三所以致忠愛也啟刑書而眾占三公九卿皆在皮弁素積同於克謹天戒天子所行遇士師之官則舉虎皮以旌之所以尊律令也其為詞也貴信而不貴文獄詞有文無當於造命其讞獄也宜速而不宜留獄事雷滯為害不減冤抑其書獄也宜緩而不宜遽緩之須臾以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可無憾所以致敬慎也屏除淡陷陰賊之人遴選上德通理之吏使天討所加歸於怙亂此外逮繫株送可省則

省之勿以一方有獄驚動遠邇於以布仁厚之風順稽古之制所以迂雍和也殷周斷獄不以三微秦爲虐政四時行刑是以孟冬趣刑草艾則墨不以決斷嚴慘淫及三統之始所以奉天時也管筆筆枯皆有定制五虐之具不陳於寺署斬艾既施而懸首收族必與朝士共議所以示矜恤也夫獄訟謳歌古人以下天意非細故也王者受命之符皆積德累善所致至於災異則刑辟怨恨所生故文王之王也以質二國之成動方輿之執後之賢君或齋居宣室或夜起旁皇司寇行戮先爲之不舉以其與天合德故奉天意以從事也古之爲法也議事以制不爲刑書蓋刑書者非以同民情而出治乃矯割物情以從上令也故春秋之時子產荀寅皆以擅作刑器見譏於有道楊賜拜廷

釋志

卷八

勅法

三

尉亦以代非法家固辭其職且曰二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蔘先也况在凡人能無咎乎然世道益降苟無定法治獄之吏又將舞文以入罪故兩漢以來陳寵應邵更以刪定律令見稱後世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人不倣古制取一時所成之案爲條格條格紛多彼此不等胥吏易爲輕重有司殺於此附三宥莫聞二門遂開故在古今爲最亂古之聖王留不盡之法以養天地之和而著其理於經以察事類之變其義使法所不載引經而議或輕或重期於足以懲戒爲惡之人而非快於殺人也武帝使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獄以其師春秋大義顛斷於外當時稱平焉後世事事取決於律律有必誅之條民無違禮之禁舉世之人盡棄禮不用而逞其奸

釋志 卷八

得以禦法但不明犯死法而穿鑿崖穴導達姦邪之路無所不爲使海內淳風爲之盡壞上之人雖欲取之其人反借法以自解貪殘之吏得罪朝廷不可勝數而以事之未敗力能彌縫解釋刺姦之職亦莫致其督責孱弱之家不敢與大奸爲難知幾君子寧忍而避之爲有司者亦無從求其事而詰之探其情而誅之矣其或愚魯之人誤陷大辟又以合於律令而不可赦雖三宥之恩亦無及焉又或觸權臣之怒犯酷吏之鋒越法以誅如艾草菅不憚耘耨晚蘭殄絕國紀亦有操讞鞠之柄不解先王用法大義而惑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冥報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縱釋有罪更貽民以不安如朱子所云劫盜不死則商旅無坦途狴岸不清則閭里無善俗蠹胥不去則有司無

釋志

卷八

勅法

三

美政尤末世膏肓之疾也必也削苛慘之條重議獄之制俾司聽者執持律令守而勿失不得借曲盡人情之說而故爲輕重迹似克私意實警法也大臣參聽引用經術亦必純正淵淡若仲舒者從之淺學曲說替亂先正大義若耿育庇覆趙氏以迎合君心者無從也人主於此參以睿慮決以神聽務存萬世之防不矜一事之察其出入不與臣下相裁成而與天地相參贊如此以往庶免班固五疾之論矣然而子舉行戮則者忌痛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寬皋陶之後惟蘇忿生最善以列用中罰遂爲古今名司寇焉此又任人不任法之定論也易曰利見大人以中正也君子爲治立制度以防其僭明禮義以正其心惜物力以養其財課生業以作其怠專一其志不尙奇巧以

一一五

厚其風夫婦正而後禁淫縱焉父子親而後責悖逆焉君臣定而後詰倍叛焉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地力闢而後料租庸焉廉恥生而後殊黜陟焉禮中有刑刑中有禮而後謂中正也以爲磨礱砥礪皆損一物以利一物者也若必殺不善人以驅人爲善是以所殺之人爲未殺者砥石也非聖王之指也聖王立法不以舊惡蔽新詞不以漢文快積惡其事在此而惡在彼原彼事証此事與挾私同也其惡雖大所犯則小援大惡斷小罪與故入同也先儒之言曰刑辟之用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者動其利路也敦之者篤其質樸也君子爲治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重其死人皆以治世爲樂則不宜驚以猛悍人皆以樂生爲順則不宜逆以慘傷此所謂篤其質樸也

釋志

卷八

勅法

五

設詐以防僞用權以懼奸懸賞以誘告密施餌以弋貪婪此所謂動其利路也武王告康叔有殺人取財之罪有不孝不友之罪有官人玩法之罪爲諸侯者專恃威虐不用天子命亦有罪焉言官人玩法諸侯放命與盜賊逆子同也不曰犯命而曰放命犯命者逆上凡人知其當誅放命者病下非聖王莫能誅也若夫穿鑿文詞顛倒律令非時行部而逮考不急非時行刑以濁亂天氣受牒過多株送被路過於酷烈有凝脂之刺設用機智如鷲鳥之搏行之不足定亂于一時持之不足立法於萬世無以安賢者卽無以懼不肖聖王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在四誅之列不以聽者也國家當有世守之法不可因事而更下之人奉定法以從令雖奸猾不敢肆上之人執定法以防奸雖

桀黠不難收若變法以從意民亦乘無定以亂法所變之法曾未幾時而爲害更甚卽無亂法者而法中本有之疵漏疊見錯出矣以其非歷載詳定之法乃一時救弊之法也歷載所定之法時有壞端因事正之害去而法仍良如以灰浣垢垢去而灰亦棄一時救弊之法崇朝偶快人情不久更成大忒如垢雖去而水滋復著於物其流更甚雖有善者更操何術以相濯乎揆厥所由敝在失教不在失刑詔令日下未聞以禮防欲凡上下之情強相維持者禁網而已矣網羅旣張飛走皆懼不能恬其性也適足動於惡矣於是飾情假說以應乎上藏奸府隱以比於下時有所取以張其威獸有所樹以厚其援凡所以整齊其民者適足導之爲惡也是以歲月之間習俗屢變放而彌下不

釋志

卷八

勅法

三

可止也爲法之害有二有踰越之害有陵夷之害司憲者謹其踰越而不慎於陵夷必至踰越者多不可勝誅不得不稍弛其法旣知其犯法復從而弛之則所執之法已如將絕之繩不能縛物矣是以陵夷也夫論道者不可不盡定罪者必從其實執所論之道以定罪尙謂非其實也非其實卽不麗法矣明知其實而不得盡法故弛法以就之與以非道定罪何異由此言之則陵夷之害甚於踰越矣且治世人皆畏法而被刑者不絕於世苟罹於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亂世人可誅雖藉衣半路不能取其什一此肩而遊於世莫非漏網之人論者遂謂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蓋有激之言亦傷悼之詞也獄有單詞有兩造謠言鋸箭皆單詞之屬也無可質成故法可不聽然或有所畏

而削其名或身已亡而怨未息或事關天下國家而不敢
暴露此又不可不聽也聽之法在乎察其情不必質其成
質其成者一人一事之曲直也察其情者紀綱法度之完
虧也唐文宗之時諫官言事多不署名論者謂其似匿名
書蓋諛讓之也然宦官耳目布滿左右削其名者或亦造
膝詭詞之義言雖不可質成當識進言之意若格於例而
不聽則入告之路絕矣其在末造部民之於官長百姓之
於朝廷不敢顯言而削名以聞此不當引無証之例屏置
而弗聽也訟齊民者則窮詰靡遺訟官司者則削投恐後
吏道所以衰也所謂疑獄者亦然所謂過誤者亦然所謂
肆赦者亦然高帝詔諷疑獄謂非法令所能決也非謂罪
麗于法皆可疑凡疑皆從輕也康誥宥過誤謂趨走使令

釋志

卷八

勅法

三

簿書期會偶有不檢是也非處心積慮相與為姦慝竄入
過誤之迹以求免也周官有肆赦乃三刺三宥之後幼弱
老耄蠢愚則有赦非罪已定而復赦且非人人赦之也三
者之失赦為最甚詩曰彼宜有罪汝覆脫之夫脫一二人
罪猶曰不可况羣有罪而脫之乎光武問吳漢所欲言對
曰臣愚無所知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曰惡人高會而
誇詫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能討遭盜者覩物
而不敢取皆赦之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弟子殺
人而黨錮之禍起故先主常遊名儒問其論治未嘗以
赦為可用武侯治蜀赦不妄下蜀士歌思猶同人之思召
公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由此觀之赦何福於人不
赦何損於仁耶春秋書曰肆大眚以譏失刑廢天討為萬

世戒也

治盜篇第二十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二者盜之招也盜何為者也竊人
之財以為己用也聖王制財用之節使人不得有餘雖欲
有餘法不許也所以止盜也末世誨盜多矣貨財所聚人
思效攘以其可欲存焉非與之為怨也非憎主人也求利
之情必至於此所謂乘君子之器則奪之者至也周公作
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
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楚文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貪暴所至虞度豐資而策取之錐刀之末亦不憚遺則掩
藏也求取之私輒威以調率上下相通而保利之則隱器

釋志

卷八

治盜

三

也且不義之聲眾所同惡故姦人懷邪幾幸窺間隙而先
動所謂上慢下暴則伐之者至也且教化不明創置上下
毀壞禮誼機變不已起而奪圍奪圍不已聚而攻掠盜賊
如雲而大作不亦宜乎班固論姦宄之風成於游俠游俠
之風誠於四豪之驚上誠探本之論也治盜更無餘法得
其根株而決去之斯已矣隨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入於秦
陳叔達靜居三日賊出境此有司最善者其次不能無
發發而必擒若趙廣漢為尹窮里空舍少年甫謀聚劫而
捕吏已至其次發而不禁必稱兵誅之若子太叔取萑符
亦可矣昔賢之論請以豪俠補軍職則可消盜賊於未萌
又云籍豪傑知謀之士以捕盜為進身資又用周禮罷民
之法為害鄉里則桎梏而坐諸嘉石不待既入於刑而後

執之其說皆可行若夫招撫其人籍以為兵李綱亦曾言之蓋謂天下已亂國基新造已亂則廢法有由新造則尺籍未充若光武用銅馬青犢之義爾非謂平民為盜亦許以為兵免罪也元世祖招一盜主海運明英宗處福賊以縣貳書諸史冊皆見議後世可不慎乎國家之敝莫甚於諱盜秦二世漢王莽覆轍可鑒也此二季者盜之始發不過轉掠求食而已二世則惡聞博士之對王莽則甚嚴長史之罰是以臣下恐懼迭相欺謾惟力事上官應對詰責具資用以救斬斷不暇復謀討擊是用浸廣終於不可制此最無益而為害更大也凡姦宄之人必有窟穴窟穴所伏必在重地姦人雖易窟穴不易盤庚所云易種也張敞捕廣川之盜蹤跡皆入王宮窮治搜索得諸殿屋重轅中

釋志

卷八

治盜

三

其為窟穴如此光武之時羣盜大起帝寬長吏之罰皆使以捕討自效惟蔽匿者乃罪之此治盜上策也昔有羣盜聚一處幾百餘人有司欲往取之議者皆云密戒甸徒竭作而掩其不備慎勿漏師使得逸去有老人曰不然取此有法非眾力所能縛也百人致死以拒游徼勢必多所殺傷宜不禁間諜使之漏言彼必驚遁以避吾鋒因其遁也亟火其室廬蕩然泯然無所依勢必散處他所其儔雖多所居隔越不能相救可分道而並獲也果以此策就擒無敢闖者有識者曰此漢明帝議禽原武妖賊法也又有劇盜能呼召數郡之侶一日盜牛失道為土人所得欲致諸官一人識之曰此某甲也魁宿而金多至公庭即釋之矣相與殺之而以其首獻此人既死方數百里間數年

無犬吠之警一事亦可備一班云

釋志

卷八

治盜

三

東坡先生集卷八
治盜
三

釋志卷八終

竟陵石莊胡承諾誤

太倉後學顧鈞麟校

三禮篇第三十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昭孝格祖通於神明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事神之目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行禮之等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牲幣祝號皆有次第如公侯之有等級此制祀之則也日以紀之等以辨之則以裁之或失

釋志

卷九

三禮

則野或失則誕皆不可訓也蓋天地之間有氣焉有形焉有性焉天者氣之本也天下之物莫不受氣於天時行則氣至祭天所以宣氣也祭天以燔燎燔燎者氣也用天道也地者形所載也物之有形莫不託體於地資生而形出祭地所以答形也祭地以毛血毛血者幽全之物也踐形也用地道也人者性所麗也性之相屬莫近於祖考莫孚於聖賢性通則神聚祭祖考聖賢所以盡性也祖考聖賢則有嗜好有酬答祭以饗獻用人道也易有三才焉書有三禮焉三才之蘊以三禮表而出之是以常在人倫日用之間此祭義也歷代賢君動作接神必依古聖之經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僕雖勤而用不勞每舉盛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此人君盛德也下至公卿

有田祿者莫不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祀所以知稼穡艱難無狂惑驕恣之失夙興夜寐保其家亢其宗又以通上下之情逮繆寡之利此士大夫美俗也先王以禮養人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所由揖讓而天下治也自是而降淫祀興焉人主不本神道設教而惟福之求士大夫不知絕地天通而惟鬼之詔君如漢宣仍脩武帝故事方士進用祕祝更興賢如臧文仲猶且失禮宗廟惑溺非族而况夏父弗綦之屬乎凡祭之禮大祀患其不衷小祀患其不節天地宗廟參考不詳以意為進退則所失更大羣神之祀有可省者有可併者有因事而舉事已即當罷者祠官徧天下而圭璧斯罄非能通幽明之故也古者祀事先卜所以止淫祀也常祀不卜不在淫祀之列無庸卜也

釋志

卷九

三禮

後世灼龜不傳無從決於神故當止乎禮義前此所未舉不必自我作往代所通行不可自我廢知不可頓廢當益慎妄作非謂一舉即不可廢襲前人之誤一廢即不可舉致鬼神為厲也故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舉而莫敢廢因所廢而莫敢舉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禮義所在即非淫祀也明之祀典有度越前代者省五帝之名息六宗之辨絕封禪之議慎大禘之舉正先師之號定從祀之賢又並明堂於圜丘凡矯誣妖誕鄙褻侵躐奇衰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盡制而曲防之蓋由開國之初大祀議用陶安裕禘詹同齋戒朱升五祀崔亮朝會劉基祝祭魏觀軍禮陶覲凡此諸議又皆安所裁定諸公學有本原時當改制行其所學道由以達不必咨秩宗於

岳牧肆綿蕞於郊坰矣若夫浮屠老子之祀或順風鼓燎推波助瀾或火書焚廬嚴禁敕絕以至罔元玉清青詞素饌不領於聖王之秩祀君子不道也祭祀之禮有告有報有所告者告成事也報者報往賜也祈者祈後休也其大指則在齋戒其心精明其德以爲出治之本也是以貴於因時貴於備物貴於致美祭不因時以意爲疏數是不敬也供事不豫取具臨時是不敬也苟簡卽事黍稷不馨牲牢不博碩肥膾是不敬也君子祀事有曠則冬不遑裘夏不遑葛黍盛牲牢之具偶有天災不以災所未盛之物薦於所尊災之甚者寧廢一時之祭以志其誓所以自責而懲不恪也又以爲人之所盡不若已所自盡耕種滌濯祖割之事必身親之祝嘏有常禮卽事有常時器幣有定制

釋志

卷九

三禮

三

奠告有常儀供御有定物若此者皆以誠敬教天下而相助爲治也古者歲一祀天有其文而時不可考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蓋三統者人事之始一陽初生者天事之始迎長之義君與民同受其福故行禮之日莫宜於此古今所疑者周公季秋大饗曾與日至並行又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上帝故諸儒持論有子月寅月之義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二事祭天與祈穀爲二郊後世參用王鄭或三歲一郊或再歲一郊又或一歲九郊又因祀帝之說以太皞五帝實之以今考之周公之時歲一郊天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是也若明堂之祀以尊文考爲義非宗周祀典也何以徵之春秋書九月用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之郊孔子謂之非禮則周公不常用可

知陳氏謂掃地陶匏極簡未足盡其委曲故有季秋之饗焉夫聖人者必不以人情豐儉圖度天意豈有因古禮簡質復加一祭沾沾致其隆厚者乎周公季秋之饗其爲尊文考明甚觀其郊用特牲以天爲主也明堂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變特牲而用大牢與宗廟同是文考爲主也非一歲再舉天祀也程朱解此謂一陽初生萬物之始是以祭天宗祀九月萬物告成是以祭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以此解二祭一用冬至一用季秋之義與易天爲帝之指非謂再舉可通行天與帝不可偏乏祀也祈穀之祭月令不言兆位先儒有云在圓丘者然既以上帝爲文則祭從屋下不於圓丘可知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

釋志

卷九

三禮

四

而後耕蓋以祈穀爲義則后稷農事之師所重在稷思文之詩是也亦非報天之旨也由此言之孟春季秋二舉別有意義非祀天本義諸儒之疑皆釋然矣古者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爲越縵而行事故杜預曰常事不卜卜而不吉郊不可廢也禮有卜郊之文先儒以爲或異代之制蓋以大饗不問卜不應有異同也魯郊非禮故待卜吉後舉非天子之郊皆待卜也杜預所云卜其牲日以通禮記卜郊之義甚善故明太祖著合國有三年之喪不廢祀天則知郊也者歲不再舉亦無曠年其時必以冬至其兆必於天子之南郊牲駢犢玉蒼璧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是其事也九郊不可從五帝非經義孟春之祈與藉田同既有藉田則祈穀可省天不可瀆也明堂之饗與大禘同不必

常行所以尊天亦所以尊祖考是其義也若夫龜卜已絕無從求其遺法左氏公羊杜預郊特牲有言卜者存而不論此郊祀之制也自殷以上未見有祀地之文周禮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祀地示於方澤此祀地之始辭亦二郊異兆之始辭周公初至洛邑用二牛於郊祭天特牲而用二牛似乎天地合祭者蓋新造都邑兆域未定一壇之上並祭天地事或有之非合祭所當據也自此以後稽考禮制之書無如詩與春秋詩載祀天之禮無祀地之禮有配天樂歌無配地樂歌閔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無祀地之文也東遷以後見於春秋者言郊而不及地秦僭用四時亦未祀地西漢之初亦無祭地之事豈數百年來師旅迭興禮文湮滅書缺有間而不可考乎記曰郊特牲

釋志

卷九

三禮

五

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此皆社與地同爲一神之文泰誓亦以豕土對上帝然則自唐虞以來祀地之禮並於祀社故禮文若此乎觀武帝祠后土汾陰匡衡徙諸長安命曰北郊此亦后土與地同爲一神之徵也自匡衡定南北二郊天地之祀皆有載籍可考而社自有神與稷並列竊謂社稷於地猶日月於天天之功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當天德地之功見於社稷而社稷不可當地德王宮之壇不以當圜丘奈何以豕土當泰折乎社與地爲二神無可疑矣所可議者王莽作輔始有天地合祭之舉東京以下分合不一卒無定論元祐分曹而不決也由

今觀之並祀始於匡衡合祭始於王莽二始之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爲何也昔烈山氏之子柱始爲稷祀虞夏以前皆祀之湯革夏正獨易稷祀以棄代柱厥後嗣商而有土者棄之子孫也此天人之朕兆也地之於天猶母之於父也母后臨朝稱制前此所未有成帝初立王太后始臨朝匡衡適以此時二郊並峙於南北其後母家益盛帝命潛移王莽適以此時天地合祭於一壇信乎其爲朕兆也今二郊並舉更年既久不可偏有抑揚但萬世而後定不可復議合祭以昭地位於天陰伉於陽之失云爾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擬神之理朱子曰古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先儒之論如此事會之徵如彼豈可棄經曲舊儀遵僞新陋制乎且以

釋志

卷九

三禮

六

太極之理考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相去亦綿邈矣又天無偏覆地有分土無端引爲夫婦妄稱同牢之語何鄙褻已甚耶地示之禮擬於天則太伉列於社則太卑別爲一兆乃禮之宜若夫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乃今之里社也經所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也不當與天子諸侯所立之社並論傳咸言之詳矣配享之義何也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人道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之有配猶賓之有主也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推而上之及於始祖故以始祖配此殷周制也殷之園王周之后稷土地爵命皆其所受子孫基之以有天位故可推以配天若推而上之不與稷契同基命輒以子孫私恩臚於郊祀亦非禮也春秋傳曰臣子大受命與

王之君受命於天釋此弗配而以私恩行非大受命也王者始受命為太祖太祖之時祀天不可無配則以尊考之義行之至於太祖升祔乃易尊考之制崇受命之符而以太祖配此禮之正不可易也明之初載以仁祖配尊考義也不及祖德以其非后稷也西漢無配享之議雖匡衡韋元成猶未議也故西漢無配天之祖光武始議郊禘杜林止之厥後當塗祖舜識者皆譏其妄故司馬氏繼起即不踵行惟唐人有景皇配天之議既不行於當時朱子綱目亦不存其說以示後世蓋非信從之典也然則祖非稷契有大功於生民者必以始受命之君為配此經義也亦天意也地示之配古無可據之文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乃祖廟之詩非郊壇之儀也王莽欲悅元后故以高后配

釋志

卷九

三禮

七

地歷代不糾其謬而以為定制最不經者魏之舜妃伊氏也明太祖深知其謬配天之祖即以配地副禘不登於祗室得經義矣掃地而祭尚矣備物致飾加隆焉可也紫壇偽飾之不再陳也匡衡正之也祭法郊禘祖宗之又先儒皆曰不類漢業特起不因緣堯此一語可決千古之疑後代議禮不復遠祖軒項杜林正之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所謂七廟者一祖二宗及高曾祖禘四世也惟此四世之說苦多支闕若以父子為世苟兄弟相繼者在其間必取義於四世則不能限以四室若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為一世兄弟之中或二帝三帝自古有之必限四室則不能備及四世矣况乎周孝王晉簡文帝唐宣宗世數之差更為疑難其說既難通矣漢元帝立四親廟為悼皇

考之疑更引景帝當四廟之數是高祖以上更有一祖祀於廟中其廟則四其祖則五世矣光武上繼元帝以元為禘成哀平三君皆不得入廟雖上祀四世而絕三君廟門外其義又難通矣劉歆謂毀廟非禮但當去事有殺祖禘日祭高曾月祭二祧時享壇墀歲貢大禘終王夫廟有別垣則禮可隆殺後世同堂異室何隆殺之可殊其事又難通矣又言七廟正法可常數者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然後代之君莫不稱宗遂為帝者定號既宗之何所據而不祀四親之外其名又難通矣魏晉以後虛太祖之位以待遞遷蓋有姓已易而始受命之君尚未正位者宋人取王安石說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明初載因之楊守陳極言其誤如此牴牾難以枚舉今欲伸太

釋志

卷九

三禮

八

祖之尊又推太祖之意而尊其祖求定義於萃渙息聚訟於曲臺必也開創之初即度祖廟太祖為二域祖廟先立自受命之君以上皆得入焉受命將祔然後更立太廟太祖正位子孫升祔悉從之分為二廟即倪岳祧殿之義而易祧為祖易殿為廟其名更尊既居其廟世世不遷其神更妥蓋開創之君必不忍舍置微時之親不祀而自為太祖數世之後祀事有常繼體之君又安能舍常祀之祖獨尊太祖哉有祖廟以居遠祖之神有太廟以伸太祖之尊祖廟在北太廟在南各為門垣自有屏攝天子自內而出先至祖廟臣民瞻仰之義皆在太廟異於一廟而分前後殿者尊親兩得祧祔免議而後可通行也東京之制立高廟以祀西都五帝又立世祖之廟子孫升祔皆入焉世祖

之主常當一廟之尊同堂異室遂爲古今不刊之典大儒
崔蔡馬鄭皆不以爲非此則二廟可據之例也若夫祧毀
之義甚難言也元成申貢禹之說席未煖而制又更蔡邕
執夏侯之直義甫伸而玉將改大命延長不無兄終弟及
之變而世次莫能畫一功德不祧又有進退祖宗之譏而
去留誰敢發端降格日久前此者一旦有夾室之遷坎室
既盈後此者誰爲栖神之宅此在開創之初必不能預擬
國恤中葉以後事變始生一朝大議當前遺文靡據決非
臣子所可擅言雖欲就會稽訪虞喜謝譴責若匡衡擣椒
以爭配享登僕而告妖夢焉能得所衷哉古之帝王志存
抑損不敢崇其私蓋謂崇私之害甚於廢禮雖祖宗之祭
猶有所限以示四海九州之奉非一家私藏也後世之禮

釋志

卷九

三禮

九

欲天下統於一尊是以尊尊之義上及下及旁及無有不
逮故家無不入廟之祖子孫親媼無無爵之人古今時宜
不同其禮制亦異也古之廟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
有門垣人主一日之中遍祭七廟九獻萬舞之節備舉不
惟人力不堪誠意解怠恐日晷亦不逮昔之儀節不可考
矣明世宗十五年九廟成二十年九廟災此五年中天子
自祭乎臣工代祭乎抑祫則天子植則臣工乎若以臣工
主植天子有不入之廟矣奚取數之盈名之恭耶故同堂
異室起於東漢明章之間至今因之不易也大禘之禮所
祭者始祖所自出之一人而以始祖配之一祭一配非祭
羣祖也合羣廟主而祭者乃祫也祫有三年一舉者有一
歲五舉者異宮別垣故三年而祫同堂異室故一歲五祫

禘非五年不行禘不更立廟卽祭於始祖廟故不可數行
也明禮無禘而有祫四孟歲除五饗是祫也祧殿之主歲
暮一合饗太廟亦祫也禘則太祖以來皆未行也世宗始
行禘禮德祖以上無可推求立皇初祖牌位祭畢燎之禮
之變也皇初祖之文不見於經有識者疑之伊川曾以義
起朱子有設虛位之說祝詞有初祖考妣之稱或亦當時
所據歟記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魯之有禘得祀文
王謂其爲周公所自出所以寵周公也與天子之禘不同
若推始祖以上至於名字無可考者輒以始祖所自出祀
之亦禮文所不載也漢高祖至宣帝皆令郡國立祖考之
廟京師又立廟於陵旁無所謂太廟亦未嘗合祭也夫疏
遠卑賤不可承至尊之祀後世不立郡國廟章元成正之

釋志

卷九

三禮

十

也漢之祖宗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
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游衣冠出有車騎過
於煩矣宋太祖定制歲以四孟季冬凡五饗而止典祠之
勿黷宋太祖正之也出告反而鄭注但告祖禰程子謂至
藝祖廟合羣主皆告牲共一牢有此二說焉禮所云父爲
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若高光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統
爲後者亦可以天子贈其私親故漢悼皇考宋秀安僖王
皆不用天子禮共皇立廟京師睿宗躋於武上當時之失
也祧廟之主有毀有瘞魏晉以降之失也別爲祧殿合祭
則陳之倪岳正之也開元始爲九廟范氏非之然而明之
九廟猶用唐制也一祖二宗與高曾祖禰之外更有二祖
不知所據何名此不可不詳也光武上繼元帝則成哀平

兄弟也人主不入兄弟之廟使有司侍祠於禮可議晉元帝肇祀江左惠愍懷三帝亦兄弟也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溫嶠正之也義重大宗降其私親南頓君以上就其園所立廟光武可法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建始殿祠武帝魏文之失禮也漢煬帝以嬰兒不入廟祠於陵所其後沖質二帝皆同此例春秋子般子野不書葬義或近此公主之祔太廟陰室之有四殤晉之謬舉也宗廟即遠有祧而無立春秋武宮煬宮非禮也然而世室屋壞則誰之過古之君固有勤於構築倦於薦享者有崇飾致美快非禮之觀瞻者方其作之也不憚夷山為平增阼為隴及其既成不過中使上食宮人隨鼓漏陳殿具而已久不省視久不膳脩致棟宇摧頽垣牆傾

釋志

卷九

三禮

十一

圮此非有司之過亦不可謾云天災乃子孫不敬祖考也尊親之道有隱諱之義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也黜呂后於園以薄后配食高祖光武之失也魯僖公尊崇其母為之臣子不敢明正其失必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故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必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以此益見光武之失也后稷主母家祀非祀母家也封其地故主其祀不與莒人滅郕同也祠官祝釐歸福人主不及百姓漢文帝下詔禁之其事可法也左氏四月之雩為正萬物待雨而大故龍見而雩也穀梁九月之雩為正毛澤將盡人力將竭舍是不雨則無及矣故九月而雩也周之九月為夏七月二說非異其神有二也四月之雩常祀也其壇曰雩宗者是也九月之雩非

常祀也旱則舉之其神則所云應上公者也夫禱雨之請或先種植或當結實故先儒云三時皆有禱禮無雩祭惟四月龍星昏見始有常雩耳穀梁發重請之義謂三時之禱既不見答則吁嗟而請之干神之怒失已之讓蓋不得已也不至毛澤將盡人力將竭不可行也此言其理非謂周田事之用必待九月也愚謂旱而請雨非雨必待請而後應蓋憂民閔旱若湯宣之不遑寧處則沴氣可消也今日月星辰山川水旱之神春秋二祭有常秩矣水旱之禱當即其壇以祝史之禮請之禱於老子之宮祝用巫覡失請道矣程子之說亦然且雩祀之禮不獨山川百源當致告也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皆當告之親孝婦能致枯旱則雩祀亦當及先賢也

釋志

卷九

三禮

十一

古制篇第三十一

雖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制度不相近也雖有漢唐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利病不相因也何言乎相近也井田變為世業今則猶之乎名田也封建變為郡縣今則猶之乎牧守也賢良變為經義今則猶之乎科舉也因世業而科稅因牧守而考績因科舉而作人講求至當者行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何言乎相因也府兵之制既壞不得不招募騎藩鎮之禍既熾不得不設轉運使副海道之運既艱不得不縮穀會通所以賦民養兵參伍任吏版牘利漕講求至當行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濟川者不必遡源後濟各隨地而問津焉剡木為舟剡木為楫順水之性而已矣三綱為經五常

爲緯順人之性而已矣以此推之坤乾小正之遺書再用以治人心未必有忠質之效弓矢車馬之餘智復用以制器利用未必有昔人之功若夫品節頗詳綜理猶密惟近代差可考焉文獻以不遠猶存簡策以收羅仍在欲知人主得失則有君舉之書欲知當時是非則有諸臣之復庶民之逆欲知風俗輕重則有里巷謠謠物價貴賤有嗜先古之學者必能言其初制有爲近古之學者必能言其絕續與其變通孔子豈不能言黃帝以上事而刪書斷自唐虞損益獨舉夏商以相近也蘇頌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日進數條以備聖覽亦相近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損益用焉已爾凡制作在天下與氣數相終始與人事相推盪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皆先有漸

釋志

卷九

古制

三

靡之端而後有必趨之勢不自改制之日而後見焉其相近也久矣其相因也微矣或因或革帝王所不得已也是以西漢之時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豈三人能始其事亦以漸而然也然卒屢改屢復紛紜不一何也與時不相習也若最近而可因者莫如本朝故事魏相作輔條奏漢興典故及鼂賈仲舒之言呂大防爲相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此其爲益更勝逃稽異代也夫時王之制卽道所寓也遵時王之制是尊道也尊而美之行道而悅心也何必上古之制而後無弊哉制度之學所以難成家者誦習未能兼備原委不甚明悉又節目繁多學之無法則勞而鮮功或執古戾今或舍己從人往往不衷而廢夫人之立身高名顯功皆可驟致而學問不可驟致作史之

家紀傳易成而表志不易成諸子之書未能貫通於前符合於後故常反道立論以文其疎皆有媿於通儒也古制雖不可行亦必詳舉衆說博稽數代以備談經術若貫珠焉王者必制時巡之禮蓋以道德大同民生熙豫普天之下莫不作覩故就而見之以答其意且以貴賤觀用物淳漓察民風奢則教以儉儉則示以禮亦不可國至人見恐爲煩擾行在止於四岳若經過舊都則宜求功臣之後而紹其封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動則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便時而入國所以重宿衛也所至之處諸侯皆有湯沐邑所以尊禮羣辟共其止舍藁穀之費尊羣辟者重其禮共藁穀者恤其私天子隆禮其臣諸侯亦推恩其民可

釋志

卷九

古制

四

知天子不忍煩費諸侯亦不敢煩擾黎庶可知所以爲盛世良法也然而虞五載一巡成王十有一年一巡世寢近而期寢疏蓋知其事不易舉也有去國踰時之供億有乘危履險之悚息有擗銜踈轡之勞苦有衽服荷戟之震驚有敵國盜賊之窺覷是以行諸道路必有警備前有變異則舉旌以示戒又必以祖考之主載諸齋車朝夕請命所過山川百神莫不祭告以此見天子一出而祖考神示皆離其次以相從亦所以節慢遊也何必逢盜蘭池受困柏谷長吏以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生怨而後希出乎三代而下惟漢章帝最善詔書所載至今稱焉不得借時巡之名開八駿之端元人北辰居所之諫良足法也封建之法始於黃帝盛於三代天地之間人必須養養必資物

物生於天地取以人力力之強者多取之無厭力之小者寡取之而常無以自守每為大力所攘奪是以不可無治法聖人非能使人君之長之也天下自不可一日無君長耳先王封建萬國有屏蔽宣化二義屏蔽者扞禦於外以懲不恪所以安上宣化者敷布德意以廣上仁所以逮下合眾輕成重集眾疏為戚明尊卑則有會同察治忽則有黜陟使四海之內天威不違咫尺臂指不相踈蓋宣九重詔令捷若桴鼓載一人惠澤均為雨露故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人情無間若水比地也後世逮下念少安上指多至於秦人以為借資眾力何如獨操太阿守尉監令天子子奪署置而中外之勢筦於一尊自是以後盡用秦法雖儒者持論自云橋一時所偏重然無

釋志

卷九

古制

十五

當施用則一也何也封建之廢久矣欲復行乎以不學無術之子孫宰制兆民族姓姻婭布滿國中彼齊民者安能宅其宅田其田乎萬一海內風塵告警誰能統一旅匡王國者安上逮下二義兩無取矣郡縣行之既久亦有大敝上下不相親愛但以文法拘繫為之主者捐事實以養名為之民者幸驟遷而亟去卒有水旱道殣相望而有司不加恤卒有寇賊城池自夷而官署不獨存不寧惟是平居攘取勾奪亦甚難堪而欺慢矯虔渙散瓦解豈非無道之尤乎所云安上逮下皆不足恃亦可見矣安見其獨愈也夫治天下之制雖聖人豈能驟更哉承敝易變因其積漸而已矣如封建者古今異時權安危校苦樂實體人情不抑之以從王制其必不可行不在乎文獻有徵也夫人情

所不堪君上之令不能得於下事勢所必危父母之恩不能保其終下被其災上貽其憂非盛治也漢列侯皆家京師文帝始命絳侯就國未幾守令行縣遂有身自披甲家人持兵以見之事夫人臣衷甲見天子吏豈禮也哉豈非懼不測之禍因而蹈不道之機耶由此思之功臣居私邑危如累卵信矣且漢之諸王尚有憂讒畏譏聞樂而泣者況臣僚之葭葦乎厥後列侯雖多更無一人就封者豈非懲絳侯之事與中山靖王之對皆味死陳請不敢遠離闕庭用招疑謗人主閔然為之削除此令也哉東京高密膠東之屬皆疇以戶邑食其租稅所封采地不過名號而已爰及唐之初基食實封者亦止給緡布然則封建之廢久矣自漢至唐皆存其名焉爾最後太宗更欲世襲刺史長

釋志

卷九

古制

十六

孫無忌等皆慟哭陳其不堪至云遠遠闕庭有如遷徙覆族之禍旋踵見及馬周論政亦云子文之功不掩欒黶之惡毒害見存之民勢必割恩已亡之臣由此觀之雖人主崇厚以公天下為心而世臣勢危懷不自安之計儻君若堯舜必不忍行即臣雖禹臯決不敢受又何論利害耶此封建所以長廢而不復也古授田之法見於諸書者不同而公私田之解尤難詳校朱子亦云盡其大不必盡其細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大率以公田分配民家民治公田或不如治私田之專上稅公田或不免於私田之侵以民家共治公田勤惰不同力作止不同時人我不同心勢如連鷄不能共貫其法皆久而必敝也魯宣公稅畝亦有二說有云案行田間擇其善者取之不問公私田也有云公

田之外又稅私田什一要之皆惡政也孟子定以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蓋參酌助徹之間以救暴君汙吏之敝而當時未之行矣夫以官田予民以民田還官出納之際繁而難稽兼以世臣舊家敢於專地而暴君汙吏亦復慢其經界故春秋之大夫有以爭田起訟者有以奪田造亂者則田之不官久矣秦漢以後九州之大制於一人守宰數年輒易土壤之肥磽陵谷之變易生齒之登耗不可勝書卽書不可勝校田亦不能復還於官官亦不能復授民以田其勢則然也董仲舒大儒也知田制已壞非官所能稽故立法以限民間之田勿使太多孔光何武議以三十頃爲限然皆不能行也晉武平吳定王侯田宅及男女占田頃畝多少魏孝文釐考古制次第舉行而均田之法不久亦

釋志

卷九

古制

七

隳唐之初定適值周齊大亂民皆棄田徂亾子孫不能嗣祖父之產鄰里不能任比伍之家素無田者又以武人刺州賦役煩重不敢名田是以田盡歸官唐遂得以口分世業大剖之然天寶之後口分世業亦復壞矣周世宗得元積均田圖慨然嘆曰此制治之本也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然亦未遂張子厚欲私行井田一方是殆不可賦法大政也豈有王制既定儒者輒以意更之鄉曲不驚異有司不糾舉者哉夫限田之指不過抑豪強兼并耳兼并之害因天下平治既久而後有之執法有司柱後惠文治之誰敢不服非天下所由亂也天下之亂生於兼并者少生於貪汙者多兼并之人非持法之官也其害人也官能制之暴斂之人天子之命吏與命吏所昵比者也害之所及

雖天子不能禁也於此而言限田何異乎盜者竭澤而漁主人猶惜其釣餌母使妄投也雖孟子處此必不復行授田但使民之治生得以力作經營自給上之人不以虐政奪所有則衣食足生齒遂矣故井田不如限田限田不如去貪汙苟無貪汙無變今之法而天下已治矣古者士大夫之田以奉祭祀爲主自奉養次之故不能越禮制而使之多然亦不必多也果欲行古法以裁今世莫如教以禮義儆古采地之旨俾人以品級授田則踰制者無以自立於公卿之間並復楚茨信南山之風按其儀節習其度數以移易其性情使人心風俗常如先王之世雖連阡接畛無所用之則執家之田自少民田自多矣然爲此說者迂疎之謂歸焉安望其信從耶獄有肉刑云自禹始其除之

釋志

卷九

古制

五

則自漢文帝始也先儒謂秦廢古法獨存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亦必有廢之者然士大夫之論猶有二端班固陳羣劉頌衛展傅幹曹志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吏人慢易之怙終不改常至於死何如去其爲惡之具以絕其原孔融周顛桓彝王敦蔡廓皆云末世人生不與古同犯法不盡自取不宜投之以殘棄更恐形既殘毀心益安忍且在上者亦不宜有慘酷之聲聞於天下歷世相承有此二說最後朱子亦申陳羣之義要歸於不可復行也蓋古者用禮教於先則從化者多其不從者必不可化者也故殘其支體不爲虐教化陵夷民昧德義惟欲是耽惟利是視所云穿窬之盜忿怒殺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贓之類宜服肉刑者無地不有其人無時不聽其訟聽獄之人未必有

伯夷之廉定國之平也若盡執而刑之誠如孔融所言四海之內富有千八百紂也且謂之宜生即當全所生之具肢體不具不可為人賞其死而毀其肢其與幾何况自漢文以來人安所習歲斷殊死不復驚恐驟聞將截肢體必遠邇惘疑狼顧脅息如飛鳥走獸之在獵藪非所以安天下也今四等之辟亦足盡天下罪狀矣犯法滋多非刑輕也大憝得通苟免之門其餘吏為冤抑更多受取久繫株送瘐死莫問雖無當死之罪而有必死之慘何必肌膚刺劓乃云楚毒哉且律令既定各有科條今復增設一科既不可專就死刑中取數條議輕又不可專就生刑中取數條加重執必於死生之間各取數條當以宮刑剝刑之名是舊在死法者今為縱舍有罪舊在生法者今為慘毒太

釋志

卷九

古制

九

甚矣何如不用肉刑之平也古者要荒之地罪人所居也郭璞曰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諸空荒四維將以扞固牧圍退未絕其巨窟之願進無以塞遁逃之門未見其利也故知五流三居後世亦有難言况肉刑耶陰陽五行之理通於政事堯典羲和各司一時是也古天子季秋之月班來歲政令於侯國故有告朔之禮所頒之令文無可考呂氏月令大抵三代遺法而頗采秦儀將以頒諸季秋然秦人未能行也漢人陰陽月令之學兼舉易卦以配時月大抵與不韋同所受故高祖令甲四人各職一時以司天子服御文帝施惠行賜罷卒祠死頗非時節鼂錯奏言其狀則知當時大儒皆通此學不獨魏相李尋也至於東京章奏鮮不舉易卦五行以正時政之失故班氏作藝文

志曰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也蓋其為說謂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五行之精是為五帝五帝所司各有時也人君順時行政如春施慶賞夏省刑獄秋講武備冬謹畜藏之類則能出滯養微肅化固閉以致天下之福若政令逆時如春興兵戎夏動大獄秋行封爵冬發大衆之類則有疑冰反花裂乾撼坤之沴為天下大禍魏晉而下此學廢矣蓋王弼說易參以老莊其旨溺於幽遠學者漸不達乎陰陽而月令之學不復施諸政事是以罕能言之竊以後世行政古法尚有存者如秋而講武冬而論囚其事固在也胡不取月令之書及洪範五行傳論斟酌宜於今者凡人君起居飲食慶賞刑威無不稽諸天時奉以從事不如時令者議臣得以舉奏於以防嗜欲於

釋志

卷九

古制

十

上息勞瘁於下亦過半矣且以衍羲和之學於不墜也先王之心公平正大故其待亾國之禮隆以三恪之名來朝則客之其在國也典禮文物皆得用天子之制以備一王之法不使至於無徵天子有事宗廟賜以膾肉三恪來弔王喪王答其拜列辟莫能同也其禮止於二代更不上及若武王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但不絕爵土不在作賓之位也爾時為三恪者亦能謹其服命不以得用舊典生僭擬之心遵守常法不以社稷巨墟存怨尤之志其來朝也不惟侯度克謹凡從行之士莫不選擇與俱故能相其君舉動中禮威儀可觀王朝所以加隆至於愛慕雷連惜別依依則終無猜嫌可知矣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秦之繼周此道遂廢是以身危子殺厥宗不

嗣武帝始封周子南君哀平之間亦有紹嘉承休之祀以通三統漢之先世猶存此禮書載微子之命詩存白馬之篇聖人之義見矣古有受降之禮其君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襯百姓男女繫而別受降者釋其君之縛受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祓其社申其官守數其俘不斬伐樹木易置百官遷徙人民也蓋古者亾人之國所以禁暴除亂故不自處無禮降而衰世齊侯滅紀莒伯姬之殯晉執虞公脩虞仲之祀猶有先王法焉是以亾國之君先祀不廢懿親猶存相與安於義命雖無田橫之勇決論者亦不以爲罪也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遍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強者不能安於爲臣率取而自有之其稍弱者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

釋志

卷九

古制

三

日見侵削迄於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晉強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斃者也強者既自取必痛懲其惡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既不振旦夕歿死臣虜不暇焉取無禮於其君乎故世族之害訖於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秦楚燕在當時各自爲區政教風俗大抵不同諸邦其置輔也由余取於戎百里奚舉之牛口之下孫叔敖得諸海濱沈諸梁起方城外之縣尹皆以疎遠登上位其既得位也孫叔求封齊壤葉公致政歸老下邑四貴既執國命而羈旅之士一說奪之如振稿耳故二國皆不受強臣之禍夫以篡奪取國者齊與三晉也不使勢族執國命者秦楚也燕事無聞大率類此觀其後世妄擬堯舜之禪必其先代無脅君之事是以不知其不義也此七國者皆自操

利器不用世臣天下大執歸於七雄不亦宜乎然而郡縣

之置由此起矣嗟乎采地者先王良法也未流爲世族必盡廢采地強宗乃息此先王令法所以至於悉變而成其爲今昔之不同也王者初基神人易聽功已成矣因而升中於天無所謂封禪也秦皇漢武信道不篤以爲不死之奇術必存乎封禪於是因方士爲主人而作石檢玉函以侈大其事既非升中告成之指又失神道尙靜之義且古禮靡稽率以己意施用復恐見譏通儒恒秘其事使無從議之甚矣所失非一端也司馬遷作封禪書班固因之以爲西漢郊祀志胡廣非之謂當去鬼神仙道之語取韋元成宗廟始末實其中然後得史法識者躋焉光武初拒羣臣之請後感讖文復行之其臣馬第伯記厥事但舉道路

釋志

卷九

古制

三

險峻升降疲茶之狀盛德大業未嘗一語及焉蓋寓微旨以諷諫非無故作也魏明帝雖拒蔣濟猶使高堂隆草其儀則知中才之主皆有侈心竊以人君爲封禪所惑者不過二端一則誇其盛美一則覲其久視倘破此二惑將不禁自止以爲功德待此傳耶則秦皇立石讖乖繼體漢武登封厄成三七五松表其風雨祕牒疑存古今方丈石檢更受他姓之爵無字豐碑重鑄異代之刻信乎盛德之事固無藉此也以爲不死援此求耶則沙丘鹵簿雜以鮑魚茂陵吏卒遽磨刀劍橋山識其高冢猶給人以衣冠陵谷紀其變遷寧久駐於丹藥摠之鄙黍荆茅南牒北鵲以人主之力莫不易致一旦綴衣出庭宮車晚駕無如其不可諱也信乎延年之術亦無藉此也且就所居而託饗奚取

出震之方因吉土以致度何必天孫之宅兵衛倥偬不堪
彼蒼日監扈從紛多未免萬國盡勞所以長卿負請於遺
草梁松獲譴於誣神雖管仲陳難致之物袁宏限得為之
時皆不若王通之說無所眩惑也明之無封禪也七十二
代所不及也讖緯之書古所未有張衡謂成哀間所撰良
有由也其說曰前乎成哀者若漢之取秦功亦大矣未聞
先有此讖西京大儒以道術名家者所稱引多矣亦未舉
讖劉向校定秘書九流無不備矣亦未及讖後乎成哀者
若王莽篡竊漢之大禍永建復統臣民所共慶也讖中無
此二事前乎此者無是書則人無由習後乎此者事未萌
而書莫能知是以知成哀間好事者為之也何光武初
基布其書於天下一代人士無不誦習桓譚不信擯棄盛

釋志

卷九

古制

三

世賈遠附會致位通顯所以名儒碩輔持論簡策之中奏
陳黼辰之側無不舉義及此至於治歷之家亦引緯書為
徵甚矣其惑也袁宏之論謂聖人暫用神道以一眾志若
卜筮吉凶者是常用人道以經綸致治若考績亮工者是
圖緯之書所言奇怪妄異不惟非人道亦非神道也魏孝
文詔皆焚之信道之篤過於光武矣嘗疑世祖本紀郡國
所上祥瑞輒抑而不錄然而宋草醴泉鳳皇黃龍之屬業
備見矣不知當時所云抑而不錄者又何物也讀五代史
王建世家亦不足貴矣

建置篇第三十二

都邑之制定於一尊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宮室之制
法乎天象離宮遍於海內非天極之體也易曰王居無咎

正位也言其地則天下之中其義則萃渙之道武王南望
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雒母遠天室營於洛邑
而後歸宗周蓋武王或有遷洛之意而時未逮故定居鎬
京不復議洛洛事厥後殷民不靖成王以洛邑處之鎮以
大臣故命曰都而其微指則在乎綏以文教不置六師凡
胥伯小大多正莫不以殷士為之此中或有深意非後人
所測但以後事觀之元人上都之外更有大都備官以臨
之宿兵以威之既有耦國之形又有不掉之執故燕帖木
兒乘此利器遂懷異圖雖神器所歸不違世嫡而不利孺
子兵彊魏闕亦未盡弭患之道也故曰兩都並建非貽厥
之謀也天之垂象三垣鼎峙紫微其晏息也太微其聽政
也乃內外二庭之異名而天市則巡狩所次事已而去非

釋志

卷九

建置

三

久居之所也嘗疑宣王朝諸侯東都不聞考禮正刑而以
會獵為名啟晏游之端非謹事之義隋氏因之狹小長安
離宮遍海內人士爰宅無常馴致唐之二帝往來殺漚間
幾循覆車之轍假今天寶不亂必有夢江都之好者矣營
之既非役鬼成之不以居人獨使茂草滋其蔓狐兔育其
類誰何吏卒擊析而守異物白首中人歛獻而望翠華豈
吉祥之徵乎故曰離宮所在而有非天極之體也建都之
旨恃德化者為上據險要次之故班氏作賦以為險阻四
塞不如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此重德化之說也關中所以
可都者非謂地之塞阨俗之勁悍正以土厚水深民氣強
毅堅固導以禮義不見利而奪課以職業不見異而遷於
以維持鞏固成數百年規模無以易此晉地亦如之但幅

員稍狹不如秦之廣衍也婁敬不以禮義維國本獨論形勢厥後王莽之亂潰於其內祿山之亂隳於其外宋武邕流曾無藩籬之艱屈可睨視終遂驍雄之願輓輅之言烏可信乎畱侯就事論事亦未盡揆道之旨也人君所居必以衆大言之陰陽水泉之形郊社朝市之位園陵寢廟之基人心風俗之固皆非可旦夕具也又當使倉卒有變閉關自守百萬之衆可呼召而至豪勇之士散在民間皆吾將卒長轂之車上駟之馬布在郊坰猶閑廢也倉庾之積府庫之資隱賑於閭閻猶帑藏也鈞陳之衛百司之署所以拱帝車明王制一事不愜皆亂之階若土薄水淺物華氣輕漕輓艱難會同偏側地卑而決水可灌執陵而王氣易竭皆非天子之居也至於避寇遷都尤爲失策蓋寇戎

釋志

卷九

建置

五

所迫人事倉皇若更去其舊都遠適新邑經營達觀未必如往日詳審也結構樹置未必如平時完具也要之我能往寇亦能往加以人情不固國執未張守禦乖方捷閉疎略衽席未安而事危矣春秋之義衛遷帝丘則惡之以爲城郭堅固人衆強盛孰有過於故都者避寇他往非長策也厥後陸贄之狀蘇軾之論皆本乎此高宗渡江金源入汴亦不易其言也田狩之義取乎講武事非以從禽也寧闕其地自爲一區不馳騫稼穡場圃中所以重惜民力不奪民食也古者民多地狹惟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天子諸侯闕除此地以俟田狩之禮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言有常處也又曰公狩於郎言非其地也狩非其地則害農傷稼不待言矣雖辟除此地使民不稼穡木

釋志 卷九

嘗不樵採弋獵故文王之囿芻蕘雉兔皆取給焉若自爲一區而民不敢犯卽行旅亦當避之又奚取闢地哉且講武與從禽不同爲講武而簡車徒未必卽田獵也爲田獵而戒車徒未必皆講武也其是非自在衆口不可掩也爲禮而出衆所同是天下後世從而是之爲欲而動衆所同非天下後世從而非之以此徵主德焉且苑囿旣廣必當破人田宅壞人家墓破田宅則室家靡依壞冢墓則人鬼皆恟是宜興悲反爲樂耶凡旌旗車馬之屬爲戰守祭祠則可陳設若盤遊狎玩雖陳其物不足爲觀美也皮革齒牙之屬爲軍國用則當取財若遊戲燕樂雖取其財不足爲華飾也故規表南山斥法陸海皆謂亂政卽時開錦帆私設更衣亦必叢譏最可憂者天下莫大之害以人力挽

釋志

卷九

建置

五

同尙殺其半若發於忽然人力無施則害氣全注於身小爲震驚大爲隕敗遊獵之事無患者其常也有則必發於倏忽故褚亮曰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纒揮不能當其銳氣言猛獸之爲害也司馬相如曰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則枯木朽株盡可爲難言馳騁之生害也春秋之義不以尊者親危事是以先王制蒐狩之節不時則曰傷農不地則曰傷物不軌不物敗度敗禮爲戒甚嚴所以防危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非登高遠望也是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皆以自蔽而不涸民間謂之有度登高遠望使民家浣澣微事不可屏蔽是泄慢之慚也泄者泄宮闈之嚴慢者啟慢易之端且一國之中宗廟社稷朝宇皆當尊敬顧乃築臺

而頽視之縱情任欲不顧禮義執過於此先君築不以禮終不免子孫之毀拆既以惡事貽子孫又使子孫暴揚先君之惡兩者皆失之矣人君之義不當使執役之人終歲受役於官取其與天時相準季春命之季秋休之雖啟閉之務猶欲從時而况觀游馳騁乎城池之役雖不比宮室臺榭人君所自奉然要以愛惜民力為本築城以保民而疲民於版築則非其道矣故晉之彌牟楚之艾獵築城有法左氏詳諸傳中示所做效惟無戎而城築城絕遠之域則不可耳詩詠太王遷岐於灌莽榛蕪之區斬艾闢除以為都居皆由民庶日繁所居漸拓以次為之而不勞以喜趨之而無怨若一朝徙都令下驅其民入山谷巖窟露宿拔木以豐其居雖聖人不能止其勞怨也若夫都會之區

釋志

卷九

建置

三

宮室臺榭猶可因於前代即不能舉過多者去之亦可就故有者安之若狹必求廣朴必求雕省必求餘無必求備誠恐人不見德令問日減雖象天極為居亦不得比稱茅茨土階矣

禮祥篇第三十二

占候之指有疇人之業有儒者之學疇人之業有習有不習焉不可以知知也儒者之學則有方名有區域有典志有義理有補救有調變雖不盡其業可以格物致知求也祥瑞之說聖人未嘗不用如河圖洛書不惟寶諸東序猶復深求其理著為易與洪範但恃此而怠於自脩則不知變異足警省也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祕之占候之書雖有舛舛誕妄

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為一應而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然而雨雪冰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之而况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仲舒向歆潛心殫思推求天人相與之際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非後人所可駁正所當駁正也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二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召而自至有所召而後至雖召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感無感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三勢兩端變化參差自然交錯以其交錯也而異心橫出放蕩反道之論作非天人之理也以愚觀之災異在前玩而狎之則一物爾敬而畏之感動觸類警省懲創則天人之學在焉但藝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

釋志

卷九

禮祥

三

未必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覩精微且其人於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道未嘗深觀雖稱引經義皆雜譏緯偽說非復傳紀本義安能敬順昊天為王事之表耶故必經學淵深如董如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變之大者無過日食春秋所書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歷者有所考一以示遇災者有所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為常也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歲有二交交或不食不應二百四十年食三十六如是其疏也此非日官失之即史官失之也又有當朔不食或失前後者歷家失之非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皆正朔無前後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疎矣正陽之月災雖重餘月未可忽也十月之交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若為災不重詩人胡為致憂歎乎

又按謫在庚午食以辛亥言惡氣先侵久而不退更與交
值其體始虧是以有亡國之咎不應二百四十年止一惡
氣也非史墨故不知耳又有食有不食如杜預云然則當
食不食亦定數也何以歷家算其食不算其有不食耶日
食之變有爲陰雲所掩京師見之四方不見者說者曰君
身所失禍在內也有四方皆見京師不見者說者曰百姓
屈竭人主不知禍在外也司馬光曰天下皆知獨朝廷不
知其災當更重矣當食不食或亦如數端所云在乎不可
盡知之列若以爲人君盛事而盈廷賀之則非遇災而懼
之旨佞諛者不可道以非聖之言也若夫日光摩盪日之
榮也五行志所不載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縱舍有
罪不可謂修德赦有罪而使奸人僥倖不可謂修刑也地

釋志

卷九

殿詳

五

動者陰有餘也天裂者陽不足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
震地動者臣道太甚也春秋傳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蒸蓋嘗驗之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
且陰逼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霆又不能滯鬱而爲雨
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之體亦然一陽在二陰之
下而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其出也發而爲聲
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
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
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今釀家之有釜鳴也
婦人孺子之所怪而君子以爲理也以大釜盛甑實以秫
稻麴蘖又以小釜煎甑上寒水注之覆以盆蒸火其下小
釜之水不令温温輒易之可謂陰迫陽矣所以氣在釜中

釋志 卷九

奮而欲出旁爲竈所制上爲物所壓力不能撼竈與物因
激越而爲聲故釜鳴也善釀者火齊調適必無釜鳴之怪
善治者陰陽變和必無地震之怪非如日月之食其交與
會有不可逃之數也春秋雷變者三大雨震電書失時也
震夷伯廟僂隱隱也南宮極震除黨惡也隱惡非法所得
也尊貴非罪所加也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所以止亂也
星隕者民散也搖者民勞也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
象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彗有彗孛不明也長星光直指而
體甚長有竟天者法爲兵革星墜於地則石陽氣隕墜不
待破塊而深入地猶龍不見石也不爲餘物而必爲石猶
山名也陽之所結與鐘乳同是以皆有燄氣隕墜之氣不
通於天是以無復津液其質硤然其爲變也高者失勢下

釋志

卷九

殿詳

三

將天上也風者陽在陰外吹而噓之以散其所聚也有蜺
有蒙有霧皆陰雲之類也非風何以散之兩者陰陽之氣
鬱蒸不洩而下降也雲而不雨下蒸而上不固其氣上洩
不能降也虹非能止雨也氣不密固而發爲色象亦氣洩
也冬雷則春旱者陽氣發洩太蚤其力必微陰爲陽所衝
力亦不固以不固之陰羸微弱之陽宜其不成雨也故冬
雷則春旱也不能蒸爲雨則必激越爲風故旱氣雖能興
雲往往隨風散也雨乘虛而墜則重在上猶輕及其輕而
凍故爲雪也雪必六出者陰之數也朱子曰太陰元精石
亦六稜天地自然之數也凡雹之類皆有所侵脅也陰氣
暴上遇雨而成沴也霰亦雹類然以陽薄陰非犯上也春
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夏霜者兵象也無冰者冬暖也刑

罰刻急當暑而寒政治縱弛當寒命煥一失之舒一失之
急失於急聽不聰也失於舒視不明也故五行志視不明
則無冰聽不聰則恒寒也木冰者疑陰之氣盛少陽之力
微長老謂之木介介者甲兵象也人君嚮明而治者也其
有逸德罰必見於火火者離之體火得其性猶嚮明而治
也正氣鬱而不發邪虛焱而橫生則火失其性嚮之者反
為災故五行傳以為火災者變法之沴也變法而棄舊棄
舊則人情鬱抑虛偽熾生皆火祥也是以火作比屋延燒
者象害起於微而所及者廣苟非備豫有方雖千室之邑
可俄頃盡也更有火不延燕飛著四遠焚非一處者象民
方安處而上以非望之禍集於不意之中也星孛於漢鳥
鳴於社天之垂戒猶欲其可救也子產不禳於火前而禳

釋志

卷九

禳祥

三

於火後蓋天譴不可僥倖求免又不可不告改過也此君
子之用心也物象之怪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見者也應
行而見非見而能為害也董仲舒劉向父子析其類言之
非直為災沴立說也人所不能盡言託之天象則無罪當
時不可明言託諸往事則無罪人主深宮之中常有五人
者執簡記過於其側若五行之為沴者是也又將有人焉
因是以宣布於外若詩妖服妖之類是也又有海內不逞
之徒因是肆其毒螫縱其凶惡若雞禍羊禍之類是也雖
欲不戒懼不可得已物怪一有一無其恆有者以人事勝
之姚崇分道殺蝗得除惡之義不恆有者修省謝過而已
若禱祠厭勝是瀆天也人君好徵行棄貴之徵也置私田
失土之徵也好賤人之業就下之徵也命名不稱其類召

亂之徵也士大夫朝會失位降替之徵也語言忽爽其度
歌泣不當其時衰疾之徵也風俗狂慢變易節度則為
輕奇怪之服怨謗之氣發於歌謠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宮
室將空則怪物入焉怪氣降焉人之所惡其氣餘足以取
之則妄言作焉妄動興焉此皆人事之失非天災也若夫
平舒之神遺壁瀉池告以祖龍將死龍者水族也是年有
東海射大魚事水物之神自相告語何居乎秦皇之祥晉
之妖夢播說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童渡江晉之喜
吳之憂也其謠不興於晉而興於吳乃知吉事無兆兆皆
凶徵也凡言災祥者皆歸咎國家而守土有司不與焉夫
風雲山川草木蟲鳥之變連州歷國者其咎當在朝廷若
發於一圻之域一境之中應在有司而已不關朝廷也春

釋志

卷九

禳祥

三

秋之法有為天下紀異者有為一國紀異者是以梁山沙
麓應在天下隕石退鳴應在一國穴鳥巢居充禍不及青
土蕩漢及辰火祥更延水墟以此為成周之愆戾不亦誣
乎惟穀洛之鬪犧雞之尾然後覺生王室以其在境內也
夫修省之禮敬天之學無人可忽而況宰制人民社稷者
乎若夫雲氣之占不與七政同七政麗天者也故當主分
野若雲氣高者不過數百里下者或不及占法遠近以所
值地當之故虹指倚彌應在秦豐漠北赤氣占在突厥不
以所發次舍繫諸天也

釋志卷九終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兵略篇第二十四

兵者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唐虞以前尙矣經傳所載所以容民畜衆言得衆之道不在兵力懾伏也又曰伏至險於大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兵者危地故謂之險不得已而用之故謂之毒如毒藥之治病不可恆服者也聖王之師恭行上天之罰克終前人之烈救民水火之中詰姦暴之害謹內外之辨是以反道敗德畔官離次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則征之率遏民力率割民生民欲與之偕亾者則放之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淵藪則伐之問國家之不靜蠢動胥伐則破斧缺斨而誅之其

釋志

卷十

兵略

或戎狄內侵驅之境而巳不窮追也既來庭矣旋師而亟去之要以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爲武之七德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是爲戰之六器其於吾民也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其於敵也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犯也不爲是征所以正歲之月不可以稱兵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蓋聖人不驟用其民於死地必馴習既久而後使之亦不輕棄民於死地必勝於廟堂而後用之故曰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陳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齊自管仲得政二十年中未嘗出大帥於境外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晉文公始入而用其民作被廬之法一戰而

勝受策命爲侯伯二公雖迭爲盟主不過蹈利脩備顛倒

其敵以求欲速之功不克存先王之意先後智謀之士相與輔佐其君者撫弱者味以務烈所則有之矣若夫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若伯益之讚禹傳說之省躬則莫之及也降而益下丘甲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禮皆失其正民生日以狹隘而使之滋酷孔子傷之而曰胡筮之事則嘗學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孟子居戰國之時不得已而言兵惟以不嗜殺人止當時善戰之虐而救百姓于死七篇之中屢致意焉天下諸侯有不義而興師者必欲返之于正已問人之有罪問己之有德雖有其德苟無其罪不以伐人雖有其罪苟無其德不以伐人上有安寧之憂下有生養之樂其國不可伐也賢者孤而遠去諂諛近而日親百姓危而多怨其國可伐也此問諸人者也非天吏不可行師猶非士師不可伐有罪也此問諸己者也自此以後功名之士非孫臏吳起馬服安平之說不克資之以顯庸於世於是狙詐之家儼然號于人曰不戰而屈人兵王道也苟卿獨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然其說孤立於世天下莫應由今觀之一切善戰佳兵之流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亾於後而伊尹太公相其君造攻鳴條鷹揚牧野其祖宗則祭於大蒸子孫受命文考永世無替禍福若此乃知孟荀所言不爲誣矣魏相明於事君之道深慮用兵之害故其言曰救暴誅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釋志

卷十

兵略

師猶非士師不可伐有罪也此問諸己者也自此以後功名之士非孫臏吳起馬服安平之說不克資之以顯庸於世於是狙詐之家儼然號于人曰不戰而屈人兵王道也苟卿獨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然其說孤立於世天下莫應由今觀之一切善戰佳兵之流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亾於後而伊尹太公相其君造攻鳴條鷹揚牧野其祖宗則祭於大蒸子孫受命文考永世無替禍福若此乃知孟荀所言不爲誣矣魏相明於事君之道深慮用兵之害故其言曰救暴誅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近古之論大率取衷於此故史家有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之說又有審黃石存包桑之須也王通生隋之末季遼東之役慨然歎曰天子不聞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禍自此始矣李密見通而論兵通曰禮仁信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又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王通以後兵事盡變三王之師儒者之論不能大有用於天下廟堂之上樽俎之間談說可聽者施諸行陣未必非膠柱而鼓瑟也昔漢成帝時任宏次兵書為四種一日權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者也二曰形執雷動

釋志

卷十 兵略

三

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窮以輕疾制敵者也三曰陰陽推刑德隨斗擊因五行之相勝假鬼神為助者也四曰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五十三家而司馬之法不在焉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兵氣一動其類相隨而至小則介蟲為災大則斬木揭竿而起又常以用兵致亂以養兵釀亂古者秋而講武順時令之肅殺也今者秋而講武畏弓矢之解膠也其情異矣古者克敵之後散財發粟以與士民今則籍府庫珍異錄子女玉帛而緘滕之上以輸朝廷次以頒將士其事異矣夫文止戈為武反正為乏師出不必反者也戰不必勝者也故有敗而愈強者有勝而遂弱者有百克而卒無後者語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天

下有亂非兵莫定前事之所為後事之師也是非得失之林成敗強弱之本安可不討論其理以視厥後以資一旦不得已之用乎兵有義有暴義者民之父母也暴者民之盜賊也義者國之爪牙也暴者國之屠割也仁者愛人而暴君殺人是以致之義者循理而亂國滅理是以取之彼賢君者正心者也正身者也正綱紀者也正民俗者也四正之名布於天下有不正者莫不服焉賢君之守國掠其野不可得而獲其野固已攻其城不可得而下其城固已施其間不可得而入其君臣上下固已三固之迹見於天下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勞費多而利益鮮莫不自廢焉賢君之行師也出必以律動必以義征必以名伐必以罪備備而已不至用戰也戰勝而已不至多殺也受命而誅生

釋志

卷十 兵略

四

既死則無所致其怒故敵國有喪迴師而不伐執言以伐人自反不可不直也故義所不克乘墉而弗攻兵未舉而先責其詞詞苟屈伏則兵可已矣雖有猛將強卒不入無譽之國雖有重賂不登勃人之黨敵雖有間不因叛人以取城邑不擾農事不斬祠木不殺疾癘不獲二毛不俘人民不誘臣妾不攘牛馬不殘墳壟不焚廬舍不堰井渠不可乞師於人不可以師借人不可出一師為兩事不可中道而別伐一國降不可殺奔不可逐地廣大不可狂敵國之患不可虞師不可踰時而不罷功已成矣改弊政釋罪累旌死節禮賢士發倉廩偃武脩文舛車甲而藏之三綱兵之大本也報德兵之大利也從王兵之大順也救患分災兵之大仁也不貪兵之大正也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兵

之大防也若此者義之屬也好戰之君乘人之敗而深爲利伐國無義而人不服無名妄動而衆不奮一歲數舉而師不戢役久踰時而士不罷與人其約而好主怨與衆同伐而獨挫強苞人民歐馬牛斬樹木壞宮室當其隧者木刊井堙披鄰國之地以居叛臣爲邊將小吏而興師聽降民誕詞而興師爲貴戚邀功而興師爲中人冒賞而興師爲匹夫報怨而興師爲奇琛珍禽不至而興師利人之幾乘人之危而興師得志於此妄意必勝於彼而興師不以天道相恤而貪禍脩怨亂無已時假塗於人而人苦之若此者暴之屬也兵有主客有攻守攻守異宜主客異制客兵利速戰當爲法以撓之主人利持重當爲術以挑之敵之始至也思慮精專志氣銳敏未可干也宿師既久攻取

釋志

卷十

兵略

五

無成力疲意阻計不復生然後從而擊之鮮不勝焉郭子儀曰客淡入利速戰緩之自當攜貳是也彼方欲速戰此復挑之以僥一朝之功失策之甚者也陳餘李密是也圍之始合也人情危悚因其危而攻之可瓦解也遲之又久初之震懾者已而鎮定初之疎漏者已而嚴密初之怯懦者已而壯果故昔人曰勇可習也既已深入重地而復急於急攻使主人得以固其守備失策之甚者也桓温枋頭是也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遁必死者難卻所固然也客兵利速戰者也有時入人之境堅壁而守數挑戰而不出此其意何也謂夫主人自戰其地未有久而不怠者也避銳而擊怠然後可必勝也王翦是也

主人利持重者也客之營壘未成亦可阻隘而擊之所以奪其氣也奪其氣而後可固守也所以安衆心而杜內亂也張遼是也然客兵亦有怠時深入鄰境子女玉帛取資於敵將有晏安之樂士懷思歸之志此遺之禽者也齊人所以殲於遂也善將兵者又有易主爲客之時以我懷土之兵納諸敵人之腹吏士相依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能破敵成功是無歸路也田宏正所以絕楊劉韓信所以陣背水也詐敗以誘之俾其空壁逐利別以奇兵襲據其營此韓信法也劉裕所以取臨朐張須陁所以破涿賊也堅城當道姑引而去之使城中之人幸其無事上下解弛然後迴車疾攻則解弛之餘兇懼倍常因其兇而攻之城必下矣沛公所以取宛也去國遠而行道險其糧車必

釋志

卷十

兵略

六

自爲陣主人深溝高壘以當其前別後間道襲其輜重彼必困於無食無食必退然後哀兵而擊之必大勝焉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失利於此取償於彼既足相當彼若迴師自救則士氣已奪進退失據勝獨在我矣敵人積粟所在吾能取而有之雖懸寓他境我則主也耕稼既熟吾能芟而夷之嬰城而守者反資轉運於他郡則彼且爲客矣此客主變化之妙非庸流所測也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之用莫如分合合者正也分者奇也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伍員曰若爲三師以肆楚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微賀若弼曰以廣陵屯兵番休往來使彼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必不復疑又使沿江

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彼猶以為獵也范蠡侵楚以謀吳李泌以三地繫四將皆以奇取勢以正成功分合之妙也一陣之間亦有分合曹操扼袁紹官渡以偏師燒其糧車糧車軍之大命也並力取之是以破支軍之勞即有破大軍之功矣此一陣之分合也一城之中亦有分合唐討澤潞澤人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以俟官軍之疲然後四面雲集官軍常以敗此一城之分合也一戰之頃亦有分合鄭與燕戰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燕人與前軍戰而不虞後之見襲越子為左右句卒乘夜謀進吳人分以禦之然後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此一戰之分合也善用兵者敵以合為勢而我促之使分以分相持而我感之使合蓋不宜分而分之則兩地之勢皆弱楚之三軍

釋志

卷十 兵略

七

所以為黥布禽也不宜合而合之則猥積而無用符堅百萬而自相蹈藉也歸師勿遏也然主將無謀士卒膽落可因其歸而取之曹操所以過袁尚之歸也相倚為強急之則益堅緩之則自二公孫康所以送袁氏之首也此盛兵攻險彼據扼而守之力足相當也別以偏師斥入其腹不惟險不能守腹亦不能固郭崇韜所以決自鄆入汴之策也此奇正之妙也善用兵者擇要地而據焉一將當道雖有百萬之師不敢過也畏我之扼其吭也雖有捷徑他岐不敢踰越畏我之拊其背也漢駐敖鞏楚人不敢越洛而西太原未陷粘罕不能渡河而南地有所不守而敵人不

輒服者取其畏而服者以張厥勢則不服者孤立矣道里之迂直非所論也屈突通守河東唐由韓城渡河而避河東文天祥守平江元由常州趨獨松而避平江大勢已敗孤軍不能有為然而未易取也吾寧避堅而攻瑕瑕者破堅者瓦解矣此秦王伯顏用兵之法也兵有正道有間道由正道者少由間道者多漢高祖鄧禹唐高祖入關皆不自函谷符堅宇文邕取鄴皆不自河內鄧艾取蜀不由劔閣唐莊宗入汴不自德勝宋琪言幽燕邊事不自雄霸皆間道也孔道叩其門戶間道披其闔閭故間道之師常易取勝所道之中有闕隘以當道必有微徑以越闕劔門者蜀之險也由益光取捷徑至清強與驛道合則出劔閣之南矣王全斌以之清流者滁陽之險也由山背抵西澗浮

釋志

卷十 兵略

八

水而至城下宋太祖以之函谷者秦之險也關左有谷謂之禁院黃巢叩關倉卒忘守齊克讓潰兵自谷而入一夕之間灌木壽藤踐為坦途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浙西之險也然不守多溪則三關不固黃天蕩之間有老鶴河故道可通秦淮元未鑿之以避世忠者也鄧之南有藤湖上游昇舟入湖可越治城而捷出於唐港伯顏破竹席地而盪舟者也河口可扼漢別有沙蕪以入江有饒風關以蔽洋漢別有祖溪間路出其背以瞰饒風古者車戰故有必不可越之險今騎之與步雖千仞之危峰百尋之絕岸繞雷之固羊頭之隄皆可跳驅而入也若夫雲中和林左右窺瞰塞外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魏之太武元之太祖皆都此以兼井天下固其宜也正兵之弱不足以當亂兵之強然

未有亂人聚居久而無變者善用兵者棄爭地不取而擇偏壤以居可以休兵養士以待亂人之變故鄧禹不取長安而取三郡姚萇不收咸陽而收嶺北二人之謀若合符節此擇地利之一策也兩軍相距尺寸之地必爭棄平易而守險舉數百里之疆委而去之非計也但不可獨處爭地何謂爭地當孔道而富厚堅實者是也必也別置一軍默與當道之兵緩急相應以成犍臂之勢若李光弼之在河陽此擇地利之一策也以一郡受兵而大將堅壁守便宜時出輕兵絕敵饒道待其攻取既疲糧運不繼而以全制其極若周亞夫之在昌邑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江阜浩渺設險爲艱洄洑猥多亂流不易彼此相持下流潛以一軍控制上游使敵人糧運艱阻進退顧慮乃制敵之奇若

釋志

卷十

兵略

九

張興祖之在錢溪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步利險阻騎利平曠不善川之以騎兵陣險阻使長鎗大戟納諸狹隘士卒雖多皆若束椽槩之無用又或精甲選士不陣平曠而櫛諸江湖之區舟楫之上舸舫各進不復相關巨艦連舫不可角逐如將搏擊而繫其手足哥舒所以敗潼關馬援所以困壺頭也此不善擇地利者也兩軍相持匿形聲而不見此必有深謀伏奇兵以爭利也兩軍相遇不攻其所忌而遊行於不急之地此必伺吾之急突而取之也以形相示如不見其形以聲相憺如不聞其聲此必規吾之情俟其隙而乘之也吾兵勢非果壯也而斂戍以相避此必伺吾之置戍從而覆之也險不可攻也忽焉若有所畏者退師數舍指地數百里此必誘吾移營前進然後以奇兵襲

吾之險也若此者皆不可不爲之防也善用兵者深入危地先成壘而後移師恐爲敵所遮也不以多陵少恐其爲誘兵也聲言及此所志在彼或東或西不名一處使彼奔走應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備禦之虛實人情之苦樂矣不起大衆但以輕兵撓之使在我者易出而易入在彼者氣盛志盈必大發以相應數大發而力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矣以我邊外之軍引人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得志矣敵本先發吾以計緩之使先發願在我敵人之計尙未定也吾乘其猶豫促之使彼雖有謀而不能精彼所恃者重兵在外吾以問道襲其空虛設策運奇以疑外人使之往來覘伺不敢輕進則吾功已成矣故以計相傾者豈必萬全而後動哉但使我知

釋志

卷十

兵略

十

爲之敵不知我能爲之敵不能斯萬全矣黥布雖有上計而不能陳餘雖有李左車而不能用曹操知袁紹必不遽動而以間取劉備崔浩知宋人必不能圖北以其間取赫連韓信破齊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講和潛兵掩襲雖有酈生唐儉不逞恤也事成之時何嘗不萬全耶若夫陰陽五行兵家之小道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越得歲而吳伐之非越獨得歲也歲在星紀吳越同爲得歲而天道利後起吳人先發是以福歸於越禍鍾於吳此又成敗之理在禮祥之外者也有相救之師有相徇之師有報仇之師不懷晏安救災恤患以從簡書攻其所急於此以解圍於彼此相救之師也不審師之所向不揣事之所宜匍匐而往救固爲俱靡而已此相徇之師也數千里之外求救於朝

發兵而往赴之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歷月踰時而後至雖得取勝而所獲於敵者曾不足藥傷補敗所謂報仇之兵非解圍之用也齊管仲晉陽處父相救者也魏公子之初志相徇者也陳湯之論段會宗相報者也善用兵者攻城未克外援急至苟不能摧破一師焉能敵兩師哉援兵無城可據破之差易也赴人之急其情必怠破之又差易也法宜迎而擊之不使得合唐太宗擊建德不使至洛陽與世充合執也王猛擊援洛之兵卷甲而破之滎陽不待其至洛也劉曜不扼虎牢而石勒自賀步闡堅據西陵陸抗不攻城而先敗楊肇肇敗而城陷此戰勝在外摧陷在內用兵之定執也兵勢之變常在俄頃之間非明者不能見也非斷者不能行也非勇者不能奮也以速爲神以

釋志

卷十

兵略

十一

密爲固以後發先至爲奇兩相倚者離之兩相離者決之堅不可破者孤之懈者乘之心不固者駭而走之有腹心之疾者擿其隱而直抉之示之以懼所以驕之且以藏吾勇也示之以短所以怠之且以運吾智也散不可並羅則爲法以聚之整不可輕犯則爲法以亂之近者示之以遠實者誤之以虛仰攻不足者馳下有餘混戰之中有以疑敵之耳目可微取勝也攻城未可驟拔則致之使野戰勢必大戰不過小勝大城未破不取小城既耗兵力又費守禦也與其搏戰不如絕餉與其並進不如迭出用少莫如致死致死莫如去長兵而用短兵合少以禦大先克其主則從者必解約結而來攻先克其亂則整者可潰決機兩陣將雄者克如牆而進埋根者勇必爭之地先據者勝相

當之氣後衰者強擊淡入者搏其前不如襲其後擊潰兵者縱其前然後可大獲其後也彼軍雖勝而部伍遽亂收掠自恣更可乘其亂而擊之輜重相隨有劫略之憂然善用之亦足餌敵而輜重仍無遺也納萬人於死地不可驟擊稍開以生路則可擊矣敗軍之將不必盡俘縱之使往所過卽吾先聲矣依草結營陸師之易火者也連艦接艦舟師之易火者也刑政旣亂可以披其腹心不必略其枝郡奸臣主兵可以虛喝取勝不必窮吾兵力滿志而去者擊之必大獲焉小城可取而不取所以分其力也取之則敗卒奔入大城而助其守矣國有不可取者取之則獨當邊患縱而舍之使其人自爲守猶吾守也地有不必取者取之則彼無係戀棄而予之使其人首尾牽制適足疲之

釋志

卷十

兵略

十一

也敵人已懼不必往擊俟其來而擊之則以逸待勞用寡如衆矣岐路所在未知敵之出何途也策其所必往以兵邀之所不出者可無備焉非長於料敵者不能敵小懲而不知戒將有大敗在其後也其國可伐也用騎兵者勿逼敵壘使騎無所展足誘之戰於廣遠然後盡騎兵之長爲亂之兵倉卒舉事守土之將以順討逆不憚倍道趨利出其不意必當離散離散可成擒也烏合之寇勿使速鬪以逞其鋒法當持之以挫其銳彼策非素立心無定志稍縱緩焉恇怯必生計略亂作戰守莫定分合互異不能不畏義不能不慕利也以此之憤乘彼之驕以此之齊陵彼之散皆必勝之兵也其或行伍不整壁壘不固譁不戢疾行而喪列過險而亂次輕窳而易驚自戰其地各顧其家

咸有散心莫有鬪志勢之所重而以輕師當之勢之所輕
而以重師當之師衆而無統令多而不一衆聽而無上臨
陣而易慮挺身而蹈危逐利而入伏彼此相推爲鋒而莫
肯先無成算而浪戰有所恃而不設備聚於一處而不能
分師屢勝而不戢徵兵太雜而勢孤役久病於外而不恤
寵貴在軍而不習事大將有二心而欲危衆求功前擊後
解而無鬪志舍水陣山其汲可絕阻淖自固藉葦可度與
強敵隣棄其家而遠師者可襲而取也三軍之氣非一人
所能鼓三軍之心非一朝所能固成軍以出人有立功之
志一旦卻退志衰氣盡雖欲再用不可得已凡退一舍者
百舍之幾也棄一城者百城之媒也此必敗之兵也戰勝
之道有論理者有論勢者輕利僥速之卒有時不爲用堅

釋志

卷十

兵略

圭

韜鋒慘之器有時不及刺固塞險阻之樹有時若振槁嚴
令繁刑誅殺莫必其命有時而身爲獨夫惟由禮義忠信
而後賞罰明於內威武暢於外此論理者也立國有大勢
人心有定形形執所在異類可使同心非誅殺所能拒形
執所去舟中皆爲敵國非恩賞所能留此論勢者也故兵
不可觀也觀則不戢不可黷也黷則自焚鑿凶門而遣之
自始出師至於振旅必以嚴終不敢觀之義也勝敵而歸
告其完而已告其至而已不築京觀不銘彝器獻俘受馘
掩骼埋胔愴然動於心焉火之盛炎水之盛衝所傷不止
兩陣之間君子惡其暴而不仁不敢黷之義也勝敵之後
有志滿而驕者傷敗之餘有創深而懼者懼者有以自立
驕者難以復用以此言之雖欲黷不可也用兵不解必有

偏重之勢此智計之士所不及防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
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意料之中此刺姦之吏所不能
詰也以此言之雖欲玩不可也王者以兵取天下而以禮
善其後無禮不可守猶無兵不可取宿重兵於內其弱也
隸市籍而雜傭保其強也譁閭里而驚宮闕宿重兵於外
其強也尺符召之而旅拒其弱也疆場微駭而星奔天下
之事非形格勢禁所能善也當以道義維持之與兵誓衆
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於此見理之無所不在而
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是以聖人之教貴仁義而賤
勇力故建都不依險阻習射不取貫革蒐狩不空原野以
爲吾所以安天下自有先王之法而不恃此末規也所以
養兵不用而天下之大固已自爲正矣

釋志

卷十

兵略

西

軍政篇第三十五

記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故王者治軍必
本於禮猶干戚不可無柄劔戟不可無鋒刃也任將之義
有八選賢德一事權尊體統寬文法宥罪過絕讒慝豐賞
賚全終始而後責以成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先王
化行俗美之所致也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先王中興
之所簡任也蓋以折衝厭難勝於無形有以才能服人者
有以謀略服人者有以德量服人者有以威望服人者皆
大將之選也三代以後安社稷者惟曰絳灌秦漢以來稱
賢將者必曰平陸所以建賢德也跪而推轂登壇而授鉞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用機用間不牽於中兵未出境進退
在君兵既出境進退在將不以內臣指麾軍事不以大臣

節制命帥朝士阻撓者出而遠之小臣異議者謫而隸乎其幕千里之遙機務之密往來奏報不踰旬時趙充國以戊申日上疏宣帝以甲寅日報命所以一事權也師之爲卦一陽居中而所向莫不順從有登壇之象上下五陰或在其前或在其後在前者分左右而道之在後者夾肩背而推之無敢當將之中道而特立者有軍行之象古者三公主兵則司馬爲之副唐以太子爲元帥則副元帥卽大將之稱也軍中不馳天子按轡而行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所以尊體統也便宜發郡國騎士承制補軍前幕職不請於朝而釋脅從機會響赴先發而後聞開府庫行賞而免覆校分合進退君命有所不受易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謂夫知難而退勿拘常制所謂寬文法也素服郊次

釋志

卷十

軍政

五

不以一眚掩大德距躍曲踴舍之而弗殺將吏貪不愛士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所以宥罪戾也雖有誹書一篋不以間克敵之功雖有咸陽王之稱更遣妻子如鎮雖有擁姬抱子之譖卽使待罪幕下以間執其口責以報忿除害捐殘去殺而不責以免冠徒跣稽首請罪所謂絕讒慝也春夏行賞旣已大賚百官而軍帥武人更於立秋受賜是一歲再三沐恩膏也又以軍市之租郡國之權皆資幕府令幕驍勇爲爪牙私死士爲間諜所謂豐賞資也勝敵而歸以飲至之禮勞之受命祖廟錫以圭瓚秬鬯土田附庸作祖考之彝器以遺子孫所以全終始也夫文武之士不可偏重偏必至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用張浚江淮不如用諸關陝用李綱建炎不如用諸靖康用殷浩邊圉不

如用諸令僕用違其才違其時違其地其失一也不建賢德之過也王莽不與兵符文帝咸取成旨德宗決策九重繼韓盧而責以獲禽繫手足而試諸攫搏不一事權之過也欲遠高克而自棄其師欲沮李綱而撤防於寇讎故憤歎發於閭巷丘墟及於社稷不尊體統之過也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之法必行勝敵而歸奏愷飲至未舉蚤已移書道上詰責吏士案驗鹵獲使賢主搏髀而思邊人拊膺而泣遺寇鼓掌而笑不寬文法之過也甚者大將在外讒言在內雖竭命克捷而以功高蒙戮或斃鋒刃或殞鳩毒不絕讒慝之過也以張燈設宴爲放散官錢以行打算法爲稽覈侵盜以烏盡弓藏謂弭後患不使快者爲少主臣遂致一妖僧之獄興元功自投於牀以死勤事猶

釋志

卷十

軍政

六

被誣罔之讒亾者藁葬生者待罪是以間關險難之臣無不傷其類也不豐賞資不全終始之過也此任將之未規也然大將成功又在人主與宰相爾趙充國屯田之議非魏相保任於內宣帝樂盡其說何由奏績乎夫采薇以遣皮出軍以勞還杖杜以勸歸先王曲盡其情使人忘死以忠上也世俗之論皆以顛倒駕馭爲先推誠置腹爲後舍文武之正道襲孫吳之鄙言不幸臣奸頗遂跋扈遂生幸而主術旣售偏聽自智將漸及於盈庭雖弭將帥之患更啟上下之伺將焉用之古者擇於先任於後苟得其人盡禮使之已爾趙衰所言萬世法也賞罰者軍之大政也有在朝廷之上者有在戎陣之間者在朝者一代典章也故府舊章前人成例合者不可渝異者不可私也在軍者三

軍號令也作一時士氣事已不必用雖死者不可復生亦必忍而施之雖竭府庫資之不必憂其不繼也在朝者不可不慎故形弓之詩藏之以示其重將之必盡其誠伯之惟恐不速狄臣于室瓜衍之縣金石之樂之半皆以頒賜不幸而死則有國殤之卹求死者尸而三禭之坐引者而哭之御輪三周犀軒直蓋以寵之過諸道路不畫宮而弔雖童子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以成人葬之諸侯之尊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斂此制一定卽爲舊章卽爲成例是以不可不慎也在軍者不可不速故曰賞於祖戮於社昔之人君有可法者公田之入移爲賞賜是謂爰田以買一憤絕纓盜馬之士稱其所欲以買一奮師人多寒巡而附之可使若挾纊以買一歡昔之人臣有可法者爲

釋志

卷十

軍政

七

敗諸校士卒皆赦不死未聞一人有桓子之功者此之謂失刑富平之戰曲端已死而詐立其幟以懼敵人敵人口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給我也此謂晉再克而楚再敗也若夫死事之賞仁人所不得已也既已無可奈何求其孤而字之字其孤而寵異之忠愛之心悼喪之念非爲未死者賈勇也如爲未死者賈勇是以前事之子而後事之爲父者也其心不可問矣兵者安危所係國之大事也故御兵者軍逃必有誅犯階級有誅離部伍有誅失主將有誅不死同乘有誅期會差晷刻有誅殺降失陷避敵激叛皆有誅將戰之頃爲衆設賞爲已設罰趙簡子之令也軍中不馳而使者馳斬其車左輔馬左驂以徇於衆司馬穰苴法也杖鉞而令偃蹇暗瞶者執而戮之雖中使懷救不敢宣

釋志

卷十

軍政

六

者則已有者則士不自居也破敵之賞悉分吏兵無所留也射中百步之外不復責以斬馘中傷破體者功勛之上懸首帶級次之血染甲裳者不必數級而後定功口不言勳者代其論敘皆所以使之踴躍也不以其時則受賞者賈怠旁觀者於邑是以不可不速也敗軍之將古人有必誅者有不必誅者楚殺子玉春秋書之所以著喪師之法也城濮之事君欲退而臣欲戰戰而敗敗而不死不可以立國楚雖惜子王安得貸之邲之戰有違命之先穀既在爰書未有舍先穀殺桓子者苟先穀既當違命之條而又當桓子以責帥是責以義非殺以罪也苟義可責則賢亦可議然則桓子者確然不在可殺之例非直利子玉而免之也大非川之敗罪止削除是以吐蕃愈熾廣川之

難定也周公不惑羣言大誥天下率師討之以杜狂狡之萌故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然則叛而不討無此國法所當議者寬嚴出入之間善為張弛而已矣春秋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凡在親懿之屬者引此義以從事則不傷天性楚莊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凡先世有功德者引此義以從事戮其有罪反其邑爵使辟嗣之子孫賴前哲以免也非此族也更無可議滅者夫叛者逆節也兵者凶器也以逆節之人擁凶惡之器非其死黨必有憤心宿兵險要示以形勢聲其罪狀以明逆順之理存不赦以待首惡寬羅網以容脅從使慕義者改圖迫脅者自安必有拔起逆節中思自濯濯者雖縶繫以深其宮大戟以峻其牆猶可拾而取也蓋不令之臣天下

釋志

卷十

軍政

九

所共惡也已則犯上而求人免已不亦難乎是以方抗順自張不知家隸擬其後也漢彭寵唐劉稹元擴廓皆如一轍也內地有亂皆由武備廢弛姦宄竊發萑苻急捕鋌而走險耳專任一將責以成功可不煩宵旰而績已奏彼潰壞無已者任將之過也然而任非其人之失少不專其人之失多何也將帥受命鮮不志在撲討無奈身在事外者微功圖賞以招降之說進遂使君心不固有縱舍罪人之志杖斧執鉞之權默移於彼夫片言矣殊不知納降猶可從而招之非策也闔外招降猶可特置一使以招之尤非策也善禦寇者順此長道屈彼羣醜不善禦寇者兩棄不去將用斧柯則招撫之計誤之也謀國之道不賞邊功宰相之長慮也不撫強寇大將之忠謀也不募義兵弭盜之

深計也不借夷兵戡亂之永圖也不寵降將安邊之勝算也何以徵之漢之郅支雖曰成功然矯制發兵事不可訓必以宋璟為法段穎附會中使不足法也故曰不賞邊功宰相長慮也廣明之亂宋威失策於前高駢受給於後皆以議撫之故是以胡世寧曰舊撫者不剿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二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後賊可平國可安也故曰不撫強寇大將忠謀也元之羣盜皆以義兵為名雖得察罕猶苦不能奏功餘適足為亂矣故曰不募義兵弭盜深計也唐之回紇雖有定亂之功然以儲副之尊或拜馬前或留募下傷威損重天下寒心亦云甚矣况乎一陣之間主客錯處戎夏雜居陸贄之論萬世所當戒乎故曰不借夷兵戡亂永圖也六朝七得河南地

釋志

卷十

軍政

十

終不克有侯景一逞建業為墟宋以長淮假李全而屬二趙以鎮壓之任又陰掣其權不能乘機殄滅是以至於跋扈故曰不寵降將安邊上策也此五者立國大誠也若夫以一隅之地抗天子之師者必有防守之費賞勞以悅其下之費畜馬之費且有誅殺以防內亂重斂以給征繕日嚴不解而境內困矣人情怨矣雖時有侵掠難積易耗以通計之常若得不償失此必敗之勢也所以討之罔功者握兵之將養寇以自封隣境之師玩寇以自重人主聰聽不衷每誤入招撫之言將帥持權不一或制於盈廷之論所以功欲成而有敗之者寇將盡而有延之者夫環寇之境豈無天時愆伏百姓不足於食豈無宿兵眾多司農度支告盡豈無疆場之上偶爾勝敗豈無萬全而動遷延歲

月如此情事一聞於人主則橐甲張弓之念勃然而起苟廟算有定存不赦之志將士輸忠盡撲討之職凡此上所云數端皆置不問定無不成之功也二寇連兵必有氣力強弱志量大小之別先擊小弱易於奏功且孤強大之與所謂斷匈奴右臂也然而兵強志大者方欲赴人之急以自侈其有餘直來決戰則腹背受敵攻吾他郡則徒舉牽制名曰攻一路實則敵兩路也先擊強大彼弱小者必且習於觀望憚於挑禍幸於無事雖近亦不敢援名曰兩寇所敵一寇也楚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使寡人無以立於天下魏武舍張繡而擊呂布周祖舍京兆鳳翔而取河中皆得先後緩急之法也

武備篇第三十六

釋志

卷十 軍政

三

古丘甸之法不可行於今矣近法之中有籍民爲兵者有募民爲兵者籍兵之法自宣王料民已非善政後世薰目毀支以避役如之何可復行也卽欲籍之若李德裕二百戶取一人則充伍者少若李抱眞二丁擇一恐用民者太煩陸遜部伍東三郡人強者爲兵羸者補戶此馭盜之法非所以馭平民也凡民願爲兵者多游惰無行無事之時往往犯罪若許以從軍是爲犯法者逋逃數也且既募以後習於戎旅廢其本業此曹不坐食以終身則輟耕墾上以規四海風塵爾夫漢之出征多用募士當時募法不傳今欲定其善法必有事乃募事已卽罷方其應募卽與定約成功之後隨時遣散使應募之始卽刻縱遣之期一日凱還策勳書勞給賜不以失伍爲喪業否則若漢之從軍

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行者不黜其勞先有罪者得以從征自贖後復有罪不得以告身自免庶乎國法軍行兩不相害也昔賢之用民兵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既募之後則有教練焉教以講事度軌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廣仁義賤勇力出則同心入則殊尊卑也教之以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媿恥也故蒐狩有禮勞賜有等止步有度左右有局先代之兵所以親上死長不相離畔以其教之素有此具也後世練則有之教則未也如太原精卒昭義步兵青澗射士爲之將者頗知第其能否習以行陣此練也非教也然亦卒稱當世之冠定人主之亂而况能用先王之法乎且兵之資扞衛者久必驕其以充行陣者久必弱晉悼公訓勇力之士時使所以防其驕也楚莊

釋志

卷十 武備

三

王日討軍實而申儆之所以起其弱也故射而挽強者不足以當中的槊而洞鎧者不足以當致死檠石而投人跳濠而注坡者不足以當奉法令親長上此練兵之義也古師旅之制善矣雖其文昉於周書大抵三代以上皆然行陣之中無終身爲兵者取井里之民從力役之征然必審徵發之數謹更代之期慰藉以送往歌詠以勞歸使役有定制人無苟免之心歸有定期家無久曠之怨又以再蕃爲度厚集其衆以防秋先後二成交錯道路得以達其音問公私之事兩無廢焉且車皆公車徒皆公徒卿爲將帥兵領武庫罷師而歸釋甲力農而無轉餉之煩自是而後國祚脩短不同短者旣不足采所可采者數代而已漢有踐更之卒無營田之兵材官騎士散處郡國有事則以虎

符調發然漢法出征多用募士及義從弛刑其發騎士郡國亦希矣豈非井田既廢丘甸之法亦與俱廢乎貞觀兵制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上府不越千三百人三時耕稼一時講武有事則承檄奔命所謂府兵者也李林甫為政大壞府兵之法於是始有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始盛鎮臣擁以自強不受節制於天子天子始自置兵以中官將之天下為之益壞藩鎮之勢益張延及五代而愈酷矣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居京師以并王室而遠戍邊郡亦用之二曰廂兵居於諸州時與禁兵參屯其餘不甚持兵專服勞役者也三曰役兵司漕輓管庫工器之用四曰民兵有部曲無營壘散處民間非軍與不擅行總之軍無常帥帥無常鎮

釋志

卷十

武備

十一

所以革五代之弊也蓋計井甸出車徒周法也郡國各有兵京師虎符發之漢法也置府立衛如陸贄杜牧所云唐法也以天子之兵遣戍縣鎮驕而不可使懦而不足用宋法也故昔人之論謂宋之兵最弱也明代垂二百年武臣未聞跋扈朝廷亦不困於養兵其制亦倣府衛而已矣天下大亂為兵者多者定之初專士而抗命不可勝誅也投戈納降則必受之既受之矣雖積甲山齊與之符傳而歸鄉里可以旦夕遣盡其願為兵者居以府衛隸以卒乘授以田疇不數年而為農夫所以柔其氣而馴習之非不知終無用也取其僅足平天下之亂不至生亂爾非不知武備或以田事弛也取其足以自食不待竭天下以食之爾以為吾所恃以為治者別自有在而不在宿兵吾用兵以

禦亂亦有用有不用不恃此然後立國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蓋車馬旌旗之象震動一方速戢寧之為幸如其不戢則延及天下雖以全盛之天下未有用兵十年而不別生事端者也未有用養兵二三十年而不貧者也唐元宗之時天下之力困於多兵幽州未亂而國計已虛矣此秦越人望見桓侯時也其後德宗亦因養兵而加賦加賦而民怨所以強藩益堅須兵益多天下已潰而養兵之費尚未艾也今使人樂為兵之利則不可罷兵使兵有坐食之安則不可屯田是二事者必於開國之初行之武王來自克商歸馬放牛高帝即位五月下罷兵之詔耿弇甫破張步十餘萬眾即日遣散光武即位七年天下未盡平也罷遣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

釋志

卷十

武備

十一

復還民伍此善罷兵者也唐高祖既平山東即置屯田并州以省餽運明太祖得康茂才以為營田使俞通源墾田弗勒特遣他將督責之故明初之兵勿敢不田者此善屯田者也蓋天下未平干戈未戢人不自有其生乘此之時免其行陣勞苦又且與田以耕武夫健卒喜於休息雖奪其所安而樂從事苟疑百姓未盡服猛將有異志而宿兵以鎮之凡屬戎士皆得衣食縣官此制已定然後人主居深宮之中與三四文儒謀所以罷遣之或一旦納諸農畝冬則持戟禦寇春則服耒力田武夫悍卒非其所欲不為潢池之弄必有沙中之語矣懼天下之亂而不罷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必有一日焉養之者不繼御之者不戢至於決潰四出而後為此事之究竟也郡邑初定惟蕭何計戶

口轉漕之法最善若按籍求之則逃亡者衆抑配生焉覆校者紛侵盜熾焉其弊易生而難防也轉餉之便莫過於舟浮舟江淮河漢者無論矣其險且難者如太原之師漕虜陀石日武都之師漕下辯興洋之師漕金均蒼梧之師漕零桂冀州之師漕淇水白溝柳河之師漕平虜泉渠安南漕禹廣皆昔人已試者天下之水莫不可漕但滄石之險填淤之阻得其人則通非其人則廢苟能訪求故迹參以今勢但得不至糜碎視陸運之勞不啻稍減唐置淮頴水運是已然之效也其或宜稻之地行劉大夏收市法卽運亦可省董搏霄陸運至今三百餘年未聞有再行者大抵不可盡信也若夫出征之軍餉於所征之地其事尤難朱子言之矣以一夫運一兵之食僅可支七日卽以三餉

釋志

卷十

武備

五

夫食一兵仍當以十五日班師則可一日不返則無食矣趙充國云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此之爲數以人力舉之用以致遠非二十餘人不能勝也今以一馬負二十餘人之任又有衣莊兵器尙可乘之以戰乎若別用他馬又須自負食馬益多而食益少矣且唐蒙略通夜郎朝廷所發千人郡之所發至萬餘人十倍詔書而朝不知知之亦不敢詰非郡縣濫發轉漕負擔其勢必然稍不如是則乏軍興矣轉餉之難若此昔之賢臣所以敬慎顧慮不敢輕言用兵也兵執好合惡離不可因多備而分戍疆事一彼一此不可因地遠而移鎮分戍太多則集兵不厚易爲攻劫鎮將在此寇發在彼奔命不及未知鎮之所宜據也善禦寇者擇要害而屯之使有隱然之望

則不必移鎮先未至而禦之無使得志而去則不必分戍矣守城之法如敵未至不可驅民保城廢其田作我已疲矣彼未引弓是自敵也尤不可設械防敵適以自阻如梁之堰淮一尺之流費萬人之力命宋之決汴敵人未限援兵之路先絕金之曲隧塞門內兵比出外兵已覺南唐施利刃拒馬囊蒺藜布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也此庸人之拙謀也春秋無召陵方城不能守江漢六朝無豫雍二鎮不能守江左不扼渦口清河不能禦北舟唐無三受降城不能守朔方無籠竿城不能蔽鳴沙蕭關之道無把頭峯壘無以壯天德振武形勢無伏義城則莫制大度清溪之阻無禦武城不能控榮經周人不據五門則淮南之津濟不絕宋人無盱眙壽春不能守淮無襄斜劔門不能守蜀

釋志

卷十

武備

五

無仙人關和尚原不能守劔不移城釣魚山不能守合州慕容超不據大峴之固先零不杜四望之陘呂布不塞亢父之險延敵入腹坐待攻圍師未破而執已敗矣

名將篇第三十七

用兵之道先審其義禁暴誅亂所謂義也將左軍中則觀其律號令節制所謂律也審義者定全師之勝觀律者決一將之勝也名將用兵徒舉欲疾奔利欲密節會之期雨雪之夜風霧沙礫干支不吉之辰成功之所資也環甲而趨不聞人馬之聲將萬人之衆如將一人岐徑間道一日若從天降間諜不及知進止之會與將列潛刻士卒不請所向雖赴水火可也對客談笑萬衆遄集擒賊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尙未知燕飲奏伎中坐而起行酒慰勞終夕慳

暢坐客未闌而大將已斬關克敵矣其合戰也勃然震怒援枹而鼓之敵情自亂伏甲道旁不驚其前驅而突取中權則主將失措部曲皆靡矣以精銳之兵載羸弱之旗而出羸弱所處忽易之以精銳則敵人之謀適以自誤設弓矢而微發之度及其中堅也然後鼓全軍而注射焉則無已矢遺鏃之費矣兩陣既交士卒皆坐敵在百步之內然後突起志氣一新敵人值之若猛獸之出於懷焉有不懾者乎得其一瞬之懾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其行軍也荷鍤贏糧從軍百役之士皆有地以處之安置營壘部統行陣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皆有祕策良法以遺後人一日之積一宿之衛一次之舍垂囊而入汎滌而出不知爲師之所處也其用間也直致之不若曲致之以我間敵不若因

釋志

卷十

名將

七

敵之間又不若使敵自爲間也其用智也必匿其形必默其聲形聲著於境內必生異議異議存乎中所向皆猶豫矣形聲見於境外敵必先我而脩備或覆我於計中或掎我於計外而機械橫生矣無事而脩備者政之所忌也善爲將者民間居處田作遊覽樹藝之所莫不可寓脩備之意內政而寄軍令亦其一端也邊境遊獵校練旌旗謀謹戍卒更休往來紛披聚散使敵人觀之習以爲常不復措意一朝大發以相攻猶以夙昔相待展轉刺探則兩陣既交莫知所禦矣陰陽家所避就有默契於心者不必令人測所自也星辰雲鳥之祥不以令衆懼羸縮無常也假神道以喻衆志人不以爲怪設詭詞以安衆心人不以爲誣愚士卒之耳目而用之不以爲欺激士卒之怒而用之不

以爲給皆匿形藏聲之道也軍謀定於帷幄雖朝臣不得知與寵臣謀必洩其情記稱桓公謀伐莒堂下執事者知之謀伐衛宮中觀貌者知之皆爲幾事不密夫漏師於敵不可也漏師朝廷之上營陣之間其可乎善爲將者不漏善將將者亦不趣之使漏也閒居無事注坡跳壕洞革挽強之法與衆肄之椎牛擊豕優童舞女之玩與衆共之得選士而用不問所從來參佐皆將之所求非有求於將者也有求於將者退則將之所求者進矣兵已勝矣殘寇不足利也不以趨利乘勝入不測之域善守勝者卽善盡敵者也常勝而不敗敵斯盡矣斫營者主兵之利也地道者禦客之奇也決上游以水之徙泉源而涸之設疑城假樓以誤之攻圍之上策也致敵以怯待敵以整強取以亂狙

釋志

卷十

名將

七

擊以衰持變以正應卒以常威不必言更當持之以敬敬其謀猷敬其軍事敬其將吏敬其卒伍敬其敵國敬勝怠則吉也攻取之大執勝乎三軍之鼓勇三軍之鼓勇勝乎一將之奮呼將苦而士憤者雖危必勝將逸而士媮者雖強弗勝上下相習人自爲戰不在學古兵法也善爲將者使敵人旣分而不得合旣前而不得卻旣進而不得肆自匿以誘之彼莫能窺自旌以懼之彼莫能逼自卑以驕之彼莫能悟因械於敵因力於敵因間於敵因糧於敵不若因將於敵善用降人則因將於敵矣凡入堅而探虎穴者皆善用降人者也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與敵異道而各有所圖必不以一郡受圍匍匐趨之而出其後也卒之我叛者執之無益也因而問之使敵自除之謀之

見獲者殺之無益也因而誤之使敵自疑之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功無所往而不因即無所往而不勝矣爲將之道勿幸兵柄以自重勿以小忿而開邊勿奏小捷以邀爵賞勿體統尊而防衛疎勿越境而過聽勿嫉偏神之賢而抑其功勿自入財貨不與士卒同有無也營壘未安身無就舍卒乘未食不忍先嘗勿散車甲於山野以避譴責勿以萬人性命易一官勿竭國力以幸功名詩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言不忌敬戒則師之所過不爲郡縣所苦又曰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言軍行疾速不翱翔於道路且部伍森嚴不擾農事也有以簡易馳名者有以嚴重馳名者方略不同而各有其功將之賢也過城邑山川必登望高陵大澤規畫指度皆成營壘畫地爲圖聚米

釋志

卷十

名將

三

可觀悅禮樂而敦詩書習傳記而親學士錄往事可師者於座右積之既久牆壁皆格言也通知四夷之事漢觀敵情預刻制勝之日將之能也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忌子路不敢過蒲老熊當道臥貉子邴敢過縵胡突鬚燕領而鶉麟者將之威也禦雲梯以火器梯著火則焚禦鐵椎以大筏維著筏輒去禦犀象虎豹者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使之股栗返而白躡禦水寇者塞其梁澆胃其機權寇如束槍禦連艦者其維竿可燒也重樓可以禦土山長壘可以要地道布幔可以撓衝車或絕以連石車遇石可碎雲屋木廬鋒莫銳焉掘火隧當其前則所繫必陷也以裳裹首而敵以亂奪纛而舞而衆以奮交縛兩芻藁其四端使火益繁衣敵之衣而警夜者

莫辨火牛灰馬其出無窮火棧土狗適足相當道里遠近險夷之勢莫不夙知勿以迥遠遷延俄與敵遇將之智也形勢未固雖有君命不可處也所向必敗雖有君命不可往也百姓未信雖有君命不可欺也營壘既合警衛方設雖有君命不可啟也守其便宜固其猷略雖有君命不可易也受命而出不問家事朝拜詔而夕就道曾無辦嚴之日謙退不伐常與同僚相避羣坐論功獨自屏處盡敵而返絕口不言軍中偶違節制再三申令不相啟奏所以求定大事也握兵於外詔至即發雖遭譏問不敢顧望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自喜人主不我疑也所職者軍政不敢與言出位之謀所專者闔外不敢預聞官府之計同列共事能者居前不復問官爵之崇卑名號之輕重也將之

釋志

卷十

名將

三

忠也戰之日爲已設罰爲衆設賞按行槍纍親授矢石衣製杖戈立馬行首出行載道則忘其家城頭張幄則忘其親陣前韡刃則忘其身非是時也舉必貴謀動資持重不以三軍之命矜陷陣之名至於克城獲都市不改肆將之嚴也戰陣不利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不幸而遇敗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是以民忘其敗將之勝概也多請園宅田池以自託於人主豪傑歸附致之行在不以自衛兵多糧足分之諸將而無私功已成矣勿求更事位已極矣勿忘始進之日畏法如履畏義如栗愛賢如植愛士如蓄盡國家之力以殉一戰暫勝而元氣立盡者雖能之而不爲也將之小心也陸賈曰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趙充國之功魏相之公也石雄之功李德裕之斷也狄青之功龐籍之舉也岳飛湖湘之功張浚之任也元戎稟成算于帷幄宰輔道王猷於中外將校致死力於節閫戰勝歸功能於吏士非有私也各盡其道而已矣若夫段熲東西羌之捷王驥麓川之功皆有中人之助然後動而不括雖銘於鼎鐘君子羞之其或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禍常伏於士大夫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禍常發於小人舉動輕狂者謀慮必淺無禮於人者待敵必疎突入降賊之壘親蹈羣盜之柵非大將法也原野厭人之膏川谷流人之膏點茶染木以充賞賜鬻水權油以取微息折券交貨以希其位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之兵端發自王恢二人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釋志

卷十

名將

三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况發其端以取功名將所不屑為也方略雖多總之以不殺為仁力戰為勇居功為智尊君為信衛身為嚴故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此論將之準也若夫書傳所載欲試其術而殺無罪之婦人兵權在握而斬其君之寵臣以令衆入敵之壘得其軍號而鞭笞其將卒營壘數百里皆用降卒先聲下之不以一矢相加凡事之不可行者古猶今也記事者過甚之辭不足淡信也

興亡篇第三十八

帝王受命各隨其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要其不可離者道也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造邦也三者不同同歸於順忠實文所以成俗也三者不同同歸於安其事同效殊本同末殊所以用之者異爾興亡之理初起決成敗之幾既定審

長短之數習治傷始亂之萌習亂嘉始治之績初起之執當明逆順既定之規在立宏遠始亂宜戒履霜始治宜圖濟屯具在前志不可不察也君子之學欲天下長治久安措諸不傾之地是以往蹟成敗猶必究其得失思其振援以指示後人要以取法天道則順乎陰陽求盡人事則不離仁義如是而已矣其餘雖有成敗亦不足道也凡混一天下者或以其德或以其功德盛者好生為心平政為務脩身為本知人為明天下一日未定即一日不敢自安功高者除天下之亂據天下之勢官天下之賢散天下之利非但無罪之人不以膏原野即九服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蓋不欲斃以鋒鏑亦不欲斃以苛政所以能混一也割據一方有一定之謀不暴露兵革不耗折財貨

釋志

卷十

興亡

三

不損傷甲士但使敵人吾境攻城莫能下掠野無所略得略地雖疾其執不可長驅曾不旬日必退師矣若此者韓白不能入也即偶入之寇賈不能守也雖未必拓境亦免疆場之蹙所以能偏安也其或有功而輕敵功成不善息民力盡而用之不戢求得欲從屬厥未已是以戰勝而終危形安而執動若此者雖欲混一不可得也兩國相持未嘗忘怨也未嘗忘戰也未嘗忘幾也在此者上下晏安有釁不能乘有備不能脩在彼者君臣上下指畫狙伏以伺其隙齊桓公東向而吐而莒人傲晉獻公夜不安寢而虢人危及其慮成而後動計定而後戰偏師入境全局震壞矣或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而強梁者已獨操其柄或智不過人而欲坐收天下之傲而疾驅者已先移其顛若此者

雖欲偏安不可得也屯難之初仁義之名聞於天下天下引領以望其來掃除以延之入傾聽以從其令歡忭以樂其生如闢大谷以納泉植樊援以育獸自然而至無所勉強此百年無患者也雖無仁義之名然兵力之強誅賞之果亦足刳制人心使之懾伏疆圉震撲鞭箠指麾如狼之于羊也所不如古者更宜養兵以鎮之養兵既久其國必貧患在數十年後而不在目前也亡國之土地披以予人亂世之府庫散以資人人之需食者與求爵者莫不奔走趨役依附恐後苟無仁義忠信以固結焉一旦人情渙散莫可維繫不過數年世局又當變矣此三勢者皆能取天下而貽厥有遠近則國勢有脩短其最上者耆定之後道德典型維持世運禮義廉恥甄陶民風待士以禮則久有

釋志

卷十

興亡

三

矢心引列燭以自照固爲俱靡而已無救危蹶也歸敵國者土地不能厭其欲貨財不能充其求名號不能慰其心資日殫地日蹙然後直舉其國所以有亡天下也上下二千餘年間削平禍亂定於一統者僅及千餘年他皆強者兼弱盛者陵衰易姓改物數見不鮮甚矣其亂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擬料之中聖賢不言延祚奇術但知安民正理我欲如是先禱天下以如是則祚必延矣我欲如是強天下以從我延不延未可知也我欲如是必害人而後能如是或害他人之民或害吾民其促速則一也三代以前尚矣創業之君得性情之正明理欲之分與天合德故能克當天心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爾心此天之從人也天下莫苦昏昧賴人

釋志

卷十

興亡

三

其士養民以仁則久有其民務本力農使生意充實氣化日盛至於二三十年教化浹洽人心雍和疆場無犬吠之警閭里無調發之事耆年闕負戴之勞稚齒薄執紼之好是以長有天下也以小人加於民上以無菽之征取民宮室臺榭棄舊而競新酷法峻刑刀鋸日弊居其間者無論尊卑貴賤皆有自危之心皆無樂生之志戴日而視傾耳而聽以規域中風塵之警入其境則勞役多而休息少田疇穢而橋梁壞小人歎而君子思所以有亂天下也黼屨之上自弛魁柄魁柄一失必有所歸或歸宦豎或歸權臣或歸敵國歸宦豎者人心最憤君子遠引敵國問之以啟其疆草澤因之以發其難歸權臣者羣小之推戴發於軍中謀臣之指畫定於暮夜雖有仗節死義之臣呼賈逵而

其聲色財利之區在人者未可即得糜爛在己者以爭之
又或退處匿形狙勝敗而收下莊之獲其進其退皆為利
非為義也遷延歲月局執且變其資以為強者有一且非
我資者矣又有他人之執偶成則在我之執日細者矣秦
之興也據形執席威烈役使仇讐而制其命橫絕天下午
道而拊其肩臂踞其要脊又值六國失計為羸弱姬是以
強者愈強而至於有天下及其也任法太過斬艾日聞
人情既不安矣又廢三代定主之制歲更易其長月改署
其令故民心易於思亂易於為亂有自草澤崛起者此三
代以前未有之事也李斯為始皇畫策務在因瑕釁而遂
忍之戰士之難格者以賂劇之謀士之難問者以劍刺之
皆忍之之計也以忍成功亦必有忍之者焉秦基未毀而

釋志

卷十 興也

三

李斯誅矣太史公論秦受命歸諸天助非美其得天也謂
夫仁義禮樂皆棄不用而能與湯武同功故歸諸天以明
其非人道也焉有人道弗得而可為君子觀其二世而也
是天終不可誣而帝王相傳之道法為不易也自秦以後
帝王之興雖有懿軌終不及堯舜禹湯之盛是故中葉以
降政教陵替天之所止不必盡如桀紂也方其興也才權
數計實有過人者天下大亂之時五常盡廢嗜欲流行草
澤市廛有擊劍扛鼎之力不過攻剽為姦其有慷慨震發
奮起一方者亦皆好亂樂禍雖在兵戈擾攘之中而子女
玉帛盈乎左右迨其事敗則拱手而讓人與倔強而不服
皆使人為刀俎已為魚肉耳有王者起知天道利後起則
盤桓居貞必不妄發知人事利有德則施仁仗義以救人

於水火知濟代在得人則拔謀臣於行間捐土地以資戰
將三顧草廬一見捫蝨若濟川之有楫也必不與人逐鹿
相競於一彼一此而無成算於胷中也以土地甲兵之力
行仁義之事實則以仁義之行濟土地甲兵之強也有城
而不取其意則盡取天下城而後快也有亂而欲定其意
則在定天下之亂而臣僕其人也以為與人相競如兩騎
並馳未有以相先也於是反其所為彼急則此寬彼暴則
此仁彼誘則此誠彼不能及則吾踞其勝矣猶未已也以
為控御失宜則事我之人還為敵國其事未可知也德之
不脩雖天下大定而蕭牆之內仍有隱憂其事未可知也
是以雄略內斷英武外揚左顧右盼汛掃宇內而大亂已
除矣天下已安矣與聖王同功矣其在也中葉也大將統兵

釋志

卷十 興也

三

所以固圉唐之河北累葉不庭統兵之將授之士也參任
宰輔所以防姦宋之奸慝接踵不已參任之法滋其蔓也
綜核以肅紀綱一人竊權紀綱皆其私勢臺諫以擊奸慝
一奸當道臺諫皆其私人積漸既久陵夷之理已具倘非
命世雄姿再造區夏其他中才以下雖有片長小善同歸
禍敗不必幽厲之釁而有赧獻之災矣何也其基命者淺
也又其甚者始以簡質為治者簡質積而朴茂生朴茂積
而勁悍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上始以文飾為治者文
飾久而枝葉生枝葉久而奸巧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
下如有不軌之奸生於其時知下情不安而輕移其上矣
六朝五代是也除去宗族翦伐知勇為子孫措諸不傾然
而宗族既盡知勇既盡本根之底薄矣是以微有失德其

臣卽具禍心二三文墨之士不必有宋萬之力羽父之威
壇坫之上挈神器與人不惟不以為恥亦復不以為懼養
子健兒奮技擊之力跋扈之威叫噪部伍竊取委裘安坐
而享之亦復無患蓋習見所以得之者不義故知其所以
失之者不爽也此朱子所云三綱不立衆志無所統繫而
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也文中子曰天下崩亂非至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勿為禍先又曰天地有奉生民
有主卽吾君也聖人錄多方之書以明倡亂者不惟犯人
主之禁且賊古今通義逆天地元命蓋殷之餘民聖人原
未嘗以義士許之借先王餘澤之名倡亂於下竊發於大
定之日其為惡逆夫復何疑所以不卽誅夷諄諄教告者
聖人之仁也仁不可妄施誅不可數貸聖人著之於經為
繹志

卷十

與也

三

後世戒所以止亂也夫鍾會亂蜀蜀人不能有為遂人殲
齊齊侯無害於伯大執既有所歸雖使遺黎蠢動部曲亂
法猶不害其定國也蓋好亂者人心之私有定者天下之
公也且大執既定而復倡亂天心亦惡之矣竇融曰自起
兵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存者非鋒刃之餘
卽流亡之孤若復再實於亂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
復流離庸人猶且不忍况仁者乎若其樂禍而惡定神器
有歸而竊發以此保身亢宗吾未之聞也

繹志卷十終

繹志卷十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譯

太倉後學顧錫麟

凡事篇第二十九

凡天下事知其所以然而後盡其所當然不能盡其當然
者由不知其所以然也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官必愛人
為士必愛行所當然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無欲害人之
心無穿窬之心具於有生之初是其所以然也如見其當
然而已情欲偶熾所見皆當然也揆於所以然則矍然自
失詘然自止知其當然又思其所以然則有必為之善有
必不為之惡矣當然者事物之理所以然者天地之心盡
一代之事可以觀物理合數代之事可以見天心天心者
為善之基也天下之事有可必有不可必凡責己以脩平

繹志

卷十一

凡事

物以恕此可必者也功而見賞德而見報言而見從行而
見是此不可必者也功而見賞德而見報言而見從行而
者不獨無妄之災亦有無妄之禍若聖賢之論必以由乎
義理可必由乎智巧不可必故凡以人為政者從俗可也
自為政者非道莫從從道之事銳敏迅疾則有功從俗之
事安徐重固則無悔賢者不察得失於事後而察其必可
者也可必者守而無失不可必者輟而弗為也人盡可為
善人不盡為善也為雖不盡不害其可則無不能矣假
令不可無望其能若其未能何以知其不可不可也者其
才也能者其力也為之而後能如不為未必能也不為故
不能如其為無不能也能之與可不同不能與不可亦不
同凡君子者操可為之才赴以為之之力者也凡小人者

可爲之才不殊，何不力於正而力於邪？則有殊耳。是以初不甚遠，久乃迥絕也。凡身世之事，有安於命者，有式於義者。安於命者，知求之弗得，避之弗可避也。式於義者，可得弗處，可避弗逃也。二者之辨，當問諸心。孔子何嘗不仕，爲行道耳。田駢何嘗不隱，爲求名耳。問心之外，又當權其輕重。義理重而進退輕，則從重舍輕。伊尹是也。義理不精，是非頗嚴，義自有重所重，非義也。陳仲申徒狄是也。事以義重，不可避也。不以身名之輕，害義理之重也。凡少不可陵，長賤不可抗，貴邪不可害，正似不可亂。真物之序也。天性之親，降於義合之疎，最美之名，繼於可見之實。出乎此者，宜乎彼應乎彼者，慊乎此物之節也。序之與節，非無故而然也。度之以義，平之以心，心之所安而有害於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君子不以爲序也。義之所趨而有違於心，是時執與道義相迫而起。君子不以爲節也。度乎義而無歉，卽乎心而無憾，則人已兩盡矣。古人爲善，不過守禮禮者，人道之所共也。無此，低彼，昂甲是乙，非是以州里遐荒，皆無二心，以我之同從人之獨是失己也。以人之同從我之獨是失人也。禮無失己，亦無失人，非求無失，自不失也。又必當其物，必當其所物也者，名與數也。所也者，地與時也。嘉禮野合，非其所也。丈夫行婦道，非其物也。彼聖賢者，天道所在，以人事從之，而不委於天。人事所嚮，以天心決之，而不徇於人。取裁于禮而已矣。不裁於禮，如置器不安，而多所維持，終不可久也。人之舉動，合禮與否，由其七情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十一

有正不正，十倫有備不備也。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好善而惡惡，好廉而寡欲，無不合於禮矣。七情乖刺，十倫辟違，善不知好，惡不知惡，義當前不爲而利是趨，雖欲行禮終不肖也。不獨此也。凡好言人過，好撻人短，利人之有災者，非其性偏惡，亦由七情十義生而有缺陷。故居上則陵其下，居下則傲其上，傲其上則曰守正不阿，刻其下則曰責人以義，皆居心不平爲之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常持此心，豈有失禮之愆哉。凡天下之事，必有定體，必有變態。君子思其始，思其終者，舉其體也。思其復者，極其變也。事幾未接，心與理會，心與理會者，以義理養其心也。事幾既及，理因慮審，理因慮審者，由不定以趨定，由不同以歸同也。風氣所至，不能不開，而聖人因之，若風氣未至，雖聖人不能開也。物無常動，必有所止，或擬之而後動，盡人力求濟而後合其所當止，值其所止，雖聖人不能復動也。禮之與權，相須爲用，執處極重，則禮不能定，而權足定之。仁之與義，相須成體，去義最遠，則教不能正，而法足正之。權所必用，雖智士不能易也。法所必用，雖仁人不能貸也。以地圖察山川，不盡險阨之形，以伯樂之書，駕馭不盡銜策之能，不以治病爲藥，而以處方爲藥，雖鵠緩無可紀之功，也是以終始常變之際，不可不致其思也。聖賢學問，有同有異，天與火之性同，火與澤之性異，以同爲正者，類聚各從其彙，羣分不易其方，不同所以大同也。以異爲正者，同其所當同，異其所當異，同乎事人而異於自治，同乎守正而異於放利，同乎趨事而異於居功，同乎爲學而異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十一

於求名同者所以明道也異者所以辨惑也中和者發生之氣舍中和而近偏勝生理不暢是謂枯楊之華中天者日之權令去中天而行西陸權令既謝是謂日昃之離故天下事皆不可離中道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庚庚者更也故凡事之過當卽僞也行之驚愚卽慝也近乎拂性違情卽戾也古者葛溝而楊王孫裸葬古不修墓而趙宣不閉塋隧安得謂非怪乎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庸得謂非正乎賦子於天者雖氣有昏濁而清明自如受程於道者雖命有吉凶而安止則一事雖動而應事之心原靜也跡雖繁而投跡之足無多也躁動輕移必至前後左右皆無所依以一心營二事以二心營一事其終必爲私所據而作止皆謬隨六二曰係小子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四

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凡狃小利趨近功行小知而大經大法棄之如遺所云係小子失丈夫也凡慕高而舍下尊位重名趨走恐後執鞭欣羨隱約篤實之士日交臂而失之所云係丈夫失小子也蓋隨則公普係則偏私不出於隨而皆於係小子丈夫皆不可也知此可與審同異矣卑者之患不可以及尊春秋兩觀之災不以及雉門也不以尊者親患至美好之事差可親之春秋雉門之作可以及兩觀也歸美於尊親目惡以卑外不爲私也受責於尊者不可以無罪解說於人爲尊者受責亦不可以無罪自解說也此君子處尊卑之道也人皆好善而惡惡也是以喜譽而惡毀今喜譽而不遠惡是不勉其所譽而蹈其所毀也惡毀而不遷善是不自慊所好欲人反所惡也

是以毀譽之虛聲掩好惡之良能也謗言之來尤人者必遂非罪己者必改過譽言之作吾不以實買虛必不至以虛亂實甚至末俗必不見諒不如直以自誣而天下後世皆知其揭日月而行也此君子處毀譽之道也凡是非之論皆取有益於我非以較量他人較量太寬或失則濫較量太刻或失則狹皆有害於我何損於人君子非以我方人也取於人以益我也萬物所仰望者聖人從而敬之萬物所不服者聖人因而責之通賢者之心使不至壅塞折不肖於萌使不得恣肆若惡事旣成而後戒之責之於義雖得於心已傷君子不忍也將祈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將祈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爲非雖有私愛私憎不得不屈而從公若不爲公正所屈卽亂人也此君子定是非之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五

道也凡息爭寡怨之方自責而已矣自責者天心也與人爲怨不必得志於所怨之人也矜而容之天下稱寬平焉見慢於人必思所以致之以我慢人於人絕無損於我絕無益也凡以事傷人與以言傷人其致怨一也言諧於人與事諧於人其遠怨一也君子不乘人之衰而快其宿憤非惡名之不令也惡其與性違也此君子平怨惡之道也凡受德於人論其心可也不必竟其事施德於人如未竟其事亦不可自誣其心衛風木瓜言無德不報也無德不報則民有所勸爲受恩者言也若有德於人則宜忘之傳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爲施惠者言也晉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君臣相訟放乎殺母弟尸大臣衛之大小臣工駢首而死者數人君子端本持議

則罪不在衛侯而在文公也喜怒不類怨咎滋章禍蔓於人快意在已順事恕施之道不如是也此君子處施報之道也世有惡人如毒蟲之螫草木無惡草以肆其螫則必及嘉卉故天心不忍必使惡人亟受其罰羿善射逢蒙從而殺之崔杼弑君慶封夷其家蔡侯般殺父楚靈王誅其父子元載固奸臣而誅輔國朝恩則非載不可逢蒙慶封楚靈王元載非秉義以除惡者也如毒蟲之相啖也所啖者盡則啖之者亦盡矣君子擇人以正責己以正所以止亂也居身不正不能治人非止亂之道也必也改過以正其身身正而不正者皆受治焉然機會不相值是天心猶未定也有伐人之德又有可見之天心則機會不爽必成無疑此君子決事幾之道也幼主母后之時中官之罔洩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六

不易撲也迦維羅龍之好通乎上下攻異端者必不能遂也苞苴筐篚達於朝野敝衮瓦器必不能容也禽獸食人食土木衣人帛則儒飽朔饑不能免也不幸值此安時處順而已矣強與之爭非身世福此君子處衰亂之道也不以人之義命從我之嗜欲惡其無以明道也不以我之義命從人之嗜欲惡其無以拯世也衆情所快之事而幾非在我操縱由人人之望我雖切我之自處有分踰我之分悅彼之心必不可也德所不及不享其贊無澤可以及人不敢受其愛戴也不以我之矜氣除天下害氣恐相助益甚也不以我之怠氣當天下銳氣恐不能克反爲大憂也事近乎亂者去之而後爲治迹隣於汙者矯之而後爲脩若循其故跡而稍損益焉益甚其亂與汙而已矣不近宵

人然而不必惡也常有不可犯之色則其人自遠不仁之人有時不可甚惡恐其激而爲亂則所傷大也有逆命而忠於君順父而陷於惡者有愛其人適以害之惡其人而爲箴砭者故曰不在順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也若逆探他人之意以爲未必誠然因思所以逢迎究竟所逢者非其意徒自處於無禮自處於不智君子不爲也不奪人所利亦不能禁人之利人也不能保其終則不必有其始既有其始則不可不徇其終無仁力不能庇還爲人害也忠於謀人適以自爲當取其忠不必計其自爲志在道義適以幸免危殆取其慕義不必計其幸與不幸也以重厚待人以久遠望人至於歲晏而復定其去取則吾之私意偏見以事久論定莫不返於公正矣人謀既臧可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七

以保天命攝生誠密可以延壽考遠子馮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是以必不爲令尹何夔常蓄毒藥誓死不辱是以終不與杖君子之遠恥辱不必問諸人亦不必聽諸天自處於必不可受則受焉者寡矣勇於服義者有可乘之執而弗乘明於悔過者有可遂之名而弗遂居不必擇地取諸足以勵不勤者藏不必取固取諸足以媿不義者執不必取重取諸足以戒不恪者度可事之君而後委贊焉度可從之求而後告匱焉度可受之賜而後拜嘉焉度可任之事而後任職焉雖顛沛窮約不利賴於凶事不求助於凶人故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不居定傾之功而欲全無傾之執故事前不見所益事後始服咸宜不惡卑而躡實惟畏高而蹈虛如涉川然淺深各有其宜不患深而躡於下患

夫漂浮於上而顛趾也此君子所取法也爲仁義而自爲者無自爲之心不復爲仁義矣義始而利終者無終事之利必不爲義動矣有求而致恭於人不得爲行禮也取非所有以與人不得謂好施也凶人之國而加恩於俘馘不得謂行仁也揚人之美而有依未光之心不得謂好善也人心不同卽孤立也舉事不盡其慮卽欺也貶道以媚人卽辱也職事不恪卽罪也以威力制人使不得盡其倫常之道卽不祥也智所不及聽命於神道所不篤問途於術卽居身之恥也與賢者異議非有私也賢者得罪而持此求進不肖莫甚焉免一時之咎無大惡也一時旣免而終身委曲以覆其迹辭過誤之名得爲惡之實愚莫甚焉不矜細行非小惡也以爲小惡而嘗試焉卽大惡矣倫常輕

釋志

卷十

凡事

八

而嗜欲重大惡之的也以爲常情而習安焉必有大不祥以隨其後非第被以惡名而已也知其不義而爲之不謂過誤也頻頻蹈非積而不改窮理之功安在亦不得謂過誤也天資一定終身不移不得謂學問也平居論議所言皆道從容應務所由皆禮倉卒之頃忽焉喪其學力本來氣質纖毫未改亦不得謂學問也南而之君事得自專爲人所使爲不義不得謂非自爲也人所難明者心心所當避者迹心雖不至迹已及之不得以迹爲解更云非我心也人之處下有必不被之澤必有甚不仁之懷情安忍而志陰慘懼其不可堪也不勝已私而欲任法裁物遂致倫常不終事使不順左右前後皆吾敵懼其不可久也已無德義謂天下必不我親在己亦不能親人已好疑詐謂天

下必不我信在己亦不能信人凡有疑於人者皆其不足於己雖州里不可行也居官無罪好進其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服其勞我受其成事之必不能遂者也趨利則居人前服勞則居人後人之必不相容者也受責於人曾無戒懼之心知其禍未已也患難在躬而所言所行不近於道知其難未艾也嗜欲之事莫或阻撓更爲門庭之憂牀第之間迷謬尤劇恐致庚宗之禍事之小者矜仁而市義事之大者斂怨而滅德功已成矣元氣盡斲皆身世之憂也此君子所日戒也春秋之義尊者諱敵不諱敗親者諱敗不諱敵言尊者雖失勢不二其尊也因其失勢而稱敵以抗之是有替上之心故不可不諱敵至於敗者事之偶失者也雖曰至尊猶恐甘扈違命商奄允恚亦當自懲

釋志

卷十

凡事

九

其過於尊無替猶可不諱也親者肌膚之痛莫不相及戰之旣敗必有毀折痛其重傷不忍言也苟可匿諱猶若無事是以諱敗然自我言之則曰至親其在人道相嚮則有匹耦苟匹耦之義不可盡廢則逞志之念亦當知止是以不宜諱敵也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義亦然義在懲惡故有惡也於其初而疾之勿使怙過後復有善則去其迹以見惡事之不可蹈也義在勸善一有善則終身記之雖昔之惡亦爲之諱也此皆凡事之衡量也

立教篇第四十

人雖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師友之益無不同者故君子莫患於自足莫病於自棄莫痛於不聞道莫苦於無良師友揚子曰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天下待教於一人非獨受教者之事主教者之事也惟正道可以教人稍涉偏私即有損於人也教不枉而後有益稍自貶損以徇於人之不能即有損於人也扣之者誠而後應之扣之不誠非求益者也淺則不入深則相距亦有損於人也非聞道之士不可以教天下性者道之根株胚胎也師所以成性也道者天地之符璽旄節也師所以明道也禮者道之經緯蹊徑也師所以正禮也聖人之書禮之城郭都居也師所以述聖也人有性不自知如至寶藏深淵而不見師則識其精氣者也有道不能由如去國既久而閉其塗師則授之符傳者也有禮不能行如遊五都之市不識百貨良楛師其為之質劑者也聖人之書如九成之臺嵒嶠乎千仞之上先登者

釋志

卷十一

立教

十

相望而獨不得其階師則陞而級之扶而掖之者也故君子之教不陵節者也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說不易規矩此君子教人之大端也蓋不循節次則妄意高遠有不切於身之病有言不盡有行不與何以知事物之理充滿天地流行聖人之身也枉其材器何以櫜括從繩失其機候何以贊微出滯不能免於詞說使習於口耳適足窒其聰明不能守其規矩何以堅信從於孤立之中絕外誘於橫流之日一堂之教受益有淺深一人之身領略有蚤晚聖賢不但如一兩潤木一風吹萬而已更有斟酌化導於其間如教赤子以步趨尺寸之地不可強致如安寢而至於夢寐一息之調不可有意求也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來之悅以動之

使學者容貌詞氣動靜俯仰皆其踴躍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也人性皆善故樂與同其好善性本無惡尤諄諄引之以去惡是君子教人之指也何居乎可以為師可與受學也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怠氣清而容肅年耆而踰等三綱五常之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擔簦而往從况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毅思慮專一踐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温恭好學而不倦造次必由禮有執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里之外若比肩而進况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而堅齒尊而德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祗欲博其徒從豐其技附峻其壇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

釋志

卷十一

立教

十一

相掩抑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况其遠者乎其受學者或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騫爭氣見於面諛聞填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聲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資其學以取高位既得患失遂操入室之弋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而攻之倚門牆而麾之况其遠者乎道者人所同得也善者人所固有也同得所不可絕諸函丈之外固有則不俟索諸精粕煨燼之中所以古人為學先以自益後以益人立教雖益人也所以自益也示人以途徑已亦弗敢踰越也鼓人以志氣已亦弗敢怠皇也開人以覺悟已亦不得不思索也施於人者即可責已行諸已者即可教人一切取於平

實以大道爲公而非私其所獨優焉使在人者知見淺淺皆得自盡吾因以自識所未足使在我者輕重詳略緩急皆迎乎其人之機候揣摩政治皆中乎其人之病痛故曰不獨益人亦且益己也若以己見裁物強人相從一言一行皆以長其驕心軼氣無益於人無益於己古人不爲也古之學者必嚴其師敬其道也守其道也用其道也敬其道所以治身守其道所以治事用其道所以治天下惡習可化不必拒也惡質可易不必棄也有驕氣者教之以禮有失禮之愆者教之以覺悟拒絕所以爲誘掖也攻擊所以爲指示也憫其陷溺嘉其懺悔閱之者仁也嘉而與之則義也又恐精爽在人久曠則枯銳氣在人不敢則竭於是立其限程課其懋勉警其弛易稽其屑越怠惰之戒與

釋志

卷十一

立教

三

倍師等又恐聽之既易其氣易驕入之太驟其退必速故有取於扣鐘之義以一春爲一容春者擊也容者稍停以待其聲之盡而後更扣也會子曰學者行於道路其有父老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觀其容儀可以知其本也兩漢以來一切超世絕俗之士或鶴立不羣或龍性難馴徒以不遇孔子祇得成其偏至以經術名家者挾閭媚之術取人主高位獲希世寵榮而其徒亦無慕焉乃知王政之世無窮人教化之側無頽蒙聖人之門無曲士非惟教化之行乃後生之慶也學者知所嚮往則能擇師於蕪漫之中學力有得然後知前人所已至與後人所由以至也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馬融可謂尊矣程頤可謂嚴矣王通胡瑗可謂樂易矣東京桓氏父子兄弟代作帝師

史謂桓榮之學本乎爲己是以若是其顯也

取友篇第四十一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故獨天不生天地交而物生獨賢不成人道交而德成施薪均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赴物各從其類又各從其利也君子之友仁義相輔勳業相助道行則相慶勢微則相恤急難則相扶彙征王朝偕隱隴畝不以夷險易貞不以初終渝節不以貴賤殊心不以死生易志諸父諸舅皆可爲友不論行輩也故總其大端其指有五取善以相益也進德以相輔也存誠以相資也誨過以相戒也聞見以相廣也君子或責人以善或取善於人皆以爲己而友必受其益責善

釋志

卷十一

取友

三

而不爲己行汗而督人以脩是好詆毀也取善而非爲己面諛而躬不逮是相與爲名譽也爲己求脩而責人以善其人亦深思其意以求當吾所好是責善之益友必受之矣爲己求脩而取善於人其人亦樂吾虛己而爲善益勸是取善之益友亦受之矣故曰取善以相益也君子求友所以爲道德之助也不能使道益明德益進則彼此俱有媿其名故忠告者一時之益明道進德者終身之益不大變其氣質但一節一目受其琢磨猶無益也詩曰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其可上而不可下也所以爲相輔也不以不誠自處不以不誠待人其直諒也可以濟父兄子弟所難言其專一也可以藥好動善遷所默損逆耳之言久必淡思其意篤實之貌甚可薰陶其心所以爲相資也聞人

非議則致其誠敬以請所失之故而改之告以有過則愉色相承折節相謝銳志相從惟恐不盡言不盡意也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理有溢志者不可與其學有市心者不可與同事非憎之也為其無可相益也故曰誨過以相戒也斯道顯晦係乎人物盛衰人士眾多講習湊至然後知道義之無窮人士寡少固陋鮮識獨居無輔繩檢弛而怠慢生心志塞而邪僻進矣古者王事之節稱詩書焉越國之歡詢典故焉和平之音卒君貺焉合一代人士以觀古今物理物理不隔故人士益親雖曰同時之人而有奉為典章者有奉為師保者所以廣其聞見也天下俗薄朋友之道先喪以今觀之信有然矣夫君子之友擇善而取之知其失德而遠之職所當進之言委婉以道之久不相見微

釋志

卷十

取友

五

扣其學力而思所以進之是以出處語默不同而其心則同也其氣則同也今之為友者久不相見恨攜手之無期既相值矣寒溫之外益以佞諛嘲諷連茵接跡把臂差肩莫非此指未聞攻其短鞭其後也未聞咨其義決其疑也如未相值而已矣又或浮慕於此而厭棄於彼故有進由執合退由衰異者有恩為情使義緣利輕者有刺過意賜書詞不半紙者有悼川瀆並決游豬蹂稼者又其甚者始則相扶急難已而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由此更成隙末五交三釁寧非箴砭乃到澆方抵几而怒人不亦慎乎然交道之不終也以過失相規而得疏辱者少議論相違文字相正鮮不以謗怒終其故何也朋友道喪人自為方不能相通人自為志不復相成其視友之不善若秦越之不相

及也彼於我何有我亦於彼何有隱其失而伺其敗是以不見可怒也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微物情未淡者不察而誤抵其巖朴直自矢者不安而顯爭其非飾誠請對降心相後者百無一焉其餘嗜嗜背憎往往見告矣惟君子而後可方人惟善人而後能受責世路險巇難平未必自我頓平人情欣厭難克未必以我故自克故朋友有過微諷而已不宜憤激或遠言之或微言之在彼聞之不怒已事而思知吾心之懇至則猶可改也若夫此既峻責彼亦遂非兩心固相離矣而嗷嗷不已寧非損怨益仇乎至於情日以疏迹日以睽我之有善不能及於彼彼之不善無可挽於我惟以恆情罄接不至還棄不加惡聲此但以行路相待不在倫常中矣孔子於原壤蓋友道之變聖人之

釋志

卷十

取友

五

權也禮者天下大防也祖括之日登木以歌又為鄙褻之詞則防壞矣防之將壞則當治之治之不能姑且諱之以為防猶在也愈於大且窮僻一老不為名教所關故可為之諱非惜其人不以人道待之也君子所欲正者有職位者也有名譽者也思以其說易天下者也人主待以授官後進慕以成俗敗節踰檢以疑眾志不得而不斥責之矣所當諱者隱之以存萬世之防不為一人所當責者斥之以儆幾微之惡不為一事孔子登木則若不聞曾子數子夏之罪向戌尤獻子之室古人處友如此也一介之士而與公卿友不可近其勢利勢利者凶德之聚也乃有失勢相依亦復不免以其未忘乎勢也勢如赭堊近斯澆矣鮮能潔出矣同一相好而貧賤之好也易於見短富貴之

好也易於見長同一相惡而貧賤之惡易于決絕富貴之惡尤多含茹此其故何也勢之所在低徊而苟且勢之所去徑率而直遂彼人在官之日情貌疎遜吾不以詬責而內自省警彼人去官之後情貌如故吾往往不愜于心而多所不堪以此觀之何異乎幻師之呈伎乎此雖反覆之變態猶是冷煖之常情更有險詖之徒既相怨矣猶復親密不已鷓斯羣聚總是未忘齟齬移牀相近惟欲便於傾擠此則末路之極不可不防者也故君子獨處之日多旅遊之日少羣情靡然之際必有獨立者焉羣情激越之中必有獨閒者焉羣情迫隘之處必有獨紓者焉交有二道有上下之交有儔侶之交凡屬儔侶者以求益遠損爲重凡屬上下者以忘執樂道爲重總之皆輔仁也易曰麗澤

釋志

卷十一

取友

七

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言講習之益互相資養若兩澤相承灌注流通也言足聽而行足從近所畏而遠所易則有砥礪之益日進於高明而不自知也以貴致之不以賢致之其密也流于相狎其疏也至于相忘則有漸染之汙日滋其塵冥而不自知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者何聞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也小怨者何禮節之疎言辭之謬也今人論道不求相資敦行不求相助所責者禮節之疎所詰者言詞之謬雖欲免谷風之誦其可得乎且初既強合後亦苟絕一諂一賣是強合也不以失義相棄而以失利相棄是苟絕也此朱穆所以憤歎劉峻所以切責也君子爲學必尚友古人而後有益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此昔人之尚友也同時之人鄉閭

不相近也會聚不可常也談說有所難盡規誨有所莫致故竭忠者少受益亦稀至於古人求諸書卷則旦夕可親也觀其議論行事則道義之天府也能自得師而非外慕也誦言在彼感觸在此無所致其怨怒無所私其取舍是非之衷折於衆論成敗之迹著于往籍入其室者無浮游之情升其堂者皆風雨之好願爲執鞭實由夷惠之風芬若椒蘭更兼薑桂之益皆曹耦所難尚友所易也是故交遊雖多大抵損益居半若尚友古人則有益而無損也

人道篇第四十二

聖人於人如天地生物各從其種類性情而不私焉處已爲人其心一致推之天下無不得其所者是謂道也不稱臣之美而薄其君不稱子之美而薄其父父爲子隱惡臣

釋志

卷十一

人道

七

爲君受過以此處君父之間無不宜矣交以脩好敬以全交好于我者望之不淡盡心于我不必竭其所致爲人所依必全終始不中道而棄之其有怨尤不及後嗣不紊班爵不虐幼賤要盟不致逃義曰逃以此儔伍相聚無不宜矣小之事大從舊典而不失大之事小敬逆來者而恤其災患會而相期地主有致餼之禮聘而相過主人有野餽之儀其有譴責尊大國而罪己不爲屈也以此慎四隣之交蔑不宜矣昔貴今賤者以疇昔之禮待之雖升沉有異弗損於往日尊已之尊亦通諸他人而尊其尊其親我也衰之其威我也抑之非其故舊則隆殺以遠以此處物我之際蔑不宜矣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公庭之士飲射讀法之事可以賓禮自居否則必

從臣民之後以此合州閩之聚歷有司之庭無不宜矣夫禮也者順也禮也者稱也順則人情不失稱則物理無愆故君子於權貴相接以禮而已禮之所在往來酬酢必稱其施問遺贈好必正其名語默應對必恭以異必誠以平罄折委蛇所以協人之情容貌榮章所以自成其光在人者協其情在己者成其光遠而不疎近而不狎不拒而絕不撓而折則彼此皆有禮矣世俗之士謂權貴之前不可抗迹陵也不可等夷施也寧絀勿倖寧俛勿仰常恐一失其意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人害於是厭尊毀列以免人世之害嗚呼自處積輕之勢猥以積重予人又焉知禍福之所底乎夫上下之交自古有之不自我始也禮之所在相與世守亦不自我始也無所欣羨於其人而後可抗迹

釋志

卷十一

人道

六

於其人若尚有所欣羨迹未可抗也所操以自律者過乎世俗之所共尊而後能忘世俗之所尊若未有以相過雖矯情相忘未能忘者在也禮者公共之器人已所取則也越於禮以責人必有難厭之欲以隨其後至於難厭即不得以無禮責人矣越于禮以奉人必有難供之物以為之終至於難供即不得以有禮事人矣人之間不惟居心宜平抑且道本不遠故施於人者即可律身行於己者即可訓俗責已過濼待人以恕視己與人猶有間也處己以謙成人以倨是謂人之多偽不可誠行也以己不審禮不式義而謂人皆然是以己之不潔浼人潔也君子貴道之平不貴責已濼也貴道之誠不貴謙已而倨人汗已而浼人也蓋以富貴驕人者天質最卑者也所以待之固甚

易也彼倚勢相嚇此沍然其若忘也彼盛氣相陵此愆然其不怪也彼猶稍有人心焉雖不樂其相校也必恥其相忘也蓋校者有物以相觸忘者若無人在側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不得然後不見其可撻者而校之苟忘之而不恥又何必校之以相當乎凡禮所不至而驕人者適自表其無禮不足以病人必有一日焉為禮而屈始知向者之驕為甚矣也有道之士心無好惡故所存之心莫非大情無淫溢故所發之情莫非太中和盈于中而發於外常欲勸人為善望人改過其勸善也止于足以勸之而已其改過也止于能改而已非求逞于其人也其在醜不爭於人有益不惟無怨於天下且能使天下多賢蓋聖賢者心之分量也道之體幹也不以聖賢誨人未嘗盡我之心故不足入人心不以聖賢期人人類相與之道未盡即在我自期之道未盡也與人交相治必先盡己之誠而後可盡人之能以人受治于我不啻愛惜其所善尤必愛惜其所未善或即其自責而責之或即其可責而責之或即其自異而異之或即其自恕而恕之或即其自更而更之有累而後進者有一舉不待再者累而後進欲守道之篤也一舉不待再欲從善之勇也以禮義裁成天下不以禮義鑄削天下如赤子學步長者必為之提攜孫子與路人無以異也氣質之偏習俗之汙能誘掖者誘掖之能含容者含容之交道將絕不必惡聲相加怨仇相對不必操刃相向君子恥人道未安不恥我志未遂也悅其人而相親其終必至於爭簡於禮而常接其終必至於怨惟褻可以

釋志

卷十一

人道

九

其終必至於爭簡於禮而常接其終必至於怨惟褻可以

納侮惟禮可以防褻惟疎可以遠累惟敬可以文疎故君子相接以禮其相悅也亦謂其能行禮也亂人不可近也貪人不可近也佞人不可近也受亂人者必將有亂受貪人者必將我貪受佞人者必責我以佞過此以往無不可親愛之人矣若夫怨仇之事君子宜明其義焉夫天地萬物無不歸於盡者言念及此人世仇怨反覆莫不如東風之解凍矣故凡無益之忿貴在能忘有爲之分貴在能忍無益而忘之非求寬大之名也有爲而忍之非味戴天之恥也無益而不能忘有爲而不能忍快意當前不思下急之非與人共事獨賈傷心之怨增弋滿前而不避蹊隧被野而狂觸既失並生之情又不終臣子之義君子奚取哉蓋怨可平也可構也平則速訖構則不知所終叔出季

釋志

卷十一

人道

三

處有自來矣急公而能平者也敵惠敵怨不及後嗣慕義而能平者也惟公則能忘私惟知則能畏義明則彼此相信恕則彼此相諒禮則守尊卑上下之品節義則審時勢順逆之宜適六者平怨之要務也故曰賢者敬而無失不賢者損怨益仇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能致賢也相與親比非一人之願亦非一家之福是以倡和禮均不必曰誰爲發端誰爲從命猶有低昂之迹彼此禮均泯然無迹無不平之憾矣德不及人者自度其德而先退力不如人者自度其力而先退屬在親故者無失其親故而先退蓋強弱小大之形親疎隆殺之辨亦天所定自知不能違天卽無嫌降處卑弱也爲人君者勃鞞頭須之憾猶之可忘爲人臣者子儀朝恩之隙猶可不校蓋所惡有甚於怨所

全有甚於脩怨者雖欲不如是不可也

出處篇第四十三

人之生也自桑弧蓬矢以及入學鼓篋父母之心皆欲爲世用也俊造之士旣不以力作事上卽當效其智能許時主以驅馳蓋君臣之義無所逃而然然而有德無時井澤不免行惻有時無德世胄尙淪抱關強與相競未見其可君子之爲學也潛而未見則以勿用爲德躍而將飛則以及時爲義鴻漸吉而歸妹凶考槃樂而小明悔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且見幾而作幾非能迫人也成器而動器非能善動也古之君子起畎畝而親見策草廬而馳驅釋版築而霖雨杖馬箠而竹帛此出處之正記功宗於元祀者也太公避紂從周陳平去楚歸漢張良棄景駒而從沛馮

釋志

卷十一

出處

三

異獲巾車而翼光此去就之正披荆榛而善擇者也伊尹告歸君真求去子房辟穀鄴侯還山功在斯人身返林壑出處語默兼盡所宜可謂旣聞其語又見其人矣楊雄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者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故夷齊立節而聞開百世四皓定儲而返駕千里子真不詘王鳳仲元見重李疆薛方貞而不諂蔣詡好遜不汗若此人乎皆足激貪厲俗崇身抗志君子所貴也然而傷廢棄者輒舉義於孟荀談遇合者方引類於范蔡晉之烈士羞行乞而憎自致是以餓於鬻桑趙之相君敦故舊而恤窮交不難捐其侯印由此觀之亦安知人情之所嚮哉總之治世之君以卿相之位驅策賢德故以見用爲美及物爲功有井收勿幕之義以山林之樂優崇高尙故臣行其

志主有嘉名亦蒹葭白露之旨由此觀之道德雖富學問雖深情志雖芳明哲雖優仍以天道與君德爲本夫有德者已也進之退之者君也成其功遂其志者天也三者參合然後去就道明出處義全也君子之仕也德施者也及物者也道濟者也下賢者也敬慎者也守正待時者也不私所從者也益上之譽損下之憂者也君子之處也能自脩治者也能樂艱貞者也不犯難行者也以寬居中者也德盛而能靜脩正而立命著是而去非使三才五常皆得其所者也其商榷進退之間也自處甚高待人甚卑非中正也自處甚狹待人甚嚴非中正也自處太高見幾苦不明決絕物已甚用意苦不忠厚君子守身有定法體道有大權行權者生物之仁守身者自克之勇也箕子陳道

釋志

卷十

出處

三

則可爲臣則不可子思爲臣則受爲友則不受苟鹵莽而處猶鹵莽而出也方其處也居巖谷而志五都處隱約而馳赫奕矯情自異不能安卑賤希通慕大鄙夷無能之稱迨其出也不以義合卻超自託於幕下日暮途窮主父自放於倒行急於求進南宮不違於載寶皆有媿於君子也君子之爲學也無虛浮而不適用者無襲取而不懽心者身之所在必以道隨道不可離身也道之既屈必以身隨身不可離道也不爲時勢所激而失其常不以道義既優而犯其難積義爲富非直堪其事也且以勵其操納溝爲恥不惟自任之重而道德既優亦足廣其才也不以立談取卿相爲榮而以伐檀不素飭爲義不以白璧十乘錦繡千純爲富而以鳳之高岡鴻之平柯爲安不樂夫拱璧之

迎而樂夫見善而行聞義而勸若是者何也所以行道也
用者道之通也舍者道之窮也有道順命無道衝命不使
命之亨屯操我之進退君子有一定之進退非天所能奪
也况君相之權力乎且勢位者傳舍也居之者掃除也往
事者筮龜墨食也歌於斯哭於斯或以繁昌或以危軛則
存乎其人矣子產初欲殺而後誰嗣初之欲殺可以見高
位難居後之誰嗣可以見居位有道譬諸水火焚溺之中
欲起而救之無所操持而往欲何爲乎有所操持棄之而
往欲何爲乎直已守道是所操也枉道失己是棄其所操
也既棄所操則身爲虛器區區祿位寧足恃乎昭明日道
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也世之盛也萬物與聖賢並通及
其衰也雖欲不棄去不可得也逝之六二中正之德也執

釋志

卷十

出處

三

用黃牛似乎偏於退之一途而不能變通然時當隱退則
變通者非中而固執者爲中也古之賢者功成身退至於
人主不舍寫象以思雖主眷未衰而其人已遠矣同榻共
臥固請還山雖身居闕下而心已遐矣三揖而進一辭而
退其所持之禮也然而將去之頃從容不迫君臣之義藹
然進退之際泯而無迹視其人則離世絕俗觀其心則寬
裕自得有時樂物之通皆以保己之固也易曰觀我生進
退劉向一生不能得之於人李廣一生不能得之於天以
此自觀則可以決進退矣君子觀天地之化而識陰陽之
消長知貴賤之迹逝而不可留榮辱相隨俯仰相易如朝
趨朝市及暮而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吾身以內所爲長
且久者不在乎名位過人也是以安於貧賤安於淡泊安

於固陋與天地爲盈虛而無所凝滯也與陰陽爲消長而無所宿留也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天者衆所共見也淵者衆所不見也而同謂之藏者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莫得識之知道者之默默亦猶是也彼希世求用隨踵而跂者非傷於褊急而不宏則淪於汙賤而可恥剛果自遂必喪不訾之身委蛇從俗必移不拔之志先幾之哲未超然事外克亂之才復懵然事中爲學雖久而出處語默尙無定見可恃一旦因事感發勃然欲起見有翹車之招愴不自持矣卽堅守不出亦不過欲標泉石之名意在名耳非能與君子絜情志也且末世而有盛名機之至危者也當途之人或伐賢以立威或倚賢以自重伐賢者擇蘭蕙而摧之倚賢者點白璧而汙之君

釋志

卷十一

出處

五

子未嘗與世爲仇也而名之所在嘗與身爲仇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君子生於隱遠繫於樊籠豈不甚可畏乎古人生於亂世亦有相招爲祿仕者由敖由房之詩聖人猶有取焉夫賢者而爲俗官不恭甚矣然謹持其所執之器與同事之人趨踰喜樂於其間輕世肆志之意不敢幾微見於外則聖賢之徒也若慷慨不行其道故以輕世肆志寄其不可一世若此人者淺之乎爲丈夫也君子奚取焉君子之隱也隱其德也收斂退藏視之渺然小也其小也所以混於衆人之中不使物色及之也志存乎干仞之上則廓然大矣大者天之道也君子得全於天是以能成其大也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夫辟世則無以託身辟地亦難於將家惟辟色辟言可庶幾焉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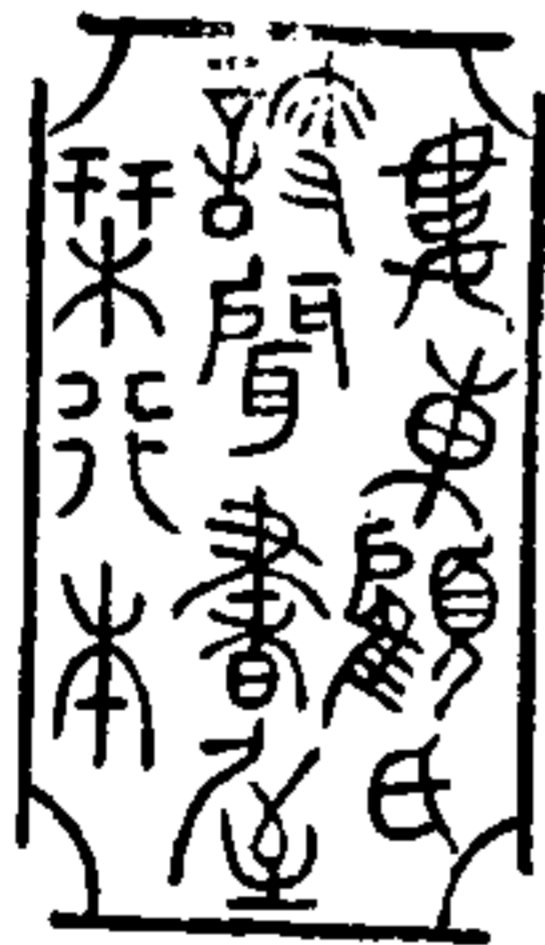
色者不欲接見當路之人也辟言者不敢議論當時之事也段干鑿坏而遁雲卿中宵而逸此辟色之義也徐幹託古人以見意阮籍訪時事而皆醉此辟言之義也釋其土而居其次亦辟藏之義也君子道德既具而後可言命之窮通故窮通之感自孔孟而外不可概存於心當自顧爲何如人苟其有益於世而或爲蔽匿或爲棄置然後可形諸文字若屈賈是也人則里巷之人技則錐刀之技窮乃固然通則僥倖雖有挫折第可自慨於私家不可嗷嗷鳴託也且君子用世如元氣生物至一無迹雖功在天下而其用自藏出而匡亂如以陽克陰以水救火皆逆操而濟順者也故時當晦昧其用更彰聖賢之隱顯不以升沉論也彼嗷嗷鳴託豈能與於此乎

釋志

卷十一

出處

五



釋志卷十一終

釋志卷十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取與篇第四十四

辭受取與之道通乎上下貫乎小大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察雞豚豕宰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士不服商賈卑者之物不可以瀆尊上苟踰此道人皆賤之所謂通乎上下也大者山川土田附庸其次宮室車馬其次冕服彝器衣裳劍佩其次金玉玩好其次粟米布帛最少者觴酒豆肉出此入彼皆有辨別有是非有界限所謂貫乎小大也凡貨利當前率情而自許者未必當於義也深察而自疑則義之所在也有所不取為廉分而施之為義蒙袂輯屨不受嗟來之食是

釋志

卷十一

取與

自處以廉而絕人以義非所辭而辭者也為窮乏德我而委曲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非所與而與者也與人為亂昭其賂器以示人春秋書曰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逆王命而助不順接我以利而我入之春秋書曰齊人來歸衛寶叛臣竊君邑求食而寵以備禮春秋書曰盜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非所受而受者也諸侯時獻天子天子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賄求車求金又求彝器是天子之失禮也汶陽之田魯舊疆也恃大國之力而復取之雖曰故物與取非其有同惡非所取而取者也辭受取與之義廢天下無善治生人無完行何也先王尊卑上下必有等威服食器用必從主人親疏厚薄必依倫次往來報答必求宜稱國法禁拾遺惡民以無分得也侈心一動百慮

皆作各以勢力相脅持機械相鈎致廉恥道喪亂獄滋豐至於不可勝誅則為上者亦遷就其法以從一時之宜陵夷既久人心日肆至於保邪廢正竊取其土地人民并與仁義聖智之名而竊之其贖貨之微者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席盟主之威假羽毛弗歸求一裘一佩一馬而辱兩國之君受叛於外盜作於內皆以禍其國敗其軍蝕其名義亂其法度何善治之有哉民間化之亦皆爭利棄義樂禍輕怨嗇施好奪苟以私己為心不知是非遂至親戚之恩薄朋友之道喪男女之時失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一身之中一家之內所以自利者誣上行私不知其所終也故鄙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陷矣絕故舊矣父子別籍異財矣所謂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者蓋

釋志

卷十一

取與

千百之中未嘗見十一焉何完行之有哉凡貨財之用有三一為賦稅二為禮儀三為衣食過此以往皆朽蠹也武王遷鼎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孟子區區於取與之間周詳委曲以開道後人蓋富者幅也如布帛之有幅也幅不可越越幅則患生君子惟其幅也故兢兢裁其有餘小人不為之幅故悵悵日憂不足天地為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事相接常斂不足以奉有餘於此莫為之幅必有狃噉噉之食墮冥冥之節者矣夫錙銖之費積於無用則為狼籍散於有用則為道義附益於有餘則為棄於地也補助於不足則為平其施也吾嘗試之矣春潦夏霖渠鄆皆滿無所受之不得不溢為決潰多藏而無可受其散去亦猶渠鄆之決潰也未幾早暵因之流金爍石草焚土枯愚者

悼喪悔向時所餘不能留之以至於後然當其未決之時不知留於何所且卽此焚燄之時苟可糊口何必故物昔人有云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此書傳所傳誦也夫貨財者天地流通氣也聚於一家使氣不流通不可謂仁聚於一家必有意外之患聚於一處必有不測之憂擾之使聚以微其憂不可謂智且物性必貪而妖邪之物尤甚故利之所在妖必隨之不幸而聚其利因觸其妖觸其妖則必逢其禍矣石崇之家炊飯爲螺豈非妖乎齊將求金而閔王不與臨淄既破五國入齊而爭其金豈非禍乎凡貨財通行之世未有遂已者也必大爲殺戮大爲翻覆使民間蕩然颯然蕭條萬里豈惟貨財無所自出卽生人之類僅存無幾而後貪心始息民志始定君子觀其始事憂其終必

釋志

卷三

取與

王

至此也或曰羅而致之將以快一時也過此以往雖復失之亦不吝惜不亦可乎曰悔而散之則可失於檢察而忽焉以散是以盜易盜也焉可謂積而能散耶夫非所與而與謂之止非所取而取謂之盜止之與盜其爲不義一也且鹿臺鉅橋武王雖欲不散積之既久必有散之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子孫不能守與其身不能有焉置是非於其間耶縱觀環堵之室蕭然枵然無一物可散者是眞能散積聚者也魏獻子聞屬厭之說而辭梗陽之賂今人貨財當前能以屬厭爲心終其身無貪冒之病矣遇故人饑寒自當有所脫贈不必問其何如人也然有施之不報者有施之卽報者有薄施而厚報者總不必置胸中一置胸中則市井之行矣然施與之際亦難言矣慷慨好義自謂輕

財賢者必不受嗟來之食所欲受者皆鬻賣指使之流猶棄諸糞土也故輕財好施只可爲諸隱微之地若古人清畏人知可也噉然號召於人矚然督責於世皆惡德也以已所餘形人不足亦市心也故爲殷勤實無損已之心尤檢人之肺腸也所施之人亦當以可不可辭受之有可受之義不必辭也無其義而昭我以利是使我棄義也徇我以欲是使我敗禮也我所當惡也不知惡而好之君子不爲也君子不樂受人之惠非直惡傷廉也畏其有德色也畏其有市心也畏其適與窮乏會而無以報也有德色則不堪有市心則難厭施而無報則非禮也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而不報不可也報而厭苦之亦不可也求其報施適當彼此兩快者不亦難乎君子畏之是以卻之于

釋志

卷三

取與

四

慎動篇第四十五

君子曰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有正亦有邪有禍亦有福然而衆正所積福無不及衆邪所該禍無不逮欲遠禍而膺福非趨利避害也在乎居正去邪已爾全身遠害之道緘口一也孫言二也戰兢三也知幾四也遠慮五也謹威儀六也教子孫七也努力自修無忝前人八也容不肖九也有才不用十也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之道專利一也殺善人二也僭侈不安其位三也專行無上四也不臣五也剛而多犯華而不實六也克己不能如禮而責人以正義七也與細人爲怨八也

不蚤辟害後雖悔而無及九也身處困危為惡不已十也
 文中子生於亂世其言居身甚詳大指不好名不好動不
 多事不多言樂聞過知愧畏寧宅平無為勿處險運奇也
 樂賢者而哀不賢也善于諷諭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
 天地之間凡有知識之物微若禽獸以饑餓死者百無一
 焉接踵而死皆貪餌者也道路之間死乞丐無門者少死
 懷璧越鄉者多封狐文豹之災人皆有之申侯專利不厭
 聽怨人之誑而美城其賜邑雖殺非其罪君子以為理之
 必然不在乎事之是非也物聚於所好故慶封致富不難
 利旁有倚刀故慶封殺身不免石崇家富於財不得不結
 納權戚以求免一時迨其翻覆不可救藥陽處父剛而多
 犯華而鮮實與之處者知其不免而速去之王罽廢姓之

釋志

卷上

慎動

五

裔不屏居自守而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凌折伏波
 將軍為之寒心故欲遠害者必遠利欲安身者必安道也
 人之生世莫不有忿鬪之情鬪怒之勢賢愚恩怨計較甚
 明者其終至于不能自勝所值莫非危途義理不如人時
 勢不如人強與爭其低昂其終至於必不可爭而為眾鏑
 所潛擬矣世亂讓勝民多邪辟君子苟可容身不必責人
 無禮大小強弱之次亦天所消故飾城而請罪古人以為
 禮強大不知自戢弱小起而逆施皆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王謝其詣郗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
 忍須臾耶若夫忍柔曼之欲則可甘澹泊而有終身之樂
 忍剛直之性則可容不肖而不兆天下之憂虎豹蛇蝎於
 人未嘗即肆噬搏未嘗即肆毒螫初之見人皆卻避焉或

不即避毆之亦避焉不幸不及避然後噬螫之害始及於
 人而網罟刺剝之患亦不免於其身此人所不願也亦豈
 物之情乎至於盤中之蠅非有害人之能人亦非甚疾之
 然而毆之不去縱之復來至於厭惡之極鮮不糜其軀蛾
 之赴燭依於其焰婉轉而不釋再四旋繞以墮於脂膏為
 期故有所慕而欲啜其汁則為嗜膚之蠅有所附而欲依
 其光則為赴燭之蛾凡天下之嗜人者與附人者其翻覆
 之際皆足殺身而已矣君子明哲保身不貴憐憐之福撞
 撞之活也持身不可變姑孫言以辟禍禍至不可逃盍先
 去以明幾小宛之卒章既温恭矣猶懷危墮之懼既小心
 矣猶有隕墜之憂防患若此患何自至哉患之所乘有起
 于纖微者有得於出反者人我之間最恐有隙隙既開矣

釋志

卷上

慎動

六

必決裂而竟其際愛憎之端最恐有跡跡既存矣稍指摘
 焉必成其搆塗其隙削其跡則在乎能忘矣夫愛憎所在
 根株未去萌蘗必生澹而忘之所以削其株掘其根也觀
 今日所以苦人即他日所以苦我雖有為惡之心不敢遂
 矣人已怒矣勿更激之雖有必逞之志亦稍殺焉古之君
 子柔巽於暴俗所以保天命也魯仲連遊心物外顏淵自
 娛璞中陳寔獨弔張讓苟爽胎書李膺庾炳輪忠玉室江
 湛免難二公羅網雖張吾之坦途自如不亦善乎人之居
 世不可有名不可無望名者我所求也望者眾所嚮也有
 權力者敢害人之有名不敢忽人之所望故見忘於人者
 可以遁身見重於人者可以保身櫟社無用於世而求美
 蔭者爭託焉鵠的示人以難而操弓矢者爭射焉孝章有

九牧之歎李邕懷二劍之鋒其已事可觀也且防身之道
巧詐不如拙誠劉向所記放廢啜羹之事范史所稱有餘
見疑不足取信者亦足觀省矣凡喪家亡身未有不以驕
恣者也驕恣者人所怨怒也人含盛怒極怨而其耳弗聞
其心弗慮則其受禍有深而不可測者彼之恣驕此所禱
祀而求也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分矣慎動之行有四觀
損益之理善剛柔之用明禍福之倚伏守敬戒之要道是
也高者有崩道也下者有壞道也雷有時而乘乾虹有時
而侵日萬雉之城中天之臺可以爲墟抗志氣肆身體矣
一旦切戮困餓伏死牆壁擁妖冶秦笙竽沉湎日夜矣轉
盼爲人臣僕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十千十二支相配而有
孤虛宮成則缺隅衣成則缺衽爲夏屋者不成三瓦而居

釋志

卷主

慎動

七

之損於前者必益於後損于身者必益于世損於人者必
益於天損其所有必益其所無此損益之理也兩剛相劇
也兩柔相避也木之仁也禽鳥依之土之搏也稼穡殖之
莫銳於金而鍛鍊相尋莫固於石而鑿削相加拂吾意而
色見於面此甚易也怒加於人而欲其相忘也不亦難乎
方其怒也如水之湍激不可禦也迨其已發如挽東逝之
波而浩嘆無策也方其怒也如矢之既發不容不發也迨
其悔也如質的之既破而不可復完也以強凌弱雖不義
猶或有成然以不義與強而幸勝者必恣爲不義而不知
止雖強不能遽亡而不義足以速亡也此剛柔之用也境
外之功已成而操文法者方始輪奐始就鬼神之瞰方興
枕簟之安而妖夢之作燕飲之樂也而亂籩豆喪威儀匪

直僭偶相構蓋亦君臣爲虐總之樂往哀來勢尊禍速所
甚欲者期之而不至所不欲者不期而見及故政由甯氏
已卜九世之災芒刺在背皆懷曲突之謀此禍福之相倚
也片言可釋積忿不已吾心先不平也睚眦之害相仇無
日吾必欲求勝也怨之相報也莫知誰爲主客事之相因
也不知誰爲初終人情皆危已不獨安人情皆懼已不常
泰人情已危決不以危而甘自斃也況其已懼決不以懼
而敢其害之之心也但處其上卽思抗之但據其前卽思
蹶之仁人處此其心廣大寬平其言溫厚恬愉其容整齊
和穆才不足勝人而量可勝人智不足庇身而識可庇身
行階危者尙慮飄瓦奔車之上必無仲尼此敬戒之要道
也聖賢憂天下之亂而人類胥盡故凡爲亂之事怙亂之

釋志

卷主

慎動

八

情既亂之象將亂之幾與夫造亂之故弭亂之策處亂之
方救亂之道莫不備舉示人何言乎其事故觀其在位則
使人不以道用人不量力政事皆亢厲而人心不愜號令
皆鳴張而民生不靜閭里之間不必舊有仇怨而戕賊必
致若虎豹蛇蝎不可以理喻也朋友之道廢故讒譖日聞
上下之義盡乖而訛言競起隱暗垢汙之行遍乎民間而
法令不及討此爲亂之事也何言乎其情也亂世之人其
心塊然與血肉土石同爲一物恩愛不知恤道義不知尊
悻然嗜利趨死而無所避世已亂矣不知其可憂不知憂
亂則所行莫不造亂君子憂之願誦讓之甚且中傷之此
怙亂之情也何言乎其象也其象不忍見也始之以煩苦
繼之以蕭索終之以愁慘煩苦之時民力不堪然上所徵

求其力尙可供也蕭索之時雖欲供之不得矣凋殘之感或見諸呼籲或見諸嗟怨至于愁慘則生理俱盡不復知事有是非身有利害引領待斃而已矣且車馬旌旗苦不靜也蕩析離居苦無所也成徭行役苦不息也荷校株送苦不絕也此亂世之象也何言乎其幾也盡一世之士言不合道謀無經遠又且百物凋耗禾布於地民不得食勤於食者人鮮一飽處衰絰而笑樂棄職業而放蕩閭里諍愬不問是非物價重輕不論美惡不獨大事足致禍亂即小事亦足致禍亂也此亂世之幾也聖人有憂之故示以致亂之故以爲天之命人無有不善惟人自棄其性天心亦不救焉孔壬成羣無不以皇父師尹爲囊橐衰艷女謁爲奧主此致亂之故也避言避色無吡無聽以混處於隴

釋志

卷士

續動

九

畝求容於雉羅不幸所行違正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如夜氣既復可爲生生之本是處亂之方也民之有憂軫而恤之士之有德爵而使之擇大賢以爲政非道德之士不用也所行皆導人爲善不惑其心志使陷於惡此弭亂之策也上觀天心而承之以敬一言一動常若天命在側一出入皆有天監相隨以此自盡即以此誨人但使莫不信從即挽回氣運之機而貞下起元碩果復生在此時已此救亂之道也昔之賢者以壺殮之德及道路之士以男女之私貸其從史所施不過一人尙獲報於衆人中況一世盡受其賜乎故曰德無小而報怨無往而不來君子樹德除怨惠利兼覆則可行於天下矣亦救亂之道也道路之險聖愚所共也順逆二境亦聖愚所共也處險而

濟化逆爲順則存乎人矣晉文公趙襄子善於出險矣猶未得其道也必也處危難不失其正故能感人心於和平周公有焉因恐懼而有法則雖戎疾而益光大文王有焉厚下安宅以相從於憂危之中公劉太王有焉此皆非趨避小智也所以應變者得其道也

庸行篇第四十六

聖賢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凡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謂之六禮貌言視聽思謂之五事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謂之八政道者本也六禮八政五事共事也本固不可不修事亦不可不講習各得所宜斯謂之道矣君子之相接必可畏也必可愛也必可則也必可象也端正廉隅不爲傾側所以爲可畏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所

釋志

卷士

庸行

十

以爲可愛輯柔存乎外省愆存乎內所以爲可則行者有其可止止者有其可行行止不失則動無不善喜者有其可怒怒者有其可喜喜怒哀不失則色無不善語者有其可默默者有其可語語默不失則言無不善所以爲可象天下無違遠之大儒無敬斜之端士折旋中則必不爲偷薄劍佩在身必不爲媒媢穆穆皇皇臨下之容也雍雍肅肅事上之容也濟濟漆漆祭祀之容也端謹信實鄉黨之容也詳審安舒發揚明盛會朝之容也果毅嚴肅勃然充滿軍旅之容也愉色婉容戲而不歎事親之容也和厚易直節制遜讓交接之容也敦厚凝重步履之容也挺直弁速道路之容也從容條達溫厲有度言語之容也峩冠正襟燕坐之容也羸僊幽思衰絰之容也舒泰和悅容之常也

震悚莊栗容之變也父兄之容寬大子弟之容謹栗尊長
温然欲就卑幼斂然欲緝周官曰保氏教以六儀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蓋君卿大夫之子則設官教之里巷之
間朋友相正而已君子容必稱其服言必稱其容德必實
其言行必實其德不稱其服詩人維鵜之譏也不稱其容
叔孫茅鳴之諷也不實其言周子虛車之喻也不實其德
易卦輔頰之感也容貌之愆二或失諸伉或失諸卑伉者
悖亂之象卑者衰替之徵也哀樂之失二或爽其節或悖
其理可憂之事而居之以爲樂可樂之事而憚之如有憂
是謂悖理悖理者喪志也喜樂之情見于拂意之時拂意
之情見于喜樂之時是謂爽節爽節者兆憂也筋骸無檢
束則形體散亂不整欠伸跛倚皆散亂之狀也形氣散亂

釋志

卷主

庸行

士

則志意乖張不定畔援歆羨皆乖張之事也側聽者心之
邪也謾聽者心之馳也志偷者魄不壯也其衰甚於行偷
志倦者氣可守也其病甚于形倦聖人敬有餘敬哀有餘
哀中心之誠也此容貌之則也先王法服其義有四檢東
身心一也表章威儀二也辨正尊卑三也象其道德四也
又施以結綉聲以佩玉章以褱襲文物以紀之聲名以揚
之規矩以擬之權衡以稱之端莊者不卽鄙褻寬博者不
便趨促古道爲志者不與流俗同行法度文身者不與市
井同好容非服不表著服非容不宜稱皆以存君子之心
必不爲庶人之行懷細人之志也惰游失業之士鄉里屏
棄之人則別異其服使知愧耻蓋樂放縱惡拘檢人之性
也若盡弛檢身之具而益其放其形放其心與之然必有

燕喪廉隅淫佚神志者故人主不冠則不見正士與正人
君子相接不可不服其本服尊長之前不當辭禮服臨乎
臣民不二其服新造之制詭麗之組不可服也其燕居也
德不盛者不可盡其美色之尤者不可被其身世未太康
不宜爲極盛之服以禮物身必不爲燕惰之服可以錦尚
綱不可以帛裏布皆衣服之則也易之有頤所以明養也
頤之爲養求養於人者皆凶養人者皆吉居動體皆凶居
止體皆吉然則以道養人不私其恩膏以靜自處不動於
脂澤斯養正之義也故所養之人不可不賢雞鳴狗盜則
非賢矣養之道不可不正豕交獸畜則不正矣所養之
物不可不擇饕餮無厭則不擇矣所養之等不可不辨靡
衣玉食通乎上下則不辨矣推而廣之命令政教平而無

釋志

卷主

庸行

士

傷亦養人之道貨財資用普而無積亦自養之道也若乃
物產當前不顧其安但取甘美嗜好物誘於外情動於中
不能持之以禮過從貶損與細民共胼胝極其侈僭與王
侯競赫奕賢者不厭藜藿而需玉罕於朱門拾殘瀆於侯
鯖公卿雖曰下士而權輿不逮其初白駒與刺於終皆失
養道者也古人燕飲之樂始於烝衍鬼神賓養耆老親敦
宗族觀省威儀習學禮樂取其和暢不取豐盈儉而且和
天下焉有不治哉否則縱耳目之欲極物采之觀相競以
文相尚以僞人心從此壞矣陳饋八簋古人以爲盛饌今
以此餉客客必不悅主人亦慚其不腆尋常燕好率用十
有餘器是用古者公侯之豆數也先王事事隄防人心免
首瓠葉三致意焉不特此也又制官刑以儆之首禁燕樂

次及貨財而後謹賢不肖之辨蓋燕樂不禁必至黷於貨賄貨賄不禁必不能澄清流品是以先王謹之至於鄉曲之飲尤易愆容止迷晝夜諺曰酒入舌出良可作也必也會聚有節終事能敬去號呶惡習求溫克懿範日哺而即事燭跋而請退朝貴相聚有酒則飲之有公事則議之勿為戲謔勿為觴政不使檀卿起舞觸次公之狂蘇相微誚中宏肇之隱也謹酒之義見於詩書丁寧告戒以為非小德也此厥不聽必非小失也矯情以防其過守禮以制其心省愆以救其失積理以定其天而後為酒德此飲食之則也事長之禮不可以勞動之事強之不可以不急之務煩之不可以浮華之業溷之不可以勝負之迹較之不可以技藝之末齒之雖已之才能可喜而當長者之前不可

釋志

卷三

庸行

七

誇示以為聲譽也當揖者揖當拜者拜坐起旋碎皆有法度不可為非禮之謙恭俗態之逡巡非公事而用狀牒非職業而勤請問煩長者對答與磬折皆非禮也魯之為俗少長有禮道路之間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者亦受而不辭俗既澆薄長老不自安與卑幼相讓斷斷爭辭故曰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故少者之禮長者不必過辭惟薄俗則必辭之梁松之事可鑑也侍君子者知慮昏濁欲進於高明習次室礙欲遊於宣通才調樸鄙欲資以敏給術學頗類欲造於純粹舉事債敗欲底於克成亦在乎聽其論議觀其行事象其禮儀法其志趨而已矣放言不戢者無德以實之也匿情不泄者無德以將之也邈然厭聽而語不可了作色相喻辨說不休無德以自重也對

答不辭讓論說傲其儕偶無德以自持也以已之庸說錯雜長者之言長者竭其誠款而不能信無德以受之也如此者雖日遊君子之側所得亦無幾矣此侍尊長之道也居處之道以安土為樂以下隣為美作室者不取華靡美在堅固居室者不求歡娛娛在長久先世之宅不可改易仁厚之里不可他徙未築室而先為藩牆先為樹植未成寢室而先為門庭道路常若不克落成桑道茂日人居而木蕃者去之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也為君子者尤不可無德而大其居亦不可有令聞而美其室無德而豐屋伯廖所以危曼滿也有令聞而美室向戌所以箴孟獻也蓋奉身之具眾所共瞰者莫過於屋故豐之上六以為極盛之戒此居處之道也所貴卜隣者無易乎呂氏之約

釋志

卷三

庸行

七

矣凡修身正家治生勤職之事舉以相勸凡無益之好浮偽之行鬪訟之習比匪之黨舉以相戒又為之明輩行謹造請修燕好釐贈遺使冠服有辨道路有儀疏數有宜報施有節至于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貧乏冤抑之事必相救助此居鄉之道也饋遺之物易得則不貴難得則不繼儀不及物則不享操之失其儀將之失其辭則不文受盛禮而有意容執重器而有慢心則不度人不我與而強求之則不義也物繁重而以約舉之所獻者尊貴則以婉致之卑者之物不敢瀆尊上也貴者之物不可瀆高賢也往來酬贈損已而已非為彼貨利也故不以已所賤者遣人不以人所乏者利人皆以殊乎市井之心也卑者遠來主人雖不在芻米之饋亦當不乏敵者相過主人有致儉

之禮受饋必審其故有可受之名不必辭其實求索之風何以折之辭之以禮而已矣春秋之時有以官長之命質取民間小物而主人拒絕客亦謝過其事皆可法也此饋遺之辨也名者生而有別之稱人之有名父所命也父沒之後名不可更臣雖欲更君不當聽君欲更之是爲奪人親所名爲失禮也袁愍孫居班次之首不得不更無嫌而易名不可也然君世子之名則必避之雖古法有不嫌同名之說不可行於今也父母之前子相名也雖弟亦名其兄君之前臣相名也雖子亦名其父父之于子命之以名所以教義其不義者不可命也義之所在行之卽爲禮凡天下有禮者皆以行義也有義有禮可以治國可以隆家反易禮義則害家凶國之徵兆見矣平正司法者莫過於

釋志

卷三

庸行

五

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故屈原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是有義有禮也晉穆侯命子使人稱道不順不可以行禮施于政事而民聽生亂是無義無禮也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君父之前相名朋友之前相字貶責書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字避所諱也應字而名謂之貶應名而字謂之褒宰咺書名所以貶也儀父書字所以褒也功勳之臣俱以字氏其家孔父有死難之勳嗣君卽其字爲諡以旌異之由此觀之命字豈可無義耶諱名之禮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庶人父母蚤死不聞父之諱其祖無可奈何有廟以祀祖考有故老以訪問則必諱也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不諱有事於高祖不諱曾祖以下禮曰大功小功不諱則葑親之諱可知韓愈作諱辨証嫌名不諱也

春秋譏二名爲其難避也一字爲名言簡易避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故二名不偏諱祖父之字不諱故古公直父見於周公之詩儀禮饋食祝詞有皇祖伯某甫之女又其據也古者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入門問諱私家之諱惟不避於公朝故宋人有以私諱觸長官之怒者論者不以爲非禮范獻子有失禮問名之事深以自尤今士大夫間不行此禮語言文字輒有所犯恬不知怪甚失鄉黨之誼且貽固陋之譏奈何曾不講求也此名字之義也與人言者當知避其先世之惡子孫有所言於人亦當諱其祖父之惡故華耦失言傳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兒時所好卽異日所長賢知之士所成之德業也棄好種植他日遂爲農師管輅喜視天文異時卒以此見長故教

釋志

卷三

庸行

六

童子者必以誠朴方正曲禮甚詳其事所謂蒙以養正也待僕妾之道不可狎昵亦不可殘忍明太祖謂馮勝曰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宜善待之此待僕妾之道也田佃之家古人必以禮遇之甫田一詩備述上下相親之事蓋農而日勸不可怒也故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待佃客之道也先王待人無不溫厚和平蓋以天地之間皆勞苦以相生也我之晏安有爲之拮据者彼不拮据則我不得晏安故體道者不敢以己所不欲加物不敢以物所不欲奉己也此皆庸行之大端也夫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人生大學問也過此以往皆末節爾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人生大事業也過此以往皆浮文爾聖賢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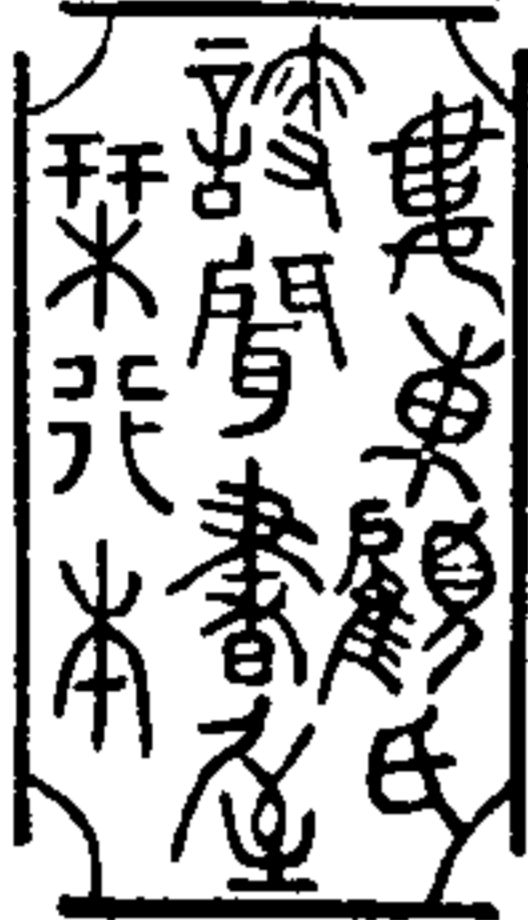
飲食奉成法而行造次必於是總之以曲禮少儀呂氏鄉約朱子家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參用之使纖微曲析無不盡善而後無忝於為學也世固有道味未深學力未厚起居奉養偏過人者不足深幸也天道忌盈益謙過其量者造物必概之少而逸豫老多窮困盈虛之理也人必道尊德隆然後奉養可備否則深自減損以稱厥德勿使為造物所概受人愛敬亦然德之不稱愛敬雖隆心之憂也洒掃應對射御書數之事可身親者不必盡委僮僕暮齒微勞亦可休息心氣門隨手健器以時滌亦足收斂身心也以此推廣之可也

釋志

卷十三

庸行

七



釋志卷十二終

釋志卷十三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令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指揮止凡人閭闔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書猶必申以話言如施衿結縵再嚴父母之訓耳孝之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為至德要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穉怡豫環佩衿纓紳鞞綦履翼然立於其側匪直味爽為然其為晨昏也復然其為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甲

釋志

卷十三

父兄

一

拆而專榮為父母者視天下之樂無足易此矣疾痛疴癢自為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餽蜜旨甘滫瀡柔滑漿匱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柔色之為悅也為人子者和豫以為容敬慎以趨事聰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餅壘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敢殆有所營為榮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也其或供養及時尸庭相依無王事不違無異方悵望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養不得請於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於人此人生之幸不可取必於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偷肆淫朋比

德貪叨忿憤汗漫突盜嵬瑣僻行之堅言之玷否則庸
駑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
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當戒也
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名爲逆諫過以微
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激性之所近
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穢藏焉有展視焉
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劬勞胼胝人之所憚孝子
處此若有餘力詎厲朴責人所難堪孝子處此若有餘恩
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匱
非直不匱於心常不匱於事也事親之道終於立身立身
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
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慎行恪共明神皆

釋志

卷三

父兄

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於天下亦云愛
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於天下亦云
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
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
有教令在下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
比類而知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
鐵炭之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
家啜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蔡
藿穢名流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考正甫
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通
也季子之感臯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
何憾也父母之於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

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羈絆成童必就師傅
居處與階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論必務
正學臨財取子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
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孫不受教所以教
之者無不至也鄭師克蔡子產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
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也馬援教子務在敦厚
周慎而戒輕薄浮華王景命子悉取渾默冲虛俾其顧名
思義不敢違越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澹守者可法性行
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
遜日子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
終必取禍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
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釋志

卷三

父兄

宮不狎之道也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玘曰
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
也正直剛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不
可一日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故
其家道之整著於州里房元齡集古今家誠以爲屏風諸
子各取其一日畱意於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
義方而况兼善乎父母於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人
不可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
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碯純臣也大義
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間若
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狸之鳥非
護異巢噬虎之獸知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

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捕寇讐如傅爰書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望人父以友悌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得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於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哀喪無適而不自盡其變也死喪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故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都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驪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壘簾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人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

釋志

卷三

父兄

四

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竦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義理之常非有意為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也雖未必驟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懿親不以家釁告閭黨不以齟齬絕天倫不以不報靳平施不幸而有閭伯實沈之憾至於死喪則釋怨而盡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絕之道蓋人倫親疎之分即此心自然之天則也子以自然之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憂故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間兄弟所以至於相

殘者莫非讒邪為之顏之推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頽毀之患如雀鼠之不郵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慎也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為義歡喜相慶急難相購死喪相卹有無相通疾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過於此然而閭伯實沈之釁不絕於時因而教狻附塗之刺徧於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齊性情各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葦既醉頌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

釋志

卷三

宗族

五

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為族姓者感恩誼之隆願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既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唱三歎真切懇至信其為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勉以卒爵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祖德之隆焉以此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間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眾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

者所以為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為酒備物而不為奢祝頌而不為詔溢美而不為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為之古人花樹韋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用程子會食之法則無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於子曰獨子可為人後乎應之曰母弟之子為兄後禮也繼祖者大宗繼禰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為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為後是繼禰也舍祖繼禰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

釋志 卷三 宗族 六

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丘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為至親莫親于己之子出為兄後者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寧潛養異姓之兒春秋書莒人滅鄆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為人後遂以羣從之子攘而取之名號所假禰獻几筵之前血氣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莒人滅鄆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茲訟者深知小人之無厭宜以義禮裁制禁羣從之攘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貪味安鬼神若欲和調衰世苟徇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

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為皂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馮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攘取耶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為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盡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無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神主所在即廟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也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於吾子則為親盡之祖

釋志 卷三 宗族 七

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屬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於所居之廢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為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為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奸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雜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人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猥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卑有如童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為宗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

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贊見婦於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於敬矣有父母舅姑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女非難娶婦為難嫁女者具資幣遣之而已娶婦之家內外大小不可不敬慢易媒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族皆擇德焉非崔盧之謂而鍾郝

釋志

卷三

夫婦

八

之謂也新婦入門以高山景行致其慰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避焜耀取清貧但微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饋言之婦人隆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饗鄰封之賓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啟舅姓子婦皆齟齬其間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溪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婿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蹶父之事必求壻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

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儉僧之行也聘婦而求贅壻戚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成也先發贅壻賈人後及市籍之民則知贅壻之風贖貨棄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歸矣而非其家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夫之家確乎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標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時也世衰道微政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警有徭役匱竭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綢繆采綠諸詩於其喜之淡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

釋志

卷三

夫婦

九

家之道而後為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為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於室妾媵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既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閑居者既眾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間怨曠既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而風俗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互生厭棄燕私既析忿恨遂漢求為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瀆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已視人則已為內以身視心則心為內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正

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既與男子皆有胎教於未
生之前迨其成人則有師傅保姆之助珩璜琕瑀之飾威
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爲勸戒其在家
也男女異長自爲伯仲示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既
嫁之後處閭閻之下閨閣之中慶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
及也非男子以身爲刑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
人女子莫不知道義之重而忘其私况此必男子儀刑有
素足以爲法也易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
也家庭之內稱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
於口喜怒有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嫚之行不見於躬父
兄弟妻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於勢權
貪於貨賄沒於廉恥爲害於鄉鄰得罪於君國雖其事不

釋志

卷三

夫婦

十

與妻子相關要皆失儀刑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誑浪
笑敖嬖妾所喜伉儷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
養也畜藏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壯
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餉客公卿之家丈夫積德累
行以致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於祭祀之時終
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行役獨處
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其道矣匡衡
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此觀之匹耦若
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不全此終身之憂也人
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牀第之間爲尤甚雖成
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獻公滅其國而嬖其女
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以終事觀之甚可危悚最

小之愆猶不免恥辱焉靜女之詩其婦人相贈而不知羞
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衛之淫婦既爲人所棄不自咎失
身而責士無信君子讀此而有感焉政傾俗壞至於如此
生其時者賢士無良匹孝子無貞母則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之所行亦可知己司政教者宜豫爲之防未可謂男女
之私而忽焉孔子司寇三月魯之道路幾于文王之化夫
文王之化不可求者婦人也詠之者男子也彼皆不犯非
禮矣善哉先儒之言曰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君子持志以
御氣所以止淫縱也且情之不能已絀於義而自止以義
止情勝忌情者多矣此先王之澤孔孟之學也婦人不加
忌則子孫衆多不獨多置妾媵也其性情之中德之仁
厚律身之莊敬皆凝福之基也未有福大而子孫不衆者

釋志

卷三

夫婦

十一

也性辟戾則不中和行安忍則不仁厚專房闈則不莊敬
皆薄福之事未有福薄而子孫蕃行者也媵女淺事春秋
書之明妾媵之制不可廢也所以廣繼嗣戒專寵乃以不
曠之故任情而動持身無禮至於息允微弱骨肉離乖綱
紀廢弛禮度敗壞則祖考之罪人人道之怨耦乃知一人
有子三人緩帶書傳載之以爲美談不亦宜乎陰陽之氣
感欲其專應欲其至不專則氣不聚不至則精不凝不凝
不聚故不能成胚胎也又必問其正與不正時與不時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所謂正也董
子曰新牲十日而一遊於房年漸長則以次倍之禮曰雷
將發聲必戒其容止所謂時也正而且時所生之子亦必
得氣之正而邪氣頗類不與焉如嘉禾靈草麟趾鳳雛自

有埏埴必非庶類之感召也大夫以上不再娶有嬪御以治內可以不娶也大夫以下或事舅姑或承祭祀或主內事故不得已而娶今欲杜吉甫伯奇之禍能如曾參王駿則大善如不然不假名器猶為得之溺情寵授而不知節終為釁尤不可測已朱暉云時俗希不以後娶敗家者此之謂也帝王之道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聞中篝之言士大夫杯酒鄉曲喜談燕私為笑樂原夫不敬伉儷是以至此有識者正色拒之不為過也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儀家不講求其法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為惡焉夫以義合者不義則離故程子曰妻有罪出之何害但語言之間不可令彼曲我直自有含容之意則可爾春秋內女之出必謹書之所以敬慎重正終始凜

釋志

卷三

夫婦

三

然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間也紀叔姬出而未嫁夫家復請歸葬春秋不削其事亦所以示法云

祀先篇第五十

祀先之禮有義有儀講求其義所以一此心也服習其儀所以律此身也愛敬仁孝之謂義品物度數之謂儀君子有過人之德義之所發無不摯至是以鬼神口監在茲此先王萃渙之道先儒思成之指也祭之為義莫重於志志清則物嘉非甘芳之謂也志慤則物重非寶玉之謂也志順則物時非鮮新之謂也以物之馨香屏除內心之邪慝以物之貴重消釋內心之鄙賤以物之時宜節宣內心之和平故春秋重志志敬而節具謂知禮也為宮室以居之設木主以象之陳玩好以娛之薦芬饗以悅之所以達死

者之志也聯親疎敦長幼以職事序賢能以禮誼逮幼賤以燕飲合宗族惠澤洽遠邇所以達生者之志也祭之日賓客修其容子孫榮其事擯相詔其節文學士大夫於此觀禮於此道古主人更無他念盡其誠敬而已矣祭也者人道之常也思慕彷彿人道之愛戀也饋奠祝嘏人道之綱繆也忠信誠愨人道之敦篤也能盡人道而後為君子能為君子而後能事上使下祭也者所以養事使之德也所以教事使之學也講究習熟於平日安行蹈節於臨事為學之本務也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養也天地萬物莫不相禱無盡獨父母之歲月不得有餘於子子之愛養不得有餘於父母一朝悔其不足終身無望其足矣故父母之年方其充然有餘子乃童稚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

釋志

卷三

祀先

三

供為子職或稍被一命差致菽水此時父母之年已若竹箭奔流不可追矣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復斯言何痛如之終天之訣一絕毛裏之屬焉在惟祭之日始一相通既苦為時甚暫又恐居心未一若復慮事不豫比物不具終生無相屬之頃宜揚子有豺獺之戒臯魚有在野之哭也天地之間無時非理與氣流行不息然與賢者論道德之旨則當置氣言理蓋氣有昏濁理皆純粹仁義禮智之性君子不謂命是也與眾人論幽明之故則當置理言氣蓋理本大段相通氣則一綫不假鬼神非其族類不歆禋祀乃氣之不可假借也天地山川古先聖王聖賢之類是理之相感也要以承祭之頃止當言氣如天子祭天地由與天地之氣通諸侯祭山川社稷由與山川社稷之

氣通蓋天地生萬物山川出雲雨萬物徧乎天下雲雨澤乎一方天子功如天地諸侯澤如山川故可云相通也洪範庶徵因乎五事人之貌言視聽思與雨暘燠寒風相感亦氣相通也祖考之氣雖散而有子孫相屬則氣復存祭祀之頃子孫心志專一則氣聚而祖考之神亦聚故有感格若非其祖考氣原不通此之心志雖聚彼之精氣別有所屬何由通焉蓋嘗譬之猶是人也有執贄而見者有款洽而語者有一揖而退者有終日相見若江河汎梗適相值而已者接覲之時稍有不當人我皆有憾其於鬼神亦然匹夫焉可對答帝王然帝王欲見之則亦可對答矣有精神相嚮也諸侯時見天子禮也然天子不聞宣詔殿門未許通籍忽焉闖入則爲罪人精神原未相嚮也故諸侯

釋志

卷三

祀先

西

決不可祀天地大夫決不可祀山川士庶人決不可祀非族本無精神相屬忽焉致其薦獻如之何其能感召也祭祀者杳冥之事宜先求其理有迹甚杳冥理實粲然者祖考之來格是也有形雖陳列理則幻妄者浮屠老子之宮像設儼然者是也學者理之所在以心求之則爲仁人之饗帝孝子之饗親理所不在求之以心汎汎悠悠不能相通然猶無得無失若專精獨好必爲鬼神所憑而疾厲生矣先王制祀典但使渙散者聯屬幻妄者杜絕是謂知鬼神之情狀既不爲氣之所屬更不必言有其相屬之理若淡求其理則天下之爲物者其理皆可相通必有狡獪之巫覡值惑溺之夫婦借相通之理以實狂妄雖明哲君子莫能勝也然必不可曰吾之氣與浮屠老子相通也與魑

魅罔兩妖狐厲鬼相通也亦爽然矣凡陰陽之理陰非陽不立故以子孫精神聚祖考精神而後有所馮依若精神不聚神必不假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子孫不賢神亦失其所馮故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也至於祖考賢者必能求福於天以祐其子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孫賢者亦能光大先靈以受福於天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何與於非族而受其狂惑哉鄉人禡孔子朝服立阼階存室神也存室神者欲神依已無恐也由此觀之巫祝之流不可號叱於家恐致鬼神不安怨恫斯作祀浮屠老子之神於寢非所云敬而遠之也且神在宅爲中雷在野爲社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中雷之神家之常祀也今世不修淫及二氏妄矣愚俗之事二氏非不虔也禮

釋志

卷三

祀先

五

居祖考之上食甘柔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減賓客恆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誌也貪墨而殫財者奢沈不已棄所餘以飯其徒效攘而簾金者殺越未厭哀所剽以豐其居鬼神曾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於此徵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焘蒿昭明悽愴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致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有卽之而愈幻者也尊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虐而求助者亾之徵有而更祈

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戾氣滿前恬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為者耶古人毀淫祠者眾矣未聞鬼為祟也知道未真狐疑芥蒂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也賢者淡知鬼神即可祛淫祀之惑淡知天下之理即可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為多宋詔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温公作碑載其制度頗詳世所準望也攷潞公為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時蘇子容為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廟祭也有土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

釋志

卷三

祀先

六

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級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於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寢澗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憂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踰階焉况父母乎朱子繫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不矧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洒掃而後祿皆後世法古者郊禘為祈子之神蓋祭天於郊以先媒配謂曰禘者神明之也其儀以元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今民間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可義起盍於春分設祭主人夫婦望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祝詞奠告歲一

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二氏妄誕甚矣未有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即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為嗣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日附麗以生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實人子有所假貸於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尚資逋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燔其券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中年為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割情去欲逃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逝而不留多

釋志

卷三

奉身

七

矣彼造物者既許我以日減可減不減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間封殖嘉穀鋤去稂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戒以零露申以嚴霜不惟稂莠不育即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稼日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嗚乎冥行不休者人罪之年過不知止者天奪之矣石季倫金谷非不麗也平泉草木非不侈也田江南之夢抽旃旄而抑兜首非不樂也東都車馬漢陰冠蓋非不赫矣當時也峴山之登臨東陽之歡歌非不稱道後世也至觀後人弔古之感與天地無終極反怪昔時行樂何其暫也假令無此樂則亦無此感矣子夏負衣若懸鶉人日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

有道之士不當如是耶形氣所美而有弗得吾爲之悵然性情所共美而形神未接者吾未悵然也事理所共而有弗能吾爲勃然事理雖固然而天機所本無者吾未勃然也苟能去此悵然勃然之心物與我各有其美能與不能亦各有所能也山林皋壤志在避俗者樂焉未嘗避之而自不近俗不更少一展轉乎爵祿名譽性斂約者多所不勝焉如其不勝而自不營不更省一堅忍乎以黃白與棗栗遺羣兒羣兒取棗栗不取黃白也以海錯與柔糲遺飢人飢人急柔糲不急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行此以養生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虞隱隱眩眩如鈞天廣樂並奏彼擊鞀叩角未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良苦者手可搏刃奉養備至者孰必視地奉

釋志

卷三

奉身

六

身不求贏餘則居心亦少係戀內境既清外物皆退聽矣勢利之好痛自降伏能使重者漸輕迷者漸悟不惟勢利不能入卽日用燕器亦隨具取足無身外長物之健羨矣一介之士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始進之日窮奉養之樂聚貨財之好莫不殃禍隨之故易之爲書自乾之謙十五卦初六之象無全乎凶者獨豫之初六直言其凶不許以補過以鳴豫也初六卑位也懼豫佚志也豫不可鳴卑位尤非鳴豫之時以其反道而行爲己甚矣聖賢教人誘以無窮之樂警以終身之恥勸乎日進之功驗乎昔賢之事俾其天常定其欲易足其心無競其所奉莫非義命也蓋度形而求衣量腹而進食此口體所須也其紛多猥積者皆在口體之外者也然則庸人所較量者皆長物耳曾是君

子而不能忘情乎况乎勞苦愉佚今之所遭向之所去何不可以釋然公卿侍從此之所矜彼之所倦何者謂之確然知所遇之無定安之而後可知所好之非我忍之而後可且人之本心原無欲者也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固有一旦相值何所容其欣羨何所容其厭憎固有之心守而勿失亦不覺苦難不覺矜奇是以君子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飲食莫非清明之氣何脂膏之好焉苟道義既輕俗情必重或矜已所有或羨人所有世味彌淡心彌不愜美溢於外神危於內貧賤之喪德猶富貴也富貴之喪氣猶貧賤也去彼取此不亦宜乎亦有初辭榮膺後極泰奢者蓋由辭榮之時非能樂天未免憤世苟憤激未能盡忘則藏私尙有所一念微動終身所守崇朝而盡失之蓋由

釋志

卷三

奉身

九

義不勝情識不匡欲故至此耳故治生非能累人也但隨才稱等不妄爲趨舍斯可矣又有不止此者明君在上人樂其養闇君在上人樂其貧樂其養者備物也樂其貧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

養生篇第五十二

甚矣有生之難也有陰陽必有動靜有動靜卽有屈伸有屈伸卽有生死况乎五行交運變化實多人生其間以形體之微入大鈞之冶內與嗜欲相搏外與陰陽相戰身非木石安得無壽夭獨值其堅且久者不亦難哉孟子夜氣之說蓋養生上藥也人一日中勞形苦神之事皆足傷生幸而嚮晦晏息形體希靜精神凝聚故子刻之半元氣復

生酒色過度勞役過度元氣微弱雖得晏息而子半所生亦復微弱不能勝日晝之戕害故養生者不可不葆全夜氣或取法天時或節省嗜欲或防六氣之淫或避人事之煩或積道義以自作元命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陰陽之爭死生之分其相競時也一歲則二至為重一日則子午為重於斯時也遠聲色慎舉動減滋味息神志以避冷氣所謂法天時也物所以養魄也理所以養魂也貧賤之致物也難故常得全於理富貴之循理也易然每受累於物魄強而魂衰者壯而驟蹶魂強而魄衰者疾而不死所以務節省也陰陽風雨晦明感于人者人莫能避也定其形固其精安處其神雖在六氣中常若遊乎其外故六淫不能侵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釋志

卷三

養生

三

身作則象物而動息則申儆而備又聽樂有五節致味有五齊煩而不舍皆能生疾及時舍之則節宣矣故人事不可煩也仁義忠孝長生久視要藥也廉謹退讓全身遠害良方也好學克己老而不倦不使吾身有日昃之象雖非卻老之術而有後凋之實循理而動造化在我所以作元命也天地之間生物者皆和氣也鳥之伏也微暖相煦是以成雛若火炙之則蝦草木之榮薰風相蒸也暖室焚積則驪花而遠枯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禮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人身亦然所以盡性命之大期亦在乎養和而已矣有道之士胥次灑落翱翔于仞事物喧囂鮮不卑處其下而塵累不及其上存於中者惟有太和之氣更無餘念安得不樂樂則生矣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欲

使有生之類皆得其和故有食飲之禮有房中之樂皆為之節以養和也任昉曰神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此養生之要也聖人慎疾而已禱祠祈禱非所事也病之作也因血氣壅闕血氣不能無壅闕猶行路不能無險阻險阻所在御者下推車葭不踰矣養生之道調攝為本調攝偶乖減省飲食屏絕嗜欲抑止思慮靜以待焉遲三五日則正氣通邪氣退矣蓋三日者以時紀之甲子之半五行已周至五日則全周矣五行既周偏輕偏重無不調適是以疾無不去易所云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衝者天地自然之變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于衝午故知南國蹶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七日者與始事之日相衝是以必變病在人身亦復如是久而不

釋志

卷三

養生

三

愈者服藥誤也蓋醫能治疾不能操起居之節藥能去疾不能扶元氣之衰不幸品味偶乖適足致病不能愈病故呂誨廉希憲皆以醫諷諫實至理也至於方士之藥尤不可近方士之藥多主金石金石為物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多端如擇之不精合之失宜則粗礪燥燁傷人醉謔孫思邈云藥勢有所偏出令人藏氣不平故郝處俊諫高宗廉希憲規元祖李東陽斥李廣韓愈志李于及巨處機去隨添草金盡貯鐵之喻皆萬世炯戒不可不慎又且藥性燥烈服之不已必致性情下急喜怒無常其為伏戎尤不可測唐之中葉屢以此敗臣民所不忍言也天地之氣正則通偏則塞人氣行則百脈皆平故容體端翔若欹斜跛倚必氣有不貫也養生家必端坐蓋外體端翔百脈亦

平也道家收視返聽取金水內映也蓋木有榮枯火有生滅惟金堅不耗水流不窮故養生者取之金鑠水涸死期將至故美色動魄芳香悅魂若遇道勝之士皆下品也辛酸二味本乎金木木主發生酸則收斂金主收斂辛則發散二味與五行之性相反必非養人者也必用其相反以伐病故不可多食也用藥處方皆劫去彼藏之氣以益此藏此藏既益彼藏潛虧矣比來漸悟一法如某藏偶傷則以稻米煮薄粥稍糝腥血為滋味各如其藏用之俾米氣入藏為養腥血引米入藏庶幾有益於此無損於彼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是其義也卦盡之年元氣已竭所以視息人世者飲食之氣所延爾如人雖無產業資本或為工匠或為傭作或為胥役隨事取給尚可粗足衣食不至乏

釋志

卷十三 養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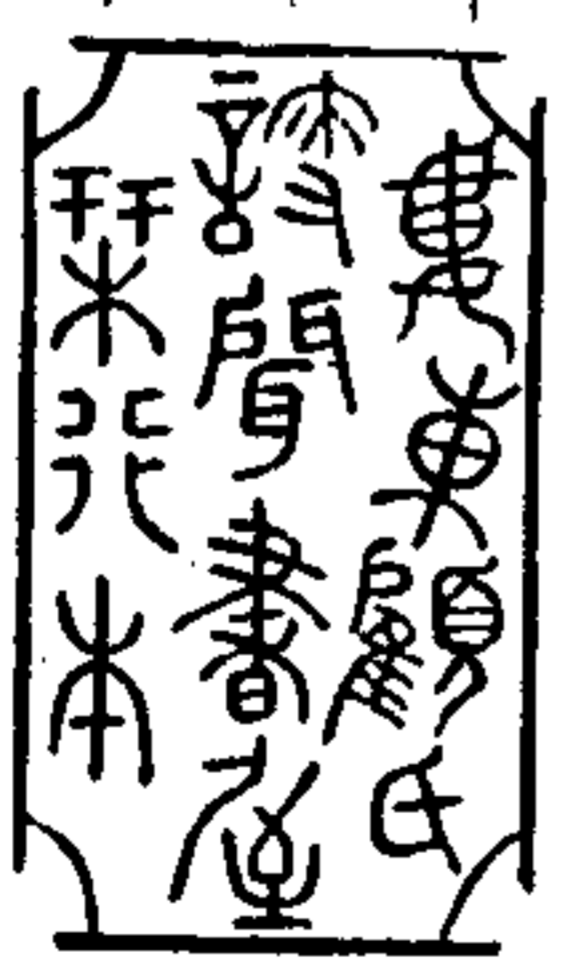
絕但不可奢用幾奢用而不乏絕者老而必衰者血氣也神明在人與日俱長不當衰也神明之衰嗜欲害之故有血氣未衰神明已衰者則知神明之衰不關血氣君子寡欲以養其神明百年期頤而清澗如故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以意觀之如一絕淡之澗卻當一躍而過非有甚難人苦負荷重擔不能輕舉跳躍所以艱難宛轉不勝其憊有道之士能使所負之擔逐歲減除至于老之既篤而此身輕矣輕則易於飛騰只如踰一絕澗一躍而過神志自如又如一片瑩淨之冰光明洞澈煥氣薄之消融而已纔有一綫未瑩即有渣滓留著器中不能如彼消融物欲未淨愛戀相牽其狀何以異此否則負手曳杖逍遙行歌反席未安而沒又何留滯焉人有病革之時生平所為不

善歷歷自道世俗或以為鬼責其說非也蓋不善之事平日常負疚於心特以神能守氣故秘於心者不以語人至於將死神氣欲離神不能控持其氣心所伏藏逐氣而出非有祟也所以平日收斂身心納諸義理爾時必不散亂也

釋志

卷十三 養生

三



釋志卷十三終

釋志卷十四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

經學篇第五十三

經者因古聖之事明先王之教者也經者常也尊卑上下陰陽剛柔天地常理也民彝物則典禮命討人君常事也善善惡惡樂治憂亂生人常心也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三代常法也經曲常變履中蹈和物我常行也常道明而人心正常道行而才德全故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也易始宓戲書首唐虞詩紀文武之德春秋東遷之後禮之因革損益雖百世可知凡一經終始皆天下大關鍵非苟而已也習學易矣而思理淺俗占筮煩瀆淆於九師之旨雜以焦京之學否則察而不衷以穿鑿害正理如未嘗學易也習學禮矣內心未清外體未肅否則品節度數雖詳其心則馳日暮人倦不暇深思禮樂之意如未嘗學禮也習學書矣胥次淺狹不能經遠能經遠矣不能精求帝王之心法記問汎而不切如未嘗學書也習學詩矣性情頗僻詞氣暴慢否則温厚有餘不斷以義愛憎溺而不明如未嘗學詩也學春秋矣讓之所伏昧而不見意之所是陷而不知不能屬辭比事以明大義其所褒貶無先王之法以正其謬是非替亂下情犯上紀綱反倒置矣如未嘗學春秋也故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

釋志

卷十四

經學

一

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未可語為學之事也易之為書卦者言人之有是事也爻者言人所居之位也一事而六位殊焉六位之中剛柔各有所宜吉凶悔吝於此而生事有定體人有定位吉凶有定象此易所謂辭也事以時而遷人以位而異吉凶以德而易此易所謂變也因事以觀其位因位以觀其人因人以觀其德此易所謂占也君子無事之時常取易之所謂辭者習而玩之使其理粲然意中知天下之事千變萬態而歸於一致如日月風雨雷霆寒暑有目所共覩非杳冥不可見又以漸相及非一旦狎至者所謂觀象玩辭也迨其身事中即知所以處是事者合於某爻則吉合於某爻則凶或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擇其吉者從之其不吉者及其形之未成也而急改之則

釋志

卷十四

經學

二

為補過為知幾所謂觀變玩占也文中子以革之初九自處此豈揲著布卦而後謂之占乎蓋于有定之中求其無定所以示天地之理變動不居而本來固有之性稍放恣焉未必不流於陷溺一時偶值之險阻非不可以人力濟者於無定之中求其有定又以見天地之理莫非生物為心而人事之險阻皆其所自作雖利害生於情偽之感吉凶生於愛惡之攻悔吝生於遠近之相取而天地之心自始至終生生不已生生之謂易也知其無定可以破窒礙之見知其有定可以絕支離之說此學易之旨也易所以異術數者以其能補過也既知其過則改悔之心已動從而補之固易為力然不可無所依據故聖人作易示以吉凶使知所趨避而濟其智力所不及即卦之象可知已成

之吉凡行合乎象之吉者即無不吉也從而占之可知將來之吉凡動合乎占之吉者亦無不吉也蓋吉凶之相勝非並立而相為勝敗也持正以操必勝之權偶有不正亦必力返於正不可狃於晏安凡事委棄而自處不勝也蓋世有必當任事之人人有必當任事之時當其位者於是非相雜中精求有是無非之理於成敗欲分時深思有成無敗之策此乘時當位者事不容諉諸他人也內陽外陰曰泰損上益下曰益此事之定體也九五為在上之大人九二為在下之大人此人之定位也所謂易之序也當居而安之者也位猶是位也家人之象則以五為正位於外之男子二為正位於內之婦人此因事而位易者也體猶是體也剝之六三則與君子並受其福夬之上六則惟小人

繹志

卷四

經學

三

人獨當其禍此因人而體易者也所謂辭之變也當樂而玩之者也以正直之德居君子之位是謂人當其事險難之事濟以君子之德是謂事得其人皆所謂當位也凡易曰位正當者無不吉者也君子而藏小人之心是謂人爽其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是謂事爽其人皆所謂不當位也凡易曰位不當者未有不凶者也乾之上九龍德亢矣既知其亢所不恐懼自抑損者非易也泰之六四小人同心以陷正直知其相陷苟可維持善類而不冒難立朝使賢者有所庇依亦非易也推此類言之無其兆則當戒懼於平日有其兆則亟補救於初幾非但取徵驗而神明其術也此易所以異術數也易者天地之吉凶也以意說易是謂以管闚天未有能合天也解說倒置吉凶亦倒置吉

凶易位趨避亦易位是教人以陷阱為坦途也以門戶為羅網也其害更甚於無易故易不可臆說也二帝三王之書多故奏對號令奏對人主之前號令方州之內非明白坦易則聽受率行者弗曉此立言之體也唐虞三代與人主圖治者皆以見知統緒生五百之期積其誠敬忠懇然後進說故言皆本於道道皆本於心其敬天勤民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莫非傳心之旨孔子生於其後又從而芟夷繁亂翦截浮詞所存皆宏綱機要人主之軌範顯明簡約而可舉行雖字句奧衍熟讀爾雅無不昭晰合而求之一篇之旨析而求之一句之義後人謹師之爾詩之為書天子采之諸侯貢之太史藏之取其感也先王教澤行其人皆得性情之正以正遇正則能感矣先王教澤不行

繹志

卷四

經學

四

閭里風謠大率流于放蕩作者不能由乎性情之正學者未能忘乎先王之思以不正遇正則亦能感矣感乎正者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廣教化美風俗其不正者使人知流洎淫辟傷害彝倫毀裂防檢壞亂心術穿鑿禮義之不可為也亦同歸於正矣或教化雖不正而先王餘澤未遠斯人善善惡惡之心不以汙上反而自傷疾今之事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則亦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也孔子刪詩凡無益之辭削而不錄餘則善者固載惡者亦載蓋詩也者聖人以誠動物者也感以積而遂淡聲以滿而後發是之謂誠物為誠所動莫能自固是以讀之而喜躍尋繹之而和平移易性情而不自知不強人以不足就其有餘者而道達之故有快心之樂舞蹈

之趣也先有其德而後從事於詩則性天所動時出不窮德日新而用日廣即使先無其德但能潛心於詩以俟性天之忽動引伸以盡其致亦能溫厚爾雅恬愉淡至所遇皆亨嘉之境所行皆坦蕩之途也風者風也巽而能入披拂而可親也賢人君子知時之不能不變而不忍其變之至此也知舊俗必不可復猶不能已於懷也是以咨嗟詠歎如風之巽以入也雅者正也聖人之言聖人之事天下所取正也與下之人言懽忻和悅以盡其情告於先王恭敬齊莊以發其德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人事之大得大失著焉至於變雅亦皆時政之大端賢人君子雖有憤世疾俗之情而無反道悖義之指循而行之可以正身推而廣之可以正俗是以謂之雅也雅聲者天地之正氣也風

釋志

卷四

經學

五

則天地之噫氣也幽王失政正氣微而噫氣作故王國之聲雅降為風也頌者容也三靈未順其容慘黷人物未康其容黯澹必也盡其精白之心集其和平之音使戾氣全消民風盡樂雜念俱除士習皆淳而後為學之所止故以頌終焉詩之美刺何以必出於諷諭也君尊於上臣卑於下諂諛則不可直諫則近諂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至於幽厲之後天下俗薄人倫道喪閭門之內鄉黨之間其恩禮皆不固苟有忿恨則棄絕之不復溫厚悱惻以相諷諭而求其改悔以此推諸朝廷之上諷刺之旨當亦盡廢不獨王業既微史官失職不能有所論載矣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猶以其詩存焉故也禮之為書聖人既竭心思焉以物揆我而無不會嘉也以我始物而無不曲盡也

法之所禁者大為之防義之所安者事為之制故學其書者有所可據有所可守據者如胥史之據文案守者如將校之守封疆也脩文而不脩意則王者之令日替習儀以亟而遺其本則士大夫之習日偷華實之辨亂於上天下乖錯之氣必結於下美好之物竭於外人心不正之端必滋於內聖賢教人自周旋俯仰洒掃應對以至輔世長民莫不以禮而道德可純天下易治矣傳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謂學禮也故孟僖子知孔子以考正父鼎銘卜之韋孟傳詩禮於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元成盧植學為儒宗而謀撰祭法藍田呂氏關中言禮者所推一代皆稱其家範蓋其為業文字繁多原委綿遠非可涉獵取名必積數十年之功而後綜其條貫故其遺澤

釋志

卷四

經學

六

不一二世而遂已也君子按其器識其物存其數立其文具訓於蒙士安知無一日焉反本復始盡用先王也哉此王通所咨嗟而不忘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易之精微也皆可循文知義惟春秋不然義隱於文中指繁於事外多於義畫而無陰陽可見之體詳於孔壁而鮮俞咈相商之據褒貶同美刺而不若四始之抑揚法象同天地而不若三禮之昭著夫是以讀者茫然指歸莫測說者紛然是非靡定也春秋未作之前國君惡先王之法而去其籍魯秉周禮典文備物史官有法孔子因以成其書以明周公之制以盡天下之變因與可以立功就敗可以成罰日月可定歷數朝聘可正禮樂備列人道以明天道而褒貶予奪迺其中之一節爾以可見之事測不可

見之心使爲惡者無所逃就已成之事原其不得已之意使爲善者有以白熟于其旨則好惡自公是非自平君父必愛其臣子而天性不傷臣子必不得罪於君父而以疑似之道義陷溺厥身也討惡人以明道非有憎于所討也貶善人以明道非備責善人如世俗所云也不賢之害道人知惡之必不與同行賢而害道恐人不知其害反以爲道必與同行矣聖人憂之是以雖善人猶有貶焉實與而文不與也若夫戰伐之事所害尤多是故春秋之法雖善其偏戰不若善其不戰主客先後之間予奪見焉今人去孔子遠矣所可詳者三家之傳也經文太簡庸得不據傳以通經乎三傳之中有例焉有義焉義例者虛以待事方以齊物上下比以從宜者也義例所在不敢徇我見之私

釋志 卷古 經學

而後與聖人無私之心庶幾相遇于萬一若不以義例裁之一事自爲一是非如銖銖而稱之寸寸而度之不惟無以合聖人之心且恐緣是以誣聖人之言三傳者惴惴不敢誣聖故不敢以私意亂聖法一歸諸義與例以自律焉穀梁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此無他遠蔽其明也生乎後世而測孔子亦遠而無所見矣先定其義與例然後可揆度諸事不定義例概以己意測度此游夏所不能而况諸儒乎雖二傳之中亦多矛盾要之各自爲義以彰大順因時制宜皆足濟天下之務學者深思詳記以待施用不必較量異同也左氏發傳之體三而爲例之情五公羊穀梁每持一義更數十條皆可相通若一事自爲一義善惡紛而取舍亂潔已

釋志 卷一四

自嚴者側身躄步猶恐陷於惡言僞行僻者假借依附皆有以自託於善其弊使賢者不能以功覆過不肖者得以逃遁轉徙於其間此大失春秋之旨者也故宋神宗曰春秋未易可通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正謂此也

史學篇第五十四

文中子曰聖人之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即其所制之事而思之究其興衰而勸戒之明其邪正而是非之過此三者非所急也故作史之法吾必以班氏爲宗所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也讀史之法吾必以呂氏爲宗所云先識體統後求機括也太史公作史記盡細金匱石室之書而所據者尙

釋志 卷古 史學

書春秋國語世本戰國楚漢春秋爲書者凡六以六書爲幹餘皆枝葉班氏作書自天漢以前皆用史遷之文此後則劉向馮商揚雄所撰皆一代大儒而後書可信也後之作史者當以國家實錄爲根柢而輔以名臣奏疏論議禮官謚議正人君子所通行狀所表章人物此皆信實可據之書也他若野史之類恐多不實不可盡信宜知辨焉然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煩簡不當序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係皆愈婿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韋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

一八九

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祖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眾共見也凡疏畱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於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蒐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耶行狀論議讚表章之類爲文者既非六經古道紀事者亦非遷固大義如韓愈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李翱欲使富貴而功德不著者無復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當使烜赫無窮其說善矣然文士之習未除則意見紛多臧否任意苟善惡之實纖微未當則含冤泉壤抱慙簡策者後之視今

釋志

卷十四

史學

九

猶今之視昔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脫有存亡猶可互相參考脫有曲直亦可互相檢正今則一歸柱下此外無從附益故官卑而節高者概不表章往往失傳程子所以有循良寥落之歎也史家所重者經制也王隱述作多而經制少論者猶有憾焉李延壽之書司馬公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然則紀傳雖詳而典制大略亦缺陷也史有三事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回醜行故孫樵曰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蓋史官之權唐人猶毅然爭之宋則嘿然至胡銓論其失職者四一則人主不當觀史而記注必先進呈一失職也宜立螭頭之下不當遠在殿東隅二失職也獨立後殿不立前殿三失職

也閤門以無班次拒之不得直前言事苟欲有言必當預牒故往往屏退者多四失職也然則史官失職自宋始也作史之法當使帝王之道燦然可見天人之心通達無間定眾理之極勿使紛多令人靡所適從陳萬事之序勿使雜亂以誤人於當幾雖在亂世不善之事良多而秉道懷義不乏絕於時乃天地生生之機辰在剝落猶不訖斬記事者不可不爲綴緝也凡所論議經古今而明大略不得以私意感激自寫悻憤發抒意氣無關萬世大防也里巷傳說之事不可盡信必徵諸國家典章如信陵君答冠諸侯不過出游客之口本不殊里巷之言惟有高視卹典以爲徵則史家作傳不爲委巷此亦節目之大者也國惡有諱必微其詞則不害義或旁有所見愈不嫌深隱其文蓋

釋志

卷十四

史學

十

愈深而實愈彰則義不害矣不然成官諱之野史傳之恐後世據野史而以小惡爲大惡則欲益反損矣恩怨之事雖若甚微然往往纖細必載蓋使後之君子敬小慎微有所忌憚不敢爲惡也若夫太史公爲三代世表詳略互陳其詳者用孔子作春秋紀年正時日月之義其略者用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亦多闕不可錄之義蓋史家凡例未有無所據于前一旦獨創者也史法以雅爲正不雅則誕妄嫻笑不知紀極史遷不載黃帝以土朱子不取南北二史甚譏其不雅也杜預曰左氏之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緣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然則史家所載但以治亂興衰及言行大節爲主此外行文之美不過先之以

首事後之以終義錯以合異緣以辨理而已不屑屑爲前人作年譜家傳也此作史之法也一代之體在寬雖一二事之嚴不害其爲寬一君之體在嚴雖一二事之寬不害爲嚴此統體之說也國之盛衰事之成敗人之邪正皆當於幾微疑似間察其所以然此機括之說也統體者治事之法察其偏勝與流弊則可以立大中機括者補救之方補救前史則可懲戒後王凡大端得失載諸典冊者忠佞奸貞自不可掩而是非之定論亦灼然矣與替邪正坦然可見而才智之增益亦優然矣不宜摘出篇中一義一句以証其全體翻其成案此讀史之法也若夫作史之弊誠如劉居巢所云者史館之官置局駢處愛憎不一筆削互爭既不可兩存其說又不可專用一家執必遷就其詞爲

釋志

卷古

史學

十一

二家騎驛所以格天之業遲疑於聚訟之管鷹鷂之擊寬假於彼我之懷賦性仁厚者常欲假人羽翼學問深刻者輒輕用其斧鉞不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矢公矢愼而大指已乖盡失古人面日矣況心志乎古者天下之書皆上太史片言隻字無不萃於石室後世既入史館而後求書天下輟軒所至幾何其不遺漏縹緲所聚幾何其不高閣不幸行狀未通後嗣頗微縱欲蒐羅無從可得至于隱德之士賦性孤遠洗耳沈淵尙恐不愜其意安能致諸青簡更有已往之代文獻散佚倘欲尋求則非亾國之裔之事而易姓改物者之事也脫或淹久不收罹風雨水火之災而不可復具則曰天子失官不云挈瓶失守此二蔽者記錄往代所同病也又敘述祖父之事

而與子孫共立於朝衰貶子奪易致怨謗故魏收始有穢史之譏後有同互之譏又其甚者身死之禍可鑒也且作史者皆授指監修而監修與史官互相推避莫適授簡苟有愧心之事必不令史官直斥脫在疑似之間必不以已受責爲人受過可知也此二事者纂修本代所同病也故史通四十九篇史家要書也又史有三長之語至今以爲篤論云

著述篇第五十五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不居作之名不辭述之事居作之名亟于著稱非道也辭述之事怠於居業亦非道也聖人之心不操而自存賢人以下操之而後存著述之業所以爲操存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釋志

卷古

史學

十一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聖人之情見乎辭其大指準此而已矣天之所重在生故開導生人使各正其性命人之相治以位故匡拂人君使不失其崇高君能愛人而後可長守位也故進於黼辰者寬猛殊施總之以德化爲先刑辟爲後財之所在人必趨之故施諸命令必以崇儉務農爲先至不得已而禁民爲非懸諸象魏申以訓戒皆使不陷於惡古人著述之旨莫非宣天地之化匡人君之失守位而愛民理財而禁非也舍是無所爲著述矣是以取則天地歸本皇極禮樂法度皆可昭然示人森然裁物示人者人共信之裁物者物共尊之秉公道執大義儼然受人尊已而不爲泰如水火焉偶乏絕一日則無以爲生矣存古之善政使不墜

正風俗之衰使不淫匡帝王之統緒使不亂扶經訓之微使不晦申先師之指使不惑明制作之本使不失恐人心不明寡見無卓參伍辯難使義理有所歸不得辭嚮導之責闢異端之塞路使廓如也取聖賢遺書析而解之雖有苦難深隱之旨莫不求諸平易簡直言其常也所以明天下之有義言其變也所以明天下之有權以吾言代為之說以吾義代為之宜而後經緯不爽踐履皆實奉詔著書明治亂之源詳得失之故以備黼辰之觀省稱引典故必原始要終以類相從年經月緯珠貫而絲組之千載而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俾斯人學之不勞求之有得則非談說之助而賢人之業矣不敢訕上者君子之義也不肯危身者君子之智也有患之言君子不作不俟作之而微

釋志

卷古

著述

三

其詞以避患也所以政治雖惡而暴強之俗有聖賢之言以約束之則不敢放恣所謂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鄒衍莊周訾聖人而撓世事以為號令則不雅以為章奏則不法以道風俗則必蕩說之猖狂不可訓也墨翟許行谿刻離奇好獨行以自異貴儉則忘禮兼愛則忘親不明天下國家之權稱不可訓也蘇秦張儀逢迎人主之意揣摩敵國之情捭闔將其才智而不以君國為事苟得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則幸矣此傾危之說不可訓也惠施鄧析其心甚察而不順於理其言甚口而不適於事放諸六合之外使人愴驚顧崇其所善隱其所蔽乘人之不習而恣其妄不可訓也申韓執斯謹持法令必行賞罰謂厲嚴峻則政化開布恩賞則政化塞使親戚故舊不相假貸視

民如牛羊而用之日親譬擊劍者自刑砥物者虧已道之奸而治之蠹不可訓也老子之說勝驕以畏持盈以謹為君為相亦有用以致治然其所志一切柔退自處清淨相尚去聖棄智專務無為而失聖賢居敬勞謙之道不可訓也呂覽淮南依阿世俗之好附會禮義之迹所言皆文而遠於信所舉皆典而違於經博辯詭詞羨漫無歸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可訓也王弼何晏放曠之說以心與迹為二則迹之所安不顧其心以道與事殊則事之所趨不問其道禮樂法度別為名教之區而不必用以治天下視聽言動舉非此身所急而不必用以檢其身所以其身其世皆受其害不可訓也傳註之家雖本六藝然而便詞巧說破壞形體幼童守一藝白首然後能言文繁而用寡不

釋志

卷古

著述

西

可不擇也史籍之書彌綸天下之務錯綜古今之事以多知故雜多愛故贅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自昔病之不獨今也且自唐以後其為書也率為小人竄改許敬宗改貞觀之舊蔡卞削元祐之籍秦熺焚建炎之草以此推之偽說滋多不合人心不用聖法不可不擇也聖賢之書義所當為之事事所當為之義名以命之詞以達之不愆其名不沒其實無失其倫而已矣舉世不好毅然為之雖悅之者少啾之者多躑躅於仕路檢括於當途而為之不輟也世味不濃胃次不狹好惡有常稱道不亂無聲色貨利之好無車馬遊畋之煩無仕宦朝參之累無鄙情贅行之玷無浮屠老子之耽廉靖樂道不交世務專積思於經術言其所志不言所未志言其所行不言所未行此著述之人

也

文章篇第五十六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告師旅能誓喪紀能誅作器能銘皆可以為大夫鄙陋無文者君子所羞也然文章之士易為虛華以天下國家為說者不過託諸空言以窮神知化為說者往往涉於元虛其餘雕蟲篆刻益無足取故聖人以良之篤實加乎離之明照而著文明以止之義所以節其繁縟不以奇淫蕩士君子之心也賁之六爻文所取則位之高下年之蚤暮其象皆具焉初九者位之卑而年之稚也自賁於下不求眾見強光匿采使人不得窺其際有舍車而徒之象文之始也由是而往則自內達外從已及人之業六二下位之主也主持文柄於下者當率其疇類

釋志

卷四

文章

五

相與洗滌昏翳使文明之美宣映天下若但私已自旋則胥次湫隘亦不得謂文矣九三之位漸尊是大臣表儀朝端對揚休命操持衡鑒風化天下者也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會出無聲之境所謂以潤澤光天下也又恐狃於淺近則為日昃之離故以久道進之六四近君者也近君之人不第以文采為工人望之責如矣自處覺幡如也亟求下位之賢相助為理則文章之事不必自我優為而應務有餘矣六五者人君之文也人君之文與臣下不同不患不極文章之觀又以敦本尚實為得其體恤人出於至誠行道本於人情自作元命延利萬世帝王之文也上九者位之極年之耆也不與後進之士矜其輦輓反本還朴歸於無色猶夫山之高大不過土石為質然而烟雲

萬狀潤澤千里蓋以義理宏深識力堅定是非明確成敗周知所以為文不在光耀而在篤實故曰上九白賁無咎也君子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下無所施其才智於以修潔其身洗濯其心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上內順外溫通萬物之理於以徵諸威儀發諸事業誠在中者氣自和德之盛者器必重內之文也敬之所在必將以禮禮之所行必有其物外之文也至精則光采四照至粹則溫潤可親文之至者也君子為文仁人之心也智士之用也言之所是後人因之可以治安天下言之所非後人引之可以判斷大獄其盛大也若天地之發生茂育無不遂也其蘊蓄也若萬物之收斂歸藏無不密也文以相錯而成其失也多智而雜惟君子能不雜文以悅人則近於佞以勝人則

釋志

卷四

文章

五

近於藝惟君子能不佞與不藝也君子者四德具焉者也憂世以為心善世以為法扶世以為儀尊世以為則懇懇乎懼人之不聞道也惻惻乎其與人以生也皇皇焉其拯人於危險也望望焉其思古而復也是憂世之心也彌綸天地之道考鏡得失之林志在春秋行在尚書節族明而統紀詳是善世之法也以正人心為本以廣教化為務諄切豈弟如隳枯確錯之裁成乎物是扶世之儀也縕乎其益人也憬乎其益已也井井乎其有終始本志也昭乎其繼天立極也是道世之則也小人反是縱橫滑澤而不由中態色淫志而不入道希通慕曠而不踰實旁引禪乘而不徵義為害而已矣尊四德屏四害為文之善者也文章之美可稱於天下不可進於人主之前不足言文也興王

之治有可訓法者亡國之政有可救敗者君子爲之盡已而極慮焉水行者表深陳其失道所以表深也助獵者表禽示以良法所以表禽也辯論義理析而精之以進善於所尊禁於未然助之補過可以取泰于否易昏以明亦足當忠臣之諫矣卽器物而銘之切而不指勤而不怒有恐懼之心焉亦足當夜諷之職矣章奏對答所以垂法制也反復開導之端見諸說中溫柔敦厚之氣溢諸言外所言萬世之害也得其說而反之卽萬世之利也是以文之善者五禮資之成象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讀之端莊味之和平道義之心油然而生矣其不善者視之則芬葩按之則羨漫讀之而躁競味之而傾側非碎之心勃然起矣好異者識不周也好博者理未富也好

釋志

卷十四

文章

七

新者同未融也好難者趨未定也好侈者守未卓也若夫設詞忒志留心蕩耳仁義微焉法度溷焉連篇累牘無尺寸之用譬指虛困以求粟張做羅而弋鳥有損無益者聖王所禁也文可懸國門不可進黼辰君子不爲也昔之爲文者衆矣吾安所取正乎屈原有取焉繡綵惻怛不能自已之意有以增三綱五常之重也陸大夫有取焉奉詔著書明乎秦所以失漢所以得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班固贊高祖與蕭何律令張蒼章程並稱也賈誼有取焉深謀遠慮異世舉而行之可以弭天下大患陸贄有取焉武夫悍卒得其一言作忠勇之氣而濟人主於艱難董仲舒有取焉明王道述禮樂使後學有所統壹徐幹有取焉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以想見

其爲人其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對向有取焉說苑可以輔教也韓愈有取焉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隄障未流反刑以樸剖僞以真也陶徵士有取焉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消亦有助於風世也至誼與贄論天下利害未然之事有如數往斯其尤善者歟天地之氣發而爲聲者如雷與風皆能入人之耳而感於其心故震之象曰恐懼修省巽之象曰申命行事皆言感也然風雷不可狎處其於人爲有間又風雷之聲激而爲怒肅而多恐故常不足於和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之得人而成聲者可以旦夕相親又且奮動由人調適由人疾徐廉肉可以悠然意會裁制成節故物之感動人心莫善於樂而感人以和者亦莫善於樂也雖有樂之感人者有人之感

釋志

卷十四

文章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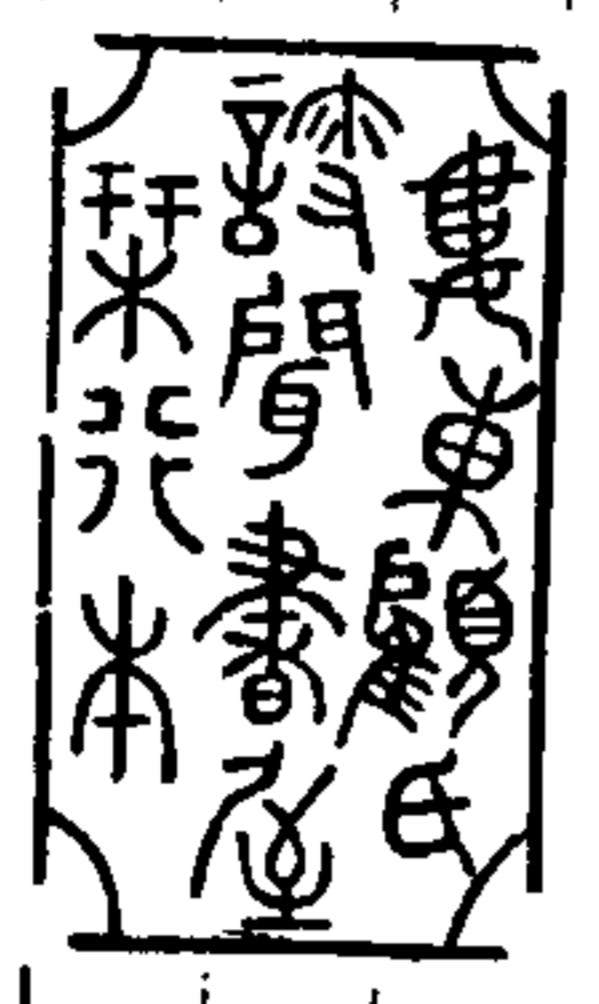
樂者其爲感則一也然樂工不能言其故惟通識之士能言之詩也者通識之士所以寄其情思也故樂之失傳不能不繼以詩其聲響若相嗣也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昔人論詩或取詞旨清綺英華灼爍故有曹劉古拙鮑照義皇以上之說或以思致幽軋聲調哀澹爲工故有謂窮然後工者其於中聲不猶遠乎夫中聲者風雅頌之謂也凡性情之正感人之深者皆是也故爲詩者大之以廣教化厚人倫饗靈祇告幽渺徵國祚存亡辨人事得失使閭里風俗由以達上聖賢情志由以格天世態變遷由以傳後其次則目前儔侶之人晨出夜歸之事有觸卽至之心造適而笑已事而思俾陰陽寒暑四時之候不同而同歸於和勞苦愉逸終歲之事不同而同歸於泰山林臯壤

衣裳劔佩所接之人不同同歸於交遊而事使然後足嗣
中聲而不淫於五降以下也若多述典故極意柔靡數陳
采章雕琢胃臆較量清濁與世俗末流矜其失得皆詩之
陋習也

釋志

卷十四 文章

九



釋志卷十四終

釋志 卷一五

釋志卷十五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雜說篇第五十七

天地之氣先有象而後有數然有象則必有數也其始陰
陽耳既有老少之象必有奇偶之數故昔人之論即龜不
出洛馬不負圖但有義禹神智亦必因氣測象因象識數
矣天地有必然之象數是以形於物體而為圖書人事有
必然之吉凶是以雖枯殼朽莖亦具徵兆學聖賢者能於
人事所在清明凝聚以天地之心觀之必因義理以知得
失因得失以知吉凶不待揲著灼龜而後知之亦由夫氣
必有象象必有數也治歷之法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
於終皆取於星者也星麗於天天體圓故在天成象者皆

釋志

卷十五 雜說

圓圓者合二而成以為規也居民之法畫為九州井為九
區皆取於土者也土附於地地體方故在地成形者皆方
方者揲四而成以為矩也故觀於地可得治天下之法立
法有定而治道行觀於天可得人物所以生之性兼覆無
私而人物乃生也氣本虛也動靜相感不能不聚為形有
形必有對待其對待者必相反者也虛實聚散其名也愛
惡屈伸其情也男女少長其形也皆相反之謂也此相反
之理滯於物情必不能通遂有相與為仇者合乎太極未
有不通者此之相反非私也性命各正不可假借飛潛動
植智愚賢否各正之性命也此之相通亦非私也合而成
能離則兩傷君臣相須文武並用不可偏廢者也其相反
也非兩無以見一是非並立而後真是者見君子小人並

一九五

立而後君子見也其相通也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無不相
召焉人身思慮一動即默授於氣凡同有是氣者即能感
通故人心隱微之事鬼神或能知之此幽明之相召也又
如密室焚燬煙凝氣結風無由入煙無由出入之戶盡
啟風通而煙徐散矣故至治之世有風動之象者正氣通
而邪氣屏也此治亂之相召也天地之間凡成形者皆依
於氣故以氣為聚散若未形者何所馮依惟以道為依歸
耳氣之聚散絕不可恃此不俟漢求也未定之事惟其無
可馮依故君子所為皆依諸道有以自信亦有以自立其
盛衰得失亦不受制於氣也水火木金土形也相為代謝
則氣也故有醞釀凝聚亦有解散渙釋雖貞下起元其來
不窮而乘權者進謝事者退亦旦夕不可留也仁義禮智

釋志

卷五

雜說

二

則道也常在天地之間人之歲月有限故道常為主人常
為客以道觀人如逆旅主人之觀過客以人觀道如舟行
江湖指點山峰之名也君子於不可留之中知其可久之
道故無形之道確然見其有形而事事皆取法焉如陰陽
交而為泰泰也者地在天上也以形言之無地在天上之
理蓋言所交者氣也氣交錯故凡屬氣者皆交錯五行之
運陰陽相問是也形有定故凡屬形者皆有定五行之序
先無質而後有質是也觀乾坤六子之德而天下之事皆
知所處矣陽之為用有動有陷有止往以任天下事為動
所如不合為陷安其所不遷為止此皆乾之德德三子各
有其一也陰之為用有人有麗有悅感之於微為入相依
成體為麗相和為心為悅此皆坤之順德三女各有其一

也六子用而乾坤不用故老者退休少壯致力必也坤猶
半用乾全不用其不用也正所以尊之也石有花水有溫
物理之相錯也火待用而後有體水有體則有用陰陽動
靜之別也水火用氣故常為神示所馮金木成質故常為
形體所託有無虛實之理象焉一身之中用不必偶體必
有偶用不必偶故輕重有時道之所謂權也體必有偶故
輕重低昂持平不爽道之所謂經也陰克陽陽不克陰水
克火火不克水小人害君子君子不害小人故君子有恥
則諱之有怨則忘之厚施而無報不以為怪也君子處小
人中固為逆境小人處君子中亦為逆境君子處君子中
固為順境小人處小人中亦為順境以此觀之順逆二境
不足定人之高下各乘其時而已矣凡稟陰氣而生者得

釋志

卷五

雜說

三

陰時則興失陰時則廢稟陽氣而生者得陽時則興失陽
時則廢然而妖鳥夜鳴不擇四序龍雖變化其形體亦受
制於氣故不能無雲而御天惟德則不可圍也以此觀之
有節制者賢於無節遠矣日者至陽之精正大之氣故一
晝夜之行不贏不縮與周天之數適相當月與陽為偶而
義不可抗故暫合而即離最遠而光始全也又不可不受
質於日故既遠而復合君臣之禮夫婦之節於此乎取之
邵子天下治亂地氣南北之語即易所云數往者順知來
者逆也蓋自復至夬自北行南者也所行皆東南發生之
位發生者順也故天下之治由之自姤之剝自南行北者
也所行皆西北剝落之位剝落者逆也故天下之亂由之
律之生亦然黃鐘至中呂皆下生下生者順也自子至己

之律也。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上生者逆也。自午至亥之律也。下生者皆三生。二有數往之義。上生者皆三生。四有知來之義也。人之真火生於至陰中。養生者取爲金丹之祖。以生生不已之機在是也。天地之氣亦然。冬至一陽生於純陰中。生生之機亦在是。故治歷者取冬至爲歷元。義本乎此。而周公以治歷明時取象澤中之火。亦此義也。古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祀事之節候於草木昆虫取之取之地也。日中星鳥東作日永星火南訛宵中星虛西成日短星昴朔易農事之節候於日月星辰取之取之天也。農事屬陽祀事屬陰也。羣祀之典常以二分之月舉之。其義何也。蓋二分之月律則夾鐘南呂天地和聲也。寒暑之中天地和氣也。昏之中星鶉火元枵子午

釋志

卷五

雜說

四

正位也。日度所躔壽星姬訾之次黃赤二道交會之舍也。庾季才曰。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於此時致祭所以薦中正之德和平之心也。敬其事則命以始格以衷則取其中。先王命祀之義也。二氣五行之理凝而注者爲精虛而運者爲氣精氣結而爲人。故在人之身者無不以二五紀數體有左右性有剛柔。此以二紀者也。體則五官者是性則五常者是此以五紀者也。二五之分本乎太極。故天下之道皆貞於一體有匹耦而心惟一形有四支而元首惟一此以一紀者也。天下之道統於三才人之一身知行有三等性有三品。達德有三少壯至老其候亦三。此以三紀者也。在人者不外乎一之三之二之五之。而其道總歸於一爲物者其類有萬其形其性又不可悉

數如蟲有百足。鶴有九頭也。故人常取少物常取多。取少者儉而易足。取多者貪而無厭。少者貴而多者賤。自然之數也。君子貴其所貴。小人反其所貴。亦自然之數也。且一之三之二之五之終古固存。天下之常道也。人物所由以生也。萬盈數也。物不可終盈。是以必變離散。死也。蛻化皆變之屬也。常則生生存存。變則離散死也。蛻化君子樂其常而哀其變。達其變而守其常。小人喜談變異好易典常。故君子不朽於天地之間。小人身未死而質已喪矣。逐多與變人而物者也。協一處常人而聖者也。聖不遠人。遠于聖者非人也。直物焉爾。天地萬物之理人皆乘其不常者。以爲有而欲指其既有者爲有常。亦甚愚矣。人特追其已變者爲無窮。而日乘其無窮者以入變。不及知矣。故古今

釋志

卷五

雜說

五

之事必非以爲無常者所能善。亦非守其不變者所能宜。君子所以貴聞道也。道之可率由者莫如先王之理。而先王之理又或病於承用之未精。天下最脆惡者莫如人情之至。而人情之至又或累於事勢之已成。故君子持論不覈於善惡。既分之後而謹諸未分之前。不辨於已然而辨於將然。委曲以善此一事亦無害於他事者。是君子論道之苦心也。物之生也。彼物將盡而後此物乃盛。錢幣以佐金粟。琮琥以代陶匏。二物之相濟。皆一物之消息也。物之盡也。氣運潛耗之而後人事乃顯。奸之山澤之利日減。於一日禽獸草木之生。歲微於一歲。然後王者之苛政作焉。人事之更張。卽物理之盈縮也。治平之世。日月光華風雨時若。寒暑不愆。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正氣。故爲善者多。

衰微之世寒暑失節雨暘愆伏日月薄蝕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戾氣故爲惡者多自古治世少亂世多故正氣少邪氣多君子少小人多蓋理一氣分理弱氣強氣分力強則理不能盡御乎氣氣亦不受控御於理故聖父不能得於子聖君不能得於臣也今以一父生數子其狀貌不必盡同此理一氣殊之徵也形既殊矣氣亦如是理之各具者亦復爲氣所圍而不同如其面周公康叔與管蔡同生食我越椒乃子文叔向之繼體此理與氣爲之也日之方中萬物盡觀既昔之後月光猶皎星河亦粲氣之正而精自明也若噎噎之陰淫淫之霰日月無光珥睨交作山川當前不見氣之邪而精爲掩也人心亦猶是氣不昏邪則羣私退伏所以思慮精淡志意皎潔而成其爲聖賢衛武

釋志

卷五

雜說

六

公九十以上猶爲睿聖如日雖向晦而星月昭然也私欲誘其外私意橫其中日有損月有虧正氣微而邪氣盛少壯之時智慮昏竭語言諄諄如八九十者以此主持天下事能不悖謬乎又或明於此而闇於彼仁於此而刻於彼皆由邪氣充塞正氣底滯故精不貫精不貫故知不周如陰霾既甚雖晝猶昏間有日光下漏雲間非純離之體也且氣之邪者無不返正非有物驅除而後正也天地之氣自有闔闢一闔一闢可以反昏濁爲清明所以萬古無長夜之憂故掩翳以氣掃除亦以氣人有終日無事似乎溫粹純雅一旦有事不免躁急氣未平也與人爭論始而循理終則尚氣此氣之驟盛亦不盡由心也所以然者心猶放也故聖賢之學務在養心假令一日之中嗜欲分數多

於義理則氣反爲主而神明皆聽命焉氣之暴厲者必引其心而之躁氣之頹靡者必引其心而之怯故心之養也必以氣平爲驗氣之平也必以養心爲功心無失養正氣自復正氣既復而掃除廓清之力大矣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凡天下之理莫不有參伍錯綜也既有參伍錯綜必非空虛之謂譬諸一日之程吉行五十師行三十必不可無聚落有聚落即不可不隸城邑有城邑即不可無君長有君長即不可無賞罰有地無人則虎豹魍魎居焉有人無政則侵暴搏噬起焉聚落相接君長相比賞罰相御則人安其生聚落寥廓君長星離賞罰無所係屬則人不安其生由此觀之人物相生相養皆有取於參伍錯綜者也謂之空虛則是無參伍錯綜也彼異端之學與聖賢殊

釋志

卷五

雜說

七

者虛實之間爾其爲說也借靈爽於鬼神而誘人以信從若舍鬼神而爲言人無信從者矣天地之間皆理也以事舉之不遺一事以物舉之不遺一物求以文字口說止覺其虛試諸躬行或是或非察諸人情或從或違乃見其實函蓋之中人見爲虛空然皆氣之充塞無不實也五行之精上爲列星乾坤之氣下成男女皆理之充塞無不實也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氣也而可見者爲土充塞舟之前後左右皆氣也其可見者爲水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理也其可見者爲事氣密而固故能載形日月行空中而不墜也理密而固故能御氣龍有四德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也聖人制作充滿天地皆實理也人之學之不憂其不備也一切舍此而求助鬼神背本忘實先儒比諸投畀之

三良有以也凡爲學者非以爲文也爲窮而不困憂而不衰知禍福之原而心不惑去情欲之私而智不昏使藏於心者方正宏闊不狹小幽暗也人但見其所見不能見所不見通其所及不能通所未及與言崖谷之危不覺其掉且栗行乎崖谷未有不掉栗者也與言波濤之決不覺其阻且卻行乎衝決未有不卻阻者也與言岐路之惑不信其迷且陷行乎歧路未有不迷或陷溺者也故學不貴知而貴行行則夷險淺深備見之矣無其實而有其說若潢汙之生菅蒲也其澤枯者所生亦稿矣學有不如意者二處僻陋之鄉寡典冊之文一也或以窮而廢業或以事而廢業二也制於時執相阻限於資稟不逮三也過此以往未有不可學者也學以力行爲上論說次之力行者道義

釋志

卷五

雜說

九

之室廬論說者經籍之傳舍也室廬陋而傳舍豐不得爲我有也室廬遠而傳舍近不可由我息也洞犀象者非冶中之鐵磨礱之力也成犧象者非溝中之斷斧藻之工也語人曰吾片晷而趨千里誰能杜吾口捫吾舌屏吾喙窒吾瑕凡論說亦猶是也卽之以輪蹄按之以次舍則百里之遠猶必窮日迨暮僅然後至力行者乃學問之輪蹄次舍也誰可誣乎進而不已埤可成丘琢而益精璞可爲寶百川學海水之志也崑崙崑岷峨之水不朝夕至海也干雲蔽日木之才也徂萊之松新甫之柏非一寒一暑所煦也善不可甯聞不可宿倦不可弛成不可耽以己之勤當人之敏何論說之有哉學術有正僞事功有是非因其所明通其所未明求其合於義者而後爲真是因其所應有求

其所本有識其義所由然而後爲真知彼俗學之知則有二蔽見古人之一端不覩其全自是不輟因以上測知學之說而誤以記問也知善之說而誤以小道也知道之說而誤以元虛也知中之說而誤以闍媚也知鬼神之說而誤以幽渺也此如易所謂童觀者童子之觀大人觀其車服儀從不能有所取益也俗學之蔽童觀之謂也理在天地粲然畢陳聖人舉以示人卽不爲人而有言理固在人心也小智之士見道不明知人亦昧指天下之聞人誤以爲聖賢而謂理所從出或慕爲執鞭或倚其門牆此易所謂闕觀也女子踊楮而闕客中閨醜行也俗學之蔽闕觀之謂也聖人之理人物皆得所安所安者人物之性也各得所安所以盡人物之性也人物皆盡而理始全求諸所

釋志

卷五

雜說

九

安而人物之性始盡至於盡性始可言有真知也然講求義理要當以我爲權衡我之權衡止十銖加以十有餘銖恍然不可校也聽人議論有千百乎我者若恍然難校全於我無益也張子爲學既得於心猶必授之詞章以自識既能成詞然後舉以斷事既能斷事然後所得益沛然若此疑於不敏要之以我爲權衡稍有未慊不敢自欺欺人是以跬步所至必求踴實也凡學所以去蔽也至於義精仁熟而後蔽可盡去又必省察克治以去本原之蔽而後隨事之蔽可盡去也聖賢所謂蔽者非暗昧之謂聰明才辯其蔽更大其蒙更淡以假借爲學者能去假借之蔽不能去真切之蔽以纖悉爲學者能去纖悉之蔽不能去廣大之蔽凡人之蔽生於矜氣與浮念凡灼然可見之功皆

矜氣也凡身世不急之務皆浮念也矜氣未除交臂而失師友之益不能自反也浮念已盈終身不窺聖賢之門不知自責也勿以偏人自躋失所取衷勿以片善自譽張其部覆勿以求名太急佐以捷得之術勿以虛名求逞於人使操虛名以應吾之求者得常據吾勝也放言止於行畸行止於禮矜氣浮念爲之頓盡則蔽去而明全矣言之及此敢自恥其不敏乎凡人所以見稱於世者非一事之行一曲之事遂赫然稱之也庶事之得一事之表也此人心彼人之符也其稱之以此其信之不以此信其所習見也信其所常聞也因前事卜後事因後事徵前事嘗一變而知一鼎之味非信其一變也窺一斑而識全體之豹非信其一班也信一事而味其餘者不知人者也矜一得而

釋志

卷五

雜說

十一

忽其餘者不自知者也君子不貴赫赫之名不求多能之事其有名也與無名也若浮雲之過也人無不當學者而居官之人爲尤急蓋應天下之事不可無學勝嗜欲之私不可無學居官之人其事至也繁矣其物交也衆矣凡治亂興衰天人品物皆事變之目也凡飲食起居交遊玩好皆嗜欲之助也事變紛而難御嗜欲盛而難平是以須學最急也有剛強之力而後能守道有勇猛之氣而後能遷善日進其德日堅其志而後可云謹言慎行也不進不堅何謹慎之有哉土木之偶而已矣凡有利必貪有勢必慕有寵必遷有折必沮皆土木之流也聖賢教人教以精義教以守約約必本於精精必由於博不博難與更事不精難與論理不要難以服行皆居官之累也且不精則病在

龐雜紛而不貫常以多自愚不約則難於檢察華而不實常以偽自眩聖賢於此不使因固陋而取給龐雜因龐雜而自遠檢察五常者學之最約者也道心者學之最精者也以此爲學可以出而仕矣性有定體者也時有不善反乎定體者也人之所爲非天所生也孔子相近相遠之說其旨最明孟子獨言性善是最上一層語爲中人以上言之不可以語中人以下所以不免爭辯也若告子之說則難通何也孔子言性言習明是兩途一途是性一途是習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告子曰無分混性習而一之使爲惡之習可以誣性是難通也又以知覺運動爲性性者理也知覺云者氣也以氣爲理則視天下之理皆不殊乎氣子孝臣忠皆一時知覺運動所爲偶爾如此非復自然之理

釋志

卷五

雜說

十一

是商臣之惡乃有生之氣勃然而起不問何人皆可概施比干之忠亦乘乎氣之所之延頸受刑與荆軻唐雎同耳又以食色爲性夫甘食悅色雖有同情而禮與非禮一庸人辨之稍知自好者尚不食非禮之食悅非禮之色正當舉此以徵性善奈何舉此以徵不善耶且云事親從兄皆外貌爲之非中心所安此末世敝俗安可舉以論理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誠有之矣然皆積惡之家無道之世習俗使然未聞孝友之門治平之年人之無良至於此也凡此諸說皆未完備皆未躋實至於完備躋實必歸正理此正理所以能伏邪說也古今論性有三說質樸謂性是一說也性者嘉名也與命同稱成善以繼則質樸之說非也善惡並存

是一說也五穀者種之美糠粃不可云穀矧黃稗乎則並存之說非也惟三品之說猶爲近之故韓子亦從焉然越椒揚食我之流豈乳哺之中卽欲食其父母若梟獍乎亦不然矣及其既有知識生長富貴之家親師友日少所與遊者莫非便辟側媚是以日遠乎正馳騁猖狂而不自知若在農野之子或不至如彼所爲此正習之所成豈可歸惡於性耶孟子之指如天道福善禍淫而言天德者則曰淫者禍之亦所以福善也人君賞善罰惡而言君德者則曰其罰惡也亦所以勸善也不惟理不外是而訓迪亦在其中告子則曰意在禍淫故其福善也少意在罰惡故其賞善也少不惟語不可訓且誣天誣君也其人正勝邪者持論常爲正立說其人邪勝正者持論常爲邪立說其故

釋志

卷五

雜說

三

何也亦以蔽於所習也人之生世有自然之樂乘太和之氣而受百年爲己分親戚相愛隣里相保君臣相求物產相養雖在貧賤隱約皆可安坐而絃此一樂也致和窮理使天下之大無物不能明照其知靡疑其行靡礙存理去欲使累心皆盡天機自暢其適然而適者亦不知其所自來此一樂也以吾之一身納諸天下中不見有可自多者悠然有餘之意受天下挹取亦不見有所不足故可不染一物亦可兼收萬物更無參差異同以生其牴牾此一樂也人世憂樂之故亦難言矣口體之養升沉之勢其爲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又或拘繫維持四方雖曠蹙蹙靡騁否則志大願廣雖役御萬物猶怏怏不稱其心此庸人之憂君子不屑也楚王登強臺而望荆山左江而右湖以臨仿

得此亾國之樂君子不爲也嵇阮竹林之游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徇一身之樂遺天下之憂君子亦不取此其人何足與言憂樂之正哉其在賢士之列者公侯卿士旣以任大投艱不獲兼山雌之適天屬至親又以劬勞鞠育而無所辭其悲憫在位者刑渥巨園增其憤歎感時者垢俗仁人抱其咨嗟此其憂皆得性情之正者也顏氏之子操瓢與篳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天下國家之事求其辭之不得夫旣已辭之矣一丘一壑恐其願之不遂夫旣已遂之矣然則有與爲樂顧不樂乎此其樂亦得性情之正者也知濁世不可屏人而娛也故薄遊於畏途又不可忘機而處也復察義於幾變又恐爲人所窺故植大節以莊恪又恐至於已甚故易剛直爲柔順此徬徨憂樂

釋志

卷五

雜說

三

之際而賢不善之目未知所以自處也雖然君子爲己不重爲物不輕天下皆憂豈能獨樂天下已泰聖人猶憂如是憂樂相尋何無己也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得聖賢之心乎處事之法有當用天道者有當用人道者親疎定於有生此天道也尊卑淆於有位此人道也人道勝則重尊卑天道勝則重親疎朝廷以爵序鄉閭以齒序家庭以服序卽天人之義處事之則也天道勝者以天性爲重義理次之故君子辟內難人道勝者義理所在不得不抑其天性故君子大義滅親也若天性必不可已則當去人從天孟子論皋陶執法舜當挈父以逃人道必不可干則當以天從人程子論衛君父子皆不當嗣先君宜更擇他公子使主社稷而身從父此二事而天人

分焉各有所重者也管叔之惡幾危社稷方其未畔不得逆料其惡而棄之以至親荷重任聖人之至公也此天道勝也及其既畔犯王者之法而自棄於凶德故天討所加寘諸重典此人道勝也先事而疑之其智雖工其義則悖猶之乎不智也畔而不誅其恩雖隆其義亦悖猶之乎不仁也此一事而天人分焉時有所重者也天人之際不明則仁義之施全悖其舉事有不可勝悔者矣易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相感一也利害參焉何也屈伸之感天也如春生秋殺莫非物之利也情偽之感人也如旌別淑慝賞慶刑威有利與害者也感以天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感以人者凶其自取吉其自修也宋神宗曰譬如河決壞產民不之怨人決之則怨矣河之決也屈

釋志

卷五

雜說

十四

伸之感也人之決河情偽之感也此亦以天人之理決事機之得失者也大道之行不能無明滅兩時要以常有接續卽不永絕終古一代之天地一代之人所共維持也一代之人所以維持天地之事卽百世以上所謂道而百世以下與衆由之者也一代之人所本以維持天地而得成其功者卽百世以上所謂德而百世以下與衆得之者也維持之具不同而所以維持之位不一其有功於維持者則一其因時而奏功也則又一其皆道之一也聖人薄事功而尊道德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而專美三代以上之數人也以爲天下撥亂之時少釀亂之時多釀亂者人心不正爲之人心不正不可教誨而返於正也往往大殺戮而後轉聖賢不忍其至此也故嚴於王伯之辨略其事

功獨言道德盡洗一世之利欲以從事於高明不爲邪慝所塗沆而至於陷溺使各安其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可以淑慎其身訓迪其子孫至於數百年不見兵革之慘是爲車爲航以濟窮途也此聖賢之至仁也蓋後世事勢必不能爲三代後世所守之法必不能如三代之法若無聖賢道德之說維持其間則易與爲亂不如三代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亂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但能作焉爾所以治其荒穢者則太王也太王但荒之而已所以措諸安且久者則文王也詩書詳述文考之德略舉剪商之功所重者可知也蓋功名因世變而成道德則萬古不易有不易之道德而後能爲因時之事功若僅爲因時適足釀亂不能撥亂此正聖賢所欲拯救也萬

釋志

卷五

雜說

十五

物雖有形聲而所以爲生之理皆藏於至密中天地雖生萬物所以生之之理亦藏於最密中人之情欲無限默受制於天所賦之命與其所不言而同然之性是則所以別於庶物者亦藏於密而不可共見者也人君所以治民雖懸以科條申以號令章以爵賞威以刑辟而其精神相感亦藏於至密然則天地之化人君之德皆以藏於密微爲淡著於迹象爲淺發於觀聽爲浮格於性情爲至致其淡至去其浮薄天地與聖人一道也粲然耳目之前彪然史冊之上皆非其選也齊桓公申曹沫之劍而天下服其信晉文公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納君以示義天下諸侯拱手而受命焉以其急耳目而求顯見故身甫逝而人莫思也聖王爲治政教寬平規模宏遠無赫赫之譽生其時

者從容暇豫無急遽苟且之情子孫承之莫不憂漢思遠
民間風俗亦皆質樸堅強不憚勤苦治生勞瘁事上卽至
中葉以後傷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思聖明之澤而
無叛棄之念以其初載之治湛然深厚而藏用者密也凡
天下之理可大莫如和則發生發生則可大矣可久莫
如樂樂則安固安固則可久矣人樂其生雖天災不能促
其斲物養其和雖嚴寒盛暑不能傷其根故聖王爲治使
人樂其生養其和不必有赫然可紀之績也知前此之不
善改更於彰施之際不如潛消於密勿之中慮後此之難
久申而警之使人無忘不若默而行之使已無荒詩曰夙
夜基命宥密此之謂也聖人教人凡天下國家之務未嘗
聽諸造化必以人事斡旋其間惟靜可勝動惟常可勝變

釋志

卷五

雜說

七

惟仁可勝暴惟誠可勝僞靜者有所不動而動不能違也
常者有所不變而變不能違也仁者有所不殺有所不生
而生殺莫能違也誠者不逆不億而巧僞莫能遁也其力
爭於至靜至常至誠至仁之間所謂以人事斡旋也凡天
下事其合乎道而可久者皆禮節也皆王制也不合乎道
而不可久者皆情欲也皆意見也先盡常禮徐觀變態是
賢者也先嘗以變態不能遂而後返於正理此中人之能
改過者也知其動之妄而假諸義理以濟其欲義理所在
亦有獲其利者但此人以妄動興事必不能成卽或有成
亦必已受其累人享其功若夫性不近道其情必遷將盡
之氣其節必促衆人皆知其妄已猶遂非不改必有大敗
隨其後也聞見填膺莫非偏倚者必非端士也議論風生

長於語變者必非正人也仁道不遠棄之而任智者必非
吉德也况天下之事定體可以理求變態日生難測魯昭
公之謀國也憤公室不張思所以振之此定體也至其舉
事以淫婦發其端以小戲發其端以宵人發其端則變態
也定體雖偏猶在理中偏之所發不復在理中矣子家子
始終知其無成亦定體也至其流微適齊而困於齊適晉
而困於晉又變態也定體雖病猶在意中病之所遷不復
在意中矣動於理者猶有不虞之變况其妄動違理者乎
非所因而困又何尤焉蓋舉事有意氣有機智有義理有
時勢意氣最無用用則必債而無成機智相傾可一發而
不可再試義理雖微不可違也時勢之不可訛者亦義理
也吳王之反漢也謀之三十年周亞夫勝吳決策於鄧都

釋志

卷五

雜說

七

尉數語正之勝邪其疾也如響豈憂不濟若之何棄理任
智也易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蓋言彼此相抗各不相下
是以兩敗俱傷也世之亂也先以大水繼以大師大役而
盜賊竊發小人犯上之害生焉蓋君人者不以生育長養
爲心專用肅殺以求勝於下是陽失其職下而侵陰之位
行陰之事也故陰亦不安其位上而乘陽或顯與之角或
隱竊其權皆傷害之道也如月光既盡轉能蝕日是以聖
人惡之夫陰陽之理常苦相爭然亦不可偏無無論有道
無道皆不可去一存一也聖人不能使陰之不長且盛也
而議論行事常致其扶此抑彼之意蓋扶陽抑陰在人則
爲自然之性在天則爲自然之道是以大惡在身遇事人
爭拚之大美在身遇事人先成之此自然之性陽居盛夏

而主歲功陰伏重泉而養根芟此自然之道也然則雖聖人不能扶此抑彼因其自然而已矣使小人自知其道雖太盛而必衰自不敢爲惡使天下後世皆知小人之道必不能勝君子亦不敢助之爲惡矣此聖人之功也凡存亡禍福之理雖以貞淫決其報亦以形勢卜其期小人相聚各有陰賊之謀如其自相啖食則大亂之道也天常假手於強梁之人以除之所以止亂也彼強梁者勝人愈多危蹶愈速所樂彌衆斂怨彌繁所以覺猶未作旁觀者竊瞰所有如慶氏方張陳文子擬取百車之木矣夫利人之幾何時蔑有故僥倖以逞者再試必敗無禮加人者終必及身雖不即敗歲星既周無不敗者間嘗親見亂離備觀強梁與微弱者先盡強者亦隨而亡以其皆不由道故莫

釋志

卷五

雜說

六

能自免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人國不馳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誠而請罪焉此之謂順天也昏亂之時小人不順大人不德不順者逆節不德者危機天將棄小以塞大盈其惡而厚其罰所以小人速亡大人亦不免終於小大俱喪也夫君臣上下小大強弱皆天所消也天既消以不一之分又統以兼覆之心觀天之道以自居即當以兼覆之心處各足之分勿以強大陵弱小無以弱小抗強大於以求宗社安寧身家休祐勿爲天心所痛也所貴君子者非幾甫萌亟返於正使不善之心止於內則不善之行絕於外矣猛省於語言文字人情物態中即以省悟所得施諸日用飲食待人接物以奮勵之志求助乎義理即以義理既深益助其奮勵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詩

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屋漏之不愧不可見也手目指視之處大端無愧則屋漏之中不堪獨對者少矣言必求過人者浮華之志也行必求勝物者驕忿之習也所知所能見於觀面恐人不知者小人之態也心之放者體必傲志之怠者欲必生器無可受者量必盈哀將至者樂必極言以稱情爲智行以踰實爲仁讓而處下受益必多美之所鍾天地之藪澤也蘊於內者宏若九州之曠濶若九淵之潛形於外者肅乎其如秋也斂乎其如冬也使人知我不如以我知人以我知人不如我之自知使人愛我不如以我愛人以我愛人不如我之自愛以己觀人見其面不見其背也登高而頽視前後左右莫有遁形道義也者立於最高之地者也以道觀而得之亦以道觀而齊之高

釋志

卷五

雜說

九

卑榮枯其致一也行修而見困曲不在已行汙而見辱咎不在人非笑相及橫逆相加乃善惡轉關之幾修省畏懼增益預防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非笑之益與切磋等矣有發而不中不怨勝己之心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有百川學海必至於海之志聖賢之業無不可成有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之恐則已往之失無不能改將來之過必不復蹈矣援輪扛鼎搏虎抹牛力之過人者也烏獲任鄙能之寒谷成暄春叢零葉說之最妙者也鄒衍能之君子雖居亂世獨立而不畏死生富貴貧賤不動其心不幸有過如疾痛之決去雖責育不能奪也不可爲之事絕之弗爲必不嘗試爲之僥倖其或成也非所宜言緘之弗泄必不嘗試言之庶幾其無尤也岱恆嵩華山之高大者也古今無崩地

之患梁山沙麓俯臨大河託基者淺是以崩爾君子積學於躬舉事無悔亦猶是爾旅之爲卦不獨羈旅也凡非居之所安而爲身所必託者皆旅象也有在上之旅焉旅之上爲離居上位者柔而得中順乎所近之象是離象也有在下之爲旅焉旅之下爲艮居下位者止乎其所不過望於人是艮象也明乎禍福之幾而以其所止從之是以艮從離之象也內之三外之六皆不吉者旅之位不宜在上也三陽皆不吉者旅之德不可用剛也齊桓公使敬仲爲卿敬仲不受得不居上之義荀子云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則揚其美諱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所短有不

釋志

卷五

雜說

辛

也稽康處魏晉之際名士鮮有存者而以性烈才雋至於箕踞待客是用剛也所謂失其道也晉公子出亡在野而鞭路人取災之道也子犯止之是也其曰天賜幸中爾此聖人取義於旅以旅教人之義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善惡吉凶各以類至先王建官設屬以占六夢獻吉夢贈噩夢要使人知敬慎也劉向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嘗近取諸身而驗之晝之所爲清靜端肅或氣體節宜得宜夢中莫非嘉境若晝之所爲昏昧不寧偶爾疾病在身夢中莫非惡境夢境嘉惡不盡關吉凶也血氣既衰即多惡夢蓋以一身之中水火不能相濟故見諸夢寐率多缺陷拂逆行乎坦

途忽焉入於榛莽笑語敦好忽焉戟手相向矚然人類也忽焉化爲異物皆血氣底滯使然也形之所接莫非實境夢之所見莫非幻象物交於晝者不知順逆所自來夢交於夜者安知吉凶所由至故噩夢者形神之自相警省也非有妖夢而必踐也是以左氏之書不貴占夢也所謂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人身憂喜之事與疾病加減莫七日而不變蓋與始事之日相衝故必變也相衝而變者天地常理也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而衝午故知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沮渠之時有老父投書國門曰源王三十年若七年三十者術家所云正衝也七者術家所云旬衝也是以涼臣曰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其不爾恐七年將有大變此

釋志

卷五

雜說

辛

亦以衝言也人之德亦有衝焉凡相反者皆是也七日不戒必有潛消密損者是以君子慎之凡妖孽之作皆由人心先有所忌則神明不寧凡形聲異常者皆足感動而使之震懼又或信道不篤猥以妖妄之言聞於室家以及里閭則鬼神之邪僻者必起爲禍崇以邀禱祀非妖能惑人自惑也禦之之法惟堅守正理不爲所動則妖自滅故張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晉人妖夢播說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童渡江晉之喜而吳之憂也謠不作於晉而作於吳平舒之神遺壁滴池乃水神自相告語是年有射魚之事安知非即其徵秦人惡始皇而附會祖龍遂成其識益信正氣無形與聲凡有形聲皆沴氣也以靜默待之

以正道臨之則帖然矣祈而禳之禍之招也左氏立教之書旁及神怪亦所以佐教化共太子見訓人君不可濫殺公子彭生立而啼訓人君不可宣淫伯有為厲訓世臣之家不可絕禋祀老人結草訓人子當從治命不從亂命也王子朝用珪於河河神不受則知違統背制鬼神不饗黃熊入夢臺駘為災則知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不可不時舉也諸如此類所以明理弼教不但志怪而於訓戒無取若于寶搜神也治世多生善人亂世多生奸人所以治世多壽考亂世多夭折戾氣所生自無久延之理如木之擁腫者生亦不茂也然壽考豈有常哉多行善狀斯免人道之患矣天折豈有常哉多行凶慝斯立巖牆之下矣命之所消不盡在天王者政教使然也天地

釋志

卷五

雜說

三

之間理與氣而已凡粹精者皆理也凡粗濁者皆氣也物所以為物氣浮理也人所以異物理勝氣也君子有三戒不使氣浮於理也君子有三畏欲理之勝乎氣也凡物有相從者有相合者相從者以情相從也昵就而親比也如一之於二三之於四也相合者以義相合也形雖隔絕義則感召如一之於六二之於七也生成之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在乎相合不在乎相從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雖與一相從不成生水之功彼各自有所生所成非為我也以此知生成之理重義不重情也居官亦然朋比猶相從也非其私昵不得與焉聯事猶相合也四海九州之人相須為用如左右手此亦一生六成之義也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於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為世世次

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遞遷以亂其名皆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公羊正繼體而發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此二義者皆以成再世之文非易兄弟為父子也說者惑之遂以閔為祖僖為禰不知公羊所云禰祖者即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不以世次言之若不書即位服喪三年之類皆當如子繼父之例非謂後君即以先君為父若兄弟子之繼伯父叔父也脫以先君為父高曾之名皆當易位又何以律夫晉簡文唐宣宗世次在祖父之列者乃父其從子與從孫也近於戲矣且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穀梁傳曰親之非父也尊之

釋志

卷五

雜說

三

非君也繼之如君父焉者受國焉爾曰非曰如其文亦著周人之禮雖世次遞遷而左昭右穆一成不易故兄弟相繼則為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為兩左兩右若以閔為祖是兄弟之間即為左右祖孫相承亦當即為左右而世次大紊矣祖禰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之說與何休之解皆未嘗誤後儒說之者誤也春秋仲嬰齊之義亦如是公羊傳曰孫以王父字為氏解之者曰是謂嬰齊當祖襄仲也考之公孫歸父乃襄仲長子與晉謀去三桓三桓惡而逐之立其弟嬰齊為襄仲後襄仲生而賜氏故春秋所書父曰仲遂子曰仲嬰齊何嘗以嬰齊祖襄仲也時又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何言乎疏之也叔肸之子乃文公之

孫於成公爲從父兄弟故稱公孫嬰齊襄仲之子乃莊公之孫於成公則再從祖也故稱氏而不稱公孫凡氏疏於公孫故曰子由父疏之也非以王父字爲氏之義也袁宏曰名教之作何爲者也準天地之性求諸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以此觀之子爲父孫之說名之不順教於何有甚不然矣然則公羊之義何爲乎言賜姓之典如是也如襄仲當稱公子其子當稱公孫其子之子不可稱公會孫也故以王父字爲氏嬰齊乃襄仲之子亦公孫也然襄仲生而賜氏不待其孫氏其祖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其常也生而賜氏其變也嬰齊既有氏矣安得不書其氏比於得請而後氏者乎何休之註亦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

釋志

卷五

雜說

書

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其說更明也魯有仲氏有仲孫氏有叔孫氏叔氏者叔肸之後仲氏者襄仲之後仲孫氏卽孟氏也孟氏者里巷相呼之稱仲孫氏者公家所賜之姓故書於經者曰仲孫氏傳則曰孟氏文王世子篇註云旄人教國子南夷之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是不然先王教人欲其明先聖之道習治平之業故已仕爲學則先職事所急未仕爲學則先志趣所向彼四夷之樂於志與事無取焉學士不以居業祭祀弗用也奚取大胥之擊節乎又云教以遠方之樂所以示輿圖無外異域咸賓將以奏諸宗廟而侈其盛也夫國子血氣未定志行未登不宜亟示侈大以蕩其心先王葵則卻之白雉則謝之昭盛德也卿士之適冑瞽宗上庠之重

地相與誇張輿圖羅致殊俗又若與西旅越裳之事自相悖矣所謂胥鼓南者周南召南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是詩日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可類推矣虞書云侯以明之必也更有觀德之方非觀邪正於貫的也羿逢蒙之技所向必中以此觀德殆不其然愚意侯以明之蓋榜其過行通衢與衆見之若射之張侯也蛇足之說雖出策士君子取此得止足之義焉凡策士所言有合道者聖賢不廢然策士必不可爲聖賢其居心非也蛇足之喻恐其失利非知止足也別規所利非能持滿也此其爲心去聖賢遠矣卜居必就肥美之地物產豐茂則地方有餘人之居之亦乘旺氣公劉度其夕陽觀其流泉是也卜葬者必擇不毛之地地力瘠薄畚鍤所不及萬世而下丘隴旣平無發掘

釋志

卷五

雜說

書

之憂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一事切於日用故並舉之漢人無通用之書一事自爲一類故考義詳而徵事確是非亦多得宜唐以後始通用諸書但取文義相近不復稽其原委故引証多不倫是非亦不合其誤皆始於通用也語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各自爲科不可轉移董子因春王正月之義而明任德不任刑之說因謂一爲元之義而明正本之說皆直舉本義何嘗假借他義哉今人以通用爲達正用爲固謬矣王道宜常盛者也則麟鳳亦非希有於世不可謂暫至突出而詭異之也信其爲常有則妖妄可破必欲指爲妖妄而行以偏激之詞恐益滋其惑夫此二物詩書春秋大義昭然韓氏歐陽氏一以爲不祥之物一以爲不識之獸但覺有激而云非明

察之指也苟常有之識獨具則矜偽之病都絕而王道愈明矣韓侂胄南園記楊萬里不肯作而陸游作之此文士與理學之別也人子為父母請文要當擇人操筆者應人之求亦當知道不得其人而屬以文不知道而受人為文以此志有道之士定蓋棺之是非能免怨恫乎

釋志

卷五

雜說

表

東坡先生
論學書卷之五
非木非石

釋志卷十五終

釋志卷十六

竟陵石莊胡承詒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兼採篇第五十八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正統之文所自始文中子曰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以正統立論之始前此習鑿齒著論廢魏矣謂魏既無德又未混一比於漢高不承楚懷則晉當嗣漢不當嗣魏此正統義例所由來非論正統也皇甫湜曰往之著書有帝元今之為錄皆閏晉然則正統有論其昉於唐乎文中子生周隋之末不忍天下無定主故做春秋為元經春秋之指尊王室元經之指明正統二書似同實則不同也春秋志存褒貶元經志存統系嚴褒貶者所以正行行事正則天下

釋志

卷末

兼採

十

治明統系者所以止僭亂僭亂止則生民安其治安之心一也而用有緩急之異尊王之指不待表於統系善惡既明則王道自尊王道尊而君位固矣正統之論似有裨於尊王然有既得之人有必不可奪之勢所云止僭亂者安在哉所以元經雖存而長於治人必不能比春秋故不甚表揚也正統所在遞有子奪五德之家以秦為閏位論者因之遂以秦為閏統凡後此不正不一者皆謂之閏此可疑者一也王通生河汾之間進始皇而黜齊梁唐人承隋氏之基隋受於周有周承於梁之說唐人襲用之故正東晉而閏元魏此可疑者二也朱子以三國無主舉蜀紹漢論雖近正其為不正不一則無異有云中山靖王後者昔賢論其難辨猶宋武之紹楚交南唐之引吳恪不得比光

武晉元帝也此可疑者三也故歐陽子曰正統有時而絕司馬公作書亦云正閏之際非所敢知夫正統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則無取偏安正則深惡僭竊故其為說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為一例居中夏為一例有道德為一例司馬公曰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統也夫不一固有定形不正亦有定論然而儒者無子奪之權安得取既有者奪之彼以不義得天下者雖奪之亦無所懲正者無以增其美閏者不能正其失善惡得失不在統系之中撥亂反正亦非游夏以下語言文字之事故正統之論可以不作也或有時而絕如歐陽子或置諸不言如司馬公其義始無敵也楊奐以歷代之統分為八例八例之中又各有常變其說彌紛其卻彌多然而

釋志

卷六

兼探

二

篡弒之人直奪其統不使在八例中義正法嚴亦不朽之見也 國家之禍莫大乎嫡庶不明因使儲位不定為人君者疑於弟幼而貴兄長而卑而無所決為人臣者惑於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而不敢爭此襄惠所以危而後定朝猛所以亂而兩棄也惟母后正位於內媵妾不敢上僭雖繼嗣起於微賤而先君之嬖莫非其嬖則先君之子莫非其子所以致元子之孝篤文母之愛也若名號假借嫡庶相軋不獨害及允嗣他日配享之典亦復紊亂所失不一端也東京以後國家不幸有故掖庭之內遂欲宰制神器於是貪立幼弱委事父兄一朝覆敗身犯霧露家嬰縲絏一禍也權歸異姓雖身為奧主亦莫能收二禍也即無二禍而造膝請問之事不得不屏政事鮮得宜矣必不能斥

絕宦官而出納王命皆歸貂璫矣漢之和熹可謂賢矣然大過有三後宮皇子皆夭歿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帝崩之日迎百日兒立之是與趙昭儀同惡一也久貪朝政惡聞復辟之言二也令出房闈養成宦官之勢三也故掖庭臨朝必非禮易之指宋武手詔所宜取法若唐中葉以後不置椒房或云先事慮患預遠牝雞之禍亦非知禮之論也 庶子為君所以祀其母者三傳之說不同公羊左氏皆云得同夫人之禮既同夫人之禮則入廟與世祀皆不殊嫡夫人矣獨穀梁之說不然謂當別立宮而以公子主其祭公子者公之母弟或先君之庶子也其祭享之事終其子之為君而止孫則止祭嫡祖母不祭庶祖母也此義出喪服記鄭氏之解但恐孝孫之情終不能禁則越禮

釋志

卷六

兼探

三

之愆反不可盡責不如左氏之義為得其平然廟有二后亦覺未安明有三太后之禮於奉先殿右別立奉慈殿大義私恩並行不悖吳文定公所定蓋用穀梁為其母築宮之義也至世宗時孝肅太后庶曾祖母也孝穆太后庶伯祖母也孝惠太后庶祖母也世宗皆祭之則子祭孫止之說亦未從也明制廟中配帝一后陵所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與陵祀不同三太后既不附廟又不附陵世宗疑之禮官請奉於陵殿其主但題皇后不書帝諡而奉慈之享罷矣不奉於廟而奉於陵無匹嫡之嫌有相從先君之義又不夷於諸嬪之中禮之變而得正者漢和帝行之矣厥後順帝因之可法不疑題曰皇后而無帝諡其名亦順也穀梁之義謂仲子惠公母不當於隱時祭之非譏立廟也

若胡氏以考宮為非禮則庶子為君更無祭其所生之地此議必不可從奚取法之正義之嚴乎定此制者故當以不附廟而附陵為正也 嗣君受顧命之禮古無可據之文見於經者僅有康王之事蘇氏謂君臣冕服非禮而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為據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節取他文以意通之非王家所據也冠禮之義通於受顧命是以文字之業為典禮之據豈其然乎夫喪服嗣寶位後世必不可行康王所用麻冕黼裳乃天子祭服尚與龍衰有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也故注云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爾時所用之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此必非倉卒所定或即古來相傳之服前此既無可考不如直以康王為據也

釋志

卷六

謙探

四

又謂不當吉服朝諸侯引叔向辭嘉服見新君之義夫天子見諸侯無答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記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然則大行之前非嗣子不可答拜也蓋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即位之禮代先君答拜者即為後之人所謂嗣子定位於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為君非謂初喪時遽以衰冕即尊位也傳咸曰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康王甫受顧命即朝諸侯或亦從禮之變然於是日親見獨為答拜不在大行殯次而答拜且對其臣稱名明乎其以喪禮見非尋常朝會之比以此思哀哀亦未忘且古今殊逸書缺有間安知非歷世相傳如是何所據而責以變服也叔向所辭乃列國之大夫欲以弔喪之餘遂見新

君近乎不敬是以辭之王朝初喪據之亦甚不倫學者勿承其誤也所當疑者古者嗣君即位在大行五日既殯後所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太保即以是日正康王之位蓋必有故胡氏所云一失機會恐萌窺伺之心者事或有之至云即位之禮嗣君不離哀次告廟臨羣臣皆以豕宰攝之則不可行也夫禮之變不得已而變者也其所習行必不可從從之則有亂故變其舊制以通之非棄舊也所以止亂也世代既久所云變者又成典故習行而無亂姑從所安可矣又欲變之恐人情震駭不軌者因生其心非以弭禍覺安社稷也惟必不可變者則執古義繩之如未踰年改元是謂有死君舍適嗣立愛子越豕孫議支庶是謂輕宗社皆倒置綱常亂在旦夕過此以往不得引

釋志

卷六

謙探

五

上古久遠之義變人情久安之法也惟諒闇之禮尚為可行不必如古者三年不言但樸素以居承祭而咸猶為古禮之可從者唐敬宗見弒江王為宦官所奉雖罪人已得尚未正位也宦官問其禮於韋處厚處厚對以詰朝用王教布告中外以討平內亂之事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此亦變之正也時勢至此安得不稍從其變而必稽考古制或云諒闇不言或云正棺兩楹亦不倫矣人君大漸之時舉朝之臣同聞顧命天下之公也後世受遺輔政不過數人人主之私也倉卒之際或引母后或引宗子或引動戚皆非長策惟百官總已以聽豕宰於義為長是以成王之崩大臣出令者羣臣將命者莫非平日舊職不以臨時易置使幸進微功之人乘變入其間

太子入自端門居憂翼室以示名器久定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人心晏然亂無由生唐太宗崩於離宮太子在側爾時猶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太子入京師其皇遽如此不若成王之鎮定矣若輔政之人別有拔擢移易同爲大臣有得有不得者其得者不可孤立無助必引氣類相近之人以相倚仗以相謀議其不得者勢不免疑懼而思所以自全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猜防互設必有奸邪起而乘之陰竊國命者矣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文景皆不置受遺之臣惟武帝欲立少子始命霍光行周公之事而燕王上官之變由此而生爭權相滅宣帝命蕭周受遺以爲經術之士可以決疑定難也而又參任史高以成內外相維之勢不思貴戚之人強力有餘學問不足賓客鮮克皆

釋志 卷六 兼探 六

有常尊長有定次有定者也母愛者子賢子愛者譽賢無定者也從其有定與之其無定者莫敢覬覦非分所以杜絕定策翼戴之萌也衛人立晉左氏美其得衆二傳皆惡其自立不與衆也齊小白入於齊以後事論則賢君也二傳皆許內之弗受不與賢也蓋主尊重利也有一人握其要衆心不得不從者何衆之可信有大勢所必趨衆口不容不譽者何賢之可據所衆所賢未必皆公論與同德也和熹所以召安楊素所以翊煬其事可觀矣公穀二儒先事立法截然以衛人立晉小白入齊與篡竊同議其慮深矣若宋高宗之立不必上有所承卽元祐太后聖書雖曰稟命亦衆情所爲也又不可以此二案相律正也凡定策翊戴莫非奸人爲之賢者處此順天人心之按牒系之次

釋志 卷六 兼探 七

賢子弟不能無欲皆與經術之士相抗衡者又且婦人宦寺從來與外戚相比婦寺邀寵必借譽動戚動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婦寺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此又經術士之敵仇也一庭之上兩家並立門戶塗徑從此遂分終於小人勝君子敗亦何益哉然此猶其小者至魏明帝參任懿爽而其事大敗矣方其始也私謂殺其事權以撓其勢豈知事權既均桀者偏重從而除其所忌有若振槁故文中子曰大臣均權而魏命隳矣亦有宮掖定位外庭不問羣小翼戴朝士不敢非至宋寧宗末命而亂極矣皆由先君私其親暱掖庭樹其黨援也故受遺輔政不宜偏授也 立君大事也春秋之義與義不與衆與正不與賢所云義且正者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貴

耶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其為天之文章也以其錯綜陰陽攬挈星辰是謂經緯天地也雲漢舊法首箕尾沒七星蓋以先天之卦始震而終坤故雲漢起東北沒西南以其麗天故亦從天象也僧一行曰雲漢積水當從陰義陰氣起西南盡東北故以天稷為首大辰為末正與舊法相反觀雲漢在中天之際常近北而遠南遠於後天乾坎之交不及巽維其為陰義明甚陰氣逆行宜先坤後震矣且以五月萌天稷而下土所見則在坤維坤維與五月皆陰所從始也若以箕尾為首則析木之津乃後天之艮維艮維非陰位也箕尾以四月昏見東方四月為正陽之月非陰候也以此言之一行之說長矣 置閏之法履端於始者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歷首蓋前此更無

釋志

卷末

兼探

八

餘分故以此日為始也舉正於中者舉月之中氣以正月也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閏月也歸餘於終者每月氣盈朔虛所有餘日積成一月則置為閏也氣者四時之氣也自立春交氣之刻至立夏交氣之刻得九十一日有奇九十者其正也一日有奇者其盈也合四時計之得五日有奇是為氣盈朔者日月之合朔也日周乎天月積而退二十九日有奇而會於日每月常不足半日合十二月計之亦五日有奇是為朔虛每歲之日不足三百六十之數盈虛皆其餘日也不及三歲所餘之日又足一月之數至五歲而再餘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秦時不問中氣皆閏九月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九月為終取左氏歸餘於終之義

劉元城從其說蓋春秋再書閏月皆繫冬餘似乎有據然與舉正於中不合故古今皆從舊法焉日月盈縮乃陽儀陰之之定理所云日遲月疾者非也且氣盈朔虛皆以月不及日故有盈虛之名若月行有餘不舉朔虛之名矣且陰陽之性無陰健於陽之理故以退處不及者為是速進有餘者為非也明太祖主右旋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星為的月居是星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月漸過而東欲以此徵右旋然而星隨天左旋月亦左旋而不及天故初夜在星西夜竟在星東天進而西月退而東其為東西因進退也何謂右旋乎蔡氏曰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法所由作也歲差之法互有疏密安能盡合乎天迨法甫合而天之差數

釋志

卷末

兼探

九

又遠矣觀甘石求歲星法與左氏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不合則差數可觀矣今欲得日度所在不當舍在天之次舍而稽在書之差法夫秋分昏中之星即冬至日躔也春分旦中之星亦冬至日躔也以月食之衝可以見日度所在於日食之月以前月廿七晨月與此月初三夕月推之亦可知日度所在要以交食不爽則日躔亦不爽也故歷家相傳堯時冬至在虛漢歷宿起牛初朱子陸象山時在斗比於堯時已差四分之一大統歷在箕九比於南宋則又差矣凡此差法不必盡在其書大率亦從考驗得之故蔡氏曰古不立差法隨時考驗有差即改以與天合其義固為長爾要之交食易測節候難詳則候氣失傳也候氣之法氣深管短則氣不入管氣淺管長則管不納氣氣與

管適相值而後氣動於下灰飛於上今日月交食可以如法推算而未嘗不應至於侯氣則周尺既亡京準亦失管之長短無所取裁與氣不相應也竊恐交食雖得而氣侯有差寒暑或爽其時而不能知觀春秋時疇人之業非不密也尚有一失閏再失閏者此後迺無失閏之事恐侯氣不傳自無以正置閏之失故寒暑雖覺小舛亦不知其然否也驗之於星而星之次舍亦移驗之於物而物之紛錯難辨獨有二至日景所當推測而占侯之官萃於京師恐有陰雲掩匿適值其時而不見者古者分方考驗正爲此也必也設測日之官於四方考二至出入與歷符否若有微差卽當就日景爲二至不當就算法爲二至矣 古有朝覲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三年一舉有車馬之美劍佩之

釋志

卷六

兼探

十

華足以觀才全德備者威儀可象焉雖曰文飾太平然非海宇方康物力殷盛不及此也天子於此訓上下之則正班爵之義明黜陟之典達幽隱之情雖車馬衣服上所賜下猶必將以謙遜委婉之詞爲之饗燕以示恭儉慈惠迨禮畢陛辭又繾綣不已若揚舟緇纒葵藿相傾而四岳羣牧爲之日覲欲以少接之然後詢察可詳禮意可盡也周之中葉朝覲禮廢論者謂禮教不明上下之等不肅冠履皆易位矣刑罰不一輕重出入行私民生日狹隘矣道德不同言僞行辟得志人心皆陷溺矣親民之官不近天子之光險誠淫放潛滋默長漸不可芟治皆由覲禮廢也是以後世列侯有至天子之都者非藏匿車馬以市名則貶損徒御以防患禮樂文章之盛後生不復見矣 古有三

朝之制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曰燕朝所以象天三垣正朝太微也外朝天市也內朝紫微也或曰巡守之朝象天市也漢制有中朝官有外朝官唐以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貢於承天門朔望則坐而視朝於太極殿常日則聽朝視事於兩儀殿宋制常朝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垂拱殿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常朝則奉天門是有正朝外朝而無內朝故王鑿請復內朝之制然後大臣起居有所侍從臺諫輪對有所百司請事有所人主裁決羣議大臣廷對參酌皆在其處不若外朝尊嚴羣臣悚慄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也此朝會之禮也朝廷之制主於嚴敬夫嚴且敬則情或不通先王制爲燕享所以

釋志

卷六

兼探

十一

通上下之情畫日三接接之以禮宵雅肆三樂之以樂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玉帛筐篚以生其光亦不必過隆也但稱其德斯賢者受之矣夫賢者不必以飲食幣帛爲悅然所以安其身盡其心未必不在於此蓋君子難近者也苟不由禮無由近君子而君子亦無得近於所尊故得其禮而後能安其身安其身而後能行其道是以一燕之頃君臣之間莫不相勉以禮義相慶以福祿相觀以威儀相示以大道相勗以謹慎相戒以傲慢無往而非道德之感焉豈惟無否隔之憂亦無流瀆之愆矣且燕享之禮有以知長治久安之道焉君臣一體福祿同之可不見兵革政治盡善愆伏不作民間物產衆多可備器利用人情安泰暇豫無皇遽迫促莫不樂於行禮亟於親賢故王者於此與

天下同其樂也不得已而用法整齊仕於朝者無不畏罪
憂譏不知有位為樂惟掩義冒昧之人偷安恃寵側身覲
顏於其間以恣取民間財利非國家之慶也 禮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注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又
名曰公禰據此則非謂所祧之遠祖乃入廟而祧遠祖之
新主也古者易檐改塗非廟廟而易之改之所改易者當
祧之一廟迎新祧主入居焉故謂新祧主為新祧廟主也
武王伐紂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即其義也軍中所載
或更作主或即用廟主則未可知觀禮文云當七廟五廟
無虛主則從更作為是又云無遷主者蓋不更作主則主
命耳以今度之主命尤是夫征伐之事慮有勝敗故欲就
先君虔卜焉巡守吉行也載主何為蓋天子一出而祖考

釋志

卷六

兼探

主

之靈皆離其次以相從於道路然則人主可慢遊乎載主
之禮亦所以節慢遊也 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
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為天下害泉府者
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
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
使無滯資之使無贖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
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
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
物買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尚
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
錢貨籠於諸路籠於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
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

督以重法不避賸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
之辨不可不知也 今之義倉非古也隋氏之法藏於當
社即以社司主之其出其入取於鄉黨故名曰義不知何
時而官吏攬為已有法斯敝矣朱子所用隋氏故法也若
以官吏主之民不得而有之矣况又以義為名而斂民以
實之是不義之尤者彼以嘉名不亦誣乎故義倉之法至
後世而可廢必欲行之一準隋氏之故藏於當社以社司
主之如曰當社不可藏則城郭亦不可藏如曰社司不可
任則官吏亦不可任矣昔晉國饑文公問於箕鄭對曰以
信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今以義倉斂
之以官吏司之民心皇皇懼官吏之自入也何信之有陸
象山更欲另置平糶一倉以代社倉之匱其說亦善可兼

釋志

卷六

兼探

主

取也 救荒之法有平昔豫備有臣主修省有臨事區畫
要歸於有司之才智其法亦無盡善無奇策足以濟艱斯
可矣所云平昔豫備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此古法也後世儲蓄少而豫備疏故陸子為
平糶之說萬家之邑有穀千斛在官迨其饑也千斛在市
米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以此摧富民閉
廩騰踊之計亦良法也所云臣主修省者記曰國家靡敝
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
常秣又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
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又曰君衣布摺本闕梁不租山澤
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又曰天子素服乘
素車食無樂又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此世所謂迂

閩而格天心致和氣未必非至理也所謂臨事區畫者其法有二一曰賦粟一曰賦粥賦粟之法有取諸大臣家以餼國人者有請於君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者有告糶鄰國者有喻富人義助者有或出帑或發倉廩出帑十一發倉十九者有請截留上供之漕者有興力役以養饑饉人者有糶石以上則閉不與以禁射利者要皆隨時制宜不可一法齊也席書賑法昔人稱其最善以爲專設粥則侵冒者少故所活居多死者無露齒耳大抵給發之有冒濫賦斂之有侵擾會集之有疾疫伺候之有廢誤雖三代不能無之要在有司公廉吏胥畏法使其利常歸於民不歸於公家之蠹與民間之桀則幸矣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

釋志

卷六

兼探

十四

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水旱之災無時無之若夫吁嗟而請雨徒市以自責伐鼓用牲於社於門要之皆具文爾亦無救於饑人也夫旱災之後毛澤已盡民所恃者水族之產與來歲之成爾胡不弛山澤之禁使被災之民知有其處移家而往就焉耕沮洳以種宿麥捕水族以給鮮食亦足當稼穡十二矣水災之後因水所決壞陂澤之障隨其所歸而宣道之蚌蛤魚蒲亦足救目前矣水去之後其田填淤所收必倍苟無失種畝數斛可必又來歲之益也是二法者不煩有司賑恤而民可自給救饑良法也其他若穀土之田不以供畜牧瀉鹵之區不以私

豪右遺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場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廢業占空游手徒食之人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詩曰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言王者爲成法示人使民就以謀生此又先災省而修備者也 漢有南北二軍北軍所以衛宮掖郎中令主之南軍所以衛京城衛尉主之高后之時呂祿以上將軍將北軍是后戚既爲將軍復行郎中令之事也呂產以相國將南軍是后戚既爲宰相復行衛尉之事也二軍皆屬呂氏勢之甚重者也北軍隸內臣內官呼之甚易外官則難南軍屬外臣外官調之差易太尉欲誅諸呂必用計先入北軍蓋既得北軍即不患南軍不從也張柬之謀誅二張先引李多祚楊元珍共謀二人皆羽林大將羽林者

釋志

卷六

兼探

十五

漢北軍也元宗定內難所資萬騎之力誅太平主亦先定北軍後收逆黨李輔國方橫請以羽林騎行微捕事李揆力言不可謂以內仗之兵充京城守衛則兵勢盡歸內臣忽有非常外官何以制之由是觀之內臣欲兼統外兵未嘗一日忘諸懷所賴宰相力言不可則計無由遂明世宗時李司馬承勛請以騰驤四衛禁軍隸兵部考選精數並如旗手等衛內臣力爭之世宗從承勛言宮掖之衛外臣亦可提調此制最善又過漢初矣 春秋所書作丘甲丘出一甲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以甲士三人統之是二十五人爲一甲也四丘爲三甲則一甲所出乃十有八人未及一甲之數故不曰丘甲而曰甸賦成公元年作丘甲先

儒未有定解胡安國曰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皆未可知三甸而增一乘者增車數也向者三甸出車三乘今則三甸而車四乘車增則徒亦增而每車七十五人之數未增也每乘而增一甲者增徒數也向者每乘七十五人今則每乘百人隨車之徒增三之一而千乘百乘之數未嘗增也總之向者一丘所出未及二十五人今則丘出二十五人矣故曰丘甲是增甸賦三分之一也杜氏直以為丘出甸賦而云四倍於舊所增過多恐不至此古者籍兵或多或少大抵皆從此法增減但古法先取游食之民而不輒及農家不獨周禮夫征里布為然即秦之成役先發贅婿賈人後以曾有市籍者後又以大父母父母曾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右今謂之虐政猶未嘗驅農

釋志 卷六 兼採 夫

人遠戍也故胡傳曰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車為主而足兵弛力薄征當以農夫為急增賦竭作不使末業獨免其說最善蓋言國有征發田賦之供已定無可增益倘有增益則取諸末業耳後世籍兵之法不行而戶口之法猶當本此行之往時故籍丁與糧為兩端有有糧之丁有無糧之丁糧以充稅丁以給役分而為二歷數百年不使合一者使力田與末作之人皆有事於公家其法亦善後之有司以為租之與庸同於取錢丁有死徙登耗難於檢括一切配入田賦使有田之人即供役之人立法非不便第恐奸巧之人以無丁之故詭易名字析戶口以避踐更紛多而不可窮詰又恐自此以後游手之民益眾力田之民益困倘有籍兵之事勢必獨問諸田疇而未作浮食

永無調發及之古者甸田竭作先王夫征里布之指全失之矣游民日多風俗日壞凡趣一時之利壞百年之制者皆非良法故胡氏深譏其非古也 古者兵出於農世臣大家舊有采地卒乘素具什伍相轄按籍而求之百乘之賦俄頃可得故易以倡亂周公遷殷民於洛使離故處卒乘易居部曲潛移且新舊錯置互相檢察形格勢禁雖欲動而不能所以杜反側之萌莫善於此授以田使有家授以事使資生又擇其賢者授以官使不絕仕進之路十餘年後少壯迭起以從王事盡泯新舊之迹無復高門降蓬之感皆所以全民生安王業故杜林以為挫強禦之方詘驕恣之節也然所徙之地家本土者恃其舊居陵侮浮客客居不堪其侮而疾視之徵發期會稍有不當吾民微見

釋志 卷六 兼採 夫

不服狼子野心即為扇動其間故周之盛時必選元老賢者臨之授以重任資其長策多士數篇駕馭之方也後世兵農異途無采地世爵無卒乘部曲雖有亡國之墟不必行徙民之令矣大抵徙民一事惟天下初定民居未安兵力尚強宿將猶在故奪其懷土之思而無敢不服屬有反側重兵臨之利劍馘之爾或既有倍逆之迹赦其駢戮寘諸他所感更生之恩亡去鄉之戚抑亦其次若夫承平既久民居已定兵力漸惰宿將僅存此時而欲徙民適足生亂故伍被倡言冀以煽眾石建為相妄議獲譴此不當徙而徙之患也漢末呼厨泉入朝魏王操留其部曲散處太原上黨之間厥後遂有五部之患則非所徙而徙之過也元魏以北邊六鎮地廣人稀徙中原強宗子弟實之號為

府戶役同廝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土族帳各居榮顯以致彼此顧瞻每相憤怨及胡后之時刻削日深人人思亂此既徙之後新舊異視之患也古者徙民之法先為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凡阡陌之界門戶之閉至於疾病昏姻死喪皆有經畫以安初徙之心又或發屋伐樹燔破背積以杜思鄉之志然皆不免驚動起怨咨滋浮言致生亂也至於徙兵尤為甚難葛榮石晉可鑒矣故胡傳甚言其非而曰春秋書遷國者皆垂戒詞也 所謂釋奠釋菜者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菜者蘋藻也其學官四時之祭皆名釋奠釋奠者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食飲酬酢之事也主於行禮非以報功故與他祭鬼神不同今釋菜之禮亡矣而釋奠尚存蓋因

釋志

卷六

兼探

九

隋唐以來著之為令有司春秋行事故得不廢也所謂先聖先師者禮記注曰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主學為其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先師不及先聖信斯言也則先聖之祭國不再舉歲事所及止於先師非通論也夫三代以前未有孔子先聖先師必有其人隋唐以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宋人作學記先聖先師未嘗詳辨歐陽氏云自孔子沒天下皆尊以為先聖又取門人高第者配焉為先師不知何時而以先師為孔子之恆稱洪武之元傳制遣官祭先師於國學是也張孚敬正祀典冠至聖於先師以稱孔子其號始定不可易也建安熊氏請以三皇五帝為道統之宗泉夔諸人為天子公卿之師式而祀於天子之學宋濂亦曰周立四代

之學學有先聖若舜禹湯文是也而以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其說亦可行但太學之外更立天子之學古無此據所以明世宗行其禮於文華殿不更立學也先師之祭必以上丁者聞諸友人曰取義於陰火也陰火者離象也文明之象也 養老之禮三代所同文王獨稱善以其不委有司使其子孫養之而授田於官極其親愛之心不憂物力之困法之最善者也故盛世之老養於有司者少民間自為養者多聖王養老之心施於適饌省醴猶少施於朝夕飲脯者多此周公制法所謂本文王而推廣之也漢武帝復高年子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此制在乎禮經所云九十者其家不事是也他時不行武帝行之可謂能復古矣 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

釋志

卷六

兼探

九

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眾賢所論以求眾心所同而後躋於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闢新經為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在人為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於其人蓋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楊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為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於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為失名節也夫言性惡宗異端短通喪附權奸以殺忠直進方書於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

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於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則有憾焉修之從祀相傳以漢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歡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且其持論與杜預同類若杜預可黜則修亦可黜也如修者師其直言於朝不當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於鄉未聞有藍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於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有功於後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 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也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

釋志

卷六

宰

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寧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也 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號之亡也尋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宣二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

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於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識文誤我則光武啟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於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與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睦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

釋志

卷六

宰

斃兩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唐制祖廟南向神主以西爲上故韓文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此其制業異乎神位東嚮之說矣朱子祠堂圖祀神主於北架世次以右爲尊蓋亦因乎唐制而楊奐猶非之以爲元之汴倉卽宋之大廟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牆卽古所云西南隅者又云杜祁公讀書室有石室在西壁寺僧以爲藏書龕奐曉之曰此家廟石室也然北架西上之制今亦不行久矣於此時而議及西壁又甚駭人則奐之說亦存而不論之列矣古之神位以東向爲尊蓋天之紫垣向東天下山川之勢自地絡而分北至巫閭南極閩海繚繞如周牆而泰山當其前若樹屏然亦東向也顧東向之制不行既久雖有典章不可爲據

猶夫土鼓蕢桴陶匏藁鞀皆不登於郊廟由此觀之祭法所載祀典與諸經多不同或亦諸儒各言所見謂之無稽則不可謂之有當則不合猶夫楊奐石室之類與 人之生也氣之所化初無性命賦於大虛之中人之死也與氣俱散更無魂魄留於冥漠之內猶夫東逝之波無復西旋之理其發於山下者別是生生之氣非復向時既往之氣循環而來果有沃焦尾閭之說也氣非魂也魂非魄也魄即異日所以為鬼也鬼歸地中陰為野土鬼亦盡矣神騰空虛無所馮依神亦散矣惟居處尊者氣盛氣盛則魂強奉養厚者精盛精盛則魄強與夫道德之士氣雖散而神未散精雖絕而神未絕所以皆能為神明也餘若懷憤而死

釋志

卷六

兼探

三

者精氣鬱勃當不至無所託正則亦為神明邪則必為厲鬼故祭祀之禮必兼報魂報魄兩端鬱鬱之氣達於淵泉以報魄也膏肓之氣達於牆屋以報魂也得其所報則魂魄有歸神明與厲鬼皆喜於有所歸既有所歸乃不為人禍無所謂求福也更有物怪者物不能為怪亦鬼神所馮也妖邪之氣徘徊空中不散觸於草木昆蟲之類則附而往馮焉得所馮則為厲矣不然則人心不正之氣有以取之蓋人心先有所忌故形聲之異常者感於心而為震懾心既震懾邪氣入而據之遂為厲鬼所馮所見莫非怪異他人不見此人獨見也 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王道大明作禍作福於已取之無所事於神道之不明理無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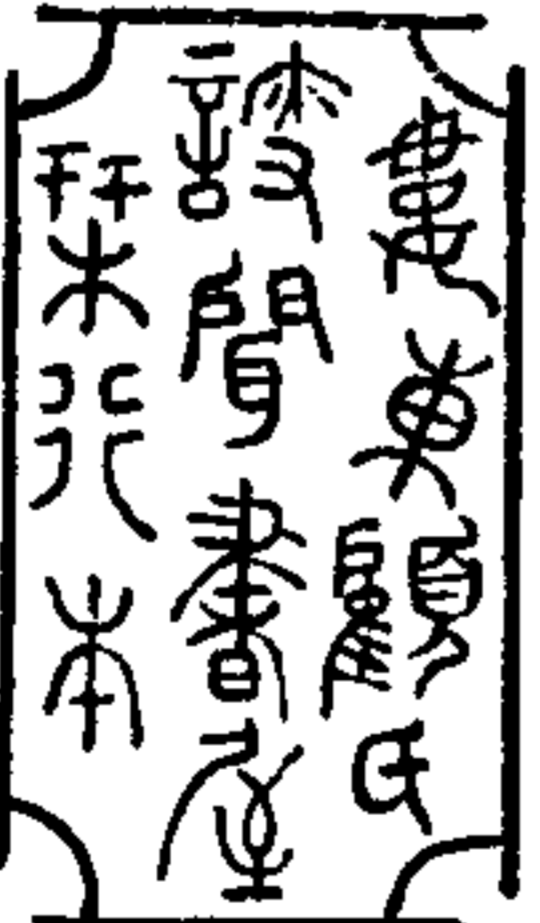
免意外之禍愚夫小民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稽首象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此何為者也遐想九黎亂德之世大都若此非堯舜明哲孰與絕其源乎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非無所據者也

釋志

卷六

兼探

三



釋志卷十六終

釋志卷十七

竟陵石莊胡承諾謹

太倉後學

尚論篇第五十九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之書亦云尚論古人揚子曰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概諸聖此尚論之旨也夫論人者治人也五常者治人之法則也易之三才書之九疇詩之治亂春秋之王法禮之物我兩盡皆以贊襄五常使成治人之功者也雖藏心難測品類千億性尚分流為否異適本乎五常參以六藝未有不得其平者何也人性皆同有不同者非性也人情皆一有不一者非情也故百世之下千古之上揆之而不爽命之而各當蓋至理所期古猶今也故是非成敗可以今之

釋志

卷七

尚論

情理決之今之所非古不獨是也今之所敗古不獨成也觀已可以知人觀今人可知古人其禮義性情未始有二也故持論之家力功而遺道尚知而輕仁者不可與論天下士也推其所得於人守其所得於己記人之善而忘其過道德功業備乎身而不伐動則優於權靜則存其正而後可論天下士也君子論世不敢有自我是非之意其於賢者不取一事偶合而取從入之正不獨凡事中道更美中心之誠蓋道德之士不求名譽常欲人悉其隱者其所樂者同也彼小人者因一法偶弛遂動於為惡緣一念既安遂果於作非然而奸雄之行不畏名義常恐人見其情者以其無所遁也知賢之為所以使人快於為善知不肖之為所以使人憚於為惡盡一士之顯微而後可盡天下

之才使萬類之動貞於一而後一世之情止乎禮也蓋君子求在我者辨是非邪正亦所以自為也欲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是以樂得其人而稱道之又以為處乎斯世常思接引偏才進偏才於道則賢士衆多而世運亦可轉移所以自修未已出而論人匪直今人兼論古人也尚論之法不可隆人子之美而抑損其父以實之不可隆人臣之美而抑損其君以實之不可亟稱一君子之美而抑損衆君子以形之至於論聖賢之事猶不可質以世俗之情彼聖賢所為中正之體也世俗之情陰私之體也度以中正無往不見聖賢所為皆人倫之至而於己亦甚有益度以陰私其視聖賢所為皆不甚有益於已用以快一朝之刻責而不顧其安苛論纖察及於聖賢則其所深信而篤好步趨而景仰者必將反乎其類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矣其他大賢以下平易近人不為畸異以非義干之則不受也若更責以柔諧則失之矣如臨如履小心過人以非道迫之則不畏也若更求其弘達則失之矣辨析義理極於毫芒以詞說求之若無能也若更觀諸堅白同異之察又失之矣進退之際逡巡遷延寧失無得寧後無先以求合乎出處之義斯為得之苟非其人則閉門稱疾與朝暮馳請皆養名之具也若徒信其偃蹇味其競尚又失之矣故盡人稱譽不足尚也盡人訾毀未可棄也必衷以五常參以六藝而後可語知人之事也不明禮義而欲進退古今是猶盲者而指岐路之別也能觀古今不求禮義是猶入深山大澤不覩山川險固風雲蒸蔚龍虎隱見而取諸一丘之

釋志

卷七

尚論

之

貉一曲之流也更有放言高論顛倒是非反道倍得而不可窮詰者亦有持論不衷好以刻取入異措諸詞說不知紕繆施諸行事跬步而躓者所云言僞而辨記醜而博其爲害也更甚於拘牽舊文沈溺俗學也孔氏之門差稱五伯然而春秋之法猶舉桓文以明義乃知後世之事皆可明先王之義故讀書者尋其大指有時節取一二語者取以証義非取以証不義也論人者觀其大節有時雜舉一二細行亦惟有助於義者舉之非拾其有害於義者毛舉之也更有天下大勢前代得失以數十年營綜約之作一事原委其論必不精細又將一事得失引之爲數十年治亂其說亦不親切皆無當於往事無益於後人也此尙論之指也古未有破一國都而遣偏師者楚之諸將遣沛公

釋志

卷七

尙論

三

入關此危事也豈策秦將持兩端於外秦臣竊國柄於內有隙可乘因而乘之耶不然則恐沛公之方張而故遠之也然沛公卒以此成功觀其毅然獨往無借助大軍之意其識力固勝任矣且認理甚真故可獨當一面入秦之初諸將或請殺子嬰者沛公直以屬吏所據者不殺降之義也義不在遠取諸固有之說而已趙衰論將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沛公不殺子嬰有德有義所以可爲大將而獨當一面也若袁術楊元感之流一辭大軍卽膽落矣焉能前進進而有勢卽膽粗矣焉能仗義然爾時爲沛公計者亦宜自爲一軍若久處懷王之側終當受其繫維爲無用人也光武請徇河北亦此意也爲天下所屬望者一言一動不可觸情任意書曰天命自

度詩曰帝度其心皆不觸情任意極其所欲者也沛公入秦張良樊噲之諫至哉言乎雖上帝臨汝不易其說矣沛公欣然從之自以其身納法度中束縛檢括曾不措意此豈常情所爲與詩書之指不甚相遠矣鴻門之免雖曰天命然人事亦有兩端可法初入關中不貪府庫完而致諸有司故守關備他盜之語似乎可信項羽雖聞守關而怒未必不以不私財物爲喜喜動於心則殺機解矣相見之頃詞卑屈而心至誠卑屈雖在臨時至誠信於平日羽與沛公共事日久其相信亦不在此時也帝王舉事不與人爭低昂但爭成敗爾小詐小貪平日爲人所忌一旦有難適自縛耳其計畫無復之矣慕容垂寧出亡於外而不除君側之惡此老成之見也蓋除惡於內害必及國身亦在

釋志

卷七

尙論

四

不可知之中出亡在外命雖懸於敵國而生理未絕未若本國見忌之深卽命之速也其子又欲掩襲鄴城垂復不可蓋失勢之人不宜履險斂藏蒲伏尋夷坦之途以安其身俟沴氣旣盡而徐爲之謀此遵時養晦藏器待用之機權也彼不忍小忿以覆宗國期死爲勇以邀大福者焉足語此其不先發也乃公子友如陳之智所謂內難則避之其不掩襲也鑒於晉之欒盈宋之華向也事理具在書傳惟英雄得而用之其不及此者見其成事以爲固然且以爲適然而莫之觀省則無所取益爾符堅喪師之日往奔垂軍垂之子弟皆勸卽取之垂亦不從以其兵屬堅此事最難然亦有定理蓋此時取堅必與秦人爲仇一軍之外莫非怨敵卽本部之人安能盡與垂同心乎他日事窮理

極拱手受之所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濟屯之中道也
豈但不忘舊恩耶垂不坑幽州不嗜殺人也不取符堅不
行不義也其言曰君子不怙亂不為福先蓋命世之人其
馭物者正大之情也道義之勇也舍此無可道也唐肅宗
靈武之事論者責其不俟父命比於篡立以當時事勢論
之明皇倦勤以後任使皆謬欲其驅策諸將糾合義旅則
明皇不如肅宗也蜀中地勢險阨無他道可以出奇整旅
而東崎嶇棧道既久將帥氣奪士卒形賴雖以諸葛神武
猶且無功靈武則地勢坦夷便於長驅且又近乎太原與
李郭相倚可以北擣范陽南收長安以地形言蜀中不如
靈武也且明皇西奔楊國忠猶在明皇必不能去國忠肅
宗亦無自去國忠之理天下知勇之士必不為國忠用國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忠所用必皆儉人以此共圖恢復其何日之有為唐宗社
計肅宗當辭明皇而北既辭明皇即不得不正位以號令
天下矣凡事之成功而大悖義理者不必深求疵瑕所
以廣任事之途也父子相繼正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書
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非頓絕桀紂也待其怙惡而後
去之晉惠帝之愚未若桀紂也衛瓘遠請易子而立弟更
張名分之次傷夷父子之情未可謂臣道之正也武帝父
子之親宮庭接見多矣容貌辭氣亦當素有覺察何必屏
絕宮臣微試以答事機智不密使奸人得施詐偽此一事
也君臣皆失且受命用歲之終探策得一之數蓋有天焉
非人所能為也司馬氏之惡稔矣天心安得無討乎豈無
辟王賴前哲以免為賢者言也祖考惡德子孫以面掩牀

聖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為也漢靈帝召蔡邕
對金商門將以求直言也而令曹節王甫受其詞邕之所
言大抵攻斥宦官故宦官造作飛條邕遂髡削遠徙此何
為者也唐文宗既與宋申錫成謀惟宦官是去宦官惡申
錫誅以謀立漳王文宗不能庇申錫且真有憾於漳王此
何為者也既思洗元和宿恥引諸儒對策劉蕡之直考官
不敢取固也李邵請回所授以旌蕡直帝亦不納此何為
者也宋神宗之初方以財用不足命其臣置局看詳裁減
國用講修錢穀之法未幾聽王韶言復圖開邊以不足之
形為有餘之事此何為者也蓋數君之心病在多欲多欲
則執理不定見事不精慮事不周記事不悉或前後自相
矛盾或彼此互相防害皆不能盡知也所以大業之世內

釋志

卷七

尚論

六

史宣敕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亦數君之類也夫君宜
法天者也天之所以為天者生生之意廣大流通成始成
終而無息其滂沛沾暨也若龍之興雲為雨其堅實完固
也若山附於地百穀草木麗乎土也人君之德內外終始
一發並至稍有滲漏即成大罅惟自少至老皆從事於學
如說命所云即無以上數君之事矣項羽匹夫之雄不知
治道微時之亂而為盟主以為天下之大可戰勝服也百
姓之心可誅殺定也豈知戰彌勝而敵國愈堅殺彌多而
百姓愈叛何也以其舍仁義而誇斬將之雄知其不能靜
亂安民是以敢於不服或鬻其城或披其軍逃遁轉徙以
待耆定之人也且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無賢君主持斯世
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奚取卜過其歷

乎又經秦人之亂天下皆趨詐讓二世子嬰之末思一變其故俗不可得也項羽乘之不掃地而求更新焉又將以力征爲事不敗於西而敗於東自然之勢也李密頗識故事與羽不同而其敗亦復不異何也密之舉事欲自帝者也一旦受詔討賊與其始謀頓異凡事至中途而易始謀者卽敗局也化及負罪天下其人又庸劣除之無當取天下之數存之不足樹天下之敵而用兵於此戰雖勝而力敵亦敗局也密始爲元感畫策勸以跳取關中及身舉事亦復徘徊鞏洛不能西上爲人謀則明白爲謀則暗亦敗局也密豈不知而計出此蓋欲立功於採囊可取之化及以悅隋主之心而爲柄政之階然後弑逆之事可在掌握以草澤而兼權奸之局是厖雜也凡舉事而計畫厖雜者

釋志

卷七

尙論

七

亦敗局也總之密之爲人文中子決之詳矣可以造亂不可定亂終爲人所蘊醢其胸中絕無仁義與項羽同也易之爲卦有屯有解屯者人道所以幹旋解者天地所以休息也屯而不解生人幾盡解而猶屯大業未終二者皆不可不思其道也初起之時必無保萬全而坐致天下之理凡奔趨形勢摧陷營壘畢命戰陣皆履險以求濟也天下

調變與爲經營有培克者投諸魑魅魍魎以懲無良則天下自不能離無俟誅殺以威之宿兵以防之光武所以止臧宮馬武之請而發剛柔強弱之論此得解難之道者也若夫蕩平之業未終偷安之念已及疏謀臣猛將而近甘言卑詞必也餘孽不盡伏莽又生唐肅宗所以有不歸之版圖也微時之激奮其雄武遂謂力征可定華夷尺劍橫絕四方必也民庶膏野草地脈絕阡塹天下已潰而上弗知秦始皇所以有不蒙業之後嗣也夫以桓公之賢主盟諸夏其所施爲聖人因以明義至其末年勤王之誠替於內震矜之容見於外故春秋所書動與危機相觸矣君子輔相大有爲之君成不世出之業其於濟屯解難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哀姜有罪於魯齊桓公召而殺之此伯討

釋志

卷七

尙論

八

也當時齊強魯弱齊女有罪魯君臣畏大國之威顧君母之分必疑畏而不敢討是使婦人仗父母家之勢而爲害於夫家父母之家又恃強大而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仗義誅之是也左氏則曰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蓋當使夫家討之不當俟父母家討之若必俟諸父母家必有阻難其事避諱其跡者臣子之義有所不伸矣文姜見討於齊故發不俟父母家之義以明其正非謂齊不當討也經文書氏去姜見其絕於姜也義絕於姜則討不當在姜而在魯矣此左氏義也魯人請其喪歸葬春秋亦諱其見殺使若以疾薨者蓋既正其法故不當絕其禮所以從厚也固大國之好以結鄰盡臣子之道以廣恩故注春秋者美魯之斯舉也石碯論教子之法載在左氏

古今名言也胡氏論子猛子朝發明嫡庶兩棄之論亦古今名言也申生之事或勸之爲吳太伯及皋落之役在事謀臣復以此說進蓋謂申生及此時而逃則君父免斥殺之名國內無再世之亂社稷無幾亡之憂於義亦無不可左氏備載其說以訓人君之子遭異母之難棄其所居之位遠適異國猶孝慈兩全之良法觀事定之後猶以陷父不義不得爲孝其謚曰恭則當時從權出亡不爲棄禮也然大杖則逃亦有難爲者惟有懇辭儲位杜門謝客敬共朝夕以終天年遵老氏之格言推以與人釋尚書之微旨夔夔齋栗此外鮮餘事焉則猶可免也漢東海王彊斯足法矣楚共王埋璧之事昭彰國人耳目欲作亂者緣此以生禍心陳哀公以寵子屬貴臣所屬又不令是教之殺適

釋志

卷七

尚論

九

也漢武帝既定儲位而名號寵幸假借非常故小人瞞其微宮庭之禍從此發端皆君父之過也然漢武諸子皆不延天命所歸又在冢嫡之裔亦可破人君溺愛之私矣晉獻公惡申生里克知不能救而欲中立其間宋左師畏太子痤與讒人比而實其叛跡此非直二君之過乃二臣實爲之蓋驪姬之惡非獻公所能杜絕然有大臣摘發未必不殺其勢伊戾傾巧非宋公所能照灼然無大臣主持亦不敢遂其謀觀張九齡在朝太子終無事一朝去位而太子危李泌以身許太子保其無虞後泌雖去太子亦安則知晉宋二子之死非二君殺之二臣殺之也君子責人以義則舍輕以崇重引人以義則卽輕以明重若責人不平其心引人不當其類於人我兩無益也臧文仲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何以相傳皆曰聖人向成有陷太子事何以相傳皆曰賢者豈非交遊之廣立言之長是以翕然稱之要皆舍重而取輕也夫有生之類皆有輕重輕重之辨非大儒不能定君子所以貴明理勿輕言是非也胡氏曰譖言之行必有嬖妾配適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此亦責向成之指也叔孫穆子賢者也父子之間讒人爲之蒙蔽因而相殺至死不悟豈禍福有數必如下人言乎抑人事向未當乎觀叔孫處二子之事皆失諸過躁亦失諸過疏君子事無大小皆當舒徐與細密也且不信理而信夢尤通人之蔽庚宗婦人始不以正終成大尤亦漁色之戒也凡嗜欲之主意所欲爲莫或阻撓者恐其更爲禍胎而

釋志

卷七

尚論

十

牀第之間爲尤劇雖成子姓他日未知其亢宗與其丹族與皆始事所不暇慮然亦後事所必至也孟任入宮不正子般不能有國國內再弑幾於中絕非庚宗之類乎亂賊敢行暴虐必先試於親貴而後及尊上戾太子不斬江充則豎牛之事江充優爲之莽何羅之難不在五柞而在京室雖有稔侯恐不在周衛之內矣危哉漢武亦處事過躁慮事過疏也若石季龍父子乃鴟梟並在一室非復人道君子不當置論也 伍員諫越人行成而引少康過戈之事非其倫也澆叛臣也少康共主也共主行誅叛臣因而殄絕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與吳越敵國不同員引爲去惡不盡之戒誤矣且計勝敗之迹味逆順之理非惟擬人不倫亦恐學問駁雜施諸行事動多隔闕不能揆度天

下大勢也若其處父兄之仇論者猶有取焉父子天性也君臣義合也先儒科量至理必以忠孝並稱以天性之重降而齊於義合之輕教人父子之義不敵君臣也員知爲臣無仇君之理而鄰國有相救之義故借恤鄰之義以報父兄之仇聊追失禮於宗國至於鞭尸處宮無不可爲乃知向者審於出師恐不克而不禮於吳非畏義而盡禮於楚也總之員者俠烈之雄卽不避鴟夷亦功名之士惜志之不遂而不有其身非龍逢比干以身信道者也 鄭厲公初定禍亂備樂以饗天子原伯謂哀樂失時必將有咎何也子頹雖曰叛臣親則王叔父也天子刑其宗族當有痛悼之意誅之可也快之非也在事諸臣義在分憂亦不宜快意受其賞可也歌舞以樂其事非也此理甚明以情

釋志

卷七

十一

欲之熾而味情欲之熾精爽之弛也是以知其有咎也君子所以慎守其禮謹持其情也 楚懷王爲秦所留其太子又質於齊國內無君羣臣有欲立庶子者此亂亡之幾也若果行此則國內先亂外寇因之袁紹之子是也楚之社稷猶存賴昭雖力止此事也 趙王遣相如入秦非惟護璧亦以觀其才也以愛璧而失大國權賢主不爲謂奉璧卽可紓禍謀士亦不以爲然也惟得義勇兼全之人奉命而使俾大國氣折不至生心啟疆則所將者璧所以伐謀者非璧也戰國之時所重不在義理而在智略與氣俠故唐睢挺劍秦王色撓毛遂叱楚合從立決時之所重功成而國安賢哲之名歸焉矣相如之才又在唐睢毛遂以上秦王安能不氣折乎但知完璧爲奇節而無遠謀其中

亦淺膚以論天下事矣魏文帝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鬪鳴長鳴雞於吳羣臣欲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倩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爾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此日之吳未必弱於當時之趙也文帝所求不異乎連城璧也吳不惜諸物趙豈吝一璧固知當時所爭有大於完璧者是以知趙有深謀也 穰苴斬莊賈誦說可聽以理論之焉有人臣一旦握兵輒斬其主之幸臣而不奏請者乎孫武斬無罪婦人以試其術是齊文宣之狂暴也人臣行之豈曰無罪夫古猶今也可行不可行其義一也太史公好奇是以載之左氏載景公闔廬事詳矣此二事者削而不錄益信左氏爲立教之書史遷有好奇之

釋志

卷七

十一

過也嘗疑穰苴孫武姓名皆不見左傳而二人者皆有書且盛行於後世左氏好詳兵法魚麗鵠皆不見遺二人之書豈有一語弗及者乎蓋孫武既死百餘年乃有孫臏臏武子孫也太史公謂臏破魏軍顯名天下世故傳其兵法則今所傳孫子當是臏書或臏自云受諸祖父故著武名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大司馬九伐之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知左氏之時此二書皆未出故無從錄之書既出於後世未免多所附會不必皆當時之事凡戰國文多此類讀書者所重不在此故從來未嘗置辨然專斬斷戮無罪二事尚不可不辨云 馮異初定關中豪傑降附者渠帥遣詣京師餘眾散歸本業庸人論之必謂懸軍深入宜借土人爲衛不知此輩未離本

士雖曰歸附實難信服難駕馭不如散者散遣者遣使有所歸而大將之心專用防敵不必用諸部曲之間也若此屬不散不有野心難伏之憂且有狂妄推戴之變又恐兵多勢重或生人主之疑其患愈不可言矣後果有上章言異專制者光武不疑以其素所自處可相信也君臣之間事事謹敕杜絕嫌疑以防患生意外變在理中豈過計哉李邑欲壞班超之功章帝知其情命邑受超節度又詔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蓋不同心之人留之旁側終必僨事不如遣之遠去既以德量潛服其心又足平士大夫之憾人主亦喜其不擅專於境外是三善也若快心於一時其人積憾愈深勢必思求一逞舉朝知其以報怨之故求逞於士大夫將有戟手而佐鬪者人主之眷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一旦移易即不可解是三害也一舉而三善備三害去班超得之矣鄧艾入蜀承制拜後主以官此用鄧禹故事非專擅也平蜀之後更欲圖吳請厚待劉禪以致孫休以董卓塢爲禪宮舍然後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其策非不善其意非不忠然以事理論之國家莫大之功何必一人所爲功成身退未盡之事屬諸後起不謂從事失時也且破一國都殺人多矣一事已成又欲再試造物所忌宜艾功未賞害遂及也太宗平內難所與謀者皆秦府之士也未決之頃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勣勣亦辭二公大臣也不可有所偏私辭之者是也太宗更以是重之然未審二公聞言之後義當秘其事乎抑當微言高祖之前乎則史家所未著論古今之案亦未有此比也苗劉之亂大臣大將

皆在外逆寇發於內幽繫人主而挾之以爲質此時致討之計緩則懼其勢張急又懼有他變張浚用說士爲線索書札往來或正論折之或權詞糜之外之形勢既成內之黨與自削日復一日爲逆臣者曠戾之氣竭恐懼之心生復辟之舉使彼自發其端然後乘輿不驚宮闈晏如不過二十餘日而反正始終完善無一損傷温嶠之功不若此之不勞力矣朱勝非於王導器量不及端方亦不及然危難之中實賴以濟如請臣僚獨對即在二兇得志之頃所以相視而不疑然此事轉關之機全在於此倉卒之間所見甚捷若遲之一日不可行矣當彼之時欲更求一人易之不可得也總之濟一時之功須一時之士論才不可不宏也夾谷之會孔子適相非能用孔子也蓋知會同甚難

釋志

卷七

尚論

四

恐有衷甲之變臣節不恭恐來大國之討是以三卿縮衽不前使孔子當之也夫萊人登於壇優施笑於幕他人處此苟非奮曹沫之劍則必裂相如之背否則憚於生事害成而隱忍之矣孔子從容閒定以正詞折之常法斷之聖人服禮之安養氣之定順禮之言威於三軍秉義之誅等於天討非常賢所及也凡事當前而不能爲者氣不足也氣也者道義所生也道義足於中遇事有擔當能廓除即所謂氣也君子有及物之學焉有行義之學焉及物者推已所有以與人也晉之臣讓功漢之君讓善亦足當之矣行義者道所當爲亦欲天下共爲之不獨在我也以我之有餘益彼之不足所欲損者潛消而默釋所欲益者過化而存神孔子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此不言之化

不怒之威也孔子所處之時易所云小過也時當小過聖人以小事為端道達陽氣俾其滋長日盛則大事無不可為夾谷會聖人之小事也然則墮三都非大事乎日以爲東周視墮三都亦小事也若三都果墮則陽氣方長乃復與臨之象非小過之象聖人因時有爲又別有妙用矣君子以道爲用舍非其身之謂也賈生所言舉行於他年以道觀之仍遇合也遷斥之感有道不行而身後之事不克前知是以若彼戚戚也然以理論將相皆有功之臣天子改容而禮者也新進少年事事改絃自造豈能久立朝廷爲賈生者拾遺補闕隨事敷陳聽去取於人主讓善而勿伐羣處而不爭不宜一旦舉朝政而更之如當時所云也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生其不免於浚恆乎夫遇合之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際蓋有道焉聖王治天下有所不聞不見蓋自屏聰明以從天下公理也爵祿人所同好貧賤士所共恥人主於此常恐以私意偏見求逞於下其臣亦以曲學詭遇取必於上則遇合之迹雖洽而遇合之理則乖是以爵賞由己而不敢自用之時以侯司馬之論定屏棄由己而有不欲盡施之時無求備而赦小過所謂秉公理以御下使人由而不知也是以天下之人爵祿顯榮在乎不可必得之中然後孜孜爲善求當人主所好若執左契而取給則怠心生矣淪落屏棄不可智巧營求免也而可懋勉奮勵免焉故亦孜孜爲善求免意外斥逐若限以必不可得之數則不肖之心又生矣此昔之君子所以雖有不遇之時而好修不已也上之人以不肯自用者鼓舞其下下之人以不

可必得者逢迎其上故遇合之事失之者不可怨得之者不足矜一歸於天下之公理焉故不舍道求人其窮也固宜然非所謂窮也可通之道自在也非有求於人也而治天下之道在焉天下後世用其道以致治則皆通之日也賈生之言主父偃以安社稷此以公理爲遇合而非一人窮通之私見也然則賈生之戚戚猶存乎一身之私而非達乎遇合之公理也周亞夫爲將確守便宜細柳之嚴整猶昌邑之堅定也以此見稱文帝卽以此得罪孝王亞夫執節未變文景之時則異矣時者聖賢之所無如何者也故君子匡時之念切於謀身以爲時苟不康雖一身之賢智不克自濟而況富貴乎石曼姑率師圍戚公羊之說與孔門不合未必有當衛事然其理亦有可用故雋不疑據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之以斷僞太子適合其意當時皆自謂不及也蓋古人之書有道有節全體可法者道也一事可從者節也全體可法則變化亦在其中一事可從則機會不失其時孔門之論道之全體也雋不疑之斷事之一節也審此可以明引經斷事之法矣後世專尚律令而引經之學無聞然不可不識其義也識其義而後事之變者可與權也勢之所在功名之士爭趨之賢者則以禮進以義止確乎不改者非時勢所能移也子順知天下大勢在秦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矣然以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龔翊爲金川門卒觀文皇之入而慟哭後爲撫臣薦不起曰吾仕亦無害於義但負往日城門一哭耳君子堅持一義雖人所不知猶貫終始而不易所以爲致一之學也學問不出於

一致者一時慷慨激烈之氣輒欲高自標置未幾時易勢遷必身達安危身擇去就鮮不以知幾爲哲而大節所在不能保其初終疇昔之怵懍若更出一人矣故君子不貴知幾而貴致一也東京之末士大夫學術所尙略有三端鄙夷人主之爵祿詆訾當世之權要標榜一代之賢哲要之皆偏激也惟陳太丘最善史稱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論賢哲者須識其道德仁義之備可爲脩己安人之本若但隨事無過不過善俗之人不能砥柱一世復不嬰其禍也夫性者萬物所共不倚於一物我亦萬物之一耳故不可有我也盡性者無我故人與物皆在其中以吾此身放置天地萬物中欲然不求過人雖無甚高之行矜私之累則已盡矣太丘力去私己之病是以人物皆

釋志

卷七

尙論

七

盡不啻求免於亂世也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所以過人者務實而已矣躬行既實則論說亦實自治既實則取人亦實以此爲治上位下位皆有可紀之功以此入德或偏或全皆無影響之病履履間皆得其任遂有破敵之略其所務者實也凡自立意見強天下事就之未免大言無當必也委曲揣量天下事而衷諸義理如賈誼知諸侯太重卽當披分而少其力陸贄知關中太輕卽防一朝變起於內此皆先事而籌有如指掌故可貴也能用其言卽弭大難尤可貴也陳亮辨則雄矣所言利害多不合如云河洛之區將有起而承天運者後來繼金源而起者不自中土也又云荆襄有可乘之勢厥後荆襄之守非不固也朝廷竟不能遣一旅拔而出之況北面圖大舉乎酌古諸篇推倒

智勇則有之措諸施行則未也苟不堪措諸施行奚取推倒智勇乎從來兩軍相當賢智共事僅止於其所爲不能盡如後人所云者非才智有限也或限天意或限時勢僅能如彼不克如此亦無如之何也若於事後觀之但見有所未盡不見當時之已盡也以爲有所未安不及當時所由以安也又從而揣摩之指畫之夫當時情事愈遠則所區畫益謬不如直以當時區畫爲據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此論事之準也微子之去箕子道之經二賢審度是以無過而孔子仁之蔡氏曰微子未嘗先牧野而奔周也徵諸左氏逢伯之言則甲子之後始納降爾其所謂先去者去位而遜荒非去國而卽仇也殷之三仁其死生去就皆以天下國家爲念而不存乎一身更相勸勉以求台

釋志

卷七

尙論

七

義較然不欺其志故孔子仁之趙盾弑君非親弑也反不討賊是與聞乎故也聖人於盾書弑所以明忠臣之至疏曰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爲將來之遠防也此義甚明又何必直云弑出於盾如歐陽子之論乎弑君之賊不可復見義之正也盾所以復見者後事在國所係甚大不容不見是以六年侵陳之師猶復及之公子遂殺子赤而書不絕於宣世亦其義也所云賊不復見者謂若羽父不書卒慶父不書討或屏棄而不用或速死而自泯也盾之見書亦有二義或惡其專國再世而不釋權是以斥言其惡或嘉其改過自新翊戴後君而無二心皆未可知也亦不得徑云盾之無罪是以復見也以此觀之盾之罪必不可削而幹國之績有關社稷不容沒於史冊

兼此二義庶得其平焉爾聖人作經於人之有勢力者不崇大其勢力之事必折以道義詞逆而意順者著其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一事而順逆具焉者一以彰其順一以著其逆不相質也不相掩也皆以大順之道陰折倍逆之心過絕倍逆之事爭之於顯不若折之於微誅於事後不若絕於事前也若春秋之書趙盾是也張良不欲高祖立六國之後而固陵之謀請捐天下之半與三臣非前後相戾也爾時六國子孫皆庸人爾假以重勢不能自用反爲人所用故六國之後必不可立若三臣者皆當時奇才天下未定資其兵力資其權略可成大功事定之後必能識禮義知時勢可以思禮法度駕馭也然三臣皆無善終居功非其道也性本凶恣謀多權變屈伏一人之下而

釋志 卷七 尚論 九

非心所安往往不服之情見諸言行人主亦有意防之上下相伺是以鮮能善終也兩漢之時吳芮竇融以誠免者也其人尙禮誼而親儒術尙禮誼則尊卑之分明親儒術則姦俠之人遠以此見信人主其恩益固馬援李靖以智免者也馬援平越之後謂其客曰吾以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以爲匈奴烏桓尙擾北邊自請擊之既卻烏桓復聞五溪之亂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謂伏波老當益壯固宿昔所懷也寧知武臣自託人主固在茲乎李靖旣擒頡利因乞骸骨太宗許之俾成一代之美及土谷渾寇邊靖復請行非惡廢而思復進也請以身衛國也兵權方盛亟舍之而去安閒旣久更欲盡力邊陲皆所以弭譏間也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文武異情初終異勢安

危異置賢者居寵思懼知者知幾預圖不可謂無其道也韓信破齊而王其地布越期固陵而不至與援之語客靖之請老異矣高帝自將遠征信以徹侯居京師徵兵梁淮南而有不至者與請行異矣司馬公曰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韓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參觀古人禍福成敗有不爽者人臣所當講求也人臣事君者也亦君所恃以立國故選擇賢德而登諸朝量其才能而任以事推以腹心而無猜嫌優以禮義而不褻易專其任使而不恡惜厲其節操養其廉恥而不沮喪皆以重股肱之託維國家之勢也爲大臣者亦當謹身克己表儀朝端之上使事行可法不可援引親比招致佞諛環列君側分據要途也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不可事事自用言言自高見尋常功名遂以爲不朽之業使方正難近諂諛日親也不可惡在下者不從吾意而力攻取勝生事造端反天地之性干陰陽之和治名而不治實澆淳散樸以僞先天下也不可接近浮薄淡刻之士聽其論議以刑辟整齊天下室隙蹈瑕鞠人以罪國無善士家無完行也不可以王道爲迂闊求目前近功尙智輕仁使學術士心日就卑薄以小事掩大害使人君撤大害之備以防細微而潛潰其國也不可更張無漸使專擅之迹見於詞氣制事在下取必於上而違無成有終之義論者藉藉毀謗遂作也不可處具瞻之地爲宦官宮妾之行構巧詞進諂容以患失之心與大兵大獄顛倒天下大勢以彌縫愈尤也不可以美官誘匪人使進異說亂國是受怨

受謗曾無改過之心但欲與世無撓全其倚愛也不可魁
柄上竊服食上僭雖有貂蟬盈坐皆非其人朝廷勢輕奸
宄窺覲乘閒而起也不可惑於異端以教人則壞俗以自
為則畔道獲譴而退不宜祈福祐於鬼神問休咎於術士
恐致左道之謗則不可解說也人臣事君既已謀帷幄成
元功稱佐命此時乞身引退超然權勢之外雖詆訶聞醉
尉亦姑受之雖埋椎及先壘亦痛忍之所以保身庇宗也
權勢是競遇事便發所行無非禍機所見無非罪狀吾得
三人焉大臣與太子連姻一危也大臣監愛子軍二危也
二危者高頴皆有之然則為頴者雖欲不危不可得也郭
崇韜大功已就羣小交與聽故人子弟之語設多端自為
地卒至據勢益久禍機益深向所自樹即以自戕安重誨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矜功恃寵威福自由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
繫所生至於四方騷動師旅並興臣主俱傷焉此三人者
非惟禍止一身蓋亦垂戒千古皆不退之患也論荀彧者
多矣溫公所持甚平謂其有管仲之功而能死漢室其仁
復居仲先也愚觀彧之為人懷濟世之略不得不假手曹
氏以大施於天下學已行矣功亦偉矣不肯與人為亂雖
素與共功者一旦等諸仇讎力不可為則以死請非操能
殺彧或自求死也以功業達學問以死生明天性挈天下
與人俾所學見諸行事而終之一死謂之宿有成謀可謂
之臨事改過亦可要皆君子之行也值世路紛擾之際功
名盛大者不死於邀非望之福則備物寵錫以光泉壤或
不死此二事而以飲藥終量已知時撫心蹈義信乎為求

仁得仁也文中子曰死以明道何譏切之有焉亦溫公之
義也溫公責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
已沒之後則荀彧之圭已玷於其身未死之前而不能復
全於已死之後也要之論彧者當以荀息為比也孔融之
死史家敘述甚可疑意其忤操當不在語言文字之間史
家直以偏宕目之竊意疏狂之士曹氏嫉之未必若彼其
深禍甚酷而名愈章必有其故世已亂矣改玉改步之際
無有言融死之故者以意會之當不在荀息孔父之後也
路粹之疏立言甚巧蓋亦其黨裁定一語不涉朝廷之事
其意欲使忠憤之迹不見於後則專殺之議不及於操不
知此種隱情後人瞭若目擊何則曹操非黃祖之流豈肯
以偏宕小過言語微愆殺一代人傑乎宜范氏直抉其心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以孔父正色目之也章甫逢掖之士立於朝廷使亂臣賊
子有所畏憚而不敢致禍於其君即此人之功也身雖不
終義所照灼猶使千載之下凜然如在感動後代忠義之
心亦此人之功也先君而死既死而君不獨存則知未死
之前皆賴其扞禦亦此人之功也自公羊論孔父後更無
持議及此者不惟世無此人兼亦人鮮此好故范氏此論
獨覺義之長也嵇康許允鄭小同之死皆然也君子生於
亂世有必避之地有必避之人荀文若不居潁川必避之
地也許子將不見曹操必避之人也所以蔽身之固也陳
蕃仕於桓靈驅馳險阨中與刑人腐夫共事同朝彼非不
能決情志明去就也以為君側之惡人不可不誅又謂舉
朝之臣汎汎東西莫適任患又謂漢之社稷不去宦官必

無長久之理已之軀命必不與諸奄共存奄不殺蕃蕃卽誅奄無二念也一旦竇武秉政自以爲萬世一遇功在漏刻詎意天不悔禍將成復敗乎知其事之不就猶以身先羣士突刃犯難至於無生之頃而後始忘天下其視解組挂冠知幾遠禍不啻鄙夫之言也忠於亂世自古爲難張華知中台星拆而不去位或時事已傾雖去亦不免也聞劉卞之說而拒之可乎不可乎華儒者也守經術而怯鋒刃以爲彌縫弱帝驕后間稍殺其怒則朝廷無事大物不移猶愈舉事不成身死亡而亂不息也然而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賈后之惡可悉數乎歲以彌縫爲事將何所終義憤所激必有奸人起而乘之此華之所不能弭也所以君子臨大事又當果斷以從義也議者欲華抗節庭爭死愍

釋志

卷七

尙論

三

懷之難則非通論也晉史臣曰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季札吳宗臣不爭逆順理盡而無施者固聖教所不責也若張華者君子惜之惜其不爲張柬之也柬之之義何嘗不行於母后乎至於使奸人爲之則撥亂之權不在正人君子而亂滋甚矣人臣處時勢之變又不可常理論道雖曲而通諸聖正詞此也竇武何進皆以外戚誅闖反爲所害然二人之事亦微有異武所任者尹勳劉瑜皆文儒也不能不恃握兵之臣以濟而握兵之臣大抵皆與宦官通聲氣者所以臨陣一呼張奐解體其事遂大決裂何進則不然所與謀者袁紹也四世三公勢旣足爲重輕又少通輕俠門多死士紹取宦官足以相當屢陳厥謀進皆不入此進之失時非事機

釋志 卷一七

難就也至於交構旣成踪跡盡露紹不得已遂議召兵於外紹非不知此事無煩外兵如曹操所云也又非不知外兵更生亂如陳琳所云也以爲進旣無勇不可共謀惟召外兵以脅太后庶幾強濟一時異日後患之生別有術以禦之不在此時之多慮也曹操陳琳之議事之經也紹此謀事之權也經不克濟起而行權未爲全失所以紹之權成雖宦官能殺進紹必能誅宦官若無外兵在此何進一敗紹且俱死更有何人可以勒兵入宮者乎勒兵入宮數十年之快舉苟力能爲之何可自縊而不爲紹以爲取宦官最難若董卓者徐而圖之未必無策不虞王允之功終不克成漢家之事終不能振也天下之事有當全局入算者有當按節徐圖者未可一概論也李訓鄭注皆由宦官

釋志

卷七

尙論

三

以進而能與人主同心謀誅宦官此制之六三去其黨而從正聖人有取焉者也事之不成以身死之志士仁人之所爲卽不如竇武陳蕃流芳史策奈何獨施重責與亂人同科哉蓋嘗度之文宗實錄成於武宗之時仇士良之徒皆在宦官勢未滅也不肯直訓注而自討明矣李德裕總裁實錄曾受貶斥亦未必以大義相直所以極詆進身不正又謂意果謀淺大率非平心與公道爾故甘露一案當以謀王事而失機至於決裂以壞國家之大勢否則以不及爲罪折足覆餗雖死而奪其令名猶得春秋之義若以爲妄生事端竊取權勢死不足蔽罪與崔昌遐同則非通論也崔昌遐之事強藩在外彼此相傾仇機毒矢不及宮闕不幸引之入內俾得挾天子以征不服卒並天子去之

二三

此豈訓法之倫哉李商隱感事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臣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與銜冤目寧吞欲絕聲此指殆與子同也晉頃公會諸侯於扈謀納魯君也范鞅取貨於季孫辭宋衛大夫而為說以懼公祁盈執祁勝私家之討也荀躒受勝賂言於公而執盈此二人者貪利滅義無人道矣不再傳而范中行皆遂蓋天地之氣至於將剝則金行用事世祿之家至於將亡則貪夫生焉金行者天地將剝之氣也貪夫者世家將亡之氣也此必然之理也張湯之時牽連而死者非一士也人主用一酷吏則殺機已動不獨事中之人罹禍其氣燄所取雖事外亦不免也昭帝即位寬平仁恕成風十餘年間天下大變若不知向時之酷烈者信乎轉移世運在人主一念一事而已無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極重不可返之勢也商君天資刻薄一旦執持國柄以嚴酷為心無先王寬大之意法雖行而意則可誅也先王心乎寬仁不得已而用法商鞅心乎刻薄即用先王之法亦必盡失先王之意況又從而變之乎雖其為法亦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如什伍相收而迫之使告姦趙廣漢行諸穎川其俗大壞又宗室以軍功始隸屬籍石虎劉子業所未為二事皆不可行也至於軍功受上賞私鬪被刑僇力本業者復其身逐末怠惰者為收孥以尊卑等級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華飾凡此諸事未嘗不善倘以寬博長者立心仁厚行之亦不殊柱後惠文之意但處心積慮必欲殺人則不可爾故商君之罪在乎居心不仁心既不仁即不可為人上焉問法耶惟君子

而後可治天下以其所習皆仁厚之業則所好必仁厚之行所存必仁厚之心也故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則民之獲罪者少也易所云无妄者動體而健用也動體而健用者謂欲行於中必行於外欲行者斷以誠然必行者應以不疑所以為无妄也物感自外而來不疑之心自內而出是以外來之理為內心之主非以內心之誠應萬事之變故有正有不正不曰誠而曰无妄也商君之事无妄而匪正者也宜有天命不佑之災矣治天下者非不當用刑辟也所治非一鄉一邑之人知愚偏全必不可齊上之人非力不能齊也不以峻厲之法過其生長之機俟其德洽而俗化蒙開而政成則不齊者齊而民德一矣諸葛武侯張益州治蜀雖過於嚴肅然覺悟愚迷使醜僻有警出死法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而受生理是以身既往人致思也以此益徵商君可誅爾人臣事君之道其上弭亂未形其次撥亂反治未有挑天下之亂而曰為宗社奠磐石者鼂錯之謀亦左矣速亂臣以實其言幾與楊國忠無異學術不正之過也儒者大惑有二季陵喪師生降輒欲宥之鼂錯忠而見戮輒欲罪之是非若此其書皆可燒也故論錯者雖多必以李觀為正論陵者雖多必以白居易為正陵不足惜也然武帝處此前後皆失宜始之遣陵疑其畏敵中止怒而驅之就道以之族陵以公孫敖免咎塞責之言而怒不加察故後人持論多為陵惜因貸其罪然陵實無可惜也陵才雖美既已降敵則疇昔之美一時頓盡不必更為出脫但當漢責貳師主軍所攻何處而使匈奴左右地之兵皆萃於陵又當

咎武帝將路博德之軍調置他處使陵孤軍無接近塞百餘里而救者不至是為邊將失職然後得是非之正若太史遷得當以報之語未然之事難成之功非所當言於人主之前況欲回雷霆之怒救必死之獄乎皇甫規取不與黨人此好名之過君子不為也與君子同行何必同禍與君子同道何必同名范純仁救南竄諸賢所以補朝廷之闕非欲居黨正之稱也居亂世而友善人當問其誠與不誠誠則所資皆實不誠則所資皆虛誠則益進於道德不誠則相從於禍敗誠雖得禍亦輕不誠則得禍偏重若曰吾誓以得禍為期駢首而待斃恐非人情君子無取焉蔡邕未嘗與董卓同惡也朝廷大賢雖亂賊當道不能不用苟不與其兇謀不得指為同類坐中一歎當以金商之對

釋志

卷七

尚論

七

一紀之徙從而原之豈得畏其有所譏訕先事殺之手其為殺善人而滅紀廢典非過論矣范氏以藉梁懷董並稱亦邕所不受也為治必有變革革之為道相異而不相害者也舊俗必不可仍故以相異為貴至善殊塗同歸故以不相害為美是以有取於澤火言內明而外悅此明而彼悅也京房考功課吏之法漢百餘年未之行也房創欲行之舉朝皆以為不可房獨欲遂行之又欲使弟子居外以試其法房居內以達其章奏擇官為之擇事為之此朝端所駭異雖無石顯亦必敗矣又有甚不可者凡聖賢所持者理理固人所共知雖強暴之人猶時為理所屈庸昏傲僻時為有理之言所開悟故凡事可行京房諸奏不任理而任術所言利害吉凶房一人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為之

君者雖喜其說之屢中而無確然可據之理以決其疑故讒間易入且直以術士待之而誠敬尊信之意亦微矣房所事何如主冥然為之則知術不知道也靖康初年吳敏欲檢詳祖宗定制及邇年弊政當改者次第施行竟為耿南仲所沮欽宗既無明哲之德主持於內吳李諸公亦未必有和悅之氣兼容於外宜乎不能行而敗壞無已也況妄與事端若房所為者乎君子為學當使身世兼資本末共貫彼偏至而畸立者高論有餘實用不足一旦出為世用其所資以自營者如構屋而無鑿契未可善世而反誤世也如王衍者口不論世事雅詠元虛適然自適以此自為何嘗不善而後進慕之以成風人主用之以富國非其志之務華也非其身之招權也然被以大過而不可辭所

釋志

卷七

尚論

七

資之學原不純粹中正也學既偏矣又值世方大亂生平所資纖毫不可施用至於頓首賊庭以乞餘生豈不惜哉何晏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偽管輅比諸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觀晏之生平所不見者多矣時人翕習歸服之人已服矣是以不求更進益遂其謬至於殺身而後已此二人者皆名之為害也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淡忌也故天地之間無全名若俗情所向者譬猶蠅也臭腐所在則爭趨之如遇馨香之氣將不驅自遠矣古之道術不止一家士之為學不憂其偽而憂其雜後之道術雖出一途士之為學病不在雜而反在偽夫雜猶有用偽則何用哉且偽則未有不雜者是以雖由經學入官而有法李愷計倪為政者有兼釋老立言者皆由學術好

名使偽者並進其根結於人心而不可解也故吾因二人而並及之元載專權引文學才望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自代而楊炎遂為載所累王叔文專權知杜佑重位自全用以主度支自除為副佑遂為叔文所累此二人者皆好美官而不遠小人故也天下之理相違者必相成也相從者必相剗也為名必失實為實必失名然二者實相益也為是必去非為非必去是然二者實相資也違而有成是義以成仁也盜名者必竊實盜實者亦竊名乃名實相賊也偏是者必藏非偏非者必害是乃是非相戕也從而不利則仁不害義矣士大夫好進者必不能遠小人惟淡於名位然後卓然自立管寧所以默遼海而全其堅貞也晉侯欲去羣公子士為擇其富且強者先去之故用羣公子

釋志

卷七

尚論

五

之謀以去富子又以其法去游氏之二子蓋富且強宗族所共憎也以眾惡去富強則富強必去而羣子勢弱弱則其人亦可去矣晉之公族所以同歸於盡也獻公若是其忍乎懲曲沃伯也曲沃既覆大宗復驕蹇其詞請命於朝王靈不振受賂而許之無一語詰其奪宗者晉之子孫習見其事皆懷殘忍之心是以獻公為此不疑然而他日申生奚齊卓子子圍皆不得其死夫誰氏之子與又經驪姬之誣特廢公族一官數世之後知其不可乃盡用卿之適庶使世其權權有所歸而後此之公子公孫反聽命焉晉所以終亡於六卿也試取全局觀之前人用心所以殘忍若此者全其所愛也本宗孤而無輔世卿強而久據是賊其所愛矣孺子之愛穀也盛之以雕籠食之以玉粒弋飛

蟲以為侑挹清泉以為觴惡畜狸之相伺也則杖擊而遠之不數日而穀斃矣是愛而斃之非忍而斃之也古今以愛相斃者多矣惟明主為能全其所愛闇主則必賊其所愛猶孺子之愛穀也宋襄公之母之罪未必甚於魯莊公之母之罪也然莊公可於練時錄母之變可以母道致送終之禮襄公之母雖其子為君求一返故都不可得此其故何也文姜雖得罪宗廟未奉桓公之命以出故子不得議母之刑宋桓夫人見出於其君既絕於廟不可復返故子亦不可改父之刑生不得歸就其子死不得為之服也然范氏謂子母之義終不可絕生致其孝沒盡其禮此後世事出母之儀則也大叔不義而得眾莊公處心積慮成於殺弟聖人奚取焉而存其詩也一國三公世所當戒食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士之毛感私恩背公義法所當懲鄭人昧於大義猥見武姜之愛莊公之不怒相與美其技藝誇其親暱惟恐不至然莊公之師一出而叛叔者競起向之珍重愛慕者皆焉往哉歸正之心捷於枹鼓邪僻之黨不勝公義也陳蔡方睦於衛石碯遙致一言取州吁如探囊慶父之權殺君已成國人不與不能不出奔也大義所在人心皆同雖有亂賊莫能抗也此可以決事機之成敗矣為人臣子知夫不義之眾原不可恃至親之恩原不可怙父母憐愛之私即異日司寇之案惴惴小心辭寵守約豈惟免於取諸母懷而殺之而失教之譏亦不以累上矣此聖人垂戒之指也詩載晉鄭二叔之事一成一敗皆為後世戒也宋之義康鄭之大叔也齊之常山晉之桓叔也其所以成敗視大宗

強弱非有義也。要之國君之子不可失教。驕愛極而背亂生。自失教始也。裴子野之論足法矣。救災恤患。古今通義。黎侯久寓於衛。衛人莫恤黎之臣子。怨而歌之。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又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微其事者。以事告人。而人不有其事也。微其身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也。欲託於人。而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固爲窮矣。所託之人。獨無人心乎。人事輕重。高下豈有成法。皆天理之節文也。天理所在。節文自生。其不及此者。在家必替。在國必危。宋元公意如之外舅。而求納魯。魯公賢者。舉事正倫。恤患不私親。暱故足法也。爾時預魯事者。齊侯無信。晉人助亂。自謂莫可誰何。以後事論之。魯未亡。而齊晉先亡矣。大義不明之禍。豈不烈哉。虞卿捐相印。以急魏齊之難。太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史公曰。庸人且知不可。況賢者乎。以愚觀之。虞卿著書人。也。魏齊下品。以身從之。雖捐相印不足。蓋愆卿蓋欲捐相印久矣。借急難故交之名。遂捐之耳。六國將相。不難於受。而難於辭。不難得於初。而難善其終。蘇秦樂毅。可鑒也。卿以遊說之身。至於封侯。此智者勇退之時。第恐抗志。秦高必受維繫。適值愆憤之名。可晦逃榮之迹。所以超然人世。著書怡神。萬乘之君。不得而縶係也。當時之人。好奇節而薄廉退。雖捐相印之美。猶引急難爲重。未嘗知卿心太史公亦因之。然卿卽借是以善藏其用也。魯仲連之時。其事益難。故虞卿猶可去。仲連必不可受。要之兩人皆同心也。故曰。參合古今之事。得庶幾焉。揚子曰。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此論世法也。歐陽公論易。以爲象數之學。非文王指文

王因易中陰陽之理。以括天下事物。而發明其吉凶。使人知所趨避。非爲象數以占筮也。此蓋與邵子並時。而薄其說者。朱子啟蒙一書。詳言象數。則朱子亦未嘗以歐說爲然也。夫筮卦之法。卽初爻所得一畫。而在圓圖之左右。已分其畫爲奇不復居右。其畫爲偶不復居左。此卽人之初念善惡分背之象。初念爲善。卽在君子之列。初念爲惡。卽入小人之羣矣。自此畫數累增。時陰時陽。極於十有八變。然後卦成。而吉凶分焉。天道不遠。限人以無可逃之數。人自趨於數。所必至。莫能逃爾。不至內外之變。俱盡。皆在可。以轉移之數也。此天心愛人。見於象數者也。朱子啟蒙一書。爲當時撰著之法。多有不同。如郭氏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乃六劫而成。掛不應五歲。再問之義。故參伍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錯綜計之。亦多不合。知其非天地自然之數。旣非天地之數。其理必不合於天地所言吉凶。亦當有誤。安能教人趨避哉。若啟蒙之法。變見錯出。縱橫離合。無不同者。乃知爲天地自然之數。而吉凶亦不爽矣。此人事得失。係於象數者也。且河圖之法。陽內陰外。內君子外小人。也。洛書之位。陽正陰偏。大人麗正。宵人側忒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用全陰用半。君子之用無窮。小人之技有限也。天地之氣。至乾而分。至坤而翕。分由長而來。翕由消而極。雖陰陽平分。而六十四卦。皆統於乾。則知陽能統陰。陰不能敵陽。此尊卑大小之形。扶正抑邪之義。存乎象數者也。若獨取詞章。盡去象數。是天心之仁愛。不能有益於人。人事之知幾。不能有益於身。天地間自然之尊卑損益。不能資之以明

道義獨與一世君子談盈虛消息所見端而不顧盈虛消息所由來未可謂知易也太史公感慨不平之氣祇可自爲一書不當發抒其旨以論古人之行事以天下公理發私己憤懣聖賢立言不爾也觀班史嚴朱以下四傳其相次亦似有意蓋有嗜進喪軀者卽以誕節全生者正之有中才苟容者卽以狂狷自厲者矯之其指似乎以相反之迹警省天下士也陳壽蜀人也憤歎宗國之意夫豈無之觀其爲武侯作傳以校定諸葛故事一篇載於其後以議論錯出敘事中然後武侯之心紆餘而盡達蓋興亡之交有難直陳者故必微文見意此亡國大夫立言之體陸機辨亡其指不殊萬世而後當漢觀及此者也其論功業則曰蜀中無將論文體則曰所與言者皆凡人下士所謂定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哀之微詞曰無將者尊宣祖之雄略曰凡人下士者避上國之光華也其曰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以此見武侯之心未嘗以相國怙寵自逸雖天命有定猶必以人力爭之又曰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益於當世以此見武侯之學可以致君王道以公誠立萬世之則非若師昭父子幸其君孱弱窺竊神器又非若鄭冲何曾依阿澳忍視君國興廢可以朝趨市門迨暮則散也蓋旨趣在文字之外俟有心者淺思而自得非若他史書可以焯然表見無不盡之言也時爲之也將略不長一語史家以爲毀亮因之詆壽不亦淺乎二氏之書山林遁世之士所以蕩然肆志者也身膺名教位屬瞻望而口之所談家之所尚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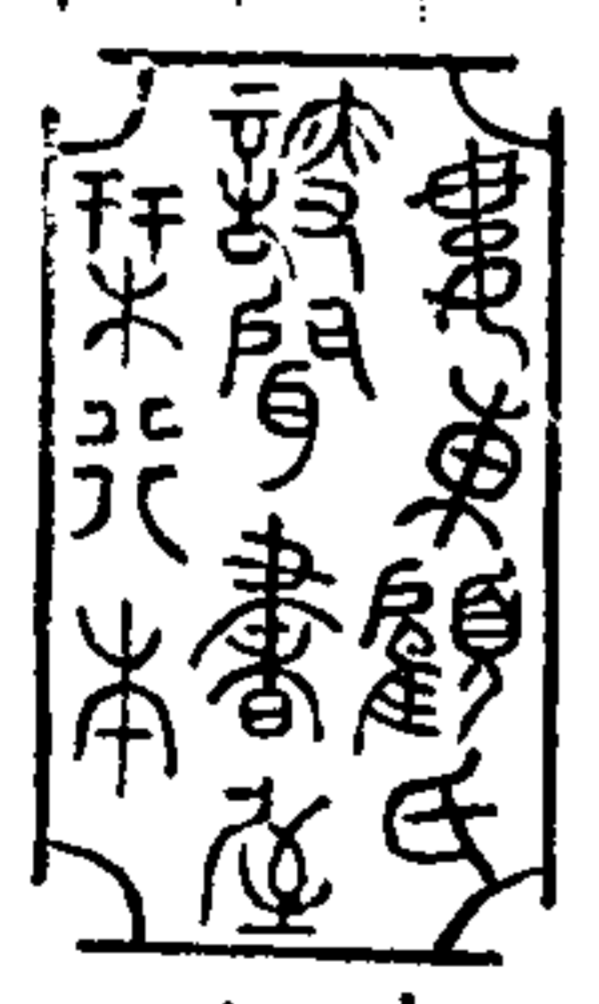
不浸淫及此此非直身家之憂乃世道之憂也三四十年前縉紳之士薄先王而崇迦維身居朝端心儀西竺謂之咎徵可也班嗣好老莊者也友人索其書拒而不與以學步邯鄲爲喻真知道之士哉惠遠自是高僧但就彼法中開導亦有餘矣而集繙素爲社至百有餘人震動山谷居然移書太守邀求入社則妄甚矣蓋僧繙好名欲爲人所不能爲而淺中弱植之流羣起附之以丐殘膏剩馥之名也陶公雖與遠交而不入社此公素不好名自然不向此中作因緣也可笑謝靈運規求入社而爲此僧所拒只此一事可觀靈運胸中全無道氣也

釋志

卷七

尚論

三



釋志卷十七終

釋志卷十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廣徵篇第六十

記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誠也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然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當實有其理於身身之所具必得事理之極致而後可措諸天下也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捶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為知幾者設也故無其事不必求其類有其事而不識其類未有能致遠也天下一事一物皆有義理之極致非盲冥無可指視也求諸天命人心之本然盡其理而處以義得其至當而力行之至於純熟無間斯謂誠矣所謂極致者事理之中

釋志

卷六

廣徵

爾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往附焉中無定用無適而可忽也道義有消長人事有得失氣運有盛衰前乎此者不能盡出一法或以人事勝天災或以兵力平世亂或以王法正人倫或以正道闢邪說或以古法治今事或以後車鑒前轍要使已壞之人心自我挽回若巨防障狂瀾將絕之義理自我宣明若白日照幽暗內不顧私己外不牽流俗而後能有益天下也夫斷木為棊梳草為鞠莫不有成法古之王天下者制器尙象自無之有觀遠察近畫為成法以授後世顧然觀仰羣然取資無不愜於心無不給於用無不周於變要皆因天地百物之理與象而非聰明智巧所揣摩也君子修身成務之業亦當如是取古人良法備今時事用或因事為師或推廣取義要

皆不違乎天地萬物之理猶夫制器尙象兩目相承而為網罟下動上悅而為舟車之類也然而聖賢之學不止於此蓋內外交相養也動靜交相養也不一其內無以制其

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無以立本動而不察無以致用不忘百姓之病是以不忘帝王之功不忘帝王之功是以不懈夙夜之學夫豈補綴於此滲漉於彼小成其道卑陋其業也哉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所徵者廣可信不疑寧博聞之為貴與人君即位必紀元以首事所以出政令別先後俾臣民有所奉史策有所據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即位之初不以一紀而以元紀欲其以仁宅心政令皆從此出也自古及今嗣君即位必踰年而後改元蓋臣子之義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改父

釋志

卷六

廣徵

於一歲中也楊駿輔政未逾年改元後知其不可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明年復改元其闕於古義固無足怪宋太宗賢君也一歲之中既稱開寶又稱興國變逾載恆制急正始新令終始之義不明似乎攘其所有亟於自帝不宜在盛世與賢君也秦漢之君有後元之號議者譏其非重始之義漢武帝因事立號數年一更改元之法又為之變有一君而十餘紀元者王通曰改元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胡氏曰歷世無窮美名有限不若編年之為正也今立號既久古制亦不可用明代之君不再改元為可法也齊桓公先子糾而入為正晉文公後惠公而入為正所以異者何也無知者先君之賊也承雍林討賊之後故可先入以居其功奚齊卓子先君所命里克起而殺之此時

先人是與聞乎弑也故以後入為正也漢大臣迎代王齊桓公之事也故宜速赴不宜猶豫楚觀從召子干晉里克之事也故宜遲回不宜決起宋昌勸文帝舅犯止重耳非能有先見也明其理而決斷焉爾漢文帝有所迎而入者也元仁宗無所迎而入者也義之所在不約而同也若元之文宗大臣為之內主而嗣子失其權乃里克之事幸而成者不可以常理論也隱桓之論二傳絕不相蒙先賢所以博觀義理也公羊之說宮闈貴賤通論也穀梁之說長幼先後定序也公羊所據者大國之女有手文之祥來歸於我不可以卑位處之故以仲子夫人為正夫人既正則隱雖長而緇於貴而賢無論蓋世及之禮長與貴皆有定次賢則無定名從有定者與之所以止亂也穀梁據諸侯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不再娶之義而以仲子夫人為不正夫人既不正則隱桓貴賤不殊而隱為兄為長當立而不居是出於讓非出於義也讓者小善義者大綱以小善害大綱亦當從不正論故舉三端以正其失一曰以惠掩義一曰以邪防道一曰探尊者之誤而遂成之也二說皆有理願後世所用之宜何如耳詳觀此案宮闈之內定不可逾越先王之禮而假借名器魯國之事因禮制既逾名號遂疑公子翬始有奪此與彼之心是以菟裘不遂鍾巫遂及端木正原惠公不再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所有公子皆隱弟也亂無由作矣惠公假借名號使有配嫡之嫌人情疑貳亂賊生心穀梁謂之邪志豈不然哉手文之祥適為兆亂非有天命也若隱公者以國與弟而以庶子自處且明庶子無承先君

之道而有攝嗣君之道幼則攝之俟其長而歸政焉蓋攝有二義童昏不可主鬯則攝之恐強臣懷二心則攝之有長君者二禍免矣隱為萬世立法非但率潔清以去國是以春秋中賢之也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變稱子常例而繫其君穀梁謂國人不以為君其義可不君也胡氏曰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子之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不能使人亦子之也合二義以觀愛之適以禍也尊之適以危也其不能得之人者雖強行一時仍失據身後可以破溺愛之私寵授之偏矣宋有公子馮之舉而華督動於惡晉有重耳夷吾之舉而里克動於惡宋有湘東三王之舉而壽寂之諸人動於惡亂臣賊子未有無卻而動者有國家者先事而圖不以卻示天下則亂心不生亂事不成所

釋志

卷六

廣徵

四

謂先事而圖亦無他術明禮而已矣蓋為治者以禮鞠養其人以禮扞衛其人制其等殺示以樽節使物不窮於欲欲不淫於物所以養也享獻以訓恭儉燕好以示慈惠玉帛周於境外等級肅於國中使兵革不見刑辟可省四民不遷其業上下之分無所倒置人倫親疏皆和順雍穆無慢棄之過所以衛也故禮者社稷之基治安之本晏子對景公是也中葉之君亡禮於微害成於著亡禮於身害結於後嗣至其一旦固不可救矣杜預以衛君拒父為不義故衛賸得稱世子趙鞅為義齊國夏在不義之列公羊穀梁以為義雖石曼姑衛之臣子亦可帥師距亡人也此後鄭元江熙各持一說范甯注穀梁亦不取穀說而云傳義未喻夫此事既折衷孔門矣然猶傳此二義故知是非之

際審定爲難以今觀之公羊所重王父之命杜預所重父子之倫父命時宜也天倫定理也二者相校定理爲長夷齊之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適與二說相符觀二人皆不引孔門言爲徵也孔穎達曰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軌然則軌之立也據周禮適孫之文非有靈公之命也其拒父也緣可立之勢貪得位之樂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敕也穎達所疏杜預之義故漢駁王父命之一言以伸杜氏之說宋襄公納孝公亦然嬖臣爭權先君之殞失時鄰國聲其罪伐之是仗義也公羊所以義宋襄也然孝公者武孟之弟桓公以私愛屬諸宋非正也武孟既立齊有君矣伐正而納不正故惡其助亂且伐喪也穀梁所以不義宋

釋志 卷六 廣徵 五

襄也亂長幼之序爲重爭權爲輕當從其重者責之故胡氏亦從穀梁與衛事同古今之事參伍觀之乃見其極則上士所順者德也下士所順者意也衆人欲有益於其僞賢人欲有益於其世聖人欲有益於後世國夏曼姑之流所益者其僞也奉先君之命以伐亂所益者其世也不以一時之重易古今之重所益者後世也此論事之準也爲其僞立說者衆人也爲其世立說者賢人也爲後世立說者聖人之徒也亦論人之準也齊文宣之狂暴一旦身死二弟不利孺子夫復何疑如人家祖父不尙禮義不幸子孫孱弱族之強者卽欲奪其所有不惟習俗使然亦好還之理所恃者宰輔忠誠臨大節不奪耳然爲二叔者位尊地逼爲宰輔者主幼時艱此時兩家之事必有一敗敗則

不在驍雄之王子而在迂緩之儒生也夫孝昭者旣已行之而效將死之際不思兄子誰殺而欲人之免其子乎蓋大權入手自以爲萬世之安寒暑未周身若朝露退思所爲悔之無及姑爲好言以慰後起冀以淡悲之旨幸免於萬一然而必不可免者其定勢然也亦足鑒矣夫事之成敗雖不可知就其發見之端而定勢已具其合於人心者卽合天心者也其不合人心者卽不合天心者也成不成未可知而天人所助必可知也所謂天人之心者高卑上下各稱其職智愚好醜各用其誠知代匱之理則微賤不可棄謹倚伏之幾則備豫不可弛不期效於前不責報於後庶乎有逸豫無險難矣後之君子居心不淨常爲情所亂情旣亂則知必紛日以其知假借義理日以其力役使

釋志 卷六 廣徵 六

羣動怵之以威誘之以利然而大業不可誑立微物不可術欺事將成而物敗之者有矣事將成而已敗之者亦有矣夫合耦仇匹天之道也無天下皆愚我獨任智之理無天下皆弱我獨怙強之理君子處此必也小其心而大其識是以能合天道集義者所以大也依仁者所以大也大則所如皆順否則所如皆逆惟君子而後能處順也晉惠公在秦秦伯許釋之晉侯之意但欲鶻突一歸呂甥爲謀先立君於內而後迎君於外以示人心和睦國勢強盛備豫修舉鄰好敦固安詳寬綽無周章失措苟且乞憐之態見於國人所以軍敗君獲尚能立國也蓋抱空質猶是下策而舉措不亂足以服人雖其對秦伯之語一恭一倨總曰不憚征繕此特舌戰爾所以立國不在此也呂甥可謂

知士矣謀立新君以免舊君救君於危策莫善此宋襄公
用之厥後廉頗請之王且請之明景泰行之皆呂甥之智
也然亦有不同者晉惠在秦宋襄在楚皆君有別立之意
臣奉行之非出臣下意也故君還而不怒其臣如鄭公孫
申明景泰帝君無是命居國者以意為之所以舊君懷憤
姦凶肆戮此亦不可不辨也春秋之義高子臧之節許季
札之仁子西子郢皆稱美簡冊而責子干效死不立蓋爾
時因亂得國鮮能善終或見弑強臣或見誅舊君其復國
而安之者未有非其舊主也惟負芻展與遂取而自有之
若明之景帝既不能為子臧季札守節不移又不能為宋
目夷讓而不有甘以其身為曹負芻芻展與勢必出於南
城之錮以釀奪門之禍矣然尚有可救者甯武子宛濮盟

釋志

卷大

廣徵

七

書闢發內外同心之理俾行者居者偶俱無猜蓋欲衛侯
詳味書中之意上下相安豈知其君含怒不解掩國內無
備而渝盟去其弟是武子之盟欺國人而賣明神於國事
無毫末之益也景泰之末於忠肅身在事中不便以宛濮
盟書主張朝端其他預密謀者皆小人誰能引古義斷事
者是以豪帥漏誅於獄犬忠樞踵禍於元咷也通鑑載韓
琦請太后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
後見后衣也嘗疑舉事太遽當日未必若是後世亦不可
復行本傳則不然琦先白請內批某日更不御殿然後令
捲簾撤坐英宗猶曰莫未否琦曰已得手詔矣如此君臣
母子之間各循禮義未失歡心始為事之可行書之可信
者通鑑所書何鹵莽也故曰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宋有兩

大案不善用之皆足誤人濮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
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於當年亦未必取法於
後世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此為
稱父母之據不思二禮所云為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
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為據者也中書據之乃曲
說也持此以亂正義宜當時諸公之不服矣又引宣帝光
武皆稱父為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
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為皇考置
太后何地中書獨未之思耶惜乎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
不見禮義之定案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為大失然不
可謂非私也為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

釋志

卷大

廣徵

八

故其說反多穿鑿附會而不可為典要避私之名而有失
禮之實非所以愛君也胡不俟太后賓天之後議之以所
生皇考為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己之情則於禮無憾也
蓋曲說不敵正禮真情猶可敵之若夫明之睿宗猶唐之
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為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
固在也兩統之說母乃太激乎紹興一案金縉帑藏輸於
怨家加以名號不正此忠臣義士所痛心疾首也然欲壯
國威即當修備修備之道先明大義以一人心至於施為
之際亦當權其先後辨其名實先者內治也後者邊功也
恢疆復仇者名也秣馬養兵愛民足國者實也先後名實
秩然不紊卓然有效而國勢立非獨任盛氣直詞遂可威
服境外也有宋不然而人君晏安之好牢不可破國家財賦

所出益以日削民間供億之苦漸不能勝李綱疏陳買馬
陰以內批立限破之所云大軍月椿錢東南已不堪而怨
謗作矣況他徵發乎夫無馬與餉何以用兵無兵何以恢
疆復仇此勢之必不成者所以奸臣敢行其意而誑之誘
之迫之怵之翻有似乎從眾心之所同是以能與天下正
議論爭是非也如木腐蟲生病不在蟲而在木也然當時
慷慨激烈之論亦未嘗託諸空言蓋講明義理使萬世下
知和戎不可恃國恥不可安苟延一綫不可立業大勢一
傾百難並作雖有智者莫能措手人君常念及此制治保
邦於平日寢苦枕干於臨事勉圖中興之功不遵覆車之
轍則當時諸公抗顏力爭之益大矣宋襄公母既出矣而
為太子如故也其自請桓公欲以國讓日夷即漢東海王

釋志

卷大

廣徵

九

之意日夷不受桓公亦不許足以徵光武之失矣三代以
上易樹子者內有大臣不服外有疆鄰致討是以母雖出
子猶不廢漢唐以來母廢而子亦不安其位夫婦之道既
苦父子之恩復絕胡不以宋桓公之事正之太子別居廢
嫡之兆也中生而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
也桓叔由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不易之理也太子不可將兵
正於里克之諫四皓之謀矣温嶠執鞶而止明帝不啻申
言之更有可慮者魏太子擊齊而左右啜汁者皆勸之戰
乃知不威不孝之謫既屈於理而勸戰啜羹之望又迫以
勢合二事以觀太子決不可將君亦決不可使太子將也
宋孝宗時陳亮建議用肅宗命廣平王故事以東宮為撫

軍大將軍整旅建康北向以圖中原亮徒知唐史有廣平
之命而不察爾時東宮非廣平比也肅宗與廣平俱在軍
中雖有撫軍之命猶之乎偏將耳進退誅賞仍取上旨孝
宗深居九重太子將兵於外可引廣平為故事乎易日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間之差當不啻千里也觀光宗他日
兩宮之禮尚為讓邪所間子道不終若使專命於外羣小
從而導之禍機所伏當有更甚者晉陽之甲可見諸父子
間乎始事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元舅就國皆天子為之經
理王命申伯其禮可謂備矣然備禮遣之不使與聞政事
於朝所以無西京王氏東京梁竇之禍又以見先王慮事
之周也蓋人之生也非以力代食則以事稱餼雖里巷之
恩一飯不可幸致也勢之最捷者無如外戚故幸之最微

釋志

卷大

廣徵

十

者亦無如外戚據已重之勢取必新君屈人主之尊致禮
權貴以一家之寵室後進之途以眾情之憾求一姓之疵
苟一人有敗則舉族全彫此最危之地也故外戚榮不再
世替輒沈族豈非道家所忌盈而必覆者乎第五倫請封
侯以富之勿以職事任之洵越人箴砭也成王以周公
大勳賜魯重祭禘於周公之廟以祀文王而周公配之蓋
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周公得配享文王以是為尊周公云
爾又云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諸侯不
得用天子禮而魯與周同祀同配亦以是尊周公也此見
朱子詩注可信不疑者然非謂世世可通行也明堂位之
文魯君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每歲孟春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大路龍旂一如天子之儀其說原不可信安知非

王莽時羣臣妄撰以實居攝之事乎王安石說此義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微窺其意竊為此說幾幸他日寵錫殊禮於其身乎甚矣此公之妄也程子謂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皆曰非禮所以折安石之妄也公羊論魯郊非禮胡氏從之朱子亦從之蓋春秋注云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則知其僭不自魯公也又考闕宮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及郊祀豈有世舉其事而奚斯略之者詩中所云龍旂駉儀固已屬諸莊公之子矣益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春秋之時以魯為有道之國諸夏資禮樂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之一語必不為魯公言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未嘗指摘魯公而曰言之魯之

釋志

卷六

廣徵

十一

子孫必待卜吉後郊不吉則不郊也先儒謂禮不當祀故待卜也若是祀之命受於成王則禮所當為何待卜哉又以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所以朱子之書不言成王無是賜第云後世之失禮譬如梁孝王得用天子車旗終其身而止子孫安得承用之故曰魯郊非禮也然則程子之說非乎曰程子之論蓋準諸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雖周公尊親猶曰非禮況不若周公者乎蓋不為安石起義論理亦當如是若夫鄭氏之說魯所郊者蒼帝靈威仰非昊天上帝范甯注穀梁亦從之其說出緯書非經義也萬物各有愛惡生殺之情放而縱之莫可極也在上者為法以齊之非直禁切其縱所以默全其生也耿純欲避朱英之恨光武為徒封袁宏論其非畫一之法然處

事之宜又當以光武為中若持高論以齊末俗恐一旦不能止其妄發然後用國法治之其株累多矣可徒則徒兩家皆受其福朝廷之法猶屹然在也此亦禁於未然之指也御車者待其已奔則無救於僨操舟者待其已沈則無救於溺先事而弭以光武為得其中矣夫又用三德書之指也時乘六龍易之指也威福予奪抑揚進退各有深意總以納天下於中和治法出於中和則無偏黨矣託孤寄命蓋國家不常之事春秋書季子以賢之書來歸以喜之宗臣之義如是焉已矣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之說無乃大甚好人援此以陷趙汝愚則其流弊也伊尹未嘗有放太甲之事也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不居宮禁而居山陵以動其孝思發其天

釋志

卷六

廣徵

十一

性好事之徒以為放焉成王初朝羣臣於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先王之思不待密邇山陵得之此周公所遇賢於伊尹也霍光受命與伊尹同而微有異者昌邑非昭帝命嗣也賢則當立不賢則不當立其立之非有所私以親與也廢之非有所忌以不賢奪也尹復辟而光易位其心則一也無伊尹之志而篡者桓温是也海西之命有所受之不惟臣下不敢議即太后亦不得輕議也況誣以宮闈之事慰天下哉故桓温者古今漏網之人罪在不赦者也桓温之罪與徐羨之三人同三人討而温免簡文之政不如元嘉也後代有伊尹之志者其惟韓琦乎韓琦處兩宮間復有任守忠媒孽其旁而調護誘掖無不盡其苦心至於尋出復沒

言者多以爲憂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此無他英宗之命受於先帝非太后所可廢置見之真而守之固他何知焉琦之處此更無他術必誠必恭而已不恭則有居功之意兩宮皆不悅不誠則同列不相信小人得而間之若韓琦者乃可臨大節而不奪也仗節死義之臣因國家多難而後有不可嘗試也平居無事有能輕爵祿者必不避艱險有能抗權勢者必不畏死生臨難仗節死義卽其人也宣帝以蘇武堅貞老臣令朝宿望號稱祭酒及其卒也圖於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其尊之也至矣憲宗知白居易家貧用姜公輔故事以學士兼參軍便養其體之也周矣此皆位不甚尊優禮獨隆所以養人之氣節也氣節之臣用於朝必能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天下晏然無主憂

釋志

卷六

廣徵

七

臣辱之事其人亦以功名終亡何在事前者無所見而不能知在事中者有所蔽而不能察在事後者禍已成而不及悔不可不於無事之時任用其人以消弭天下大難也天下禍亂之幾苟露其端未有不極盛而後已者迨其已盛未有不消滅也呂后之虐高祖末年有其端矣陳平善計知勢不可遏故封呂之事順而從之至於假子正位宗黨橫恣則其氣發洩無餘從而決去不難矣故用陸賈之謀決之而已當方張而抗迹必有不測之禍爲社稷憂白馬令是也幾至不能決斷必有小人起而承之以亂易亂而禍亦及社稷齊王固是也籌度精妙百不失一大業絕而復續天位曠而默延古今二人陳平狄仁傑也儒者論世或舉仁傑以責平勃亦未盡然仁傑天后所自相也

平勃高祖舊相也其情已不同矣仁傑幹旋在天后旣倦之後平勃順從在呂后方張之始其時又不同也仁傑不生郝處俊之時所以復唐平勃不蹈褚遂良之節所以安漢事之成功能扶大義而不悖於義者寬爲之途以養狗公之氣君子之心也苛論刻責奚爲哉王者用賢當養其聞望歷官旣久而任始大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不可開驟進之門長奔競之風也宣帝用蕭望之先試守郡又自九卿左遷馮翊使論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張嘉貞對元宗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者由及時也周年五十而沒向使用之稍晚則無及矣陛下必用臣者宜及其時百

釋志

卷六

廣徵

七

恐歲月易邁有大才而不克成功如嘉貞之言恐躁進者債轅破車亦未必能盡其才也必也人主待士常恐不及其時十旬九遷不爲速士之自處常懷不敢僥幸白首郎署不爲晚則兩得其道矣漢之徵賢也詔下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故龔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哀帝曰大夫乘私車來耶有詔爲駕是賢者就徵皆得乘傳也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不知其徵君也欲修道橋而奪之牛使者知而欲奏康爲請乃免是漢之徵賢不獨爲駕且遣使也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

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史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祠以中半是漢之賢者雖不受祿得存問賜予縣官終其身也賀知章辭官歸吳君臣為詩以寵其行元宗詩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是古賢去國其君欲留之不能既去而漢惜其去也後世不重廉退之節亦無優給之賜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徵逐營求得之以詭隨繼繼守之雖有挂冠神武抗志箕山過六百石輒自免者人主無由知公卿不同好此人褰裳疾足惟恐見羈縱復經營管寧之消息圖畫宗測之形像益增其愁懷若爰居之鐘鼓也此今昔之不同也漢元帝不用馮野王此中主之私非大公之道王道正直而已不可以賢賢之故為加曲私況以曲私之故捨賢避之乎以親

釋志

卷六

廣徵

五

故避嫌是未嘗真知其賢也如不真知其賢則用與不用不甚相遠古之用人也取以天下公論試以當官職事有黜陟以勸戒其人有賞罰以稽覈舉主何憂薦引不公官常不勵乎稠人廣眾之中一言知其善則摻袂而亟取之兄弟之國十同姓之國五十而天下不以為私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而天下義之稱其仇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而舉朝歸美焉若之何避親而棄賢也至寶在天地誰不知之所以不甚愛惜者如其非己有也美物在天下誰能私之所以必欲強致者懼其為人有也庭有嘉樹樂封殖之嘉樹生於道周莫為封殖謂無益於己也登千仞之峰不自知其高俯而下視眾山如培塿人物如蠢動而後道然自喜者樂其相下也若不以公理為心則

用之與舍其失同爾崔祐甫曰非親與故孰能知其賢郭浩曰用人之法恤公議於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持此道以用賢則公私之見皆屏除矣望之恭顯之事乃書傳中君子小人相傾之始從來外戚中官如輔車相依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宦官邀寵必因緣動威動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宦豎正則相助為理邪則相依為命所從來遠矣惟朝士中變態最多比周讒譖與時遷移逝梁入幕曾無定迹人主墮其術中端士困於言下非一狀也蕭周許史之案兩家相對未嘗有勝負也其中轉設在乎楊與數言王安石所云邪正方爭加銖兩之力而干鈞頓為低昂正此類也人主慎重不決旁引一人為助傾危之士因上下其間為之妄說以煽亂之李德

釋志

卷六

廣徵

六

裕所云鼓天下之動以養交遊者也元帝於此貶則兩家俱貶用則兩家皆用郭父老害伯之言若適為元帝發也行潦之詩言烹雉者一言濯垢者再則知去惡之難倍於致養為人上者不可不加之意若之何混而無別也唐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室食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為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為善政其實

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完於上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予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於官大而飛苞驛篋囊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孰過於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而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於檢

釋志

卷六

廣徵

七

察抑配見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責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於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然天下之弊日淡月腐不可勝救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儔大臣私其儔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行之既久避私者寧捨直道遂私者即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爲之以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言哉宋初役法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等督課賦稅壯丁逐捕盜賊散從給官使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所謂衙前者倉庫綱運是也倉庫則失陷責之綱運則車船補敗責之農民不堪往往破

家故爲最難其餘諸役皆不得募人取代民有高貴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是以苦之此差役最初之害也熙寧變法賣坊場雇衙前民間不復知衙前之苦而中等之戶出錢不多最爲甚便此雇役之利也若上戶舊雖有役而得番休今輸錢既多於往時又無更休之歲下戶舊無役者今亦不免輸錢舊所役者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買莊田牛具以易錢納官而提舉司亦多斂寬剩爲功此雇役之五害也元祐懲此五害更復差役官收坊場之錢民返衙前之苦所以羣議沸騰又上下二等頗欣躍中寺則反爲害度差役五年之費倍雇役十年此復行差役之害也總之新舊二役皆有利害秦晉之人差爲便吳蜀之人雇爲

釋志

卷六

廣徵

六

便安石光皆蚤貴不能周知折衷論之民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荷以衙前爲難者司馬光亦請如舊制於官丁寺觀單丁女戶之類有莊產田屋者隨貧富出錢佐之其農民不願供役者光亦許擇人自代如是則差役固無害也民出錢雇役遂得閉門安坐爲資生之計惟寬剩錢太多是以復因苛嚴禁寬剩勿使歲有增益則雇役亦無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也此二役沿革之辨也以今觀之大率雇優於差蓋有司取錢過多乃貪吏所爲苟得良吏此患除矣村戶之民執役於官百費繁興不可勝較故喪家破產者所在而聞雖在良吏字下亦未嘗安其生也竊意雇役雖弊尙未必至此夫公家之務有利亦有害者非天下大惡政也惟民間皆被其害官吏獨見其利

者天下大惡政也吏善則百法皆善利惡則百法皆惡治天下者擇吏而已矣 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云有微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廷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炯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為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

緯志

卷六

廣徵

九

戒則為日太蚤徵應則為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於永欽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漢武帝篤好鬼神末年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事之相因者也蓋謂鬼神能降福則亦可致禍福可禱祠求禍亦可詛祝致矣巫蠱之言所以易入也光武信圖讖末年亦有妖妄之獄乃知鬼神之說臣下惑之其禍猶小人主意之其禍必大善乎子產之對晉侯也人主有疾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失節可以微晏安而不惑於神怪然後為賢者之言爾高帝用兵可謂善矣既分張耳韓信定河北又遣劉賈一軍擾河南非謂此二軍足以擄項不欲

全盛之力用諸一隅闢地廣境而戰項之軍若無聞焉所以終擒項也光武遣耿弇別將取齊鄧禹馮異別將取關中高帝之法再用之而效矣蓋重兵聚於一方膠固牢結而不可離者拙於用長者也故遣別將行間道非善用兵不及此若項羽者每戰必自決勝不肯假人以兵牽制於河南而坐失河北此失策之尤者焉能與高祖為敵耶光武遣師入蜀戒吳漢堅據廣都以待蜀人之攻若其不來轉營迫之須其力疲然後可擊夫懸軍他郡既已近其國都而堅據一城曠日持久豈容兵之利乎蓋用兵宜觀大勢故閻寶謂莊宗曰情執既得斷在不疑當建武十二年天下大執已定蜀人之心不固久矣一旦大師壓境人人知其必亡英雄豪傑之士必不為之盡力其餘庸人緩於

緯志

卷六

廣徵

三

徵死需以時月終必取之不必爭一戰之利也昔高宗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孟獻子城虎牢以偃鄭堅據廣都即古聖賢故智也李靖破江陵虛者在內實者在外則宜急掩其虛吳漢入蜀屬城外叛國都內孤則宜坐待其斃司馬昭破淮南亦得此法但以逆害順不可為訓故不足舉似爾每見入蜀之師惟苦關隘難踰既破關隘未有須再駕者蓋兵已踰險歸路阻絕人自為戰不全勝不已而蜀人亦怯懦不可與秦晉荆楚為敵故桓宣武朱齡石皆以此得志也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從陽欲以滁陽懼壽春使速下爾乃劉仁贍之守卒不可奪故滁揚終不能有班師之日舉而棄之蓋客兵道險深入主人不懼而退則容無所依雖得城邑不能守也唐太宗征高麗欲舍安市

城而攻建安李勣不可太宗雖強從之意不以爲然也卒
攻安市不下斂兵而退以世宗之事觀之舍安市取建安
猶舍壽春取滁楊也壽春不下滁陽不可守則知安市不
下建安亦不可守勣之畱攻安市者是也善取國者攻其
國都不攻支郡彼建安滁楊皆支郡也必也破其國都則
堅城亦下故宋武直趨關中周武直趨鄴下得用兵法矣
兵法曰禽之制在氣氣之在人有人有因休息始復者有因休
息益耗者有鼓而用之而後銳者有縱之使銳而遽衰者
蓋志聚則氣集志怠則氣散也曹瑋鎮戎之戰誘敵人百
里趨利迨其既及俟小憩而後戰蓋遠行之人小憩則足
痺其氣亦闌此因息而耗者也王武俊貝州之戰謀回紇
衝陣而過使人馬盛氣皆用於空虛之地然後陣合而擊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之此縱之使銳而遂衰者也此二戰者皆以奪敵之氣其
氣一奪在乎俄頃之間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西南夷之
兵甚弱未敢抗衡上國所以安有期請者譯人導之非其
本心也故魏武曰羌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
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請因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之
心從之則無益於事此從來譯人通弊當事應之失策邊
徼不靖者多矣然其爲亂也如鼠之詎穴不能遠有侵軼
但欲底定甚難蓋以地勢險阻窟穴甚多彼所習熟外人
所不悉大師入境逃入窟穴搜捕無術反爲所覆若以重
兵困之運道甚艱瘴癘難禦不久卽當旋師甫旋而蟠
聚如故矣韓雍征大藤峽議者欲以偏師逐賊以大軍困
賊曰逐日困皆無志於戰也雍斥之曰舍賊巢不圍而趨

其末未見其可當全師至彼南北應援并力撲討何煩於
逐蠻夷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服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
泥於困破此二議不旋踵奏績矣從來馭南夷者兵威旣
振必以赦罪納降爲善後之策蓋南蠻之兵剽悍而無紀
律攻之易破也以戰取勝非多所殺傷不能定亂卽舉疆
土有之又當設官作鎮畱兵遠戍皆非盛德之事且非息
兵之法不如讐服其心勿侵擾吾民足矣禹之征苗俟其
來格諸葛武侯亦用此法於南中范史亦曰蠻夷雖附阻
山谷而類有土居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
能淡也夫苟吳滅陸渾之戎春秋無貶詞以其密邇王室
不可縱之雜處故以滅之爲義然僅得無貶非褒之也後
之禦南夷者不惟屬乎象胥且欲隸諸職方章惇因是捷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取遷陟其不爲惇者宿兵荒外奏功不時敝所恃以事無
用故賈捐之之對論事者淡有取焉越得歲而吳伐之越
雖敗而吳卒亡福德在燕而秦滅之秦雖勝而燕卒復論
者美燕越之終事而不咎其始之覆敗則非通論也始之
覆敗刑政失也終之紹復天心未絕也後此之天心不能
救當時之政刑故其復也若可幸而其亡也亦可鑒君子
當先謹人事後順天命也天下之執如六王三國分而未
一有大志者先務富強厚其基本然後舉兵四出以強大
服弱小而無憂不勝司馬錯所以先取蜀諸葛武侯所以
先定南中也天下之執如秦隋民不堪命欲救者世先張形
執聳動天下然後富民禮賢安定人心培養國脈高帝所
以間道叩武關唐高祖越河東取關中是也務富強者不擇

時皆可為之張形勢者乘我方銳擊彼方駭計不返顧機不旋踵冒險阻而進猶可操全勝稍遲緩焉則身名俱喪無自全之地矣苻堅之勢與六國同舍根本事遠略是以失之桓温入關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北伐之師已應元子入河之兆畱滯枋頭而不克進是以亦失之也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陳八月即遣武臣徇趙鄧宗徇九江葛嬰徇蕪以東一月之中其眾四出寧不畏孤立乎蓋秦以全盛之天下勝廣欲起而亡之非裂之使碎則不可得志多為之敵者所以裂之使碎也因武臣而燕齊起因鄧宗葛嬰而項梁沛公起其餘楚兵數千為聚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秦敵也其敵既多則不可撲滅哉於此而發於彼周文之師雖敗勝廣之首雖授項梁魏咎不反兵而破秦終

釋志

卷六

廣徵

七

不可振迄於涇水之盟軹道之組者陳勝分兵之計為之也天下之心雖欲亡秦不敢輒動者勢也一夫倡亂天下之心皆動稍濡緩焉而動者疑積疑而沮積沮而響應無其人是以特起之一軍獨支全盛之勢長木之斃無不標也瘡牛之債無不踏也師老氣怠一不勝而千里瓦解楊元感是也勝以一月之內散遣其眾幾徧天下其計為尤酷也厥後吳元濟之亂董重質為彼畫策不堅守一方但期號召天下然後徐起而圖之即陳涉之謀也元濟不能用而廣明之賊卒用此策唐以亂亡蓋秦之天下不裂則咸陽之執不至大危漢之天下不裂則曹氏之執不至極重隋之天下不裂則江都之亂未必遂亡國也亂而不裂者下民之孽也裂而不能適合者天心之爰究爰度也亂

之始必起於盜盜可弭也即弗克弭尤當杜絕四出之路勿使散逸而為武臣葛嬰之事則猶可盪平也崔浩策劉裕必取關中又知裕必不能守何以不乘裕之東先勃勃而取姚氏之墟乎蓋知勃勃之銳必不以鄰境拱手授人兩家相爭必有損傷又平城懸遠不若統萬逼處雖有鞭長不及馬腹且勃勃盜據一方結怨四隣必不保其所有不於其身必於其嗣緩之須臾以俟後圖不摧勃勃之強而倚延昌之弱此浩之知時也嘉定寶歷之間西北粗安而李全之患隱若一敵國拒而不受則助敵為患其禍立至受之則借我卵翼養彼羽翮羽翮既成還為我害而已矣蓋此屬喜放縱而惡檢押樂禍亂而惡底定向意氣而無禮義有威令而不知紀綱招攜不以禮而處之失宜鮮

釋志

卷六

廣徵

七

不終為背叛也拒之於初彼必往投敵國願為前鋒我雖有禦寇之費無養寇之費所省已大半矣雖有一時增戍之費無歲歲羈縻之費所省又不知幾何需以歲月狼子野心又思逞於所託敵亦惡而遠之則又我之利也然當其拒之而致寇中朝之士邊境之將必歸咎主議之一人謂其舍安全而就危殆開兵端而失扞城拒遠人而阻向化喪國師而驚宮闕其他罪狀無不可名若邊關不貪招徠之名中樞不慕苟安之功言官不攙局外之議平心論理長慮審勢未有不以御之為萬全者一有異同之論執必出於納受而後此之害相因而至不可勝禦矣所以俟景之後又有李全也邊民陳攻取之策最不可信大抵僥幸求售以為進身之資其功罪總不必論但靜以待之勿

爲彼說所動則勝算也故劉劭曰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
擔歸國皆勸討伐後來信納皆貽後悔又境上之人惟視
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皆
最中情弊韓侂胄當國之時南使至北有夜半賂驛使求
見者言彼中方因可用王師侂胄由此北伐迨其兵敗或
有咎此人誕妄者後觀金人南遷錄始知其不誣也大抵
兩國相持不乏此輩輸情於敵以求奇功其賢否誠僞皆
未可知所可知者吾自治何如爾前之泰始後之嘉泰皆
非大有爲之時不問何功皆不可成彼言者何與哉善哉
光武曰邊境之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傳聞之事恆
多失實此安邊萬全策也嘗疑宋處江左與晉略同而晉
之賢者皆欲自守宋之賢者輒欲聲罪於敵長江以外羈

釋志

卷六

廣徵

五

縻而已宋人所云下策而右軍以爲勝算何以二代事執
不同若此諸賢論議亦與爲不同若此耶當與虛公諸練
者詳論晉之所以當守而北伐者爲妄作詳論宋之所以
當戰而自守者爲忌親實實落落盡以定見使萬世可通
行不可但襲前人餘論汎汎不切而誤後之君子也兩雄
相峙又值事勢所迫起而相圖必有一斃者但爭先後著
爾然事先何以察之觀其言詞卑異粥粥若無能卽具毒
心與辣手者也不然彼此力均何以肯相下乎得其詔詞
而防之猶可相當若信彼甘言卽欲施其控御則墮術中
矣石勒將圖王彌張賓謀曰王彌軍執稍弱觀其控御之
懷猶盛可以誘而滅之此一語者王彌之首已致麾下矣
再以此法取王浚如探囊而得浚與彌雖死猶不悟也孫

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視外曰是兒欲踞
吾著爐火上耶如此譎謀惟操能照之蓋操之爲譎足以
相當亦由操雖據天下之執未忘恐懼之心不受人推戴
故亦不受其籠絡也盜亦有道夫豈不然唐高祖欲定關
中意使李密禦東師故爲書以驕其志密遂大喜謂其下
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復慮矣淺躁若此所以終爲唐擒合
數事觀之成敗亦瞭然矣養兵之費國之大害也惟屯田
最善曹操屯田之法所在之穀卽儲於所在故兵之所向
莫不有穀是以其兵最强袁紹仰食桑椹袁術取給蒲羸
竟無一人謀及屯田者可見當時羣雄苟且鳴張殊無漢
思也若夫邊境之屯大國所以待小國敵國未必可行也
近塞所以馭屬夷遠塞未必可行也車師之田漢卒不得

釋志

卷六

廣徵

五

志焉塞遠而敵強也學者勿讀趙充國傳遂謂屯田爲邊
郡百勝之策好事者因而越境邀利也馮奉世矯制斬莎
車王蕭望之黜其封郝靈佺斬默啜宋璟抑其賞皆恐干
賞蹈利乘危徼幸生事境外其言卽匡衡所以抑陳湯也
論者未嘗告望之宋璟獨不直衡何也人臣不由上命而
有度外之功武臣則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文吏則曰懲而後患莫予拚蜂自求辛螫兩不相謀
各有其理抑揚子奪斷自主心不牽旁側則人心帖服可
以垂法後世宣帝斷自主心元帝牽於旁側宜後世之論
不邑邑於奉世靈佺獨鬱鬱於湯也以春秋之法論之季
孫宿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郟君子惡之則蕭望之宗
璟慮長矣劉向之疏稱引方叔召虎不過誦說舊文不足

敵拚蜂之失向意蓋云舍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預爲督責恐解怠邊將之心掣縛任事之肘鬱結舉世之氣雖不生事於邊而國家之事從此益多也元帝於此當重賞已成之功嚴禁後來之將庶兩得之乃草草論功終爲刀筆所陷是以人心邑邑耳魏人焚領軍宅而殺其帥爾時爲亂者千人不可勝誅誅八人而赦其餘用法未嘗不當乃奸雄已生心矣奸雄之心起於時政陵替不僅在此一事也孽后專政朝章躓紊亂已成矣卽無此事亦必有乘間而起者禮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重而事輕教之所係一世之治亂事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也爾時之魏失在厥教不啻厥事卽舉爲亂千人誅夷略盡猶不免高

緯志

卷六

廣徵

三

歡之生心爾兩軍相當戰克爲難旣克之後散遣降卒亦不易也古今得法者惟耿弇爾朱榮最善弁破張步樹十二郡旗鼓令各以郡人請旗下衆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遣歸鄉里榮破葛榮令親屬相從任其所欲卽往居之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二事皆可法也唐季徐州之亂全由朝廷措置之失戍卒擅歸一死也殺其都將二死也沿途製兵械招止叛三死也負此三死胡不令所過之地相機討除而赦於初起之時又下救徐州以待其歸使數千里外人返就父兄弟以助其氣孰增其黨與誰爲此計者唐之事去矣已據徐州殺官兵囚節將尙遣敕使撫慰此何爲者也唐之事再去矣康承訓旣破

賊旋復得罪使爲將者皆懷二心謂有急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率以承訓爲戒而欲畱賊以冀後福唐之事又去矣夫反寇非能抗朝廷也中君庸相自弛其柄以取大辱否則在朝之臣居權要者取貨於此輩以撓大謀踪跡詭秘人莫能知史官無從記之不然何以計失而或遂至此耶幽州屢逐其帥僧孺因而撫之謂後人所以得卽前人所以得也不費帑藏以市無用之士且可資其扞禦北狄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此策雖幸無事然大失朝廷之體宜司馬公極論其失以爲非綱紀四方之道而幽州逐帥之風亦不已也及觀李德裕處此則過僧孺遠矣德裕之言曰河朔命帥皆報下太速故反側者得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故其處分也陳行泰殺史元忠以

緯志

卷六

廣徵

三

請朝廷遲之未報而行泰爲張絳所殺絳之請節亦久未報朝廷得張仲武而自除之詔下而絳已逐軍中亦定不復亂矣總之處難事者不宜急遽應之以緩自有善策陸贄所云安危存亡之幾宜審慎者正謂此也且宰相處事雖有妙用要必載義而行不可全觀時勢此中爲時勢所迫狃小趨便苟且偷安而已矣明世宗時大同之兵屢變頻戕大臣必朝廷處分緩急操縱間有失宜者恨不以德裕之事正之方討叛臣圖敵國而支郡來降固當受之然根本未拔其心終不定也吾之受之一切經理之費必不可少是自生一累矣况有不令之人飾虛言冒功賞以傾搖反覆於其間受之則後累無涯拒之則前功盡棄不如用苟吳不受叛人之義旣可服敵人之心彼若果欲向化

亦不憂其旅拒矣此處茲事之定局也范延光討李彝超不受銀綬之降當時謂之得策周世宗時泉州請隸中朝世宗卻之詔曰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蓋隔越之人以此嘗試朝廷非真向化也且如谷永伊邪莫演之議亦未可知受之則納叛人受欺給皆為遠近所窺伺後有類此者知所處矣尹源敘兵極論禁兵無用蓋驕而且逸驕則難令逸則難勞但可守京城張聲執不可禦寇難致死力也宋以禁兵戍外故邊備最弱此必然之理欲善其制當使邊郡得自募兵而重郡將之任如曰跋扈可憂但使專一郡之事不得連數郡之執則與古小侯無異未聞春秋小國敢抗王命也蘇氏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其說非也左氏傳曰世之治也改以禮成民是以息公侯之於武夫止於資其并難不必私之以為腹心爪牙唐末之亂皆由為將者私其武夫多有養為兒子者其勢既壯敢於抗天子命而所私之士亦矜其功亦襲其迹其人既莫能自安天下之亂亦無寧日然後知左氏之義長也重臣臨邊未必有益疆事而擾民則甚矣蓋官高則吸汁者衆用廣則徵調者煩所至未獲其利己受其害乃久開外闔利己盡而過亦多又思入居要地以杜讒慝之口史嵩之是也久居督府攬天下之利復還柄政肆監謗之虐展轉數番國執益頽此從來重臣臨戎之覆轍也分兵進討乃諸將心力競爭之時誰能按兵不動為他人張聲執者若謹守節制論功之際掎角之勞未必與獲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禽同賞故彼此効力之念不約而同雖有詔書禁切不能止也曹彬岐溝之敗諸將違詔速進信有罪矣然太宗征遼之舉在廷之臣多言不可蓋彼此兵力相當安能一舉遂滅不能遂滅終有一敗不在此路則在彼路不在入境即在旋師雖先後不同其敗一也若獨歸罪爭功豈盡然乎且為遼人計亦當並兵一路以取必勝一路既勝則他路之師不戰自退以主待客以合待分道固如此雲應飛狐之不守安知非遼人故縱之耶諸葛恪姜維連兵伐魏東西並舉魏人以堅壁不戰禦恪而並力倍道赴維維退而恪不獨留爾時兵力維未必弱於吳也而恃吳之念太過謂魏師必不能西一旦破其所恃則不怯而怯也此即遼人取勝岐溝之謀也高祖既定天下與其臣論劉項得失其臣以為與天下同利之故高祖自謂能用三傑也以今觀之與天下同利自是雄略風塵之際實能收拾人心得其死力但以此諸能用三傑之說則此大而彼小也王陵等所見者小亟稱同利之公高祖所見者大獨舉用賢之效故天下後世皆以高祖為名言矣讀史至此當知軍旅間所以結諸臣之心未必獨以能用三傑之故而四海既定不可不發明此義使萬世知所輕重蓋賞功與持論既殊時矣小大輕重各著其義此高祖所以言太史所以載也然則從容持論於廟堂之上與勞來鼓舞於職任之日自是兩事焉可抑此隆彼以暢吾說也哉淮西與碑之事亦有說焉歸功天子宰相自是作文大款目所云持論廟堂者也銘功獮戾之境布告熊羆之士所尚者給乎事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用中乎機宜使君子小人皆知勸戒所謂勞來鼓舞者也不宜舉文章竅會施諸行陣間也且大厦既成非一木之才推鋒陷陣為力不細豈可盡略不論而曰非天子宰相莫能成功乎蓋力戰與持論殊時為文與勸功異事高帝以己之功歸諸其臣所以羣下皆服韓公以諸臣之功歸諸君相所以有曳碑之舉也然後世不廢其文者以其所見者大非曲士之言也救災恤患霸國之事也有世道之責者最不可溺於晏安故隣國有患皆當救之然相救之事亦難言矣凡兵戎者人民死生之大關天下之危機也此機常靜天下皆受其福此機一動天下由以不安是故賢君求所以靜其機者庸君所行常有以撼之使動禍亂一構因事造端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戰勝之後尚有乘其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敵而利之者說在乎韓盧東郭之喻也况乎國非見伐又無君臣勤王之義或以忿疾或以貨賂甚且為匹夫與師不惟聖賢不為即管晏孫吳亦不為也穀梁子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奈何以必死求於人故春秋書乞師皆譏奈何以必死應人之求故春秋書救者未嘗責以相迥也後世之論每恨六國不相救夫六國之君不用聖賢以圖王業僅思守境以耽晏安稍偏強者輒欲收卞莊之利其計不失於不救也彼孫權者乃用先主自救非救先主也赤壁之事若不懼為劉表之續豈肯為諸葛片言所動哉其後周瑜死魯肅代其任欲以抗操懼不克也又計爾時江表之力第可用諸淮南與張遼相持西陲苦無將適先主在彼遂以委之自權借備以荆數年之間濡須屢戰荆土

若無事者事在備也乃知權之借備實自為爾三代而下不復有桓公救邢衛之事矣凡往救人者皆自私其利者也王猛退桓溫以圖燕李克用謀解圍於燕拓境於潞唐莊宗合我之交離彼之黨為取天下計其意皆自為也未嘗有以美名易實禍如竇建德者也宋自南渡以後談經濟者非縮躬而多畏懼則憤激而鮮實效否則不免征繕調發之艱功未造端而民聽已駭所以爾時之事無可為者一時諸公只可講明道義留帝王致治之法於不墜所謂聖賢之命脈猶在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如陽氣潛藏淵泉之下一以養萬物之根莖一以避盛冬之寒慄孔子作春秋亦是此義因思五代之時天下賢士聰明才力率無所用故并入釋氏一門宋有周程開其先朱子繼其後士

釋志

卷六

廣徵

三

大夫有所依據免尋釋氏之路則有功於斯人大矣然其不得見用於世故別出而為此者其為勢所使則一也擊大奸者俟其動搖而擊之則易為力俟其安靜而擊之則難為功蓋奸人事悖必有自為動搖之時賢知之士先事而為之謀養其全力以俟其間苟動搖矣亟起而蹴之鮮不克濟矣董卓移都之時最可掩擊皇甫嵩不能擊也李全敗於彭義斌之時趙范請以兵蹴之史彌遠不能蹴也彼其心存畏懼百慮俱廢不因此時亟圖如奉漏甕以沃焦釜展轉卻顧不得已乃始號召於眾而圖之吾謀尚未集也奸人之胆先我而定則吾難為力矣子家子曰日人惡作未可知也謂其動搖而復定也鄭莊公稔叔段之惡於前及其叛也窮追遠討使無所容穀梁以為非親親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7 文下

義季友聞叔牙之言先事而飲之公羊以爲誅不避兄二說似乎相反乃君臣之義則然也人君制義者也可以議親而亟行法則爲傷恩穀梁所以非鄭莊也人臣奉法者也知有罪而不討則爲縱賊故以亟討爲義公羊所以義季友也乃知緩追逸賊親親之義爲人君言之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爲人臣言之也漢之諸王有聞樂之泣人臣執法而君不稍貸其過在君而不在臣六朝之君誅鋤同氣如取鯨鯢當時羣臣無爲田叔袁盎之事者其過亦在君而不在臣也張敞論霍氏怨望欲致其討而曰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雖其說近於權術不甚純粹於以肅朝廷而全恩禮謂之合乎春秋可也春秋書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疑者曰大夫有罪不以日卒此之

釋志

卷六

廣徵

書

日卒則是無罪也無罪而殺之則宜閔之閔之則不沒其親君之母弟文宜書弟此不書弟是以義疏之也既曰疏之宜去其公子不去公子是不欲疏也三者皆異乎常例何也曰此聖人變其常文以示衷也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託以疾死死而立後兄弟之恩其用意也微處事也周聖人漢曲其文以著其意而明古今之大義也人之觀賢也驟而稱之不若徐而味之驟而稱之者美其行也徐而味之者度其心也以此之心附彼之心知當時處事委曲以致其心又知所用之心常在天地之間也以後世之人不忍泛觀其心又知當日所用之心不在耳目之前也凡論賢者之事其隨聲可否者皆無益於我也其深思後得者則不獨爲彼也以吾心詳其曲折遜志而諦觀以吾身

肖其曲折躬衡而實踐則天下之善無不萃聚於身樂善之心無不暢遂於天下矣此爲學之法也凡開創之君與其臣談說故舊以爲笑樂爲之臣者亦以舊日之恩仰答上意此朝端之盛天下之慶也然所述之事所操之旨皆當出於戒懼而不矜喜道諛則君臣之歡可以不替若因緣際會輒自誇張又或小有憤邑卽生怨望皆人主所不堪也魏徵侍宴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所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此人臣侍君燕樂廢歌之準也民之逋負有二有窮乏者有奸黠者朝廷蠲除之恩要皆奸黠受之窮乏不及也不可不思所以齊之程子爲令有所獨除前科獲免者後科必先期取足然後人不以逋爲利其事可法也賦稅國之大事也有司課責良急吏卒緣以

釋志

卷六

廣徵

書

張威愚民輟餐飡勞吏常苦不給不可不思所以寬之种世衡爲令有所追呼不使執帖入村但榜諸寺門書其名字期以時日無敢不至者其事可法也詰盜賊者必使比閭族黨不時窮詰窮詰境內之奸使無所容則境外之盜莫敢相引而至所以有晉盜逃秦之效也尹翁歸爲治奸邪罪名縣縣皆有記籍盜賊發其比伍中輒召長吏告以奸黠主名用類推迹盜所過抵常如所言無有遺脫程子令晉城夜有殺人者吏叩門白程子曰吾常疑某村某人惡少之不革者也必此人也其事可法也爲有司者以所治徭役輕重與上官力爭上官不得見責也平丘之會子產抗論以爭職貢自曰中至於昏然後見從其事可法也人心之貪起於銖兩之微浸淫不已則放而無極月令一

歲中再正度量衡石斗甬權概所以儆貪也其義可法也治大都者利用嚴峻治小邑者利有寬舍蓋都邑之地奸人猾胥所族處也敢於玩法是以不可不嚴所謂馭點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也僻壤小邑聞吏而走且避之見官長而色戰若有司過嚴徒假鄉部猾民之利器爾故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猶有吝道晉之上九是也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故居官之日常若不暇大學所以貴豫也天下權執所在趨走者衆除其所忌致其所欲有潛為之地者故所好之人即不明示遷陟而左右道諛坐致飛騰者有矣所惡之人不必操戈斥逐而食客探旨下僚承意代為禳服代為剽亦者有矣趙客欲殺翟章所致禍者不在章也宋人進奏院一案所擊去者蘇舜

釋志

卷六

廣徵

美

欽而意不在舜欽也禍福有相及者非意想所能測也韓信見廢之後倨傲之事當不止於歛望生與噲等為伍稍知畏禍者必不為此言以歛望為心而以倨傲為行所以倨傲之事不能掩覆必聞於人主矣桓温問衛士以國祚脩短其人以恐懼而泄其言息夫躬祈福鬼神釀禍私室而詛祝之獄興楊炎賣私第為官解奸人譖之以為貴估其宅賤入其幣又買地京師而飛語中以竊據王氣蓋位愈高則謗愈重非百口所能辯也其事皆當戒也倉卒避患必慎所投富人不可投也貴人不可投也彼各有慮患之心不為人用也名高天下尤不可輕入危地蘇氏士偶木偶之喻宜知戒焉有直節者不當立無妄之世友無妄之人王生與蓋寬饒書宜書紳焉漢文帝時新垣平言河

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疑周鼎當出其間其說近矣其後武帝果於汾陰得鼎垣平之言未嘗妄也但方士鮮有令終不問術之驗否人主信之恐為遠近所窺大臣信之亦恣其人之招搖故方技之書君子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存其說而不必垂其訓蓋以吉凶禍福天之降命者遠人之自取者近君子以近者觀之即於其近者防之不求諸遠也

釋志

卷六

廣徵

美

蘇氏士偶
木偶之喻
宜知戒焉

釋志卷十八終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麟校輯

自敘篇第六十一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為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為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為形各自為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窮不致是以患其易味聖賢為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

釋志

卷九

自敘

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會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為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偽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為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維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

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偽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眾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為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

釋志

卷九

自敘

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苟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淡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為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為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遊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為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滌頗辟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為己任謂

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即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即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觀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

釋志

卷九

自敘

王

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易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喪貶子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思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

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求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謀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防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

釋志

卷九

自敘

四

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聞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淡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

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適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

釋志

卷九

自敘

五

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且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論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

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父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布温立德絕名象內行冠丘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執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眞遺榮及未艾脫緹絕風塵苜蓿留官舍絢蕭撰良辰日子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慎再覩太丘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峰

釋志

卷九

自敘

六

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脩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嵇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齋鐘鼓旣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僂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瑞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瑞立祠興都之祠鳴吻與泰禋殿挈其飛翔蜀撫瑞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瑞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猷過諸

方熾舉世蒙蔽一方嚙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為屹然不可移者雖樵芻伏鑽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為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劔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為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道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覲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然遺意俱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

釋志

卷九

自敘

七

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為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鈇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温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所學是以我為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為政也以人為政者難期擇其自為政者致力焉是善既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為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且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

救失辭囂遠譽釋志學第一

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終古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共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軛辯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釋明道第二

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闡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温象其隅直廣履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微纏俗情蠅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

心為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其証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參其臂脛迷方失歸臨岐忘徑釋養心第四

釋志

卷九

自敘

八

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間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崩若隕坻崇猶累塵行汗共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釋脩身第五
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辯言驚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珂自圭常復淡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力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
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為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釋成務第七
義路高閎利門厓隙仁如攸穆鸞甚詆談理欲在躬互為

盈歎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
偏側銳刺大惑有三冥味黜黜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
厥初徒悲絲染釋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
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
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
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辰釋聖王第九

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
更闡麗正唐開延和未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
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釋唐
學第十

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淡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箕
釋志 卷九 自敘 九

成時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
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
駒步勿踵人砥釋至治第十一

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
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
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
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為圖前席而語釋治本第十二

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
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
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釋任
賢第十三

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

惟雅實諸蒼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弘大治止惡於幾
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釋去
邪第十四

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鳴鳥述職
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颺不誕不撓
內直外方時有遷賢與為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
世變惟臣之綱釋大臣第十五

駿民啟后自古有作采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
簪橐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飾簠簋
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治躍從如
升堂違比赴壑釋名臣第十六

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謹乃
釋志 卷九 自敘 十

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艱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
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爭參開三重心儀
繩木義比采葑釋諍諍第十七

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
加賜豈無祥嗣猶從入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
降為皂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
匹休民之飲豈釋功載第十八

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惻惻無章學以資治行必
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
燕好承儀君子為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
之歌可比甘棠釋吏治第十九

澤宮既盛髦士日稊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制陋

觀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授業重以敦敏經術甲胄
治政干楛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于俊造終焉師尹繹選
舉第二十

邪佞鸞斯正直虎啣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
斥絕世嫉名流拜云葦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
步玉改轍凡此讐機匪由明哲寶游不簡刺探漏洩鑿在
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

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翳末季主聽
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為汎梗
國類瞻烏安處祗席危甚輓輻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
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

三德瑚璉五典梁杞必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
釋志 卷九 自敘 十一

克勵風敦俗深漸性啟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胄執經
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
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
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
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胥井進旅任俸暴齒
敲骨山租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均繹愛養第二十四

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為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
融融計臣似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雁鴻井里蕭條
不盈愁鬱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繹租
庸第二十五

九府圖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畚我

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座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筭
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噉然取彼計臣投界騰鶴繹雜
賦第二十六

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醜
為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減三派瀾徐防厥兩涯
事逸人紆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遠壤疏咫尺
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川第二十七

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眾共觀昔在皋蘇敬慎
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誦酷吏弄法
莫子敢侮笏格盈前轄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繹救
法第二十八

列戟為牆坐甲當閣高墉濬壑溪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
釋志 卷九 自敘 十二

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緜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
外戶決藩哀此瘼人膚革僅存探丸椎豕日暝塵昏枹鼓
不息凶精悖魂隨會為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九

籍氏司禮容官戒且以茲精禮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
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爰象神畝人雍
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
無福煩續斯亂繹三禮第三十

方伯連帥卒乘丘甸升中嶽宗觀后行殿內刑之議慘斷
棟戰是曰古制吧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
二寶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晷緯秦漢封禪疏
倘矯誣比諸誕諺繹古制第三十一

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

一頁 丹 黃參日車全書第 8 反文句

遠猶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
烝嘗薦膳范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
弛禁兼聞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

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暇倒景匪躡
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世業聖王與能眠葭千里
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稜
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郵災舍逆取順因壘舞干血不
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爵陵岑積殪三世爲將
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豐偃革
建藁苞葉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釋兵略第三十四

國之大事是日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
釋志 卷九 自敘

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
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櫛運屑越釋軍政第三十五

井甸旣逸府衛最精繩敵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
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
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帑棄彼朱英室家
餉饒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鷲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
釋武備第三十六

維師尚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
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它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
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筮從漢釋位謀周草昧
啟疆邊陲扞捩錄其膚功以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

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龍禹禘慶增祚永澤逮

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
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脊腰班識
皇運翊融違囂釋興亾第三十八

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陞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柅散爲片錦
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惕習熟乃心優游是戾釋凡
事第三十九

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
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毀率冶師鑄金
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釋立
教第四十

澤麗講習益求直諫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掖
釋志 卷九 自敘

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開曠夷險可嘉苑枯無妄淡以久成
造道相忘伐木輟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
三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

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
僵偃聲其廉恥矜其闇助好我者褒威我者絕順事恕施
有鞠無刺相如拒秦遇頰則屈滅孫哭孟疾疾是敢狎虎
放麇禍福標欵釋人道第四十二

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
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缺隆隆者汗名流佞諛
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噴舌哇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柎眞
處璞杳冥蔽遮釋出處第四十三

利可權也亦曰倚刀鷓雛芳潔鷺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

曰逃治古道諛衰末風饕餮常葭苧禮誼弁髦上下交征
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大半文錦既厭等諸緼袍踰憲
趨顏其樂陶陶釋取與第四十四

為盈為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謗
含垢譬彼輕鰓何懼骨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
倒戈買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筭磨代斗咄爾
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惟母百年已分保茲貴者
釋慎動第四十五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闔二簋有時三爵
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總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
陋茲悃悃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
文明庸行自飭釋庸行第四十六

釋志

卷九

自敘

五

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
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頽齡情存駒犢
望絕孺孖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鶴鶴淮南
之歌君子弗聽釋父兄第四十七

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
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榮共育慷慨即遣
榮樂無獨几厥鄉士下逮黨塾取庇纍葛無私砥礪周道
敦厚仁及草木釋宗族第四十八

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膺包歸妹
羊判耽若紫葢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合妻女德無極
同居志睽冷容長舌險詖勃後數踰闔門不戒晨雞班母
作訓以儆中閭釋夫婦第四十九

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愨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
壤壟霜露悽愴榑栴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嗔自然之感
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控德舍我水木徼福懷寵苦懸
蕙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釋祀先第五十

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取具治生非累既飽
則飢鱸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
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釋奉身第五十一
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眾銷共射
一彌勿使眾瓢共酌一罍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
焉問廣成釋養生第五十二

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母不欽春秋經世志古
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
釋志

釋志

卷九

自敘

五

覺悟人禽併矇夏屋仰止高岑辯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
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衍衍惜惜敦崇六藝翼彼儒林
釋經學第五十三

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
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
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澆宣舉
南董遠追佚僖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十四

脩辭居業以聖為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
揚微析辯詭說塗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
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偽棄真直堪累欬釋著
述第五十五

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為色鼎寶為味通達國體心存

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備立言
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怙心虛車共嚼釋文
章第五十六

道惟一是一並立則詩博採眾義諷遠不廢吁嗟哲人心存
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
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
說第五十七

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
藝苑實惟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亾羊得均飲醜釋兼採第
五十八

孔稱焉度孟曰尚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
狂益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
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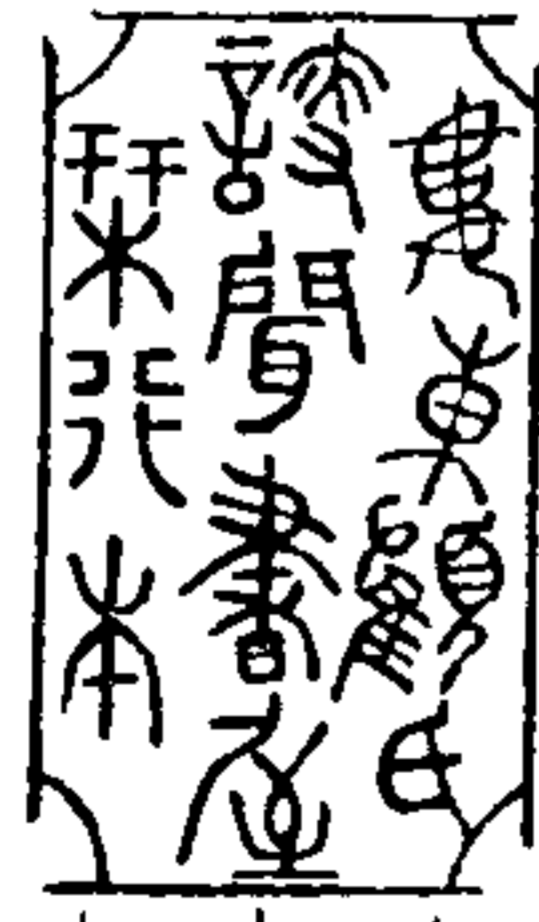
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釋尚論第五十九

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
羣疑間問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
旁皇離岐我則粲然從容指攜順彼長道度以良規釋廣
徵第六十

惟釋志尊所授指聖真正偽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
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
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綴胄美從王嘉禦寇
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邇近理性情參
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淡王道究廣隆
基任崇構療調饑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耆舊
探理窟塞情竇借斯人躋仁壽釋自敘第六十一

釋志

卷九 自敘



釋志卷九終

潛室劄記序

學者讀書期以明理而已史以紀
事美惡咸備無論矣而切於言理
者六經之外惟子諸子之書惟儒
稽之班固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

序

觀者九家而九家之中不獨道墨
名以雜家小說皆與焉所以儒言醇
疵互見真贗雜陳求其精義微
言可以上續孔孟之心傳者殆不
如觀自宋周程張朱大儒輩出而

其片躡隻字皆足饜飫人心學者
耳提心受口誦手抄字編而句輯之
名乃語錄後世得之往往珍為玉屑
丹砂而惟恐其說之不詳也要其
所言者無非有關於身心性命之

序

百與夫修齊治平之原故足寶
貴耳元明諸儒得其正宗可為羽
翼者亦皆多能自創一書自著一
說以訓當時而傳後世非無本也然
自陸王之學既興學者多溺於異

說惑於岐趨而不克自振我

朝尊崇正學一以朱子為宗其道大光予

少承

先大夫大司成公訓以知從事正學及

作屏南邦丘書之有闕正學者咸

序

三

思購而得之其未獲行世者尤樂

為表彰期与天下後世共之有属

吏上元令伊祁刁承祖出其先人所

著潛室劄記一編以求叙於余披

覽之暇輒為動容真歎曰若此者

其可以升朱子之堂而入孔孟之門

者乎揔其大要如主敬存誠正心

養性持身涉世之學皆得其精

微直參宋儒之症而回事指陳藉

物為抒言之明白曉暢痛切淋漓則

序

四

尋可補宋儒語錄之所未逮百卦

言多觀其取名劄記不遇隨其

筆劄而記之而以此開導羣蒙

惠茲末造其真潛室之一燈乎

學者試取其書而用室研尋潛

心玩澤則退躬實踐之餘其亦可
以知予言之不謬也夫西林學者
鄂爾恭謹序



序

五

世家易象賢難以文章世其家學掇
巍科登膺仕吾見其人矣以理學世
其家尊聞行知士得已而民不失望
吾未之見也見 邑父母刁侯焉侯
爲

伊祁鄉賢蒙吉刁先生文孫以名進士
膺

序

簡來治上元潔民愛已其治以正風俗
興禮讓爲務未期月而利興弊剔疲
俗一變士民交口神君遑遑及侯異
政且窺其學問曰明體達用根柢不
凡予時投老鍵戶不交當事一言不
知其爲蒙吉先生文孫也遑予合訂
四書大全朱子語類或問廣証前賢

語錄陸稼書 盛稱刁蒙吉先生隻詞片義蓋若球圖予固已藏之胷中矣侯從夢寐來得毋是其苗裔乎已而侯以鄉飲酒禮賓予禮成賓主不交一言閤日侯手潛室劄記二卷視予曰此先祖未刻書四種之一也已刻不載予始知侯爲蒙古先生

序

文孫水有源木有本定不偶然退而雜誦稼書 盛稱語皆在焉如逢故人更遇新知連宵達曙不能去手口誦心維此非經生家言徒用以取科第者也又非語言文字以口耳供講學而不主於躬行實踐者也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蕃變天德

王道何以條貫修已治人何所持循皆布帛菽粟之言可以服食而依據正如張橫渠先生作正蒙一一夙興夜寐窮思極慮真積力久得來融釋脫落言言典訓侯薰蒸醞釀之久習與智長成若天性宜其根柢蟠固體用合一入爲慈孫出爲循吏世其家

序

而象其賢無難也侯豈一世之人哉先生豈一世之人哉亟勸廣播用滌凡近侯其割枕秘付開雕嘉惠後學勿吝勿遲

雍正三年乙巳冬長至日上元後學退谷黃越書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逡巡門外焉不肖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詩禮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為理學家沿源沂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批而醜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構潛室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語片玉含輝

劄記

偶句隻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為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和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竦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于人心耳哉乙巳承祖奉

簡命特授上元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不乏人間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

刊之為窻窻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為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為其廉于價省於工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為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為一已立心外之不知為萬物立命徒以雕虫小技弋取浮名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為儒林

劄記

中一大罪人為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敏素疎拓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鑒臨為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明坦坦焉祛羞於衾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鎔均未敢自如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墜我家殷惡焉滋懼云爾

孫男承祖敬識

潛室劄記 卷上

伊邪刁 包蒙吉著

男再濂

孫

顯祖 承祖 興祖

曾孫

錦鈞 錄鈞 鎧鈞

全較

錫山高世泰彙旃

全訂

南豐湯永寬碩人

全叅

上元黃

越際飛

上元許

鏘賢聲

全叅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潛室劄記

卷上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

處置停妥。纔了却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

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

身之事也。仔細簡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

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

家居鄉。却不會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為學。果何用。

春秋於魯君見弒。只書公薨。個中用意甚妙。胡傳可

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

愈覺分明。而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着馳騫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滙歸在心裡。不着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小。而能小者也。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為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

潛室劄記

卷上

為緊要

視時心在口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

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

則四者一一合體。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為

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

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

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

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當與朱子之言。並炳日

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冊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為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愠。未能也以愠為忿。而懲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愠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為已。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為元功。則子靜力詆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為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誣以支離。比諸楊瑩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

問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即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為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即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為天也。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并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尚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為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潛室劄記

卷上

四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却。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

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着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

潛室劄記

卷上

五

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為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

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為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閱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玄機峻。待人領畧。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

潛室劄記

卷上

六

後學。茫無着眼處。其為吾道之蠹。豈淺鮮哉。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其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罔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裡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每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

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覲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潛室劄記

卷上

七

也。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學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性。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

潛室劄記

卷上

八

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

釋氏以心爲其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性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

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為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為胞。民與物之情。

欲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妄做與否。

潛室劄記

卷上

九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卧隆中。非三聘不出。既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為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喫盡多少辛苦。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

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為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為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孝。或為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

潛室劄記

卷上

十

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友。或為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于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為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

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曾子之所學，當從

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端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為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潛室劄記

卷上

七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粟菽，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為之註，誰知其為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話而為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為人也。然則四書之行于世，為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為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為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于書。竊意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原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

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于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于書而著于

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慎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于書禮而畧于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即義。

潛室劄記

卷上

七

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即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為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為情，而傷其性。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函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慎，惟恐有拂于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于人欲。

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冒昧而不知為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圓便是一畫只是撇開了引教長一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回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撇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凶則無剩漏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即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冥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個太極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為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為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真與天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須講修德修身

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為先務心即理也性即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為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繇立治法所繇施也

陽明師弟動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孟子胡為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為主即偶有不合

潛室劄記

卷上

四

聖人之旨處却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告顏子此虞廷十六字嫡傳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

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
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
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叙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
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聞焉曰聖人不輕言心
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
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
則見其參于前也見其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于衡也見其心于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

潛室劄記

卷上

五

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
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
非心善觀者盍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
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已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
身。身載心。一已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已之天
地位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已之萬物也。內而
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已之萬物

潛室劄記

卷上

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
天地也。膝下承歡。父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
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
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借之。大道莫不有以
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成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
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
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日知其所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不能。物格也。可謂好
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潛室劄記

卷上

六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
無繫累纔是真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兩者
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
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
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
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

二七七

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

時要和平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時時安

潛室劄記 卷上 七

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

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絲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

于本體自然處尚隔一層是以梁溪云云然在初

學者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初入之心妄念膠結

若不安頓如何便會渾合或勉強而行之須索如

此

孔顏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唯

無物而後能有得唯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

而其為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秦州輩厭薄聞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于舍布帛

而求其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于凍餒而

殞命者幾希

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

一切判斷不開只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

同體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

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

原是天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

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

潛室劄記 卷上 六

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

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通則

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為君子者在上位為小人者

在下位小人耻其下而以功名矢志亦將勉力為

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為小人者在上位為

君子者在下位君子耻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

失身為小人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

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踴躍間里也故盈盈焉溫飽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此天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十三經于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氏之書粉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爲僭竊也甚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况

潛室劄記

卷上

九

于聖賢之名器乎。聲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之任與。文清先生曰。大聖人作。予將有厚望焉。論人于戰國。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仲連之辭富貴。甘貧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當的。他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

面。而其實則本之于心也。何也。整者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嚴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吾于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乎。吾師乎。錄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邇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明于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予嘗有語云。早歲服膺惟庭訓。晚年北面在梁溪。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

老子陰符經從未睹全書。只于薛子讀書錄中得其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及閱之雜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話說。薛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目、口、天下

之三。要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却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于理矣。烏所語于克已之功乎。

許魯齋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余曰。一時之怒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瑜而不見瑕。畢竟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人心唯危。則道心唯安矣。道心唯微。則人心唯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為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即感而通天下之故也。予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為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

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

言語輕浮。淺露無涵。蓄躁率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也。養氣者。須沉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為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為家謀也。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見于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失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孺行。但于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淪胥。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為師友。或免于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

梁溪之于河津。猶顏子之于曾子也。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臥不解衣。乍醒即起。余未能也。解衣而臥。纔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即于次日記之。覺得此心在腔子裏。但

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

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

書此甫畢。閱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

發一事不可妄動與予中間二句全合此心之同

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

一物。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

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流為人欲。富貴功名

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為天理。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

善。即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絕之。使日消。所

謂知幾之學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余引伸之曰無教逸欲有家。無

教逸欲有身。

無經日用唯難。無安屋漏唯危。

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

身也。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

凜凜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

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

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裘鼎金玉而隨取。輒

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與凶。微諸言。躁其言。人未有能吉者也。言之

訥與否。微諸氣。暴其氣。言未有能訥者也。

潛室劄記

卷上

四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

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

子以遍觀六經而盡識。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

人爲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

銘一篇。皆勉人爲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

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

所謂交易爲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

寤而寐。寐而寤。循環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為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寤寐必以敬。則太極之理。真實在我。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詩只是要政事得中。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季。讀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惓惓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欲自為地乎。閱其四書大全辨。恐亦有拾友季餘唾處。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嫚罵。故開國之初。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大昌明。而或失則浮。鼂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

然後知道之大原。出于天。纔說性。纔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咸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子。處。繇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為聖人。昌黎以墨翟。臧孫辰。與孔孟並稱。要之醇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慎恐懼四字。說的任地嚴重。小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人恃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任地醜惡。似乎霄壤懸殊矣。豈知一不戒慎恐懼。便做到放僻邪侈。要免放僻邪侈。須是戒慎恐懼。出此入彼中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慎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躔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疆域上查考。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是孔子的地理。把兩大象實體到身上來。即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也。區區識緯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盎。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活潑潑。如何可空。

晝間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慎密。吾心未有能存者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真正。吾心未有能存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書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時靜坐。纔得沉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晝間言語自然慎密。夜間夢寐自然真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爲。擇無一毫滲漏之爲。執。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如此方是真功夫。愚謂從功夫。覓本體。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填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填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矜妙訣。律所謂違

本方殺人者也。

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不繇程朱。是入室而不繇戶也。愚謂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闡明。殆盡。學程朱而不繇高子。是入室而不繇戶也。

梁溪於端文爲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聲所欲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蒂。如此正見兩公高明光大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段意思。便不成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朋友併不成學問。

儒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皆是也。須是克己。閑邪。打掃的。潔潔淨淨。然後本色豁露。無少汚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于方寸。瞭然于日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活潑潑。然後本體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唯無物所以能有物。

有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資也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尚未是真頭面唯時時靜坐讀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維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時咸宜者矣梁溪先生却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為太極作个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直是先天而天弗違看他何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除者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

梁溪述少墟之言曰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慎恐懼便是敬以直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言子守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處不苟

晝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得晝必書之晝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晝無所書無所思則正念弛而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冥安成矣私欲生于內冥安成于外則身心日污壞而性命日淪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牽于物則紛亂雜擾不能為官骸之主宰而心為昏君五官百骸各牽于物則陷溺汨沒不肯為心之服役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曰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曰盡吾性命之所當為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人之田原不要芸我強要芸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已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莠荆棘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寶告

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咕嗶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爾性何以復歸矣而得也性何以見歸味而明也失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盎然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脚萬萬莫要脫了肩好好的交與那個人方不負彼蒼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玉成之意

文清曰愛流為淫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

蓋淫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

以係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然既

曰道矣豈有係戀亦豈有私恩乎

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屏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日損無日益矣無已姑借憎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

求改過以自新彼憎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問貴賤於事也無問大小於地也無問明暗於時也無問久暫皆當提醒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頃刻忘也壽親一舉而四方垂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肖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敬以直內心乎道也義以方外身乎道也心乎道道

疑其心也身乎道道淑其身也內疑其心而身益

淑外淑其身而心益疑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

心以不動為主者也而反曰動心蓋震動其心使之

有所警惕而不敢即安庶可不淪于真頑也性以

不忍為主者也而反曰忍性蓋堅忍其性使之有

所創艾而罔敢或易庶可不囿于氣質也故孟子

曰增益其所不能薛子曰則日新矣然則動心者

正所以不動其心也忍性者正所以不忍其性也

每日外考吾所言字字句句務期核實而後已實矣若未能有行焉雖實言亦虛也每日內省吾所知事事物物務期認真而後已真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真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真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于是終貞于是始矣仰觀俯察滿目皆肅殺景象使人愴然天地一團生意却都收藏在裏面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遂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脚便是禽獸讀之悚然危懼

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功夫須從此做

陳陽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遠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而言之時一刻少他不得包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如何讀事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作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為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况自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于二字曾未着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

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為訓詁。或發為論議。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為善去惡四字了却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為學。微辭與義。如日中天。即謂程朱復生可也。即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間然矣。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格物者也。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茲。不啻不敢含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于此。孔子于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也。言一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

潛室劄記 卷上

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為標的。若陽明之力。詎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免省力耳。自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詎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處則未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彀率。如何可傷巧。

溫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為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是曾點一流。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

二八七

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
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為我發蒙乎夙昔反觀似有
見地且于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
一否奈何安于虛見不勉勉于實地也言念及此
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事原為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却是大不
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己急急回頭庶無大悔
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書依舊操三
歌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甘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祇栗危懼思所以
平格不當指為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
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也然謹書屋漏固
可作事親良箴矣

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
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
曰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貞志處及門中唯以不
情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至

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

孟子持志陽明責志正是頂門一針後來人或為物
欲牽引或為科名汨沒惜哉

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
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于天故莫高
于周子之志

高子曰人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即所謂獨也又曰
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即所謂慎獨

潛室劄記 卷上 三

也又曰久之純熟此個念頭都是天理即所謂知
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
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幾及耳故曰
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放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
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却多少氣力

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
生理油然而惡可已則吾之心渾是仁而心之仁渾
是天矣

高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六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心
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雖然吾君吾民良劑。至哉
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
語。直欲使天下學者。盡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
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來以來。若先生其弗
可及也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
千四百年。一切從事于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
博我以文。半截。至約我以禮。便茫然矣。有宋周程

潛室劄記

卷上

完

張朱五夫子出。然後推其博文之誘。而一意窮理。
推其約禮之誘。而一意居敬。舉孔門所謂循循善
誘之定本。而著明之。殆無餘蘊矣。又四百年。姚江
良知。直接江西頓悟。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截語。
及博我以文。便以為影響。以為支離厭棄。而不屑
道矣。幸高子崛起梁溪。以五夫子之窮理。為孔門
之博文。以五夫子之居敬。為孔門之約禮。舉濂洛
關閩所謂服膺孔門之定本。表章而著明之。又豈
有餘蘊乎。夫人而無志于聖賢之道也。則已。夫人

而有志于聖賢之道也。斷斷乎當從高子入。
不讀高子遺書。真是虛過一生。

高子曰。吾生平不以三公為榮。而以潔淨二字為願。
然願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
二字。豈非合身與心。而為言乎。心掛一絲。則其心
不潔。不爭矣。身染一塵。則其身不潔。不淨。一絲不
掛。一塵不染。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舉在吾
身心中矣。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即潔淨。即精微。
內觀吾心。一易之秘藏也。外觀吾身。一易之流行。

潛室劄記

卷上

罕

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此之謂真學易。此之謂
真學高子。

高子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
古在此。一日反復此言。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然
非曰諷咏其言而遂已。嘗試進而求之。三才在此。
六尺此六尺者。豈不巍然與天地同體乎。今夫天
終日生地。終日成吾子。其中生成若何矣。今夫天
地之生成。在兩間。而吾之生成。在一心。心有所放。
失則不生。心有所缺。欠則不成。不生不成。則此心

頑空矣。吾惟求易簡于乾知坤能強而不息。然後可與言生矣。厚而能載。然後可與言成矣。生生成成。即六人即三才也。千古在此一日。此一日者。豈不悠然其古今同運乎。前而古終日往後而。今終日來。吾于其中往來若何矣。今夫古今之往來。在二氣而吾心之往來。在一心。心有所繫縛。則不往。心有所障礙。則不來。不往不來。則此心間斷矣。吾惟日孜孜求符節于先聖後聖。考而不謬。然後可與言往矣。俟而不惑。然後可與言來矣。往往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來來。即一日。即千古也。仁者人也。人者心也。天下未有離心之仁。則未有離仁之心。故高子曰。心本仁。如日本明。耳本聰。目本明。而失其明焉。則瞽不可以為目也。已耳本聰。而失其聰焉。則聾不可以為聰也。已心本仁。而失其仁。則目雖明。而心已瞽矣。耳雖聰。而心已聾矣。瞽瞽之心。尚可以為心乎哉。不可以為心。尚可為人乎哉。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則已憐之。而人亦其憐之。至于亡心。視亡耳亡目。何如。乃已既贖然。

人亦相視為固然。其失輕重也。抑甚矣。程子曰。人只為此形體。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無所障礙。則人體即天體矣。愚曰。人正為此形體。與天不隔一層。踐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無所虧欠。則人體即天體矣。內省吾身。耳目形也。其能明能聰。則耳目之性也。吾惟盡吾聰明之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性。而耳目之形。踐矣。手足形也。其能恭能重。則手足之性也。吾惟盡吾恭重之性。而手足之形。踐矣。外省吾身。父子形也。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吾惟盡吾親之性。而父子之形。踐矣。君臣形也。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吾惟盡吾義之性。而君臣之形。踐矣。兄弟朋友夫婦之性也。吾惟盡吾序別信之性。而兄弟朋友夫婦之形。踐矣。踐其形。然後可與言性也。盡其性。然後可與言形也。天命之謂性。賦性之謂形。

踐形之謂人。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則無一物而非太極。形色色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則無一事而非太極。巨細細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則無一時而非太極。往往來來盈眸而是也。此處放過。便是形不著習不察。物自物事自事。時自時與吾無與也。此處果識得無一物而非太極。無一物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心。而心有一物。濡染則非太極矣。無一事而非太極。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極無一事而非心也。無一事而非心。而心有一事。繫戀則非太極矣。無一時而非太極。無一時而非心也。無一時而非心。而心有一時。間斷則非太極矣。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之太極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吾儒只說太極。太極便無極。故孔子專言之。而周子統言之。非有二也。若二氏只說無極。却遺了太極。是以談玄說妙。都在靜裏尋覓。至于動中紛至雜投。未免厭煩。遂思屏絕事物。不

潛室劄記

卷上

知事物如何屏絕得。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色而已。

一日五件事。曰事母曰課兒曰著書曰謹言曰省場。圍五件事。都合併一字上去。曰敬。古今道理。都在四書裏面。故薛文清公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四書道理。都在集註裏面。故愚又曰。集註不可一日不讀。讀集註所以讀四書也。于集註無所得。而漫言四書說夢也。于四書無所得。而漫言古今道理說夢也。

潛室劄記

卷上

器

孔子子伯夷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以為聖之清。于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而孟子則以為聖之和。周子于伊尹曰。大賢也。而孟子則以為聖之任。豈一人之身。可賢可聖。固若是懸殊耶。非也。賢希聖者也。賢而以大名。則幾幾乎聖矣。是故顏曾思孟。俱稱大賢。及其從祀孔廟。一則曰宗。聖一則曰述。聖一則曰亞。聖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蓋皇帝王以降。聖人不世出。天縱孔子出。類拔萃。古今絕響矣。嗣此以往。或有姪美顏曾思

孟者則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觀於周程張朱，殆其人與五子俱稱大賢。當以四子之例處之。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愚嘗從而私擬之曰：周元公見聖，程純公悟聖，程正公修聖，張明公勉聖，朱文公會聖。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使學道者知宋五子，卽周四子。孔子而後，此九人者，其弗可幾及也已。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于楊墨，其可乎哉。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開而孟子繼。非開則無以爲繼也。開之功，大于繼。若夫顏子、曾子、子思則同有功於繼。孔子以來相傳之道，程子開而朱子

繼非繼，則無以爲開也。繼之之功，大於開。若夫周子、張子，則同有功於開。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闡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乎天下萬世哉。

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其誰哉。愚謂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却路徑。

簡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簡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簡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簡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

明不敬也。敬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強也。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能無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繇今驗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便以謹言爲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

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

天即理也。此語最盡。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顧諟天之明命。顧諟此理也。四時行焉。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盡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此理也。

潛室劄記

卷上

聖

也。無數亦保守此理也。日鑿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淪罔。或恣肆于理之中也。敬天之豫。無敢馳驅罔。或放逸于理之外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

潛室劄記卷上終



潛室劄記 卷下

伊祁可 包蒙吉著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興祖

會孫

錦鈞 錄鈞 錫鈞

全較

錫山高世泰 棠梅

全訂

南豐湯永寬 碩人

全參

以上元黃 越際飛 全訂 上元許 錫賢聲 全參 以誠敬為綱。時時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為目。時時辨別。的去其庶乎。

潛室劄記

卷下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麼極力承當。莫要絲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

君子夙夜惕勵。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淵。而欲羅異珍。恣奇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茲其所以為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道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為顏之樂也。與。不憤不苦。悠悠蕩蕩。閑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驕語快活。是飽。



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憤矣苦矣。更有一字訣。其誠乎。子與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或欲入山。子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會尋覓否。或曰。未也。果安在。子曰。不在天之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子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蔽。不得。方寸耳。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便會視。耳便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

潛室劄記

卷下

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中。聾把絕頂去處。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勵起來。尋箇名師。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力。須索要到這種歇脚。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遠。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雖在紛華靡麗場中。漠然無所。與其高尚有知斯徹。上徹下再隔他不住。且言。且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言目前名勝。而貿貿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

在書本上。還在腔子裏。子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違心易志。俛仰于今之世乎。抑將砥躬勵行。黽勉乎古之人也。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眾也。智僅足以周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眾也。然則求免于庸眾。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

潛室劄記

卷下

分與量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因乎勢與時。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于瘡百孔。茫無下手處。驕語亦奚以為。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

此做文十字訣也。俚而至約而盡知言哉。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纔無弊。若必逐人逐事。責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而曰謹慎。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矣。或問守已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窮理而已矣。

潛室劄記

卷下

四

魯論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共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書無難易。無多少。不讀則難。則多。讀則易。則少。或讀或不讀。則難則多。讀之又讀。則易則少。吉凶夾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

是非決諸春秋

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

潛室劄記

卷下

五

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資。是擁其一人焉。

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豈云有者乎。

以言媚人以親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

嘗試反觀內省。儼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衆的源頭。這箇念頭須掃除將去。

潛室劄記

卷下

六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幾乎。

以逢迎為謙光。以躓直為慢侮。以豪強為義氣。以忍讓為怯懦。以詐偽為聰敏。以長厚為糊塗。以雷同為親愛。以慷慨為矯激。世俗之見。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無辨。

昔人云。亂臣賊子。只見君父有不是處。噫。危哉。然則忠臣孝子。只見自己。有不是處而已。繇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遊之不我信也。鄰里之不我服也。婢妾臧獲之不我畏。不我懷。

也是皆無道而處此也。假令有道處此。爾爾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有苗可感。奚有於同體。奚有於同氣。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即謂無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揆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充同科矣。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員申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頑鈍寂寥。

潛室劄記

卷下

七

吾不欲觀之矣。

孔孟而後。周程而前。醇正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韓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擊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章即渙然水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坂公光明磊落。間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

恨。

坡公為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毀其稿。而遠名以進。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畧同。儒者盛稱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與。君驕臣諂。壞社稷。官貪。屬貧賤。諂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驕二諂。

卧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至哉言乎。獨有國之明訓也哉。我輩做人亦然。

潛室劄記 卷下

八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余謂駱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為表裏。蓋武氏貫天達地之惡。舉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冤矣。

王莽有子。秦檜無兒。

神武莫如操。謙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檜。試與較榮華。繁富貴。豈有加于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念頭。

行差路徑。九泉之下。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漢高祖譎而不正。宋藝祖正而不譎。

鼂錯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畧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遊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欺哉。直者。處之以公心。應之以坦衷。裁決于義道。而無所回屈之謂耳。學者不識直字。橫逆之加。悻悻莫能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善讀書。固如是乎。

潛室劄記 卷下

九

我輩有大憂。問舜。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却便不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為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即以此施之平等。固不可者。昔人所謂德量。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養厥好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為乎。噫。不特。

此也。卽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尊師取友二之則不足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那討洽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瞋眩之藥。効他山之石難矣哉。憲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爽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

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此。是降心抑志以

潛室劄記

卷下

十

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慙勉以圖。令終乎。間有錯誤。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子矣。敢傾刻卽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圖全美乎。

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乎。高宗不夢帝賚良弼乎。彼牧人者。衆魚旒旗。又胡爲乎來哉。無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產執政。與人誦之。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噫。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不爲。鄉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換骨。猛力滌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動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應之曰。自觀人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漠不顧忌者。比比也。果

潛室劄記

卷下

十一

知好名。定揀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賢於不顧忌者遠矣。此以恕道教人。廣開爲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也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驅除。纔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粧點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我做

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語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興還是德不修。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冷容誨淫也。楊雄之於王莽是也。顧天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顧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許若不甚努力，只怕一二分盡壞了。可畏哉。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立，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之不軌于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苑之罪。一言不慎，齊陳乞之類是也。一行不立，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不軌於正，西漢楊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彧、郭嘉之類是也。晦菴論文：右曾子固、左蘇子瞻、噫過矣。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禪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

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吁咈，不成君臣。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聞廣譽，不施於身。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貯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人不我諒，而嚶嚶求白焉。過矣。閑邪以懋厥德，積誠以動厥物，他非所知也。我有恩於人，而惓惓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為己圖便宜。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己，不肯為人留地步。小人也。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較長，絮短骨肉間亦戈矛矣。况儔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嘗試，安墜坑落，墜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古人多，則違心處行之事，層見叠出，不啻痾。

瘵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以
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
貧而淡。然無求于人。富而藹。然能益於人。兩者皆
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
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與氏所謂。餽之類
是也。君子不為餽。不容心。
首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園君臣也。而以兄弟傳。

潛室劄記

卷下

古

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為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
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
之為也。不則。反面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
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袒。念人之饑。如我枵腹。
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
人之孤寡。如我仳離。此有肝膽者之為也。不則。爾
為爾。我為我。自雄其貴。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即艱
苦顛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

都以肝膽為主。

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神鬼。
云如之何。

申生之志。可為舜。陳仲子之心。可為伯夷。叔齊。惟是
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
德勝陳平。宗澤。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遭時不
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噫。古今來如此類者。何
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即有能文之士。畫筆耳。

潛室劄記

卷下

圭

烏都所謂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為
公論。此為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為徒。義以召
忽為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噫。過矣。尼父怒
仲。當不苟忽也。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
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為惡者
有所懼。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既多乎。語上

語下都用得着。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漢高配呂后。掃興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御龍子集中。極力訾江陵。以風聞為實錄。殊失公平。天下事。唯不如人。最可耻。吾不如一鄉之人。吾耻之。既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耻。既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耻。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耻。嗟乎。吾耻之。吾耻之。曷其有極。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鑿。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

潛室劄記

卷下

六

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

靜坐時。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養出端倪。如是而後。稱善學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耻為

人弟子

陳惕龍曰。子本義太淺。畧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于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畧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于煩。淺以翼深。畧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于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昉自孔子。良知之說。昉自孟子。陽明于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潛室劄記

卷下

七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楊墨。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捏聖賢大功德。一則斷滅聖賢真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興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無繇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

人非靜坐則無靜主敬。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為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以勲業言之。稷契周召而後。畢竟以孔明為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靜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

潛室劄記

卷下

六

而朱子不與焉。噫。誣也甚矣。

海剛峰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菴。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噫。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錄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錄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淪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

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一口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為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唯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傳行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官。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

潛室劄記

卷下

九

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藹。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為二傳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地分曉。豈必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

的過覺的津津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憲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

做了君子却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却是喫虧

如今涉世或當局或旁觀却要分明此意

范定興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

讀共見書作醒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所共見乎語不驚人死不休則為文人墨士而已

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少愧慚無

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錄今看來却都

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為學也

今日治心且從夢寐治起此處大段不清楚以是放

其心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

於文成而忠憲過之蓋學勝也

陳揚龍謂陽明為本朝為第一人又曰第一才人非

第一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至

其所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

遺書朝夕諷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

覺天下之賞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

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之傾心者更無可以

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則已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為靜吾儒即

動是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

氏言無吾儒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為無而吾儒

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彝即無聲無臭之天

載二之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

實以為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

即一物不容之本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

辨也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象之。象者斷易之畫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象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象也。然而進乎象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翼象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註於諸儒。易註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視孔翼。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愚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為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為莫知其鄉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為出口入

耳云。爾要靜坐。須是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為形寂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與非。是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為之著。渾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為趨利避害。失之遠矣。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為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六字。而筆之為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為傳道之要訣哉。若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續其

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五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關中之張，皆踐履此一圖而筆之為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誰知其為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又朱子之敵，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後者，宜用攻。

繇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然後彙輯訂正，列為四書。朱子又續承二程之志。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則饑，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稊稗同，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幸矣聖賢矣。

賢矣

文清謂堯舜為乾道，禹為坤道。蓋據書辭曰：欽明曰重華，曰祗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為乾，舜為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為乾矣。大抵堯舜為乾，禹為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為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強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

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後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聊勗已耳。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文清稱真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于心。心不雜則滿腔天理，渾然湛然，發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光明俊偉，自是千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于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則聖賢豪傑兩途當有各擅其

長者但聖賢分數少。豪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于豪傑矣。

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釋氏之徒。以為師事大顛。謬誣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畧其小。廉責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獨介清苦。不與世俗為緣。如鳳凰之在鷄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慎也者。不問而知。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其為端人矣。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不問而知其為匪人矣。

文清曰。為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即遏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修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朱張。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非正學也。即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張朱。亦

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駕周程張朱而上之。正取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

道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是尚可以為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功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命。寫字。務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學。何也。心即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

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特不可以千秋哉。并不可以一世矣。為吾子弟者。慎無役役功利而自外堯舜之道哉。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而能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塵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諸史。只是玩

潛室劄記

卷下

天

物喪志

文清本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一。刻。不。凝。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

用其極。究歸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

文清論為學於口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後。即求口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口耳博洽文辭華瞻。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文清曰。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

潛室劄記

卷下

天

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宜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

爵又烏知天爵為何物哉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遺一字。或多一字。皆緣心不在。而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

持已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違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為口耳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的。

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聰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敬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威儀。亦何可以不嚴整乎哉。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即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即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已。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

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忤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四子五經焉。蘇韓。闕筆矣。或謂

字不鍾王、非書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程朱，即此是學焉。鍾王束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嗣響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續千聖相傳之敬，而點畫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

曾子三省其卽中庸之三達德乎。

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竊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警惰，只當于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于輕與惰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養心。聖賢之書，勤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爲鑒，臨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

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為天理之心。則高峻。為人欲之心。則卑陋。為天理之心。則廣大。為人欲之心。則狹小。為天理之心。則光明。為人欲之心。則暗昧。為天理之心。則潔淨。為人欲之心。則污穢。為天理之心。則端正。為人欲之心。則邪僻。為天理之心。則專一。為人欲之心。則雜擾。為天理之心。則寬厚。為人欲之心。則刻薄。為天理之心。則細密。為人欲之心。則粗疎。為天理之心。則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深沉。為人欲之心。則淺露。為天理之心。則公平。為人欲之心。則偏私。為天理之心。則坦易。為人欲之心。則艱險。為天理之心。則舒緩。為人欲之心。則急躁。為天理之心。則謙和。為人欲之心。則倨侮。為天理之心。則退讓。為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文清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即拂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可畏哉。

文清曰。盪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三者雖並言之。要以盪滌私邪為主。蓋盪滌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文清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文清曰。盪滌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文成之才。大於文清。文清之學。正於文成。尚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清。蓋自為地也。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便不成造化。人道邁往。有一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息間斷。便不成性學。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懈弛。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歉乎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繇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以歎學之不講。賢迷途者然也。余則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繇道者。衆也。以歎學之徒講。役役空文者。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既忘矣。又何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勿忘為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於正助矣。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先正云。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雜以閒思妄想。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以不從事于斯也。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問心焉。行往問心焉。飲食問心焉。語默問心。寤寐問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爲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爲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文清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衆。朱子曰。至精之理。于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蓋本孔子也。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繇。謂之道。道與理只是一個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即庸眾者習而安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個物。即有一個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個物。須審那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也。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為知。此即知行合一之學。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即顯即微。有間乎無間乎。寂然不動者。體也。而用具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即體即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為是語也。

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却有物不有其何。以言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却有時不然。其何以言用。體用兩虧。枉却天命之性矣。曹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怍。心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已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已復禮之受用也。克已復禮為仁。謂顏子之樂。即顏子之仁。亦可矣。

潛室劄記

卷下

三

為子不能盡子道。為臣不能盡臣道。為父不能盡父道。為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

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皆惡。要在人有以調劑之。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強。愈日明。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為。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于用力之久。夫用力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理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然其至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非爾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即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

潛室劄記

卷下

聖

一本耳。而千態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函陰負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漸進于誠。包曰不敢有偽心。漸進于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益一目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口日省察所習。不慎。則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

上第一件事。念之哉。

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潛室劄記

卷下

聖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立誠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不存心。則放。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慎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該載于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即物即則。即器即道也。二之則不是。

目來覺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

意懈怠言語粗疎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書
夜間須兢兢提調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而戶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
矣。知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
意則出世經世傳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
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
華而廿一史所以暢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
簡冊者皆可以此書貫通而滙歸之也。故曰四書

潛室劄記

卷下

聖

不可一日不讀。

薛子曰萬物本于天萬事本于心。余謂天者萬物之
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
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育
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
心。卽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
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
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
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祖唐宗其治亦

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
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慙德故也。
所以謂之雜霸。文清曰三綱五常爲學爲治之本。
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
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
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
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

潛室劄記

卷下

聖

鄒魯洛閩

涇陽先生微有駁雜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
微有沾滯而大段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
無少駁雜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
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繇也。使非顏曾思孟羽翼
於前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
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
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皎然於天

下萬世。若曰吾自有捷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曾思孟乎。吾不知顏曾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慎之。

焦弱侯以程朱為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勳立。名垂史冊。子獨目之為小人。誅其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子獨

潛室劄記

卷下

四

推之為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嘆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子詩。韓聖子文。皆讀書破萬卷者。而辭氣萎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

蘇長公長於五經。然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纖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涇野崇奉二程書。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為未也。擬之和靖。而以為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

潛室劄記

卷下

四

不謂之知程也。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于程子獨不然。援濂溪為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為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為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為生民未有之書。即知四書為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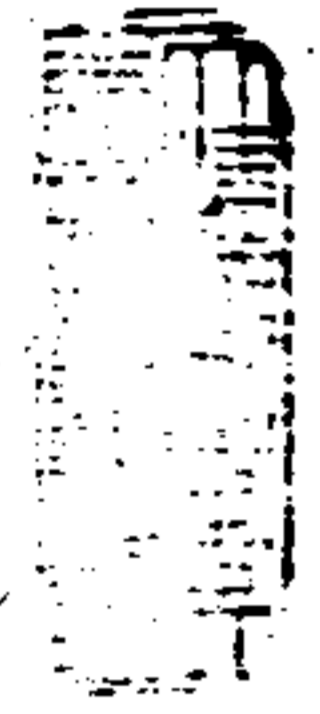
為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潛室劄記卷下終

潛室劄記

卷下

吳



夔州唐鑄萬先生著

潛書

本衙藏板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裴徊者久之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撰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謂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既訖不禁掩卷而歎也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沈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

潛書

張序

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苟卿爲蘭陵令旣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真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並稱豈不甚哉漢成哀間蜀人揚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奮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實五稼保邦民否則牴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

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詆其陋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蠹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

潘書

張序

古之立言重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深沉之思蘊積於中多不可制吐而爲辭風發泉湧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不同奇正不一要皆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故能歷千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林而曾有一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掇拾衆說稍藻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枵然無所有者文之弊極矣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令卽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証今求其成敗得失之故洞然心曾晚而學道奮

潘書

潘序

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舉又如淮陰將兵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厚故發之果其文高處閱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
 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倣作萎蕙不逮斯編遠追
 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先生蜀
 人父亨予曾宰吾邑有賢聲遭亂轉側兵間齋志以
 沒家族燔于賊先生僑居吳中酷貧無子遺文將就
 湮滅賴有佳壻哀集梓行其可幸也夫其可慨也夫
 舊史氏松陵潘耒撰

潛書

潘序

二

潛書 目錄

潛書目錄

上篇 上

辨儒

尊孟

宗孟

法王

虛受

知行

性才

性功

自明

克原

居心

除疾

病獲

悅入

潛書

目錄

恆悅

七十

無助

思憤

敬修

講學

勸學

上篇 下

取善

有為

良功

格定

去名

五經

非文

知言

鮮君	抑尊
得師	太子
備孝	明悌
內倫	夫婦
居室	誨子
善施	交實
食難	守賤
獨樂	養重
居山	貞隱
大命	破祟
博觀	
下篇上	
尚治	富民
明鑒	考功
為政	存言
權實	格君
任相	善功
遠諫	卿牧

善任	省官
制祿	達政
更幣	匪更
用賢	六善
恤孤	善遊
主進	棍政
下篇下	
情貧	教蠶
省刑	名稱
除黨	賤奴
醜奴	去奴
恥奴	女御
吳弊	全學
五形	審知
兩權	受任
利才	仁師
室語	止殺
厚本	有歸

潛存

潛書目錄終

潛書

目錄

四

潛書 上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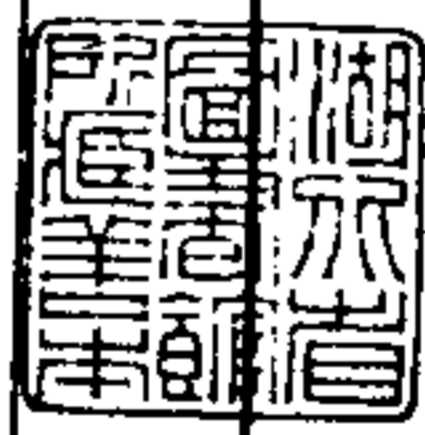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上篇上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

潛書

上篇上

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閑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為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於老死不倦也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

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賢先生高世可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曰吾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困齊以存魯吳

潛書

上篇上

二

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瓠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蹙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聞之

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宦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聖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

潛書

上篇上

三

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臯陶不必理兵刑龍不必懷賓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與周子輿不必王齊荀况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實矣貴無用之根不如樞

其根而場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無長不實人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韋弱通者圖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痺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大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逋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

潛書

上篇上

四

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洩者助其陰餌以黃檗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

潛書

上篇上

五

主誠義則一義誠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終日事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種於中矣未有伏雄成雌伏雌成雄者也心

者有神與我言毋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母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寧定淵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為非聖人也古人多實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其聖矣乎孟子曰夫

潛書

上篇上

六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蓋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始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烏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

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冑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奕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勢以為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

潛書

上篇上

七

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

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爲我操矢不我傷反爲我發心也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三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爲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爲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旣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哉反手之言誠然也孟子之道在養氣而不動心今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二寸縱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外皆餘地也彼度山之梁廣若二三尺豈不能措足哉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使怯者過之則驚眩而欲

潛書

上篇上

八

墜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冶人致風之器南方以橫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則風勁火烈鎔五金鑄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錐之隙則抑之中虛鼓之無風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氣不充橐也心不持足則不能歷險氣不充橐則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氣大則心定心定則才足固歷險成功之道也

宗孟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真見

潛書

上篇上

九

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真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

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真偽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

潛書

上篇上

十

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違毋作因其自然具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爲我所故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爲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爲子之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爲徒之得疾病在己飢渴在己爲治爲療宜飲宜食我自知

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於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自得則得爲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

潛書

上篇上

十

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恆暘恆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

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覩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卽心爲忠卽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

潛書

上篇上

三

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旣亡客心篡入而爲之主嗜慾內膠人已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卽心乎然而有間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旣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旣焉以假爲真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

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天之生人有形卽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

潛書

上篇上

三

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愚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肯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泥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酉卯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雞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

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途更無他岐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人皆可

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闢茅成路陽明子以

良知輔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不易陽明子

之言矣此真聖人之學也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

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

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

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

井不能廣潤故其所為或壹於剛或壹於柔或長於

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

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

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闢而無礙也其見

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

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

跡其所為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為君

者非悍則昏為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

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為相也若得為

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啓君之昏

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虛受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德不

可以不察也謂其無聖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

而自擅為習兵也舜不及堯禹不及舜湯武不及禹

堯舜禹湯武不及孔子見於書也詳矣見於孔孟子

思之言也明矣而陽明子則反之曰堯舜為黃金萬

兩孔子為黃金九千兩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決其

輕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獨具神識觀於泰山而謂泰

山之土輕重於萃山者幾斤兩觀於萃山而謂萃山

之土輕重於泰山者幾斤兩人其信之乎陽明子之

衡堯孔若似於此兵者國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詰爾

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聖人未有不知

兵者也仲尼之所慎者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

我戰則克其謀討陳恒也能以魯之弱小勝齊之強

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學於仲尼且聖無不能不

知

習無不利也而陽明子則曰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是何言也禽一區區小賊遂以傲仲尼謂得金九千兩是仲尼有未足矣謂未習於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未足必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聖人之德也學問之道貴能下人能下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歸之江漢下故一方之水歸之海下故天下之水歸之自始學以至成聖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與其徒良善自楚之

潛書

上篇上

其

自足而見其足過人而見其過人是即傲矣足而不以為不足過人而不以為不及人是即傲矣是故仲尼答鄙夫之問而自以為空空無知不為酒困尤庸人之善事而自以為未能其心如是以受攝廣大造極無上而與天地準也仲尼且然何況吾屬吾屬當何如其為志也必至於堯孔而不少讓其為心也視愚夫愚婦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無進而若退而後可以為學也師友之言必期以大者然人心多傲得寸為尺得尺為丈欲進於大未見

潛書

上篇上

其

其大先成其傲有以聖人之言敗德者矣且有以聖人之言叛道者矣權衡不精其害甚大陽明子吾之所願學也乃兢兢於斯者恐不善擇於其言徒以長傲以是自察焉爾

知行

息關蔡子其父忠襄公嘗夢見陽明子而問道焉息關因畫為圖而以已侍側請唐子有以發而題之乃題之曰凡求道者患在道之無從既知所從矣患在身之不至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央邈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邈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即也夫不憚身勞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謂勤矣而卒之望若見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側者是何也未得所從之道也斯人也雖生於魯哀之時遊於東魯之邦踵於孔氏之門猶之乎身不離於戎狄也兼葭之言吾所恥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既見聖則在聖人之側異於水中之隔矣於斯時也聞聖人之言見聖人之行如渠之導水帆之遇風無往不利而若

潛書

上篇上

六

之何其不克由哉其不克由者何也未得所由之道也斯人也雖入於孔氏之門從於顏季之列日覩聖人之貌猶之未見也日聞聖人之言猶之無聞也君陳之篇吾所憾也蓋彼知在水之中央而不知在身之中央彼知由於聖之聖而不知由於心之聖不自得而求於外是以在焉而弗在也由焉而莫由也陽明子曰良知是吾師也是非自明依而不違自合於道以言乎其人則陽明子為忠襄息關之師以言乎良知則忠襄即陽明子息關即陽明子凡行道所見

之人皆陽明子不在言貌各自得師夫何宛在興嗟欲由弗克哉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寶者也不知良知而不致者懷其寶而不善用者也甄雖不敏亦願學陽明子而不敢謝不及者蓋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知行為二雖知猶無知雖致猶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雖弱者亦可能焉雖愚者亦可及焉何也善如甘食暖衣惡如糗食縷衣知其甘者知也知其甘而食之即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其暖而衣之即行矣若知其甘而忍餓不食以待明日乃食知其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豈有是哉糗食縷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則合一者自然之勢也分而為二者自隔之見也我瞻此圖反求於心不假於外知之所在即行之所在不移時無需事以從息關之後或庶幾乎

潛書

上篇上

六

性才

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於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強於此者形

不爲隔類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於此者道
惟一性豈有二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卽性之無
不能者別謂爲才別謂爲才似有岐見正以窮天下
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尚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爲才似
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
內更別無才古之能盡性者我盡仁必能有天下我
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
照天下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
自子輿以後無能充性之才者性乃晦以至於今有

潛書

上篇上

注

非性之才有無才之性非性之才能小治不能大治
無才之性爲小賢不爲大賢聖人道衰管國申商之
倫作亦能匡世治民然暴白藏墨使民形牯情散齊
鄭秦韓終爲亂國性之爲道聖不加多衆不加少得
亦非得失亦非失卽非聖之爲皆由以發然失其中
正壹於外假雖出於性已非本性不可爲治譬如穀
之精氣淫爲稊稗春爲粉菜味與穀同雖出於穀已
非正穀亦可以療飢不可以恒食恒則致疾又如星
之戾氣散爲彗孛亦爲明體亦爲懸象雖出於星已

非正星不可以恒明恒則爲水旱兵革之災管國爲
稊稗申商爲彗孛非性之才所成如是自是以後千
有餘歲世不知性卽有言者亦偏而不純程子朱子
作實能窮性之原本善以求復辨私以致一其於仲
尼子輿之言若合符契此其所得我則從之此則我
從人不我得其若人何蓋彼能見性未能盡性外內
一性外隔於內何云能盡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
明有光著火於燭置之堂中四隅上下無在不徹皆
明所及非別有所假而爲光亦有無光之明如燭滅

潛書

上篇上

注

而著在條香滿堂賓客無不見其明者然而明不及
衆衆皆昏亂不能行作不知几席所在不知東西所
向不知門戶所由人亦何賴於此明若卽此明取而
燎之何患無光惟止於香杪炷而不燎是以雖明而
不及於衆無才之性所成如是性之爲才故無不周
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後儒僅能周身蓋善脩則周不
善脩則不周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
萬物於彼有闕卽已有闕欲反無闕必脩其無闕雞
卵無雄者蜀人謂之寡彈有媪易十卵鬻者給以五

配五寡既伏既出乃知其寡卯之爲物無陽亦成銳前而豐後白外而黃中雖有至精者不能察其孰爲配孰爲寡既伏之後有陽者出爲雛無陽者敗爲液卯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媪不知學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儒不知儒者豈不知陰陽乃其思力惟恐不精惟恐不一理沉事滯固守不生於是求復亦成剝求泰亦成否十月之間陽雖存而不用不能疏土脉鼓萬物謂之無陽人心亦然心之陽若何道貴明明由於靜道貴通通由於明道貴變變由於通道貴廣廣由於變發生不窮是爲心之陽古之聖人萬物爲一功同天地所施無不合者皆在於是道力雖廣不於廣徵雖卽次有推實具於由靜得明靜中自足至明則顯明非其明守靜乃塞靜得其靜大明乃生以軸觀靜以受軸之虛觀明以行觀通以御觀變以至觀廣軸虛相受徑不二寸圓轉無滯九州之遠道里交錯不計其數造車之始已攝於徑寸之內性之爲才視此勿疑言性必言才者性居於虛不見條理而條理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卽一微草取其一葉

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有條理乃見天道堯舜雖聖豈能端居恭默無所張施使天下之匹夫匹婦一衣一食皆得各遂必命禹治水稷教農契明倫臯陶理刑后夔典樂庶職無曠庶政無闕乃可以成功堯舜之盡性如是後世之爲政者心不明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廢何以性爲誠能反求諸性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性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同仁與私反若能去欲至盡如匹帛無纖塵之色是可謂之無欲不得謂之無私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天非己獨專以自善是爲天私雖天非仁仁之爲道內存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流動滿盈無間於宇內是卽其本體非僅其發用氣機不至萌蘖立見其絕條榦立見其槁既絕既槁仁將安在是故虛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苟善脩之無行不順義與固反無有定方凡德易識惟義爲難識內主易識外行難識主以專直行以變化心如權世如衡權

無定所乃得其平確守不移謂之石義揚號以服人
 謂之聲義二者雖正不可以馴暴安民人我一情本
 無衆異一情衆異猶一繩互縮而爲百結從中解之
 則不可解引而直之各自爲解復爲一繩豈有不順
 於此識義夫然後義達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讓
 禮所由出苟善脩之人無不讓禮與爭反古之禮經
 後世多不能行不行不足以病禮禮之失非儀文度
 數之失乃爭之失上世以禮息爭後世以禮遂爭君
 子而不爭則君子不名道德而不爭則道德不顯何
 況勲勞何况富貴何况奸慝天下大亂此爲之根救
 於其發其何能救知禮者不在行讓先揖讓右而在
 心讓賢尚賢之世必無眞賢示賢於人恥於賈貨歸
 賢於己辱於攘貨世以賢爲賢我以不爭爲賢讓德
 之外更以何者爲賢抑抑雍雍不習而成風君子不
 黨小人不戎雖不議禮而禮自行於天下性渾無物
 中具大明智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通智之本體
 同於日月自襁褓以長知識日深掩蔽日厚蔽明者
 非他卽我之明蔽聰者非他卽我之聰我所以不及

潛書

上篇上

居

潛書 上篇上

舜者我唯一明舜有四明我唯一聰舜有四聰是以
 我測一物而不足舜照天下而有餘人之耳目不大
 相遠十里之間不辨牛馬五里之間不聞鼓鐘誠能
 法舜以爲智四海之祝詛附耳以聲未至之禍福承
 睫以形所患智之不足者患在正不勝詭夫詭明不
 如小明小明不如偏明偏明不如大明大明所在雖
 身所不歷事所不習而智常周於天下三德之脩皆
 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善與不善雖間於微渺
 亦不難辨但知其不善而去之知其善而守之謂爲
 潛書

竟事以此用智未得智力脩德者雖能致精得於沉
 潛其中易膠智之眞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
 之圓則成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
 而和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誤者見智
 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旣成僅能充身華色不
 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脩皆從智
 入人固我同及其積小至大積近至遠則有不同世
 有守一官治一邑而稱善者而善治天下者則未之
 聞蓋大小不同勢遠近不同情豈能縮天地爲三里

潛書

上篇上

居

三三三三

之城豈能縮萬物爲三百戶之民德雖至純不及遠
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
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
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
可勝用雖不殺梟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
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此爲大
機大要陽氣發生軸虛相受二喻蓋取諸此

性功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爲上倫上倫如日

潛書

上篇上

注

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已獨昭昭
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
螢不可亂星不必爲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
象堂房奧窔無有隱區青黃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
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衆農耒
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興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
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
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以象
取喻日月星有異體以心取喻日月星惟一明自照

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卽
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卽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卽能照
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卽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
一城卽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卽一國之耳目
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卽其耳目心身無不遂
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
垢體立峻潔何讓日月孰不尊其賢仰其德雖賢雖
德無尺寸之光以臨下土以惠營作飛走之類天有
三明人心亦有三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

潛書

上篇上

注

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
日禹文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恒謂聖
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
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
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得
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今之制
度朝賓之服必束絲帶絲帶之長五尺綴以錦包綴
以佩刀綴以左右疊巾繞後結前而垂其稊斯爲有
用之帶若有愚者割五尺爲二尺五寸者二持以鬻

於市園之不周結之不得綴之不稱市人必笑而不
取然則雖爲美帶割之遂不成帶脩身治天下爲一
帶取脩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脩身致中
和育萬物爲一帶取致中和割育萬物不成育萬物
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歸仁爲一帶取克己割天
下歸仁不成天下歸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梃
撻秦楚爲一帶取孝悌忠信割制撻撻秦楚不成制
撻撻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續所割二尺五寸之
帶還爲五尺之帶可圍可結可綴兩端之稊蕤然而

潛書

上篇上

天

中有續脊終不成帶大道既裂身自爲身世自爲世
此不貫於彼彼不根於此強合爲一雖或小康終不
成治若是者何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
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又譬織帶者引五尺
之絲於機上但成二尺五寸其二尺五寸不加緯織
仍爲散絲但結尾端亦豈成帶以織所起喻本以織
所止喻末工專於本不能使未織之半自然成帶學
專於本不能使未及之羣生自然成治若是者何一
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

水則爲一於己必盡於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
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父子
相殘兄弟相讐夫婦相反性何以通天災傷稼人禍
傷財凍餒離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盜賊忽至破城
滅國屠市燬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
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
不可爲天下官天地初闢有道無德有治無政清靜
淵默各養其身黃帝谷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
運及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

潛書

上篇上

天

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備使五穀爲食
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旣生匡
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決本真知生死
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
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
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入外一治
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筮鑰專歸於儒故仲
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轉亂國日不
寧息身旣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絲種種釋惟明死故求

真心實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卽所成性離之無以盡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廩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人若棄其廣宅棲身於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性何以異是今於其內致精於其外若遺若忘天地山河忘類泡影萬物百姓遺等芻狗名爲治世實非治世卽非盡性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空未見其實吾見其私未見其公學能盡性四通六

潛書

上篇上

三

格備在一身如酌水於井取火於石井無盡水石無盡火夫井僅容甕石大如棗何以無盡若是以天地之水通於容甕之井以天地之火藏於如棗之石水火本自無盡非井石能不盡世能用我如日酌日取無求不足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鋼智慮外勲利怵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專一藝猶有益於治

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自明

道無小大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知吉凶聖人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如土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繩墨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

潛書

上篇上

三

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就之不可取寶非己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己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

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園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自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內實內明譬諸

潛書

上篇上

三

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卽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卽氣血而不知聞識之非卽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學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按脉則癥結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

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吾目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問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尚何言心心有真明人

潛書

上篇上

三

皆以意爲明心有真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真體真明大徵小徵內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內見於尺而外尺應之心無長短易應者內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內得其十而外效不闕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既事既試內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古之人學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彝迨其

後也非性命不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叅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掇前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絕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橫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潛書

上篇上

五

充原

唐子嘗出遊而歸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朋友親戚亦有來問者乎曰無有也則稱鄰人之善問鄰人之善者誰也則皆鄰人之婦也又嘗出遊而歸其妻出果蔬以飲酒唐子曰家且無食是果蔬者其以何易而來曰是鄰人之婦所遺也恐子之歸而無以飲酒也故留以待子又嘗出遊而歸入門見女安而憐愛之執其手理其髮拊其頰而笑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是兒何以爲嬉妻曰昔之夕鄰女要之往爲設餅

食又遺之橘十二枚以歸於是唐子乃歎曰婦人之智不如男子豈男子固薄而婦人固厚哉男子溺於世而離於天者也婦人不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昔者唐子遊於吳之南館於甯生之館年俱弱相親如弟兄也夜不相舍而臥飢相與燂竈爲羹登舟送唐子旣垂涕去矣復循涯而追及於湖濱相望不見而後反又十年而遇之禮貌有加情則疏焉又十年而假宿於故館有客右坐唐子左坐勸食必於右勸酌必於右笑語必於右晨興則爲辭而避去於是唐子

潛書

上篇上

五

追念之而歎曰孺子之智不如丈夫斯人也豈爲孺子則厚而爲丈夫則薄哉孺子未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丈夫溺於世而遠於天者也嘗聞諸越之耆老曰郭鴻臚居喪自始死至於禭絞衾虞祔哭踊居食皆中於制陽明子謂之知禮他日有嬰兒喪其母者入室求其母不得號而不乳食者三日恃粉糜以生陽明子見之謂門弟子曰嚮也鴻臚之居喪不如是嬰兒之善居喪也陽明子行年五十當其始生之日門人往賀曰唯夫子不虛此年詩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夫子之謂也夫子天授之哲人也非弟子所能及也一人言斯衆人皆歎陽明子曰吁二三子未知我也衆人順年聖人逆年知與年加見與年加聞與年加知浚沉心見博覆心聞蓄亡心三者根心還以戕心順年而下如順瀧而下逆年而反如逆瀧而反吾行年五十哉吾欲反乎襁褓之初而未能也祭之先肄樂舞於郊壇唐子往觀焉或曰古樂不得聞今聞此聲廣大和平感我性情是必虞夏商周之遺聲也美哉聖人之制器作樂也

潛書

上篇上

五

唐子曰聖人烏能制作天地生物八器別焉八器既別八音具焉音者器所固有也於是聖人取泗濱之石以爲磬斷嶰谷之竹以爲管伐嶧陽之桐以爲琴瑟文嗟歎之言以爲歌詠協之以六律播之以五音宣其固有也后夔雖聰工倕雖巧豈能有所加損哉皆天地之本聲也道喪世降情失慾流奸聲繁興猶是鐘磬猶是管籥猶是琴瑟賤工狡童蕩節致柔佻姣靡曼以爲謹樂是淫濫之志所造也非天地之本聲也是故古之聖人治以樂成不外乎聲奏至於邦

國以和萬物以蕃天地以安無他以本聲達其本性也及乎亂世樂亦成亂至於君臣無禮父子無節男女無別兵革緣起邦國崩喪無他以奸聲長其奸氣也蓋聖人脩身育物因其故有不益於外故有者恒生外益者必害物固然也唐子曰舜治天下有苗不服有苗天下之昏民也伐之不懼教之不知舜能格之斯無不格矣易曰信及豚魚豚魚物之至戾者也浮木觸之翻若吹脬信能及之信斯神矣不及而格之謂神非類而同之謂神非聖人能而我不能通與

潛書

上篇上

五

間異也天既生物萬億其類不得其類則人與物二天既生人萬億其形不得其形則人與人二母既生子彼此其身不得其身則子與母二奚啻是哉耳既有聞百千其聲不得其聲則耳與心二目既有見百千其色不得其色則目與心二心既有知百千其慮不得其慮則心與我二苟得其道則舜與苗民爲一身舜與豚魚爲一氣不得其道則苗民豚魚卽心而是其如心何哉其如心何哉水在杯中與在海中豈有二水然兩杯相並隔在分秒不得爲一水四海相

去不知其幾萬里游魚可達也豈謂爲異水山川草木牝牡形質大判矣生天生地以生羣物無二生也陽氣時至蟄蘇而化有條達而苞長無二生也方各見方物各見物故不相通聖人盡性如海復性於原是以類亦通非類亦通也

居心

聖人與我同類者也人之爲人不少缺於聖人乃人之視聖人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或曰天地之氣有叔季故其生人也有厚薄我觀在昔或百年而

潛書

上篇上

三

聖人生焉或五百年而聖人生焉或數聖人同朝而立或數聖人比肩而遊自周以後遂無聖人是氣之薄而不生聖人非人之不能爲聖人也唐子曰謂古今之氣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長翟今之人皆爲侏儒古之馬其身倍象今之馬其身不加於犬而不若是也以是論人不薄於形而薄於所以爲形必不然矣唐子曰古之爲學者始造於常常則必至於大則必至於精精則必至於變變則必至於神如時之除而不見其除也如時之進而不見其進也若農

夫然播種百穀候之而弗失焉今之爲學者不然其書百千於古其聞百千於古其論之詳備百千於古聖人之言得彼而益見其神其言合於神矣其人不於常不出於未造之常則亦不免於爲衆人之身而已矣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好學者內省外察唯恐分秒之不合於聖人而卒至於相去之遠如何哉曷亦反求諸其心矣人孰不欲有安宅哉過朋友之家語言飲食既畢則去之矣假居於人之室近則月日久則歲時則去之矣之燕趙

潛書

上篇上

三

者次於旅舍信宿則去之矣非已之宅過而不留焉是已之宅終身不離焉於宅則知我於心則不知我以觀宅者觀心則知心矣以居宅者居心則得心矣然則當何以居心哉嵩嶽之山立乎天地之始並乎天地之終處於六合之中以爲之位連乎四極之下以爲之根斯亦不移之至矣心之不移也似之大海之水風乎南北蕩乎東西無所表之以識其處無所維之以得其止斯亦無定之至矣心之無定也似之聖人之心如嶽衆人之心如海善居心者能使海變

爲山則堯孔可幾也或曰心既定矣敢問求道之何從曰子欲將心求道乎曰然曰子之將心以求道也豈不以道爲至神之一物望之而不見將竭心思窮歲月如結網求魚操弓彈鳥乎曰其或然乎唐子指燈而言曰吾與子處於暗室之中目無所見著火於燈明照四壁無所不見豈非以火乎然則火自明也明卽火也非火在是而別有所假以爲明也心譬則火也道譬則明也何見爲二物哉

除疾

潛書

上篇上

四

唐子曰我有疾曰逸其寂也液液然其動也洩洩然其流也不知其所之焉若使我繫心如繫羊夫亦奚難有不縱而縱繫之而莫繫者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我又有一疾曰躁人之產於其土者其性多如其土吾產於湍峻之鄉故吾性亦湍峻閉戶之時不能移景而坐必將變焉不能終食以須必將先焉不能終朝以寂必將動焉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少康失家滅浞乃復不然成郊者浞衆也守門者浞衆也衛宮者浞衆也少康至郊誰爲啓郊少康至門誰爲

啓門少康至宮誰爲啓宮雖其故家終不能入必戰郊斬門清宮而後入我之欲除二疾也如是孺子有好戲者侍於先生教之以成人之禮孺子悅端坐不動無異於成人及先生出與其曹嬉跳越奔走好戲如初我年五十六矣求止不恒猶彼孺子豈非恥哉請自今毋若孺子鄉人有好鬪者有事飲於社就席而能下舉爵而能恭無異於善人他日與狎少年處一言不合起鬪如初我學聖人之道者也求靜不恒猶彼鄉人豈非恥哉請自今無若鄉人

潛書

上篇上

四

病獲

唐子爲學十年視陶猗之富如鼠壤視趙孟之貴如鷲毛而逸心不收躁心不除見譽亦喜見色亦悅行年六十二矣飲酒過多晨興嘔沫懼其馴爲迴風也於是止飲因疾而思生因生而思身因身而思養因養而思遇因遇而思營因營而思死曰生旦也死晦也羊相抵於屠門而不知其將屠也雞乘尾於籠下而不知其將烹也人皆求勝於人求遂其欲何以異於是朱氏之館有養生之書取而觀之其言有之

神御氣氣駐形心生則神亡心死則神居解之曰心無生生死死云者舜之所謂人心也殉心喪神終其身爲戚戚之小人而短命以死爲心乎爲神乎引箸而思之舍箸而變焉食進於前方惡忽甘視之如易器僕使於前方怒忽悅視之如易僕出門不罔入室不憂有遠慮而不思見好色而目不留十年學之而未能一食忽焉而得之樂莫甚焉引而直之勿使復曲扶而正之勿使復偏一食得之必且一食失之也虛中以與人直己以遇詐知我不爲喜不知我不爲

潛書

上篇上

聖

慍譽我不謂厚慢我不謂薄虛吾宮潔吾室明吾牖謹吾戶處乎其中無所願於宅之外如斯以俟之耳

悅入

甄晚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壹於心而患多憂多恚爲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靜者始未嘗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未嘗不力而憂恚之疾終不可治因思心之本體虛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達心無窮達地有苦樂心無苦

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恚而勞其心以治憂恚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既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詈僕妾而怒養子而亦

潛書

上篇上

聖

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卽此一人卽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悅不在物也悅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悅爲戕心之刃悅爲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爲從悅以入悅者非適情之謂非徇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自從悅入

不戚戚而恒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潛失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逸如繫狙包汞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逸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汞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人倫難協民物難齊皆心之所貫也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悅可以達之不悅則嘗懷煩懣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間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悅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悅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於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

潛書

上篇上

器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悅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爭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陰霾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悅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為悅之所可致也仲尼之教亦多術矣不聞以悅教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

潛書

上篇上

望

恒悅

唐子語戈仲子曰子勿憂貧貧者天也子如憂之貧未可去而憂之害子心者甚於貧矣戈仲子曰吾亦

求樂耳唐子曰子將何以求樂曰吾一日之間有可樂之人則與之有可樂之時則弗失有可樂之地則往焉唐子曰若然則子之心是百憂之府也若憂子之人至憂子之時至而亦無可樂之地子其若之何且三可樂者假於外三可憂者根於中子避憂如避讎防憂如防賊而不知讎與賊已先據於心其將焉逃仲子未學而不善問遂無以發之也心之本體無憂無樂者也不受物加不懼外鑠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鑿雖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質不變心之爲體有

潛書

上篇上

吳

似於此而難見心者何人之有身生於嗜欲養於嗜欲其所以陷溺其心者自生而然矣雖見爲故有而實難復於故有雖順乎自然而實難合於自然用力既久漸有得於初心不於樂見而於憂見蓋害心者卽養心之方蒙心者卽明心之藥是故仲子去憂求樂吾則去樂就憂憂樂不移其心則無往而不自得心之本體雖難復全由此可以漸見傳說假食於胥靡呂尚賣飯於孟津管仲敝幽於南陽百里奚飯牛於秦市時憂也舜遊於鹿豕之羣太伯處於蛙黽之

鄉顏淵居於陋巷原憲棲於漏宇地憂也瞽象殺舜管蔡害周公桓魋厄仲尼臧倉沮子輿人憂也此十二君子者身當時憂無異於居上卿而封大國也身處地憂無異於臨南面而宅夏屋也身遇人憂無異於九族敦睦羣賢從遊也是故處樂不見君子處憂乃見君子堯之於舜亦必試之於烈風雷雨乃知其不迷况學者乎吾既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於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挈之甚輕可攜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

潛書

上篇上

吳

則剝窳而酒溢於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於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恒不恒吾自從悅入未敢自信悅之恒然蓋試之於可憂之地而後知其能恒也昔者盡鬻其田使原賈經少有利焉原不肖盡亡其資又使爲牙以主經客客竊客金以爲質以責原負失金者移其妻子子弟數人寢食於堂日夜號哭而欲自經竊金者與其屬數十人舍僕而問主勝於衢巷告我盜金遂速於訟當是之時孤而無助家人離心雖非死亡之禍實無異於秦楚

之兵交攻我也當是時有以償之則已器物鬻盡無以償之於是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食盡而禍起無以弭禍遑恤其後豈與顏淵之瓢飲曾子之踵決等乎哉士之困窮未有至此其極者也妻曰過五日無食矣既處困窮又遭多難多難即解饑寒漸至朋友不可告親戚不可告何以爲生乎子近日之學專主於悅吾恐悅無解於憂而憂且以傷子之悅也唐子曰無食豈能不憂多難豈能不憂憂之自憂有憂之所不及者譬諸客之課焉課於外者不溷吾堂課於

潛書

上篇上

吳

堂者不溷吾室心如室非課之所及也又譬諸堂前之井焉炎暑如焚無所逃避寒泉在下澄然不知心如井非暑之所及也內外不相及我之所憂亦何傷於我之所悅哉

七十

唐子行年七十處於張氏之館當始生之日以其餘酒晝而獨飲自慶也七十者生之日日遠死之日日近是弟子之所慶也非所以自慶也然則何爲自慶人之老少不同於鳥獸鳥獸不知脩人則知脩我髮

潛書 上篇上

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將反其心於髮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正學時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少不能學道少之所學者誦讀非道也若可學必其智慧早成智慧早成者萬不得一壯不能學道壯之所學者聞見非道也若可學必其道力早全道力早全者萬不得一蓋人生於氣血氣血成身身有四官而心在其中身欲美於服目欲美於色耳欲美於聲口欲美於味鼻欲美於香其爲根爲質具於有妊之初者皆是物也

潛書

上篇上

吳

及其生也先知味次知色又次知服又次知聲又次知香氣血勃長五欲與之俱長氣血大壯五欲與之俱壯二十以上爲士者貢舉爭先規卿希牧而得貴其爲衆者營田置廛居貨行賈而得富其貧賤者亦竭精敝神以求富貴若是者奚爲也將以求遂其五欲也非貂狐之溫不以爲裘非錦段之華不以爲茵凡所以奉身者無不爲也吳越佳冶之女列於房帷姑蘇奇巧之優供其宴樂凡所以奉目者無不爲也玉田之嘉穀德易之美酒閩廣之海珍凡所以奉口

三四五

者無不爲也艷姬歌曲巧伶奏聲靡靡曼曼移聽迷
心凡所以奉耳者無不爲也蘭桂芬於園圃沉澁馥
於堂室凡所以奉鼻者無不爲也此自二十至於四
十五十之候也心之智識皆爲五欲之機巧五欲之
機巧還以助心之智識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旣失
位欲爲之主則見以爲生我者欲也長我者欲也人
皆以欲爲心若更無所以爲心者其本心雖未嘗亡
而陷溺之久如素入染不可認取如珠投海不可尋
求於斯之時舍欲求道勢必不能謂少壯之時不能

潛書

上篇上

五

學道者以是故也血氣方壯五欲與之俱壯血氣旣
衰五欲與之俱衰久於富貴則心厭足勞於富貴則
思休息且以來日不長心歸於寂不傷位失以身先
位亡也不憂財墮以身先財散也貧賤之士亦視之
若浮雲而非我有此六七十之候也向以從身之
欲而遠於道今則貂狐之溫同於布褐之衣身蔽撤
矣向以從目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蛾眉之女同於齷
齪之妾目蔽撤矣向以從口之欲而遠於道今則王
侯之羞同於閭里之食口蔽撤矣向以從耳之欲而

遠於道今則絲竹不如無聲耳蔽撤矣向以從鼻之
欲而遠於道今則馨香不如無臭鼻蔽撤矣於斯之
時不啻視富貴如浮雲而且視死生如旦暮向有聞
不可用今則聞皆可用向有見不可用今則見皆可
用向有思不可用今則思皆可用向有力不可用今
則力皆可用五蔽旣撤一心漸露如素墜於泥中湔
之而易復如珠遺於室中求之而易獲是故老而學
成如吳農穫穀必在立冬之後雖欲先之而不能也
學雖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

潛書

上篇上

五

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

無助

吾遊天下其不至者廣以南耳未嘗見一賢人焉以
天下之大家誦詩書之言人慕文學之名豈無賢哉
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故天下
雖多賢不可得而見也吾處吳中三十年矣未嘗見
一賢人焉吳地勝天下典籍之所聚也顯名之所出
也四方士大夫之所遊也多聞多見士多英敏豈無
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是

以吳中雖有賢不可得而見也文者君子之所貴也
今之文非古之文也其言雖美而非實義吾不欲取
而觀之矣經者道與治之所在也今人窮經好爲創
見而無實用是爲誣經吾不欲取而觀之矣性卽性
耳有何可言今之學者好言性辨論多端何與於性
卽其言善亦爲論性非求見性吾不願聞之也今世
亦有正直之人言不妄行不苟但能淑身而不能明
心下學而不能上達吾豈不見而敬之然非學之竟
事也今之士吾未見有出乎四之上者亦何益於我

潛書

上篇上

至

哉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情也有此二益則
進學易而成功蚤無此二益其遂已乎其亦難易蚤
晚之異耳孟子生於戰國之世未得爲仲尼之徒未
得與顏曾爲友天下之言學者非楊朱則墨翟其謀
國者非儀秦則孫吳孟子無所取益而巍然爲聖人
獨立於天地之間彼聖人之嚮也非中下之人所及
也然而卽心是道卽心得師破迷起惰不假外求誠
能精思竭力必爲聖人不過爲之難而成之晚雖無
師友可也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昔者有明

潛書 上篇上

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於勞閭里之近
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執鞚而
升執鞚而下執鞚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
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途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
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強起而行脛
腫臙趼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
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
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
之右於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已而已矣

潛書

上篇上

至

我無馬我自有足我無僕我自有力足雖弱不至不
能行力雖弱不至不能舉人如翔而至我如刖而至
人先庚而至我後癸而至苟不憚勞不恥後雖無僕
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爲學無朋亦若是矣甄也請從
山東公子之後也

思憤

洪範六極予有五焉皮絮三襲違鱸則粟比戶露寢
當風則噫疾也越在異鄉子處無族十世之澤將於
我絕憂也雖有陋室不展四體雖有下田不足二征

三四七

貧也身五尺半要二拱弱禮人起慢致辭聽藐惡也
遇重如厄處彊如女秉德不弘爲義無勇弱也客有
聞是言者見唐子而弔之唐子曰客之恤我厚矣雖
然客當弔我一極而賀我四極客曰四極何極云何
當賀曰體彊者必先敝氣盛者必先委恃其彊盛而
無所可虞或淫於色或困於酒或壅於味外以沉鑠
其體而內以蠱喪其志是彊盛者所以自戕也保生
後死者恒由於疾屏慾近道者亦由於疾是疾當賀
也昔者大伯竄於荆蠻背親違宗而又無子憂莫大

潛書

上篇上

五

焉乃仲尼稱爲至德比於文王惟憂所以見德也且
夫古之人沮抑志奮困阨學成或內寧而啓亂或多
難以興邦是憂當賀也虛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
所安也美好盈於外愛樂縻於中則心佚而道亡無
欲者上矣寡欲者中多欲者下吾患不能劫欲而乃
有以遂欲有以遂之中可移於下無以遂之下可移
於上是貧當賀也偉於貌者人敬之美於度者人愛
之辨於言者人服之是三者未必爲德器也適足以
蔑人而自足反是則所向多拂增勵其修必不以短

於形者短於德矣是惡當賀也人之視此四者以爲
天降疾惡甚於刑劓之刑天降憂貧甚於流竄之罰
其於愚人則流於傭隸入於竊乞其於才人則流於
徼幸入於奸亂其於文人則發爲騷怨之辭肆爲狂
悖之行志道之士則不然烈火可以鍛金粗石可以
攻玉阨於處世者利於入道者也今使一福一極者
同居而共學則極者之脩必半福者而十之矣是四
極者殆天所以資賢豪也而可不賀乎客曰然則子
以爲當弔者弱也弱亦四者之類也而獨以爲當弔

潛書

上篇上

五

者何也曰疾病慎之憂患安之飢寒不足以爲憂不
重於人不足以爲恥人之大患莫過於弱矣弱者雖
好善若渴見義必爲進而不續續而不終以之爲國
必衰其國以之爲家必索其家以之爲學必廢其學
卽有智慧異敏而卒與衆人同沒者惟弱之故也幸
生爲士身爲聖人之徒志任天下之重入道知路爲
學知方乃因仍其心思需次其歲月悠游晏安卒以
無成生爲食粟之人死爲游魂之鬼如之何不弔挈
餅之力不能舉鼎不勝其重也馬不千里徒不百里

不勝其遠也荷擔而行弛擔而息有時而間也此亦弱之無可如何者也是誠然乎是殆不然求道不與器界同用力不與手足同求道在我用力在心弱則斯弱矣強則斯強矣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周道坦坦夫何所畏吾志必往誰能沮之已不能趨而倚於人雖有載而驅之者亦將半塗而廢矣又曰汙彼流水朝宗于海必朝焉必宗焉緣陵趨壑晝夜不息必達於海雖有從而堙之者其沛然之勢卒莫能禦也吾誠不安於弱又當困阨有

潛書

上篇上

五

以憤發雖弱可強今雖老矣願爲朝宗之汚流必不爲丘隅之黃鳥客其不終弔我乎

敬修

徐中允謂唐子曰聖人之學以敬爲本先生言靜而不言敬非所以善修也吾謂靜不足以盡之當益之以敬曰然靜以言乎心之體也敬以言乎體之持也心如玉靜則玉之質敬則執之慎也道著而變變形而多靜其本也爲資不同爲修各異敬其總也居於河濱者始汲而歸濁不可飲也注而勿擾則石泉矣

定其器而蓋之者敬之謂也撼其器而擾之者不敬之謂也聖衆同心靜與不靜之分也聖衆同靜敬與不敬之分也聖衆同敬恒與不恒之分也我有在而敬不能無在不敬我有時而敬不能無時不敬夫心之覺也無間氣之息也無間能敬者與覺俱在與息俱存與覺俱在故心無散時與息俱存故氣無暴時心無散時氣無暴時是爲能敬謹慎敬也而敬不盡於謹慎溫恭敬也而敬不盡於溫恭無肆無慢敬也而敬不盡於無肆無慢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祭

潛書

上篇上

五

祀之敬也詩曰顛顛叩叩如圭如璋威儀之敬也書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臨民之敬也三者詎非心與吾聞之養卉木者枝葉披隕其根必傷詎非君子之所慎守與然非其本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欲與縱出於心而自賊者也敬者止欲於未萌消欲於既生防縱於未形反縱於既行所以保其心而納於禮度者也自堯舜以來天下之言學者皆知以敬爲本人知敬之爲本而不知其能治心亦或害心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亦或無功於天下是何也人孰不知敬與

不敬之異而莫辨敬與敬之有異也心用尚智善敬者益智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固心用尚勇善敬者益勇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弱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是拘儒之敬也固矣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淺儒之敬也弱矣若是者反害其心而無功當堯之時九山不闢九川不順五穀不樹五倫不敘於是堯禪舜舜禪禹不傳子而傳賢以安天下之民夏商之季獨夫燒炳民命百官替亂於是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伊摯放太甲呂望出奇謀以安天下之

潛書

上篇上

堯

民若是者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未有之奇功也虞夏商周之君臣惟能以敬慎行智勇故處此大變成此奇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徒慎也將以求涉濟也吾聞之習心太約者不可以致遠習身太謹者不可以犯難有言行如曾子而涉濟不如孟賁者其去聖人之敬也遠矣敬之爲道豈期於寡過而稱爲君子云爾乎將以盡其心也將以全其性也將以大其功也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有輕心者不能及敬所以重之也有慢心者不

能及敬所以篤之也容儀之莊視聽之謹非外也所以防其外而一於內也是故其氣清其知明不持而固不勉而行盡人達天皆由於敬施於天下不勞而定曲士然乎哉內省而拘外慎而泥求其心而適以錮其心其於天下何有亦自成其爲無訾之小儒而已矣

講學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也者猶陟險之有助也得師得友可以爲學矣所貴乎

潛書

上篇上

堯

師友者貴其善講也雖有岐路導之使不迷也雖有險道助之使勿失也師友善講則學有成矣夫講者非辨文析義之謂也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若日取五經之文而敷之日取諸儒之言而討之日取孔孟之書而述之使聽之者如鐘鼓之蕩於胃如琴瑟之悅於耳羣焉推之以爲當世之大宗師君子則鄙之其鄙之何也以爲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也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則亦講五經之文焉云爾則亦講諸儒之言焉云爾則亦講孔孟之書焉

云爾是何異於謝莊之塾師乎謝莊之塾師教章句解文字而已夫教章句解文字童蒙猶有賴焉茲之講者無益於學者殆不如彼之有益於童蒙也是故孔子教人因其各得而言不聞復取五代聖人之言講之也孟子教人以其自得而言不聞復取孔子之言講之也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異水也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非異火也向也不知道之所在以為遠不可求即知道之所在以為求之而不易致今則求之於己乃我之自有焉則

潛書

上篇上

空

善講者之功也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是故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煦嫗覆育如雞之伏卵而後教可施焉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於先生侍食於先生非若大眾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而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

潛書 上篇上

一日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不以剛治柔即以柔治柔不以柔治剛即以剛治剛是易也雖有扁鵲不能以一藥已衆疾是不可同也不能以彼藥已此疾是不可易也寒者以桂熱者以礮而後可以為師而後可以施教焉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己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己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為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二三人焉會於一所羸

潛書

上篇上

空

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道而未能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為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慍而或非所當慍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

三五

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已不自知暗如滅燭人之視已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即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即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二三人中互相為謫循環不置何患學之無成

勸學

出入必由戶無踰垣穴牆而由之者寢與必居室無登巢入窟而居之者飲食必以火無決腥茹草而飽

潛書

上篇上

奎

之者人未有舍其必為而不為者也未有必不可為而為之者也必為而不為非人道矣以此三者譬道則道也者不可一人離也不可一事離也不可須臾離也聖眾同之貴賤同之無他塗也聖人不作世衰道喪旁蘖別出乃訾議儒者至於宋則儒大興而實大裂文學為一塗事功為一塗有能誦法孔孟之言者別為一塗號之曰道學人之生於道如在天覆之下地載之上孰能外之而讀書聰明之士別為一塗或為文學或為事功其愚亦已甚矣雖然自道不明

儒者習為迂濶無用於世是以有薄而不為從而訾議之者未可舍已而罪人也韓非曰齊宣王問於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博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故不博儒者弋乎曰否弋者從下害上故不弋儒者鼓瑟乎曰否瑟以小絃為大聲大絃為小聲大小易序故不鼓非蓋諧言以詆儒也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善學者不見大體泥於外迹皆不博弋不鼓瑟之徒也以是見薄於世誠未可以罪人也君子之於道也敬以脩己廣以誘民文學

潛書

上篇上

奎

事功皆備其中豈可誣也是故凡為士者必志於道何以志於道凡所見之人無貴賤無小大皆以學明倫也凡所遇之事無順逆鄙俗皆以學盡義也養僕妾謀衣食量米麥權蔬肉皆以學求仁也草木必有根舍是而為文學必流於浮廢構築必有基舍是而為事功必至於傾敗而殃民若斯之人不求身心不知人道猶出不由戶入不居室飲食不知味孟子所以譬之於禽獸也是故上之為士惟此一塗更無他塗王崑繩為人敏達善為文章唐子樂與之遊一日

告之曰子曷學道道非異也智者視爲高遠而不可求愚者視爲迂濶而不肯爲烏知道者其中無苦難之事有便安之利不人其中則已一入其中卽嘗其味天下之物無有如其甘美者何以見其然也處世多憂患遇人多不良卽才智足以御之以苟免於今之世其身亦大勞矣其心亦甚苦矣學道則不然無入而不自得正已而不求於人雖有憂患不改其樂雖遇不良無傷於已終其身處於安宅之中行於坦道之上雖美色鄭聲不足以喻其娛樂矣天下之便

潛書

上篇上

空

利有如斯者乎王子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翰林顏學山試士浙江唐子爲之客顏公語坐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憂士有士之憂公卿有公卿之憂天子有天子之憂此謂天之勞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無憂人不知求之耳學聖人之道是也不求足於世孰有與之以不足者本無不足於已孰有處於不足者坦坦然蕩蕩然遊於天地之間如在唐虞之世其有憂乎其無憂乎顏公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萃亭甥王聞遠編

上篇下

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

潛書

上篇下

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成瞽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况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觀吾不與之而孰與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人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

潛書

上篇下

二

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蓋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爲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卽爲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進退有數豈故爲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制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

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志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聞好動而惡靜閑居無日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爲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真僞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爲學不敢自罔而卽不敢罔人兢兢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

潛書

上篇下

三

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瀆名不登於仕籍也而數造於貴人之庭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讒慝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葵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

矣豈一葵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有為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顧子曰內盡即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為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鴈門之利峭函洞

潛書

上篇下

四

庭之用哉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為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即粥也亦不可耕之獲之春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為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脩猶耕獲春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即外治即米可生食矣何必炊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為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學即其政政即其學孟子欲制梃撻

潛書 上篇下

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手王齊我知其果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徐中允著書若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唐子慨然而歎曰吾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為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奕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

潛書

上篇下

五

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為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為義不能用眾非義也為智不能決詭非智也昔者大瓠嘗稱高景逸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徇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不立勇有所不為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

三五五

物非化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氏與於治而不辨於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天下無無本之枝壹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壹於內者失之矣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

潛書

上篇下

六

不可飲母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為醋乃燎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良功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為賓程子朱子之屬為主賓擯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闔室之奧主不習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為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有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根而去其

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我豈不知劉宗周之為忠臣哉必欲我為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為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生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專執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

潛書

上篇下

七

遂情達變物無詬厲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不煖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為無功之儒解也德必一脩必純後儒得半誤以為一也守固誤以為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者唐子之

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已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飢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旣多難已安能獨賢是

潛書

上篇下

八

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蓋一失卽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卽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卽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卽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形也心形

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愚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鬪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不充自窮於內非有能窮之者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

潛書

上篇下

九

身處末世心無古今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恥之非恥不若堯舜也恥失己心也自學無真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才天之生才豈無大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豈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一豈有仁

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學之不至也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卽梯亂功卽媒禍君子無取焉卽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

潛書

上篇下

十

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既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自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卽耳目而有耳目者卽母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篤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仁義故大聰明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聰也自視

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聰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格定

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畢生之內樂恒少憂恒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

潛書

上篇下

十一

也樂少憂多者處也無不樂者學也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得乎已則所生皆安矣所處皆豫矣風之中人易性移心以偏爲正以疾爲德賢者甚之豈不正風反以成風世尚剛節我仍平世尚殺身我仍生世尚朋從我仍特世尚道學我仍直世尚論議我仍默君子之守則然也蟲鳥多化象馬不化強大之不同於微弱也形之強大者且不化况心之強大乎大木隨流弱荇不隨流以有根也草之根於土者且不流况行之根於心乎臨難必懼臨喪必哀親疾必

憂君危必共國亂必赴皆傷其心者也不爲之傷者
殘薄人也然衆人不及傷而心亡君子厚於傷而心
存其厚於傷者卽其厚於養者也衆人之心如木潤
之則茂燬之則灰君子之心如金雖遇冶則流遇淬
則堅其質固不變也遇猶生也遇之不齊猶生之不
齊也生安而遇不安惑之甚也生於皂則爲皂人生
於丐則爲丐人生於蠻則爲蠻人莫之恥也奈何一
朝賤焉則恥之乎一朝貧焉則恥之乎皂人可以爲
聖人丐人可以爲聖人蠻人可以爲聖人皆可以得

潛書

上篇下

十三

志於所生豈一朝貧賤而遂自薄乎是故君子於遇
如身在旅風雨凍餓不必於適輕富貴安貧賤勿易
言也果能若此爲聖之基也人皆曰我輕富貴我安
貧賤皆自欺也卽非自欺不必其不動也蔬食之士
不慕鼎肉不能聞馨而不動於嗜徒步之士不慕高
車不能見乘而不感於勞故夫不慕富貴者則有之
矣見富貴而不動者吾未之見也威不懼侮不怒尤
未易言也當義不辟死當辱不與校固有之矣遇威
侮而不變於色不動於心者吾未之見也布與段同

煖菜與肉同飽煖必段爲人也飽必肉從嗜也多營
以華人目甘我口是奴隸負販也以此思之亦制心
之方也憂患道心生安樂道心亡貧阨道心生富豫
道心亡治國家亦然其生非得也其亡非失也君子
之志於道也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是以易處而不移
亦有悔悟奮發由逆生者生於逆則成於順豈反亡
於順成於順行其志之時也長短相爭是非相訟市
人也並爲君子亦爭長短訟是非雖義與利不同其
爲爭一也道未必以此顯晦國未必以此安危一言

潛書

上篇下

十三

相異變色而起其徒助之相煽不已以爲爲道其實
爲名以爲爲國其實爲身何自辨之不明也求勝求
名士之痼疾也稱其過人榮於加袞譏其不如辱於
褻褻自立安在而輕重於人也若此登千仞之山其
處自高建萬石之鐘其聲自遠誠能以道自勝惟恐
其不求勝也誠能以德成名惟恐其不求名也心有
十疾尊則亢卑則委富則驕貧則隘樂則散憂則結
平則懦怒則潰惡則狠愛則溺此十疾者勿易言之
除之能盡可以平天下有一不除不可以行於妻孥

盡除之聖人不能有加漸除之幼學亦可以勉而行也君失其道聽命於臣心失其道受役於物彼不自覺其為役方自以為得主不知其以物徇心遂誘於物也禦寇易禦物難破陣易破誘難寇斃我者也物遂我者也中之者甘之若將以之為生不得不可以為生若將以之為人不得不可以為人物毒於寇惟大勇者能禦之誘險於陣惟大智者能破之有外禦有內制禦之嚴則欲不內動制之力則物不外引化由勉入不得不然也貪財淫色小人之欲也非吾之

潛書

上篇下

十四

所患也吾之所患者欲挾理而處挾義而行豈惟人不能辨亦且不能自辨是學也者藏欲之藪也君子之欲雖與小人之欲不同以此治心同歸於滅心以此治世同歸於亂世道為治本欲為亂根世之攘攘藉藉者皆由欲起有欲不除除之不盡而欲治天下欺天下乎璽一也其文之見於朱者千萬如一也惟心亦然見於事者外同於內不異毫末以道心而不成治是璽本籀篆而朱為鳥跡也以非道之心而幸治是璽本鳥跡而朱為籀篆也天地之大也曆年之

遠也人生其中飛塵隙景耳其不讓於天地曆年者以心體全性功大也妄者乃外誘於物內徇於欲溺於世從於體汨於貧富顛亂於憂樂此其生沒與草蟲何異博奕有勝負飲酒有慶罰當其時亦喜亦慍也博已飲散喜慍安在彼妄者之所營亦猶是也斯言也眾人皆知之賢者亦有所不免焉徒知不如不知貴能為之

去名

名者無脩為之勞有賢良之品無不與之人有勝真

潛書

上篇下

十五

之美無難合之君卿有驟得之富貴與終身勤修老而不遇者其勞逸得失何如哉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不耕得穀不獵得獸好名者之捷得如是此後生之所奔走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若好名者但自竊其名自敗其德其亦無害於世乃使舉世慕之無非竊名之人無非敗德之人其害大矣蓋名者虛而無實美而可慕能鑿心而滅其德猶鑽核而絕其種心之種絕則德絕德絕則道絕道絕則治絕人人為學而世

無真學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亂名之爲害如是從來論者皆未及之何也古之人雖惡無僞不知自掩是以善惡著於外辨若黑白幽厲自成其爲幽厲共驩自成其爲共驩未聞幽厲自號爲堯舜共驩自號爲皐夔雖有幽厲共驩無害於人心者善惡不混故也至於春秋齊桓晉文假名而霸天下善惡不分矣桓文內懷無君之心而外示尊王之義內爲鳥獸之行而外假禮節之文多并小國而施繼絕之恩盡竊貢賦而脩會盟之禮民眩於僞而服其信義稱其有禮

潛書

上篇下

六

天子忘其偏而嘉賴其功數世之後諸侯猶感德不忘焉當時之大夫身爲亂賊事出悖逆而口道禮義之言行爲忠信之行人皆稱其賢焉當其時多無君無父之人而其事君事父之禮美哉其可觀也其忠君愛父之言美哉其盈耳也自昔至今十七代之間同一名敝而外暴之風於今爲甚世尚道學則以道學爲名矯其行義揆其衣冠足以步日鼻以承睫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熟誦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語名旣成則升坐以講環聽者數百人錄以爲書獻於公

卿布於海內自以爲孟氏復生朱子再見弟子數千人各傳師說天下皆望其出以興太平或徵至京師卽以素所講論者敷奏於上列爲侍從未有所裨益卽固辭還山天下益高其出處焉此道學之名也世尚氣節則以氣節爲名自清而濁人自矜而屈人以觸權臣爲高以激君怒爲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爲之助不勝則竄於遠方杖於闕下磔於都市天下之士聞之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願爲之繼也此

潛書

上篇下

七

氣節之名也世尚文章則以文章爲名宏覽博物賦詩作文書紙如飛文辭靡麗其人又體貌閑雅言笑便敏好遊善交譽滿京師斯人也公卿欲得以爲上賓天子欲得以爲近臣文士無用其重於天下不下道學氣節二名也夫文非小物也漢人之作文之末也而况後之瑣瑣方幅者乎若夫今日設科之文吾更不知其爲何物也而亦藉藉於其間凡此皆文章之名也此三名者害心之大者也君子爲政於天下治亦多道莫大於去名矣去名之道維何破其術塞

其徑絕其根此三者去名之道也何謂破其術吾既已言之矣吾不好道學言孔貌孟宗朱嶺陸者吾不

與也吾之所與者忠信也吾不好氣節立朋黨習攻擊樂流竄甘挺刃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正直也吾不好文章窮搜泛覽規韓模歐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聖言也斯不已破其術乎何謂塞其徑吾既已言之矣君臣賢明不受毀譽無無實之毀譽雖或有之不能上達也斯不已塞其徑乎何謂絕其根吾既已言之矣君日省於上卿大夫日省於下不敢暇

潛書

上篇下

六

逸以求寡過天下化之各務其實無私好惡斯不已絕其根乎雖然盜跖之里不皆惡人曾閔之鄉不皆善人人類之不齊道雖行不能盡化也是以舜撻頑讒伊尹墨三風所以齊之也若有人焉自以爲聖賢身居深山而聲聞徧四海動朝廷公卿雖賢庶民雖良不能不眩於其高世之名此其爲害百於讒人什於三風其巧言令色孔壬之魁乎巧言令色孔壬是堯之所畏也君雖聖不及堯臣雖賢不及禹臯况其下者豈可容之以惑人而壞治哉其放流之不與同

中國害治者乃去矣既身先之又明教之又去其非類以變好名之風其庶幾乎

五經

五經者心之迹道之散見非直心也仲尼之時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書乃繫易以道陰陽序書以明治法刪詩以著美惡脩春秋以辨邪正定禮以制言行於是學者力行之暇有所誦習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階也至於直指其心因人善誘則在論語一書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皆明言心

潛書

上篇下

九

體直探道原脩治之方猶坦然大路學者幸生仲尼之後入其門者隨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尚何藉於五經乎取而譬之五經如禾稼四書如酒食酒食在前即可醉飽乃復遠求之五經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豈不迂且勞哉雖然五經何可已也於易觀陰陽於書觀治法於詩觀美惡於春秋觀邪正於禮觀言行博而求之會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務外忘內舍本求末耳若務外忘內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夸通經徒炫文辭騁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於

身心則講五經者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所謂糟粕也與博奕何異是故陽明子曰心如田經則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窮經猶祖父之遺田已鬻於他人而抱空籍以爲我有此田可乎此學經之準也近世之於五經羣疑多端衆說蠡起不可以不定所從子思之後世有哲人孔安國仲尼之十一世孫也仲尼既沒諸儒則講習於塚上至漢不絕安國尤長於書乃其家學而又得聞於諸儒之言其所作書傳必得其真學書者舍安國其奚從詩之序必仲尼之

潛書

上篇下

五

徒爲之以序言釋詩意論世論人言隱而義顯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其創爲傳也尊序如尊經小毛公又繼成之鄭氏遵暢厥旨詩之義大明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至於左丘明身爲魯史其所記述本末周詳典禮彰明仲尼取之以脩春秋丘明卽史爲傳以明仲尼之褒貶更無可疑杜氏又推五體觸類而長之以發傳所未發春秋之義大明學春秋者舍左氏其奚從自宋及明世之學者好爭訟而罵人爲創見以立異以其意斷百世以上之事

繁引曲證以成其自是凡周漢以來授受之有本者

皆草刈而糞除之暴秦燒之於前世儒斬之於後其亦甚悍矣哉今人於五經窮搜推隱自號爲窮經此尤不可何也當漢之初學者行則帶經止則誦習終其身治一經而猶或未逮若是其難者何也蓋其時經籍滅而復出編簡殘缺文辭古奧訓義難明是以若是其難也今也不然訓義既明坐享其成披而覽之足矣雖欲窮之將何所窮甄也老而知學寡聞而善忘於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說詩無兩是之

潛書

上篇下

五

義擇其善者而從之以便稱引故於詩有言於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簡取觸類而長之義以通其所未及故亦有言使養子寫以爲冊忘則檢之其於詩春秋之旨如聽家人之言閭巷之語更不勞我心思妄起疑義書未及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之至於易固在道陰陽窮性命知進退然必占事知來乃可以用易不能知來非占矣易爲空理矣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不然其亦已矣吁嗟乎人之於道猶門也而不出入於門人之於道猶飲食也乃飲食

而不知味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見是吾憂也五經之未通非吾憂也

非文

古有文典禮威儀辭命皆是也不專以名筆之所書筆之所書謂之言若書傳之言謂之文者數之曰文成幾何蓋指六書而言六書有義故謂之文非緣飾其辭而謂之文也說如其事辭如其說善說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聽盈耳焉善辭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書之於策五采絢焉是言也不謂之文也古之善

潛書

上篇下

五

言者根於心矢於口微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耀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盡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謂有體妄謂有法妄謂有繩墨規矩二十三代之編籍闕塞其心序論傳志之空言矯誣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鸞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雖少也重於鈎金唐以下之文雖多乎輕於車羽是何也務炫於文東於俗格而不遂其言也文必有質今世求文之弊盡失其質矣昔京師有

琢冰爲人物之形者被以衣裳綴以丹碧神色如生形制如真京師天寒置之堂背逾日不變變則脩飾之往觀者日數百人皆歎其巧驚其神一日語衆曰孰能與我三斗粟吾授之以吾技人無應者乃問之曰吾之技亦巧矣吾欲鬻技得三斗粟而人無應者其故何也有笑之者曰子之技誠巧矣子何不範金琢玉爲夏殷周漢之器可以寶而不壞今乃琢冰爲玩物其形雖肖不日而化矣吾甚惜子之技巧而非真心勞而無用可以娛目前而不可以傳久遠也文

潛書

上篇下

五

而無質亦猶是也物有象象有滋取則爲書有蝌蚪篆籀之文迨於末世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矣圖書者鑄於鐘鼎以垂法繪於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迨於末世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爲士女以取悅於人盡失其意矣古之言變爲今之文亦猶是也彼二者雖失也無與於治亂若夫文流爲曲工流爲末技以取悅諸俗使人心輕氣佻竊譽失真道喪於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知言

唐子至常州見方子方子不喜名士見唐子則大喜館之書室談四日夜不倦方子曰人皆疑先生之言兵唐子曰世之稱良將者人乎神乎曰人也所云大敵者人乎鬼乎曰人也唐子曰若良將克敵爲神之斬鬼則吾不敢言若皆人也何疑於吾言彼市里少年婦人小子行詐以欺人皆兵法也方子曰先生之文奇矣吾欲爲文若何而可曰古人豈有所謂文哉達其言耳後人喜其言誤以爲文世人善爲文不善爲言如芻馬木鳶故不奇我不善爲文善爲言如馳

潛書

上篇下

二

馬飛鳶故人見以爲奇方子曰昔者先生之治長子也如之何曰爲治未終曰雖然願聞其意唐子曰四境如我牆垣土田如我園圃道路橋梁如我戶庭廬舍如我屋宇蓄積如我倉廩男女如我婦子如斯而已蓋唐子三發言而方子三稱善焉方子餽金與褥執一扇請曰吾二月將入京師乞先生送我以言而書諸扇朝夕誦之唐子樂其知言也乃言曰人難知也觀其貌則敏聽其言則辨詢之事則多習使之治民而民或不便觀其貌則魯聽其言則訥詢之事則

潛書 上篇下

十難而不得一使之治民而民或安之人之難知如是昔吳中有名醫華輿美裘顏如渥丹舌如轉軸疾病之家非其藥不飲也有病愈者則曰果醫之良有死者則曰良醫不能生死人是醫也不任殺人之罪而獲顯名厚利者疾病之家任耳目之過也吳中多知名士子未嘗問焉謂朱熊占良士也而習於禮今獨因我書問之可謂不任耳目矣吾更言此者欲子以取熊占者取天下士也唐子反書其言於扇以致方子

潛書

上篇下

三

鮮君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好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天下治反是於有道者誰也師尹皇父無罪勃貂驪姬無罪后羿寒浞無罪何云無罪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伊尹周公無功何云無功良藥生人不能生不飲者一賢人進則望治一小人進則憂亂皆淺識近見不知其本者也

三六五

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於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亾天乎君哉地乎君哉上觀古昔堯舜禹啓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漢治多於亂治世多者雖有昏主賴前王以安也其餘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亂世十八九前帝澤薄無以保其後故也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其如彼爲君者何哉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徵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爲不多矣其餘非暴卽闇

潛書

上篇下

庚

非闇卽辟非辟卽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爲異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無所爲者非天之所爲也人之無所不爲也不可以有爲也此古今所同歎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皐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爲田疇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爲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

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悅學達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抑尊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

潛書

上篇下

庚

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蠅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剪飯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

已瞽於官聾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襲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而況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

潛書

上篇下

二五

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疎智日益蔽伊尹傳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蜀人之事神也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待其猶端公乎無聞無見大權下移誅及伯彝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

門冥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膚瘍不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官闈之過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進鱉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縉禁鱉鱉之屬安所得此鱉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

潛書

上篇下

二五

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史可以爲帝王師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間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有奸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

所以爲尊也

得師

太甲違師保之訓多行不義商之天下且危矣處於桐宮深自怨悔敬承伊尹之訓克終厥德此皇天之所以佑商也武王崩成王幼不知周公之功以流言疑公周之天下且危矣天降烈風疾雷成王懼啓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迎公而服其訓卒爲賢君此皇天之所以佑周也二君一昏一孺何速變若是哉先有得於學也太甲之嗣位也伊尹陳三風十愆之

潛書

上篇下

三

戒謂有一必凶德無大必興不德無小必墜太甲知之矣然狎於習而忽之及其去宮室之安而處於陵墓之野聲色之好絕左右便習不從困苦憂思自悔其過以爲師保旣放我羣臣不悅百姓不服天下必且叛我乃自咎往背師保之訓以至於此也是太甲之改德由學致也成王嗣位於冲年周公無日不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訓於王其戒懲之言具於詩書成王聞之熟矣以其幼也而忽之及殷人叛庶孽流言周公辟於東都天降疾威成王是時稍長矣良弼

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淵冰乃追思周公訓戒之言我不能用以至此危難罔救也是成王之改德亦由學也二君幼知學又困於憂患乃克自反以明心故知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然必先知學乃可以得師保何也湯有伊尹以遺太甲文武有周公以遺成王故有之也不待求也若夫歷三四世先帝之勲舊無存其可以寄社稷者必歷試於百職焉必博求於天下之賢人焉繼世之君身處尊富狃於近習不能周知天下之務又無大患卽有大患亦不能憂困

潛書

上篇下

三

憤發撤其心蔽其心不明豈能識大賢於衆人之中且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真得好爲大言自信以爲臯夔人主矜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亡者鮮矣其在殷高宗求賢之誠通於上帝夢得聖人及得傳說與之語果聖人焉遂以爲相繼美阿衡以說之賤莫爲之舉未及於試一言之間遂知其爲聖人豈高宗之智獨絕於人哉蓋高宗幼居田野學於甘盤恭敬靜默求道不貳是以神通於心智辨於言也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賢用賢必先得師得師必先

辨賢辨賢必先克私克私必先濬心濬心必先好學此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治亂之效立見不可不痛自省也天子之學與士同日不同者邪言也天子齋居靜存與陋室同誦詩讀書與土牖同身有貴賤心無貴賤亦有不同者居位如天帝失位不如農夫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十於士伊尹未得先師咎單傳說未得先師甘盤周公未得先師史佚卽無此三賢烈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潛書

上篇下

三

皆可師也丹雘不施苑囿不廣珠玉不御貂錦不服無有溺其心者既多受益又無溺心譬鏡久昏不能辨形石以磨之汞以發之無形不受無形不辨心既明則是非無易主善惡無匿情大賢大奸竝進於前不察而別以是求師而後師可得豈有榮公專利皇父厲民之患乎或謂君既明矣可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雖無師亦可如若所云雖舜亦不能舜以天下之明爲明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進退天下之賢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聰天下之聰非一人能徧察

之也舜之聰明所以能徧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總內衆職內衆職總牧伯牧伯總都邑之吏遞相稽也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舜則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觀之吾未見君不明而可以得師不得師而可以治天下者也尚文者實亾尚貌者心亾明莊烈非得師之君賀逢聖謝陞非爲師之臣乃於朝畢之時降萬乘之尊起對之揖是於殿廷之上爲優偶之觀也

太子

潛書

上篇下

三

自昔有言教太子必擇賢師傅其在於今則爲罔上之言公卿之家千金之子且輕師傅何況太子使師傅教太子如使弱羊牽大車然則太子孰教之天子自教之天子能教太子卽師傅有益於太子天子不能教太子卽百伊尹百周公亦無益於太子太子故尊必處於卑故藏必周於外故驕必納於約凡教太子勿南面臨師傅進而講學師西向坐師傅東向坐太子北向坐始講則曰願受教講已則曰謹受教勿命進退進退惟命勿命飲食飲食惟命勿命坐作坐作

惟命公卿有疾則使問之有喪則使弔之有慶則使賀之出使則使送之反命則使勞之入則降階迎之拜則趨左答之進規則再拜而受之凡教太子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穫冬使視藏毋多從毋盛衛毋倖人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嘗其飲食知其滋味攬其衣服知其寒燠農民者王后之本土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帛者冕服之本不知其本必喪其末凡教太子觀於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於牧則知服乘所自出觀於牢則知

潛書

上篇下

五

鼎俎所自出觀於澤則知魚鱉所自出觀於圃則知果蔬所自出觀於山則知材木所自出觀於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塗則見負擔之勞行道則見征役之勞止舍則見羈旅之勞凡教太子有過必撻臣待師傅亢不受命則撻之不敬大臣不禮羣臣則撻之今日聞言明日不能行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農事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民窮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物土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人勞則撻之蓋不習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

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凡教太子勿異官而處勿異庖而食勿異笥而衣異則專主自恣莫知所為艷女賊體陰寺賊性衆佞賊智雖三朝三問禮嚴文備如優飾然何有於教天子視朝之餘太子事師之餘不離左右慈以笑語嚴以誨責三賊不近一習常安凡教太子先去女蠱庶民一婦晏寢不謹且以致疾且以歿命乃別宮曲房美女充之如置膏澤於冶火之中如置膠革於淫雨之中豈有幸哉自秦以來人君恆不壽五十六為上壽四十為中壽

潛書

上篇下

五

三十為下壽上壽十一中下十九皆女之由是故處太子少不近女婚不多御奉巾箒澣衣裳母擇容母自置毋敢媠凡教太子必除闒蠱啓闔灑掃振衣釋襪進簋執壺布衣數人供使而止雖老成歷事三世者使之謹調護省疾病視飲食率羣情惟是之責言官中之事則殺之言朝廷之事則殺之言百官之事則殺之言詩書之文則殺之凡教太子有不教之教天子身自為制是謂不教之教天子之宮廣於大都妃妾不得不備閹奴不得不多宮大人衆將以奚為

將以宮牆爲城乎將使妃妾守陴乎將使闈奴禦寇乎必大乃尊必衆乃光是堯舜茅茨不王四方桀紂宮臺實爲盛王宮室有損無益妃妾有損無益闈奴有損無益日損歲損世損太子之生不見宮室之侈不見闈妾之盛不見珍異之供不見珠玉之器其樸不雕其志不淫是以教易行而學易成

備孝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人之爲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

潛書

上篇下

三

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異于父母所從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輕于外也禮外論情服外論義若之何其可輕也吾向也知其義而未言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其斯義也夫蓋婦人歸寧細事也孺子無知手挈之而來尤細事也于來可勿書况其子乎惟諸侯來曰朝朝大禮也以加諸孺子重其義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人之于父母一

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豈有異乎重服于舅姑夫輕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爲人子今爲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亦猶爲人後之義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義吾未言之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其斯義也夫夫諸侯且不稱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稱字乎稱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豈降于舅姑仲尼恐爲人婦者習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遠父母親舅姑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稱字之文以見義也

明悌

人之大倫有五今存四焉其一亡矣昔者孔子之語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江漢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後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耶異哉人之好名甚也忠之爲名大而顯史記之國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爲伯葵鄉學之士負薪之賤夫何與于祿食之貴厚有殺身以殉國者

潛書

上篇下

三

當是之時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顯大也故當世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若夫憚人莫爲之亦莫言之悌道之絕也蓋已久于斯焉矣吾觀賢士大夫亦有忠如此于者也養如曾參者也交如叔牙者也其處昆弟則何如子之尺穀則有矜色乞其斗粟則有泚顏善已則友資之惡已則讎視之侵已則盜禦之姊妹既嫁蔑焉忘之若不知爲誰室之妾者然也內不自知責亦弗及彼自矜爲完行吾見其不遠于禽獸也今有居父母之喪坐作不忘

潛書

上篇下

五

既免喪而哀不已也斯不亦孝矣乎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爲弗除也曰吾鮮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嘗有姊之喪矣與弟子立而拱尚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尚右者以我有姊之喪也由斯觀之可知悌矣殺之而不怨事君之道也殺之而不怨事父之道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象欲殺舜舜則富貴之富貴奚足云乎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難能也舜則施之於弟且施之

殺已之弟孟子稱舜之孝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我且以此稱舜之悌矣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兄弟可以解憂由斯觀之可知悌矣人之愛莫私于其妻詩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則愛其色居同室寢同棲則愛其姬執蠶績功鍼縷治酒醴調燔炙則愛其助及其老也長子孫訓婦女則愛其成此性情之常賢聖之所同也然愛之之道則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喪可以除之矣

潛書

上篇下

五

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若堯之二女日以殺舜爲事舜幸免于死及立爲天子尊之爲妃寵之爲夫人妻憂我亦憂也妻喜我亦喜也則是子路者溺情好內君子之所薄也則是舜者狂疾人也且不及桀紂之嬖妹喜妲己也昔者高子常問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難免之其後先輕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嘗慎思之矣差之爲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其權之焉

內倫

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相下以成家也孔氏曰易之咸為夫婦之道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以證夫婦相下之道恒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義亦然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豈非大亂之道而詩之為義易之為象何以云然乎蓋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古者君拜臣臣拜

潛書

上篇下

四

君答拜師保之前自稱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親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若天不下於地是謂天亢天亢則風雨不時五穀不熟君不下於臣是謂君亢君亢則臣不竭忠民不愛上夫不下於妻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慎與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內忍于僕而逞于內以妻為遷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為家暱則易犯瀆則易釁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蓋今學之不講人

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無妻子孫何以出家何以成帑則孰寄居則孰輔出則孰守不必賢智之妻平庸之妻亦有之是則如天之有地如君

之有臣以言乎位則不可褻以言乎德則顧可上而暴之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高山出雲雨徧天下天賴以成其施是以仰止焉言不可以不敬也四牡既良致遠不勞如琴瑟之調焉言不可以不和也敬且和夫婦之倫乃盡請誦是詩以為為夫者教焉詩云有洸有潰既詒我肆德不

潛書

上篇下

四

能服人威不能加人入室而逞于妻洸乎怒之充也潰乎忿之不可收也此何為者也人之無良至此其極始為夫婦終為仇讐一倫滅矣請誦是詩以為為夫者戒焉

夫婦

唐子宿于汪氏之館汪子數言其少子唐子曰子愛男乎愛女乎曰愛男唐子曰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也則甚於男汪子問故曰好內非美德暴內為大惡今之暴內者多故尤恤女汪子曰然吾之交友亦多

矣處室數十年無變色疾聲者惟見先生與城西劉子其他則暴其妻不如待其僕者亦數見之矣唐子曰君不善于臣臣猶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猶得免焉主不善于僕僕猶得免焉至于妻無所逃之矣汪子曰先生有賢妻故能相和以處婦人智室而見不通嘗不順于其家非盡夫之過也曰不然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惡之故不平也君子於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惡所以平之也有二子一賢一愚當孰憐必憐愚者人有二妾一美而慧一醜而愚當孰憐

潛書

上篇下

四

必憐醜而愚者而况于妻乎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樞也五倫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必其權利害結交與非情之實也汪子曰莫難于處有妾之妻曰昔吾先君有二妾一余氏一畢氏衣襦簪飾之用未嘗一問我年十歲先君戲以二竹篔使我聞遺畢氏畢氏不受推之于我之懷中曰爲我反之我不闕此我卽闕此當請于夫人也先君歿嘗侍先母夜飲言往事而因及竹篔先母大笑曰孝哉子乎不知有母但知有父汪子曰有

妾如此亦良妾也曰非妾之良也吾先君處之有道也

居室

王子揆喪妻明年將再娶妻期三月而後就館或曰子旣娶一月可卽來柰何期之三月之後也王子曰吾恐夫婦之意未合也與居三月意旣合乃可與之言悅吾之言誘之以善其從必輕戒之不善其去必易而後可以事姑可以宜家此吾所以三月乃來也蔣生在側王子謂之曰子若娶必疏于妻者也子好

潛書

上篇下

四

交好遊或月不歸或歲不歸或屢歲不歸歸則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則朋來之時多見妻之時少度子之情歡于友而愠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內將必不免人不我親而我親之人不我愛而我愛之人不我敬而我敬之天下無此人情以是責妻之不良也難矣唐子曰善哉予揆之論夫婦也人皆以爲夫婦之愛常厚于四倫其實不然吾見以爲夫婦之相好者皆由于溺情溺情皆由于好色非是則必相疏甚者或至于乖離蓋夫婦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則順于

父母私則妨于兄弟和則不失其情私則不保其終
好內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雖然上德者
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恒多中德者道之善則善道之
不善則不善唯凶德不移妬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妬
而至于無後則凶矣傲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傲而至
于凌夫犯上則凶矣聖人之所不能化者有之矣不
得舉是以難王子之言也

誨子

昔楊介夫謂其子用修曰爾有一事不如我爾知之

潛書

上篇下

四

乎曰大人爲相位冠羣臣之上此慎之所不如也曰
非也曰大人爲相三歸而爲鄉人創大利三焉此慎
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天子南征大人居守政事取
決如伊尹周公之攝此慎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敢問
慎之所不如者何事楊公笑曰爾子不如我子也唐
子曰鄙哉楊公之語其子也多其子之爲狀元而又
有望於其孫請爲更之謂其子曰慎乎爾知爾之不
如我乎君子之道修身爲上文學次之富貴爲下苟
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終身爲布衣其貴於宰相

也遠矣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老於青衿其榮
於狀元也遠矣我之教子僅得其次爾之教子且不
如我我復何望哉

善施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
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歡必不盡忠必不竭
驕吝者富貴之恒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辭氣不可
以免其驕也饋金于人視其人之有聞而厚之不可
以免其吝也直能與善忠能致謀博能益寡須濟以

潛書

上篇下

四

財則反之臨財可以辨賢唐子有姊之喪有鄉先生
來弔蚤未盥攬衣而出先生責之人皆稱直焉他日
舉殯衆助之而謝弗與也唐子有族大夫富居教之
居仕教之仕鄉人稱愛焉他日罷縣乞其負而歸之
半也施學而居財世多其人矣學必非學詩云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取友之道也詩云心之憂矣子之無
服交友之道也大信必謹于小急難相要苟非忍者
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爲信必釜鬲之約三年不忘
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賈于交廣者或語之以欲得

柳實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陳柳實于位而告以復之唐子聞之曰推斯義也可以寄社稷矣亂國之人心散非信不能結也貧士之言輕非信不重于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若喻積之不漸其行不洽唐子之妻問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悅其故何也曰稻麥穀之美者也炊之不熟入將棄而不食豈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釜甑中矣唐子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詐者必以信行詐世多悅之不悅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處貧士惠非難不慢

潛書

上篇下

聖

為難惠焉而將之以慢不得不受是受慢也使其受之惟禮所安惠之善也辭受者禮之大節士之知義者不敢廢也以慢受惠所以免死也豐其酒脯以餐之則感其德而心傷恤其父母之老而賜之帛則感其煖而心傷哀其妻子之餓而餉之粟則感其飽而心傷感之者感其救死也傷之者傷已之辱于受也慢者非禮文之疏飲食之薄也共揖不失其覩若無問答不失其語若忘是慢也禮有儀有實見尊于已者而下之見已敵者而衡之見卑于已者而上之禮

之儀也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禮之實也儀有尊卑實無厚薄也甚矣世之衰也雖不義之財君子亦取焉仕者鬻獄以惠人求者鬻獄而得之以為無害于義不知其為盜也揚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揚一鄉之善者必使聞于一鄉能揚一方之善者必使聞于一方能揚天下之善者必使聞于天下知善不揚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祐揚人之善不啻顯其善也善既廣聞與之者眾必有周其窮乏救其急難者唐子之母弟之子隍來自番禺數千里

潛書

上篇下

聖

求葬不獲問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聞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資之乎曰非也吾著書而人不知叔子樂稱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用財之道必先凍餓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來年今年不婚可待來年不惜重施之為其足稱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綴絮無溫蝟體不直一日寒侵強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緩是謀昧于施矣惠人之道必先魯弱強有力者次之敏多謀者

次之忠獻之後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是助天人爲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從而壹之則不得其平况反之乎聽訟之道必先負擔巨室多財次之奪之十束薪立絕其食負千金于萬金之家曾不少損其敬處有司常置小而論大是重餘財之得失而輕夫婦之生死也爲政之道必先出市死刑次之盜賊次之殺人之罪一縣之中歲或一二人多盜之方一府之中歲不數見其爲害也恒少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無殘而民多死亡無

潛書

上篇下

覽

盜而室多空虛農安于田賈安于市財用足禮義興不輕犯法是去殘去盜之本也千金之產其生百五十分而三之一以爲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飢寒倍之則凶歲可備焉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鄰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

交實

若有友焉見唐子有憂色則問之曰子何爲不豫曰無食也是友也退而歎曰吾且無失之于行道之人

潛書 上篇下

况良友乎于是周之已其富者與發廩而輸之粟發篋而饋之金終其身無乏焉已其貧者與釋敝衣以遺之分疏食以餉之不須臾緩姑以救其一時之急且徐謀之以善其後焉若有友焉知唐子秋不嘗則必問之曰子何爲不祭曰無以供尊俎也是友也慨然而歎曰祭大事也死不能祭猶生不能養也不亦傷乎其周之于是使人遺之一肩豕一膊羊雙雞匹魚旨酒嘉穀富則如是貧則魚蔬醴酒皆可助之以成禮焉告之曰秋分逝矣雖後可追也子以貧失非

潛書

上篇下

覽

以事失今日不能明日追之明日不能再日追之其何傷禮雖無文是亦禮也若有友焉知唐子無妾則問之曰子無子何爲不買妾曰無財也是友也入寢不安撫子不樂饗祀不忘爲之圖買妾計已之廩篋而有損焉計已之出納而有損焉計已之昏姻燕幣而有損焉日損之而不足則以月月損之而不足則以歲今歲損之而不足則以來歲必濟而後已其或諸計之而終無濟也則告于其仕之識者告于其友之好義者未得所請則如琴冒勃蘇泣于秦王之庭

三七七

崔立而不轉則忍者必動心焉吝者必強助焉不然豈以朋友之交而不能爲圖二十餘金豈以二十餘金之微而坐視千百世之故家絕于一日哉諒爲友者不常如是矣吾之爲此言也非缺望于我友也立此三義以明朋友之道固當然也若我與友易位而處以是待友務竭其力以完我分奚以自多乎哉或曰友也者所以講學進德也非以財交也固也然而凍餒偪矣不可以言禮考妣餒矣不可以言孝先澤斬矣不可以言傳于斯講學何學可講于斯進德何

潛書

上篇下

五

食難

唐子有治長涇之田三十畝謝莊之田十畝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賦十五加耗加斛及諸費又一焉爲二十三石大熟則餘十八石可爲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則盡稅無餘歲凶則典物以納嘗通七歲計之賦一百五十四石豐凶相半佃之所獲不足于賦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與焉于是有田而無食且

有害于食將及于凍餒矣乃謀諸婦曰不可以爲家矣吾欲賤鬻此田歸衷于其家任原所之鬻田之金子懷大半以寄食于王氏之壻我懷小半遊諸名山寄食于僧舍人之生也豈能常保夫妻家人終歸于無聚處之日無多母戀此也婦曰不可吾老矣豈能復俛首于他人之宇下察顏觀色以求無拂于人吾不能也所欲多違所惡多受吾不堪也且子亦老矣衰而多病獨身遠遊無左右之者飲食不時寒暖不適若有疾病其誰將之此尤不可爲者子其更爲計焉唐子數日思之而無以爲計也吁嗟乎明之賦于吳者半其田之所獲建文皇帝令畝稅一斗至仁也成祖篡立則復其故若今得畝稅一斗吾守四十畝之下田歲熟則有三十七石之粟可以足食半熟則收半謀半可以無饑大凶則一歲之計猶可假貸典鬻雖不免于饑而猶不至于死夫妻僕婢豈有離散之憂哉今若此雖有善爲謀者亦無可如何矣有言經可賈者于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衷及原販于震澤賣于吳市有少利焉已而經之得失不常乃

潛書

上篇下

五

遷于城東虛其堂已居于內不出使衷原為牙主經
客有少利焉客有謂之者曰先生昔嘗舉于閩中之
場宦于丹朱之封亦不賤矣秉心不貳為行無遺獨
違乎末俗所尚可謂高矣學詩書明春秋而身合乎
古人之義人皆稱為君子可謂賢矣今春秋高矣乃
自汙于賈市竊為先生不取也唐子曰天下豈有無
故而可以死者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所以
成義也非其義也生為重矣今欲假布粟于親戚而
不可得假束藁于鄰里而不可得或得擔粟于朋友
而不可為常一旦無米無藁不能出戶豈有欵門而
救之者吾雖不貴不高不賢亦父母之身也其不可
以餓死也明矣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
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匱此救死之
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誚我乎客曰天下惟匹夫匹
婦無能無所與之人乃有死亡之患其有薄伎者雖
困窮無傷也以先生之文學達于政體為奏為檄為
諭足以開人心而顯令譽上之可為幕府之賓下之
亦不失為司郡之館客亦足以給家食奈何而自卑

潛書

上篇下

五

若此唐子曰子雖明于計而不明于時上古無養
之名中古乃有養老之禮養老所以教孝也非為
食之也蓋其時上富下足賢者皆已在位無待于
此盛世之風也降及下古爭用甲兵不尚禮義士
貧而無節于是富貴大臣收而置之門下肉食者
千人而皆得以贍其室家又若闕市疆場諸小吏
皆可為之降及末世又有辟召署職之門士之貧
猶有所藉焉斯二者降志屈身士道亦既喪矣然
士之無田不至于飢餓困踣者猶賴有此就食之
也其在于今斗食小官皆出于朝廷選授雖有賢
不得為也昔之辟召猶盛事也公卿賤士士無及
者不敢望其犬馬之食即求其鵝鶩之食而不可
也昔之致客猶盛事也若其所好則有之矣善賈
徒善優之徒善使命之徒善關通之徒此諸徒者
因之以得富貴矣此其伎士能之乎即能之其可
乎子若有可得之途吾不及纓冠而從之矣客曰
嘗聞先生與人言學內制心外制行先明義利之
此吾所心服者民之為道士為貴農次之惟賈為下

潛書

上篇下

五

志氣
罵嚴
之辟
者性
云爾
而逸
桀不
顧瞻
識隱
潛書
猶寢
言體
雖有
不欲
輿蓋
而隱
是猶
其所
得而

賈為下者為其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幣不問贏絀一涉于此謂之賈風必深耻之夫賈為下牙為尤下先生為之無乃近于利乎願先生舍此而更圖為生之計唐子曰呂尚賣飯于孟津唐甄為牙于吳市其義一也

守賤

唐子謁貴者達名不稱晚曰吾不敢也吾為貧而仕為知縣十月而革為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與大夫士論尊卑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潛書

上篇下

唐

齒一德一唐子曰天下有三尊我獨有其二焉或曰何謂也曰爵之尊不達于我也或曰志傲貴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為貧而仕為知縣十月而革為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知爵之尊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唐子曰自古有五倫我獨闕其一焉或曰何謂也曰君臣之倫不達於我也或曰子居盛世志巢父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為貧而仕為知縣十月而革為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言君臣之

義也

獨樂

居沃洲之山者曰石氏居南洲之山者曰丁氏此二氏者東漢之民也山深城遠世耕于斯而無達者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于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雞豕奴牧羊耕灌春葛蔭將以為石丁氏也舅戰石郭乃去之而居於五湖之濱唐子之父有疾謂唐子曰浙江之上三泉之隩我唐氏之所出也其山可隱我幸未即死將往居之寢

潛書

上篇下

唐

疾以沒不得徙焉當是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於天下嘗讀漢書至嚴光傳勃然大怒椎几而起投書於地罵之曰猾賊我知汝折辱聖主為王莽報仇者也婦聞之大驚以為與客爭鬪也疾趨來視之唐子告之故婦笑曰君自無所發憤嚴光何罪焉當是之時氣蓋天下上望伊呂左顧蕭張豈不壯哉母老無食乃出而遠遊度熊耳之山幾為虎傷困于會稽危于大別之江宦于長子再辱于燕阨于滑衛汝淝之間如是者二十餘年卒無所得食形貌牯委

志氣銷亡於是乃慨然而嘆謂其妻曰吾甚悔向者罵嚴光之過也或與唐子論隱曰隱者辟世猶麋鹿之辟人也鄙夫患不得其君猶犬豕之豢於人也二者性相反也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堯得而豢之桀亦得而豢之者犬豕也見桀而逸見堯而亦逸者麋鹿也君子遇堯不爲麋鹿遇桀不爲犬豕適于時而已矣曰豪傑失志與沮溺遊顧瞻卿相之位得毋動于心乎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君子之行藏近譬諸身其

潛書

上篇下

五

十不知四十七年之世而况生民之初是不然也古亦此天地也古亦此日月也有擾天地而昧日月者是以不可得而見也及去而之深山之中與草木並生與鳥獸並遊不見城郭不見朝市無錦耀褐無車加徒生民之初亦若是焉耳惟聖人能善汙世其次處之又次辟之辟之者辟于此也老聃曰天下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唐子曰何謂大患腰領不能當挺刃面目不能當僂辱腹腸不能當癘結易鑠之精不能當憂慮是謂大患何謂有身人有此生惟知此身徇名以顯身徇爵以尊身徇財以肥身是謂有身何謂無身人皆有生我獨得其所所以生人皆有死我獨得其所不死不以生者喪其所以生不以死者喪其所不死是謂無身愛者欲中其愛憎者欲中其憎是以身爲的也豈不殆哉我不自愛孰能愛我我不自憎孰能憎我不能愛我者不能辱我不能憎我者不能殺我火能流金不能焚空夫是之謂無患也

潛書

上篇下

五

養重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為小人之為矣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雖然身為賈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無溺昔者荊州大水饑者萬人張居正為政皆食而活之是時荊州之士二百餘人賴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無田而無蓄者也于是得食者皆德之而處于居正門下大則貴小則富及居正沒皆禁不得進用焉昔者蜀有二士曰

潛書

上篇下

庚

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為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于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為我致之來于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于鄉里殷子富有田園蓄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啟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為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夫荆士駱子之不能守其節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節者食足也節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豈不重乎其在古昔諸侯能恭儉者保國之君也大夫能恭儉者保家之主也今之為士者何獨不然若數口之家有五十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無饑矣有百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畝之田儉而有蓄焉可以周親戚鄰里矣顧有此田實難無則固窮有之則儉守勿失以遺子孫是立身垂後之要道不可不察也

潛書

上篇下

庚

居山

唐子病不見賓有欵門者僕婦以一簡一牋入簡署黃山道人方熊賤乃人所為賦歸黃山詩也詩道景物而不言所居之志唐子曰斯人也與作詩者皆不善居山居山者樂其有喬林幽谷乎樂其有鳴鳥游魚乎樂其茅宇場圃之安乎古之賢者避世而入于深山之中雖樂其有此而所樂不在焉流俗同尚與之言仁義道德則或非之以為是者亦悅于名不得

其實非若渴之遇飲飢之遇食也有實致之行者則以爲迂而不悅豈惟師友且無可與之爲隣者於斯際也若可不求食而無飢去而避之深山之中不亦宜乎上聖卽性而善賢者動于遇而善未賢者擇所處而善目不覩營營之形耳不聞穰穰之聲居不見巍巍之象所以遠習也市朝之間豈不可以爲學哉不于動心者制心亦便于自修也若見山而後樂見水而後樂樂不在心而在外則山與水雖遠于俗亦溺心之物耳堯峰之下有比丘洪源遺唐子以巨篔簹之根與之處數日見其身如丘山神如淵水無疾言無矜色無流視無傾聽心服其靜而自憾未能也去數旬而復見則憔悴枯槁面有憂色問以胡爲若此也曰吾徒多人日食不給是以若此唐子口不言而心笑之曰是靜于象而不靜于心者也然則見山而適有奪其山者而不適見水而適有奪其水者而不適不寓于山水而壹于山水則喬林幽谷猶之城郭市廛也鳴鳥游魚猶之優伶歌舞也茅宇場圃猶之峻宇雕墻也

潛書

上篇下

空

潛書 上篇下

貞隱

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資布帛稻麥人之所養奚必珍寶敗屋之瓦廢墻之礫人之取之則無遺焉物且有然而况天下之賢人乎賢而不致于用吾見其不瓦礫若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豈徒大倫之不可廢哉恩以成材義以致用也今夫弓之爲物可以禦暴可以定亂物之可貴者也然而良工爲之必得善射者引而發之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則亦筋弛角撥絃絕已耳雖有良材天下之棄材也雖有良工天下之棄工也身猶弓也父猶良工也君猶善射者也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觀于川者心雖樂之非所願也不得已也古無許由許由者是莊周之荒言也夫當是之時謀尊滅仁謀富滅義爭城爭地覆軍殺將血流海內馳說之士不驚于西則驚于東不驚于東則驚于西黃金在前白璧在後天下之士大夫相鬪而取之如羣犬之攫骨也莊周惡之則爲之言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夫子日月也我燭火也我不能治天下請致天下于夫子許由曰我居

潛書

上篇下

空

于林而飲于河我何以天下爲哉其設爲斯人也猶畏累虛庚桑楚之倫也若果有斯人洪水冒陵五穀不播笑踞高山視民如鼯鼯雖百四凶之罪不足以戮之堯必誅之著之戒命曰後世有行堅而僻無君臣之義不同百姓之憂者有如此許由矣至德之世莫如堯舜若遇其時願爲夔龍之家奴出則從輪入則操箒飽其食餘之食煖其弊垢之衣死則裂帷而葬之榮莫大焉尊莫甚焉昔者伯彛少連虞仲彛逸遭亂世能高其志是以先師亟稱之自夫世多濁行

潛書

上篇下

全

者溺其身墮其名順之者藏其身而母喪其寶焉昔者呂望之未遇也不逆意其得志于八十之年也使其七十九歲而死一東海之老布衣耳當其七十九歲之前年老困窮無以資口食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又之孟津天下之衝行旅往來者多身自執炊賣飯以給食此市販者之所羞閭里少年之所笑也呂望則安之樂爲賤行以沒世豈常以其兵法奇計出干諸侯而望身封東海澤流子孫哉故夫賢哲之隱知命之至也守身之道也虎決而尸默者也鷹揚而龜息者也非以爲名高也爲學之道制欲爲先彼出而不能反申而不能屈必至溺其身墮其名博學智士蹈此者多矣此無他欲敗之也人之情孰無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則棄之是爲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強遂之是爲鄙夫人所欲者食色衣處是也藜藿之菜不如羊豕之味布褐之衣不如貂狐之溫窮巷之妾不如姬姜之美蘆壁之屋不如楠棟之居此數者君子豈不欲有之哉然非其時則醜其美而甘其惡者是何也蓋以食其肉是豢我

潛書

上篇下

全

也東其帶是械我也衣其錦繡是塗墨我也唐子飲酒其妻烹瓜以進唐子甘之食之而飽以食其妻之兄其妻之兄笑而不食唐子曰毋笑甘瓜也則近于道矣昔者先子浮河而東見築防者語同舟者曰吾聞之一指之穴能涸千里之河一鬻之味能敗十世之德乃今于茲見之夫鬻瓜之辨豈小哉得失之大判也人之情道德不如人則不知耻勢位不如人則耻之賢者不與立則不知耻妾婦不爲禮則耻之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是又不可以不察

潛書

上篇下

竈

也昔陝之南有稽生者家貧而好讀書三試三黜愠而歸里有娶婦者召客飲酒其延之上坐者盡豪貴人也酒數行主人出玉卮勸客以奉豪貴者而不及稽生稽生大慚若無所容其身者歸謂其父曰主人出玉卮勸酒而不及我者薄我之貧賤也人不可以不富貴我若不富貴無以生爲也旣而李自成入關稽生迎之伏謁道左以策干之自成以唐制命官以稽生爲京兆尹稽生坐堂上使召不飲我以玉卮者至則伏地請死罪稽生笑曰我昔飲子之家子不飲

潛書 上篇下

我以玉卮使我今日飲子之家子其飲我以玉卮乎陝之人至今以爲笑士之欲潔其身者毋耻于玉卮之不及則幾矣

大命

歲饑唐子之妻曰食無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糶他日不能具糶曰三糠而七糶他日猶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糶而猶不足子則奚以爲生也曰然則七糠而三糶鄰有見之者蹙額而弔之曰子非仕者與何其貧若此也意者其無資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魚

潛書

上篇下

竈

在江河則忘其所爲生其在涸澤之中則不得其所爲生以江河之水廣涸澤之水淺也今吾與子在涸澤之中故無所資以爲生也子曷以弔我者弔天下乎唐子行于野見婦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猶哭問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織席終身有餘帛今也吾夫織帛終身無完席業過其父命則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歎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時人無寢敝席者也今之時人鮮衣新帛者也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

三三五

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爲高臺者必有洿池爲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獲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爲覲粥雜以菽稗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後則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唐子之父死三十一年而不能葬母死五年而不能葬姊死三十

潛書

上篇下

卷

年而不能葬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乃遊于江西乞於故人之宦者家有一石一斗三升粟懼妻及女子之餓死也至于繡谷之山而病眩童子問疾不答登樓而望慨焉而歎曰容容其山旅旅其石與地終也吁嗟人乎病之蝕氣也如水浸火吾聞老聃多壽嘗讀其書曰吾惟無身是以無患蓋欲寤之而未能也

破祟

屈原之死疑有祟焉或湘水之神爲祟與今人但知

人不得其死則爲厲鬼而未究古者列星山川之神皆能爲祟原也發而爲言皆非人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魂已上天魄已入淵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若宋玉之徒見其師之迷亂往卜于鄭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爲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沉玉以穰其災原或免于死乎婦人自殺于房丈夫自沉于河有物使之也原其斯類與不然原亦賢者也營營青蠅無傷正直丘中有麻益見高蹈彼豈未之誦與而以父母之身飽淵魚

潛書

上篇下

卷

之腹生死不明得失罔辨非有物使之乎是爲忠崇伍員不忍其父之死託身讎國而爲之弑其君身爲亂賊之首激烈狂悖以求遂其志是爲孝崇宋襄公爲仁崇季路爲義崇荀息爲信崇奚啻是哉莊周傷道喪世亂由于利慾而矯之以虛無虛無非差也無之所以求其有也今讀其書不知其心安在不知其明心之方安在詆堯舜詆仲尼縱橫顛倒莫測其端卒之其心無主如火燼塵散與利慾同歸于滅亡是爲道崇忠孝大倫也仁義信美德也道大路也不正

其心不得其方失身之主禍人之國其害甚大若之何不省也吾聞崇有二有外崇有內崇內崇成而後外崇得以中之似德非德似道非道以至美色厚利奇器夏屋皆外崇也似德是德似道是道以至好色好利僻嗜宴安皆內崇也心智闇塞執見罔覺血氣憤張往而不反趨岐爲正發狂爲聖于是智者入于非僻愚者溺于邪淫心化爲妖矣豈必彭生形見申生人語而後爲禍哉春秋是非之準也其所予奪大異常見人以爲忠而春秋以爲非忠人以爲孝而春秋以爲非孝人以爲仁而春秋以爲非仁人以爲義而春秋以爲非義人以爲信而春秋以爲非信人以爲道而春秋以爲非道明于此而後內崇不起外崇不入

潛書

上篇下

突

博觀

唐子見果羸曰果羸與天地長久也見桃李曰桃李與天地長久也見鸚鵡曰鸚鵡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不知終始而此二三類者見敝不越歲月之間而謂之同長而並久其有說乎百物皆有精無精不生既

潛書 上篇下

生既壯練而聚之復傳爲形形非異卽精之成也精非異卽形之初也收於實結於彈禪代不窮自有天地卽有是果羸鸚鵡以至於今人之所知限於其目今年一果羸生來年一果羸死今日爲鸚鵡之子者生來日爲鸚鵡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爲精精爲形萬億年之間雖易其形而爲萬億果羸實萬億鸚鵡而一蔓也雖易其形而爲萬億鸚鵡實萬億鸚鵡而一身也果鳥其短忽乎天地其長久乎果鳥其易形而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長久乎無

潛書

上篇下

突

成乃無毀有成必有毀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毀也知其必有毀也亦知其必復有成也知其必復有成亦知其後成之不異於前成也其日月星辰必復如是其山川百物必復如是其君長上下必復如是其宮室舟車衣服飲食必復如是猶之相此蜩而知彼蜩之羽如是也相此菌而知彼菌之輪如是也夫蜩不孳菌不實而其生也古今若一是又氣之所至不待傳而傳者也是知天地非不易形而長久者亦若蜩菌焉而已矣亦若果羸鸚鵡焉而已矣乃人

三八七

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死雖有高明之人亦自傷不
如龜鶴自歎等於蜉蝣不察於天地萬物之故反諸
身而自昧焉是故知道者朋酒羔羊以慶友朋而不
自慶被衰圍經以致哀於親而不自哀蓋察乎傳形
之常而知生非創生死非卒死也天地人物奚以不
窮乎天地之混闢大矣必有為混為闢者在其中而
後不窮于混闢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為絕為續者
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絕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
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死生也孟春中月之

潛書

上篇下

牛

夜為燈之玩者以紙為邪影旋於裏或揚旆而過或
鳴鉦而過或甲冑荷戈而過或乘馬徒步而過綿綿
不絕何機之巧也是非獨機之巧出燈則過者皆止
置燈則過者如飛其轉而不窮者有燈以鼓之也混
闢絕續死生之不窮必有為之燈者不然形敝則已
精亡則已氣索則已孰為傳之而不窮者老氏載魄
抱一而能無離專氣致柔而能嬰兒滌除微覽而能
無疵以之求長生魂欲上天魄欲入淵還魂反魄合
乎自然是皆逆陰陽之用竊天地之機以私其身於

是有人皆死而我獨存者觀傳形者順乎氣耳而機
不在焉得長生者握其機耳而道不在焉句滙問於
唐子曰仲尼觀水而歎逝者其義可得聞乎唐子曰
善哉問也時之逝也日月迭行晝夜相繼如馳馬然
世之逝也自皇以至於帝王自帝王以至於今茲如
披籍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過風
然此聖人與衆人同者也聖人之所以異于衆人者
有形則逝無形則不逝順於形者逝立乎無形者不
逝無古今無往來無生死其斯為至矣乎

潛書

上篇下

圭

潛書上篇下終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上

尚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顧涇陽曰禮義者治之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

潛書

下篇上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曰何為不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猶五穀也學廢世衰惟欲所恣黷昏僨與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良者不教而善子之不良者雖教不善家有不良之子詈則詈

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入則詩書出則博奕

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

子而况四海之大生民之衆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

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涸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

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

反掌也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

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

使民自為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

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運動者莫如風起於幽

潛書

下篇上

二

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衆聲無一物之不應者

惟風為然人情之相尚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徧

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

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

謂之風人情之相尚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

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織履不假於鄰女

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

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穀帛食海珍河汾之民

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

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爲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爲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孫子曰風之爲言誠然矣雖然竊有惑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旣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

潛書

下篇上

三

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尚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

而天下大治矣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鑿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

潛書

下篇上

四

之父好衣褐破鄣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鄣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太僕且然况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却異獻君旣能儉矣次及帝

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責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

潛書

下篇上

五

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偽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

先生慴然在闕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苟安舉天下之民繫之策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鬪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

潛書

下篇上

六

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戶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

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啓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啓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

潛書

下篇上

七

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癯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克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路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

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纒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齋餽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鑄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

潛書

下篇上

八

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翦其枝以爲筐筥之器以爲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

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
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
之密藏羣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
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
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
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旣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
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
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
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

潛書

下篇上

九

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
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
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璫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
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
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
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
貪之銅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
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
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

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
何必金玉梁肉可飽何必熊之蹠玉田之禾吾聞明
之興也吳之民不食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
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
吳俗尚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
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
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
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
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潛書

下篇上

十

明鑒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
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
賞罰則見以爲敘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
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敘政日以壞勢
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
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
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
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外交

開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為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若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勦兵安民為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眾也施邦耀曰今

潛書

下篇上

十一

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眾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為讎敵賊為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

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為災祲為彗孛為水旱為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通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為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為亂雖為君者不過中材之主即有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亦無如何况羿浞之流哉君之於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

潛書

下篇上

十二

疾則心豈復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為身也半廢門庭田園道路凡有所營皆為身也非獨農桑蠲貸為民也上天下地九彝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所有事皆為民也茅舍無恙然後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後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後天祿可享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

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脩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讎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

潛書

下篇上

七

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旣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禾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

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彼顯榮之舉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餓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

潛書

下篇上

十四

罪當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高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臯陶爲尚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逢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

為知府者若孫叔敖為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奸慝畢除克壯戎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寧四譯來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為治乎欲適燕而馬首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阜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

潛書

下篇上

廿五

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為政

達良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良輔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良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堪平陽知府見良輔曰平陽之為縣者孰賢孰不肖知府舉數人以對良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也爾不可以為三十四城之長効而去之當是之時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

潛書

下篇上

廿六

司之門者良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讓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已不受財賄羣吏亦不敢受可不謂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為政故也請假其事以明為政之道武鄉知縣見良輔云然且曰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縣必曰願受教良輔則曰武鄉之土雖瘠亦必生也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

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期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舉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舉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縣方數千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甸一之府察其縣月一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

潛書

下篇上

十七

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政之大略也震澤之人有善計者與之爲稼稼入則倍與之爲絲絲入則倍與之爲肆市入則倍一日過豪貴之門見其從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則自思曰吾處於鄉里所與不過升斗之人所與賈者不過魚鹽之豎不可以爲富也誠能入於是門主人幸而親用我出我之籌策以主計筦利必大得所欲毋徒勞於鄉里爲也乃援而得人而歸辭乎其鄰鄰之人有尤之者曰子誤矣彼之所用不卽子之所習也子

潛書 下篇上

必毋往不聽而去去之一年鄰之人故往過於豪貴之門見善計者敝袍而出面有病色招之間所問之曰何爲若是曰主人無所用我故至於是鄰人笑曰子何見之不蚤也彼豪貴之家獵財自厚其所用之人狗馬之足鷹鷄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服之帛段不由蠶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負子之計以干之將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於此也於是乃再拜辭乎主人隨鄰人而歸由是人皆謗之以爲固不善於計也非不善計不善主也

潛書

下篇上

十六

存言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聞之言可行也則有功言不可行也則存其言以公之賢復得進用心有感焉結中必發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甄聞之生養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之常也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貨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

三九七

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蝟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者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者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絕滅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財而不知恥諂媚淫相習成風道德不如優偶文學不如博奕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之大憂也徵之在昔天下既定苟無害民之政未有一二十年而民不豐殖者今也 天子寬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國家無事享國歲久勤於庶政而困窮若此是公卿之過也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爲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爲貧國不可以爲國矣國家五十年以來爲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爲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爲言至於爲家則營田園計子孫莫不求富而憂貧何其明於家而昧於國也

權實

潛書

下篇上

九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屬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脩庶事不舉奸蔽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藥叢繆而枝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天散宜生之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常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

潛書

下篇上

十

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之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遊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

潛書

下篇上

三

老者人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概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

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

潛書

下篇上

三

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辭嫻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尚焉則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

而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况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叅遊守都總

潛書

下篇上

三

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齋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

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愛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於母次於妻者又莫貴於妾而輕於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於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暱於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於妻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

潛書

下篇上

四

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仁君

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
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况加以刑罰乎此以待
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
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
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
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
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
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
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

潛書

下篇上

五

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
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
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
寒疾也不却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却藥而反穀
也不遠矣

格君

明之諸帝難與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剛敏之資亦可
爲用若道之有方入之亦易宗祀其父雖爲非禮比
於魯之郊禘則相遠矣猶不失人子尊親之意焉當

時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竄可
也至於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嘗以此廢政當時
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
其求仙之意視人之諫我者皆殺我者也人之助我
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雖以嚴嵩之奸已發其罪
猶愛而護之蓋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奪如是雖舜禹
復生且拒其言而不納乃進諫者皆折以道學之恒
言固其所厭聞者也其何能濟何不上言曰諸臣皆
非陛下之脩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脩玄也清靜者

潛書

下篇上

五

道所居也却塵非清無欲爲清獨處非靜不擾爲靜
日月照臨氛霧無障清之象也深淵冥冥喬嶽安安
靜之體也不清不靜則神不存而氣僨偏於所惡偏
於所嗜是伐性之刃而敗道之賊也黃帝之遺書胡
云谷神谷者神所棲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
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綿綿若存恒也用之不勤毋躁
也如是則神可以御氣氣可以養形形不壞而長生
矣符籙丹藥道之餘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
自養其身天子以天下爲身兼天下以養身黃帝治

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於是總其兵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滅之蚩尤作亂行不由義虐毒民生舉兵征之禽蚩尤而誅之當是之時天下無害百姓和樂五穀豐熟民人養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失其時災害不生嘉祥並至麒麟來遊鳳鳥來止於是上帝嘉之以爲不負所託予之長齡而上仙焉是豈有異術哉清靜之所致也陛下誠能學黃帝之道居心玄漠靜專純一不以好惡擾其心不以喜怒傷其體上有黃帝之君下必有風

潛書

下篇上

三

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於上百官脩職於下兵革自強遠人畏服無爲而天下大治豈復有邊境之虞哉臣聞真人者逍遙物外無求於人不可強致者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言各從其類也陛下誠能養心復性羣生並遂是真人之契也無俟旁求必駕羽來朝指授脩治之方矣世宗聞是言也必心悅之可以伐其競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氣而治理可徐進也焉用矻矻戇言使君臣之際至於兩傷哉莊烈良於世宗亦可爲之君也繼位之始罷太監鎮守及織造之使

專將率以責効節儉以足國用此人臣見功之時也乃使之治兵而兵無用使之治賦而用不足盜寇日張國勢日蹙於是乃復用太監橫征無義此其計無所出知其不可而爲之誠可憫也乃當日之臣不諒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轉移之故守詩書之恒訓爲無實之美言第謂奄人不可用加賦不可爲直言不可拒雖有善用言者將何以用之此陳於太平無事之時則爲美言言於危急存亡之日則爲敝屣矣當是之時若有明達國事之人謂溫體仁不可用

潛書

下篇上

三

必舉孰可爲相者謂楊嗣昌不可用必舉孰可執兵柄者謂督鎮無人必舉孰可以任將帥其所舉之人進而問其計明知指掌實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戰之場朝受任而夕見功則奸佞不攻而自去橫征不諫而自止矣我常無食有可從之而遊平涼者友皆沮之以爲道遠難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之愛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計也旦夕無炊妻子餓死故不得已而爲此行也諸君誠能爲我謀食不坐困以至於死雖勸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

而止當日之進言於莊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煩懣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我觀兩朝之臣無誘君之術無取信之實無定亂之才無致治之學紛紛然攻權奸謫橫政彰君過以明已直惟恐杖之不加於身而煙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詩曰如蠲如蟪如沸如羹言雖忠直實蠲蟪沸羹也是謂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後亡亦與有咎矣

任相

潛書

下篇上

元

亡國之道有十焉有法而無實國亡賞罰不中國亡用舍不明國亡左右譽之而褒顯民安之而貶黜國亡百姓困窮司牧不知知而不爲之所國亡百官奸利而無恥國亡將帥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國亡御將不得盡其能國亡不奴使宦寺使與國政而號爲內臣國亡金粟殫竭不足以厚祿食養戰士國亡此十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亂如桀紂者也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酌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宮不嘗事之人而環而伺之者百千輩雖有智者亦有所不

潛書 下篇上

及矣於是佞以忠進詐以誠進其耳目達於宮庭之隱其推引藉於左右之口其搖惑假於優人之諧言使人君入其術者且自以爲聰明過人無微不見也於是虐民者以良薦覆軍者以捷聞功罪倒置誅賞駭世忠臣義士肝腦塗地徒殺其身而權臣賊闖竊旦夕之富貴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且安然而自以爲得計也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統卽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

潛書

下篇上

三十

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間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爲之相則間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百職之任

四〇三

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迨乎季年主慮替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爲矣相者君之貳也宗廟所憑社稷所賴不可以輕爲進退者也譬之構屋戶牖可以改作丹堊可以數新至於棟梁則一成而不可易古之爲國者得一賢相必隆師保之禮重宰衡之權自宮中至於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國至於邊陲惟其所措讒者誅之毀者罪之蓋大權不在不潛書

潛書

下篇上

三

醫也人雖至愚豈以疾去者爲庸醫以疾不去者爲良醫哉任相之道亦然張居正之爲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凜凜各率其職紀綱就理朝廷肅然其效固旦夕立見者也爲政十年海內安寧國富兵強尤長於用人籌邊料敵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劉顯平都蠻之亂用凌雲翼平羅旁之亂並拓地數百里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遼左屢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馴治水而河淮無患居正之功如是雖有威權震主之嫌較之嚴嵩判若黑白矣主雖至愚未有以亂政爲良相以安社稷爲奸相者也然則任相之道豈難能哉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筮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可謂盛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終者何也居尊自高恥於下人故也顯帝當幼弱之時童心尚存血氣未剛故憚於師傅不敢爲非及其稍長念先帝付託之重又加之以賢母之訓而元輔才大功高倚爲股肱尚不敢失師保之禮然以萬乘之尊不得自

潛書

下篇上

三

專而受挫於其臣內懷忿悁固已久矣及居正死念功之心不勝其含怒之心於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流其族屬至欲斲棺戮屍始有明良之美而終爲桀紂之暴君臣之際反覆如是可不爲寒心乎使當日者居正尚存勲勞日高顯帝之齒漸長四方無事志氣驕盈讒間得入則居正覆巢之禍不在身死之後矣曷亦念手挈十歲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亂不作海內服從澤洽中土威暢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於泰山此誰之功與是則據遼宮之罪小安天下之

潛書

下篇上

三

功大雖割江陵一縣以爲封國伐荆楚之良材以營宮室未爲過也奈何身死之後憾及骸骨曾不得比於狗馬此良臣謀士所爲望國門而却步者也迨乎莊烈之世天下傾危將相無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之子孫人亦有言往事則明當事則昏使居正當莊烈之世舉以爲相朝受命而夕被誅矣尚安望其有爲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爲獨夫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龍德既亢必有宇宙玄黃之戰而開草昧之運矣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善功

張居正位冠羣臣進爲太師天子不名人臣之貴極於此矣輔少主進退百官易置將帥九邊戎事奉其諭書凜於詔勅人臣之權莫重於此矣匡君進戒節用豐財百務脩舉海內安寧命將征伐所向成功四裔畏服邊境無虞人臣之功莫大於此矣登高則身危衡重則權墜物成則陰殺必至之勢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遜而得免者也况末世之君

潛書

下篇上

三

臣乎使居正於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國之功則曰此有司勤勞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賞其命將克敵之功則曰此將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進規則拜受而加謹焉身被劾奏則引以爲罪而不辯焉入閣議政則推讓而不敢先焉郎吏博錄之屬見之而禮有加焉入朝則秉笏如不勝也侍側則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規模已立求賢自代歸老江陵豈不善始善終哉乃不知道此位已極矣猶恐人之不我屈權已重矣猶恐人之不我威

功已大矣猶恐人之頌我者不至時當退矣猶固位而不能釋主忿積於中羣怨結於下其禍已成不可復解顯帝猶爲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遼宮一女子之訴早以身死經毒族無遺類矣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譽乃所以自毀也求固乃所以自滅也是故有爲相之才必有爲相之學使居正好學自脩不矜不伐可以從伊周之後矣

遠諫

臣不敢諫雖諫不直直亦不盡君不納諫雖納不從

潛書

下篇上

五

從亦不改當其世之臣雖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聞知雖有龍逢比干之忠徒殺其身吾今有言於百世以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誦吾之言有不驚心喪魄手戰股栗者非君也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義無道于民雖九州爲宅九川爲防九山爲阻破之如椎雀卵也雖盡荆蠻之金以爲兵盡畿省之籍以爲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爲不道身死於三腹之國紂爲不道身死于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厲王不道國

人流之自夏以後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其禍類然也跡其所以亡者闔妾蠱志權奸蔽聰濫賞淫刑善惡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異然有一於此雖不卽亡禍成於漸不及其身在其子孫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爲烈矣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爲

潛書

下篇上

五

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爲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祔主毀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爲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不啻是也旣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寧日五里

之邑十里之郡朝屬于東夕屬于西旋陷旋復父兄子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川流潰決必問爲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破家亡國流毒無窮孰爲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拘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

潛書

下篇上

五

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使舜內惟二妃之聽從外舍臯夔而用四凶雖有臯夔舜之天下必亂使紂不聽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膠鬲雖有佞臣紂之天下必治治亂在君於臣何有不責其臣而責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教也春秋之法臣弑其君罪在臣稱臣之名罪在君稱君之名而不著其臣之名宋人弑其君杵臼齊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莒人弑其君密州吳弑其君僚

潛書 下篇上

皆隱其臣之名若國人共誅之者豈寬弑君之賊哉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後動於惡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國人不與社稷不保國家危亡而且惡名著於春秋罪在賊臣之上可不懼乎人無賢不賢賢不賢惟君政無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雖恒才常法可以爲治君惟不道雖有大賢良法亦以成亂是故明哲之君無所爲恃必責於已知天子於民庶過及十一禍倍百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嬖妾南威西子身之蠱也亦有便侍豎貂

潛書

下篇上

五

勃鞞家之蠹也亦貴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賊也亦賤所惡良藥鏡石國之寶也若反其道則上禍祖父下滅子孫血流海內屠及百年吾爲此懼於百世之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若聞吾言懼而知改雖中才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終於不省樂禍不悛則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謂遠諫亦諫之一法乎

卿牧

明君欲興上治舉賢以任官必審官以盡其所學稽古以爲名順時以定職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冢

四〇七

宰輔相天子無所不理今名爲吏但主除吏當授使授當陟使陟當黜使黜不過注簿一小吏烏得爲長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請復名爲冢宰冢大也宰主也五卿諸寺諸司史曆軍將儀衛奄人羣牧守令皆其所統也宮朝畿州華喬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紀綱萬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攝其政乃其所任也而其大者則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卽用人在其中當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責人鮮睿聖無私則明博咨則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見豈

潛書

下篇上

完

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樂豐飢其長不敢不以聞雖有所蔽形于別奏流于謠諺聞于計吏僚友遊士之口皆可審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賢不肖其才長短卽可馮以爲黜陟爲易置天子垂拱仰成百官盡職聽命嬖寵不得邀厚祿貴戚不得竊尊位賢能無沉淪之歎俊傑有奮興之路內外之官無不得人居此位者不兼庶政庶政實由以舉不兼衆功衆功實由以奏不專治平治平實由以成斯無忝于冢宰司徒任土制賦當從今職以敷教歸之宗伯而

受以司空地利之任今名爲戶按戶納租不過守籍一小吏烏得爲次卿請復名爲司徒徒者衆也有衆土乃治土治財乃生財生用乃足衆爲邦本土爲邦基財用爲生民之命司徒之職重農功籍土田審肥磽時贏絀稽蓄散慎出納制爲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廢越必使民有餘藏國有餘用雖天災流行年穀不登而民不困去貪黷如鷹鷂之逐鳥雀去苛歛如藥石之攻疾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財後宮不得有珠錦之飾貴戚不得有田宅之饒民庶不得有侈麗之

潛書

下篇上

罕

好不以征伐傷財不以營作傷財不以多事傷財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無忝于司徒宗伯敷教擾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視倣今名爲禮但言其道未顯其官請復名爲宗伯宗者師也伯者長也禮出于身爲天下師爲百度長上下從之如徒之不敢違師如少之不敢先長名爲宗伯所以重其責也禮行于宮君毋驕后毋陵嬪寵毋踰適立毋易庶愛母干禮行于朝君毋過尊臣毋過卑凡爾百職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驕居下不援禮行于四海

父子不相離夫婦不相陵兄弟不相爭強不暴弱富不耀貧有難之者謂三代世遠末俗多僞言禮于今必不可行是不達情之論也民何愛惡羣尙則愛羣棄則惡物何貴賤羣尙則貴羣棄則賤禮不離文徒文則晦禮不離器徒器則虛以文以器民之觀之同于優偶禮云乎哉以文見實以器達意敬敷五教必先正君君身先之大臣率之小臣順之庶民觀而化之風被心悅雖驅之使勿從亦且不得何患乎難行如是則興仁興讓無爭無黨三代之治可復斯無忝

潛書

下篇上

聖

于宗伯司馬主兵期于弭兵兵者毒民之器今名爲兵是示天下以尙兵非吉祥之名也請復名爲司馬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用在馬隱其名必修其實制勝有具矣數軍實核籍伍教行陳嚴約束乃戎事之常而其大者亦如冢卿在能用人圖危在安定亂在暇必素知其人之智勇蓄以待用其貳其屬必皆知兵之人以及朝臣牧屬有堪爲將者又皆博訪而知之一旦寇發如抽矢于房惟我所使不患無將已知兵然後知知兵之人用是卿者必求知兵之才試于

疆場徧歷山川通古謀略達今情事乃可以授斯任

如是則卿使將使徧禪徧禪使千百長如臂運手手操弓弓發矢矢破的捍邊制蠻雖遠在萬里如提挈于左右手甲兵不用威德遠服戰勝于朝廷者上也賞罰嚴明先期決勝計日獻捷者次也將士和睦保守封疆寇至能禦者又其次也三長有一斯無忝于司馬司寇詰姦懲禁暴亂表裏宗伯以成政教不壹于刑刑者殘民之物今名爲刑是示天下以尙刑非仁慈之號也請復名爲司寇民不知禮見利則爭

潛書

下篇上

聖

爭成奪奪成寇以至于大亂名爲司寇者欲其功至于內寧外靖無爲寇者不啻明刑無失而已夫功期于無寇事則先于明刑刑罰不中當死不死不當死乃死當流不流不當流乃流其在有位功罪不分其在庶民手足無措賢人害小人利善人禍惡人福必且胥淪以底亂亡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威威則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民服今之議獄者盜殺爲重財產爲輕烏知財產爲四海之大命有司輕之恒不爲理理不得宜亦不卒

事逮役所至盡其雞豚亡者不復反多所亡漸至家室空虛農民失業其害大于盜殺必申戒有司懲其所知做所不知孰敢不盡心于獄如是則臣安其職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禍殃寇賊奸宄無釁以作斯無忝于司寇司空所掌則如今制以從周禮之考工但不可名為工名為工是上卿下夸于賤工矣奚可乎請復名為司空宮室美則山林空衣服麗則機絲空飲食侈則牢峙空名為空者欲其不空也猶治亂之臣曰亂臣也時平則淫物豐則奢畢命曰世祿

潛書

下篇上

聖

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奢麗之風實由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陳戒于君告以太康好峻宇而夏亡紂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殫杼柚之力而周亡傳有明鑒不可不懼榱桷不發于荆蜀丹青不進于辰沅翡翠不進于交廣珠璣不進于雷池織繡不造于東吳三代尊卑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廣禽獸不蓄桂柏不植橘荔不嘗無征伐轉輸之勞以造舟車增甲楯于是民不費財農安耕作養老育幼不廢其業斯無忝于司空六卿之貳皆卿才也亞長一

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為侍郎郎微官也其辱已甚請從其長之名而為少冢宰之貳曰少宰司徒之貳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然六卿有退者即以代之其任如長嘉績並著斯無忝于卿貳京師天子之都今夸為府京尹重任今為閒職請從漢制名為京兆尹貴戚有訟決于是六軍犯法正于是王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不得肆行豪俠不得惑眾奸宄不得潛藏京師肅清郊圻無虞斯無忝于京兆尹卿尹如是餘官可定也內有六卿外有羣牧

潛書

下篇上

聖

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撫臨之非由內使虛有巡名多官盛衛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縣之吏入見嚴于朝參跪拜卑于奴隸卿屬無此禮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無耻何以風有位出入鏡吹行道震震上下隔絕稟令發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後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內不周萬里故設斯任乃亢絕如是亦何與于蚩蚩農民瑣瑣婦子都御史既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撫三司分治賦兵刑而無所統固非良法請亦革之而復立州牧賦兵刑以

其貳屬分理而統于牧牧者養也當下其尊而與民親以時行視少從省騎裹糧束芻步田塍入廬舍訊父兄撫婦子如召伯巡行遇有訟者就決于樹下周知民艱從欲去惡目見遂行軍伍脩整武備嚴密內外有寇隨發攘除百姓不驚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親之如弟姪以事時見降階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密而禁其跪拜春秋會盟之禮五等之爵雖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歆同盟其相稱皆曰君曰寡人大國大夫亦得會伯子男豈若今之外吏尊卑懸絕哉故州

潛書

下篇上

四五

牧于守令當敬之以禮賢親之以共勵及考績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隱蔽牧考則諸績聽于六卿于是各盡其職境內無虞斯無忝于州牧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府縣之官以知爲名非義也請如漢制爲郡守爲縣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善任

六卿旣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則能盡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則雖篤于用賢終于才絀而政廢天下治亂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一曰專天子有六

潛書 下篇上

卿猶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聰目惟明手惟執足惟履不相爲用各專其職唐虞之臣惟禹爲無善不備故終陟元后若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彝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專典一職終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豈不可以爲理終不若取其尤長各用其極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後世所能及當法此以任官旣有成績終身不遷老而避位必舉賢以自代歷年旣久守官旣專其慮益熟其學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虛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

潛書

下篇上

吳

繩墨斧斤引之旣直斲之無爽宮室乃成雖垂班之巧亦不能廢人君長于宮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驕處富易侈敗度敗禮嘗不自覺尚賴諸元老格其非心講道論德以補闕裁過毋作聰明以自用毋作好惡以遵法毋拒忠言以聞過則受益爲多三曰親天子有六卿當如魚之得深淵鳥之得深林以游以處不欲久間古者謂異姓之臣曰甥舅勢亢分疏亢欲其下疏欲其親故下之若舅親之若甥咨訪時見敷奏時見暇豫時見燕飲時見嬖妾媚寺

四一一

辭臣諧優皆屏而遠之以專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久則與化四日敬六卿有過如月之食何損于月如山隕石何損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岡不等于土垣豈為小災所傷當視此以禮上卿上卿非大過不退不錄其小失不加以小罰凡罰月奪其餘歲奪其餘累降其階此罰但可行于卿貳羣牧以下而絕于六卿待以師賓之禮不敢煩責是謂能敬若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如是任之專受之虛待之親禮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無嫌疑無猜忌不間于

潛書

下篇上

四七

讒慝之口君無不測之恩威臣無不虞之禍福中道不變始終不易樂哉斯時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風所被天下大治吾聞君子之道無德不酬無施不報為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為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為上卿祭祀燕飲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為兼官若內貳外

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其褻已甚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其祿官其適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為制非軍功不侯此衰世之制豈可為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為侯伯或止于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

潛書

下篇上

四八

省官

官多則祿不得不薄祿薄則侵上而虐下為盜臣為民賊故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為先務焉今夫富人之家百羊為羣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慮其不周也既立之牧又為之監司芻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廩食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廩食則必竊芻與菽而羊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猶是也內有六卿有京尹各有貳有屬其諸太史國學曆象圜牧儀衛饗膳之類無多人也京營之卒十萬人司馬即為元帥不

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事則少司馬帥以征伐則內戎職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縣令亦各有貳有屬其驛倉諸司無多人也鎮屯之卒卽以州牧爲元帥不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小寇則使一將討之有大征伐其方寧則牧親行其方不寧則使其貳率將士以從于少司馬則外戎職亦不多人內外執政任事之臣大略不過如此今之所謂重臣我以爲閒職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維何宰相也太子之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諫官也總兵之官也冢宰統

潛書

下篇上

四九

百官均四海伊尹傳說周公皆爲是官不聞商周之世更別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聞一師教衆子不聞衆師教一子孺子入學六卿六貳皆可爲師乃別爲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屬雜沓盈庭此何爲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貳皆老成明達其學可以進講其文可以掌詔令其多聞可以總史官修國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秉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慝糾繆豈有不足更何所藉於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貳進講陳戒

師箴矇誦百工諫士議于學庶人謗于道皆諫官也

天子特不納諫爾苟能納諫何患直言之不聞諫官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審勢好謀可以決勝何必猛如虎貪如狼者乃可爲大將陽明子禽震濠皆以知府爲將而成大功前事之驗也先登陷陣致師挑戰勇力之士軍中所寶但可使之爲偏裨不可使總三軍爲大將是故內戎屬之司馬外戎屬之州牧可以靖亂可以禦寇盡除強鎮又無擁兵逆命之憂總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屬所省

潛書

下篇上

五

多矣官旣多省當從周九命之數其官名去鄙冗不典者取周漢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品之有從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尊卑矣而周之恒命猶缺八九不病其簡也夫更命爲品猶未有害乃品分正從重之而爲十八繁累不經適以滋多官之弊其害爲甚不法先王而襲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無正之者予賤士也不登朝堂不見國典不能詳言竊謂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旣省然後祿可制也

制祿

自天子至于縣丞史皆食于農是以古者班祿亦起于農夫食人之數井田既廢田不可分至于漢以穀班祿而以石差降及于唐未之有改其在于今曷為不可請用漢制而損益其數三公九命一品祿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為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為七千石六卿之貳六命四品祿降其卿二為五千石京尹之品如卿貳祿降其二為三千石六卿極尊為三品者周制侯七命雖大勳勞如太公周公爵不過侯比

潛書

下篇上

臣

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稱公公孤官不備為兼官唯六卿得兼餘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為一品祿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為二品祿八千石卿之屬及諸卿寺國學史官司曆之類則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屬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為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為二千石縣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祿為千五百石牧守之貳則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屬縣之丞尉及他末職則自八百

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貳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祿皆以實其餘命雖多品雖崇無重任無民責當如漢法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為上中下之等上二千石則二千石中二千石則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則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實功臣之子孫繼世者公比卿為七千石侯比卿貳為五千石伯比京尹為三千石皆以實武臣內屬司馬外屬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為衛尉都尉千夫長百夫長之號其祿則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屬以三

潛書

下篇上

臣

等次降之百石以實其有征戍之勞則益其祿贍其家有功則厚其賞賚有大功則封為侯伯不為限制京師石粟雖賤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麥衡湘之米非凶歲石不過三百若準以石數則千石不過三百有名而無實遠方之吏不得賴祿以為家矣計其值雖不能如京粟之值當石以千準四方歲報粟之貴賤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巖之邑不毛之地則多給以錢或純以錢六卿得受九命之榮食上公之祿者重大臣也卿貳京尹京令祿以實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祿

以實者重民命也縣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從尊而祿從降者所以別勞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繼世而祿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勞不限賞者重戎事也遠方之祿不計石而核其值者不虛惠也粟少以錢者通其變也如是則尊卑有別輕重得宜而祿可均也官省則吏役亦省祿厚則廩食亦厚可從而定已凡人之性上者有義無利其次見利思義其下見利忘義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興義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後忠其下雖

潛書

下篇上

五

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勸忠也興義勸忠所以厚民生也有患此者謂國用不足百官之祿驟增十五倍將焉取給是殆不然君臣驕奢民生殫亡太倉之粟非其粟府庫之財非其財而奚啻于百官之祿君臣恭儉民生富庶太倉之粟不可勝食泉府之錢不可勝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祿

達政

有明君則有賢輔有賢輔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達反是則政雖善不達凡政之大者

潛書 下篇上

在黜陟何以爲黜何以爲陟責飽者必炊飯責暖者必縫衣責治者必養民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蔴苧勃鬱爲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爲上善政一廩蓄不私斂發濟不失時水旱蝗蝻不爲災爲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誅兄弟相殘必誅爲上善政一闡幽發潛彰孝舉節爲上善政一獨騎省從時行鄉里入其茅屋撫其婦子民不以爲官無隱不知爲中善政一強不凌弱富能周貧爲中善政

潛書

下篇上

五

一除強暴奸僞不爲民害爲中善政一居貨不欺商賈如歸爲中善政一省刑輕杖民自畏服爲中善政一察奸發隱四境無盜爲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爲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橋梁廬舍修治爲下善政一納賦有方致期不煩爲下善政一選勇力智謀具戈甲于楯教之騎射以衛四境爲下善政一天災流行疫癘時作使醫療治爲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賓必儉爲下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重其權厚其祿其

四一五

牧守但行考績不得專制待以賓禮不行跪拜凡有
興革唯其所爲三年考績無功有過者黜無過無功
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賞有中善
政者受中賞有下善政者受下賞其升遷以是爲差
十八善政皆備九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
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唯不受國封爲侯伯厚
其廩祿冕服輿馬比于古之諸侯公卿缺則舉用之
或老而歸田予以爵祿終其身錄其子孫以崇報功
如是則有位知勸戒自競勉何治功之不成

潛書

下篇上

臣

更幣

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
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
龜貝銀錫之屬但爲器用不爲幣自明以來乃專以
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嘗旬
月不見銖兩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
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
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
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

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爲窶人者予旣數見之矣夫財
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爲圍定旋絲白燦人
所貪愛囊之瘞之爲物甚約一庫之藏以錢則百庫
雖盡四海而不見溢也大吏則箕翁斗斛歲運月轉
輕于隼逝一贏所負以錢則百贏雖累百萬而人不
覺也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
爲命乎聖人復起必有變道矣天運物運皆有循環
與必廢廢或復錢廢于前代豈不可復于今世救今
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穀爲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

潛書

下篇上

臣

市易也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
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于世錢者
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凡祿九千石以
下皆令受粟度官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
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粟凡祿三千石
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
附粟而給之其在邊防內屯將祿卒食皆令受粟度
甲冑衣履之所用皆令運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唯是
禮大臣惠百官旣厚其祿積粟何以運歸則多與之

錢使可以置田宅遺子孫所以別于商賈也夫賦以錢配祿以錢配餉以錢配自朝廷至于閭閻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納無非錢者不出三年白銀與銅錫等矣昔者一庫之藏今則百庫天府雖廣其勢不可多藏也昔者一贏之負今則百贏家室雖富其勢不可多藏也有出納皆錢之便無聚而不散之憂錢不流于海內其安之乎客有發難者一難曰錢重難行民商必病我應之曰漕粟數百萬舟挽而注太倉皮絮之朽銅鐵之墜羸馱而越山谷而病錢之難行乎二

潛書

下篇上

庚

難曰銅不可採又不易市鑪冶多廢我應之曰貨至無多寡須多則多至須少則少至昔之計錢以萬數以巨萬數以億數以億萬萬數金之生也無古今異豈生于古而死于今三難曰民欲難拂俗尚難移民之愛銀也殺身不顧矣其能廢之乎我應之曰米粟之征兼錢布縷之征兼錢力役之征兼錢關鹽之征以錢市貨之征以錢天下之錢多納于公宮中之用以錢朝廷之用以錢百官之祿兼錢兵衛之饋兼錢芻豆之市以錢府庫之錢盡布於天下歲納歲出如

發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錢之少雖驅之使用銀不可得已

匪更

句漚問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六篇之言畝既聞之矣然諸名物多寡之數行之久矣至於今而欲盡更之恐有所不可唐子曰吾何欲變哉順情合義而仍之者也於其所當正而正之則職盡於其所當省而省之則官清厚其祿則臣勸專其養則民安通其窮則財用足如是則上下同欲民心大悅自

潛書

下篇上

庚

然之理豈變之爲乎君子行法爲從爲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不行更其所不欲也且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古人有言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周之衰也不易禮而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朽不可以爲宮室是以聖人之興也隨時制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物無敝而不改者緇衣始製亦嘗美矣及其敝也衿傾祛錯四垂紕離非復緇衣矣猶復服之以爲不改

其舊可乎及其改爲之其衿其袪已非故繒自緼七
入出於新染觀其色攬其度宛然故繒之初加於體
也以爲改其舊可乎季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
及其既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
官守不明惠澤不行名存而實亾文飾益美不顧百
姓之便利於斯之時猶爲謹守舊章不敢踰越是服
敝緇衣也有有爲之君臣奮興在位去因仍之舊法
殫制作之精思慎慮時宜講論典禮審量法度歸於
百姓之便利以發四海之塵蒙於斯之時官墮其職
守民之苦於敝法久矣一朝棄其舊而新是圖宜民
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緇衣也然則陳晦繆裂
已屬委棄取而服之是謂變常燦燦在身不易其制
委蛇合度是謂從舊新舊之故從變之宜唯精義者
爲能通天下之故類民物之情人君不明執政不敏
司牧不勤謹守舊制惡政令之不行飛牒文示徧於
天下制爲斬流之刑以懼之卒之民玩坐廢斬流亦
不行朝廷亦不復問謂之無官無政可也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其子言之謂矣

潛書

下篇上

五

用賢

書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曰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
五者人之恒德生而各具謂非然者其必天無水火
木金土人無言視聽思恭五者唯聖人乃全其次或
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三二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聖
者何患國論之無定亦有哲謀肅乂之一長者何患
才猷之無濟吾不謂凡民皆然愚夫愚婦具五者之
體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體而才或不達學或不充
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學達才者用之將不勝
用然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其故維何易之
泰曰小往大來是時肅乂哲謀聖在位狂僭豫急蒙
在野故見爲多才否曰大往小來是時狂僭豫急蒙
在位肅乂哲謀聖在野故常患無才夫泰否非天爲
之實人爲之大小往來非時之泰否爲之實君之明
昏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師至郊無一人能
禦者遂一戰破紂之國此億萬臣中有陳洪範之箕
子若紂能早用之則彘倫紂于有商肅乂哲謀聖並

潛書

下篇上

六

爲之用武王之聖亦終爲商之良臣而有商豈至于滅亡幽王無道尹氏皇父亂政小人盈朝大戎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弑幽王于驪山之下當其時有賦小旻之賢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則彘倫敘于西周肅又哲謀聖並爲之用大戎雖強虢亦終爲周之外臣而西周豈至于滅亡紂有此賢父師幽王有此賢大夫二賢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處于下位淪于巖野者又孰從而知之然則紂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湯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寵佞之心寵賢則伊

潛書

下篇上

空

傅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勝用有難之者謂知人之明自古爲難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雖哲臣雖明恐亦有所難知吾謂友不知友者無所試其友父不知子者無所試其子兄不知弟者無所試其弟不自知者無所自試蓋今學校實亡無以教士無以取士唯馮于既試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賢愚雜進孰能爲辨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于場穀稗並積北礮南捶穀稗並下簌簾既施稗稗乃去嘉穀乃得士竊

潛書 下篇上

三試而進如在礮捶之前迨授官考績猶簌簾既施稗士乃去穀士乃得蓋才可僞功不可僞臨民聽政長短賢不肖立見才雖混于始進而不能掩于既試又廣之以內外大臣所薦並用而試之豈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難知又有難之者謂天子一人庶官有萬雖至明有所不及雖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賄上下相援以虐爲能以貪爲良其于賢者惡其異已以小過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奪位援黨助已傾害之術巧于儀秦結近侍通宮掖以惑天子

潛書

下篇上

空

之耳目能使黑白變行功罪異狀將何以救之吾謂水流濕火就燥不聞臯陶用驩兜之徒驩兜用臯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霸天下故羣奸附勢引朋以朝廷爲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總五卿得人以共攝羣牧皆得其人如網在綱無一綸之不就理則百職無所容其奸雖有奸者亦化爲良而何患賢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則昏君何以明用人則明恭已虛衷不敢自是師冢宰而友五卿舉社稷以從是謂以衆明爲一明以衆聰爲一聰不

四一九

勞而天下大治

六善

句滙問為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為政矣何謂六善曰違已從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謂六善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况聖不及堯舜者乎况賢遠于堯舜者乎况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逆已非逆遜已非遜勿已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違已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

潛書

下篇上

空

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即人之所惡眾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凡事見以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為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為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鵠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慎始

始非不慎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有作不可為矣詩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中始既已慎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蔡丘

潛書

下篇上

空

之叛者九國不啻此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名公猶慮其服九彘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効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違已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慎始勝牒申命日遵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良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已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

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恤孤

蘇州有育嬰之堂以收棄子凡窮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則送之堂中願育者懷之而去衣祿醫藥無不備焉月給乳婦之食三百錢乳婦之記籍者三百餘人歲費千餘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鄉之善事也唐子貧歲豐而家人恆饑妻寄食於女家僕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婦傭乳於外鬻其男於遠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嬰堂唐子不忍常使視之其所養之家子死願以

潛書

下篇上

空

爲己子故育之專而無疾也諸乳婦多不良第貪三百錢得堂中之衣祿皆用於己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雖有察嬰之規使從事者視之不過月一至焉豈能相與寢處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爲戚戚焉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況天下之人生民之多饑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

神不能救其死心爲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賚

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境然灌東畝而西畝涸灌南畝而北畝涸人力雖多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爲雲霧不崇朝而徧於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

潛書

下篇上

空

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善遊

陟高山而遠望游長川而安流望之蒼然臨之漪如斯亦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君子所不廢者也是以黃帝遊於釜山堯遊於康衢舜遊於四嶽禹遊於

會稽文王樂於靈臺武王浮於河流成王偕饁於南原周公舉觴於洛水仲尼登太山游於舞雩曾點浴於沂水由是觀之古之帝王聖哲未聞以遊爲敗德而絕其履跡也人見太康遊而有窮拒河穆王遊而淮徐作亂遂爲敗德之事莫過於遊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敗德矣百姓積怨國事不脩雖不好遊亦有內起之變外發之寇豈待遊而後致亂哉昧於事君之道者於其出遊不能因其勢而利道之卽其事而獎掖之徒立直諫之名懲荒遊之禍扼於殿上沮於

潛書

下篇上

空

道中引裾裂衣當車斷鞅忠則忠矣我以爲多事矣君子不拂人情不逆衆志是以所謀易就以有成功捷銅閉幽者憂之象也啓闢渙散者樂之情也鳥守故巢亦翔於叢林魚潛在淵亦洄於蕩澤魚鳥有情何況於人人無貴賤孰能閉戶操作暮春清秋不一觀山川景物乎上古旣遠淳風不作諛風日興天子之勢日尊羣臣之情日隔一人無忌有治四海而囿八方之氣當是之時剛直之臣不能匡君恥於屈伏乃不避仗夾斬磔之刑以與天子爭勝必欲伏至尊

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輕出苑囿之中制之不使輕入天子則不得已而從之又有道學師傅正色拱立其側使天子嚴憚非時之枝不敢妄折非名之菜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從之久之不便於私鬱鬱不樂乃漸畏正人而疎之矣於是陰行樂於深宮諸奴間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爲助始焉屈於名義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鬱之陽忽焉橫泄如久壅之川忽焉潰決誅戮直臣放流賢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雖有善道者亦無所施其術矣人亦孰不欲遂其

潛書

下篇上

突

情天子雖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處之無異於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矯爲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來死諫之臣吾敬之難之而不深與之蓋以是故也好遊者人之恆情也古有省耕之事焉親民之事焉巡獄之事焉禮也於省耕樂原野之曠於親民樂田舍之逸於巡行樂山川之色禮也而寓遊之樂焉於斯時也履畝入舍撫其婦子視其寢處觀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問其食之足不足吏之清濁獄之枉直橫征之有無皆可問

之民卽畏官不敢以告觀其形察其情知其苦樂加之以素所咨訪吏之賢不肖其安所遁哉卽以是行誅賞雖偶行於一方不周於五嶽四海之民間而大悅惟恐天子之不好遊也然則一舉而政修治興民心悅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觀流覽之懷更爲悅豫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以此道君不必諫止也好色者人之恆情也閨房之內和樂而制之以禮謹慎而御之有節其諸妃嬪寵之而無奇巧之飾寵之而無並后之嫌寵之而不啓煽政之漸斯門內之善經也好色

潛書

下篇上

完

其何傷好財者人之恆情也苟非聚斂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節無功之賞不易一錢無益之費不易一金惟其愛財故不傷財此富國之善機也好財其何傷好古器者人之恆情也夏后氏之琯戈殷人之玉鉞周人之石鼓皆寶也歷數千載琯戈在而夏安在玉鉞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國之慮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傷好宮室者人之恆情也棟宇太廣則不適丹雘太麗則不雅臺榭太高則不安苑囿太曠則

不周不惟其廣惟其適不惟其麗惟其雅不惟其高惟其安不惟其曠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之風如是好宮室好之乃見明德矣

王進

爲政亦多務矣唯用賢爲國之大事治亂必於斯興亾必於斯他更無所於由也一於斯而已矣然賢者難知也天子欲用賢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也必也大臣薦於天子內外羣有司薦於大臣也賢者難知也有司欲進賢焉何以知其賢而進之也必也訪之於

潛書

下篇上

中

鄉人訪之於鄉士大夫也天子求賢於大臣未可也大臣求賢於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賢於其鄉未可也夫是皆進賢之人也有司不求於其鄉將焉求大臣不求於有司將焉求天子不求於大臣將焉求豈舍是而別有進賢之路哉然則以爲未可者是何說也是皆可以進賢而不必其無私卽有無私者不必其能知人故以爲皆未可也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詐古者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其人誠君子矣今也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

子之行而其人則小人也世尚道學則爲儒者世尚文辭則爲名士世尚氣節則爲直士世尚功業則爲才士惟其所爲言貌皆眞營營往來籍籍聚會以圖進取孰能辨之以利達之徒入於多私者之門則以合進以矯飾之徒入於不知人者之門則以罔進於是其有舉皆其階有位皆其窟矣且彼進賢之人其先進也皆以是物也豈鳥媒而致鳳哉是故求賢之道勿問孰爲賢孰爲不肖當先觀進賢之人蓋賢不肖各有其類吾嘗見夫鳥矣彼鳥也集於喬木之上其

潛書

下篇上

注

羣飛而從之者皆鳥也無異鳥也又嘗見夫魚矣彼鯽也游於淺水之間其羣游而從之者皆鯽也無異魚也惟人亦然從伯彝遊者必伯彝之所與也無盜跖之徒也從盜跖遊者必盜跖之所與也無伯彝之徒也若使盜跖主進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彝者豈可得哉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得其大賢處以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聽而不惑於讒慝之口則列於朝廷者皆其類矣列於朝廷者皆其類則列於邦國之職者亦皆其類各以類進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然諸卿雖賢若並責之以進賢則又不可吾欲糴乎必使善糴者轉販於衡湘之間左右雖多良賈別有任使不使之糴也吾欲買馬乎必使善相馬者求於秦隴之間左右雖多良工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何也舍其所短用其所長也古之大臣於政事無所不達於社稷之長計無所不周而獨於知人或有所不及此亦賢者之常也放齊薦卨子僉薦鯀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况其下乎帝之試鯀者當時洪水方急未知有禹惟鯀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

潛書

下篇上

注

僉之舉鯀爲知人也人各有其類才各有所長惟賢者乃能進賢得賢者爲進賢之人使各舉所知所以引其類也惟知賢者乃能用賢得賢者爲用賢之人使擇決衆之所舉所以用其長也具斯二者用賢之道無遺矣豈惟臣有其類也君亦有類焉豈惟臣各有長也君亦必善用其長焉惟賢君然後能用賢臣惟君能知人然後能用知人之臣書曰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言紂德之不克類進者皆其類也書曰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克立茲常事司
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賢以及天下
之賢也由是觀之惟君先正其身以爲天下表卿士
百職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徑而緣之又於諸大臣
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賢進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
孰得而幸至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向之所懷
而不可得者今皆寘之周行講論道德興造功業無
不如意誠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則能用衆才其利
無窮不其然乎

潛書

下篇上

主

梏政

天下難治人皆以爲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
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
曷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爲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
爲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梏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
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下下
復於上不待旬月而徧於海內矣人見其徧於海內
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徧於海內者其文也未
嘗出於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

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谿谷阻車疾藜
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疾藜也若有司之盡乃心如
備之事其主則善矣備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卽於
情而亦不肯自情慮不當於主人之意而遂我也計
一日之工必無負於一日之酒食計終歲之工必無
負於終歲之廩粟是以禾稼豐畜牧蕃而主人坐獲
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於備而備能不梏於其所
行何有司則不然邪豈爵位不足以爲榮邪祿雖至
薄豈祿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備之

潛書

下篇上

主

忠於其主也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
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
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
焉今之爲官者不必貪邪卽廉能無過者其存心莫
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無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義
溺於父兄之爲習於流俗所尚因仍而不知其非由
來已久不可深責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
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
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路衢始焉羽逝旣

而景滅卒不知其紛紛者何爲也如是千萬職外塞九州內塞五門君臣上下隔絕不通雖有仁明之君欲行堯舜之政其何所藉以達於天下乎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亾而莫之恤也凡爲官者視爲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

潛書

下篇上

五

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爲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既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將何以治之治之以賞罰乎賞罰者聖人善世之大權然而難言之矣聖人之賞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悅其賞而遷於善聖人之罰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於罰而益修於善此君子之所學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於後世之賞罰也世之降也官之爲善者不必賞爲不善者不必罰孰慕不可必之賞而畏不可必

之罰乎於是有所術焉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是言之賞罰不可以治官也明矣然則官終不可治乎是蓋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輾轉思之不釋於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補不能普利且圖少濟設爲說之之言曰君之貴非君賜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於民力乎必曰然吾願君

潛書

下篇上

五

之有以報君賜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壺餐必有以酬之而況受人富貴且以遺子孫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況今薄祿之時官之衣食非取於農而實資於農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者也損人以益己必不可爲者也損己以益人亦不可爲者也有益於己無傷於人斯則可爲者也居今世而不悅於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誠不可以直道而行曷若量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察農桑築圩防計豐凶除奸慝則民亦少害矣夫忠

君愛民無失其本心保身遠害又不失於自利斯兩得之道也內省有咎孰若無咎百姓詛之孰若百姓祝之鄉黨非之孰若鄉黨稱之其請擇於斯焉

潛書下篇上終

潛書

下篇上

七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下

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為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煮橡實之冠以為色登機而織間以嬰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

潛書

下篇下

於市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為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為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綠垣牧豕陰霑放雞鄰疆抑又為利嚴氏不然桑不盡土不翦不墮機廢不理不蓄不蔬故其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吳地盡利殆不然矣

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

潛書

下篇下

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觀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蓋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剗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畯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

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省刑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皂必長大強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臂却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皂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昔余七之叛也

潛書

下篇下

事旣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枉者祥星輦戚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十昇出死矣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

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
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皂舉踵踏入復夾之杖
之毒者前一杖却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
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瓢出以刀割去糜肉得良藥十
有半活者皂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
如此山東之民號為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
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
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為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為
幸客有嘻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

潛書

下篇下

四

親見巡撫杖偽為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
之間青草皆為赭地此亦何輕於山東昔者唐子之
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數人之獄者
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內司諫曰殺人
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為慈
吏者未有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
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
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
徐為之慮也既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

潛書 下篇下

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為至平不為過
寬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為多
奸唐子為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
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
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
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隱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
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
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
刑為重以刑之既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
弗為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
重刑為

潛書

下篇下

五

名稱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
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
於我也非以爵也通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
曰某而已口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
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
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或二十年以

四二九

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則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為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今之稱天子曰皇上非禮也古者稱王公卿大夫若殿若閣若僕夫若執事若左右不敢斥之也可

潛書

下篇下

六

明謂奄人為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為奏為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為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為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為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

故出言為文於某部尚書侍郎則曰某部尚書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除黨

唐子曰黨者國之危疾不治必亾孫子曰雖有扁鵲無能為也唐子曰何必扁鵲苟達其故中醫皆能治之曰是滅漢滅唐滅明非人力之所能勝也乃先生則易言之何也唐子笑曰漢往矣安得起漢黨而治之以信於子唐往矣安得起唐黨而治之以信於子明亾矣安得起明黨而治之以信於子今有良藥可

潛書

下篇下

七

以一發而解固結之疾在吾與子之目前而子不見也孫子愕然問其故唐子曰良藥者今天下之勢是也昔者明之為黨邪者緣卿相緣閹奴正者緣氣節緣道學如南濠之市貨別為行惟賈所投凡人之求顯名厚祿者不入其黨不得也當是時也黨之為勢固於人心蔓於海內若亾人之國而不與之俱亾者及大清之有天下也黨人之長老猶有存者後生習聞其術攘臂而起如草枯而根萌木斬而蘗生郡邑之間往往百十為羣更立社名宴飲締交亦嘗遠

近響應矣然究則獸逸鳥散莫之禁而自廢者其故何也名者黨之招也勢者黨之帥也今之將相功臣其耳目心思與明俗異名譽不足以動之其權勢又不得假而爲我用是無招無帥也無招則黨不聚無帥則黨不立百官有司救過保位之不暇何黨之能爲此所以不禁而自廢也昔之雄辨如鋒者今之杜口無言者也昔之攻人必勝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未嘗不拊掌大笑而稱快也然則治黨之道無他在絕其緣而已絕其緣則邪黨不伐而自破正黨不解

潛書

下篇下

八

而自散請悉其說用相者天下之大事也昔者明之季世有免相者衆爲行一二十萬金輒得復相凡相必有所由致袁萃曰爲相必賂內侍如樹之托根然則相豈非國家之相內侍之私人衆人之霸王也人君雖庸曷思其故斯人也何以得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舉任官而官治而後從而用之也何以免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不舉任官而官不治而後從而免之也傳曰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左右雖善毀不能毀有功以爲無功左右雖善譽不能譽

無功以爲有功豈以無徵之巧言遽決用舍哉君能以相用相不以左右用相相能以人用人不以朋類用人天下之士皆知由黨者不必得富貴得富貴者不必由黨人亦何樂於爲黨乎曷觀之聚而爲盜者乎以貪戾之徒一夕相親厚於兄弟者豈以義固哉將以取人之財也若爲主人者峻牆垣謹防禦不與以鑽踰之便雖驅之使爲盜不可得矣此治邪黨之法也直節之臣國之寶也道德之臣王者之師也匡君爲直攻人非直讓能爲賢爭名非賢是不可以不

潛書

下篇下

九

察也有人焉直諫之聲震天下當國任職之臣一有過失非與於政之興壞非與於天下之安危必欲攻而去之其氣如戰其志如刃其言如訟視其鳴鏑所向羣起射之而不敢後此黨人之雄也若是者不必加戮也戮之適以堅其死而成其名入君當談笑而視之曰此豎子無知也上書若不聞其言在朝若不見其人始輕之漸遠之徐廢之歲月之間並其醜類淪淪而銷亡矣天下有行於今必如行於古者有行於古必不可行於今者必如行於古者學也必不可

行於今者聚眾以講學也聚眾講學其始雖無黨心其漸必成黨勢氣節之爭由此而起小人之敵由此而立若不以道學號世不以氣節凌人小人無所於蹙亦不成黨甚為易制人君將欲風天下勿畏非聖之謗勿竊尊儒之名當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於視朝之時明言以告羣臣曰我不喜道學有以道學進者我必廷辱之則貌孔孟者望風沮喪不敢蟻引而進以竊位惑世第講於鄉教於里雖非真學其亦無害於天下若夫身退而去寓書京師制黜陟之權

潛書

下篇下

十

處士巷居公卿就而決是非訪賢不肖此道學之大賊法所必誅者也明主處此不謀於羣臣不按於法律驅而斬之於市而以徇於天下曰吾欲使士為士大夫為大夫仕者盡其職致仕者安於家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視此矣此治正黨之法也孫子曰黨不可以刑勝徵於前代矣先生又欲行誅母乃疎於計乎唐子曰子何見之不明也賞善刑惡人主之柄也刑賞由已孰敢不服若臣下竊以行私則互相讎報天下必亂假使稷契夔龍與皋陶朋比而誅四凶

則四凶之徒亦必計斃臯陶人心不服亦將叛舜夫權假於下舜且不得為任賢之君臯陶且不得為執法之臣況衰世之君臣乎善乎吳修齡之言曰萬曆之朝無君矣安得無黨夫君失其為君則致亂之釁百出難料不獨黨也孫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東林亦賢者之所遊也其中多蹈仁行義之儒奮不顧身為國家去邪慝先生論黨而不別人吾猶未慊昔人有言附東林者亦有小人攻東林者必無君子此言是乎非乎願因先生定之唐子拊掌而笑曰古語

潛書

下篇下

十一

云伐國不問仁人子奈何以此事問我哉吾與子論黨者傷人國之淪亾惡人心之中戾氣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學以為後世取法吾烏知其何為附東林何為攻東林吾烏知其為東林西林南林北林也

賤奴

凡闖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亂國大患滅國小患難除大患易除請先為之譬凡人之居室者以妾為妻此患之大者也愛妾之色聽妾之言此患之小者也父命曰毋愛妾之色毋聽妾之言雖嚴父不能得之

於順子曰母以妾爲妻雖悍子不敢逆慈父矣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凡闈人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遊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益祖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蓄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將帥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類朝廷空矣囚禁天子羊驅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斬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如拔茅根焉凡爲國之道善後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後孰敢言置之譬之受室於祖榻腐則改斲之至蝕則改鋟之戶不便則改闢之其棟其楹百年不改也夫小法時改大法不時改凡政皆然闈人居其一焉自公卿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外治者也凡左右之闈人皆奴也自后妃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內治者也凡宮中之女子皆婢也請著爲典曰凡闈人不

潛書

下篇下

十三

授官不任事不衣黃不服袞後世人臣有言立闈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凌遲無赦今士庶人之家師至友至則敬而禮之有童子者奉壺餐而進舍壺餐而坐主人將云何師將云何友將云何三公者天子師也九卿者天子友也奈何使奔走之奴與師友抗乎請著爲典曰凡闈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

潛書

下篇下

十三

小臣不言者革

醜奴

闈奴之禍自古爲烈明著於前史後世人君且有愛之如美女而不見其爲猛虎者禍不可以爲戒也請無言其禍而言其醜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瘦如魍盤然顛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頰非男無髯非媼雖少美如玉索無生氣不似人面也其聲似童不類似女不媚似啞成聲似狸成語不似人聲

也煦煦愛人亦復毒人憫之則流涕如雨惡之則斬殺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見之無不憎者今使僕之長大多鬣者服事其側而使甕童瘍婢進酒食於前吾且憎之必易之乃快彼奴何物也而人君親之愛之苟不待側則飲食不樂是誠何心哉原其所

潛書

下篇下

十四

以自官者使我心悸腎為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斷一指以易王侯雖有悍者不願為之而彼奴則為之其求太監能忍若此則其謀富貴何所不為而猶欲得其忠於所事何不思之甚乎何人斯之詩善究小人之反側所謂有靦面目則不可極彼猶未見闍奴之非面目也若奄奴者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人君奈何不畏使妖在左右飲食啓處與俱乎其不祥大矣在昔宮中之妖有玄寵有黑青彼實異物人懼知避若闍奴則實人類人所安也凡物為妖人知其妖其害小若人為妖人不知其妖其害大汴中有狐變為美婦人迷一男子既而覺其非人嚴拒之狐亦不至其後得一美妾成疾而死汴人為之語曰狐妖猶可人妖殺我可以斯

言為闍奴比也

去奴

魏叔子曰用奄人始於周夏商以前無聞焉唐昭宗盡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即位乃復求宦官則此一二十年間不用宦官亦明矣然則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既革官中之事選粗健女子充之以給力役備非常若出納命令則於內外各設一廬男子給事於外女子給事於內又於內外之間選寡婦年五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納如

潛書

下篇下

十五

是則奄人可革也唐子曰叔子之言善矣哉奄人不革則小人必逞君子必災家必內敗天下必亾去之不待轉計者也蜀人諺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除根若何不用奄人則無自官以幸進者此除根之道也非奄人得志而後謀去之乃謂之除根也叔子欲革奄人固無疑矣若其所策給力役備非常吾未敢執焉何也東鄰之家不知西鄰之事環堵之子不可以權巨室之宜草莽之士不可以妄意官中之事天子之官如大郡之城官中之人如大郡之戶口其

中給力役備非常恐未可以專恃女子也卽女子可
爲必其親近善謀之臣於宮中之事纖微悉知其或
可或不可孰宜孰不宜君臣協謀乃可以爲之也豈
可以草莽之士懸度而言之而望其從我哉繼世而
爲天子者席疆土之富強承先帝之侈麗幼習於嬉
戲之徒長安於使令之給是故溺於奄奴與嬖色等
而況母后帝后以及妃嬪皆所便習不可以缺當是
之時雖有剛明之君知其害而欲去之其勢如決癰
割痛不可爲也吾思之叔子之策不可以行於繼世

潛書

下篇下

六

之君而可以行於開國之主開國之時去奄人如去
草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固甚易也何以決其然
也開國之主起於貧賤當其貧賤之時圍十堵覆百
榱身析薪妻執爨當是之時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
令已過望矣卽起於侯服亦不過巨室之家耳及其
得天下入亾國之宮觀宮室之廣大觀器玩婦女之
衆多目則眩焉心則移焉其遠慮之臣當進言曰此
天下之所以亾也不可處也於是廢其土以爲民居
撤其埴埴楹桷以散於百姓量吾之所處而因其材

以構焉損亾宮之萬億加故室之百十亦已足矣若

新建京邑創營宮室亦可規焉何以決其然也城埤
之固甲兵之多以禦寇也宮中其何禦乎庶司之繁
百官之衆以行政也宮中其奚行乎降及末世宮中
女子常數千人多至萬人力役非常之事非女子所
能爲故不得不用奄人女御奄人之多如此吾不知
其何有於國家也然則宮中無以多人爲也貴爲天
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縫紉庖厨數妾足以供
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

潛書

下篇下

七

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南面而臨天下何損於
天子之尊而吾以爲益顯天子之尊也且約身以處
益可以達於政事何也內外無遠出入甚便賢人君
子不時接見如左右手之相將也何治不聞乎春省
耕秋省斂入廬舍嘗麥菽如赤子之在懷抱也何隱
不達乎尚何藉於奄奴之出納哉帝嘗立四妃帝堯
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
殷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周增以八十一人爲
百二十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故不用奄人周女御多

故用奄人不從周從夏商且不從夏商從唐虞時有古今人無古今人有古今治無古今無不可為者夫女御少則宮室小官室小則奄人無用以此治家治天下其道已全不獨去奄人而奄人從可去也是故開國之去奄人乃斬草除根之時不可失也

耻奴

昔奄人魏忠賢與魏朝皆私客氏客氏厭朝之弱而喜忠賢之強二奄嘗擁客氏飲於乾清宮暖閣醉而相罵聲達於昏君之耳昏君呼之前而斷之則與忠

潛書

下篇下

六

賢而退朝於是忠賢遂殺朝而專有客氏奄人無陽者也客氏何分於強弱而有所好惡於其間乎固疑之矣嘗聞人言奄人雖奄精氣自在其陽雖不能如常人之具形亦稍矣長又聞有異術能使陽長固笑而弗信也然吾嘗親見之矣昔明南都潰眾立魯王於會稽號曰監國南北奄人多從之者一奄人死有美妾二人是時吾幼從先君辟亂居於雞山先君有所養勇士魏興據死奄之財物而攘其一妾興嘗荷戈衛先君於難故先君嘉其勞而弗之罪也凡令節

興必使是妾入賀而從拜於僕婦之列諸僕婦則私問之曰爾之從太監也如夫婦矣衾枕之間其狀若何妾曰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由是觀之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也奄若化為女子則可不然固男也雄雞無陽以尾交奄雖無陽乃使之雞乘怨女穢亂官掖其罪大於亂政矣可恥孰甚焉

女御

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禮有以喪家亾國者

潛書

下篇下

十九

罪好之者而並罪色何不思之甚也桀之亾於妹喜也固也紂之亾於妲己也固也幽王之亾於褒姒也固也三女子之為蠱而不可近焉固也然女子微也弱也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非若權臣之不可制奸奄之不可親也使此三女子生於文王之世入於文王之宮處於窈窕之室后妃率之以采芣苢供祭祀琴瑟以悅之鐘鼓以樂之則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女子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嫫媿任嬖官中遂虛無人乎士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周召

畢散周行遂虛無人乎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
文王宮中百二十人皆賢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
仇豈文王之地荆梁雍豫徐揚獨多賢乎此無他君
德使然也君有德奸化爲賢君無德賢化爲奸玉美
物也君子佩以比德然桀愛玉載其寶玉以奔三變
紂愛玉衣其寶玉衣以入火若曰亾夏殷者玉也其
可乎

吳弊

吳人發塚非異人卽其子孫也貧無所計則發其先

潛書

下篇下

三

祖父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
之厚者有金玉之帶珠鳳之冠千金之木珍異之寶
蓋先世之貴者也吳中之人視爲故然未有以爲不
義而衆誅之者昔子未葬親屋於他人之墓側有語
子者曰此有善地公何不卽此而葬乎問其所在則
指其墓曰卽此是矣公能以十金予其主人則起其
棺而去之矣子掩耳而走桐涇有墓人皆以爲善而
葬之未得其所也有富者求地其孫請之曰願移先
人於他所而敬獻諸君富者大悅增價至百二十金

而未之售也吳人善訟凡所以求勝者無不爲也無
不忍也震澤有農夫欲訟其叔而知其不可則謀之
於母使婦誣叔亂我婦不可姑與夫交撻之不從將
致之死婦懼而從之姑婦告之官其叔不能辯也鄉
人皆知其罔而亦不能爲之辨今獄未成也吳江有
欲訟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勝乃夜與人謀曰爾卽
爲我致之來我斷其頭其人笑曰爾亦與之俱死矣
曰不然吾斬吾妻之頭明日擊二頭而告於官曰是
人通吾妻并斬之矣敢請死罪天下豈有無故而自
殺其妻者哉雖有明者不能察也於是除吾所疾而
吾且晏然又有豪傑之名子以爲何如其人曰妙哉
此計非吾所能及也卽起往召所疾者其婢竊聞之
而告其妻其妻大驚急奔之鄰入室視之不見其妻
矣計遂不行

全學

君子之爲學也不可以不知兵有人於此爲子而不
慚於曾參爲弟而不慚於叔齊爲臣而不慚於比干
爲仁而能養民爲義而能修政斯世之謂全學人矣

潛書

下篇下

三

一旦社稷不幸盜賊蠡起遠近驚潰寇薄國都君臣震懾問左左不應問右右不應問大臣大臣不應問小臣小臣不應當是之時國多孝子而父死於敵國多悌弟而兄死於敵國多忠臣而君死於敵身為仁人而為不仁者虜身為義人而為不義者虜雖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為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傾矣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亾矣夫兵者國

潛書

下篇下

三

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獸之有角不時觸也噬及無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時搏也暴至無患以手便也國之有兵不時刺也敵至無患以兵習也所貴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誅亂而天下之亂定養民而天下之民安若魯用仲尼有齊寇而不能禦齊用子輿有秦寇而不能禦社稷丘墟墳墓樵伐何以為仲尼何以為子輿仁義之事日行而不離兵之象常伏而不見伏則為天下祥見則為天下殃是故仁義可習也兵無可習也士所與處者妻子耳引而置之

衆賓之間猶色沮而語塞安見五萬之衆十萬之衆也士所守者蘆壁廢戶耳穿窬入焉臥不敢起安見河山之險與盜賊之猛也士之威或不行於瘍童謔婢安見如虎之將如狼之卒也士之智或困於閭里小人安見敵之誘我以不測也士或遇蠶蠶而色變觸棘刺而失聲安見白刃交於睫矢石集於身也若此者皆無可習者也無可習將焉學之天下有老於軍中擁衆百萬而不知兵者矣有朝廢詩書夕入帷幄貌若農夫口不能言一計而斬大將再計而破敵

潛書

下篇下

三

國者矣若是者非以盡責夫人人有智愚唯智者能之非以盡責夫智智有明於事而暗於兵者有暗於事而明於兵者唯智之明於兵者能之暗於兵者雖習猶不習也明於兵者雖不習猶習也夫兵猶火也金以冶而成劔木以斲而成耜水以釅而得飲土以陶而成器斯四者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人得而用之其於火也不然寓於無形流於一擊不求於鄰閭戶自得發於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惟所取也豈若四者之事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能哉火之

爲物也無乎不有金中有之木中有之土中有之石
中有之兵之爲道也亦無乎不有聖人之言有之傳
記有之時勢有之盜竊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
之所歷山川所過城邑有之無意於兵干戈弓矢非
兵有意於兵耳目聞見皆兵而何不可學之有夫世
多智者而無一人可與言兵者何也有三蔽焉高者
講道卑者誇文謂武非我事蔽一視良將如天神非
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其蔽如是雖使太公復
生於今亦且習爲懦儒烏知兵爲何如者哉無惑乎

潛書

下篇下

五

士之不知兵也請決三蔽身爲大將仁義之聲充於
四海戰必勝攻必取功名立相賢君輔少主致太
平百姓安寧風俗敦厚與貌孔顏而追屈宋者果孰
賢乎一蔽決矣武安君曰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吾蓋深識乎斯言也戰勝者必勝未有幸而勝者也
戰敗者必敗未有不幸而敗者也譬之鄉里之中有
二少年相與鬪智角力觀者早決之矣兩軍相蹙聲
動天地白日無光飛鳥不過一瞬之間山崩川潰血
流屍橫此人所以心懾慮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輕言

潛書 下篇下

兵也智者則不然伍什百千前後左右繫於一將兩
軍相遇士卒雖衆不過兩將猶之鄉里二少年有異
勢而無異算也彼以十萬之衆來我以十萬之衆往
衆相如也彼怯我勇則勇者勝勇相如也彼實我詐
則詐者勝詐相如也彼詐而我知之我詐而彼不知
則知者勝知相如也彼知而發之疑我知而發之決
則決者勝決相如也彼決而攻不善我決而攻善則
善者勝若自料不如未見可勝則固守封疆俟釁而
動此所謂自然之理而非神也二蔽決矣兵死門也

潛書

下篇下

五

實天下之生門也陷於死者必不善用兵善用兵者
必不陷於死請試思之受命爲將寄河山於燾下決
興亾於一戰存宗廟於呼吸之間其任重矣其機危
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勢不可爲窮居不
許身臨事不受命矣無死道也且爲將者流矢飛礮
或所不免至於謀臣不操戈不臨敵又何以死若以
爲不然者顏淵短命伯牛惡疾豈在行陣哉且人臣
事君官守言責不敢愛死何必將乎三蔽決矣去此
三蔽兵之不可不學也明矣昔者黃帝伐涿鹿舜伐

四三九

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紂黃帝三戰其餘則皆一戰遂定天下當是之時以仁克暴如水滅火兵不復舉亂無餘遺其交兵之際雖未免輿死扶傷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是何也其君皆聖人也其將亦皆聖人黃帝之將不聞舜之伐有苗也以禹爲將湯之圖有夏也以伊摯爲謀臣文王得呂望以爲師武王舉天下諸侯及蠻彝之衆屬之呂望而立爲大將以聖人之君任聖人之將以聖人之德行聖人之謀此所以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

潛書

下篇下

三

事也及乎後世則不然兵革一動遠者百餘年近者二三十年屠絕百城荆棘千里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大亂既定君臣安榮海內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父母養子惟恐不長三年懷抱十年提攜男爲之室女爲之家饑食寒衣常恐失時殺一人而非其罪子孫不長杖一人而非其罪人皆謫之而一旦起而爭天下遂草刈之若此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古之君臣雖任不求備才鮮兼長然而

無事則修政教有事則爲將帥非二事也世衰學敝聰明之士習爲文辭自矜大雅以兵爲凶器而惡聞之以爲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於是以兵事推之武夫彼之爲人或白晝殺人或掘塚劫室或起於卒伍出於盜賊人見其俯首入戶有力如虎則曰此真將軍也彼烏知君臣之道社稷之長計一旦得志而爲將殺無辜虜婦女掠寶貨縱之則毒人禁之則擁兵不臣雖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禍不解常少寧日此自秦以來所以殺人之多也乃世之論將者謂戎事

潛書

下篇下

三

尚力使儒生禦敵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夫鬪力者如兩虎相搏生死未知以此待敵則天下之事豈不殆哉所貴乎勇力者不過使之登城使之衝陣使之先犯使之間出是大將之所使而不可爲大將也昔者賢君之任將也如己身有疾委之良醫必曰除疾易而體氣無傷孫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爲將者智足於軍未善也軍不可徧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足於破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

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不立敵是何也凡人處安樂之時常不見德及其救之水火之中則親之如父母禦其暴已者則敬之如君長用兵之道所以救諸水火而禦人之暴者也其見德易於爲政以兵行仁何人不順以兵伸義何亂不散於是軍而無戰戰而無敵雖不及湯文之兵於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矣夫兵以力勝力以謀勝謀以德勝非學不可自秦以來以勇力智巧取天下者多矣何必學然而方之於古學之則爲湯文之兵

潛書

下篇下

元

不學則爲秦項之兵爲湯文之兵不數戰而天下定爲秦項之兵大小數十百戰殺戮數十百年而後天下定二者相去豈不遠哉

五形

雞之鬪者兩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鬪者兩牙相齧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類雞狗也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敵之所來我之所爭敵之所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當出所不當出無屯之谷無候之徑無城之地可以利趨能趨之者勝必攻之地常固

必攻之城常堅必攻之時嘗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當攻攻所不當攻欲取其東必擊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備東欲取其後必擊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備後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誤之者勝萬人爲軍不過過萬人五萬人爲軍不過五萬人十萬人爲軍不過十萬人我有此衆敵亦有此衆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專主乎一軍正兵之外有兵無兵之處皆兵有游兵以擾之有綴兵以牽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聲兵以疑其耳所以撓其勢也能撓之者勝此三奇者

潛書

下篇下

元

必勝之兵也少可勝衆弱可勝強昔者唐子試於蜀同舍生九人有饋酒者五人者據之四人者弱爭之不得也乃擇奴之捷者教之曰我謀而入彼必舍甕禦我汝疾入取之於是聲譟而攻堂之左彼果悉衆禦我於左五人者勝而反飲已亾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筍酒可謂智矣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

非遠重關非阻百萬非衆人懷乾越馬囊蒸菽倍道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驚隼伺射兔免先後不容瞬遠近不容分此用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

潛書

下篇下

三

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襪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衆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常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

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取鷹者設機繫雞鷹見雞而不見機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類饑鷹也謀者軍之耳也有以謀勝亦有以謀敗敵有愚將可專任謀敵有智將不可專任謀我有巧謀彼乃故表其形故聲其令故洩其隱以誘我吾聞之善用謀者用敵人之謀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彼設爲死形以堅衆心非死地也若夫糧食不繼後軍無援進不可戰

潛書

下篇下

三

退不可歸彼壯我竭彼明我迷此真死地也雖太公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敵之情者重險如門庭不知敵之情者目前如萬里竿渡之國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困其險不中其誘者非有他巧知敵之情也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韓生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衛王宮且不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子好紙鳶吾登丘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

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見形可以測微智者決之拙者疑焉料敵者如韓生之料秦王可謂智矣江上之嫗鬻績而得錢虛則開篋實則謹鑰善竊者因以爲候吾笑拙兵之智類江上之嫗也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衆三道趨成都屠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郎中曰父殞將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獨免吾請先死之父兄子弟皆哭有少者曰敢問死之何道也郎中曰寇

潛書

下篇下

三

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上伏於翳隘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突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生縱一人使告曰吾之大軍盡出南門陣矣我守隘者也賊能戰我其退而待賊與之決死平沙之上於是賊果疑之從他道去矣郎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籬蠟千斤繭絲千兩招士脩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

却之城無墮堞焉當是之時非專攻之兵道過之兵也弱則拔之而行強則舍之而去是故輕敵示銳趣進示強犯勁敵以爭小邑而後大都之利彼必不爲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顯而不能隱淵能隱而不能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卽顯卽隱卽常卽變使敵莫知所從莫知所避斯爲神矣貴人之處衛生常謹古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傷肢體也吾笑拙將之智類貴人之處也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

潛書

下篇下

三

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爲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有全無半雖半所以成全邳兵圍三盜立殞如林几積充閉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衆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怯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膚則失色砭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怒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

克何攻不取故夫以能死之將驅能死之衆如椎椎剡鮮不破矣

審知

量力而行則不竭量智而謀則不困譬之權焉移石於鈞移鈞於斤則衡拔而權墜又譬則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則斂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聰明博達之士讀書鑑古審時度勢口談指畫皆能盡當世之形決成敗之機及其遇主而行受國任則危國受兵任則敗軍非其智不足也其知之

潛書

下篇下

三五

不自明也能行百里者則道百里能行五六十里者則道五六十里飯升米者則炊升米飯合米者則炊合米力能舉百斤者則取百斤不能百斤者則六七十四五手足口腹有然豈心謀則不然自辨之明者如別黑白權銖兩量斗論發議盈幄不耻不兼不耻不及任信如發矢謝疑如蹈冰不自知而倖成如散博注自知而圖成如契取負古之人運動如鬼神功名震天地人皆慕而跡之不知其所擇微也若夫問兵如轉丸問謀如抽緒辯言偉貌以傾世主卒至

功墮名敗爲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蔽之倖心沮之也立謀尚詭臨危尚決取事尚短制事尚長出言戒易謀功戒貪圖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故能以五慎成二奇功勞不可盡居大名不可盡取爵祿不可盡得一不得當大則覆軍凶國小則不保腰領非小禍也故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長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疎此三者自知之道也唐子至壽鹿之山李條侯請觀騎射旦日率其子弟家衆束馬操弓馳於壽鹿之右日中而畢畢而飲酒

潛書

下篇下

三五

條侯曰今日之事騎之利鈍射之虛實隊之勝負子能審知其數乎曰不知也條侯曰子儒生固也唐子曰子之言見一而廢二三者也武王伐紂太顛閎夭不在干戈之列乃與尚父分功夫壯者任兵事巧者察兵勢二者不相易以爲功水火鋒弦謂之兵事順時觀變達情度務謂之兵勢譬之於射發者手臂體立目審心度皆命中者也條侯曰然一軍之中鍛斲縫割之工醫占文數之技有一不備則不成軍况謀士乎願聞子之所能策唐子曰兩石相擊則明生兩

怒相搏則力生兩謀相傾則智生善策者因形計便不可徒言也人病不自知知病不能用不可不審也天下之勢單少則平積多則神今夫水一也壽鹿之湖坐盆而芟立艇而魚至於河海疊波若丘山神棲而龍興浮湖之法不可以浮河浮河之法不可以浮海豈有異水哉積多之勢異也用壽鹿之衆用兩河之衆用江淮之衆用天下之衆其勢亦然今夫龍家之集善販布粟者亦可以厚利予之十數萬金使買鹽絲珠犀則謝未能任非其智不足也未嘗適漢廣

潛書

下篇下

三

與大賈遊也仁暴強弱順逆勝敗興亡決焉此可開居而度者也若用兵之道非身在軍中雖上智如隔障別色故曰百聞不如一見今我道北而來河決壤道次宿而問邳之道次邳而問徐之道謂可履塵而逝矣然不免於陷蹄塗體何則聞見之實異也身在軍中百人爲耳千人爲目兩敵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阨熟知地利面背應逆熟知人心遠近離附熟知援勢巧謀捷候熟知敵隱別道間谷熟知奇伏智力等類熟知將能信疑愛怨熟知卒用騎步水火熟知

技便危險嘗之歲月歷之是以謀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鋤而衍策釋鋤而拜將今日受命明日克敵此文辭之見優偶之觀也奚可用哉條侯曰善乎子之能慎審也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於人雖知之自明必待知人者乃見矢以弓利可以穿重甲馬以御良可以致千里苟無其遇雖太公之賢不如閭里之少年苟有其遇雖偏才曲智亦得馮風順流以就功名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長歎者也天下不皆聖人長短者才之常也得失者謀之常也上焉者一短不損十

潛書

下篇下

三

長小失不傷大得其次短不喪長失不喪得其次長短得失半而皆可以成功者以其得高世之賢主也良冶有分金之爐五金砂石雜爲一物攝而火之五金五出砂石別出賢主用人羣謀雜進區而別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猶爐之分金也奚啻是哉大匠不能徒直定於墨繩不能徒方準於曲尺此主之資於臣也墨繩能直有引之用曲尺能方有相之用此臣之資於主也主蔽臣達之臣蔽主達之主缺臣補之臣缺主補之主臣交資乃能發不盡之謀成無誤

之智故夫智士之遇賢王非但能盡其謀才半而功倍無不利矣

兩權

兵有兩權內外是也兩得者興一得者亾請設爲易見之形以明所度之必當於事而後効其說今有勇士力舉數百斤如挈餅然攘臂於市市之人百千聚而莫敢與之校是豈不可以無勝於人哉然而不能自養以致疾三日疾則力衰五日疾則不能行十日疾則不能起坐雖有弱女子可以扼其項而殺之矣

潛書

下卷下

元

若是者非無勇也內虛必自盡也今有厚養之士節食遠色導氣服藥身無疾病可以長年一日遠行不幸而遇殺奪之盜力不如其強器不如其利與不如其衆俛首而就死矣若是者能保於內而不能強於外也熟察於二者之形凡舉事者有必勝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計而不能制勝豈能幸存哉同歸於滅亾耳請舉二寇以觀滅亾之實而後効其策昔者有明旣衰羣寇遂起闖王以捕逃之孽率饑寒之民由關中而東至於井陘南至於鞏洛至於漢沔

東至於荆至於毫泗越五州之地橫行萬里疾於飄風一二年之間蹂踐天下之半破城屠邑莫有能當之者李自成襲用其鋒擁數十萬之衆灌大梁敗孫百谷之軍入潼關帝西安乘勝渡朝邑由大同而攻京師如破鳥卵其用兵可謂能矣其事亦旣成矣乃一朝奔潰無所復之而破腦於田夫之耨鋤是何也蓋盜賊之行不營家室退無所據雖有百勝之兵而不能支一日之潰也吳三桂遭時附景身爲王者其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於京師一日發兵反天下震動又有三叛爲之助東西援結萬餘里此其厚集之勢固於金城雖有韓白亦無如彼何矣然此賊實不知兵乃曰我用兵天下無雙當其出兵次於灃卽阻江而守下令諸將曰毋得進兵其志得爲南帝足矣其爲人猜忌信讒非其子弟親戚不使將兵有以策干之者絕不省覽曰此必書生腐言也及其敗於平鄉失桂陽臨武藍山嘉禾柳廬陵茶陵退守於衡不能悔敗自厲乃急於稱帝鑿平回鴈峰上登行郊祀之禮卒至身死之後盡

潛書

下篇下

元

亾境土子孫誅絕分裂身首懸示天下若是者何也
 蓋盜賊之智本無遠略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
 固之勢適以速其滅亾也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
 而無本根以至於亾吳寇之所處霸王之資也而昧
 於攻守之計以至於亾使去兩短兼用兩長豈易敵
 哉欲見兵之長短以決成敗無明於此者矣百金之
 賈必有居處以安妻子固管籥結鄰里無盜竊之虞
 乃可以轉販於四方而況有十萬數十萬之衆以經
 營天下不先爲自固之計豈可以有爲哉自固之計

潛書

下篇下

四

有三地食法是也地者非定咸陽非定河內非定金
 陵因勢之便而處因民之宜而處因糧之利而處因
 敵之形而處擇其可而處之則大功可就大業可成
 夫龍有所止之淵而後可以與風雲虎有所伏之穴
 而後可以騰山谷搏取百獸此地之爲固一矣軍食
 之所賴田稅必輕於故籍以寬之糴必增直以利農
 破一城必有倉粟走一軍必有棄糧民藏不可取野
 積不可掠富室不可貸取之不溢滋其取者必厚恐
 敵有僞爲賈人貴糴以空我者陰戒四境粟米有入

潛書 下篇下

無出如是則堡屯廬舍皆實人人各自爲守守障萬
 人可當十萬人十步之溝可當百步一丈之壘可當
 十丈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飽暖安樂寄於百無一
 虞之地雖兵出屢年轉戰千里無有貳心此食之爲
 固一矣國中無法雖衆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
 勇不齊其將可禽不可以草創之始人心未集姑爲
 因之不私於故不偏於親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
 之官各盡其職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構兵文武
 之課一級不苟遷一級不苟降有罪必刑戰後必誅

潛書

下篇下

四

雖親暱不赦有勞者必厚其賞有功者必尊其爵雖
 讎疾不吝如是則人心信服不爲苟免不爲幸望不
 約而同不戒而遵此法之爲固一矣誠能自固如是
 是山止川行之勢也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者也然而
 善用之則功可成不善用之則終亦必亾何也天下
 之賢士所以棄父母妻子或載父母妻子而委身於
 干戈之際者蓋欲就其功名取封侯之爵以遺子孫
 也三軍之衆不惜斷脰破腦陷陣登城者蓋欲自拔
 於行伍之中以取爵祿也其次亦不失賞賜以置田

四四七

廬也若乃遺機失謀數戰不利數舉無功二年三年甲斃兵鈍戰氣消竭豪傑失望思歸丘隴人心解散不可復振此坐而自亾之道矣天下多羣盜衽扱囊括可次取也若有大敵非我克彼卽彼克我雖支將遊旗積累千百功而決機則在於一日成功則定於一戰夫人情興則附衰則去誠能一大戰而勝兵威震世義聲盈耳則人心歸附豪傑響應地有所不略略一而得十城有所不攻攻一而得十軍有所不破破一而得十夫用兵之道過重與過輕同失及銳乘

潛書

下篇下

聖

間不失其時則天下之勢集於我矣其有重於進兵者未能先決勝於己也昔者齊亂而管仲用之燕弱而樂毅用之六國散而信陵君用之遂能霸天下舉強齊挫暴秦者誠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十萬人爲軍勒爲五軍軍二萬人伍合於十十合於百百合於千千合於萬左合於右後合於前前後左右合於中而提於元帥一知相應一氣相貫如億萬絲爲一繩曲縮直引無不如意不見一絲之異此整而不可亂之兵也整而不可亂然後可使感德然後畏威畏威

然後感德士卒未安不先寢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視藥賞賜俘財盡以分賜日烹牛豕饗衆親之如此士卒愛之如父母矣止含有度臨戰有節達於法者卽誅之不少假於將率於是士卒既愛且畏無不願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後可使有如是之衆得以變化從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亂進而不佻退而不先隱而不惑危而不懾我可以撓敵敵不可以撓我我可以入敵敵不可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誅暴救民乃有成也

潛書

下篇下

聖

受任

能成大功者必不敗功能成大名者必不敗名且毋審其智能毋論其權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由立於不敗之地行於不窮之道乃可以恣我之爲也功名之道無幸無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者必不敗敗必非智是何也兩合則成兩違則敗見可成則就之見不可成則避之成敗去就謹於所擇者功名之門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畫也善雕者必於楸檀善畫者必於堊素有工於此取彼

腐材墨質率然而運斤率然而施采及其無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尚不能辨材別質卽其技可知矣貧賤者人之常處也璞玉不出於玉無傷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傷矣苟無其過寧伏於戶牖食於賤業保其妻孥不慕榮貴所以守璞也萬金之賈行於道塗必挾善射者爲之衛盜至則引弓待之不輕發也發必洞胸必穿脇必貫顛一發不中則刃鏃已加其體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金之富也萬人之敵非特一盜之智

潛書

下篇下

四

也豪傑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輕於委身者之不如發矢也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嬖倖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於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墮功毀名辱國殘命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已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已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幄而議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亡與亡義不可去矣唐子

潛書 下篇下

之治長子也有訟奪其妻者曰糜蟲許嫁我矣奪妻者曰糜蟲昨日嫁我矣問糜蟲以誰願也不願奪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奪而夕訟焉猶可也主義之既厚猶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蟲之悔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慎於初則有終矣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聰明觀其用舍觀其誠僞觀其度量觀其將相之臣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既合矣博之以仁義既合矣進之以奇謀直之不怒也深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

潛書

下篇下

四

而不去是以諫受言悟才達智順功名可成福祿可長也汪子著申甫之傳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學古兵法長於用車愍帝使之將旣無車又無戰士驅市人以當強敵以是敗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車請以車喻有車於此圓其軸方其轂茅其纏牽蹇其驂服善御者將笑而去之乎抑鞭斃牛馬而強驅之乎以此決事知申甫之無能爲矣昔者唐子問於陳盟曰先生熟明事敢問明之亾也亦有人乎曰有孫傳庭者雖古良將不能過也其在關中休兵

四四九

不動曰卒未練未可用也朝使數趣之不得已引兵而出一戰大敗賊遂入關惜哉孫子不敗明其未亾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於此矣善用兵者生卒亦勝不善用兵者練卒亦敗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兵者勇者亦走且孫子之所將未必皆市人也大敵卒至亦可以未練謝乎凡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其巧是姑勿論論孫子之所處若果不可出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寧伏劔而死必不辱身寧伏劔而死必不辱名寧伏劔而死必不辱軍寧伏劔而死必不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驅千萬人之肉委於虎狼之口而身受敗軍之辱以此決事知孫子之無能爲矣

潛書

下篇下

四

利才

功名險道也君臣險交也不必直諫而險職言亦險不必臨戰而險立朝亦險不必事暴君而險事賢君亦險我之所謂險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祿也非不慮患不避禍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

罪同迹信讒相參非必爲之而輒危也或出於萬有一危則危矣處險而安者鄙夫也處險而險者君子也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師飲食有方衣服有度著之於經不厭其繁所以養其體氣固其壽命是力學修身建業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揃脫爪髮必相不踐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也甚愛其身且惜其身之所棄也况豪傑之身家國倚之而肯冒挺刃嬰木索乎彼夫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

潛書

下篇下

四

君子有四不死權奸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冶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訾有伏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與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旣傾人不能支君死矣國亾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

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
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爲以死期哉不
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于必死必不
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天下之險莫如蜀
江莫如滄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鳥可廢
也道黃陵新聶者必熟識沒石適裸人黑齒者必謹
候風占是舟人立身於必不死而後人民賴有舟楫
殊方之貨畢至焉隱中之讒同體之忌權倖之處邪
正之交官庭之異同君嗣之便逆敵人之疑間若是

潛書

下篇下

吳

者皆功途之沒石風占也不能謹辟之曲遂之則身
危功敗爲天下笑矣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
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才者剡也志者椎也天
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江海之
險雖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是以君子爲學既
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於不計苟以死存心以死
立志請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睚子隨之
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
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

潛書 下篇下

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
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
利亦猶弓之發矢也昔者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
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謀於
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反其一人曰進死
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
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遜不
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遜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
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
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
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

潛書

下篇下

吳

仁師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殺民後之用兵者皆以
殺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殘而反自殘奈何襲行之而
不察也古之賢主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實有慈心不
握而提不懷而抱痛民之陷於死兵以生之恐民之
迫於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
以除疾保生也湯武之後道與謀爲二德與力爲二

四五

羣雄並起武力上人者得之其君其將皆慘刻少恩
誦詐無實惟利天下利爵土無救民愛人之意非屠
府縣百十城殺無辜數千百萬人絕煙火絕雞犬之
聲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自二千年以來時際易
命盜賊殺其半帝王殺其半百姓之死於兵者不可
勝道矣可不哀乎有帝王者出豈不號爲義兵哉而
不免於殺者五誘降而殺受降而殺掠其芻糧而殺
冒上首功而殺忿其城之不下而殺五殺之惡莫大
於屠城夫城之大者數萬戶小者亦萬千戶而集穰

潛書

下篇下

辛

穰老幼嬉嬉婦子依依一旦盡殺之屍橫屋宇血滿
溝澮夫傾沸鼎以灌螿穴雖有忍者不爲而何以忍
此夫屠城者有二見恐其反爲敵守也以威未至之
城使不敢拒我也其爲謀亦極拙矣夫危險之地
人必避之寬仁之主衆必歸之昔者張獻忠之寇蜀
也屠梁萬將至達唐子之大父郎中號於衆曰賊至
必屠其俛首而死乎抑殺賊而死乎衆皆憤曰寧殺
賊而死其後三攻三却之終不能拔然則屠城者是
使之拒我也使爲敵守也請設言之若屠一城

而千百城皆下釋一城而千百城皆守屠一城而千
百城皆爲我守釋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敵守問仁者
爲之乎曰不爲也雖有天下不願也昔者張獻忠驅
江夏之民於江驅蕪陽之民於江江夏之江壅蕪陽
之江不流積手與山齊積骨與山齊積耳與丘齊積
鼻與丘齊使獻忠既得天下立宗廟建社稷與禮樂
定制度與天下更始羣臣諛之史官贊之必謂德比
唐虞功高湯武矣有天下者屠一城是卽一城之獻
忠殺一無辜之人是卽一人之獻忠特以大功旣成

潛書

下篇下

壬

貴爲天子民安其治無議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
其毒天道好還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殺人之子孫亦
或殺其子孫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天伏其誅
鬼畜其厲不可以貴免也不可以力除也主臣一心
上下共體內外同氣何細不聞何隱不達海內之境
如身之膚生民之衆如膚之毛未有拔一毛而身不
知者將卒殺人人主不知謂之不明知而不問謂之
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爲天下主天下之害莫大於
將驕卒悍將驕卒悍殺人則勇殺敵則怯取寶貨婦

女則勇敢城郭軍壘則怯若然者王不能用將將不能
用衆欲得其力務厚其恩乃適其所欲而恐或傷
其意此殺戮之不可法禁也蜀人諺曰寧逢惡虎不
逢善兵欲爲斯民主而殺人之惡甚於猛虎豈不異
乎老聃曰慈故能勇斯言未善非慈無以救民非勇
無以行慈是何也善用將者將軍之命執於人主之
手不善用將者人主之命執於將軍之手善用衆者
士卒之命執於將軍之手不善用衆者將軍之命執
於士卒之手人主不能進退大將不能齊偏將

潛書

下篇下

五

齊小將齊隊長齊卒伍必爲亂兵何以救民不如委
而去之耕於壠上母爲禍王吾聞王者之師士卒愛
畏以將帥爲父母以將帥爲神明率而用之強如猛
虎止而休之柔如羣羊其視敵國如視父母之讐其
見良民如見鄰里之人是以戰必勝攻必取所過無
閉戶之虞所處無犬吠之警制之得其道故也凡用
兵之道有不得不殺者二曰殺敵曰自殺昔者武王
伐紂戰於牧野紂兵不能敵倒戈而走尚父乘之追
奔逐北血流漂杵當是之時天下諸侯蠻彝君長皆

從此不再舉之勢也若尚父不急乘之紂得以七十

萬之衆退守數千丈之城猶足以自固圍其國都未

必能克曠日淹月士卒懈怠諸侯解體雖尚父不能

無敗是以乘其敗北并力奮進如疾風捲蓬使不得

稍聚一戰遂定天下殺戮雖多四海之民不知兵革

之苦此不得已而殺敵者也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

所不臧則於爾有戮此不得已而自殺者也不得已

而殺敵不得已而自殺仁人蓋傷之矣若夫敵人嚮

潛書

下篇下

五

義武教克修亦有不殺一人而獲敵者亦有不戮一
卒而克敵者惟敵之強勢不並立不得不殺將卒之
悍者鞭杖不足貫耳不足不得不殺蜀人諺曰長痛
不如短痛久亂不定長痛也一戰之殺一令之誅短
痛也以短痛去長痛是之謂殺以成仁夫兵有不動
動必傷人不傷於已亦傷於敵凡用兵之地拘牛豕
輸粟麥廣樵牧具樓櫓其費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廢
機廢工廢賈廢市廢其養必竭凡用兵之地窟谷翳
叢暴日蒙霜老羸僵塗嬰孩委莽其傷必多奚必刃

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戰之死已不可數何況百戰一日之死已不可數何況五年何況十年是以仁人之於兵也不欲久處成功必速罷兵必早乃能救民其孰能之其必好謀能斷仁義充於天下者乎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即市以來又天寒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

潛書

下篇下

五

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曰 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

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穎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為之臣也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為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

潛書

下篇下

五

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為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眾手實天子為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背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

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
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
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
不重於匹夫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
於人哉乃舉一楮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
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
之樞上而割之剗其腹剗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
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
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

潛書

下篇下

五

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
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
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妾微者也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
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止殺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
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
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

潛書 下篇下

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
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不以易天道不以
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爲
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
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
富貴不以易也奚以言聖人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
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
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

潛書

下篇下

五

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爲
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
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此
孟子之善爲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
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蓋武王之德聖而未
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
政教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
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
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

四五五

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
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
聖人不以易也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
官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
鬪熒惑行逮太白填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
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
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
人之所得為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
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

潛書

下篇下

五

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麻武安君為將斬首之
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
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
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
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
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
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
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既無可殺飲食作
樂亦為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

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
初起之人而身已為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
天生百物與人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
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
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
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為
極悲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謔
謔吳人謂范蠡曰子母助天為虐夫干羽服苗聖人
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

潛書

下篇下

五

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
敢諫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
不以易也

厚本

昔金陵有病蠱而將絕者有良醫來自霍丘一鍼之
而蘇再鍼之而起五進之湯液而愈人相傳以為神
於是富貴之家有疾者厚其金幣而致之館凡有疾
者奔趨之而不得其間無疾者亦皆願識其而焉客
有頌言於唐子者曰其術之神若是其所居之鄉復

何疾病之憂唐子曰若子之言是致疾之媒戕人之
斧也使人恃醫而不謹疾以至於喪其身者必子之
言也夫夫良醫者不祥之人也館良醫者不祥之家
也人惟自傷則中虛中虛而後有疾有疾而後求醫
至於求醫蓋亦危矣雖生也其不與於死也有幾無
自傷則中實中實則無疾雖有扁鵲無所用之天有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
自外寇者也有五情思氣味飲色也過則爲菑思

潛書

下篇下

卒

淫心疾氣淫肝疾味淫脾疾飲淫肺疾色淫腎疾此
五者內自賊者也五賊日蝕則漸傷而中虛以成內
疾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於是不惜多金以求良
醫不幸而醫不良不能除疾或反益其疾而致死卽
有良醫石鏡毒熨以攻其外湯液酒醪以攻其內疾
雖除而剗刺肌膚動傷經脈已大其創而不易復矣
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嘗謹於疾唯恐或傷無傷則
中實中實則五藏時序菑害不生卽天地不平六氣
偏淫堯水湯旱出其時北凍南炎易其候菑殃流行

疫癘時作而不中於謹疾者之身中實故也若是則
豈惟無疾亦且長年嘗聞古有真人修身不死今雖
未見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無神技乃有神神以
有所救而見無所救何神哉唐子爲是言也人之聽
之忽焉若弗聞也是時魏叔子在吳有以唐子之言
告之者叔子動容曰唐子之言非啻論養生也其可
以達於治天下乎天下之亂有二內賊外寇是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罄懸民
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爲竊旣而十人爲盜繼則望風

潛書

下篇下

卒

蠶起千百爲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爲軍稱帥稱
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
匹布婦子飽暖相爲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
爲奸雄之資哉蓋內賊之起皆由於國家空虛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邊竟蕭條餽
饋不繼戍卒逃亾將帥貳心於是四裔日夜窺伺中
國以圖獲利始則小侵驅掠牛羊旣而深入獵子女
玉帛久則轉戰中原攻圍京師而亂成矣若治國有
道政事修明農賈樂業衣食滋殖德洽中國撫有四

裔則蠻貊不得我費必且奉貢和好長爲外藩矣蓋外寇之入皆由於國家空虛也內外繹騷君臣憂懼博求智謀之士勇武之夫於是苴穰之屬乃至矣拜爲上將受命而出秘謀奇計出入鬼神誅賊於內以次掃除禦寇於外一月三捷獻俘告廟君臣相賀宗廟社稷危而復安若非得良將而用之何以有此功烈哉然當是時父兄子弟肝腦塗地與尸載傷哭聲滿野城堡毀墮田土荒蕪百千里之間不聞雞犬之聲國家之福百姓之禍也朝廷之所賀仁人之所弔

潛書

下篇下

空

也既厚之以生養又承之以節儉卑前殿陋後宮布衣蔬食陶器素輿猶歉然不敢自安恐厲民以自養也於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國之民和樂相忘遠裔之君慕義永服繼世之子孫苟非不肖謹守成憲雖千百世無變可也當是之時甲兵徹於武庫良馬僅供服乘雖有穰苴之將無所用之以此養生以此治天下皆長久之道也唐子聞之曰叔子誠知言哉

有歸

潛書

下篇下

空

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奚啻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

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卽不吝施者饑與之一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效功盡矣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已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

潛書

下篇下

空

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滅則俱滅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纒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露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主夫天下之智者一

潛書 下篇下

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旣爲虛位世旣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潛存

潛書

下篇下

空

聖人之道將行其必天達之人薦之而後得聞於時以行其道是故伊尹以人聞傳說以夢聞太公以卜聞厥後聖人道衰天命不佑治道不興以孔子孟子之聖夢不以告卜不以告人不以告而終於困窮況其次焉者乎況其下焉者乎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室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賈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

四五九

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雞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不能也吾福而不能忍隘而不能容明而遲於決不足以任之矣然則先生何所長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我立於明主之側從容咨詢舍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曰自漢及明良臣衆矣先生可方於古之何人曰皆非吾之所及爲也自堯舜以

潛書

下篇下

空

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自聞孟子之言而後知聖人之治天下其事庸其用近如布帛之必可暖穀肉之必可飽婦人孺子皆可聽其言而知之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顧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糲奴僕離散志氣銷亾乃喟然而歎曰莫我知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

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聲弘曰先生之言不身見之傳諸其人可以爲王者師矣曰吾何敢當子之稱吾言之附於聖人之言譬細流之赴江海小大雖殊其爲水則一也書紀帝王之政易明吉凶之理詩知人情得政宜禮鑒三代之經緯春秋辨邪正以合於先王之禮孔氏孟氏之門人述其師言明白

潛書

下篇下

空

簡易六籍混成得之以辨古聖之言不顯得之以燭聖人之學莫明於斯矣至聖至神莫能外愚夫愚婦皆可行豈有所不及者乎是故譬吾之所言如江海細流固有然矣不敢妄續聖人之言又安敢自異於聖人之言哉君子不爲無用之言吾之言又譬諸一瓢之汲可以飲食一車之力可以灌溉竊有微用不敢讓焉聲弘曰先生所言治化之大性命之微無所不備苟非身至何以知之吾未識先生所造其亦廓然於聖人之道者乎曰不然吾之學聖人之道也猶

未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
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
之者然苟非知之其何以行

潛書下篇下終

潛書

下篇下

矣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一十五則

甥王聞遠謹述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為山
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即岐嶷不凡八歲

從父亨予公諱階泰為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

地為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即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

落筆卓有端緒善為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遊

行畧

諸詩皆少作也附居舅氏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

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間言其侍親疾也

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

席苦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問遂卜地葬於吳門

之虎丘戴家浜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

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

章親故皆以為先生長女不知其為姪也處夫婦

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潛書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疎秀朴學實行不尚文飾訥訥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媿婀隨俗意所不洽于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頰頰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

行畧

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曾青藜友善青藜沒寡妾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

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爲也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卽就吏部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註悞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狠鬪鬪訟先生拘摭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長輔稱先生爲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行畧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嘗絕日採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厄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劄有曰處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

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
讌

先生貫綜經史揚權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
宋以來文章冗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
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
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
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
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
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

行畧

四

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
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
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
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謨苑讀潛書
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
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謨苑
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
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倩人盡錄之曰
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

潛書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著書藁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
測汝先挾我書藁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
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
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
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
娶之夕女語之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
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
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

行畧

五

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
嗣無人必潛然出涕焉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
菴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
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
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
年帶征子於漕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
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
數崇明令崇龕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

四六三

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人鬼俱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龕因而蓄婢暮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腐先生憫之爲乞長興令武韓曹公墓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壟曰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葬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嗽疾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歿

行畧

六

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一早殤女三長早殤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卒又次日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毅妾出早殤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何屺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葬啓請於

白金五十兩命葬之歲乙酉十月乙巳附葬於叅議亨予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叅議墓表茲不載

終

顧寧人書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
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
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僖父年踰六十迄無
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
之後注蟲魚險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
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行國家治亂之
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蕪
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

明夷待訪錄

顧書

一

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
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
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
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
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
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
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
及錢樹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備辱收諸

同志之未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助後
人以幸萬世曷勝禱切同學弟顧炎武頓首

明夷待訪錄

顧書

二

明夷待訪錄

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

田制二

兵制一

兵制二

明夷待訪錄

目次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官上

奄官下

明夷待訪錄

指海第十二集

餘姚 黃宗羲 撰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船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嘆曰昔王冕倣周禮著

明夷待訪錄

守山閣

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且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

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夫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

明夷待訪錄

二

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

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豈天下之大于兆人之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

明夷待訪錄

三

源于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膝固屬鏞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

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

明夷待訪錄

四

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已死而為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以為臣為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是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

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為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為臣者于此乎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

明夷待訪錄

五

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事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謁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

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畧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

明夷待訪錄

六

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已而立也後之人主旣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

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歛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惴惴然日唯筐篋之是慮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

明夷待訪錄

七

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

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外之所得安于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

明夷待訪錄

八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于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

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志哭泣衰經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子之位過高所致乎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旣訛尙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

明夷待訪錄

九

傳子而傳賢視其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尙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旣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旣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官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官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爲科

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負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爲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亦非爲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復條舉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明夷待訪錄

十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无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御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往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宰相設政事堂使新進士主之或用待詔者唐張說爲相列五房子政事堂之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

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此其例也四方上書言利弊者及待訪之人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學校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讞大師放則會將有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

明夷待訪錄

十一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榮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辱之則羣撻以爲非簿書期會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便以爲學校中无當于緩急之習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鬻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間于學校初无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

學校變而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于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

明夷待訪錄

三

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廢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猶勢利以誘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則吾誰欺郡縣學官母得由自遷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

爲吾師也其下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離城烟火聚落之處士人衆多者亦置經師民間童子十人以上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爲蒙師故郡邑無無師之士而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則主分教之務亦无不用之人

學宮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觀庵堂大者改爲書院經師領之小者改爲小學蒙師領之以分處諸生受業其寺產卽隸于學以贍諸生之貧者二氏之徒分別其有學

明夷待訪錄

三

行者歸之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爲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則與大臣之子就學于太學使知民之情僞且使之稍習于勞苦母得閉置宮中其所聞見不出宦官宮妾之外妄自崇大也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

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其或僻郡下縣學官不能驟得名儒而郡縣官之學行過之者則朔望之會郡縣官南面講學可也若郡縣官少年無實學妄自壓老儒而上之者則士子謹而退之

擇名儒以提督學政然學官不隸屬于提學以其學行名輩相師友也每三年學官送其俊秀于提學而考之補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學而考之以解禮部

明夷待訪錄

十四

謝遺考發榜所遺之士有平日優于學行者學官咨于提學補入之其弟子之罷黜學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學不與焉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計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爲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術如故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凡鄉飲酒合一郡一縣之縉紳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

生平无玷清議者庶民年八十以上無過犯者皆以齒南面學官郡縣官皆北面憲老乞言

鄉賢名宦毋得以勢位及子弟爲進退功業氣節則考之國史文章則稽之傳世理學則定之言行此外鄉曲之小譽時文之聲名講章之經學依附之事功已經入祠者皆罷之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抄印三冊一冊上祕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无補史

明夷待訪錄

十五

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

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庶民未必通諳其喪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宮室之制在市肆工藝者學官定而付之離城聚落蒙師相其禮以革習俗凡一邑之名蹟及先賢陵墓祠宇其修飾表章皆學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毀但留土穀設主祀之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

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極矣故毅宗嘗患之也為拔貢保舉准貢特授積分換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貢之試猶然經義也考官不遺詞臣屬之拔學既已經于解試矣保舉之法雖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託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視解試為尤輕矣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餘也其黜

明夷待訪錄

六

落者如此之重將何以待中式者乎積分不去貴即其源不能潰也換授以優宗室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離經義欲得勝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所以徒為紛亂而无益于時也唐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所謂墨義者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註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

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創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于傳註與下等之議權德輿駁曰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其後宋邢王珪累有止問大義不責記誦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決之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循不改則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无振起之時若罷經義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无用之具余謂當復

明夷待訪錄

七

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則空疏者絀由後則愚蔽者絀亦變浮薄之一術也或曰以誦數精彙為中否唐之所以賤明經也寧復貴其所賤乎曰今日之時文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同一誦數也先儒之義學其愈于餽飭之勦說亦可知矣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趨天下之士于平實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

爲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爲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尙可轉而從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

明夷待訪錄

六

人之身未入仕之先凡經四轉已入仕之後凡經三轉總七轉始與之以祿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韓退之三試于吏部无成則十年猶布衣也未雖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于取則无枉才嚴于用則少倖進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若屈原司馬遷相如董仲舒楊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眞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

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寬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內旣取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士子探籌第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也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

明夷待訪錄

九

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寬取士之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科舉之法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易詩書爲一科子午年試之三禮兼大戴爲一科卯年試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四書義一道答義者先條舉注疏及後儒之說旣備然後以愚按結之其不條衆說或條而不能備竟入己意者雖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支配接命題者有喪禮服制忌諱不

以為題者皆坐罪第二場周程張朱陸六子為一科孫
吳武經為一科荀董揚文中為一科管韓老莊為一科
分年各試一論第三場左國三史為一科三國晉書南
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宋史有明寶錄
為一科分年試史論各二道答者亦必據事實而辨是
非若事實不詳或牽連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
格第四場時務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員遇以上四年仲
秋集于行省而試之不限名數以中格為度考官聘名
儒不論布衣在位而以提學主之明年會試經子史科

明史待訪錄

三

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鑑別
分置六部各衙門為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倣古侍中
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
尤者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為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
得入禮闈

薦舉之法每歲郡舉一人與于待詔之列宰相以國家
疑難之事問之觀其所對令廷臣反覆詰難如漢之賢
良文學以鹽鐵發策是也能自理其說者量才官之或
假之職事觀其所効而後官之若庸下之材勦說欺人

者舉主坐罪其人報罷若道德如吳與弼陳獻章則不
次待之舉主受上賞

太學之法州縣學每歲以弟子員之學成者列其才能
德藝以上之不限名數缺人則止太學受而考之其才
能德藝與所上不應者本生報罷凡士子之在學者積
歲月累試分為三等上等則同登第者宰相分之為侍
中屬吏中等則不取解試竟入禮闈下等則罷歸鄉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縣學補博
士弟子員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三品以上其

明史待訪錄

三

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學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則出學
今也大夫之子與庶民之子同試提學受其請託是使
其始進不以正不受其請託非所以優門第也公卿之
子不論其賢否而仕之賢者則困于常調不賢者而使
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愛之也

郡縣佐之法郡縣各設六曹提學試弟子員之高等者
分置之如戶曹管賦稅出入禮曹主祀事鄉飲酒上下
吉凶之禮兵曹統民戶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
邑之興作刑曹主刑獄吏曹主各曹之遷除資俸也滿

三考升貢太學其才能尤著者補六部各衙門屬吏凡廩生皆罷

辟召之法宰相六部方鎮及各省巡撫皆得自辟其屬吏試以職事如古之攝官其能顯著然後上聞即真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於朝政府攷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上書有二一國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劉蕡宋陳亮是也則當處以諫職若為人嗾使因而撓亂朝政者如東漢牢修告捕黨人之

明夷待訪錄

三

事即應處斬一以所著書進覽或他人代進看詳其書足以傳世者則與登第者一體出身若無所發明纂集舊書且是非謬亂者如今日趙宦光說文長箋劉振識大編之類部帙雖繁却其書而遺之

建都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元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行勢無所阻當李賊

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

非都燕何遠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為事不以失天下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闖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

明夷待訪錄

三

輸輓太府之金錢糜於河道皆都燕之為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合金陵而勿都

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
會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方鎮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
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為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
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方足
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
亦藉方鎮其後析為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
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

明夷待訪錄

卷五

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
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
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宜將遼東
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延綏俱設方鎮外
則雲貴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縣屬之務令其錢糧兵
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
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
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
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凡此則有五利今各邊有總督

有巡撫有總兵有本兵有事復設經略事權不一能者
壞於牽制不能者易於推委枝梧且夕之間掩飾章奏
之上其未至潰決者直須時耳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
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為長子孫之計一也國家有
一警急嘗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財
自供一方二也邊鎮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調發
致亂天啟之奢酋崇禎之菜園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
一方三也治兵措餉皆出朝廷常以一方而動四方既
各有專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寧他方宴如四也

明夷待訪錄

卷五

外有強兵中朝自然顧忌山有虎豹藜藿不採五也

田制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
周已不可為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
土之肥瘠民口之眾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為門以內之
事也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
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
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
故令九州之田以下下為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五

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別而爲則壤經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爲三代之所不能爲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爲輕也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爲十一而稅古之法也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款於上而賦以十一則是以上上爲則也以上上爲則而

明夷待訪錄



三

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買爵貸假權估算繕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於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宏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十而稅一名爲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十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爲民者日困於前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

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尙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爲則而後合於古法也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十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尙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愛之乎

明夷待訪錄



三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爲也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

秦光武之乘漢可為而不為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為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翻歸豈反謂之不幸與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勞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未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

明夷待訪錄

三

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為十矣每軍撥田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徵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一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

一以推之九似亦未難為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餘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紛紛而徒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曰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

明夷待訪錄

三

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在之老弱則所獲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

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于租也相傳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歛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

明夷待訪錄

三

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爲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後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

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爲戶部合三餉爲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爲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爲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爲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爲則其戶口則以爲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于暴稅乎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

明夷待訪錄

三

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于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爲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疋直錢一千輸官聽爲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爲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土田于是布帛之折于錢者與穀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

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有明白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爲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爲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卽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爲賦陸贄尙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爲不可而況以銀爲賦乎天下之銀旣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爲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

明夷待訪錄

三

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爲讐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何謂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爲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畊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爲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

府之催科不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爲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爲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爲一畝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爲畝分之五等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

明夷待訪錄

三

番而作以收土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畊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土田一畝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蓋亦三變矣衛所之兵變而爲召募至崇禎宏光間又變而爲大將之屯兵衛所之弊也官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所以禦寇定亂者不得不別設兵以養之分兵于農然且不可乃又使分軍于兵是以一天下養兩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口口之起安家行糧馬匹甲杖

費數百萬金得兵十餘萬而不當三萬之選天下已騷動矣大將屯兵之弊也擁眾自衛與敵爲市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率我所養之兵反而攻我者卽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議者曰衛所之爲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爲大將屯兵此勢之所趨而非制也原夫衛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屯田蓋相表裏者也其後軍伍銷耗畊者無人則屯兵不足增以客兵坐食者衆則屯糧不足于用益之以民糧又益之

明夷待訪錄

三

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而衛所之制始破壞矣都燕而後歲漕四百萬石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輪年值運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不畊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輪輓者也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輪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還秋班以九月至二月還有月糧有行糧一人兼二人之食是歲有二十餘萬不畊而食之軍矣此又衛所之制破壞于班操者也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

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不歸各邊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用三餉也衛所之制至是破壞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豈若是哉爲說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則軍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過三十年以七十爲率則四十年居其老弱也軍旣不得復還爲民則一軍之在伍其爲老弱者亦復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銷耗乎鄉井之思誰則无有今以謫發充之遠者萬里近者千餘里違其土性死傷逃竄十常八九如是而焉

明夷待訪錄

三

得不銷耗乎且燕都二百餘年天下之財莫不盡取以歸京師使東南之民力竭者非軍也耶或曰圻甸之民大半爲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圻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乃養民也天下之民不畊而得養于上則天下之畊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夫以養軍之故至不得不養及于民猶可謂其制之善與余以謂天下之兵當取之于口而天下爲兵之養當取之于戶其取之口也教練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

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于養如以萬
歷六年戶口數自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
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則可養兵一百
六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
役不為重一十戶而養一人則其費不為難而天下之
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不為少矣王圻之內以二十萬
人更番入衛然亦不過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衛者但
盡金陵所屬之郡邑而他省不與焉金陵人口一千五

明夷待訪錄

美

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一則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
萬各守郡邑以十萬人衛次年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
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年則調發其同事教練之兵其
已經調發者則住糧歸家但聽教練而已夫五十口而
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
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年止歷七踐更耳而又不
出千里之遠則為兵者其任亦不為勞國家无養兵之
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
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

害未嘗不與有明同也

兵制二

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涉文臣即其品級
懸絕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趨入庭拜
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于
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
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三二年武臣擁眾與賊相
望同事鹵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于青齊諸鎮櫛比而
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

明夷待訪錄

美

宗重武之効如此然則武固不當重與曰毅宗輕武而
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將湯之伐桀伊尹為將武之
入商太公為將晉作六軍其為將者皆六卿之選也有
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
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總兵有將之名而
无將之實然且不可況竟與之以實乎夫安國家全社
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氣力小人之事也國家社稷
之事孰有大于將使小人而優為之又何貴乎君子耶
今以天下之大託之于小人為重武耶為輕武耶是故

以義從死者皆文臣也當其時屬之以一旅赴賊俱
死而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
議于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當其時有所藉手以從
事勝負亦未可知何至驅市人而戰受其屠醢乎彼武
人之爲大帥者方且颺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
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衆幸富貴
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也然則彭
越黥布非古之良將與曰彭越黥布非漢王將之者也
布越無所藉于漢王而漢王藉之猶治病者之服烏喙

明夷待訪錄

三

藜蘆也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
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爲服食也彼羸暴之徒乘世之
衰竊亂天常吾可以權授之使之出落鈐鍵哉然則叔
孫通專言斬將塞旂之士儒生元所言進何也曰當是
時漢王已將韓信彼通之所進者以首爭首以力搏力
之兵子耳豈所謂將哉然則壯健輕死善擊刺者非所
貴與曰壯健輕死善擊刺之在人猶精緻犀利之在器
甲也弓必欲无滯治必欲援胡之稱甲必欲上旅下旅
札續之堅人必欲壯健輕死善擊刺其道一也器甲之

精緻犀利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壯健輕死善擊刺者用之
者將也今以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之人而可使之爲將
是精緻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戰也

兵制三

唐宋以來文武分爲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關
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
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蒞軍
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
者不得節制方自以大牙交制使其勢不可爲叛夫天

明夷待訪錄

三

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嘗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
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
不識義理喜鹵掠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
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
時督撫曾有不爲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嘗不在未
見其不可叛也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
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平時有
左右都督都指揮使指揮使各係以同知僉事及千戶
百戶鎮撫之級行伍有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千把總之

名宜悉罷平時職級只存行伍京營之兵兵部尚書卽
爲總兵侍郎卽爲副將其屬郎官卽分任參游設或征
討將自中出侍郎掛印而總兵事郎官從之者一如京
營或用巡撫爲將巡撫掛印卽以副將屬之參政參將
屬之郡守其行間戰將勇略冠軍者卽參用于其間苟
如近世之沈希儀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又未嘗不可使
之內而兵部外而巡撫也自儒生久不爲將其視用兵
也一以爲尙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一以爲陰謀之
事當屬之傾危之士夫稱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

明夷待訪錄

罕

非將帥之事也卽一人以力聞十人而勝之矣兵興以
來田野市井之間旅力稍過人者當事卽以奇士待之
究竟不當一卒之用萬歷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
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謂之傾危矣乃只能施之君
父不能施之寇敵然則今日之所以取敗亡者非不足
力與陰謀可知矣使文武合爲一途爲儒生者知兵書
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爲武夫者知
親上愛民爲用武之本不以麤暴爲能是則皆不可叛
之人也

財計一

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古之徵貴徵
賤以粟帛爲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
是也民間市易詩言握粟出小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
女布是也其時之金銀與珠玉無異爲餽問器飾之用
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錢故錢與粟帛相
爲輕重漢章帝時穀帛價貴張林言此錢多故也宜令
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賈皆用之封錢勿出物皆賤矣
魏明帝時廢錢用穀桓元輔晉亦欲廢錢孔琳之曰先

明夷待訪錄

罕

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此錢之所以嗣功龜貝
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
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者著自于曩然則昔之有天下者
雖錢與穀帛雜用猶不欲使其重在錢也梁初唯京師
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
之域全以金銀爲貨陳用錢兼以錫鐵粟帛嶺南多以
鹽米布交易不用錢北齊戴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
皆絹布後周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唐
時民間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大歷以前嶺南用錢之

外雜以金銀丹砂象齒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參布帛太和三年飾佛像許以金銀唯不得用銅四年交易百緡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廣外上而賦稅下而市易一切無事于金銀其可考彰彰若是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爲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見錢

明夷待訪錄

聖

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易金銀之類則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錢爲重也紹興以來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有司則是賦稅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銀爲正供爲有司之經費也及元起北方錢法不行于是以金銀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而金銀遂爲流通之貨矣明初亦嘗禁金銀交易而許以金銀易鈔于官則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誰信之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爲天下之大害蓋銀與鈔爲表裏銀之力絀鈔以舒之故元之稅糧

折鈔而不折銀今鈔旣不行錢僅爲小市之用不入貢賦使百務併于一途則銀力竭元又立提舉司置淘金戶開設金銀場各路聽民煽煉則金銀之出于民間者尙多今礦所封閉間一開採又使官奴專之以入大內與民間無與則銀力竭二百餘年天下金銀網運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賈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來在燕京者旣盡泄之邊外而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飲天下之金銀而去此其理尙有往而復返者乎夫銀力已竭而賦稅

明夷待訪錄

聖

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于何所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爲賦稅也百貨之價亦不當異時之十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卽時和年豐無益也卽勸農沛澤無益也吾以爲非廢金銀不可廢金銀其利有七粟帛之屬小民力能自致則家易足一也鑄錢以通有無鑄者不息貨無匱竭二也不藏金銀無甚貧甚富之家三也輕齎不便民難去其鄉四也官吏贓私難覆五也盜賊挾篋負重易跡六也錢鈔路通七也然須

重爲之禁盜礦者死刑金銀市易者以盜鑄錢論而後可

財計二

錢幣所以爲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嘗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濬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

明夷待訪錄

器

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善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于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官爲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于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一錢制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爲稅如此而患不

行吾不信也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

諸臣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

可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主其說且言初年

造三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

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

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爲上以高皇帝之

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嘗賜折俸

而已固不會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

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

明夷待訪錄

器

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準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僞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卽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之始末徒見尺

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爲界歛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卽以之抵商稅在場卽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穀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璋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財計三

明夷待訪錄

異

治天下者既輕其賦歛矣而民間之習俗未去蠱惑不除奢侈不革則民仍不可使富也何謂習俗吉凶之禮既亡則以其相沿者爲禮婚之筐篚也裝資也宴會也喪之含殮也設祭也佛事也宴會也芻靈也富者以之相高貧者以之相勉矣何謂蠱惑佛也巫也佛一也而有佛之宮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資生器用無不備佛遂中分其民之作業矣巫一耳而資于楮錢香燭以爲巫資于烹宰以爲巫資于歌吹婆娑以爲巫凡齋醮所費之用無不備巫遂中分其民之資產矣何謂

奢侈其甚者倡優也酒肆也機坊也倡優之費一夕而中人之產酒肆之費一頓而終年之食機坊之費一衣而十夫之煖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禮投巫驅佛吾所謂學校之教明而後可也治之以末倡優有禁酒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爲佛而貨者有爲巫而貨者有爲優倡而貨者有爲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爲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明夷待訪錄

聖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吏胥徒所以守簿書定期會者也其奔走服役則以鄉戶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爲顧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爲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何謂復差役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里耆長弓手壯

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今皂隸快手承差之類凡今庫子解戶坊里長皆爲差役弓兵捕盜皂隸快手承差則顧役也余意坊里長值年之後次年仍出一人以供雜役蓋吏胥之敢于爲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鄉民不敢致難差役者則知我之今歲致難于彼者不能保彼之來歲不致難于我也其二爲官府之人一爲田野之人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差役者則儕輩爾汝無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則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倆生疏不敢

明夷待訪錄

哭

弄法是故坊里長同勾當于官府而鄉民之于坊里長不以爲甚害者則差與顧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視其勢勢可以爲惡雖禁之而有所不止勢不可以爲惡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勢之不可以爲惡者也議者曰自安石變法終宋之世欲復之而不能豈非以人不安于差役與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顧募救之今庫子解戶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無害者顧反不可復乎宋人欲復差役以募錢爲害吾以謂募錢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何謂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請

以進士之觀政者爲之次及任子次及國學之應仕者滿調則出官州縣或歷部院屬官不能者落職郡縣之吏各設六曹請以弟子員之當廩食者充之滿調則升之國學或卽補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終身不聽出仕郡之經歷照磨知事縣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縣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

明夷待訪錄

哭

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旣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差與爲伍承平之世士人衆多出仕之途旣狹遂使有才者老死邱壑非如孔孟之時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卽其名姓且不能遍況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于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弟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誠

使吏胥皆用士人則一切反是而書可除矣且今各衙門之首領官與郡縣之佐貳在漢則為曹掾之屬其長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後選除出自吏部其長復自設曹掾以為吏胥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實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實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朝政之奄宦

明夷待訪錄

辛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它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人主以天下為家故以府庫之有為已有環衛之強為已強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飲食馬匹甲仗禮樂貨賄造作無不取辦于禁城數里之內而外庭所設之衙門所供之財賦亦遂視之為非其有曉曉而爭使人主之天下不過此禁城數里之內者皆奄宦為之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後可

明夷待訪錄

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繼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師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師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為賢師友而喜怒其喜怒則為容悅矣師友以規過失為賢奴婢而過失其過失則為悖逆矣自夫奄人以為內臣士大夫以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

明夷待訪錄

壬

奴婢之道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蓋內臣愛我者也外臣自愛者也于是天下之為人臣者見夫上之所賢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于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既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于古則以為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為之

也禍不若是其烈與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許由務光之流實見其以天下為桎梏而掉臂去之豈料後世之君視天下為娛樂之具崇其宮室不得不以女謁充之盛其女謁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勢也其在後世之君亦何足貴而鄭元之注周禮也乃謂女御八十一

明夷待訪錄

奎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其視古之賢王與後世無異則是周禮為誨淫之書也孟子言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是時齊梁秦楚之君共為奢僭東西二周且無此事若使為周公遺制則孟子亦安為固然得志弗為則是以周公為舛錯矣苟如元之為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從則奄之守衛服役者勢當數千人後儒以寺人隸于家宰謂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餘之人不顧禮義凶暴是聞天下聚凶暴滿萬而區區以係

屬家宰納之鈐鍵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貴其能治而貴其能不亂奄人之衆多即未反亂亦厝火積薪之下也吾意為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足矣議者竊憂其嗣育之不廣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況于子孫乎彼鯁鯁然唯恐後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孫是乃流俗富翁之見故堯舜有子尚不傳之宋徽宗未嘗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明夷待訪錄

奎

明夷待訪錄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餘姚黃宗羲太冲著

余嘗爲待訪錄崑山顧寧人見之不以為迂今計作此時已三十餘年矣方飾巾待盡因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所未盡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論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戰爭經略之事顧余之所言遐幽不可稽考一炭之光不堪爲鄰女四壁之用或者憐其老而不忘學也

從祀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卷第十五

一

世楷堂藏板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

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鬪釘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槩溝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卷第十五

二

世楷堂藏板

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迹余應之曰數公堅強一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矇懂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繼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

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為厖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為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為暗合則可謂明者為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迹誦必其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遜世之學孔子之所謂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為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為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既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温涼總一氣之升降為之其主宰是氣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

稱為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為五帝名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為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并上帝而抹掇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為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顛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設為郊祀之禮豈真徒為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真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為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

罪於天者也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府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為五行相配多為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所謂精氣即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為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運動作為者是魂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為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為厲者皆魄之為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燄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筮祝家死後避衰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獻子死而

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

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為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矇懂即其生時魂已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六

世楷堂藏板

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為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為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

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場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縷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為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為地獄之說者其置刑有確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磨鋸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鬲如罌如而願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為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設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迹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凜其纖介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為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為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

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分野

周禮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註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疏云星紀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此十二邦乃後人所加周公作禮其時未有秦鄭若以十二次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分配下土只當以十二州言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并幽營也然亦不過大略耳後世堪輿分析愈細其謬愈甚星經天之圖數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天之經數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至於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若以周天之數限於十六餘萬里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闢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其四封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爲里者猶有十四

餘萬今論星宿所入度數止以角亢氏爲鄭分房心爲宋分尾箕爲燕分斗爲吳分女牛爲越分虛危爲齊分室壁爲衛分奎婁爲魯分胃昂畢爲趙分觜參爲魏分井鬼爲秦分柳星張爲周分翼軫爲楚分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盡入於二萬里之內可乎尾箕爲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爲北方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畢昂正西而北主於趙角亢正東而中主於鄭以至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分宋與衛鄰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旣以爲南方柳星張之次而班固復以子爲周趙在河北旣以爲西方昂畢之次而固又以寅爲趙則東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猶可謂主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宋衛之與燕踰越甚遠而房心尾箕相連魯衛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昂畢實貫星甚相邇地絕相遠其故何耶且於南則分野太疎於北則分野太密

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為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
氏房心之五星魯衛二國密比於兗徐之間所封尚
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福
而分秦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
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閩
浙北至江淮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於
秦南及四川以至於瀘南溪岷緬諸國奄及西南
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者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如歲星在斗牛而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吳越始封則斗牛屬吳越此又不然假如齊魯並封
是當同一歲星何以齊為虛危魯為奎婁耶又謂左
氏遷闕伯於商邱主辰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
主參故參為晉星杜預注主辰主參為主祀主祀即
分野也依此言則晉當兼主胃昂畢觜不特參也商
當主辰何以房心在卯也皆非定說矣

唐書

有唐凡二十帝不得其死者七人而元宗肅宗之死
不著憲宗雖著而弑君之故不明按晏元獻守長安

村民安氏富財云素事一玉鬪髀弟兄析居欲分為
數片元獻取觀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元獻曰此豈得
於華州蒲陸縣泰陵乎民言其祖父實於彼得之元
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令刺
客夜攜鐵鎚擊其腦作磬聲元宗謂刺客曰我固知
命盡汝手昔葉法善勸我服玉及丹今我腦骨成玉
丹在其中刺客抉腦取丹而去此真元宗之髀髀也
因命瘞之泰陵元獻又云相傳肅宗之死如武乙為
暴雷所震可驗其不孝之罪也唐書李輔國傳但言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元宗自徙西內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不知史官為之
諱乎抑其事秘無有傳聞之者乎元宗崩於寶應元
年四月甲寅肅宗崩於是月丙寅相去僅十一日當
元宗崩時肅宗已疾革其死於疾明矣武乙之厄訛
也唐書宦者傳柳泌以金石進憲宗餌之躁甚數暴
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王守澄陳宏志弑帝
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初未嘗及郭后與
穆宗也裴庭裕東觀奏記云憲宗宴駕之夕宣宗雖
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

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
慚懼一日與二侍兒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隕於
樓下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
志也唐書亦載大中十二年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
陵朝拜及守陵宮人由此言之是郭后穆宗皆與聞
乎故者也郭后之罪通天矣顧其列傳云中人有爲
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尙可
選重臣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文宗問后如何可爲盛
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益顛倒矣唐人小說此類極多如以爲然則李林
甫之爲仙吏陸宣公之傾竇參將亦可信乎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
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
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
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
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
卽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於後
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
生平民旣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井亦難
乎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
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
以戶爲母以田爲子田旣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
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
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
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

七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絕二也厥用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絕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入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荅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

才豈能効國家一幃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管搃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

昭代叢書

已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申救褒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卽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

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主而二場三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蒙叟言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寘蒙叟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爲之罵象山陽明者大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術偏僻罵之未始不可而聊爾人尙不可罵况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謝也吾嘗有言人卽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關壯繆以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壯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誦讀會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三五

之爲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荅去短集長而朱氏之舟子與人忽起而閔堂罵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也今人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以甚異於舟子與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
卷第十五

末

世楷堂
藏板

破邪論跋

破邪論一卷附刊于南雷文定四集之末家傳稱作是論時先生年已八十故能斷制精確老筆紛披乃爾惟其中唐書一則偏信無根野史殊乖論世之識余仍錄之而為之辯要不敢附和隨聲也辛亥初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己集

破邪論跋
卷第十五

九

世持堂
藏板

噩夢序

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微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因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霖霖者亦循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巨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

序

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此者故曰噩夢元默開茂之歲陽月朔日甲戌船山遺老識

噩夢

衡陽王夫之議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於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職焉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則宜以其力養君子井田之一夫百畝蓋言百畝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從之田有分而賦隨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亂而民勸於

噩夢

耕後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則賦役不及而人且以農為戒不驅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為盛王之良法後世莫能及焉夫則有制矣田則無制也上地不易百畝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畝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畝而一夫田之易不易非為法禁民使曠而不耕也亦言賦役之遞除耳再易者百畝三歲而一征也一易者間歲而一征也上地百畝而一夫中地二百畝而一夫下地三百畝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則壤為一定之夫家而田之或熟或莠或有廣斥皆不復問其棄

本逐末一夫之賦自若民乃謹守先疇而不敢廢故春秋譏初稅畝舍版籍之夫而據見在墾田之畝以稅也譏作邱甲用田賦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長穀一乘至此則覈實四邱之田為一甸其後竝以井邑邱甸為不實而據見在之田畝合併畸零以起賦舍人而從土魯之所以日敝也然則取民之制必當因版籍以定戶口即戶口以制稅糧雖時有登降而拋荒鹵莽投賣疆豪逃匿隱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貽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之不必問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無敝也

鹽夢

二

孟子言農夫獲穀之數凡五等以中為率古者上歲民食月四鬴中歲三鬴下歲二鬴以三鬴為準十一而取一夫之稅歲賦二十五鬴有奇鬴六斗四升古斗斛大小不可詳考大率一鬴當今三斗而弱其賦七石五斗以米半折之為米三石七斗有奇賦未嘗輕也古今量制雖難通算而以食七人準之則歲獲略止四十九石今南方稻田歲獲上田不過十二畝下田不過二十畝今法止額糧一石內外耳是古之賦稅且三倍於今而有餘民何以堪惟古者以夫定稅一夫止取其百畝之賦殷周一沿夏之則壤而但記其民籍之登耗地雖闢

而賦不溢若其荒廢而賦亦不減則所謂農服先疇而治安長久也今雲南以工計田徭洞以戶起科皆其遺意故民有餘而無逋欠歲人有恆量入為出亦無憂國用之不給也即如洪武問惟徵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錢之價則覈戶口於立國之始以永定田制民何憂不足地何憂不墾逋負無所容姦蠲赦可以不數而國抑何憂乏哉

立國之始法不得不詳有國之道用不得不豐不詳則苛橫者議其後而變易增加之無已不豐則事起而猝無以應必橫取之民以成乎陋習如驛遞者國之脈絡

鹽夢

三

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建驛官設驛卒站馬站夫紅船快船鋪程供應口糧皆細計而優備之即驛官利其有餘而私之勿問也乃以濟公事而民力以不與聞而舒嘉靖間言利之小人始興萬麻繼之崇禎又繼之曰為裁減為之說曰非勘合火牌不許應付而實則大不然水則擄船陸則派夫縣不給則委之殷實委之行戶已而全委之里甲孰為作此俑者流毒無窮則何如加賦之猶有定額也驛遞之外莫如公費且若皇華銜命監司巡行賓客經過節序宴會相為齶酢賓興考課必有供獎驛宇橋路必時

修理下逮輿皂犒賜孤貧拯給皆人情物理不可廢之
需無故統天下而作貧苦無聊之態實則不能廢而聽
吏橫取之民苟其橫取則無可復制而益趨奢濫於是
而民日困國日貧誣上行私莫之紀極矣

會典田糧起科上田每畝不過七升八合極矣乃今南
方額派有畝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蘇松常湖
等郡則張士誠君臣沒官之田與籍沒豪右及遷徙濠
泗之產皆名爲官田俱照佃客納租田主之數輸官而
免其賦役當時稍便之愚民利小利貸耕之遂爲世業
其後督責不堪民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爲奏請改法

噩夢

四

以均甦之而平鋪于民田以爲一切苟且之計故無官
無民其派均重而民困極矣若他處雖無官田而市郭
民居山林園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後鬻產者畱宅地
山林而賣其田乃以彼糧鋪于田畝歲久移易莫從稽
攷而糧有倍墮者矣其失在不念塵居之征以市肆衝
僻爲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則榮落無恆園池
則修廢因人豈得計畝以爲額古者塵有塵稅不入經
界林木竹苧則可于鬻處稅之而不可限以恆有今欲
蘇民之困唯有據見在之額田以七升八合遞下爲準
而元額斷不可復但令實科實徵民自可無逋欠亦何

噩夢

國計不足之有若宏治萬厯兩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
元額而略爲增減其萬厯中江陵操切尤爲一切之法
愈不足據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類曰彊豪兼并貸民以耕而役之
國取十一而彊豪取十五爲農民之苦乃不知賦斂無
恆墨吏猾胥姦侵無已夫家之征并入田畝村野愚悞
之民以有田爲禍以得有彊豪兼并者爲苟免逃亡起
死迴生之計唯彊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沈以應
無藝之征則使奪豪右之田以畀貧悞且甯死而不肯
受嚮令賦有成法而不任其輕重孤兒獨老可循式以

噩夢

五

輸官則不待奪有餘授不足而人以有田爲利彊豪其
能橫奪之乎賦役名數不簡公費驛遞不復夫家無征
一切責之田畝田不盡歸之彊豪不止而天下之既且
不知所極矣
唐制郡縣有赤畿望雄緊上中下八等以爲官秩之崇
卑出身之優劣升遷之上下事之繁簡任之輕重人才
之進退因以分焉誠善法也今官制於府州縣注以繁
簡猶之可爾注以頑滯已非獎厲風俗責成教養之道
況注以饒瘠則是羨之以貧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
有饒瘠在其胸中欲士之有廉恥民之有生理得乎

稅提分派令民徵納多寡有截然之數則愚民易知而
姦詭無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為苟簡而使下分析之
為繁難此甚無謂也如漕運以四百萬石為準派於直
省各若干萬乃額糧之多寡初不整齊而部授數於司
司分派於州縣取必於部授之總數以碎細酒分之遂
於斗升之下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虛立之名因而輕
齎耗腳水利南過湖西兩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
數而酒加之姦偽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詰而況愚氓乎
夫名因實而生者也勺抄以下無此量器何從而為之
名十粒為圭千粒為抄誰為粒數粒下有粟豈剖碎稻

噩夢

六

麥為十粟耶凡此皆可資一笑乃徒以煇亂人之耳目
而施之以利析秋毫之教非小失也且如北運以廣儲
備亦豈必四百萬之整齊而無餘欠哉則何如通計可
漕地面夏稅秋糧其若干因坐派民米一石運米幾斗
幾升至於升而止即或於四百萬石之數有餘有欠亦
何不可官倉所入不妨歲有畸零農民所輸自可截然
畫一若民田畝之有畸零自以三從五七從十一一消
除皆至升而止則一切腳耗之類皆可簡明計之矣如
折色輸銀者亦但可至釐而止其下有豪絲忽抄微塵
纖埃猥誕亡實名目盡屬可汰益部司憚煩不先為分

折而約略授以總數乃使郡邑續分而至於汎濫以成
平纖詭耳至丈量地畝古人至畝而止不成畝者勿計
也今即不能亦可至一畝十分而止於釐毫絲忽之名
奚從而生使於畝分之外算有餘贏蠲以與民亦不至
於病國王者亦何愛此鏹銖而顯受盡地力之惡哉凡
諸瑣細不經之名數前代未有始於宋元之間舞文小
生竊律麻家之餘瀆以殃民禍雖小而實大安得一滌
除之以快天下之心目也耶

噩夢

七

奉慈養旁及東宮與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給六宮六
尚以至宮婢奄寺之食料莫不仰資一日之費僅六百
六十兩有奇其儉茂以加矣蓋米麵出於正供酒醋醢
菹禽魚蔬果具於各署鹽茶蠟棗俱有實收本色不盡
以煩太倉其措置亦密矣乃抑未免有唐魏之風焉故
逮成化時虛祖宗積貯之帑藏以供御厠而後又可知
已至正德移太倉銀一百一萬有奇為金花以供遊幸
犒賜之用凡四倍於歲供而國遂虛嘉靖初新都總已
於遺詔未能復歸太倉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
轉為醜壇之費醜壇罷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於匱乏

則二十四萬二千餘兩之制空有其名而費不貲矣然
後知周禮唯王及后不會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賜雖
不會而取給於職幣職幣之入多寡隨時儉可以畜而
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蕭何有言使後世無以
加誠遠慮也子孫處承平之後不能深喻艱難束之則
愈縱勢所必至何似豫達其情以爲之節宣哉

黃冊之法始於開尚書濟一言而定一代之規乃行之
既久十甲司冊者習爲姦私以成影射飛漏之弊然法
雖詭而人存脫漏墮射猶有所稽覈追冊書廢而愈亂
矣一縣數萬戶冊籍輪掌而總寄之一縣吏又非大猾

噩夢

八

不任此安能持之數十年乎若通黃冊之法而善用之
無如不專任十甲而當十年大造之際於十甲內遞輪
一甲管十年之籍新舊交相對驗各存舊冊以相稽考
且縣之有丞簿非漫設也唐宋有司戶之官正爲此設
無如專委于簿以統糾其鬻賣別戶收除之實每一官
交代則舉任內有無推收具冊呈縣其縣每歲實徵之
冊必從簿發而令當年里長與冊書對驗無有差譌而
後開徵此最爲民事利病之尤者必不可以苟且取便
者也
立法之始無取太寬常留餘之德意於法外以使用

噩夢

可寬故大貉小貉之弊必至於大桀小桀唯通國計之
常變而處於有餘之地乃寬之於課程則民不狎爲易
俱而其後受束溼之苦斯以樂生有道矣今百姓之困
敝殆無了遺皆自守令之考成爲始禍之本開嘉隆間
且以歲課滿八分以上者大計膺貪酷之黜上雖未爲
之法而下自體德意以行之故民力裕而民心固雖土
木之變鄧茂七黃蕭養劉趙鄔藍諸寇之竊發弗能搖
也以稅糧完欠爲有司之殿最法始于江陵一決其藩
而不可復收矣申王二相反江陵而過爲縱弛乃以資
言利者之口實溫體仁全師江陵之術而加甚焉有戶

噩夢

九

書李待問者爲之羽翼乃令知推行取府縣印官給繇
皆行戶部比較任內完欠遂使牧民者唯鞭笞赤子爲
務而究之逋負山積激成大變所謂則何益矣者信矣
故戶部考成之陋制不革而欲民之免於深熱必不可
得也

軍衛之制行之百餘年而大壞成宏間軍衛可用衛弁
亦尙自力於武事正嘉而後不可復理勢所必然也唐
變府兵爲彍騎而特重邊帥之寄故雖有漁陽之禍而
終得朔方之益揖吐蕃回紇而進之而終詘於中國之
疆宋與本朝仍舊相沿憚爲改仿宋之禁軍廂軍與衛

軍略同禁軍團營也廂軍衛所也皆散武備於腹裏也夫唯軍衛聚屯於邊其身家託焉而又沐浴於剛勁之氣則莫之勸懲而自練習於武勇若散屯於腹裏使其黠者游文墨歌舞之中其陋者離礙於雞豚園池之利心厭甲冑而神氣俱為之疲茶欲其不化而為驚磨縮蟬不可得已且兵聚則勇散則怯故東漢自平亂以後置屯黎陽所以聚之於勇武之鄉也天下皆有兵而天下無兵矣腹裏之所防者盜賊耳其始發也良有司率機快健捕制之而有餘藉令其嘯聚漸眾移邊兵而討之亦易爾烏庸是郡郡而置軍乎洪永間分列衛所頗

聖學

十

以遷就功臣而處之善地遂以壞一代之軍政即以屯田言之使屯於腹裏而耕民所可墾之田何若屯於邊而墾民所不耕之士乎制腹裏之盜賊以民兵而已足畜厚威於邊不特夷狄莫之敢窺腹裏之姦宄而隱然有所畏懼而不敢逞南循海澨接南甯太平遼黔滇建昌黎岷邈九邊盡於登萊皆用武之區中間要害如徐州慶南偏沅鄖夔潼關亦可扼險而收土著丁健之用沿海則水師訓習之地也環繞以固中區為詩禮耕桑之域運天下於掌而處九州如一室莫便於此勿為襲趙宋禍忌之計以自翦羽翼而成禽也

武舉之制至烏程武陵秉國之後而敗壞極矣顧其始亦未為得也文章吏治有循序漸進之道焉養之以從容而慎重之以獎其廉恥固一道也若武夫則用其朝氣而不用其暮氣者也以次而舉之果有能者必不耐其迂遲其能耐者必其大不堪者也勿為之科而於大闈之日募草澤之有智略勇敢者督撫試而特舉之部覈之而授之以試職即使之從大帥軍中以待命于邊或為突騎或為隊哨之長或分城堡之守或効幄幕之用實委之以戰守之事其失也不過亡一人其得也遂可以拔非常之士而黠懦者不敢以身嘗試則歲一舉

聖學

十一

之而已足何事於科場之瑣瑣決取舍於數矢之中否數行之通塞哉言法術者有名美而實大不然則鄉團保甲是已其說摹倣周禮而所師者管仲軻里連鄉之制爾自周以前列國各自立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國之臨無從別得勇武之士而用之則就農民而盡用其丁壯亦如今土司之派其狼獾以為兵蓋以防鄰國之兼并而或因以兼并鄰國其事本不道而毒民深矣封建既廢天下安堵農工商賈各從其業而可免於荷戈致死之苦此天地窮則變而可久者也奈何更欲爭鬪其

民哉朱子自謂守郡日時有土寇故欲訓練保甲後熟思此土之民已競武勇奈何復導之以強因而已之大儒體國靖民之遠圖不泥於古固如此未嘗挾一寓兵於農之成說以學術殺天下如王介甫之鯁鯁於保甲也盜賊初非敵國也以政安之以法治之天子建吏不能爲民弭盜而使民之以生死爭一旦之利乎團保之立若不實覈之以武備則徒爲兒戲而祇以擾民若使器械必精期會必登技擊必試立之以長而糾之小則黠豪以牟侵貧弱大則教之以亂而鄧茂七之禍不旋踵而發唯劉念臺先生尹京時所行條規以申六條飭

噩夢

三

冠昏喪祭之禮而譏察游惰非違者不責之以武備庶爲可行蓋亦王政之枝葉也

自鹽政邊儲之壞議者爭言開中輸粟舊法之善而不知其非既違事之宜又拂人之情故葉淇得以利動一時而盡廢邊屯誠有以召之也法之最顛倒者農所可取者粟而條鞭使輸金錢商所可征者金錢而屯鹽使之輸粟邊可屯官不能屯而委之素不安於農之商粟可博金錢官不移豐以就歉而責農之易金錢以償官其不交困也得乎取之必於其所有使之必於其所長一人効一人之能一物抵一事之費周官之善盡於此

噩夢

人各効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資於所備聖人復起不能易此理也且如周制兵車之賦出於商賈蓋車乘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鐵絲麻竹木翎毛布絮之類皆賈之所操是軍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費應責之於商賈也無疑如曰稅重則物價貴還以病民乃人之藉於市買者皆自度有餘而非資生必所藉非若粟之一日不得而卽死者也且在周之世天子未嘗全有九州之壤若列國封域尤爲褊小所需之產什不得一則但責之商賈爾今四海一家官山府海何產不豐凡

噩夢

三

諸軍國所需取鐵於冶取皮於原取竹木於林取絲於桑土取麻絮於園或就民而稅或官自畜植又不必盡責之於商賈乃國計盡弛悉授之末業之黠民而徒督責之於田畝之征不給則令死於桁楊死於逃竄不亦惜乎農所輸者止以養君子飽士馬何患乎不足而一切取辦則何望其能支漢人鹽鐵之論言之似理而實不然漢之所以舒農民而培國本者非後世之所能及王介甫狹小漢制而以青苗免役保馬諸法重困農氓其利害亦曙然洪武櫻園漆園之設可推爲萬世法後人且視爲迂瑣民之方蘇其埃之何日邪

行鹽之有地界商人之姦利而有國者聽之同此天下之人食此天下之鹽何畛域乎通行則商人不得持有無以增一時騰涌之價若地分則舟車之浩繁自然不行其可行者自然各有所抵止唯偶然一方缺乏則他方濟之究竟商人可以通融得利而無所大損但不能操低昂以抑勒細民而已無地界則鹽價恆平商之利亦有恆而狡者愿者不至貲獲之懸絕且如河東鹽池因晴雨而盈詘其詘也則食河東鹽之地界其淡食者多矣其盈也又不能通買之他方而或視為贅餘置之不足收此兩病也又如廣東海南之鹽行贛吉衡永郴

噩夢

古

實有上瀧過陡過山之遲阻當議法時唯以佐廣西之經用而不知天下一家隨在可以挪給豈必在粵輸粵而割裂以爲之限乎利便一聽之民而上但取其固然之利於所出之地何至殉商人之姦以困編氓而召私鹽挾仗行凶之禍誠欲惠商支放以時而無坐待寄引之苦則已足矣

國以馬爲疆弱秦之疆也肇於非子而趙唯騎射乃能以一國抗初張之匈奴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五代方域小而年促僅作旦夕之計而宋承之舉漢唐之故苑置之於蔓草田疇之中而強賦之民爲

保馬其視金元如鼠之遇狸誠不敵也昭代乘口元之披靡驅之無角逐之勞其與張陳爭成敗者皆舟師步卒格鬪於吳楚用馬之力少而馬亦僅矣然猶廣置牧苑爲邊防計使循而不弛不百年而蕃庶可待乃不知誰爲之策俵養于江北山東河南北直民間使民牧而責其駒其爲民患也則始領種馬之日愚民稍以爲利既而子孫忘於牧畜則或家無三尺之駒而歲供孽生之馬垂至百年以外刷馬印馬之繁折價之苦計戶坐徵加賦外之賦而民做極矣其爲國患也民貧而詭剝以驚羸之馬應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飭而苟且之臣又

噩夢

五

謂承平無用此贅物不如折價貯於同寺爲國儲其邊鎮需馬則上疏奏討發同帑以聽其自買債帥十不買一而徒充囊橐於是中國幾無馬而或資茶以貿於西番仰鼻息於裔夷抑且水草失性動至仆斃徒爲猾駟墨吏之中飽邊警以來人持短兵以當萬騎之衝突責之以不敗必不可得已夫自甯夏而南至於岷黎建昌又南而滇洱皆宜馬之地也黃河退灘自同華而東至于淮泗皆可牧之場也捨彌望之荒壤捐數千頃之間田調坐食之穴卒募游食之餘夫通天下而計之爲費幾何行之一二十年而入番之茶可使以金代馬中國

之孳息自較夷狄而尤盛固可蠲江北中原之馬價以
甦民而民益甦矣謀國者不以家視國國之蠹也入口
之家牛豕鷄鶩不仰於市慵夫惰婦一切藉粒粟以易
之其餒可待舍其生聚聽產乘之空虛歐偃蹇之卒以
當踐蹂而國以淪胥良可爲痛哭也保馬爲禍階俵馬
繼之賄折積怨同金盡而國隨亦必然之勢已

牧苑之法行國馬取給於牧地而通其法以廣公私之
畜紓民役之苦者又莫若隨府州縣而置牧每邑各有
牧場以邑之大小草料之難易酌其多寡其收放打草
剔除之役量置官夫穀粟取之縣倉本色特恐傳舍之

噩夢

共

吏不加愛惜則無如分任正佐官每官牧若干匹交盤
清楚之外許寄牧私馬半於公馬任滿聽其作歸裝之
用其官牧之馬以半供驛遞半授民兵操演逐盜之用
使民兵之壯者習騎射焉若其孳息贏餘則三年一計
其登耗斥賣爲亭傳修飭之用恆令寬然有餘而不爲
吏苦且乘人者夏桀之虐政也馬不給用而狡胥之頑
軀皆以累良民之項領馬既蕃衍則嚴乘人之禁在任
官非五品以上休致官非七品以上士儒耆老非七十
以上及有病婦女非五十以上及受封者不許用肩輿
則民相勸於養馬而無形之富強寓于居平以待不測

噩夢

此通數百年疆本治內之要圖也

嚴於督民而寬於計吏則國必無與立史稱元政不綱
唯其寬也唐制州縣官秩滿則謝事赴都聽吏部銓簡
而後更授新除謂之選人雖士大夫不無疲勞之苦及
待選之難然使受命臨民者皆得奉一王之靈爽而聽
廷臣之清議則自鄭重其官箴而不敢偷三年入覲因
行大計之典亦通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滿給繇必親領
司文赴部考覈而後授以官階則不滿於公議者昏瞶
老疾者皆無所隱匿而吏道清矣自以催科爲急於是
有藉口錢糧任重而郡縣長吏有終身不入都門者升

噩夢

七

降皆遙爲除受其陟其黜一聽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
子而況知有廷臣之公是非乎上官者唯知己之好惡
又其下則唯知貨賄已耳而天子設部司設臺省將以
何爲故郡邑之吏不入覲受計赴部考滿而覲天下之
治必無此理

覈吏不得不嚴而士大夫自有廉恥獎掖之者抑其本
也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養犬馬
者猶必充其芻豢而官俸勿論多少皆實支三石折絹
折鈔則盡名有而實無一月但支三石以食九人而不
足庶人在官者之稍食也爲吏者去其鄉荒廢其資生

五一一

之田里子女僮僕取給於實支者十不償一勿論其上
有父母之甘旨也况其葬祭昏嫁子孫讀書之費而在
官抑有往來酬贈楮筆燈油之需雖至儉約亦豈能如
於陵仲子之資履纏乎全與實支猶且不給故唐宋之
制店舍魚步園圃皆委之郡邑而不上供所以佐俸
入之窮也至於修理公廨鋪程酒飯心紅油蠟一切皆
有經費寬為數而不問其盈餘要令公私各得拔葵逐
織而出無政事之埤入無交徧之謫然後秉國法以課
其廉頑則賢者弊不肖者懲而不怨今俸入不堪吏莫
能自養其始也虧替公費耗沒祭祀學校夫馬鋪遞民

噩夢

六

快之貨以自入而一責之民其既也則無所不為而成
乎豺虎矣國家常畜數千飢鷹以牧飛鳥猶且曰彼自
有之而無待于公家則何以為民元后耶
麻之紀建除宜不宜其弊始于唐沿于宋相循以為故
常未有知其非者唯解大紳庖西封事言之而未能詳
也王者敬授民時之大典而以惑世誣民之小道當之
導民以需而為事之賊其藝天迷人甚矣故王制曰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尤可異者麻尾遊推六十
年甲子一周之歲徒列其年而無所取宋人以天子年
逾六十欲展為百二十蓋使六十以外之人不登於麻

數非恤老者之所忍不但天子然也且下註男幾宮女
幾宮僅合婚之邪說尤為俾民卒迷而以此失其配耦
之正者多矣不能利民而滋害之君道亡矣麻授民時
使民知因時而趨事則但當首紀月之大小月建之所
臨次紀某日某時日躔某次紀中節日時刻分社伏次
紀朔弦望盈虛次紀方今月令之宜如立春正月節則
曰自某日立春以後某候至可以作某事如出耒耜火
田萊五穀播耩獲穫生蠶種草綿理桑苧種瓜蔬合牛
馬字雞鶩擺魚苗平道塗架橋梁苦牆屋備薪炭之類
逐月逐候而示民乘時以竟功其次則紀六氣司天在

噩夢

九

泉之正變示民以節飲食慎起居而遠疾疢其次紀官
司祀事民間嘗新薦寢社蜡儺飲之時如此則本天以
治人之道立矣若御用麻則因一歲之節序時之德刑
日之剛柔定或祀慶威之度及發政布令之期以憲天
而出治尤不當以瑣瑣災祥干有國之典禮明矣至王
遊麻以命將臨戎尤為詩蠹兩軍相當生死爭于俄頃
廢智勇而聽命於妄人之說不亦危乎
因逆臣之阻兵而廢藩鎮因權臣之蠹國而廢宰相棄
爾輔矣宰相廢而分任於六官以倣周制是或一道也
乃周六官之長無所不統而今大僕不統于兵部太常

鴻臚不統于禮部光祿上林不統於吏部通政大理不統于刑部國子監不統于戶部官聯不審事權散亂統之者唯秉筆內臣而已至於內臣之必統於吏部尤爲國之大綱而都督位兵部之上莫能仰詰二者乃治亂安危之樞機周官之扼要於此一失綱紀盡亡區區以行人司欽天監爲禮部之遙屬胡不推此以正六卿之職也

牧民之道教養合而成用故古者學校領於司徒精意存焉今學政貢舉一歸禮部則以爲此彬彬者儀文而已戶部但操頭會箕斂以取民爲國家收債之駟僧王

噩夢

辛

者意之重輕形著於命官分職治亂於此決矣督學官司教者也宜爲布政使司之分司亡疑而以按察使司官爲之欲以刑束天下士乎其始制之意不過欲重其事權以彈壓提調之有司耳乃按察祇以糾大姦折大獄爲職若經常教養之事布政司領所屬長吏之治而考其成以上計定黜陟今學政與廢無所事事而授之廉訪提刑之官則布政司一持籌督迫之租吏使爲一方之師帥天下何緣而治也

洪永間歲貢最重與進士相頡頏故授以訓導其選師儒未嘗不重也其時學校初立歲貢生前無積累非有

噩夢

日暮塗窮之意而朱善苗衷皆以教官擢大位曹鼎自陳不敢爲人師其不以問冗視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揆其法行歲貢者皆學不足以博一舉而視此爲末路其能擢國學縣令者百不得一情歸之氣乘之雖欲不棄教道而弋脯脩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圖其後也學政唯宋爲得師儒皆州縣禮聘而不繫職於有司若令提調就附近致仕間住告病告養品官之中及舉人年四十以上學行果爾表著者官率生徒執贄拜請以典教事其祿養資給因地方大小生徒眾寡差等以立之經制督學官一以賓禮接見不與察計之列行

噩夢

三

移不通於有司迎詔拜表歲時朔望無所參謁若其教無成績而所教生徒屢科不與鄉舉歲試優等少而劣等多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調官詳黜又或告發干名犯義及數干門禁者則引身告退若提調官所聘非人及弊勸乖方致令惰劣者督學官糾參如法師儒若有成教則不論年歲敦畱卒業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舉人中式受職而後更聘一以道義廉恥相獎則人才士風庶幾可改長此不革師道賤而教無術監司府縣任意差委濫與錢穀刑名之役若簿尉倉巡爲奔走之下吏僕僕參候與僧道之長同其趨踰不

五二三

肖者因之以希錙銖之利害極於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啟之也

宏治間初命按察司官督學授之特勅其勅皆勸弊人才之語至萬厯初所改勅則如詰姦制盜置士子於不肖之中而勒束之故率天下於寡廉魁恥之塗者萬厯之初政江陵之變法申商之莠說也兩勅具載會典江陵之法行而劣生把持包攬賅吏鬻青衿受囑託之風益烈蓋以撲之者燭之也

進士科始於隋垂千年而不能易後有易之者未知以何道為得王安石革詞賦用書義亦且五百餘載矣使

聖夢

三

學者習效聖賢之言以移其志氣其賢於詞賦明甚至文體之屢變或趨於陋或淫於邪皆乘時會不能為之豫謀但可釐正者導以讀書窮理之實而已書義而外論以推明經史而通其說於治教之詳策以習天人治亂禮樂兵刑農桑學校律厯吏治之理非此則浮辭靡調假於五經四書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謂國無可用之士而士益偷則益賤固其宜已聞萬厯初年縣試儒童無策者不送府試且有以河圖雒書九宮八卦策問儒童者則所重可知已萬厯中葉姚江之徒與剽竊憚悟不立文字於是經史高閣房牘孤行以詞調相尚取士

者亦略不識字專以初場輒美之套為取舍而士氣之不進至此極矣原其所始立法亦有未善者故流弊有所必至科場七日而三試皆倦而閱者亦煩則操一了事之心以度人罪必矣二場所試者表判駢豔之語將以何為舊制誥詔表隨科一道誥詔視表判為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習知經國長民之道固無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體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國體者不知故唐宋知制誥者即文名夙著官在清要者尚須試授則不可使士子揣摩為之明矣誥詔既所不能表判又為無實何如改三場為兩試初場書義淹通每解額一人取

聖夢

三

定兩人命赴二場試以二論三策然後決取一人中式初場以十日閱文一日折卷凡十二日而試二場又五日而放榜則作者精力有餘閱者安詳不遽尊經窮理以為本適時合用以為宜登士於實學固科場救弊之一道也未得創制顯庸之聖作法以待賢者亦將必出於此

問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槩論然考之宋制故出罰輕而故入罰重此王政也故出故入有受贓不受贓之別亦但當於故出項下分受贓不受贓而不受贓者從輕其故入則雖不受贓自應與受贓者等故出則勿論已

決遣未決遣一例行罰蓋雖已決遣而覆覈果當從重
不難補決自不致逸元惡之誅若故人已決遣與未決
遣者固應殊科蓋故入決遣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償其已受之勞辱已決遣之
罰自應加重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卽不抵罪而終身禁
錮與大計貪官同處不得朦朧起廢及以邊材等項名
目濫與薦舉則問刑之吏尙知所懲而酷風衰止貪亦
無以濟矣

賊以滿貫抵重罪刻法繩人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抑貪
勸廉唯在進人於有恥畫一以嚴劾之則吏之不犯者

噩夢

五

魁更無廉恥之可恤而唯思巧爲規避上吏亦且重以
錙銖陷人于重罰而曲爲拚蓋上愈嚴而下愈匿情與
勢之必然也且凡所受於下吏部民者乃至雞鳧扇帕
紙墨油炭皆坐價抵贖繩人於交際之塗且必開其掠
奪之大焉有出身事主而可如於陵仲子爭名於一鵝
半李之間者乎既不枉法矣則何謂之贓其枉法也則
所枉之大小與受贓之多少孰爲重輕假令一兵部官
濫授一武職以致激變喪師或因情面囑託實所受賄
僅得五十貫令一吏部官濫授一倉巡河泊其人無大
過犯而得賄二百貫又令一問刑官受一誣告者之賄

噩夢

而故入一人于死僅得五十貫其一受誣告者之賄而
故人人于杖得二百貫豈可以貫之多少定罪之重輕
乎則無如不論貫而但論其枉不枉於枉法之中又分
所枉之重輕但除因公科斂因所剝削之多少分等定
罪其他非黃白狼藉累萬盈千者苟非枉法但付吏部
記過全士大夫之名節于竿牘飲食之中而重之於箕
斂魚獵之條唯寬也乃能行其嚴惡用此一切之法爲
弭盜無上策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廢宋制捕盜獲全夥
者加一官其法較善蓋責有司以捕盜唯可賞而不可
罰罰一行則匿盜不報以苟免於誦而盜益猖獗矣盜

噩夢

五

無可全獲之理十人得七卽可勝全夥之賞其未獲者
責令鄉保戶族長立認狀不拘年分曾否經赦及已獲
賊首處決與否失主存亡舊案遠近皆一應責令擒送
若有隱匿被人首出卽同窩盜嗣後捕盜員役若能盤
拏積年未獲之盜舊案分明不枉者卽照捕獲全夥例
紀錄能捕人役一例給賞其犯盜人田產在逃未獲者
卽行變賣給失主賠贓如此則官司無諱盜之心而失
主自告報後非火下識認須當官指證者但具一眞實
賊單明填記識候驗合認領更不煩煩令到官一聽官
司自行審決則被盜亦何憚而不洩其茶毒乎此亦弭

五
一五

盜於末流之善術也

宥事於一官而宥官於無事兩失之道也在京如吏部稽勳司其職掌漫無可課之功而文選充沓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督亂而離其姦何如以初選任之文選而以陞遷調降起復之補除任之稽勳則曹務繁簡稱矣工部屯田司亦無實之署也何不令三歲一稽天下田畝荒墾有無崩坍淤退並課有司陂堰圩隄之興廢而覈實地畝增減以授戶部而登耗其稅糧都水則專任黃漕二渠之通塞在外則同知通判推官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而漫無專任為課最所不及自好

罪夢

美

者持祿以待遷否則法外生事以擾民而事集於知府之一人求暇以課農桑親學技而不可得何似明任以詰戎捕盜督糧問刑之職如漢分曹之制受成於知府而各給印信得上達於監司俾知府一意教養則前代行春勸農實賢飲射之典可復也

官自有體國家授之以體則為吏者有所矜式以養其品行民亦受其福矣相沿非九卿堂上官及法司屬官差審刑獄五城四門巡視官不置刑杖若內閣翰林等清署雖謙從有犯亦送兵馬司杖治所以優君子於清簡和平而刑亦不濫不然在京文武吏且盈千輩較之

下血濺肉飛矣以在外言之凡為吏者即置刑具如捕盜理刑官固其職掌若分司守巡及府州縣佐貳首領用此何為以快其怒張其威甚則脅民而取其貨耳若布政司府州縣正印官不得無刑人之事律既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訊杖笞箠以警欺庶可爾若夾髀櫛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詰盜今牧民者以施於民是長吏者民之鷲為猛獸而刑具者其爪牙也失父母師保之尊親而為獄吏知自好者亦應恥為之相習不媿因而不仁豈自知其辱人賤行耶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於司牧者之堂也倉巡驛泊師師相倣民其餘幾乃至教

罪夢

美

職亦挾杖以行廉恥蕩然矣自應急為釐正訊盜之械唯捕盜官得用之理刑官得用訊杖正印官得用小薄笞箠以懲不恪若正犯笞杖即與如法的決姦欺大蠹即本署役從亦大則送理刑官小則發巡捕首領訊治斯以矜重長吏全其君子之體而以寬斯民之束溼者即在乎此若征收稅糧除姦欺里甲付理刑官追比問罪外則自有勸戒樂輸之道在若以天子之尊遣數千鷹犬威制匹夫匹婦而索升斗銖累之得不但蓋當世之士而亦重辱朝廷矣

尹京之難古今所同故兩漢多用嚴酷之吏以處之然

京尹牧民之長乃天下郡守之師表而以毛鷲爲尙則
是倡四方之舍德而崇刑戮也顧輩輩之下士著少而
賓旅眾其去鄉里而來都下者類皆其黠者也非可素
施以漸摩之訓則非任張敞趙廣漢嚴挺之之流誠有
難治者故以郊外編毗屬京尹之政教而國門以內屬
兵馬司巡視御史之糾察庶兩得之道也乃一城而五
之莫相統攝竄匿閃爍百弊所生兵馬司秩卑權輕動
爲權貴所掣巡視御史差以月計傳舍視之姦不勝詰
而法且窮矣故其後也一授法紀於緹帥厥奄而成乎
大亂風波之獄毒流善類皆巡察者之權不壹任不重

鹽夢

完

有以致之也緹帥之職視漢之司隸校尉也而可使執
袵近倖之狡者任之乎誠欲以牧民任京尹而以輯姦
任執法無如以五城內外鄉飲讀約廩稅夫役聽京尹
幾縣仍視外府州縣其緝拏探凡發隱窺探賄詐禁止
飲博猖狂闖獄擾市凡屬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於都
察院堂上副僉專任一員總提督之効其縱恣禁其淫
刑官尊威重法可必伸移緹帥之權以授廉直剛毅之
大臣養京尹之仁使盡撫字敬敷之大體斯爲經國之
良規也乎
常平倉良法也而每中圯不行非但不得其人亦立法

鹽夢

之未盡也倉米不出於經制故鹽吏可以侵牟鹽吏可
容怠弛若於立法之始每年夏秋二稅內借徵本色田
畝起科最輕者如廣西雲貴每名米壹石借徵壹斗五
升其次借徵一斗最重者借徵五升如蘇松但遇饑荒
穀貴之年即行平價糶賣坐充輸糧人戶本年應納錢
糧若價過五錢以上即以有餘銀米賑濟如三年不遇
歲饑將存米一半於應解漕糧地方支解照數減徵糧
戶本年漕米其非水次無漕運地方亦支放一半或發
賣或充官吏俸糧民皂鋪遞膳夫斗級等項公食每石
酌價五錢坐減糧戶本年應納折色至六年而舊米支

鹽夢

完

盡新者相仍假有民米萬石之縣以中則準之恆有六
十石之畜矣其米於高爽寒燥地面徵火米黃米卑溼
蒸熱之鄉每米一斗徵賒過乾穀二斗二升皆於十月
十五日輸倉爲止支放之日數有虧欠經收官不論在
任及升調降罷行提坐贓追賠問罪蓋有糧之家類非
羅貴坐饑之人通有餘以補不足但損其息不損其實
三年而無歉歲則亦適如其應輸之數而通濟均平之
道得矣坐抵起解錢糧則有司無所施其侵漁若溼漏
雀鼠之壞腐折耗典守者固無所逃其責不此之圖而
鹽年發官本以收糶則有抑勒糶買之害挪移狼藉之

五一七

弊至於罰穀存倉則祇以啟墨吏肉搜折金入囊之門而五刑收贖之外有無涯之峻罰徒為民蠹無粒粟之實惠也

黃籍戶口之外有司別有煙民冊此政之顛倒而但可一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權權者何人而徒以勤耕苦穫供國家之租賦者謂之戶口也且如人丁絹唐之庸調也桑絲絹元按戶課桑之加征也戶口鹽鈔者原以國初鹽課每引止輸邊粟四斗鹽價賤民食其利故稍派令出鈔以助正課也絲絹之稅不專於農民通城市村坊逐末技作之民均輸之既宅不毛者不免

鹽夢

辛

里布之遺意而食鹽之利計其多寡則逐末技作者必多而農民恆有經旬淡食者固宜分派煙民也無疑但宅其地不論客戶土著佃耕自種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輸將以供王民之職乃名不登於天府無一絲文錢之奉公而重困農民代為墮輸尙得為有君統理有吏分治之天下乎即煙民而為戶口三載而考去畱登降之數何所不宜而執數百年已朽之鬼錄索非法之財邪朱子言救荒無良策不如修水利誠收民之要言也然僅為東南可漕可堰者言兩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無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親之朝廷都

水所掌非不具立條貫無人奉行則亦聽民之有雨則弛無雨則爭非畫一可久必行之道也周禮荒政多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此最為通變之善術蓋年雖凶荒病在民而國未嘗遽瘠也若河南山東淮泗一帶黃漕二渠歲費不貲假令災傷之歲於九月後度所宜修之隄岸所當疏濬之支流即行就災傷地面募無食之民鳩工起事以所應用錢糧於相近成熟州縣平價和糴米麥或截抵價漕糧給丁夫口實備值及採買竹木甃石俱以見米支價其在山陝北直則就近相視邊牆堡哨墩臺壕塹合當修者即借支漕米募飢民挑築仍扣

鹽夢

壬

該鎮應支修邊銀兩解戶部倉場堂上官俟次年成熟於相近水次地方買米麥補運若黃漕二渠應有河工銀兩工部即交割倉場候熟買補尤為利便倘更不足則臨清德州二倉預備米正可挪支唯在豐年則自非虜衝要緊地面崩坍急須挑築及漕河十分淤塞黃河異常決壞為患深大一概不得修理畱待荒歲民有所仰以全其生而流散團聚積為寇盜之源塞矣若東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嚴立課程專官管轄則自無大歉備水旱太甚亦可修城浚壕治道塗葺館驛繕公廨學宮神祠以合川濶糧告糴於鄰近成熟郡邑支給工

食大抵北方之旱千里彌綿又無野藪魚蕪之產故或
徙寇盜倍甚於南方因地制宜存乎良有司之實心實
政非朝廷之可為遙處唯爾工作以待荒年可設為成
法且民有甯然而不受米粥之拯且吏胥者約無所難
其姦欺唯募工之為兩得荒政十二此為要已

移度支以供滇黔粵右固不容已然能安其人而漸化
之則雖勞而有造乃田糧起科極乎無可輕而州縣之
虐取更倍於腹裏之重賦郡邑之吏有坐陞而無內轉
雖行取而不得清要有拏問而無重法棄置之於榮辱
不加之地無所顧恤而聽其為蠹賊以求遠人之緩而

噩夢

重

移易其疆頑其可得耶使悉從乎直省之法官有箴事
有制賦役有經即以粵之財治粵以黔之財治黔而亦
足而何況於滇且其名為州縣大小饒瘠恆不相稱如
臨桂乃省會首邑而壤地瘠隘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
靈川縣界去之十餘里何不可併為一縣其他蕞爾箬
峒之中不能當一鄉保者亦強立州縣如修仁荔浦荔
波永從獨山等皆設城隍學校官吏以牽其民而使日
暮塗遠之人以腹削之者又不可勝紀甘獐非庸懷之
守令可制但不生事以激之則可以漸而引之嚮方若
八閩全土在漢為東冶一縣而已東晉以還日草故俗

噩夢

今遂為庶富文明之鉅省簡以治之易從而可親何事
此紛紜建置哉如以郡縣少不能成一省會則兼兩廣
為一布政司而建司治於蒼梧分貴州入湖廣四川雲
南三布政司使習腹裏之政教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
心則此日之粵右滇黔不可如他日之閩浙乎倘以苗
夷竊發必須彈制自可於貴陽柳州設督制鎮巡開軍
府如甘肅鄖贛偏沅亦何用此無政無刑之藩臬為也
兵柄無所專統自宋而始然樞密院猶與宰相相為韻
頡蓋亦倣西漢大司馬大將軍之制而稍替其權未為
失也若周官九伐一掌於司馬全領夏官之政不專任

噩夢

重

兵事則封建郡縣形勢不同周之戎事止於千里王畿
之車徒以討諸侯之不庭者非後世外有疆夷內有大
盜爭安危存亡於一戰也兵部統武選承襲矣又統職
方九邊之戰守及車駕武庫鹵簿繹遞兵器之繁吏治
雜而樞機僅其偶應之一節乃使軍中選稟其節度與
督巡鎮帥均其功罪欲軍之不償不可能已分奏覆清
覈冗沓簿書之餘力以揣度千里外之進止雖日斬丁
汝襲王洽亦徒為淫刑而已兵部所司者兵制之常
也軍衛勾補絕除添調之政腹裏武職世襲黜陟之銓
裔夷朝貢封削之典驛傳夫馬擺給之制兵器造作給

發之數已不勝其繁矣若邊防征剿出大師以決安危自應別有專任廟算者殿閣學士固參贊密勿之官既有文華武英之別號則首輔統理而外宜分武英殿大學士專理機密文字調度邊鎮守禦征剿無事則申飭訓練以考覈鎮巡凡有軍政之官而進退之其枚卜會推一事閣臣而必於曾住督制及本兵尙書侍郎中曾有邊功及威望隆重者推之而慎選武英殿中書舍人聽其委任庶乎不以有國之司命付之悠悠持祿之人塗飾而趨於贏以斃也

題奏得旨科抄下部卽發邸報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

聖夢

請

是非得失於天下而令知所奉行然在尋常銓除降調論劾薦舉典禮刑獄錢糧工役之類則可卽如緹騎逮問刑科且先行駕帖不發邸抄況用兵大事姦細窺覘密之猶恐不密乃使喧傳中外俾夷狄盜賊得以早測進止乎若倣唐宋樞密院之遺意專任一閣臣典司之則凡係軍情奏請勅旨傳諭及上言兵事者不論可否從違每科抄卽送武英應會議者卽集官會議應傳諭軍中鎮巡將領者卽彌封傳諭應知會直省督撫監司軍衛調發接濟者卽行部知會其建言兵事可否採用卽召赴閣熟問奏行自餘不應知聞衙門及在外官民

自不當徧令測知一槩勿得抄入邸報敢有漏洩者如律治之不然律禁漏洩而邸報流傳遠邇一何許也其夷虜入犯盜寇竊發該汎地官飛報與臨陣勝敗城堡存亡賊勢衰盛及偵探敵情一應塘報皆止抄發應與知聞衙門俱不得抄入邸報唯掃蕩大捷應行露布通傳者方許發抄則機事密而人心定斯爲廟算之永貞乎

六科之職有封駁有抄參封駁之制唐門下省掌之門下與中書俱宰執也而相爲駁異非大臣協恭之體給事中門下屬員也廷諍爲宜以正君德飭國政儆官箴

聖夢

請

盡民隱自不易之良法若抄參則爲私意橫行之便徑矣且如抄出嚴之抄出速之抄出商之與六部相斟酌而申飭焉猶之可也若抄出已之尤爲非法使其事大而必不可行則自當封駁若事小而在可行可不行之間且以聽部院各衙門之行止而徐議其得失未晚乃唯一人之意更不俟公論不請君命而以意爲廢興此何法也自持祿養交之閣臣務爲詭隨任科臣之汜濫以免指摘於是而上下爭權以成乎滅裂一激而爲盡削臺省之權以任六部斯賂公行網紀蔑絕後有作者必且大反而又失其平則封駁抄參酌中正以適治理

所必熟講也

總憲得其人則吏治自飭大司成得其人則士氣自清
顧公佐之在都察院李公時勉之在國子監其明效也
六科無所統屬故吏科都給事中宜任大計及分發紅
本封駁抄參之事若御史員雖多業有總憲為之綱紀
又任掌河南道印者以大計提差攷覈之權則雖有方
嚴之總憲或掣之矣國子監不得與聞直省之學政而
以督學官之磨勘授之部科教之不壹而望文體之正
士習之端難矣凡差提學官一委祭酒司業保任以所
保者之稱職與否為保者之殿最若私通賄賂及寬而

醜夢

美

縱弛嚴而苛刻及倡率士子為詭誕庸陋之學者國學
不先糾論而臺省舉發者大司成以不職坐廢其所頒
條約俱國子監頒行之或因時規正大司成具列奏準
酌定庶教出一源而士風其可齊也

鬻爵之政始自鼂錯所鬻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復除以
贖罪而已矣後世乃以鬻官又其甚者乃至於鬻士納
馬納粟而入太學成化閒之亂政從古所未有聞其說
開自大學士邱濬濬之為人樂道秦檜者也固其宜矣
天子自鬻國子生則下之鬻鄉會試鬻弟子員孰從禁
之未幾而程敏政唐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設庠以來極

醜夢

乎金元之賤士未有滅裂人廉恥以敗國之綱維如此
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趨益下濬之罪可勝誅乎粟馬之
納於國計幾何乃以教化之源為銅臭之府耶萬不獲
已如鼂錯之急於實邊以紓民力自可別立開散秩名
以酬之免其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輒加訊辱又
進而假以鴻臚光祿上林諸署冗員任事則給以祿俸
猶未至重虧大名教也

今之鄉飲酒非古之鄉飲酒也然如會典行之亦有裨
於風教乃有司奉行故事者猶數百年而里正之飲於
鄉者久廢無他里正疲於徭稅偷薄狼戾先自里正倡

醜夢

毛

之也其徒至有錢糧不認父子之謠而尙暇及此乎惟
公費驟遞自有經制不遺里正任其荼苦正供簡明易
遵按籍以責稅戶不誅完欠於里正則里正不任為嚇
放入山搜攔之獵犬力既有餘而播惡之習氣且草則
亦知自愛而以風教任之彼且以得行典禮司教化為
已榮矣若古之鄉飲酒則今之起送科舉及鄉試鹿鳴
宴是已此

始進於禮教之大者乃架月橋令伎
人簪花作雜劇殊為可恥宜其一變而以犒兵饗役之
酒食疇蹴而與以訖於不復行也鹿鳴雖歌古詩而音
節無傳僅同巫呪簪花挂彩輕豔不倫

此當自唐人曲
江蘇來宋詞馬

溫公聞喜莫不肯簪今古樂不可復不如且草淫樂而

在禮部亦不強之以賓主獻酬之禮行之榜首為賓齒元為介餘為賓賓

請鄉先生三品以上德望重者州縣統於府而府別有學其制與州縣等此甚無謂宜

於州縣學中歲試優者行提調官覈其德行無出入公

門虧損名義等過升之府學而餼之量府之大小人才

之盛衰而為之額多者不過百人凡州縣學但與鄉試

不得歲貢士升於府學而後貢之升府學者不必廷試

科試竟送鄉試其優者與出身次者入太學大府歲試而貢之者三人

次二人小府一人不但名實相稱且學之於鄉已小成

而進於郡及就郡學則師友益廣勿使局促井里狎昵

習氣至以錢糧訟獄陷溺其心所以擴其耳目逸其志

趣以變之禮所謂游其志也升府學則以胡安定教法

及白鹿洞學規酌而教之學以漸而可大孰與老於鄉

校銅蔽於腐詩時文之中而以鄉貢為日暮塗窮之旁

徑使偷靡以終其身乎

截解似兩便於國民而不知其適為兩害也財用出納

消息之權必操之朝廷而後張弛隨宜裕於用而民不

困為苟且之術者規一時之簡易而鹵莽滅裂之禍不

可言如嘉靖閒因吉囊俺答之患陝西三邊用兵孔棘

遂將陝西一應錢糧盡行截作三邊之餉不足則代四

川鹽課補充當時在民則免於解京之難而利解邊之

近在戶部則免接濟不及之咎以委之總制之自為催

督而以速濟邊事減省路費為辭乃自此而後戶部付

西邊之有無於度外至甘肅一鎮經數十年而無斗粟

一錙之給雷夏延綏亦僅有給者收支無可稽攷託於

未解以匿為中飽者多矣兵數損而士心離起而為盜

所必然也催督之權一歸總制任非其人則胥吏威行

於郡邑令牌令箭馳突官府動以軍興相恐喝民日死

於催科枵枵之下水旱流離莫能告緩故激而為流寇

流寇之獨盛於關陝者非秦人之樂為寇也截解之催

督使然也完欠支放朝廷無從稽覈百姓無可控告以

陝西委陝西而求其不叛庸可得乎此夏嚴之流任意

而聽部司之委卸為總制者又貪利權之歸己以成乎

患害不知法有必迂曲而後可無弊者彙從簡徑則無

紀綱而必裂夫民必輸國而兵必待養於度支此定理

也水旱可以寬恤邊事之緩急可以損益皆聽廟堂之

張弛惡有刻定民間若干之賦稅為邊兵若干之軍需

而不變額餉之有時不給民力之有時不支者乎窮鄉

遠徼之民皆知輸正供於京師而饑饉可以望恩行伍

之士亦知待養於司農而節宣皆唯廟算然後兵民之分義明中外之血脈通而無痿痺隔壅之病謀國者苟且無術而貽禍無窮亦可為永鑒也已

歷代唯唐以錢緡雜用蓋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產銅而錢詘開通元寶始鑄而不給也自餘皆以錢為通用之資宋以前銀價雖貴然僅用為器飾猶今之黃金耳銀產少而淘鍊難銅隨在可採而通市交緡尤易充足物有餘斯可為不窮之用也若宋末會子交子元變為鈔洪武初猶承用之其法極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則利生民之用自太公以來迄於今無如錢矣錢法

噩夢

聖

之壞亂世貪人壞之也國貧而攘利亟銅木少而錢薄劣觀多得利而終於不行盜鑄亦因此以起有天下者通計而期之久遠何汲汲於旦夕之厚獲耶即令千錢之本費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國家計之亦為無窮之益而民之盜鑄者以無利而廢然返矣揀精銅而以佳錫點之倭鉛賤而惡盜鑄者便之錫產雖不多然浙中打造錫箔最為累珍嚴禁之一歲可得錫數十萬斤每文足重一錢二分而當銀一釐輪郭圓好文畫清楚銅色純青漆背光堅非是者官收鍊銅而以銅價償之雖一錢亦不放行要令鼓鑄不輟則青錢廣而惡錢自息不待嚴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歲得百

萬緡則歲增百萬兩銀之用於天下無論在官在民儼然有餘而國自不貧況實有五萬緡之息雖至薄亦歲計之餘乎增此百萬緡於人閒則粟麥絲麻水陸物產之流通皆速惟錢少而銀不給故物產所出之鄉留滯而極乎賤非所出之鄉阻缺而成乎貴民之飢寒流離國之賦稅逋欠皆職此之繇上下交患貧而國非其國矣錢多則粟貨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輸上下自無交困故錢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驟獲之利積始終徹上下而自然以裕乎財用者也欲錢之行無他法惟少取息務精好而已矣

噩夢

聖

戶部天平金針玉鉸滑易而平傾速效吏無能為姦弊各布政司用銅鐵者猾吏隔宿以醋澆之生綠澀隨手一拗加至數兩不能移揮槌連擊不能動有天下者何惜此數兩金數片玉不為民除無窮之蠹乎斗斛鐵鑄信善矣然但用以較量而重不可舉若以桐水為之加鐵裹二三寸於脣上三年而一頒通行天下司府州縣不過二千餘具請旨驗發敢以私斗斛收稅糧者以矯旨從重論所頒既廣自莫有敢為同異者大抵有國者不可惜費憚煩如此類者亦多矣

班匠之制一以開國之初所定為額閱數百載後其子

孫或耕或商或讀或吏不復知有先世之業而猶使之供班或令折銀徒為無窮之累若彼操技術以食於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此政之大不平者也且直省之中若廣東四川雲南為工作之數廣西貴州地雖瘠而百工之所為亦備乃獨無班匠亦非法也朝廷所用工匠自宜招募和雇其廩餼之資則當即取之工匠無疑誠於十五直省州縣分為九等制其名額每名依公旬之制歲役三日酌其備直多少量加路費不論土著客作但於地面應付經一月者即令著役給以當年經收信票即往他處本歲不致重征歲役一二人為甲首徵收

聖夢

聖

納解合用工匠衙門招募揀選工匠稱其難易巧拙而分儀之其或上用之匠多而民間少或民間之匠多而上用少通各色免役之實徵則均足矣如木匠匠所在民閒少而上用不少但均算所徵銀兩多有鐵金刺繡隨宜支給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若招募不以其道工食尅侵役使過度刑責過峻以致銷沮其趨事求精之心甚至避逃不赴造作稽遲及麤惡不中程式但責之部司之官而不責之匠則弗患其不能來百工矣若國有大興作非大匠不能經度工成應賞以祿秩宜於工部別建職名豐其祿秩特不可假以尙書侍郎郎中等名色以亂流品而已匠無世業巧者能之不以匠

選匠而求之農民農之困非一端耒耜鉏耨且不能不以錢粟往求於匠而尤代之供京班之役無怪乎人之樂舍南畝而趨未作也

所與守天下者軍也軍所尤重者北邊南瘴之屯戍也城堡之哨瞭也天子倚邊軍以固天下三軍倚哨瞭以決死生自非與將吏同心以效忠於國者不可以此委之明矣乃自充軍之例興雜犯死罪若流若徒皆以例發充軍軍舍武職有大罪則調邊衛邊衛有大罪則發哨瞭是以封疆大故為刑人抵罪之地明示闡外之任為辱賤投死之罰督制鎮將且為罪人之渠帥如驛吏

聖夢

聖

之領囚徒國家之神氣幾何而不沮喪乎且其人既已姦宄幸脫於死而無惜廉恥以告鄉里之心無保井廬以全親戚之念其不叛不逃復何顧焉其尤黠者甘心延寇以快報復於一朝耳本死地也而使之樂本勞地也而使之勸本險地也而使愿者處之以保其貞乃可令兵親其將而以軀命報恩禮正當於民間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為兵於腹裏屯衛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居邊於邊軍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瞭哨人募榮名然後上下相親而樂為之死彼罪謫戍邊秦隋之所以速亡刺配軍州宋之所以

拱手而授天下於口口而何效焉
惟合萬國以高帝高親則編毗皆所應效太常寺所需
當責之戶口田畝土產者徵本色非土產者徵折色以
和買白外則米麥以供祿餉爲農民所應輸次則綿絨
豆料絲麻牲口柴薪舊制柴薪及梓柴夫偏責之畿可
南北山東山西河南亦爲不均
均派天下之戶口棗茶竹漆可派之園林此外凡國用
所需若皮張弓箭翎毛蠟油顏料鉛鐵筋角之類皆商
賈之所居盈以則利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採畜之雖
有餘而市之亦以供終歲之用而不足商賈坐而邀其
利乃自一條鞭之法行而草稅課河泊所官之稅務盡

疆夢

四

沒其從出之原繁責之地畝抑本崇末民日偷而國日
貧矣蓋農民愿憐責取之也易商賈黠狡責取之也難
悉舉國用而脅蚩蚩之氓以輸將其始具列名目雖若
繁細猶存名色一條鞭矣則併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
征金而不知何爲而須此矣萬麻開每府州縣皆置稅
場但不宜遣內使督擾耳言者謂之擾民其云擾者要
皆市井姦器之宵小於國家根本所依南畝之勞人未
有怨咨也或且謂農民日用亦必資於商賈隨地而稅
則物價增貴農民亦受其病不知人必免於凍餒而後
可有求於市則以稅故而價稍增亦其所可堪者也若

疆夢

苦於飢寒征徭而無告之民經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
何損耶議法於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於市
買利商賈以自利習聞商賈之言而不知稼穡之艱難
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餘不足勞逸疆儒而酌其平乎
雜派分責之商稅則田畝之科徵可減而國用自處於
優國民兩賴之善術也孟子言關譏而不征又言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謂當時列國分據彼疆此界商賈阻
難需貨於鄰國非寬恤之使厚獲利則趨他國而不至
故以不征誘之耳後世四海一家舟車銜尾而往來何
患於商賈之不來乎孟子言恤商而孔子不言魯用田

疆夢

五

賦以商賈之賦賦農民則譏之斯萬世不易之法也
邊糧有本色折色之異本色糧料艸束就近截解以省
飛輓可矣折色銀兩轉解無難自當總解戶部請旨發
邊蓋事有緩急兵有增減有調彼赴此隨急而應之異
採買糧料有豐凶缺足貴賤之不等原不可以一定之
數聽之督制鎮巡使有餘則恣其漁獵不足則或短少
糧料以虧軍士或更請增加以病國唯必從部發相緩
急貴賤而爲之制省無事之費以儲之而待有事節豐
足之價以儲之而待凶缺一定於廟堂之斟酌而權衡
皆專於壹則事用恆足而民亦不受邊鎮雷霆風火之

督迫邊亦不苦有司秦越肥瘠之視假令歲解銀百萬
枉道緣京而至還所費二千人之役而已以都燕言之
勸宣大同近在川掖遼左延綏甯夏不過旬餘惟固原
甘肅為遠然亦沿途驛站之均勞耳財者朝廷所以維
繫邊關者也散綱紐於四外而聽其自為取與可乎苟
且以趨便所謂以細人之心謀國也

天子所都即不得陸海之地而居之亦未有不生五穀
者宮中之食與百官之祿支本色者亦有限未有不可
給者以都燕言之若都他處更為易給順永保河四府夏秋二稅
二十三萬有奇所需細糙白糧於蘇松常三府者十五

鹽夢

異

萬有奇耳即以四府二稅之米麥供宮中及百官師生
吏役之祿入及酒醋之需猶有盈餘以資他用而必費
之數千里逆流開水之輓運其船腳尖耗松板墊席之
費且倍於正供又僉解大戶使傾產隕命以任之此何
為者蓋沿洪武定都金陵蘇松常帶水之便因就近上
供及永樂北遷謀國者苟且從欲莫為改釐其害遂至
於今而不知近者納本色遠者納折色此通禹貢
五服百里二百里異職貢之道萬世必因者也若謂天
子之都民食宜裕不可使輸粟過多則何不增此十五
萬之漕糧於應漕之地以代畿民之他賦而免此更端

之擾徧重之役乎或以吳下粳米精好玉食者所宜高
則慈閣上用中宮東宮諸王妃主之常膳歲可數百石
而給令三府酌貢足矣若遵大禹菲食之道居其地食
其產以為百官倡尤盛德之事食不厭精而已何土之
粟不可精耶况郊廟粢盛取之籍田一畿之土產耳又
何以仰質於上帝與祖考乎

流民不知何時而始有自宋以上無聞大抵自元政不
綱富者驕而貧者頽惰有司莫之問未流之先不為存
恤既流之後不為安集相沿至於成化而始劇初為流
民既為流寇遂延綿而不可弭江北河南曠莽千里旱

鹽夢

異

蝗一起赤地無餘舟楫不通糴買無從勸農之法不講
而稅糧又多徵本色無三年之食國已非國及其棄土
就熟乃更授以公據文憑令橫行天下以索食夫此流
者既不難去其鄉矣使屯種於邊何不可者即不欲赴
邊而土廣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黃之境及南境
以西白河以南夔府以東北接浙川內鄉之界有所謂
禁山者何為而禁之若饑民告去其鄉者於彼山地安
插之使刀耕火種各成聚落於鄖夔漢中廬安汝黃諸
府增縣建官以牧之輕其稅徭以安之又如崇陽而南
至於瀏醴東接瑞袁吉安之西境宜歛衛嚴南至於建

江山肥土澤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稅為豪民之影占擇
地而立之邑投土而奠之耕管可以安宜此曹而化疲
頑為率教之毗易荒窮為錯繡之國此以處夫既流而
不復業之民矣乃以妥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則除
已流之戶籍分給田產於土著而使之廣種滅其漕運
本色之數多置常平以權豐凶之積使有所憑藉而不
欲去其土十年之後將必恥惡其游蕩索食之故態而
况忍為探丸嘯伏之姦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
之國朴秀之俗也誰移之而使成為乞為盜之俗任教
養之責者乃更給之符檄以獎之乎轉移之權在加意

疆夢

果

而已
勿捕逃軍之禁甚嚴橫及於無辜之戶族鄰里作法之
涼乃使襲而為之者捕逃遂逃毒流於中原之赤子亦
憚矣夫惟出征臨敵而逃者於軍法不可賞亦立募獲
之賞禁沿途之誘匿於授鉞之日而已若其著伍之日
無出征之令而或操或屯則天下之必不可強之使為
者兵也欲其捐生以效命於原野而拘繫怯懦離心之
人以嘗試乎養之有恩馭之有道能為兵者自樂為之
不能為兵者聽其告退而歸民籍別募以補伍奚患乎
無兵而待嚴逃禁哉其有逃者必其為長為帥者之不

疆夢

能恤士也詰其所以逃之故亦罪坐主者而已矣唯問
罪發充之軍逃所必誅然罪人充配損國威而短士氣
始為謫罪充軍之議者庸人誤國之禍原也以屯田言
之則人逃而田故在如其欲脫籍而去即以所屯之田
歸之官而更授募者假令募者不能耕即坐收屯粟以
為新軍之食固亦甚易唯典賣軍屯之禁不嚴故或軍
退而無田可歸其法但按始授軍屯之籍不論其所賣
之或軍或民責於餘糧子粒之外苟非正身著伍即令
輸上倉十二石月糧之數則典賣不行而田產恆在有
以給新軍矣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不欲為兵者強

疆夢

果

使為兵而不得欲為兵者亦抑令為民而不安在經國
者之裁成耳如之何為苛法以虐剝斯民也
自文官不許封侯之法立而五等夷為羸官朝廷獎馭
勳勞之權日輕故王威甯以封侯入右班為恥公侯之
為帥者匍伏於士大夫之門上欲揚之而祇以抑之勢
之所激必然也自隋唐重進士之科崇尚文墨則古者
文武並於一塗之道不可復行然出身之塗可異而自
三品以上為國大臣出而屏藩入而經緯固宜合也誠
使自戎伍而登仕者至三品則通經術明法律者自詞
林而外卿貳督撫皆可應試其不諳文事者亦可兼術

自科目而登仕者至三品則出而提督邊關皆可掛印充總兵官入而理戎政為樞部之長武亦可兼都督之職苟為盡忠宣力之大將亦得進而與聞乎國政而文臣登籍以後志在大用者不徒高吟曳裾以清流自標榜而貽無用之誚於武夫分釋褐從入之途以使各專其業合大臣憲邦之用以使交重而不相激以偏輕君天下者勿任意見之私當開翔之始不矜馬上而賤詩書在守成之日不忘武備而輕介冑納天下於弊文奮武之治在其幹運而已

聖夢

至

竊天下者凡幾若宋趙普韓琦皆贈王爵亦何病於國雖秦檜亦濫王封然不可以檜之失譽普琦之得也名爵為人主所必惜固也乃惜之於文臣而以正二品之世爵施之漢賊張魯之苗裔使與闕里並崇因宋元之陋而流及於今亦可長太息者也濫民器崇邪說其徒乃得藉以游食煽貧民而取其財數百年無一人言及者可異也今所謂王侯者非古之列土牧民者也名馬耳生而爵之沒而贈之以褒臣子以寵鬼神一也公侯之名惜於論道經邦尊卑折衝之文臣如此其重帝一而已吳天之尊稱一人之大號也真武一龜蛇之靈耳

關壯繆一將帥之雄耳而封之曰上帝曰大帝乃使愚人無以復加而稱之曰夫子公然一沐浴矣上行下效曾何紀極此其宜與禹放蛇龍孔子成春秋黜刑吳之僭王同法也奚疑

三恪之封自曹魏而下攘人之天下而姑以虛名謝疾耳然迄於唐介鄒之封猶不失為天下貴但承所竊之閭位而非崇元德顯功之嗣以修配天之事守如唐舍漢後而尊宇文楊氏非帝春之不忘民心之不味也宋得柴氏之天下遂廢李唐之祀其於柴氏也抑未嘗為之顯名於茲偷矣唯漢舍秦而從殷周獨得三代之遺

聖夢

至

意焉洪武初置此禮於不講乃使李趙撥亂安民數百年天地神人之主降為編氓願授買的里以侯封此當時贊襄諸臣自有任元之愿而曲學阿世以成乎大失其罪不容道也李趙之苗裔於今未遠譜系非無可徵且如漢室宗支若長沙定王之後散在江楚者歷四十年餘世統緒尙未佚亡而况於李趙之近而可稽乎為中國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統前有所承則後有所授沛國之子孫若手授之隴西隴西之子孫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孫若手授之盱眙所宜訪求其嫡系肇封公侯使修其先祀護其陵寢以正中夏之大緒而國家有納

后妃降公主之典自應於此族選之選之不得而後及
於他族又清流品正昏姻之大義也一姓不再與何嫌
何疑而顧與盜賊□□相先後而不恥乎以赫赫炎炎
漢唐有宋之功施有夏而顧不及妖賊張魯之餘孽世
受寵光不待義夫而爲之扼腕矣敦忠厚立國之道以
定民志昭功德而俟後王固不容不於此加之意也

疆夢

奎

疆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黃書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氏
氏棊于金陵節署

黃書 後序

後序

述古繼天而王者本軒轅之治建黃中拒開氣殊類之災
扶長中夏以盡其材治道該矣客曰昔者夫子懲禍亂表
殷憂明王道作春秋後儒紹隆其說董胡為尤焉莫不正
道誼紕權謀今子所撰或異於是功力以為固法禁以為
措苟窮諸理抑衍而論其數雖復稱仁義重德化引性命
探天地之素恐乖異乎春秋之度也曰何為其然也民之
初生自紀其羣遠其害診擯其□□統建維君故仁以自
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彊幹自輔所以凝黃中之綱縕也
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也哉客曰宰制

黃書後序

所謨以貽無疆固當通其變而不滯其常漢起西京中興
雒陽子之所製定燕薊為會同之邦不已固與曰王者相
陰陽定風雨建之邦畿為宰治主亦莫不用氣之厚而固
自然之宇也是故義農之都或陳或魯平陽蒲坂安邑耿
相憑河東北以為安處長安雒陽大梁之土後王宅之數
百年之下而後地方衰歇漸以薄鹵今燕薊之宅受命而
興者女直韃靼曾不足於稱數永樂定鼎始建九五水土
未薄天氣翕聚天子守邊四方來輔後之所宅固當踵蹟
靈區以光贊我成祖也客曰賢哲制未亂庸愚謀已然立
說之大凡也今子所撰陳於數十年之前可以據而保其

堅方茲陸沈□□忽其斬焉過述先事之失為期忌愆子所謂失魚而求筌也曰孔子著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言之當時世莫我知聊憮寤而陳之且亦以勸進於來茲也昔在承平禍亂未臻法祖從王是為俊民雖痛哭流涕以將其過計進不效其言而退必裁其身矣天下師師誰別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淪於是哀其所敗原其所劇始於嬴秦沿於趙宋以自毀其極推初弱喪具有倫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矯其所自失以返軒轅之區畫延首聖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藩扞中區而終遠□□則形質消隕靈爽亦為之悅懌矣歲德在丙火運宣也斗建維

黃書後序

二

辰春氣全也文明以應竊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綿也為漢大行忠效捐也悲憫窮愁退論旃也明明我后逃播遷也俟之方將須永年也黃書之所以傳也意在斯乎

黃書終

黃書

船山遺書三十五

衡陽王夫之撰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裊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屈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為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羈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揅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

黃書

一

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瀚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揅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于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之于□□骸骸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不自畛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既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為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

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祿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損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少步天祥濫唐沿虞服夏禡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憚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

黃書

二

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蟺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其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且分牧函崙以東召夷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紉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擘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膺戶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鄭厲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疆大者爲激奮起北

黃書

斥南征故斬令支爨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足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胙俎錫彤弓命隨會放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圍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胄緇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

黃書

三

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類間之然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疆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與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蟹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垓無相干雜則役眾蠶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匙九孩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吟呻同氣猜割牽役弱靡由道乃霍霍然

休得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致物備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憇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阡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
弭刃於涿鹿之塗垂文鼓茲巡瑞定鼎來鷗移弼建屏萬
邦而神明之胃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
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賦
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
旨羣忙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瀆播棄而卒

黃書

四

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樹屏中區
闢嶺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雷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
要以衣冠烏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寶
以為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
延彌保雲系者則質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
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擊握顧盼驚猜恐強有力者且
夕崛起效已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腹者割之
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囊寸金欲以疑固
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
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散古型秦軌自照

兼半而疆幹植條為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
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為禁戒故長沙可以
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
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輔弱助
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
竹雖握禁閩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
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莽偕西
都不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行而接墜緒者猶此粉榆之
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墮隕非無自致
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

黃書

五

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
也六代文瀛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
年使彼屏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為慮
會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
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疆
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
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鷲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愿
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
其眇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矜矜總持不縱以權不疆
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抹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

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庥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閭位圖錄弈改石晉北傾

黃書

六

恃怙蠶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疆之效亦可觀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筭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疆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縉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

黃書

斬循僅存于貨酒岳氏遽隕于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再折而入于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漸喪殘副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胃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強之資也分節旄難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

黃書

七

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建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湖水泉亭納壘網鳥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坤龜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鋼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假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苞桑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

五三五

傳復有□□□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所為彼固狃以為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槁不能為人抔聖人堅掌定趾以球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固以天下為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犀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

黃書

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噤響無關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撓于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倖遇府設焉或稍浮于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溼纏繫于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免之於驚巖也況其為天子守疆圉取必而

與城其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錢饟駟置屯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凝推委以積其壞是龐曉儋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為民之治者受於司為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庀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間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

黃書

九

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箐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爭盜崎壁守鹵國給饘澤國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葑邊微互馬般道課關其它連錫絲泉筋鰓皮革蒲篠硝黃翎毛杉柁桐柃欄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獵墨吏兼并閭右之所獲也一切取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僉庀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為一使江北濟南為一使河南荆北為一使燕南河東為一使關陝秦隴為一使荆南

江右爲一使江南福浙爲一使巴西瀘南爲一使南贛嶺
海爲一使嶺西桂象爲一使滇黔洱海爲一使此十一區
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
十三四因舒蛇隨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產蒐其軍實以
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爲一使左輔爲一使右輔爲一使大
同爲一使延綏爲一使雷夏爲一使河西爲一使此七區
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輪轉十五司之粟
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
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
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

黃書

十

昌濟南東傅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
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路安澤沁扼太行窺
冀晉傅于山雒陽据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鄙神明
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
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陽承德
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西開滎
消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于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
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南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
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
滁和盡于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

黃書

北阻大岷東傅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
沈邱窮于汝潁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
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
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
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割鴈塞以
爲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
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
或肅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
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
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碁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

黃書

十

隨羌之屬割興安界河南爲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鎮蜀
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甯州眞
甯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爲所保守
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
以司茶馬之居儻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
南來雄扼中流搏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
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
江得漢陽阻澗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鄱縣未
陽常寧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辰常汭于沅有黎平
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

五三七

南得邵陽新化分淡水為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
歸饒廣南康包彭蓋有江右之行區諸挾嶺為閩廣脊受
無賴者割以為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
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
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
留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浙江東有全浙循海
而南得福泉興化福甯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鎮大江得揚
州盡淮東罄折江海索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
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夔道褒駱
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

黃書

上

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印昌跨大渡度相
嶺右遶東川為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
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
于沅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荆頭
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
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
嶺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數下杉關
得延平邵武建甯南迤汀漳窮于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
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灘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
垂臂瓊海是灘潭牂牁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上漢噤

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
窮于灘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于海渡海
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
城步新甯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大
牙楚黔界于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
覆過甸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
其地全有雲南並夷部東逕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
有貴陽訖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
伐鎮甯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
于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

黃書

上

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盜
名城躡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徼奔
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
哮以磨其鄰左勞逸腴瘠搏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臺涉
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
放瑯琊以磨登萊之不逮河南蒐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
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倚角畿南而撫
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磨大
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甯
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汎分其所

司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沂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
關繞松沈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阨騁大梁絕黃河以
衛京畿因襄緘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
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所治或千餘
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
北則東登萊濱海綏通海蓋西澤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
陽受河下游制鄖西受夔庸通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
江楚江南則溫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
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
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亢嗟南中威州孤懸鳥術

黃書

西

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汎嶺西則雷州障交
夷縣窮髮慶遠南扈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
陽總線道飛繫荒遠楚雄般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
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
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
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
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
腹裏而芻粟土馬節制旌旄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
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
起禕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巒翠

黃書

徽衛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峯出定
州西至延慶爲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北
極微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
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盡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爲其
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
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鷲直開平之吭右輔行
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爲其守北出興和擴亭
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禁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
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遼黑河而西盡東勝
遵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盡大河爲其守渡黑水擊雲

黃書

五

內奏集甯斥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
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抵花馬池
之右懷襄環慶爲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甯夏
左省鬼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繇收
關維也甯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
盡蘭州爲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縣綏新秦壤
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肅
浪西極嘉峪南邊西甯歸德渡積石抵河州爲其守出酒
泉修瓜沙之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
之棘相附郡邑守隘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臺畿輔得

五三九

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苛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甯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甯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甯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奕視中區為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甯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秦驢之所

黃書

去

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缶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任為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下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十八而傅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傅子弟以非角從軍驗其爛熟精標者傅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閒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閒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浴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

鳳習江北輕生樂喇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糜木陵黃土新市之春共爭之區依岩步崗者以寡擊眾太原汾遼易定之閒趙代也民小悍京口櫟銳沿江海者浙為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徽之行買便習劔擊宜涇喜鴛獵在江表為疆福廣瀕海習舟夜山習步猿接探跳飛瓦樓橋贛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為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算于放乎雲貴宋蔡攸羅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沖天之微東繞馬瀘訖黔西土司各以標鎗利弩火器革釐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鬪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

黃書

七

十萬顧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隘隨多寡占募不以額斂如府兵曠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露露踐伏尸閒燹火爭死于百一者泣以潔清皜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藪窮年永歲無醜酒割鮮蒲菜馳射之歡攜修眉聽嘯歌靡濫柔嘆妖變絃索之戲則蛇虺糜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麗所以買桀驁之死心也而况旗幟帷幃弓矢刀矛火器馬疋鞍轡之精銳率不再歲而散壞與夫間謀偵探遊資說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

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放率不得請請不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入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離政爲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山東領膠東濱樂並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屆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甯紹溫台食吳會福建自食廣東食嶺東南海北兼食廣西北食衡寶雲南黑白井自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清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

黃書

六

諸并食其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雜稅割太倉之半分界臺使開中者聽其自募半益稍食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荈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芋竹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荻魚利山後石煤邊番互市福廣番船游野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碁布絲縈者開飽漁使臺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歉迫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其奇羨于是因緣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徼殺戮之地爲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

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毗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慎選第四

萬族蒸蒸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爲之者豈非天哉飲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塵舒光漂輕存重變不變以爲信智敢不敢以爲仁勇拔萬類而授之人技人族而授之聖賢之族天之異人于物異聖賢于人也同者爲賤異者爲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無同則害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爲養從天之同也

黃書

九

別物以爲教寵天之異也從者差養寵者辨教激汰滓魄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萬族之上所以助天而保合太和者始于大公而終于至正也虞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上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以畫之俊乂咸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眾審其所撰付其所藏由臣之不虛貴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猶牆堞階凡之繫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遠卒以奠大寶而徠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辨此六數者聖

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得天下之和
平尚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桑畝以
安之則平矣故怨譴不起而姦究息也三代以降漢之選
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于揚汰終于浮
濫衰薄天寵流觴媿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
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官體先吹文爭實長
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于崇朝科目之興尋遠
古則然世會所爭不能逆流而泝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
稍辟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
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之級流及

黃書

干

于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學之智開籠絡之
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目推郊祀任
子異姓甥壻門客之恩搖蕩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
而當時榮黜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膺不得則
李巨川張元吳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
篋行僧之相為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
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為政者
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
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繇是而興夫
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

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鬻販人民而
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鋌望其稽
伏其不傷脰陷胸於彼者蓋亦尠矣詩曰鳴鳩在桑其子
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難毅無私之謂也故孔
子射于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
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
矣撓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
皆以恩天下也而賢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味偏傍言語
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
林賜錕馳驛祖帳輝煌于傳亭而閒語乘輿猶載髯把摩

黃書

辛

呢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乖沴橫塞奴虜馭取如
此其他上偏下流畜狡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
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
也膠液筋緩則燠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
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翼
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媚之心矣是故以賢者則不肖不
肖者伎以不肖者則賢賢者慙慙發于賢者故拾椽織紉
憤棄君父之憂伎發于不肖潰決姦宄鬱不可折之勢以
譬君父長亂階不瀕之亡而不止坤之履霜不肖之伎也
括囊賢人之慙也賢人隱弒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借鄉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索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闢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爲卒無以異於闖闖拚除率伍之行籍起上流戶避徭役公私謁請流連嬉譙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且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寡矣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歡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

黃書

三

况索是而上享玉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京哉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索上以爲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返不率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宋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廉恥易科目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心息行泯云云陶陶太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霄極叶天道也

黃書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爲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禩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而開以煥不疑夏之歊暑而開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崙崇墮崑崙隔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浸沈沒汎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胥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煨于兩河脰吻之閒而不相疑故

黃書

三

取似實果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賦天醮宅履中區感河流光承劍啓琰以貽後世得之丁甯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麻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越神明之充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口之口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溫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莽齧堤以爲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偏孤寡權壘上流彼界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盈天下而無非疑地以爲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黔胞割腕

五四三

也以為可疑也是授躡蹠以籥鍵而稍滯其戶牡也以為
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狸竊雞而間之以狐也舜之命
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為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伯
作秩宗夔典樂教冑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
后心載愈而旁任必拂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
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
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
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飢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
不淒堯宇誠繇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鄩馮鄩
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

黃書

西

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
寒心是故豫生飲藥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
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憑城而
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弃舊君比匪類仕偽邦非有曠日
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買其夙夜之狂心者
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疇者乎故專任者不期
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欺而欺膺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
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
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
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媮也而鉗束之如行吏行

未百年法已圯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尸之咎疑制之患
已大可觀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馴傳鹽政分為數道
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
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
遺力矣在內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開以同僉六部卿貳
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
權散出不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
其文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
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
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揭以制之

黃書

五

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敵數
百年之力力窮法價私蠹蝕爛乃使相委而謝之非己之
專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
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
材之數曰賢曰不肖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
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弭中人制賢則善不長
賢制中人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
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
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
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圯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

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滂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羣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論思乃靳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充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技日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承頤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

黃書

美

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闕民愁閭左士歎十畝瘠空於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而□之大□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妨貴新聞舊小加大逆也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賢其所赴則將賤爵祿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上之意也非天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整凌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螭督蠅營以趨事權而天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新其愛以制

黃書

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給事御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御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歷職任繁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新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躡踵褫繡隅坐以承其欬笑不亦左與故主貴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而垂為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

黃書

毛

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疆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灑被嬗革之際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主尙以意為輕重至於湔惡俗拯民瘵剝業中興莫不有彷彿之意焉粵自成湯革夏配天伊尹仲虺以弼之一德聲聞廷野革而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以亂阿衡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繇是言之凌遲乾沒紹治而啓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國

五四五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與天以五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義侑佐鹽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承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盪生死縈紆往來通愚彊之力致文弱之養金之為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益之上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賊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已而用其利戒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愚彊者寶之以勸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沃以所寶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彊固此為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裔夷以逃之繹棘以錮之刑殺

黃書

天

以威之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便數疆固者亦克家當戶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裂涕洟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幅敗軌沈沒淫濫螟螣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怛然其忍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遠害也今夫農夫濫耕紅女寒織漁凌曾波獵犯鷲獸行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須臾之樂哉而刷元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布畢網巧為射弋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榜在堂

窮窮削削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可寒心而栗體矣而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迭集焉夫故家名族公卿助舊之子孫其運數與國家為長短而賊害怨咨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竄傾否折足亦甚非靈長之利也即或狼藉著見挂吏議左降褫錮者猶御舟絡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間里畏之廣頃畝益陂池敞榭蓬房鼓鐘妖舞春容魚雅以終其天年錮石柳簪翁仲梵唄雲潮以榮施於重泉之下而游佻公子發其贏餘買越娃擁小史食游客長夜酣飲驟馬輕紉六

黃書

天

博投瓊而散猶未盡亦惡知向之股削零丁者已滅族斬充於寒阡荒壑之旁也豈不痛與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法禁以戒媚彊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以賊賊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剝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滅大辟流沙門島而濫傷起矣真宗以還復減流島之科刺配腹裏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減貪墨跋扈運鬻尺水者恣無所恤而蔡京王黼韓侂胄賈似道之流鳴上風以登飛鳥之音矣黠黠九十年間其狼戾噬者不僅在阿合馬桑哥之尤著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為故刑法嚴

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禡削當炎火迎貓之刑
無惑其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盈貫以
上積至死罪而赦使守臣郡邑之長獵部民極鉅萬不以
抵辟繹成湯之責尋仲蔑之言亦已諄矣詩云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壹天
步柔輯惇獨者也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滫聚江海
陸會所湊河北之滑濬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
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于潁江北淮揚通泰江南
三吳濱海之區欽休良賈移于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儼蜀
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麓瓊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

黃書

手

滯積其他下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
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
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卒不得報稍
需日日道殣山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
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
然腹剗單貧半無厚實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貧
婪則所各厚貴之都矣以故粟貨凝滯根柢淺薄騰涌焦
涸貧孤寡師作稱貸之塗室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
積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縱鷹鷂搜獵之會
不得比于媮情苟且之游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于□□

黃書

勢不得已故懲墨吏紆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易曰觀
盟而不薦有孚困若陰其于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吝
汗鄙偏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不
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明興家法
忠質宮庭潔清無別館離宮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午
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
產均輸酒酢香藥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
游極重不復者法教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
選人者唐宋分畿亦次雄望緊上中下凡九等以分別資
格升降除擢而止今吏部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陷頑

黃書

手

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除授則將部臺藩臬分司歲時
生辰薦獎之苞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
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沒其民者亦將視以良益胥
上下之耳目交注於酒饒而其儻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為
割蜜分羹不刊之則固授之以亡廉消恥之術逕矣古者
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祿次腴
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宴祭次隆故延州投縞子產獻紵足
於己而無藉於物也今萬戶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
治也稍給祿養不逮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食十口賓
客服佩之不給郎官尤散稱子息仰給賣家指歸差遣外

五四七

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橫鄉里尸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
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祿入已非米鈔又
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
餘此何異饑鷹以攫雉兔乎請罷勸貪之的革饒瘠之目
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祿石備從薪馬紵
絲公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
後而無仁恕之歟也比國家之加惠搢紳者下逮休廢尤
為淪治起廢員晉勳階有大慶則播為恩例其非制科不
登五品者賓於鄉飲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絕金閨猶
走謁要津窺侍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靜自遺恩外抑襦

黃書

至

奪靡成狼籍冠脫之寒灰晉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醕
習為優戲榮施愚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為之定制
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晉階之科
其尤沉沒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閒
住者買聲色教歌舞廣亭榭不以儉率子弟所司歲具上
聞追還封誥齒於僂民帛繼終於在笱桑榆鑿於□□斯
不肖銷心而賢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學校者國
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比者邑置郡設鳴琴釋菜
虛器歲修官掌故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獎行細劣
率一二人視掌故郡邑之喜怒哀之誦習帖括者固已羔

屬視之寓目橫經則采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
如斯之酷烈也今即日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
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起乙科
廉靜文弱才不任劇者改邑教授郎舍守令起制科者改
郡教授晉其秩如先所任紀其教成以為禮曹太常國子
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為之授兼經講
正學考內行辨同異究性命舉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
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得按而黜之以需數十年
之後廉恥厲行簡修學術正然後革詞章慎鄉物較隋宋
媿庠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沉溺而正衿稜觚矣故王

黃書

至

者養賢以養民□□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
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顏焚灼妖怨亟起而
欲望建道和以迓祥吉者是孽息螟螣而冀登嘉穀也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轅所治大禹之所經維起勾注之西迤石梯
畫黃河東逾白登阻桑乾複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二關
之險極東盡渝關憑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艸大泊會冰
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止西自黃甫
川阻蒼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
險以西極乎青海黑水逆流而南放乎湟洮其外平沙朔

野橫吹萬里間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烏權太白岷
嶓巖道越嶺岷嶽經脊地岫峻削崩奔其內羌沔大江若
沫支流傾潤乎中國其外縣經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
之野戒以碧目鷲面剪髮環耳之俗滇詔之西金沙路江
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岷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
以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粵鐵圍鬼門狼夷高髻藤笠
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渝關以南巨浸浮絕瀟沸停泊南
歷沐榆之采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鴈蕩霍童紫帽甲子之
門羅浮七星以柱南維過崖碕而西接合浦而界以日南
其他東遼水北開平西瓜沙南哀牢緬甸交趾北戶之鄉

黃書

黃書

蓋中區之餘氣也崇巒沓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
之絕壁渴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凝蕩之其中帶東脈
繞搏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穀相養六
畜相字貨貝相權百川流惡羣山蔭夕以翕成乎中區之
合自然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
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
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
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僧一行朱元
晦之說繇此其選焉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
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阨塞自理大河中畫北城

黃書

南得火故潤之水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
相需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恆山之支應并陘
少山無嶺伏牛羊頭峙以太行王屋窮于中條委于河而
太行之東淇洹漳馮湫山東者成爲一區河右則割黃流
滎秦川南窮于褒斜者或稍與山西合而離乎河山以東
濟南則出潼轂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阜南開平靖
黃土木陵岐嶺結爲嵩霍之岳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
也江南則岷嶽南垂放瀝水以北逕牂牁出夫夷東被衡
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
關縈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荆門歸峽窮於沅西江東浙

黃書

黃書

嶺漸江分以太湖闕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粵有五嶺瀧
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旁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間氣率
以爲離也間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恆畫離氣恆夜無平
不陂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雖然亦存其人焉昔者軒
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
侯王君其國子其民脩其微闕差其政教順其競練乘其
合稍其離蚤爲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秦戴其正
朔徠其覲請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以州長甥
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
貴相爲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萬煥散

于紆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閭閻如也秦漢以降東南壹尉西北均候綴萬國于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歐駱郡朱崖縣滇笮其合也泰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為七八而離為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為十六宇文高氏稍合而別于江左者終離為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遠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廣明亂而并晉大梁幽鎮吳越閩廣荆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合之而燕雲終離未二百年而卒離為二韃靼

黃書

美

驅除其離以授其合于洪武祥興以後中區之氣永合于茲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樞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于人乎故太史儋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汧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東遷棄其故地秦阻穀函東西竝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蹟迄于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并而天下

一驅除盡而漢祖興繇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

其旨矣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為冠蓋之族或稍凌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逮為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充胃矣精脈嬗演筋肉同抵姻亞僚寮歡若臂腋迨其渙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鬪于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鋌血肉狼籍巴吞鳩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壞潰而無以揀其子遺則原坂以阻之江河以塹之金鐵粟米鹽鹵皮革散其產以資之賢豪材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斬天寶采物傑因民志

黃書

美

建規撫者無庸衰耳經維而蔽目規畫矣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冥阨壽春不足于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內太行不足于守東條之紀不得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漢之紀不得荆門上庸襄陽舒皖濡須不足于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于守武林放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于守用文之國士馬桃脆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于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敬臣民厲風軌敵苛虐武健以遊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請于霸夷者不足于守魚鹽杭稻綿

綺璣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孳蕩民心而弱敗之
不足于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寶盜竊媮步禍發堂廉授敵
閉而乘之或懲其道上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
于守此十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天有必
順氣有必養誼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
有必彊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愁愛餘民抔害氣于十
一抑可以爲百年之謀矣詩曰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順民
之離邊以經其畛畔遏救殘劉消弭啼怨公劉之所以延
天篤也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
年而大變繇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繇

黃書

美

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繇漢迄乎祥興
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
同雜亂異同類主中國□□□□各往其復各泰其否
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弊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
之助驍悍撓駁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于太古
軒轅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
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



衡陽王夫之譏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徵矣故以言徵性善者知乃知善不易必及乎人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道義之門啟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恍惕惻隱乃枯亡之餘僅見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啟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思問錄內篇

一

義也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目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言所不及之有義小體之小也至于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平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入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詞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入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也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德德猶得也儲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

思問錄內篇

二

道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網緼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屯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為而成若物動而已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通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憑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闢闢之謂也絳闢而闢絳闢

而闢皆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況天地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靜之有

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即其動嗒然若喪其耦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

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

道矣乎在天而為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為理古之聖人于象

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為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疑鄰子

思問錄內篇

三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

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強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

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為言無為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

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為而誠不息幾動而善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運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故

曰心能檢性性不知自檢其心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眾人之言動喜怒一從膺吻而出

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然其多廢也浚恆之內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動

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之大用奚獨踵耶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

天下之齋齋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素其備不可遺嗚呼難矣故曰為之難曰先難泯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

身小人之微幸也

思問錄內篇

四

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思健順之難肖也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擇氏之言悟止此矣聚其實功老氏之所

謂專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為之難者不然存于中歷至隨而不舍温故而知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獲

諸勇者曾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

之不買者多矣見于有所用用之而不大也久矣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以處生死視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道曰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

思問錄內篇

五

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敘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謐闕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實森森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

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精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猶囊籥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幾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本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

思問錄內篇

六

獸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即或能之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張子神化之

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實大受
小一受隨清虛一大者不為之礙亦理存焉耳因此以為
量澄此以為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塞小而不煩頤而不亂
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為訕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
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
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
矣仁智者貌言視聽思之和也思不竭貌言視聽之材而
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周子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天下之
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

思問錄內篇

七

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善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
流于惡之微芒舉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
與介然返靜而遠信為不染身心為一而判然無主末流
之蕩為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
須移易而已故曰獨
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
發必有大木斂精存理弱氣存誠庶幾遇之障氣拙精以
喪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慕少艾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羊鳥

之孝為蟻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道顯矣順用其自然
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
經綸不味引之而達推行而恆返諸心而變變齊栗質諸
鬼神而無試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故資
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
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壹動氣掛酌飽滿以成乎人
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為帥故喜怒哀樂有
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為用

思問錄內篇

八

陽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淡形中性淡氣
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撰氣也形之理則亦性也
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
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緣此
念之耳目口體鼻膚皆為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
顯耳焉飛戾天魚躍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
矣
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
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
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忘之曰適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適耳

靜無而動有周子天下皆靜無而動有也奚以聖人爲靜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而通而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

世教衰民不與行見不賢而內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己嚴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達情而無過量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思問錄內篇

九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理熟厲薰心矣慎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周子物本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思通用也

可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事沒圖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思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聖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日暮之效者遇之

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也

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處不見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觀而不薦非薦之時然而必留也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不然咎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後得所止焉其爲天理也孤矣憂世之將剝而不與嘗

思問錄內篇

十

試其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爲德則且與之爲嬰兒知之益明而益困矣良觀同道故君子尤難言之

履德之基也集義素履也宜兄弟樂妻子而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德行之所謂和而至也九卦以處憂患而此爲基君子坦蕩蕩修此故也

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周子純乎其體道義者天下莫匪道義之府物不輕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處貧賤忠難而易其官天地府萬物之心則道義不息于已

而已常事矣

獨知炯于眾知晝氣清于夜氣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
知地之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山川金石堅弱
渾淪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濁者不足以爲清者病也
以濁者爲病則無往而不窒無往而不疑無往而不憂安
汝止惟幾惟康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無所窒也奚憂疑之有哉

言幽明而不言有無張子至矣謂有生于無無生于有論至則

不得謂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論至則幽明者闔闔之
影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一

思問錄內篇

十一

天地卑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此分而爲二倍而爲四參而爲六剖而爲八參乘四
而爲十二五乘六而爲三十十二三十相乘而爲三百六
十皆加一倍之定體也邵子知其說者知天地之自然而
已若夫鼓之以雷霆震潤之以風雨巽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坎離乾道成男艮坤道成女兌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
之業晉焉則未可以破作四片破作八片之例例矣以例
例神化因其自然而喪其七豈天下之理奚以得而人焉
足以成位于中乎

吉凶得失生死知爲天地之常然而無是用其憂疑亦可

以釋然矣釋然之餘何以繼之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
繼之以善而亦爲餘食贅行憂疑自此積矣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惟其不干吉凶生死而謀道矣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
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大
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
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
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天天下之尋求
而不得者眾矣宜其樂從之也

思問錄內篇

十二

不略于明不昧于幽善學思者也
畫前有易無非易也無非易而含畫以求之于畫前不已
愚乎畫前有易故畫生焉畫者畫其畫前之易也
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張子實
不窒虛知虛之皆實靜者靜動非不動也聚于此者散于
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濁入清而體清清入濁而妙濁而後
知其一也非合兩而以一爲之紐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則發
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白于外之說
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畫

怒哀樂之未發而參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闕寂空寂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審不及之憂無不敬慎其動也儼若思靜而存也安定辭立誠于天下也儼若思于是而有思則節無不中矣仁之熟也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奚以思之哉儼若思之謂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後其功密矣夫情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強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即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思問錄內篇

三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慎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者于心知無功以無善無惡為心知不加正致玆始專恃慎獨為至要過之而不勝過危矣即過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撲而後者熇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感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為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

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為玉鑰匙危矣哉

求放心則全體立而大用行若求放意則迫束危殆及其至也逃于虛寂而已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故德不孤必有鄰灼然有其幾而不可以臆測無他理氣相涵理入氣則氣從理也理氣者皆公也未嘗有封畛也知此則亦知生死之說存事沒圖之道也

言凶悔吝生子動畏凶悔吝而始戒心于動求其坦蕩蕩也能乎哉

思問錄內篇

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待平旦之氣而後好惡與人相近危矣危矣不幸而僅有此可不懼哉

死生晝夜也格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終則終有始天終小人曰死

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之間則無可為氣矜矣開來無事不從容無可為氣矜者也

蓋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後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變皆順乎物則者也何善如之哉測性于一區擬性于一時所言者皆非性也惡知善

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王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

性之曰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量為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

成性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感而後應者心得之餘也無所感而應者性之發也無所感而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後感而動焉其動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鬼謀也天化也非人道也誠不必豫待感而通惟天則然下此者草木禽蟲與有之蒼蠅之靈是也

思問錄內篇

五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典莫有見其典者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尋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來也舍其過去未來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況天下之靈靈者乎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言不學不慮之中尚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斷章取此以為真而他皆妄洵夏蟲之于冰也

質以忠信為美德以好學為極絕學而游心于虛吾不知之矣導天下以棄其忠信陸子靜倡之也

天下何思何慮則天下之有非思慮之所能起滅明矣

妄者猶惑焉

有不善未嘗不知豫也知而未嘗復行豫也誠積于中故台符而來者覺誠之者裕于用苟安驅而之善也輕

聞善則遷見過則改損道也而非益不能無十明之龜為之寶鑑則矣所遷而又惡得其改之道哉惻于道則憚于改矣

水之為漚為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漚冰之還為水和而歸也人之生也孰為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形其死也過其和而得釋于君子之知生者知良能之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漚冰之足云

思問錄內篇

六

至于不可謂之為無而後果無矣既可曰無矣則是有而無之也因耳目不可得而見聞遂踈言之曰無從其小體而蔽也善惡可得而見聞也善惡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見聞也是以踈言之曰無善無惡也

我戰則克慎也祭則受福慎福福者禮成而敏知神享之君子以為福莫大焉慎于物慎于儀慎于心志壹氣合雖雖肅肅不言而塵爭則禮成而敏神斯享焉疾風雷雨不作災言不生氣志之感盛孝子之養成矣君子之所謂福也

也若春秋所記仲遂叔也

事人誠而已矣正己而無求于人誠也誠斯上交不詔下
交不瀆故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以事人告之蓋其敬愛
不妄冀求必無非鬼而祭之詔再三不告之瀆無他不以
利害交鬼神而已

道莫盛于趨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極于俄頃之動靜云
焉以與物接莫不有自盡之道時馳于前不知乘以有功
速其失而後繼之以悔及其悔而當前之時又失矣故悔
者終身于悔之道也動悔有悔終身于葛藟往而卽新以
盡其乾惕然後得吉焉故曰吉行吉在行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趨時爾以向者之過爲悔

思問錄內篇

七

于是而有遷就補綴之術將終身而僅給一過也
人役而恥爲役如恥之莫如爲仁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善用其恥矣夫唯不以悔累其心也

于不可恥而恥則移其良恥以從乎流俗而恥蕩然矣故
曰知恥者知所恥也

一以貫之聖人久大之成也曲能有誠聖功專直之通也
未能卽一旦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強
推而通之也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
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既現則一也
若龍無首故一積眾精以自彊無有遺也有首焉則首一

矣其餘不一也然後以一貫之不然者而強謂之然不應
者而要億其應佛老以之皆以一貫之之術也

主靜以言乎其時也主敬以言乎其氣象也主一以言乎
其量也攝耳目之官以聽于心盈氣以充志旁行于理之
所昭著而不流雷雨之動滿盈而不先時以發三者之同
功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
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于人而其終也鈍人則具體而
備其用形之發知視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
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

思問錄內篇

六

也君子善義之則耄期而受命
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觀天地化機之仁也君子以之充
仁之用而已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
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
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
遷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體故知先行之之說非所
敢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難次第井然矣

百物不廢故禮以終始于物有廢偷安而小息亦爲之欣
然學者之大害也人欲皆泯大理未歸介然而若觀于極

枯其幾可乘而息肩之心起矣危矣哉懼以終始故慎百物不廢故樂憤樂互行陽陽之才各盡則和和而後與道合體

極深而研幾有為己為人之辨焉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淺者隱微之獨也極之而無間研之而審則道盡于已而忠信立忠信立則志通而務成為己之效也求天下之深而極之迎天下之幾而研之做做以為人而喪己逮其下流欲無為權謀術數之淵藪不可得也

言無我者亦于我而言無我爾如非有我更孰從而無我乎于我而言無我其為淫遁之辭可知大抵非能無我特

思問錄內篇 九

欲釋性流情恣輕安以出入爾否則情歸之氣老未至而毫及之者也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既也吾為之子故事父子且然況其他乎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有我之非私審矣迭為賓主亦饗舜堯之無我也春秋書歸鄆謹龜陰之田自序其績孔子之無我也無我者為功名勢位而言也聖人處物之大用也于居德之體而言無我則義不立而道迷

有性之理有性之德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論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義禮知渾然大公不容以私私之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統天

而首出萬物論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當體之知能為不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效乎志以為撰必實有我以受天地萬物之歸無我則無所凝矣言無我者酌于此而後不徇辭以賊道

魚在于渚或潛于淵逐物者不能得也故君子為己而天下之理得矣

耳目口體互相增長以為好惡則淫矣淫于眾人之淫習舍己而化之則溺矣耳目口體各止其所節自具焉不隨習以遷欲其所欲為其所為有過則知而節可見矣良其有不獲其身背非身也不于身獲之行其處不見其人身

思問錄內篇 二十

非人也不于人見之能止其所過惡之要也循而持之安而中節耳順從欲不踰矩自此馴致

已十九而非己也天下善人恆少不善人恆多誠而淫邪而遁私欲私意不出于類而迭為曰新喜其新而驚為非帝之美驚喜移情而遂據為己之畛域故曰習與性成苟能求其好惡之實而不為物遷雖不即復于禮不遠矣故曰為仁繇己

佛老之言能動錫篋而警之然錫篋可詢而佛老不可詢何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但好為師則無父無君皆可不恤錫篋無為師之心也以錫篋視佛老而奪其為師之說

可也斥辭有採于其爲師之說隱惡而揚善不可也隱惡揚善則但得其爲師之邪而不知用其芻蕘也

不出于頴一問而已矣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盡用其視聽心思于利害則頴超于利害則如日月之明離于重雲之中光明赫然不可涯量

因得失而有利害利害生而得失隱昏也不昧于利害之始則動微而吉先見奚利害之足憂馳驅于生死之塗孰爲弄之殼中乎

待物感之不交而後欲不妄待聞見之不雜而後意不私難矣哉故爲二氏之學者未有能守之終身者也推而極之乎其意之萌未有能守之期月者也

思問錄內篇

三

以天下而試吾說玩人喪德之大者也盡其才以應天下發已自盡循物無違奚技倆之可試哉

爲因物無心之教者亦以天下而試吾無心之技倆者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謂密密者聖人之藏異端竊之以爲詭

氣者理之依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敘條理精密變化而日新故天子之齊日膳大牢以充氣而達誠也天地之產皆精微茂美之氣所成人取精以養生莫非天也氣之所自盛誠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給推其所自

來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醞釀變化初不喪其至善之用釋氏斥之爲鼓粥飯氣道家斥之爲後天之陰悍而愚矣

先天而天弗違人道之功大矣哉邵子乃反謂之後天

知見之所自生非因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生資于見聞見聞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

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介然恃其初聞初見之知爲良能以知見爲客感所謂不

思問錄內篇

三

出于頴者也矣悲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師而道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不相師而所行若合符節道理一而分殊不學不慮因意欲而行則下流同歸也謂東海西海此心此理之同者吾知其所向矣

上天下地曰宇往來古今曰宙雖然莫爲之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則旁有質而中無實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氣細縹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氣細縹而建順章誠也知能不舍而變合禪誠之者也謂之空洞而以虛室觸物之影爲良知可乎

不玩空而喪志不玩物而驕德信天地之生而敬之言性道而能然者鮮矣

病則喜寂哀則喜愨喜者陽之舒寂愨者陰之慘陰勝而奪其陽故所喜隨之而移于陰非病與哀則小人而已矣帝出乎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樂在其中矣故曰吾未見剛者喜流于陰柔而以向沫為仁以空闔為靜者皆女子小人之道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也君子之所貴者道也以誠體物也車器云乎哉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鏡與衡皆器也君子不器而謂

思問錄內篇

三五

聖人之心如鏡空衡平可平鏡能顯妍媸而不能藏往衡能測輕重而隨物以輕重本無故也明其如日乎維明以照于四方也平其如水乎維心亨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維恆也信恆也有恆者聖功之藏也

道遠人則不仁張子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言人也誕而之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者誣也禮明而樂備教修而性顯徹乎費隱而無不貫洽之謂仁竊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邀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謙亨君子有終君子望道未見而愛人不忍傷之故能有

終小人欲取固與柔遜卑屈以行其鉤致之術則始乎謙恆者終于行師謙不終矣謙者仁之不容已而或流于忍故戒之

先難則憤後獲則樂地道無成順之至也獲與否無所不順其樂不改則老將至而不衰今之學者姚江速期一悟之獲其而獲其所獲遂恣以俟樂佚樂之流報以趨趨隨歸之感老未至而老及之其能免乎

誠則形形乃著聖有成形于中規模條理未有而有然後可畫見而明示于天下故雖視不可見聽不可聞而爲物之體歷然矣當其形也或謂之言語道斯猶之可也謂之

思問錄內篇

三五

心行路絕可乎心行路絕則無形無形者不誠者也不誠非妄而何

名之必可言言或不可名者矣言之必可行行或不可名者矣能言乎名之所不得限則修辭之誠盡矣能行乎言之所不能至則藏密之用備矣至于行而無所不達行所不達者天也非人之事也天之事行不達而心喻之心止矣故盡心則知天放其心于心行路絕者舍心而下從乎意以遷流者也志神氣交竭其才為實以發光輝謂之盡心

不識無迹之可循不能為之名也不知不豫測其變也知

能日新則前未有名者禮緣義起俟命不貳則變不可知者冥升不息以斯而順帝之則乃無不順也識所不逮義自喻焉况其識乎知所不豫行且通焉况其知乎此文王之德之純也非謂細識泯知而後帝則可順也誠于爲則天下之齷齪者皆能生吾之心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化也吉凶得失享利晦吝無非天教也或導之以順或成之以逆無不受天之詔故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散羨誠于爲而已矣

思問錄內篇

五

能一能十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可及矣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順故不厭好學力行知恥皆秉此以爲德其有恆者生知安行者也吉凶成敗皆有自然之數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澹于利欲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間而幾矣乃見僅及此而以億天理之皆然遂以謂莫匪自然而學問思辨篤行皆爲增益而與天理不相應是以利之心而測義也陋矣故人心不可以測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雖極觀物知化之能亦盡人心之用而已盡其心者盡道心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循乎地中相其所歸即以汜濫之

水爲我用以效涸瀦之功若欲別鑿一空洞之壑以置水而冀中國之長無水患則勢必不能徒妄而已所謂鑿也言性者舍固有之節文條理鑿一無善無惡之區以爲此心之歸詎不謂之鑿乎鑿者必不能成迫其狂決巽發舍善而趨惡如崩自然之勢也心淫乘于耳目而遺其本居則從小體心不舍其居而施光輝于耳目則從大體雖從大體不遺小體非猶從小體者之遺大體也

思問錄內篇

五

天有力而異乎物者也子貢求盡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豎指搖拂目擊道存者吾不知之矣子孫體之傳也言行之迹氣之傳也心之陟降理之傳也三者各有以傳之無戕賊汚蝕之傳而歸之者也但爲魂則必變矣魂日游而日有所變乃欲拘其魂而使勿變魏伯陽張平叔之鄙也其可得乎魂之游變非特死也死者游之終爾故鬼神之事吾之與之也多矣災祥險易善惡通否日生于天地之間者我恆與之矣唯居大位志至道者爲尤盛焉惠迪吉從逆凶之不差居天下之廣居者如視諸掌欲速

見小者不能知爾

引氣熒然充滿于人間皆吾思齊自省之大用用大則體非妄可知

勿以厭惡之心當之則心法而蔽密矣三人行必有我師

非聖人灼知天地充實無間之理不云爾也

无妄災也災而无妄為妄哉故孟子言好色好貨於王

何有皆且不妄而况災乎誠者天之道也無變而不正也

存乎誠之者爾

形色天性也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毀則滅性以戕天矣

知之始有端志之始有定行之始有立其植不厚而以速

成期之則必為似忠似信似廉潔者所搖仁依姑息義依

思問錄內篇

七

曲謹禮依便僻知依纖察天性之善皆能培栽而覆傾如

物之始蒙勿但憂其稚弱正恐欲速成而依非其類則和

風甘雨亦能為之傷故曰蒙以養正養之正者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能不依流俗之毀譽異

端之神變以期速獲而喪其先難故曰利禦寇

誠而成之樂也不言而信禮也樂存乎德禮存乎行而樂

以存德禮以敦行禮樂德行相為終始故君子之于禮樂

不以其須去身然則無禮之則而言尚行無樂之意而言

禮者其為異端可知已

知法法天道必下濟而光明禮卑法地或從王事則知

光大與天繫矣天一而人之言之者三有自其與地相細

繼化成而言者有自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

洞無質與地殊絕而言者與地殊絕而空洞無質詎可以

知法乎法其與地細細成化者以為知其不離乎禮固已

即其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凝以顯

不然如置燈燭于遠廓之所不特遠無所麗即咫尺之內

亦以散而昏彼無所麗而言良知者吾見其咫尺之內散

而昏也

知者知禮者也禮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禮皆中節知禮

則精義入神日進于高明而不窮故天地交而泰天地不

思問錄內篇

八

交而否是以為良知之說者物我相拒初終相反心行相

戾否道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物之感已之欲各歸其所則皆見其

順而不踰矩矣惡之有灼然見其無惡則推之好勇好貨

好色而皆可善無有所謂惡也疑惡之所自生以疑性者

從惡而測之爾志于仁而無惡安有惡之所從生而別為

一本哉

言性之善言其無惡也既無有惡則粹然一善而已矣

有善者性之體也無惡者性之用也

從善而視之見性之無惡則充實而不雜者顯矣從無惡

3

而視之則將見性之無善而充實之體墮矣故必志于仁而後無惡誠無惡也皆善也

苟志于仁則無惡苟志于不仁則無善此言性者之疑也乃志于仁者反諸已而從其源也志于不仁者逐于物而從其流也體驗乃實知之夫性之已而非物源而非流也明矣奚得謂性之無善哉

無質之偏則善隱而不易發微而不克昌者有之矣未有

惡于其中者也何也天下固無惡也志于仁則知之五行無相剋之理言剋者術家之膚見也五行之神不相

思問錄內篇

五

者也故太虛無虛人心無無

得五行之和氣則能備美而力差弱得五行之專氣則不能備美而力較健伯夷伊尹柳下惠不能備美而亦聖五行各太極雖專而猶相為備故致曲而能有誠氣質之偏奚足以為性病哉

乘六能以御天位易而龍不易也乘之者不易也博學而詳說之以反約則潛見躍為皆取諸源而給之奚隨時而無適守乎此之不審于是無本之學託于乘時觀化以逃則而邀利其說中于人心而未流不可問也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不執一以貫乃可行乎變化而龍德全也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器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者道也故盡器難矣盡器則道無不貫盡道所以審器知至于盡器能至于踐形德盛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云二也自其合則一自其分則多寡隨乎時位繁賾細密而不可破疊疊而不窮天下之數不足以紀之參差裒益莫知其眇乃見一陰一陽之云遂

思問錄內篇

五

判然分而為二隨而倍之瓜分縷析謂皆有成數之不易將無執與

繼之者善也善則隨多寡損益以皆適矣成之者性也性則渾然一體而無形埒之分矣

以數言理但不于吉凶成敗死生言之則得以數言吉凶成敗死生喻義乎喻利乎吾不知之也

成章而後達成章者不雜也不躐也言願行行願言則不雜較然易知而易從則不躐異端者始末倏忽自救其弊以無恆人莫能執其首尾行所不可逮而姑為之言說終身而不得成其章奚望達乎

德成而勝非其德矣道廣而同其德矣泰而不驕和而不同君子之守也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至矣而申之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勗行四代之禮樂盛矣而申之以放鄭聲遠佞人聖人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邪說佞人移易心志凡民之公患也聖人不敢不以爲患若戾然自大謂道無不容三教百家可合而爲一治亦無忌憚矣哉

思問錄內篇

三

謂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謂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勇于德則道凝勇于道則道爲天下病矣德之不勇禍寬博且將憮焉況天下之大乎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然匹夫匹婦欲速見小習氣之所流類于公好公惡而非其實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習氣所扇天下實質然胥欲而胥惡之如暴潦之橫集不待其歸壑而與俱氾濫迷復之凶其可長乎是故有公理無公欲公欲者習氣之妄也不擇于此則胡廣誰周馮道亦順一時之人情將有謂其因時順民如李贄者矣酷矣哉

性者善之藏才者善之用用皆因體而得而用不足以盡體故才有或窮而誠無不察于才之窮不廢其誠則性盡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有馬者借人乘之借猶請也謂有馬而自不能御

則請善御者爲調習不懶所不能以徵幸玩之空可見皆不誠誠以就才也充其類則知盡性者之不窮于誠矣

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教誨之道有在不屑者默而成之卷而懷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尙知有其不知而不逮亦扶世教之一道也釋氏不擇知愚賢不肖而皆指使之見性故道賤而託之者之惡不可紀極而況姚樞許衡之自爲枉辱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自盡之道也不可與言而不言衛道之正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必且曲道以徇之何以回天而俟後乎

思問錄內篇

三

思問錄內篇終

衡陽王夫之譏

繪太極圖無已而繪一圓圈爾非有匡郭也如繪珠之與
 繪環無以異實則珠環懸殊矣珠無中邊之別太極雖虛
 而理氣充凝亦無內外虛實之異從來說者竟作一圓圈
 圖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氣遇方則方遇圓則圓或大
 或小細縕變化初無定質無已而以圓寫之者取其不滯
 而已王充謂從遠觀火但見其圓亦此理也

太極第二圖東有坎西有離頗與匠家畢月烏房日兔龍
 吞虎髓虎吸龍精之說相類所謂互藏其宅也世傳周子

思問錄外篇

得之于陳圖南愚意陳所傳者此一圖而上下四圖則周
 子以其心得者益之非陳所及也

立之于前而視其面在吾之左者彼之右也彼自有定方
 與吾相反太極圖位陰靜于吾之右彼之左也陽動于吾
 之左彼之右也初不得其解以實求之圖有五重從上而
 下今以此圖首北趾南順而懸之從下窺之則陽東陰西
 其位不易矣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所謂動極靜極者言動靜乎此太極
 也如以極至言之則兩間之化人事之幾往來吉凶生殺
 善敗固有極其至而後反者而豈皆極其至而後反哉周

易六十四卦三十六體或錯或綜疾相往復方動即靜方
 靜旋動靜即含動動不舍靜言體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
 此者也待動之極而後靜待靜之極而後動其極也唯恐
 不甚其反也厚集而怒報之則天地之情前之不恤其過
 後之褊迫以取償兩間日構而未有圖矣此殆夫以細人
 之衷測道者與

治亂循環一陰陽動靜之幾也今云亂極而治猶可言也
 借曰治極而亂其可乎亂若生于治極則堯舜禹之相承
 治已極矣胡弗即報以永嘉靖康之禍乎方亂而治人生
 治法未亡乃治方治而亂人生治法弛乃亂陰陽動靜固

思問錄外篇

二

莫不然陽含靜德故方動而靜陰儲動能故方靜而動故
 曰動靜無端待其極至而後大反則有端矣
 邵子雷從何方起之問竊疑非邵子之言也雷從于百里
 丙外耳假令此土聞雷從震方起更在其東者即聞從兌
 方起矣有一定之方可測哉

筮以歸奇志奇偶簡便法爾易曰歸奇于扚以象閏闕之
 有閏通法而非成法歸奇亦通法也歸奇之有十三十七
 二十一二十五胥于法象應當也必過揲乎過揲之三十
 六九也三十二八也二十八七也二十四六也七八九六
 上生下生四象備矣舍此而以歸奇紀數吾不知也老陰

之歸奇二十五為數最多老陽之歸奇十三為數最少豈
陰樂施而有餘陽者與而不足乎至以四為奇九為偶尤
非待審求而後知其不然也

純乾老陽之象也六位各一以天道參之以地道兩之每
畫之數六六其六三十六也純坤老陰之象也六位各一
以陽爻擬之三分而中缺其一左右各得二為四六其四
二十四也陽之一為一為三陰一二陽更為六陰之一為
三之二為六之四陽實有餘陰虛不足象數皆然故紀筮
之奇偶必以過揲為正

思問錄外篇

三

者竊呂覽不經之說為三寸九分之言而近人亟稱之惑
矣夫所謂吹律者非取律簡而吹之也以律為長短厚薄
大小之則準以作簫管笙等而吹之也且非徒吹之也金
石土革木搏拊憂擊之音形模之厚薄長短輕重大小絲
之多寡一準乎律言吹者統詞耳文利之愚以謂簡長則
聲清簡短則聲濁黃鐘以宏大為諸律君故其簡必短乃
長者大稱之短者小稱之長大濁短小清較然易知彼惜
而不察耳今俗有所謂管子刺入項拿畫角長短清濁具
在文利雖喙長三尺其能辨此哉若洞簫之長而清則狹
故也使黃鐘之長三寸九分則圍亦三寸九分徑一寸三

分狹于諸律清細必甚況乎律簡者無有旁竅頑重不舒
固不成響亦何從而測其清濁哉且使黃鐘之竹三寸九
分則黃鐘之絲亦三十九絲金石之製俱必極乎短小輕
薄革屬腔捲必小音之么細不問而知矣乃黃鐘者統眾
聲以為君者小不可以統大薄不可以統厚短不可以統
長一定之理也今欲以極乎小薄短輕者入眾樂而君長
之其為餘律所奪且不可以自宣而奚以統之邪故應鐘
之律極乎短者也以之為宮則必用黃鐘變宮之半而不
敢還用黃鐘畏其偏也使其為三寸九分則諸律可以役
之而不憂其偏何云諸律之不敢役乎且天下之數減也

思問錄外篇

四

有涯而增也無涯減而不已則視不成形聽不成聲人未
有用之者矣故立乎長大重厚以制不踰之節漸減之則
可至于不可減而止如使立于短小輕薄以為之制而漸
增之則愈增無已而形愈著聲愈宣復奚從而限之乎故
古之聖人極乎長大厚重之數至黃鐘而止為之不可增
以止其淫也由是而遞減之至應鐘之變宮四寸六分七
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而止又或用其半至無射之二寸
四分四釐二毫四絲而止下此則金薄而裂竹短而瘠絲
弱而脆革小而不受桴雖有欲更減者無得而減也藉令
由三寸九分以漸而增之雖至于無窮之長大厚重而不

可復止矣樂記曰樂主乎盈盈而反黃鐘盈也其損而爲十一律反也舍聖經而徇呂覽一曲之言亦惡足與論是非哉

太極圖以象著天地之化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數紀天地之化也可言皆化也天地之體象無不備數無有量不可擬議者天一非獨九亦非眾地二非寡十亦非蹟先儒言洪範五行之序謂水最微土最著尙測度之言耳聚則謂之少散則謂之多一最聚者也十最散者也氣至聚而水生次聚而火生木金又次之土最散者也是以塊然鈍處而無銳往旁行

思問錄外篇

五

堅津之用數極其散而化亦漸向于情歸矣九聚則一也十聚則二也天地之數聚散而已矣其實均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于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水火木金土而求味金何嘗辛土何嘗甘木兼五味豈僅酸乎稼之穡之土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木也以木之甘言土言其致用者可知已區區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徵之亦致遠恐泥之說况云兩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求味于舌而不得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亦誕乎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

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風同氣雷同聲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其屈而消即鬼也伸而息則神也神則生鬼則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給于相繼則天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盡而已死則未消者槁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豈特莊生藏舟之說爲然哉

已消者皆鬼也且息者皆神也然則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爲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則

思問錄外篇

六

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遠矣以化言之亦與父母未生以前一而已矣盈天地之間網緼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釋氏交臂失之而冥搜索之愚矣哉其化也速則消之速其化也遲則以時消者亦以時息也故倉公謂洞下之藥爲火齊五行之化唯火爲速大黃芩連梔檉之類皆火齊也能疾引水穀之滋膏液之澤而化之方書謂其性寒者非也火挾火以速去則府藏之間有餘者清以適不足者枵以寒遂因而謂之寒可謂其用寒不可謂其性寒也嗚呼不知性者之不以用爲性鮮矣

天地之命人物也有性有材有用或順而致或逆而成或曲而就小之任拊馬之任乘材也地黃巴戟天之補樞燮芴連之瀉用也牛不以不任耕馬不以不任乘而失其心理之安地黃巴戟天之黑而潤受之于水樞燮芴連之赤而燥受之于火局汗謂其性固然豈知性者哉

藥食不終留于人之府藏化遲則益化速則損火鬱而有餘者不消則需損耳損者非徒其自化之速不能致養抑引所與為類者而俱速故樞燮以其火引火而速去半夏南星以其滑液引人之液而速去謂樞燮涼半夏南星燥者猶墨吏貧人之國而謂墨吏貧也

思問錄外篇

七

內經云寒之中人巨陽先受之方術之士不知其說謂膀胱之為府也薄寒易入焉夫纖絮之厚以禦服之者之寒豈自禦乎膀胱中虛將誰禦乎府藏之位肺最居上膀胱最下肺捷通于咽膀胱捷通于陰竅涼自上入肺先受之寒自下生膀胱先受之故感涼而熱欬必中于手太陰感寒而熱必中于足太陽始之二所以為包有魚夾之五所以為鳧陸夫夫也故力未足以閑邪者莫如遠邪易言先音震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而言非謂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而無間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于園家以

天地生物之氣為先天以水火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為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其說亦時竊易之卦象附會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後天之辨雖與魏徐呂張諸黃冠之言氣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為先天事物之流行為後天則抑暗用其說矣夫伏羲畫卦即為筮用吉凶大業皆由此出文王亦循而用之爾豈伏羲無所與於人謀而文王略天道而不之體乎邵子之學詳于言自然之運數而略人事之調變其末流之弊遂為術士射覆之資要其源則先天二字啟之也胡文定曰伏羲氏後天者也一語可以破千秋之妄矣

思問錄外篇

八

河圖出聖人則之以畫八卦則者則其象也上下乾坤也一五七乾也六十二坤也乾盡乎極南而不至乎極北坤生乎極北而不底乎極南乾皆上而坤皆下也故曰天地定位上下奠也左右坎離也八三十坎也位乎右不至乎左九四五離也位乎左不至乎右中五與十五相兩馬以止而不相踰故曰水火不相射一三二兌也二四一艮也一二互用參三四而成艮兌故曰山澤通氣兌生乎二故位南東艮成平二故位南西艮兌在中少者處內也而數極平少少則少也九六八震也八七九巽也八九互用參六七而震巽成震自西而北而東巽自東而南而西有相

運之象焉故曰雷風相薄成乎八卦位東北巽成乎九故位西南震巽在外長者處外也而數極乎多多則長也朱子曰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一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亦此謂與

河圖明列八卦之象而無當于洪範雜書順布九疇之敘說見尚書碑疏而無肖于易劉牧託陳搏之說而倒易之其妄明甚故以書爲圖者其意以謂河圖先天之理雜一後天之事而圖家所云東三南二還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正用雜書之象而以後天爲嫌因易之爲河圖以自旌其先天爾狂愚不可瘳哉

思問錄外篇

九

圖家之言入左旋日月五星右轉爲天所運人見其左耳天日左行一周日日右行一度月日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之行金水最速歲一小周火次之二歲而一周木次之十二歲而一周故謂之歲星土最遲二十八歲而始一周而儒家之說非之謂圖家之以右轉起算從其簡而逆數之耳日陽月陰陰之行不宜踰陽日月五行皆左旋也天日一周而過一度天行健也日日行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日行三百五十二度十九分度之十六七十五秒秒月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說始于張子而宋子建之夫七曜之行或隨為左行見其不及或迎天

右轉見其所差從下而窺之未可辨也張子據理而論俾日以拜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爲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理一而用不齊陽剛宜速陰柔宜緩亦理之一端耳而謂凡理之必然以齊其不齊之用又奚可哉且以理而求日月則亦當以理而求五星日月隨天而左則五星亦左矣今以右轉言之則莫疾于金水而莫遲于土若以左旋言之則是鎮星日行一周而又過乎周天者二十八分度之二十七矣謂天行健而過土亦行健而過乎是七曜之行土最疾木次之火次之金水日又次之其劣于行者唯月而已

思問錄外篇

十

已金水與日並驅而火木土皆踰于日此于日行最速太陽健行之說又何以前孤日夫也月妻也妻一夫得矣日月父母也五星子也子疾行而先父又豈理哉陰之成形凝重而不敏于行者莫土若也土最敏而月最鈍抑又何所取乎故以理言天未有不窮者也姑無已而以理言日火之精月水之精也三峽之流晨夕千里燎原之火燭日而不踰乎一舍五行之序水微而火著土尤著者也微者輕疾著者重遲土愈著而愈鈍矣抑水有質火無質日月非有情于行固不自行大氣運之也有質者易運無質者難運難易之分疾徐因之陽火喜紆而陰水怒決陰之不

必遲鈍于陽明矣然此姑就理言之以折陽疾陰遲之論耳若夫天之不可以理求而在天者即為理故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況木以十二歲一周歲歷一次故謂之歲星使其左旋則亦一日一周天無所取義于歲矣以心取理執理論天不如師成憲之為得也

謂日行當敏月行當鈍東西之度既爾南北之道何獨不然乃日之發斂也黃道一歲而一終自冬至至于夏至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始歷四十七度八千六十分按時若月之發斂也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按時

思問錄外篇

上

二十四秒南出乎黃道之南北出乎黃道之北者五度十七分有奇蓋不及乎一歲者十一日四千五百三十二分有奇而已十三經天矣其自最北以至最南纔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而已過乎太陽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所歷之道則是太陰南北行之疾于日者十三倍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南北發斂月疾于日既無可疑而獨于東西之行必屈為說以伸日而抑月抑為不知通矣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上最居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

漸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月之二十七日三十一刻新法而一周土星之二十九年一百五日有奇亦新法而一周實有其理而為右轉亡疑已西洋國家既能測知七曜遠近之實而又竊張子左旋之說以相雜立論蓋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則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之可守也

古之建侯者有定土疆而無定爵宋公也秦伯也而微仲秦仲以字稱是二君之爵視大夫耳齊侯也而丁公稱公皆周制初定之時應無僭諡則嘗進爵而公矣春秋進退

思問錄外篇

上

諸侯用周道爾非若綱目莽大夫之為創筆也其君從苟簡而用夷禮其國之俗未改則狄其君不狄其國故滕杞稱子而國不以號舉其政教風俗化于夷而君不降禮則狄其國不狄其君故秦不貶其伯而以號舉吳楚越兩用之盡乎夷之辭以其禮壞而俗惡也

未濟男之終也歸妹女之窮也緣此二卦中四用爻皆失其位而未濟初陰而上陽歸妹初陽而上陰上者終窮之位也離乎初則不能生至乎上則無所往矣周易以未濟終京房所傳卦變以歸妹終蓋取諸此乃以循環之理言之陽終而復之以陽化之所以不息陰窮而復之以陽則

陰之絕已曠矣故未濟可以再起乾而歸妹不能此周易之所以非京房之得與也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整齊對待一倍分明邵子所傳先天方圖蔡九峰九九數圖皆然要之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唯人為所作則有然耳圓而可規方而可矩皆人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可典可要則形窮于視譬窮于聽即不能體物而不遺矣唯聖人而後能窮神以知化

唯易兼十數而參差用之大極一也奇偶二也三畫而小成三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數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

思問錄外篇

三

四十有九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十雖不用而一即十也不倚于一數而無不用斯以節圍天地而不過大元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洪範皇極用九固不可謂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數然用其一廢其餘致之也固而太過廢之也曠而不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皇極經世之旨盡于朱子破作兩片之語謂天下無不和對待者耳乃陰陽之與剛柔太之與少豈相對待者乎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有是氣則成是質有是質則具是氣其可析平析之則質為死形而氣為游氣矣少即太之釋也太即少之老也將一人之生老少稱爲二人乎自稗至老

漸移而無分畫之涯際將以何一日焉爲少之終而老之始乎故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數去氣盈朔虛不入數中亦言其大槩耳當者髣髴之辭也猶云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非必物之數恰如此而無餘欠也既然則數非一定固不可奉爲一定之母以相乘相積矣經世數十二之又三十之但據一年之月一月之日以爲之母月之有閏日之有氣盈朔虛俱割棄之其母不貞則其項之所差必甚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放于坤數之

思問錄外篇

四

章之化其足憑乎京房卦氣之說立而後之言理數者一因之邵子先天圖圖蔡九峰九九圖圖皆此術耳揚雄太一亦但如之以卦氣治曆且粗疏而不審況欲推之物理乎參同契亦用卦氣而精于其術者且有活子時活冬至之說明乎以圖配合之不親也何諸先生之遷守之也邵子據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說以爲卦序乃自其圖圖一之自復起午中至坤爲子午皆左旋順行未嘗有所謂逆也九峰分二十一爲八節每節得十而冬至獨得十一亦與太元贊立踦贏二贊均皆無可奈何而姑爲安頓也

宋熙寧中有鄭夫者著書談易變曰坤一變生復得一陽
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
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此當云生漸得三十二
陽乾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
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
三十二陰同時有秦玠者附會豔稱之謂其洩天地之藏
為鬼神所譴成宏中桑通判說矜傳以為神祕皆所謂一
隅窺天者耳其云二四八十六三十二者謂其所成之卦
也一陽卦即復也一陰卦即姤也得者謂其既得也二陽
卦復師也二陰卦姤同人也四陽卦復師臨升也四陰卦

思問錄外篇

五

姤同人遯无妄也以次上變上下推移則三十二卦各成
而備乎六十四矣其說亦卦氣之流耳何所盡于天地之
藏而玠與悅乃為之大言不慙至是邪三十二卦陰三十
二卦陽又即邵子一破兩片之旨乃玠又云西都邵雍所
不能知不亦誣乎夫又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
則邵子亦嘗言之矣父母而有二是二本矣以復姤為小
父母者自其交構而言之元家最下之說也且以一陽施
於陰中謂之父似矣一陰八陽中謂之母其于施受翕闔
多寡之義豈不悖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施地生
父母之道皆于復見之一陽父也五陰母也姤者殺之始

何足以為萬物之母哉故姤之象曰勿用取女初六曰羸
豕孚蹢躅其不足以當母儀明矣
水生木一生三也則老子一生二之說不行矣木生火三
生二也則老子二生三之說不行矣火生土二生五也土
生金五生四也則邵子二生四之說不行矣金生水四生
一也則邵子四生八之說不行矣天地之化迭相損益以
上下其生律呂肖之而微有變通要非自娶而散以之子
多而不可卷自散嚮娶以之子少而不可舒也
五行生克之說但言其氣之變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
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克能也制也效能于彼制而成

思問錄外篇

六

之術家以克者為官所克者為妻尚不失此旨醫家泥于
其說遂將謂脾彊則妨腎腎彊則妨心心彊則妨肺肺彊
則妨肝肝彊則妨脾豈人之府藏日構怨于胸中得勢以
驕而即相凌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瀉彼以補此其不
為元氣之賊也幾何哉
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漬火焚不當壞木矣證木克
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孳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乎土致
養于草樹猶乳子也子乳于母豈刑母耶證土克水以土
之堙水則不流是鯀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亂土壅水
水必決土劣于水明矣證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燠

水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融而固不相害也證火克金以冶中之銷鑠曾不如火煬金流流已而固無損固不似土鍾水漬之能蝕金也凡爲彼說皆成戲論非窮物理者之所當信故曰克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之化其消其息不可以形迹之增損成毀測之有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藏用密是故化無恩怨而天地不憂柰何其以攻取之情測之

水之爲體最微而其爲利害最大要其所以利者卽其所爲害也愚嘗謂不貪水之利則不受水之害以黃河漕者

思問錄外篇

七

進寇于庭而資其刃以割雞也吾鄉大司馬劉舜咨先生所著河議言之娓娓矣乃天子都燕則漕必資河以要害之燕固不可爲天子之都無粟而懸命于遠漕又因之以益河患豈仁且知者之所擇取哉

以都燕爲天子自守邊尤其恃者獨不聞孤注之說乎西周扼西陲而北狄日逼東遷以後委之秦而有餘彌與之近則覬覦之心彌劇豔而伎也豔伎動于寇心而孤注之勢又成不亦危乎天子所恃以威四夷者太上以道其次以略未聞恃一身兩臂之力也徒然率六軍而望哺于萬里以導河而爲究徐憂自非金源蒙古之習處苦寒何爲

總此哉

郊以事天社以事地禮有明文古無仇地于天而郊之之禮天之德德地之德養德以立性養以適情故人皆養于地而不敢仇之以同于天貴德而賤養崇性而替情也人同性也物各養也故無可分之天而有可分之地天主氣渾淪一氣而無疆埒地主形居其壤食其毛其地之人卽其人之地矣是以惟天子統天下而後祀天若夫地則天子社之諸侯社之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置社無不可祀也無不可祀而天子又奚郊邪天子諸侯自立社又爲民立社自立社者無異于民之自社也爲民立社天子止社其

思問錄外篇

六

畿內而不及侯國諸侯社其國中而不及境外分土之義也性統萬物而養各有方也地主形形有廣狹而祀因之形有崇卑大小而秩因之故五嶽四瀆秩隆于社今乃剗立皇地祇至尊之秩而嶽瀆從祀則不知所謂地祇者何也豈槃九州而統止一祇乎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植異形墟黎異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則其神亦異矣而強括之以一是爲皇地之名者誣亦甚矣周禮夏至合樂方澤之說肆習社稷山川祀事之樂耳非謂祀也後世不察于性情德養之差形氣分合之理陰陽崇卑之別仇北郊以擬天下伐上臣于君亂自此而生乃紛紛議分議合不愈

價也乎

繼父之服不知其義所自出繼父者從乎母而親者爾從母而親者莫親于外祖父母其服之也小功而已而同居繼父之服期何獨私于母之後夫哉即其為營寢廟修祭祀亦朋友通財之等營寢廟修祭祀其財力為之也古者母之服期母之後夫亦期焉從服者視所從而無殺殆以仇諸尊父而尊繼母之禮與財亦禽狄之道矣孰立繼父之名因制繼父之服父其可繼乎哉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視從兄弟而小功亦野人之道也母之後夫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以朋友皆在他邦之服服之袒免焉可矣

思問錄外篇

九

從服因所從者為之服不以己之暱而服之則亦不以己之嫌而已之兄弟一體之親從乎兄弟而為兄弟之妻服庸不可乎若以嫂叔不通問為疑乃嫌疑之際君臣男女一也未仕者從父而為父之君服不以不為臣不見之義為疑而已之蓋所從者義之重者也嫌疑義之輕者也其生也不為臣不見嫂叔不通問厚君臣男女之別其沒也從乎父與兄弟而服之以篤尊親之誼亦並行而不悖矣男子從乎兄弟而服兄弟之妻婦人從乎夫而服夫之兄弟今禮有善于古者此類是已

明堂之說制度紛紜大抵出于漢新垣平公玉帶之徒神

其說而附益之爾戴記明堂位不言十二室五室之制而有應門之文則亦天子之廟堂耳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配上帝者謂以天子之禮祀之成其配天之業也後世增大變而人以道事天又分天與帝為二傳以讖緯之誣說荒怪甚矣月令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名隨月居之以聽政瑣屑煩冗擬天而失其倫不知呂不韋傳于何一曲儒以啟後世紛紜之喙乃欲創一曲房斜戶之屋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結構宋諸先生議復古多矣而不及明堂誠以其不典而徒煩也

思問錄外篇

十

月令位土于季夏惟不達于相克者相成之義疑火金之不相見而介紹之以土且以四時無置土之位弗獲已而以季夏當之爾其云律中黃鐘之宮既不可使有十三律則雖立宮之名猶是黃鐘也將令林鐘不能全應一月于義尤為鹵莽其說既不足以立闕家又從而易之割每季之十八日以為土王尤虛立疆畛而無實五行之運不息于兩間豈有分時垂權之理必欲以其溫涼晴雨之大較而言之則素問六氣之序以六十日當一氣為風寒燥濕陽火陰火之別攷之氣應實有可徵賢于每行七十二日之說遠矣且天地之化以不齊而妙亦以不齊而均時自

四也行自五也... 應難遺一土亦何嫌乎天地非一印板萬化從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

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爭而速素問二火之說以言化理尤密龍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則蔑不伏也土與金雖相抱以居而塊然其不相孳乳燥濕之別久矣素問以濕言土以燥言金皆其實也金既燥與水沓不相親奚水之生乎兩間之金幾何而水無窮水豈待金而生邪五行同受命于大化河圖五位渾成顯出一大治氣象現

思問錄外篇

三

成五位具足不相資抑不相害故談五行者必欲以四時之序序之與其言生也不如其言傳也與其言克也不如其言配也

月令及漢... 蟄蓋古人察有恆之動于其微著可見之動于其常也正... 月或雨雪或雨水雖或雨水而非其常二月則以雨水為常... 生當于其微而後生理得蘇效天時之和潤以起田功當待其常而後人之不古若而情意混矣

思問錄 外篇

天無度人以太陽一日所行之舍為之度天無次人以月建之域為之次非天所有名因人立名非天造必從其實十有二次因乎十有二建而得名日運刻移東西循環固無一定之方也大寒為建丑之中氣故以夏正十有二月為星紀之月而丑因從為星紀之次斗柄所指在地之北東隅丑方也丑所以為星紀者一日之辰隨天左移所加之方而為十二時正方也東正卯西正酉上正午下正子八方隨之以序則因卯西而立之名也故卯西為有定之方而為十二次之紀建丑之月古... 日在子其時日方正午加午子宿未加亥申加戌酉正加酉卯正加卯在天卯

思問錄外篇

三

西之位與在日卯西之時相值而中方卯而卯中方西西中故曰星紀此古... 斗而今日在箕三度矣治曆者不為之通變之術仍循漢唐之法以危十二度起至女二度為元枵之次其辰子女二度起至斗二度為星紀之次其辰丑斗二度起至尾三度為析木之次其辰寅... 度而加丑在天之丑值日之午酉加戌卯加辰不得謂之為星紀矣方是月也斗柄指丑而人之以十二次分之者乃在子不亦忒乎用今之厯紀今之星揆今之日因今之

時謂一日定今之次自當即今冬至日在箕三度至牽牛四度為丑牽牛三度至危六度為子危七度至東壁三度為亥餘九次歲差則從之而差所不可差者斗柄所建之方而已循是而推之則冬至日仍在丑雨水日仍在亥建丑之月卯仍卯中西仍酉中名從實起次隨建轉即今以順古非變古而立今其尚允乎

古之為曆者皆以月平分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為一朔恆一大一小相間而月行有遲疾未之審焉故日月之食恆不當乎朔望穀梁子未朔既朔正朔之說由此而立而漢儒遂雜以災祥之說用相燻亂至祖沖之諗知其疏

思問錄外篇

重

乃以平分大略之朔為經朔而隨之之遲疾出入于經朔之內外為定朔非徒為密以示察也以非此則不足以審日月交食之貞也西洋夷乃欲以此法求日而制二十四氣之長短則徒為繁密而無益矣其說大略以日行距地遠近不等遲疾亦異自春分至秋分其行盈自秋分至春分其行縮而節以漏準故冬一節不及十五日者十五刻有奇夏一節過于十五日者七十二刻有奇乃以之測日月之食則疏于郭守敬之法而恆差若以紀節之氣至與否則春夏秋冬溫暑涼寒萬物之生長收藏皆以日之晨昏為主不在漏刻之長短也故曰日者天之心也則自今

日日出以至乎明日日出為一日固闕明晦之幾定于斯焉若一晝一夜之內或長一刻或短一刻銖黍而較之將以何為乎日之有晝夜猶人之有生死世之有鼎革也紀世者以一君為一世一姓為一代足矣倘令割周之長補秦之短欲使均齊而無盈縮之差豈不徒為紊亂乎西夷以巧密誇長大率類此蓋亦三年而為棘端之猴也

霧之所至土氣至之雷電之所至金氣至之雲雨之所至木氣至之七曜之所至水火之氣至之經星以上蒼蒼而無窮極者五行之氣所不至也因此知凡氣皆地氣也出乎地上則謂之天氣一升一降皆天地之間以綱緼者耳

思問錄外篇

三

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從地氣之升而若見天氣之降實非此晶晶蒼蒼之中有氣下施以交于地也經星以上之天既無所施降于下則附地之天亦無自體之氣以與五行之氣互相含吐而推盪明矣天主量地主實天主理地主氣天主澄地主和故張子以清虛一大言天亦明乎其非氣也

不于地氣之外別有天氣則元家所云先天氣者無實矣既生以後元之所謂後天也則固凡為其氣者皆水火金木土穀之氣矣實但穀氣一日胃氣未生以前胞胎之氣其先天者乎然亦父母所資六府之氣也在已與其父母者則何

擇焉無已將以六府之氣在吾形以內醞釀而成爲後天之氣五行之氣自行于天地之間以生化萬物未經夫人身之醞釀者爲先天乎然以質推之彼五行之氣自行而生化者水成寒火成炁木成風金成燥土成濕皆不可使終毫漸入于人之形中者也魚在水中水入腹則死人在氣中氣入腹則病入腹之空且爲人害况榮衛魂魄之實者乎故以知所云先天氣者無實也棲心淡泊神不妄動則醞釀清微而其行不迫以此養生庶乎可矣不審而謂此氣之自天而來在五行之先亦誕也已

思問錄外篇

三

未有質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先天者此也乃天固不可以質求而並未有氣則強欲先之將誰先乎張子云清虛一大立誠之辭也無有先子清虛一大者也

道家謂順之則生人生物者謂絳魄聚氣絳氣立魂絳魂生神絳神動意意動而陰陽之感通則人物以生矣逆之則成佛成仙者謂以意馭神以神充魂以魂襲氣以氣環魄爲主于身中而神常不死也嗚呼彼之所爲祕而不宣者吾數言盡之矣乃其說則告于己爲之嚆矢告于己不爲于心勿求于氣亦心使氣氣不生心之說夫既不待我而孟子折之詳矣天地之化以其氣生我我之生以魄凝

氣而生其魂神意始發焉若幸天地之生我而有意乃竊之以背天而自用雖善盜天地以自養生也有涯而惡亦大矣故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釋氏之所謂六識者慮也七識者志也八識者量也前五識者小體之官也嗚呼小體人禽共者也慮者猶禽之所得于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則人何以異于禽哉而誣之以名曰染識率獸食人罪奚辭乎

釋道生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此亦何足爲名理而矜言之也天下其大之聲無逾于雷霆乃豈非敲空作響乎木

思問錄外篇

三

之有聲者其中空也即不空者擊空向木木止空不行反觸而鳴也舉木按木雖竭其獲之力聲亦不生則擊木固無聲矣釋氏之論大抵如此愚者初未置心于其際乍聞而驚之爾如榜屨所稱耳聞梅而涎從口出之類亦復成何義旨有血性者當不屑言亦不屑辨也

三代之政簡于賦而詳于役非重用其財而輕用其力也賦專制于君者也制一定雖墨吏附會科文以取之不能十溢其三四也役則先事集而後事息隨時損益固難盡一聽吏之上下而不能悉聽于君上不爲之不可溢之數盡取君與吏所必需于民者而備征之則吏可以遽不請

命而唯意為調發雖重法以繩吏而彼固有辭是故先王不遊繁重之名使民逐事以效功則一國之常變鉅細皆有期會之必赴而抑早取其追攝不逮宄促不相待之數寬為額而豫其期吏得裕於所事而弗能藉口於煩速其庀具供給之日不移此以就彼吏抑無從那移而施其功且役與賦必判然分而為二徵財雖徑徵力雖迂而必不斂其值以雇于公民即勞而事有緒吏不能以意欲增損之而勞亦有節矣知此則舛為一條鞭之法者槩役而賦之其法苟簡而病民于無窮非知治體者之所尚矣一條鞭立而民不知役吏乃以謂民之未有役而可役數十年

思問錄外篇

三

以後賦徒增而役更起是欲徑省其一役而兩役之矣王介甫雇役之法倡之朱英之一條鞭成之暴君者又為哉減公費驛遞公食之法以奪之吏而償之民奪之吏者一而償之民者百是又不如增賦之虐民有數也置郵之說始見於孟子而傳聞於孔子周禮無述焉意亦衰周五百之亂政非三代之制也春秋傳魯莊公傳乘而歸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皆軍中所置以待急迫猶今之塘棧耳孔子所謂傳命者亦謂軍中之命令也三代之制大夫以上皆自蓄馬有所使命自駕而行而不需于公家士及庶人在官者之銜命則公家予之以駕而不取給于

賦役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國馬番于公廩無所資于民矣吉行日五十里馬力不疲適遠而不須更易駕以往者即駕以返無用駟也諸侯之交適遠者少天子之使或達於千里之外則有軒輜之車輿輕馬良亦即所乘以遠而巳古之政令立法有章號令統一事豫而期有恆故日行五十里而不失期會後世有天下者起于行陳遂以軍中驛傳之法取快一時者為承平之經制先事之不豫徵求期會之無恆馬力不足給其意欲而立法以求急疾至于魚蟹瓜果口腹之需一惟其速而取辦于驛傳天下增此一役而民困益甚矣誠假郡縣以畜牧之資使自畜

思問錄外篇

夫

馬以供公役自近侍以至冗散皆豐其祿餼廉從各得多其番畜一切奏報徵召皆自乘以行而特給以芻秣雖乘與之困亦取之國馬而足則賦可減役可捐而中國亦資以富強將不待董錮籠茶以請命于番夷上下交益之道也開國之主一為剗制捷于反掌非如井田封建之不易復也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者質日代而形如一無恆器而有恆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燈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

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謂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
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則疑今茲之
日月為遠古之日月。今茲之肌肉為初生之肌肉。惡足以
語日新之化哉。陽而聚明者惟如斯以為日陰而聚魄者
恆如斯以為月。日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為无妄也。與必用
其故物而後有恆則當其變而必味其初矣。

月食之故謂為地影所遮則當全晦而現青晶之魂矣。今
月食所現之魄赤而濁異乎初生明時之魄未全晦也。抑
或謂太陽閻虛所射近之矣。乃日之本無閻虛于始出及
落時論之自見日通體皆明而入于正午見之若中間虛

思問錄外篇

元

而光從旁發者日眩故爾。日猶火也豈有中邊之異哉。蓋
月之受輝于日猶中宵之鏡受明于鏡也。今以鏡臨鏡而
人從側視之鏡與鏡不正相值則鏡光以發鏡正臨鏡則
兩明相衝鏡面之色微赤而猶猶月食之色也。介立其中
者不能取炤于鏡矣。日在下月在上相值相臨日光逼衝
乎月魄人居其中不見返映之輝而但見紅昏之色又何
疑哉。

歷法有日月之發斂而無步五星發斂之術。蓋土星二十
九年有奇而始一周行。遲則發斂亦微未易測也。乃五星
固各有其發斂則去黃道之近遠與出入乎黃道亦各自

有其差。太白于五星光芒最盛去前道近則日出而隱其
或經天晝見者去黃道甚遠則日不能奪之也。然則使置
五星發斂之術以與太陽互算則太白經天亦可推測之
矣。其為休咎則亦與日月食之雖有恆度而人當其下則
為災也。等要皆為有常之異也。

鹽政開中之法其名甚美。綜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
遠。非通計理財之大法也。商之不可為農猶農之不可為
商也。商其農徒贏其農而資之於商農其商徒困其商而
要不可為農。開中者將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
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懷土重

思問錄外篇

三

遷者而且懸重利以購之則貧者舍先疇以趨遠利而中
土之腴田蕪矣。不則徒使商參游惰之農而出不能裨其
人也。抑天下果有有餘之農為可募耶。則胡不官募之而
必假於商乎。農出粟而使之輸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
利用金而使之輸粟。則開中之弊法也。顛倒有無而責非
其有。買遷于南而田廬于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故行之未
百年而某洪得以撓之。商乃罰輸數倍之金以丐免。遙耕
之苦必然之勢也。耕猶食也。莫之勸而自勤者也。強人以
耕始猶夫強人以食與不體而噉者幾何哉。宜開中之不
能久也。

與其開中而假手于商以銀募田也亡爾徒民以實募民就徒則漸安其可懷之士矣獨疑無從得民而募徒之爾葉洪以前則而所募者為何許人當時不畱之以為官佃俱之罪也或者游惰而凶莽者乎乃今廣西桂平潯梧之間有獐人者習于刀耕火種勤苦耐勞徒以府江左右皆不毛之士無從得耕故劫掠居民行旅以為食韓雍以來建開府增戍卒轉饗千里大舉小入數百年無圍日斬殺徒勤而終不悛若置之可耕之士則賊皆農也或慮其曠不受募則可用雕剿之法以兵遷其一二得千許人豐給其資糧牛具安插寨下擇良將吏捐循之數年以還俾既

思問錄外篇

三

有飽煖之色擇其桀魁假之職名還自相呼致行之十合年之外府江之猶可空塞下之萊可熟矣且其人類獷悍習戰尤可收為墩堡之備即因之簡兵節饑可也漢遷甌人而八閩安中國實用此道爾他如黔蜀之苗犵可遷者有矣毫嶺鄧嶺之流民可耕者有矣汀邵之山民轉耕藍麻於四方可募者有矣當國者以實心而任良吏皆為塞下之農也奚必開中而後得粟哉

內經之言不無繁蕪而合理者不乏靈樞經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榮榮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是則五藏皆為性情之舍而靈明發焉不獨心

也君子獨言心者神為神使意因神發魄待神動志受神攝故神為四者之津會也然亦當知凡言心則四者在其中非但一心之靈而餘皆不靈孟子言持志功在精也言養氣功加魄也若告子則孤守此心之神爾靈樞又云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亦足以徵有地氣而非有天氣矣德所不凝氣無所不徹故曰在我氣之所至德即至焉豈獨五藏胥為含德之府而不僅心哉四支百骸膚肉筋骨苟喻痛癢者地氣之所充天德即達皆為吾性中所顯之仁所藏之用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莊子謂風之積也厚故能負大鵬之翼非也濁則重清則

思問錄外篇

三

微天地之間大氣所蒸漸上則漸清漸下則漸濁氣濁以重則風力亦熱氣清以微則風力亦緩然則微霄之上雖或有風微颺而已安所得積而厚哉鸞鳩之飛不能高翼小力弱須有憑以舉能乘重而不能乘輕也鵬之高也翼廣力大不必重有所憑而亦能乘也使大鳥必資厚氣以舉如大舟之須積水雖九萬里亦平地之升爾則方起翼之初加大舟之一試於淺水而早不能運何從拔地振起以得上升哉莊生以意智測物而不窮物理故宜其云然東蒼天西白天南赤天北元天於晴夕月未出時觀之則然蓋青色爾青色者因日月星光之遠近地氣之清濁而

豈非天之有殊色也自霄以上地氣之所不至三光之所不行乃天之本色天之木色一無色也無色無質無象無數是以謂之清也虛也一也大也為理之所自出而已矣周正建子而以子丑寅之月為春卯辰巳之月為夏午未申之月為秋酉戌亥之月為冬肇春於南至而訖冬於大雪非僅以天為統之說也子丑寅之月寒色略同卯辰巳之月溫色略同午未申之月暑色略同酉戌亥之月涼色略同因其同者而為之一時氣之驗也自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日自極南而至乎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而至乎極北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自極北而返乎

思問錄外篇

三三

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以至乎極南赤道中分南北大返四至而分四時天之象也一陽生於地中水泉動故曰春者蠢也雷發聲電見桃李榮故曰夏者大也一陰生反舌無聲故曰秋者孳也水始涸蟄蟲坏戶故曰冬者終也化之徵也然則周所謂四時者不可謂無其理矣既有其理而秦誓春大會于孟津又明著其文則知以建子之月為春王正月自魯史之舊而非夫子以夏時冠周月朔亡實之文胡文定之說誠有所未審而朱子駁之宜矣蓋天之說亦就二十八宿所維繫之天而言也北極出地四十度按時歷所測北極入度四十度赤道之南去地七

十一度有奇耳其北去地一百一十一度有奇也則有如斜倚於南矣其法當以赤道之中當蓋之部導蓋極南北極當蓋之垂瀾蓋極既倚於南而復西轉類蓋之仄動其說不過如此非謂盡天之體而北高南下也推其說則北極之北經星之所不至當不得謂之天故曰天不滿西北然則極北之蒼蒼者果何名邪此其說之窒者也抑知以經星之天論之使以赤道為部尊南北二極為垂瀾則赤道之中當恆見而不隱北極出地上當以日推移而不恆見而今反是則倚蓋之譬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

思問錄外篇

三

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經星以上人無可得而見焉北極以北人無可得而紀焉無象可紀無動可徵而近之言天者於其上加以宗動天之名為蛇足而已矣渾天家言天地如雞卵地處天中猶卵黃雖重濁白雖輕清而白能涵黃使不墜于一隅爾非謂地之果肖卵黃而圓如彈丸也利瑪竇至中國而聞其說執滯而不得其語外之意遠謂地形之果如彈丸固以其小慧附會之而為地球之象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見地則言出而無與為辨乃就瑪竇之言質之其云地周圍盡於九萬里則非有

窮大而不可測者矣今使有至圓之山於此繞行其六七分之一則亦可以見其迤邐而圓矣而自沙漠以至於交趾自遼左以至於蔥嶺蓋不但九萬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窪或凸其圓也安在而每當久旱日入之後則有赤光閃青氣數股自西而迄乎天中蓋西極之地山之或高或下地之或侈出或缺入者為之則地之欹斜不齊高下廣衍無一定之形審矣而瑪竇如目擊而掌玩之規兩儀為一丸何其陋也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為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為

思問錄外篇

三

一定之微遠近異則高下異等當其不見則毫釐迥絕及其既見則倏爾尋丈未可以分數量也抑且北極之出地從平視而望之也平視則迎目速而度分如伸及其漸升至與人之眉目相值則移目促而度分若縮今觀太陽初出之影晷刻數丈至於將中則徘徊若雷非其行之遲速道之遠近所望異也抑望遠山者見其聳拔蔽霄及其近則失其高而若卑失其且近而曠然遠矣蓋所望之規有大小而所見以殊何得以所見之一度為一度地下之二百五十里為天上之一度邪况此二百五十里之塗高下不一升降殊觀而可謂準乎且使果如瑪竇之說地體圓

如彈丸則人處至圓之上無所往而不踞其絕頂其所遠望之天體可見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則所差之廣狹莫可依據而奈何分一半以為見分因之以起數哉彈丸之說既必不然則當北極出地之際或侈出或缺入俱不可知故但以平線準之亦弗獲已之術也而得據為一定邪且人之行不能一依烏道則求一確然之二百五十里者而不可得矣况九萬里之遙哉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銖銖而累之至兩必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

思問錄外篇

三

足以當其一笑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駭者可歎也歲之有次因歲星所次而紀也月之有建因斗柄所建而紀也時之有辰因太陽所加之辰而紀也是故十幹十二枝之配合生焉若日之以甲子紀不知其何所因也既觀象於天而無所因以紀則必推原於所自始而因之矣倘無所紀又無所因將古今來之以六十甲子紀日者皆人為之名數而非其固然乎非其固然則隨指一日以為甲子奚不可哉日之有甲子因歷元而推者也上古歷元天正冬至之日以甲子始故可因仍麟次至於今而不爽乃以驗之於天若以甲庚孰破候晴雨之類往往合符是以

知古人之置歷元非強用推測為理以求天之會也鄭守
敬廢歷元趨簡而已歷元可廢則甲子將誰從始哉古法
有似徒設無益而終不廢者天之用不一端人之知天不
一道非可徑省為簡易惟未曙於此則將有如方密之問
學欲盡廢氣盈朔虛一以中氣分十二節而罷朔閏者天
人之精意混矣

年與日之以甲子紀皆以歷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
斗柄時之因而太陽但取微於十二次則亦但可以十二
枝紀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為丙寅孰為戊寅同一
加子之時孰為甲子孰為丙子既無象數之可徵特依倚

思問錄外篇

三

歷元初始月時始於甲子而推爾乃以歷元言之則冬至
月建甲子已為歲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歲始於丙寅抑
甲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後即建甲子義亦相違故
古人於月但言建某枝之月於時但言時加某枝而不繫
以天干立義精慎後世瑣瑣王遁星命之流輒為增加以
飾其邪說非治歷之大經也
謂黃帝吹律以審音吹者吹其律之笙簫管箏也而蔡西
山堅持吹之一字以譏王朴用尺之非過矣朴用尺而廢
律固為不可尺者律之一用耳可以度長短大小而不可
以測中之所容與其輕重且律兼度量衡而為之準是律

為母而尺其子也川一子以廢羣子之母其失固然矣然
律者要不可以吹者也揚然洞達之謂音從何發即合
音亦怒號之廢于喁之聲而已且吹之有清濁也不盡因
乎管而因乎吹之者洪纖舒疾之氣今以一管易人而吹
之且以一人異用其氣而吹之高下鴻毅固不一矣又將
何據以定中聲乎唯手口心耳無固然之則故雖聖人必
倚律以為程則管不待吹絃不待彈鼓不待伐鐘不待考
而五音十二律已有畫一之章然則言吹律者律已成樂
已審而吹以驗之也非藉吹之得聲而據之以為樂也用
尺雖於法未金自賢於任吹者之徒徇口耳矣

思問錄外篇

三

黃道出入赤道內外之差冬至自南而反北人在赤道初
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北故曰反初
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遲唯近赤道則疾遠則漸
遲遲歷家測其實未明其故蓋赤道當天之中其體最高則
黃道所經亦高漸移而南北則漸降而下在天成象者清
虛而利親上故趨於高則其行利趨於下則其行滯猶在
地成形者之利於下是以二至之發斂三十秒二分之發
斂極於三十八分九十五秒也據按
謂日高故度分遠是以日行一度月下故度分近是以日
行十三度有奇亦周旋曲護陰當遲陽當疾之說爾七曜

之行非有情則非有程而強為之辭謂月與五星一日之
行各如日一度之遠近亦誣矣且經星託體最高其左旋
何以如是之速邪夫使日之一度抵月之十三度有奇則
土星之一度當抵月之三百五十一度有奇矣果如是其
遠焉否也抑必七政之疾徐畫一而無參差但以度分之
遠近而異東西既爾南北亦宜然月之九道何以出乎黃
道外者五度七分有奇邪天化推遷隨動而成理數陰
陽遲疾體用不測畫一以為之典要人為之妄也以之論
天奚當焉

月中之影或以為地影非也凡形之因炤而成影正出旁

思問錄外篇

三

出橫出長短大小必不相類況大地之體惡能上下四旁
之如一哉今觀其自東升歷天中以至于西墜其影如一
自南至北閱九道出入四十八度其影如一地移而影不
改則非地影明矣乃其所以兩者當絲月魄之體非如日
之充滿勻洽爾受明者魄也不受明者魄之缺也意者魄
之在天如雲氣之有斷續疏漏或濃或淡或厚或薄所疏
漏者上通蒼蒼無極之天明無所體因以不畱乎亦陽用
有餘陰用不足之象也有餘則重而行遲不足則輕而行
速抑可通於日月遲疾之故矣
月行之道所以斜出入於黃道者日行黃道之差每日大

樂以二十七分強為率每三日半而始得一度若月則
一日而差三度半弱故日雖漸迤南北而其道恆直月則
每日所差既遠其道恆斜也日其經而月其緯乎
孫可以為王父尸可以者通辭也不必定其孫而為之也
假令周當平桓以降祭文武二世室安從得孫而為之尸
乎天子七廟雖無孫而在五世袒免之內親未盡則形氣
相屬不遠皆可為尸文武后稷既已遠而德厚者流光凡
其子孫與同昭穆者皆可尸也然則祭禰廟者而未有孫
或取諸五世以內為諸孫之列者與昔又無之則取之所
祭者再從以外之兄弟期於無亂昭穆而已

思問錄外篇

四

自漢以來祭不立尸疑其已簡古人陰厭陽厭於彼於此
亦不敢信祖考之神必棲於尸弗獲已而以有所施敬者
為安要亦孝子極致之情爾禮有不必執古以非今者此
其一邪且祖考之尸用諸孫祖妣之尸將用諸孫之婦邪
則形氣固不相屬矣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說見詩是
明乎必取諸孫女之列也一堂之上合族以修大事於祖
考乃使女子與昆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於夫婦人道
之別不亦紊乎必無已而不必其形氣之相屬使為祖尸
者之婦為祖妣尸乃同牢之禮僅用於始昏亦同於室而
不同於堂自此以外必厚其禮乃以禮樂之地兄弟具來

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嫌其矣更無已而妣配無尸即以
謂之尸攝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又已不
倫意及此則不立尸為猶愈也司馬程朱定所作家禮論
復古備矣而不及尸亦求之情理而不得其安也

素問之言天曰運言地曰氣運者動之紀也理也則亦天
主理地主氣之驗也故諸家之說唯素問為見天地之化
而不滯五運之序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
以理序也天以其紀善五行之生則五行所以成材者天
之紀也土成而後金孕其中雖運而非其生土金堅立水不漫散
而後流焉水土相得金氣堅之而後木以昌植木效其才

思問錄外篇

聖

而火麗之以明故古有無火之世兩間有無木之山積無
無金之川澤而土水不窮砂石皆金屬也自然而成者長有待而
成者推五行之生雖終始無端而以理言之則其序如此
故知五運者以紀理也地主氣則渾然一氣之中六用班
焉而不相先後同氣相求必以類應故風木與陽火君相
得也陰熱相火與燥金相得也溼土與寒水相得也相得則
相互敵或司天或在泉兩相唱和無適先也以類互應均
有而不相制柔生克之有哉尚以生克之說求之則水土
克也金火克也胡為其相符以成哉邪理據其已成而為
之序而不問其氣之相類故以土始不以水始與洪亦不

以未始命非有相生之說也氣因其相得者而合風與
則火熾火烈則風生熱燥則燥成燥迫則熱盛溼蔭則寒
漸寒噓則溼聚非有相克之說也風春氣也故厥陰為初
火熱夏氣也燥秋氣也溼寒冬氣也溼氣勝應四時之序
而不虛寄土位於中宮於以體天地之化賢於諸家遠矣
有滯理而化與物不我肖也則不得已而為之增減以相
就如八卦配五行者木二金二土二水火一不知水火之
何以不足木金土之何以有餘也以五行配四時者或分
季夏以居土或制四季月之十八日以居土不知土之何
以必主此一月之中與此十八日之內也抑不知季夏之

思問錄外篇

聖

氣林鐘之律何為當自滅以春土也唯素問天有一火地
有二火之說為不然夫主理者名實之辨均之為火名
同而實本有異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氣
氣則分陰陽之殊矣陰陽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見於兩間
不相訢合不能以陰火之氣為陽火也陽火自然之火也
陽火會聚之火也陰火不麗木而明不煬金以流不煉土
以堅不遇水而息而陽火反是螢入火則焦燭觸電則滅
反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說賢於木金土各占二卦之強為
增也

五運在天而以理言則可以言性矣性著而為五德土德

信金德者水德也信火德者人之恆心自然而成諸善之長也恆心者真是非之不易而固存者也是非在我之謂義是非在物之謂知知非而存其是油然不吝之謂仁仁著於酬酢之蕃變之謂禮禮行而五德備矣故恆心者猶十幹之甲己五行之土包孕發生乎四德而為之長也論語謂之識易謂之蘊蓄謂之念作聖之始功業之所謂果行育德也故通乎素問之言天者可與言德蔡伯靖言水異出而同歸山同出而異歸非也水流者也故有出有歸山峙者也奚以謂之出奚以謂之歸乎自宋以來閩中無稽之游士始翦此說以為人營葬伯靖父子

思問錄外篇

望

習染其術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古之葬者兆域有定以世次昭穆而附焉即至後代管輅郭璞有相地之說猶但言形勢高下未指山自某來為龍也世傳郭璞葬經一卷其言固自近理自謂術者起乃竊禹貢導山之文謂山有來去不知導山云者因山通路啟荆榛平險阻置傳舍爾非山有流裔而禹為分疏之也水之有出有歸往者過矣來者續矣自此至彼駸駸以行明矣若山則互古此上乃古此石洪深不知所出向後必無所歸而奚可以出歸言之彼徒見岡脊之容一起一伏如波浪之層疊龍蛇之蟠屈月熒成妄猶眩者見空中之花遂謂此花有植根

有積實其安附可矣自不待言如謂有所自起有所自止則高以下為基可云自平地拔起至於最高之峰而止必不可云自高峰之脊而下至於邱阜也海濱最下者也必欲為連屬之說海濱為崑崙之祖非崑崙之行至海濱而盡一峰之積四面培壅而成亦可謂異出而同歸矣水以下為歸山以高為歸不易之理也況乎踞峰四望羣山雜列於地下正如陳孟瑗於案彼此之各有其區域而固不相因明矣術士之說但以夸張形似誘不孝之貪夫以父母之黷幣為媒富貴之資有王者起必置之誅而不舍之科為君子者如之何新聽其導於迷流邪

思問錄外篇

器

謂天開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開於丑丑之前無地人生於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遠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也謂西而無人戌而無地亥而無天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為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交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傳是非無恆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响响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魏晉之降劉石之濫觴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

後殘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文去而質不足以固且將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儀殊又返乎太昊以前而蔑不獸矣至是而文字不行間見不徵雖有億萬年之耳目亦無與徵之矣此爲混沌而已矣

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徵之迨此之盛則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吳楚閩越漢以前夷也而

思問錄外篇

巽

今爲文教之數齊晉燕趙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鈍駭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謂南人作相亂自此始則南人猶劣於北也洪承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荆揚之產而貪忍無良弒君賣國結宮禁附宦寺事仇讐者北人爲尤酷焉則邵子之言驗於宋而移於今矣今且兩粵滇黔漸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風俗人心益不忍問地氣南徙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滅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雖謂

夫開地圖於軒轅之代焉可矣

思問錄外篇

巽

思問錄外篇終



自敘

境識生則患不得熟則患失之與其失之也甯不得此予所知而自懼者也五十以前不得者多矣五十以後未敢謂得一往每幾於失中間不無力為繫括而繫括之難予自知之抑自提之

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賦亦詩之一也人苟有志死生以之性亦自定情不能不因時爾楚人之謂葉公子高一曰君胡胄一曰君胡不胄云胄云不胄皆情之至者也葉公子高處此殆有難言者甲寅以還不期身遇之或謂予胡胄或謂予胡不胄皆愛我者誰知予情予且不能自言

況望知者哉

自敘

此十年中別有柳岸吟欲遇一峯白沙定山於流連駘宕中學詩幾四十年自應舍旃以求適於柳風桐月則與馬班顏謝了不相應固其所已彼體自張子壽感遇開之先朱文公遂大振金玉竊謂使彭澤能早知此當不僅為彭澤矣阮步兵髣髴此意而自然別為酒人故和阮和陶各如其量止於阮陶之邊際不能欺也庚申上已湘西艸堂記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粹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臯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

張子正蒙注序論

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繇不得不異也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大學之

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逆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注苟不挾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

張子正蒙注序論

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樂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峯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得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

張子正蒙注序論

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叢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教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

而未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
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
相競而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
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
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
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
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
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俵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
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
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

張子正蒙注序論

四

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
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卽無非詩之志書之
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
慮學者之驚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
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
賈耽王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
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
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
又豈非疏洛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

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
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
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
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衡陽王
夫之論

張子正蒙注序論

五

宋史張子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淵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日具酒食召鄉人高

張子本傳

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雖惟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

張子本傳

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銘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清祐元年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張子正蒙注目錄

卷一上

太和篇

卷一下

參兩篇

卷二上

天道篇

卷二下

神化篇

卷三上

動物篇

卷三下

誠明篇

卷四上

大心篇

卷四下

中正篇

卷五上

至當篇

卷五下

張子正蒙注目錄

作者篇

卷六上

三十篇

卷六下

有德篇

卷七上

有司篇

卷七下

大易篇

卷八上

樂器篇

卷八下

王禘篇

卷九上

乾稱篇上

卷九下

乾稱篇下

張子正蒙注目錄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議

太和篇 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聖之功下學之事必達於此而後不為異端所惑蓋即太極圖說之旨而發其所函之蘊也

太和所謂道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細縕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沈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細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則屈勝負屈伸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來謂始動而化之初究謂已成形體也幾微氣之初動易簡者唯陽健陰順而已廣大品物流形堅固體成而不易毀也乾坤有體則必生用用而還成其體體靜而用動故曰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動靜無端

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太和本然之體未有知也未有能也易簡而已而其所涵之性有健有順故知於此起法於此效而大用行矣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象者即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氣遂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為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不如野馬細縕不足謂之太和敵按野馬者天之神細縕者天之氣

此言體道者不於物感未交喜怒哀樂未倚之中合氣於神合神於性以健順五常之理融會於清通生其變化而有滯有息則不足以肖太和之本體而用亦不足以行矣敵按清通者心之神變化者心之化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見實證之於心也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

霽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也健順合而太和其幾必動氣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於神氣之中天地之生人物人之肖德於天地者唯此而已矣

不如此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待其已感因事而效能者才也智則灼見道體而知無不起法無不效矣故按知道見易始謂之智智不足而待才雖美如周公亦不足稱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於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為之損益致按理具陰陽陰陽具理氣渾然是為本體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與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謂日月出入之道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於物感未交至靜之中健順之性承於天者固有不失有本而不窮

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識知者五常之性所與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知其物乃知其名知其名乃知其義不與物交則心具此理而

名不能言事不能成赤子之無知精未徹也愚蒙之無知物不審也自外至曰客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唯盡性者一之

靜而萬理皆備心無不正動而本體不失意無不誠盡性者也性盡則生死屈伸一貞乎道而不撓太虛之本體動靜語默一貞乎仁而不喪健順之良能不以客形之來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貞淫易其志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蓋其生也異於禽獸之生則其死也異於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亦甯其靜也異於下愚之靜則其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四

動也異於下愚之動充五常百順之實以宰百為志繼而事亦述矣無他人之生死動靜有間而太和之綱縉本無間也○此上二章兼動靜生死而言動靜之幾盡性之事死生之故立命之事而一動一靜一屈一伸理所必有而通於一則一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聚則見有散則疑無既聚而成形象則才質性情各依其類同者取之異者攻之故庶物繁興各成晶彙乃其晶彙之成各有條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時動植飛潛各以其族必無長夏霜雪嚴冬露雷人禽草木互相滄

雜之理故善氣恆於善惡氣恆於惡治氣恆於治亂氣恆於亂屈伸往來順其故而不妄不妄者氣之清通天之誠也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散而歸於太虛復其細縵之本體非消滅也聚而為庶物之生自細縵之常性非幻成也聚而不失其常故有生之後雖氣稟物欲相窒相枯而克自修治即可復健順之性散而仍得吾體故有生之善惡治亂至形亡之後清濁猶依其類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五

氣之聚散物之死生出而往來入而往皆理勢之自然不能已止者也不可據之以為常不可揮之而使散不可挽之而使留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氣之屈伸無所施其作為俟命而已矣

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氣無可容吾作為聖人所存者神爾兼體謂存順沒爾也神清通而不可象而健順五常之理以順天地之經以貫萬事之治以達萬物之志皆其所涵存者不為物欲所遷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守之使

與太和細縵之本體相合無間則生以盡人道而無歎死以返太虛而無累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斯聖人之至德矣

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

釋氏以滅盡無餘為大涅槃

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物滯於物也魏伯陽張平叔之流鉛汞守魄謂可長生

二者雖有間矣

徇生執有者尤拂經而為必不可成之事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六

皆不知氣之未嘗有有無而神之通於太和也○此章乃一篇之大指貞生死以盡人道乃張子之絕學發前聖之蘊以闢佛老而正人心者也朱子以其言既聚而散散而復聚譏其為大輪迴而愚以為朱子之說反近於釋氏滅盡之言而與聖人之言異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之散而為死死之可復聚為生其理一轍明矣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游魂者魂之散而游於虛也為變則還以生變化明矣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伸之感而屈生而死也屈之感而伸非既屈者因感而可復伸乎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

而上卽所謂清通而不碍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可象者寓於器以起用未嘗成亦不可毀器敝而道未嘗息也以天運物象言之春夏爲生爲來爲伸秋冬爲殺爲往爲屈而秋冬生氣潛藏於地中枝葉槁而根本固榮則非秋冬之一消滅而更無餘也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爲燄爲煙爲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甌之炊溼熱之氣蓬蓬勃勃必有所歸若盪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何往而究歸於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細縕不可象者乎未嘗有辛勤歲月之積一旦悉化爲烏有明矣故曰往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七

來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滅生滅者釋氏之陋說也儻如散盡無餘之說則此太極渾淪之內何處爲其爲受消歸之府乎又云造化日新而不用其故則此太虛之內亦何從得此無盡之儲以終古趨於滅而不匱邪且以人事言之君子修身俟命所以事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所以事親使一死而消散無餘則諺所謂伯夷盜蹠同歸一邱者又何恤而不逞志縱欲不亡以待盡乎惟存神以盡性則與太虛通爲一體生不失其常死可適得其體而媿蠶災膏姦回濁亂之氣不畱滯於兩間斯堯舜周孔之所以萬年而詩云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爲聖人與天合德之極致聖賢大公至正之道異於異端之邪說者以此則謂張子之言非明睿所矧者愚不敢知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聚而成形散而歸於太虛氣猶是氣也神者氣之靈不離乎氣而相與爲體則神猶是神也聚而可見散而不可見爾其體豈有不順而妄者乎故堯舜之神桀紂之氣存於細縕之中至今而不易然桀紂之所暴者氣也養之可使醇持之可使正散之可使清也其始得於天者健順之良能未嘗損也存乎其人而已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八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若其實則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其聚而出爲人物則形散而入於太虛則不形抑必有所從來蓋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體同而用異則相感而動

動而成象則靜動靜之幾聚散出入形不形之從來也
易之爲道乾坤而已乾六陽以成健坤六陰以成順而
陰陽相摩則生六子以生五十六卦皆動之不容已者
或聚或散或出或入錯綜變化要以動靜夫陰陽而陰
陽一太極之實體唯其富有充滿於虛空故變化日新
而六十四卦之吉凶大業生焉陰陽之消長隱見不可
測而天地人物屈伸往來之故盡於此知此者盡易之
蘊矣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九

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是虛能於無生有變幻
無窮而氣不鼓動則無是有限矣然則孰鼓其橐籥令
生氣乎有無混一者可見謂之有不可見遂謂之無其
實動靜有時而陰陽常在有無無異也誤解太極圖者
謂太極本未有陰陽因動而始生陽靜而始生陰不知
動靜所生之陰陽爲寒暑潤燥男女之情質乃固有之
蘊其絪縕充滿在動靜之先動靜者即此陰陽之動靜
動則陰變於陽靜則陽凝于陰一震巽坎離艮兌之生
於乾坤也非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本無二氣絳動
靜而生如老氏之說也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賢遍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
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
地爲見病之說

浮屠謂真空常寂之圓成實性止一光明藏而地水火
風根塵等皆繇妄現知見妄立執爲實相若謂太極本
無陰陽乃動靜所顯之影象則性本清空稟於太極形
有消長生於變化性中增形形外有性人不資氣而生
而於氣外求理則形爲妄而性爲真陷於其邪說矣
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

差愈於告子食色性也荀子性惡之論爾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十

不知本天道爲用

天即道爲用以生萬物誠者天之道也陰陽有實之謂
誠

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

但見來無所從去無所歸遂謂性本真空天地皆緣幻
立事物倫理一從意見橫生不覩不聞之中別無理氣
近世王氏之說本此唯其見之小也

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
等妄意而然

未能窮理知性而言天人之際是謂躐等

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

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散入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為有形而不失氣之常通乎死生猶晝夜也晝夜者豈陰陽之或有或無哉日出而人能見物則謂之晝日入而人不見物則謂之夜陰陽之運行則通一無二也在天而天以為象在地而地以為形在人而人以為性性在氣中屈伸通於一而裁成變化存焉此不可踰之中道也

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十一

幻則是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陷於佛者如李翱張九成之流而富鄭公趙清獻雖賢而不免若陸子靜及近世王伯安則屈聖人之言以附會之說愈淫矣陷于老者如王弼注易及何晏夏侯湛輩皆其流也若王安石呂惠卿及近世王畿李贄之屬則又合佛老以溷聖道尤其淫而無紀者也

○氣塊然太虛

塊然猶言滂然充滿盛動貌徧太虛中皆氣也

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

吹野馬者與

升降飛揚乃二氣和合之動幾雖陰陽未形而已全具殊質矣生物以息相吹之說非也此乃太虛之流動洋溢非僅生物之息也引此者言莊生所疑為生物之息者此也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

虛者太虛之量實者氣之充周也升降飛揚而無間隙則有動者以流行則有靜者以凝止於是而靜者以陰為性雖陽之靜亦陰也動者以陽為性雖陰之動亦陽也陰陽分象而剛柔分形剛者陽之質而剛中非無陰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十二

柔者陰之質而柔中非無陽就象而言之分陰分陽就形而言之分柔分剛就性而言之分仁分義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故張子統言陰陽剛柔以槩之機者飛揚升降不容已之幾始者形象之所繇生也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

天地之法象人之血氣表裏耳目手足以至魚鳥飛潛草木華實雖陰陽不相離而擷各成乎陰陽之體就其昭明流動者謂之清就其凝滯堅韌者謂之濁陽之清引陰以偕升陰之濁挾陽以俱降其神之清通者則貫徹乎其中而未有礙也

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感者交相感陰感於陽而形乃成陽感於陰而象乃著遇者類相遇陰與陰遇形乃滋陽與陽遇象乃明感遇則聚聚已必散皆升降飛揚自然之理勢風雨雪霜山川人物象之顯藏形之成毀屢遷而已結者雖遲久而必歸其原條理不迷誠信不爽理在其中矣教者朱子所謂示人以理是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

離明在天為日在人為目光之所麗以著其形有形則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人得而見之明也

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無形則人不得而見之幽也無形非無形也人之目力窮於微遂見為無也心量窮於大耳目之力窮於小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

聚而明得施人遂謂之有散而明不可施人遂謂之無

不知聚者暫聚客也非必為常存之主散者返於虛也

非無固有之實人以見不見而言之是以滯爾

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明則謂有幽則謂無眾人之惑爾聖人不然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矣

示人以可見者此而已矣

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

法象中之文理唯目能察之而所察者止於此因而窮之知其動靜之機陰陽之始屈伸聚散之通非心思不著

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盡心思以窮神知化則方其可見而知其必有所歸往

則明之中具幽之理方其不可見而知其必且相感以

聚則幽之中具明之理此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而不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言有無也言有無者徇目而已不斥言目而言離者曰

其靜之形致按成離其動之用也致按藏蓋天下惡有

所謂無者哉於物或未於事非無於事或未於理

非無尋求而不得忘情而不求則曰無而已矣甚矣言

無之陋也致按此即前章形不形之所從來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

所謂無者致按先子和陳白沙六經總在虛無裏詩云六經總在虛無裏方信虛無不是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性天之旨盡于易易卦陰陽互相參伍隨時變易而天

人之蘊幽明之故吉凶大業之至蹟備矣乾有六陽坤有六陰而其交也至屯蒙而二陽參四陰至需訟而二陰參四陽非陰陽之有缺也屯蒙之二陽麗於明四陽處於幽需訟之二陰處於明四陰處於幽其形而見者為屯蒙其隱而未見者為鼎革形而見者為需訟隱而未見者為晉明夷此餘做變易而各乘其時居其位成其法象非所見者有所不見者無也故曰乾坤其易之蘊即言易藏畜陰陽具足充滿以因時而成六十二象惟其富有是以日新有幽明而無有無明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五

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淺則據離明所得施為有不得施為無徇目而心不通妄則誣有為無莊列淮南之流以之而近世以無善無惡為良知者亦惟其淺而成乎妄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氣之未聚於太虛希微而不可見故清清則有形有象者皆可入於中而抑可入于形象之中不行而至神也反者屈伸聚散相對之謂氣聚於太虛之中則重而濁物不能入不能入物拘礙於一而不相通形之凝滯然也其在於人太虛者心涵神也濁而礙者耳目口體之

各成其形也礙而不能相通故嗜欲止於其所便利而人已不相為謀官骸不相易而目不取聲耳不取色物我不相知則利其所利私其所私聰明不相及則執其所見疑其所罔聖人知氣之聚散無恆而神通於一故存神以盡性復健順之本體同於太虛知周萬物而仁覆天下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

天有光風霽月暝陰霾霧之異人有高明廣大庸沓鄙陋之殊其理一也

清極則神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六

不為形礙則有形者昭明甯靜以聽心之用而清極矣神則合物我於一原達死生於一致網緼合德死而不亡

故聚而有間如字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

間形中之虛也心之神居形之間惟存養其清通而不為物欲所塞則物我死生曠然達一形不能礙如風之有牖即入笙管之音具達矣

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神故不行而至至清而通神之效也蓋耳目止於聞見唯心之神徹於六合周於百世所存在此則猶曠宵之

墟空洞之籟無所礙而風行聲達矣此二章言存神為聖功之極致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為之名其實一也太虛即氣細縷之本體陰陽合於太和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為氣其升降飛揚莫之為而為萬物之資始者於此言之則謂之天氣化者氣之化也陰陽具於太虛細縷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盪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七

飛潛動植各自成其條理而不妄則物有物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處之必當皆循此以為當然之則於此言之則謂之道此二句兼人物言之下言性心則專言人矣太虛者陰陽之藏健順之德存焉氣化者一陰一陽動靜之幾品彙之節具焉秉太虛和氣健順相涵之實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彝此人之所以有性也原於天而順乎道凝於形氣而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可知無不可能於此言之則謂之性人之有性函之於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名立而義起習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故

繇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於聚而有間之中統於一心繇此言之則謂之心順而言之則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發知道逆而推之則以心盡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盡心知性則存順沒墮死而全歸于太虛之本體不以客感雜滯遺造化以疵類聖學所以天人合一而非異端之所可潤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陰陽相感聚而生人物者為神合於人物之身用久則神隨形敝散而不足以存復散而合於網縷者為鬼神自幽而之明成乎人之能而固與天相通鬼自明而返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六

乎幽然歷乎人之能抑可與人相感就其一幽一明者言之則神陽也鬼陰也而神者陽伸而陰亦隨伸鬼者陰屈而陽先屈故皆為二氣之良能良能者無心之感合成其往來之妙者也凡陰陽之分不可執一言者類如此學者因所指而詳察乃無拘滯之失若謂死則消散無有則是有神而無鬼與聖人所言鬼神之德盛者異矣

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

至誠體太虛至和之實理與網縷未分之道通一不二 是得天之所以為天也其所存之神不行而至與太虛

妙應以生人物之良能一矣如此則生而不失吾常死而適得吾體迹有屈伸而神無損益也

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粕爾

日月雷風水火山澤因神化之所為而亦氣聚之客形或久或暫皆已用之餘也而况人之耳目官骸乎故形有屈伸而神無幽明之異語寂滅者不知不亡之良能孰有徇生者據糟粕為常其迷均矣

○天道不窮寒暑也眾動不窮屈伸也

寒已而暑暑已而寒循環而如相反四時之行生殺之用盡此矣蓋二氣之嘘吸也屈者屈其所伸伸者伸其所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九

所屈羣動之變不能離此二用動靜語默喜怒行藏之變盡此矣蓋二氣之舒斂也

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一嘘一吸一舒一斂升降離合於太虛之中乃陰陽必有之幾則鬼神者天之所顯而即人之藏也靜以成形鬼之屬也而可以迎神而來動而成用神之屬也而將成乎鬼以往屈伸因乎時而盡性以存神則天命立於在我與鬼神合其吉凶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

陰陽未分二氣合一網緼太和之真體非目力所及不

可得而見也

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其合一而為太和者當其未成乎法象陰陽之用固息也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虛必成實實中有虛一也而來則實於此虛於彼往則虛於此實於彼其體分矣止而行之動動也行而止之靜亦動也一也而動有動之用靜有靜之質其體分矣聚者聚所散散者散所聚一也而聚則顯散則微其體分矣清以為濁濁固清一也而清者通濁者礙其體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十

分矣使無一虛一實一動一靜一聚一散一清一濁則可疑太虛之本無有而何者為一惟兩端迭用遂成對立之象於是可知所動所靜所聚所散為虛為實為清為濁皆取給於太和細緼之實體一之體立故兩之用行如水唯一體則寒可為冰熱可為湯於冰湯之異足知水之常體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

陰陽合於太和而性情不能不異惟異生感故交相訢合於既感之後而法象以著藉令本無陰陽兩體虛實清濁之實則無所容其感通而謂未感之先初無太和

亦可矣今既兩體各立則溯其所從來太和之有一實顯矣非有一則無兩也

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聖人之存神本合乎至一之太虛而立教之本必因陰陽已分剛柔成象之體蓋以繇兩而見一也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健順之德具足於法象故相摩相盪成六十二卦之變易以盡天下之亶亶若陰陽不純備乎乾坤則六十二象之往來者何所從生耶其何以見易乎聖人成天下之盛德大業於感通之後而以合細縉一氣和合之體修人事即以肖天德知生即以知死存神即以養氣惟於二氣之實兼體而以時用之爾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主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

游氣氣之遊行也即所謂升降飛揚紛擾者無心之化無擇於施陰陽老少互相遇而無一成之軌乾坤立而六子五十六象多寡消長之無典要成天下之至蹟乃其象矣合者陰陽之始本一也而因動靜分而為兩迨其成又合陰陽於一也如男陽也而非無陰女陰也而非無陽敵按如氣血魂魄之屬男女畢具是陽必具陰陰必具陽也以至於草木魚鳥無孤陽之物亦無孤陰之物唯深於格物者知之時位相得則為人為上知不相得則為禽獸為下愚要

其受氣之游合兩端於一體則無有不兼體者也

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義者居正有常而不易之謂陰陽不偏循環不息守正以待感物得其宜為經常不易之道此仁義中正之理所從出曰誠曰无妄曰不息曰敦化皆謂此也然則萬殊之生因乎二氣二氣之合行乎萬殊天地生生之神化聖人應感之大經槩可知矣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

易繫傳文

神易無方體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主

易繫傳云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者無方而非其方無體者無體而非其體屈伸不異明矣

一陰一陽

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一者參伍相雜合而有辨也卦或五陽一陰或五陰一陽乃至純乾純坤而陰陽竝建以為易之蘊亦一陰一陽也則陰陽之不以屈伸而息亦明矣

陰陽不測

繫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者乘時因變初無定體非幽明異致陰陽分界如邵子四方八段之說亦非死

此生彼各有分段如浮屠之言明矣
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非天之有異乃日月出沒而人之離明有得施
不得施之別爾日月寒暑之兩行一陰一陽之殊建人
以觀其明定其歲而謂之爲方體實則無方無體陰陽
不測合同於網緼而任其變化乃神易陰陽之固然也
晝夜分兩端而天之運行一死分兩端而神之恆存
一氣有屈伸神無生滅通乎其道兩立而一見存順沒
甯之道在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重

氣之屈伸往來一也

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

寤則魂交於明寐則魂交於幽神固未嘗亡也

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
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魂交者專指寐而言身內爲幽身外爲明生物者客形
爾暫而不常還原而忘其故故如夢秋冬斂物之精適
得太虛網緼之體故如寐之返於真也晝爲生夜爲死
氣通乎晝夜者合寤寐而如一故君子無不正之夢而
與寤通理此篇之旨以存神而全歸其所從生之本體

故以秋配晝寤以春配夜夢而下章推物欲之所自出
唯不能通夜于晝而任魂交之紛紜故有發無斂流於
濁而喪其清皆隨氣遷流神不存而成貞淫交感之勢
也○舊與下通一章今按文義分爲二章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
湛激激而靜正也感而生游氣交感而人資以生也言
太和網緼爲太虛以有體無形爲性可以資廣生大生
而無所倚道之本體也二氣之動交感而生凝滯而成
物我之萬象雖卽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與本體之虛
湛異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重

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以氣化言之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爲對剛柔寒溫生殺
必相反而相爲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
而解散仍返於太虛以在人之性情言之已成形成則與
物爲對而利於物者損於己利於己者損於物必相反
而仇然終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氣化性情
其機一也

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相反相仇則惡和而解則愛陰陽異用惡不容已陰得
陽陽得陰乃遂其化愛不容已太虛一實之氣所必有

之幾也而感於物乃發為欲情之所自生也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愛惡之情無端而不暫息者即太虛之氣一動一靜之

幾物無不交則情無不起蓋亦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存神以合湛則愛惡無非天理矣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

大同必有小異

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

若使但依種性而成則區別而各相肖唯聚而成散而

毀既毀而復聚一唯陰陽之變合故物無定情無定狀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善

相同而必有異足知陰陽行乎萬物之中乘時以各效

全具一網縷之體而特徵爾

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盪之而變化無窮是以君子

體之仁義立而百王不同法千聖不同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生而榮如糟粕之含酒醴死而稿如酒醴盡而糟粕存

其究糟粕亦有所歸歸於神化

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神之有其理在天為道凝於人為性易變易也陰陽摩

盪八卦與六十四象成各有時位錯綜而陰陽剛柔仁

義之體立皆神之變易也互相易而萬物各成其形色

變易之妙健順五常之用為之故聖人存神以盡性而

合天致按神無方易即其方易無體神即其體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

心函網縷之全體而特徵爾其虛靈本一而情識意見

成乎萬殊者物之相感有同異有攻取時位異而知覺

殊亦猶萬物為陰陽之偶聚而不相肖也

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縷二端而已

網縷之中陰陽具足而變易以出萬物並育於其中不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善

相肖而各成形色隨感而出無能越此二端人心萬殊

操縱取舍愛惡慈忍一唯此陰陽之翕闢順其理則為

聖從其妄則為狂聖狂之分在心幾變易之間非形色

之有善惡也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

致按此節言天人合一之原故下文以天與人交勝發明其感通

此言聖人存神之妙物無不相感應之理其出而加乎

物物入而應乎己用無不利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

妙蓋繇萬物之生成俱神為之變易而各含網縷太和

之一氣是以聖狂異趣靈蠢異情而感之自通有不測

1. 子部 儒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之化焉萬物之妙神也其形色糟粕也糟粕異而神用

同感之以神而神應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

氣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勝者相為有功之謂唯天生人天為功於人而人從天治也人能存神盡性以保合太和而使二氣之得其理人為功於天而氣因志治也不然天生萬殊質偏而性隱而因任糟粕之嗜惡攻取以交相競則濁惡之氣日充塞於兩間聚散相仍災青凶頑之所繇彌長也

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上

毛

也

堯舜在上而下民有昏墊之咨其時氣偶不順於是聖人憂勤以相天之不足氣專於偏戾而聖人之志在勝天不容不動也地平天成鳳凰來儀則聖人勝天之功用成而天為之動矣人物之生皆網緼一氣之伸聚雖聖人不能有所損益於太和而一氣既分吉凶善不善以時位而不齊聖人貞其大常在神以御氣則為功於變化屈伸之際物無不感而天亦不能違之此聖道之所自立而異於異端之徇有以己一己滅有以忘天下之誠辭也

敵按此言氣動志動氣猶言天勝人勝天也今孟子大全集以釋本文失其旨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譏

參兩篇 此篇備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理本於一而通極於萬變以因象數而見理之一原但所言日月疾遲與麻家之言異太祖高皇帝嘗譏其非天象高遠不能定其孰是而以二曜南北發斂遲疾例之則陽疾陰遲之說未可執據愚謂在天者即為理不可執理以限天正蒙一書唯此為可疑善讀者存之以待論可也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天一地二陽之爻函三為一而奇陰之爻得三之二而偶偶則分奇則合在天者渾淪一氣凝結為地則陰陽分矣植物有剛柔之殊動物有男女之別效者效著以成形也法者物形之定則凡山川金石草木禽蟲以至於人成乎形者皆地之效而物之法則立焉兩者之分不可強而合矣若其在天而未成乎形者但有其象網緼渾合太極之本體中函陰陽自然必有之實則于太極之中不昧陰陽之象而陰陽未判固即太極之象合而言之則一擬而議之則三象之固然也性以理言有其象必有其理惟其具太和之誠故太極有兩儀兩儀

台而為太極而分陰分陽生萬物之形皆秉此以為性
象者未聚而清形者已聚而濁清者為性為神濁者為
形為法此章引伸周易參天兩地之說而推其所以然
之理而君子因有形之耳目官骸即物而盡其當然之
則進退舒卷各有定經體無形有象之性以達天而存
其清虛一大之神故存心養性保合太和則參兩相倚
以起化而道在其中矣

○一物兩體氣也

細縵太和合於一氣而陰陽之體具於中矣

一故神 張子自註兩在故不測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二

神者不可測也不滯則虛善變則靈太和之氣於陰而
在於陽而在其於人也合於虛而行於耳目口體膚髮
之中皆觸之而靈不能測其所在

兩故化 張子自註推行於一

自太和一氣而推之陰陽之化自此而分陰中有陽陽
中有陰原本於太極之一非陰陽判離各自孽生其類
故獨陰不成孤陽不生既生既成而陰陽又各殊體其
在於人剛柔相濟義利相裁道器相需以成酬酢萬變
之理而皆協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自其神而言之則一自其化而言之則兩神中有化化
不離乎神則天一而已而可謂之參故陽爻奇一合三
於一陰偶一分一得二陽爻具陰陰爻不能盡有陽也
分則與太極不離而離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此言天者天體之也聚而成形者謂之陰動而有象者
謂之陽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渾天之說如此
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

恆星三垣二十八宿之經星此言不動謂其左旋者天
體也然以北斗迴指言之抑未可通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三

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

并包乎地言居地之外與地為體而同轉以經星屬天
以七政屬地乃張子之荆說

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
而右爾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所繫辰象謂日月五星也七政隨天左旋以遲而見為
右轉張子盡破歷家之說未問孰是而謂地亦動而順

天以旋則地之不旋明白易見竊所未安
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

右行最速左行最緩也

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

以外景內暗離卦之象推之故曰其質本陰不純繫乎天者謂并包乎地也

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未詳

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

謂根本五行者木火水金皆依土而生者也行最緩以不及天而行如左旋之說則其行於七政爲最速不純繫乎地二十八歲而其行始不及天一週幾與天同其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四

健行矣

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而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

陽萃者陽聚於外而含陰也其遲差日一倍二歲而一

周天

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辰十有二次也日月交者一月則易一次而交之說與

厓家異厓家以象起數此以理論數此其所以異乎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

變

此直謂天體不動地自內圓轉而見其差於理未安愚謂在天而運者唯七曜而已

卽所謂繫乎地而不繫乎天也繫乎地故與地偕動遲緩但因其性爾

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

左當作右謂地氣圓轉與厓家四游之說異

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太虛至清之郭郭固無體而不動而塊然太虛之中虛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五

空卽氣氣則動者也此義未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其說謂七曜亦隨天左旋以行遲而不及天人見其退遂謂右轉與厓家之說異未詳

孰是而與前地旋而見天之左抑不相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願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天無體太和細縕之氣爲萬物所資始屈伸變化無迹而不可測萬物之神所資也聚而爲物地其最大者爾踰謂越此而別有也地不能越天之神而自爲物成地

者天而天且淪浹於地之中本不可以相配但人之生也資地以生有形乃以載神則就人言之地之德可以配天爾知此則抗方澤之祀於園丘仲母斬衰之服以齊於父徇形重養而不恤義後世所以淪乎幽而成乎亂也張子之論躋矣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

月令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謂氣也此則言形隨氣而升降未審然否

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六

謂冬至以後地日漸下去日漸遠而晝長夏至以後地

日漸高去日漸近而晝短與日行南北二陸之說異虛

謂天地之間空曠盈謂天地相近而氣充滿

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謂地高近日則暑地下遠日則寒不用南北二陸遠近之說

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

以潮驗地之升降謂地升則潮落地降則潮生地有一

歲之大升降又有一晝夜之小升降也其謂寒暑因地

之升降皆自此測之乃水亦地中之一物故謂土為四

行根本而水必比地以安則未可以水之盈虛驗地之升降矣

然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說又與上異水之盈虛與月相感使誠因乎此則非地之升降矣不及專家之學以渾天質測及潮汐南北

異候驗之之為實也

故按質測之說出近日歷家謂據法象以質實測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火之精也火內暗而外明離中陰也月水之精也水

內明而外暗坎中陽也日月不可知以水火坎離測之

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蝕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七

謂日精月魄交射而易其外見之陰陽故光為之奪與

歷家之說異歷說為尤

○虧盈法

謂月晦朔弦望虧盈之理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

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此說未詳虧盈之故曉然易知沈存中之說備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

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位謂定位而成質也不受日之精精相食則光亦不受

坎外之陰不爲陽易也此以理推度非其實也天者理所自出在天者卽爲理執理以測之必有所窒矣日月食自以厥家之說爲允但閻虛之說疑不可從爾

○日月雖以形相物

因其形而各謂之一物

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

日施光而月受之施者健受者順也所以謂日陽而月陰道取諸此

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謂星亦受日光近天文家亦有云然者然以太白晝見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驗之與月之在晝而暗者異則說亦難通金水受光于

日火以鏡及止水驗之亦物理之一端而已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

精者陰陽有兆而相合始聚而爲清微和粹含神以爲氣母者也苟非此則天地之間一皆游氣而無實矣互藏其宅者陽入陰中陰麗陽中坎離其象也太和之氣陰陽渾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純粹故陽非孤陽陰非寡陰相函而成質乃不失其和而久安

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互藏之精相得而不舍則其相生也不窮固與太虛之

太和通理天不變故日月亦不變

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

此則就分陰分陽各成其氣以主羣動者言也循環迭至時有衰王更相爲主也聚散相盪聚則成而盪其散者之弱散則游而盪其聚者之滯也升降相求陰必求陽陽必求陰以成生化也細縕相揉數本虛清可以互入而主輔多寡之不齊揉雜無定也二氣所生風雷雨雪飛潛動植靈蠢善惡皆其所必有故萬象萬物雖不得太和之妙而必兼有陰陽以相宰制形狀詭異性情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區分不能一也不能一則不能久

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屈伸無方者生死之所以不恆而聚散不能仍復其故也運行不息則雖不復其故而伸者屈屈者必伸也鼓動於太虛之中因氣之純雜而理之昏明彊柔性各別矣故自風雷水火以至犬牛蛇虎各成其性而自爲理變化數遷無一成之法則也以此論之太和未分之前初得其精者日月也陰陽成質以後而能全其精者人也人之所以繼天立極與日月之貞明同其誠而不息

能無喪焉斯聖矣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此上二節皆因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之義而推言之自然者有自然而然也陰陽合而各有良能神氣凝而為精此日月之所自而能久照者與太虛保合太和於無聲無臭之中者同其理故曰得天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

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天氣一周一歲之朔十二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不盡者氣盈朔虛也置閏者所以合月於日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合朔之法以日月為朔望之準用推閏餘乃使分秒之積不差如穀梁子晦食食既朔之說及四分三統諸歷有經朔無定朔皆不知而作也此法今歷為密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德謂性情功效性情者其所自據之德功效者見德於物也遂發生成物閉收藏自成凡發生陽遂皆陽之為而用夫陰收斂成形皆陰之為而保其陽天地水火四時百物仁義禮樂無不然者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陰陽二氣其中陽之性散陰之性聚陰抱陽而聚陽不能安於聚必散其散也陰亦與之均散而返於太虛

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雨雲皆陰也陰氣迫聚於空虛而陽不得下交陽為陰累矣然陽不久困持于上而使陰不升陰勢終抑而雨降陽乃通矣陰氣緩聚而欲升與陽不相亢而相入以相得也則陽因其緩而受之以其從容漸散輕清不聚者為陽雖合陰氣亦陽也其聚於地中與地為體者為陰雖合陽氣亦陰也凡陰陽之名義不一陰亦有陰陽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陽亦有陰陽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

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陰氣上升初尚輕微無形無象陽氣欲散之而驅之太驟則陰弗能即與相得而相保以聚有為雨之勢故曰斂聚然多不雨彌久而後交於陽故曰未散前言飄揚而升者倏起旋滅之雲此言班布太虛者彌亘不散之雲也

凡陰氣凝聚

凝聚於地上也地天之際人物之區陰陽往來之衝氣為尤厚天氣渾淪入有入無一也而入有者以有礙而

難散則氣聚於其閉輪屯紛迷天氣舒緩以入地氣得之相挾以聚因互相凝結即陽氣亦以聚而成陰矣陰陽有定性而無定質也故獨言陰而不言陽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

內地中也陰氣在外錮之迫而怒發震二陰錮一陽於內雷從地出之象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外地上空界也空而無礙可恣其游行周旋不舍八風相報也巽二陽在一陰之上風行地上之象

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三

聚陰聚也陰之所聚陽所不得而出也遠則風大而緩近則風小而暴虛則雷易出而小實則雷難出而暴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

雨雪則陰降入地中而任陽之出入和而散其聚矣霜露又其微而緩者

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

陽急欲散而陰之凝結益固然其勢必不能久聚激為戾氣噎霾而後散焉戾氣噎霾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陰之必聚其性然也聚之緩而不惜散則風雨應候而

不怙結以成戾風一雨時則寒暑有節而正矣此章言雷風雲雨之化精極理勢於篇中尤酷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輕清上浮者陽也而有象有形聚者為陰出地而有實者陰也而形無固形究歸於散為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非判然兩分而不相合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

陽氣積習於地中盈而後奮

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德盛於中故神化疾速於雷霆可驗如伊尹樂堯舜之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三

道一介無非道義故一出而伐夏救民莫之能禦其所從來者盛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

大小昏明各如其量而止

施者所應無窮

容光必照遠而不禦

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形則限於其材故耳目雖靈而目不能聽耳不能視且見聞之知止於已見已聞而窮於所以然之理神則內

周貫於五官外泛應於萬物不可見聞之理無不燭焉
天以神施地以形應道如是也地順乎天則行無疆耳
目從心則大而能化施者為主受者為役明乎此則窮
神合天之學得其要矣此上二章因天化以推心德之
主宰尤學者所宜盡心也

○木曰曲直能即曲而反伸也

既曲可伸伸抑可曲

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

從者不易其質革者其形可變能從能革具斯二德此
云不能自反於義未安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五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水火有質而勝用在氣氣故可旁達與金木之用止於
形中異矣與陰陽升降者以陰陽升降為體也土不得
制者不受命於土也炎以散寒潤以解燥與上升下燥
各為二德此獨就上下釋之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

木者土之敷榮金土之結而堅者爾

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
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
之燥得水之精於水當作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

燦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

漬而生然而不離惟其中有水火之性也水火之交謂
水火之氣與陰陽升降融徹土中故土感其氣合同而
化以發生浮華以此知土中具有燥濡之性為水火所
資生雖不能制自包函之燥者土函火濡者土函水木
受水火之氣故浮金乃水火之精所結故實相待謂金
有津潤還可生水燧鏡還可生火交相待以生不相害
謂水火不能毀金火雖燦金而金反流流者生動之機
火既去仍無所耗若水則終不損金也際者兩相接而
成之謂水濡之火燥之土堅實而成金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五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始生於土終歸於土神有往來土受之而成形

地之質也

地一土而已木金皆其所生水火依之而成

化之終也

二氣變化至形成而止矣

水火之所以升降

火依地而升水依地而降下徹黃墟炎潤之性在焉故
無依空之水火離土依空則息

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水火木金皆與土爲體則萬彙之生有形有質土皆兼體而不遺矣洪範之言五行以人事言利用厚生之資故於土但曰稼穡若自天化而言卽地也四行所不得抗也周子太極第一圖太極之本體第二圖陰陽二氣天之蘊也第三圖五行順布地之撰也第二圖陰陽分左右而中有太極陰陽分體太極而太極自不雜在天之極也第三圖位土於中周行水火木金而別無太極明土爲在地之極也土不待水火而生而水火依土木金土之華實非土外之有木金張子此論究極物理與周子昭合而術家之言謂火生土木克土者其陋明矣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去

蓋嘗論之天以神御氣地以氣成形形成而後五行各著其體用故在天唯有五星之象在地乃有五行之形五氣布者就地而言若七曜以上之天極於無窮之高入於無窮之深不特五行之所不至且無有所謂四時者然則四時之行亦地天之際氣應所感非天體之固然矣人生於天地之際資地以成形而得天以爲性性麗於形而仁義禮智著焉斯盡人道之所必察也若聖人存神以合天則渾然一誠仁義禮智初無分用又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因感而隨應者然下學上達必循其有迹以盡所得爲而豁然貫通之後以至誠合

天德固未可躡等求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

冰當作水水本以陽爲質而依於土之至陰比而不離一陽在陷而不能勝陰終與地爲體而成乎陰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火本以陰爲質而麗於陽木以發其光燄然其中含陰暗終不盡失其性則固繫乎地而不屬乎天

火之光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蒸謂身之煖氣陽散陰聚陽施陰受精舍于內氣發于外故人知日火之炎明而不知其中之暗知煖氣之蒸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七

爲炁熱而不知其中之寒素問曰陽虛故外熱得此旨矣君子之自居德務保其精而知人之明不取其外浮之氣悉此理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坎離其象也皆以陽爲主君子詞也

張子正蒙注卷一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議

天道篇 前二篇具明天道此篇因天道以推聖德而見聖人之學惟求合於所自來之天而無所損益其言雖若高遠而原生之所自則非此抑無以爲人周子曰賢希聖聖希天希聖者亦希其希天者也大本不立而欲以學聖非異端則曲學而已學者不可以爲若登天而別求企及之道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敵按四時行百物生大德之敦化也聖人之動至教之入神也參互言之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天言教者天之曲成萬物各正性命非以自成其德也聖言德者聖人動無非善非爲立教而設祇以自成其德然而學者之所學在此也聖者極乎善之謂夫何言哉知天知聖者於此學之自不待言而至非聖人之有秘密求之於言語道斷間也 夫何言哉舊本作天今正之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天以太虛爲體而太和之網縵充滿焉故無物不體之以爲性命仁以無欲爲體而視聽言動之節文生焉故無事不體之以爲心理之安天者仁之全體仁者天之

心一也敵按仁之全體即天於心見天故曰天之心天人一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心所不容已而禮不容已矣故復禮斯爲仁矣禮者復吾心之動而求安以與事物相順者也敵按復吾心之動而求安所謂

復其見天地之心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敵按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曰明曰且節文於斯顯矣

無一事之不有體則無一物之可與天違也此章合天與仁而言其全體切近人心朱子謂其從赤心流出允矣而顯仁於體俾學者有所持循尤求仁者之實務非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憑虛以言存養而與異端相似之比張子之學以禮爲鵠此章其樞要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 百物之生情動氣與天命即授以成其形性蓋渾淪流動有可受斯應之

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應敵按得爲而爲之是以以時制禮 渾然一仁道無不足時可爲則如其理而爲之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通於彼神之道與 觀之象曰神道設教非假鬼神以誣民也不言而誠盡

於己與天之行四時者順理而自然感動天下服矣天以化爲德聖人以德爲化惟太和在中充實誠篤而已

○天不言而信

四時不忒萬物各肖其類之謂信

神不怒而威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誠故信

天惟健順之理充足於太虛而氣無妄動無妄動故寒暑化育無不給足而何有於爽忒致按氣無妄動理之誠也無妄信也

無私故威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三

聖人得理之全無所偏則無所用其私刑賞皆如其理而隨應之故天下自服 此章申明上章誠此通彼之理而著其所以然之實蓋人惟託於義理之迹而無實則據所託以爲己私而思以誦天下聖人喜怒恩威至虛而靈備萬物生殺之理至足而無所缺陷何私之有天之誠聖人之無私一也御六氣用陰陽非人之所能測矣此神之大用也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致按天之不測天之神也神而有常人之天也天自有其至常人以私意度之則不可測神非變幻無恆也天自不可以情識計度據之爲常誠而已矣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致按運於無形兼天道人道而言

形有定而運之無方運之者得其所所以然之理而盡其能然之用惟誠則體其所以然惟無私則盡其能然所以然者不可以言顯能然者言所不能盡言者但言其有形之器而已故言教有窮而至德之感通萬物皆受其裁成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

化之有災祥物之有善惡靈蠢聖人憂之而天不以爲憂在天者無不誠則無不可成其至教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四

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人雖與民同其憂患而不役心于治教政刑以求勝之唯反身而誠身正而天下平故不親不治不答皆以無心應之彼迫於治物者恃心以應物而物不感見聖人之舞干而苗格因壘而崇降不測其所以然之理則固不能知之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

見如字誠有其理則自知之如耳目口鼻之在面暗中自知其處不假聞見之知不勤而變神而化也

有言有教皆動也神者以誠有之太和感動萬物而因材各得物自變矣

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誠不息神無間盡誠合神純於至善而德盛化神無不成矣有為者以己聞見之知倚於名法設立政教於事愈繁於道愈缺終身役役而不能成惡足以知其妙哉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承上章而括之以誠神非變幻不測之謂實得其鼓動萬物之理也不貳非固執其聞見之知終始盡誠于己也此至誠存神之實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五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富有非積聞見之知也通天地萬物之理而用其神化則廣大不禦矣日新非數變其道之謂體神之誠終始不間則極乎悠久無疆矣釋易繫傳而示學者勿侈博以為廣大勿逐物以為日新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心思倚耳目以知者人為之私也心思寓於神化者天德也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無特立之體即其神化以為體民之視聽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應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則邪寒暑雨之怨咨徇耳目之利害以與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竄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

存謂識其理於心而不忘也變者陰陽順逆事物得失之數盡知其必有之變而存之於心則物化無恆而皆豫知其情狀而裁之存四時之溫涼生殺則節宣之裁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六

審矣存百刻之風雨晦明則作息之裁定矣化雖異而不驚裁因時而不逆天道且惟其所裁而況人事乎

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通者化雖變而吉凶相倚喜怒相因得失相互可會通於一也推其情之所必至勢之所必反行於此者可通於彼而不滯於一隅則夏之葛可通於冬之裘晝之作可通於夜之息要歸於得其中而變皆常矣故或仕或止或語或嘿或刑或賞皆協一而不相悖害惟豫有以知其相通之理而存之故行於此而不礙於彼當其

變必存其通當其通必存其變推行之大用合於一心之所存此之謂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

文王之德不顯亦臨不閤亦式能常存此於心則天載之神化育亨毒於聲臭之外者無不明矣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德性者非耳目口體之性乃仁義禮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於心而靜不忘動不迷不倚見聞言論而德皆實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七

眾人之聰明明威皆天之所降神也故既存聖人藏密之神抑必存眾人昭著之神天載者所以推行於物性而物性莫非天載也天之神理無乎不察於聖人得其微於眾人得其顯無往而不用其體驗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

老氏以谷神為眾妙之門然就其心量之所及而空之以待物而應則天下之理不得者多矣猶谷之應聲不能遠

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通天載而達物性不立一私意而無一物之滯者

惟其萬物之理皆得而知四達也蓋神運於虛而老氏以虛為神暫止其躁動窒塞之情亦能以機應物而物或應惟其虛擬聖人之天載而遺乎物性則與太虛之網縕一實者相離而天下之不能通必矣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仁義禮樂刑賞進退之理無倚而皆備於虛靜之中感之者各得所欲而無不給與天之網縕不息物感之而各成者同其肆應不勞人所不能測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

形而上者道也形之所從生與其所用皆有理焉仁義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八

中正之化裁所生也仁義中正可心喻而為之名者也得惻隱之意則可自名為仁得羞惡之意則可自名為義因而徵之於事為以愛人制事而仁義之象著矣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若夫神也者含仁義中正之理而不倚於迹為道之所從生不能以一德名之而成乎德者亦不著其象不得已而謂之曰誠誠以言其實有爾非有一象可名之為誠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存之於心者得之爾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孩提愛親長而敬兄天高地下迤吉逆凶皆人以為自然者也自然者細細之體健順之誠為其然之所自識之者鮮矣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存神以存誠知天地之道唯此爾故可以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正易作貞宋避廟諱作正貞者正而恆也白誠而明非目之倚日月為明還為所眩也觀者盡於己而示物也天地以氣化之變言治亂吉凶天地無常數而至誠有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九

常理不為所變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神化篇 此篇備言神化而歸其存神敦化之本於義上達無窮而下學有實張子之學所以別於異端而為學者之所宜守蓋與孟子相發明焉

神天德

細縊不息為敦化之本

化天道

四時百物各正其秩敘為古今不易之道

德其體道其用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體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體

一於氣而已

致按此言德者健順之體道者陰陽之用健順陰陽一太和之氣也

氣其所有之實也其細縊而含健順之性以升降屈伸條理必信者神也神之所為聚而成象成形以生萬變者化也故神氣之神化氣之化也

○神無方易無體

神行氣而無不可成之化凡方皆方無一隅之方易六位錯綜因時成象凡體皆體無一定之體

大且一而已爾

無所遺之謂大無不貫之謂一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體斯道也仁義中正擴充無外而進退存亡刑賞禮樂
清和安勉道皆隨時而得中若夷之清惠之和有方有
體不足以合神而體易矣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則所繇至於大且一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太虛不滯於形故大明而秩敘不紊君子不滯於意故
貞明而事理不迷照鑒者不假審察而自知之謂

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氣之所至神皆至焉氣充塞而無間神亦無間明無不
徹用無不利神之爲德莫有盛焉矣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

天以神御氣而時行物生人以神感物而移風易俗神
者所以感物之神而類應者也

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君子之有辭不徇聞見不立標榜盡其心專其氣言皆
心之所出而氣無浮沮則神著於辭雖愚不肖不能不
興起焉若襲取勦說則仁義忠孝之言人且迂視之而
漠然不應不足以鼓舞唯其神不存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張子自注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始終循環一氣也往來者屈伸而已

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天之氣伸於人物而行其化者曰神人之生理盡而氣
屈反歸曰鬼地順天生物而人繇以歸者也屈伸往來
之利用皆於是而昭著焉故曰示居神鬼之間以昭
示夫鬼神之功效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

神化形而上者也迹不顯而繇辭以想其象則得其質
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不測者有其象無其形非可以比類廣引而擬之指其
本體曰誠曰天曰仁一言而盡之矣

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

化無定體萬有不窮難指其所在故四時百物萬事皆
所必察不可以要略言之從容博引乃可以體其功用
之廣辭之緩急如其本然所以盡神然後能鼓舞天下
使眾著於神化之象此讀易窮理者所當知也

○氣有陰陽

陰陽之實情才各異故其致用功效亦殊若其以動靜
屈伸聚散分陰陽爲言者又此二氣之合而因時以效
動則陽之靜屈而散亦謂之陰陰之動伸而聚亦謂之
陽假陰陽之象以名之爾非氣本無陰陽因動靜屈伸

聚散而始有也故直言氣有陰陽以明太虛之中雖無形之可執而溫肅生殺清濁之體性俱有於一氣之中同為固有之實也

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其發而為陰陽各以序為主輔而時行物生不窮於生化也其推行之本則固合為一氣和而不相悖害陰陽實有之姓名不能施象不能別則所謂神也

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知去聲

知者洞見事物之所以然未效於迹而不昧其實神之所自發也義者因事制宜剛柔有序化之所自行也以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四

知知義以義行知存於心而推行於物神化之事也

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知所以求窮乎神義所以求善其化知之盡義之精大明終始無事審察隨時處中而不立矩則惟純體陰陽之全德則可陰可陽可陽而陰可陰而陽如春溫而不無涼雨秋肅而不廢和風不待知知不求合義矣然使非全體天地陰陽之德則棄知外義以遯於空虛洗洋自恣又奚可哉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

惟其有氣乃運之而成化理足於己則隨時應物以利用而物皆受化矣非氣則物自生自死不資於天何云天化非時則己之氣與物氣相忤而施亦窮乃所以為時者喜怒生殺泰否損益皆陰陽之氣一闔一闢之幾也以陰交陽以陽濟陰以陰應陰以陽應陽以吾性之健順應固有之陰陽則出處語默刑賞治教道運於心自感通於天下聖人化成天下其樞機之要唯善用其氣而已

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五

至誠實有天道之謂大者充實於內化之本也惟其健順之德凝五常而無間合二氣之闔闢備之無遺存之不失故因天地之時與之同流有實體則有實用化之所以成也陰陽合為一德不測之神也存神以禦氣則誠至而聖德成矣

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陽為陰累則鬱蒸陰為陽迫則凝聚此氣之將成乎形者養生家用此氣非太和細縵有體性無成形之氣也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健而動其發浩然陽之體性也順而止其情湛然陰之

體性也清虛之中自有此分致之條理此仁義禮知之
神也皆可名之為氣而著其象蓋氣之未分而能變合
者即神自其合一不測而謂之神爾非氣之外有神也
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

健順動止浩湛之象為乾坤六子者皆氣也氣有此象
也

時若非象指何為時

隨時而起化者必以健順動止浩湛之幾為與陰陽翕
闞生殺之候相應以起用不然又將何以應乎時哉

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

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釋氏以真空為如來藏謂太虛之中本無一物而氣從

幻起以成諸惡為障礙真如之根本故斥七識乾健之
性六識坤順之性為流轉染汚之害源此在下愚按其

鬱蒸凝聚之濁氣以陷溺於惡者聞其滅盡之說則或

可稍懲其狂悖而仁義無質忠信無本於天以太和一
氣含神起化之顯道固非其所及知也味其所以生則

不知其所以死妄欲銷隕世界以為大涅槃彼亦烏能

銷隕之哉徒有妄想以惑世誣民而已
按釋氏謂第七識為未那識
華云我識第六識為執哩耶識華云意識此言乾健之
性坤順之性者為仁慈已乾道也主敬行恕要在誠意

慎獨坤
道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

變者自我變之有迹為粗化者推行有漸而物自化不
可知為精此一義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謂之當作存乎化之所自裁存乎變易不測不失其常
之神化見於物著也裁之者存乎己微也此又一義也

中庸變先於化易傳化先於變取義不同凡言陰陽動
靜不可執一義以該之類如此中庸之言變知義之事
化則神之效也易傳之言化德盛之事變則神之用也

變者化之體化之體神也精微之蘊神而已矣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谷當作鬼傳寫之譌也神陽鬼陰而神非無陰鬼非無
陽祭禮有求陰求陽之義明鬼之有陽矣二氣合而體
物一屈一伸神鬼分焉而同此氣則同此理神非無自

而彰鬼非無所往而滅故君子言往來異於釋氏之言
生滅屈伸一指也死生一物也無間斷之死滅則常流

動於化中而察乎人心微者必顯孰能揜之耶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
見

鬼神無形聲而必昭著於物則苟有其實有不待形而見不待聲而聞一念之善惡動於不及覺之地若或使之發露蓋氣機之流行有則必著之也

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非畏其著見畏其實有之而不能過也一念之邪不審雖或制之不發而神氣既為之累見於事為不覺而成乎非僻不自測其所從來而不可遏抑蓋神氣者始終相貫無遽生遽滅之理勢念之於數十年之前而形之也忽成于一旦故防之也不可不早不得謂此念忘而後遂無憂如釋氏心忘罪滅之說也敵按此所謂天奪其魄也天者神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神者形也神氣既累必動乎四體而莫揜其形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

見聞之所推測名法之所循行人能也

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位猶至也盡心以盡性性盡而與時偕行合陰陽之化

乃位天德寶體之則實知之矣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

擴充其善以備乎理之用則大矣與時偕行而物無不

順非恃其大而可至也

在熟而已

一其心於道而漸積以自然則資深居安而順乎時故學莫妙於熟人之所以皆可為堯舜也

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張子之言神化極矣至此引而歸之於仁之熟乃示學者易簡之功學聖之奧也擇善固執熟之始功終食不違則熟矣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

熟則不勉

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天之神化惟不已故萬變而不易其常伯夷伊尹不勉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九

而大而止於其道有所止則不能極其變唯若孔子與時偕行而神應無方道在則誠道變則化化而一合於誠不能以所止測之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

心之所存推而行之無不合於理則天不能違矣理者

天之所必然者也

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

聖矣

伊尹自耕莘以來集義而純乎道故以覺民為志伐夏而天下服放君而太甲悔過雖所為有迹矯時以立德

未幾於化而天理順則亦幾於聖矣
化則位乎天德矣

仁熟而神無不存則與時偕行萬物自正其性命故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孔子之道自參天地贊化育不待取必於天也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成物皆成己之事而後驕心永釋因物順應而已不勞而後吝心不生此廣大高明之極也學者欲至於大當勿以小有所得而驕欲幾於化當勿以私有所得而吝若顏子之勿伐善勿施勞竭才以思企及則得矣

○無我而後大

誠者成身也非我則何有於道而云無我者我謂私意私欲也欲之害理善人信人幾於無矣唯意徇聞見倚於理而執之不通天地之變不盡萬物之理同我者從之異我者違之則意即欲矣無我者德全于心天下之務皆可成天下之志皆可通萬物備於我安土而無不樂斯乃以為大人

大成性而後聖

德盛仁熟不求備物而萬物備焉與時偕行成乎性而無待推擴斯聖矣聖者大之熟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十

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致按致知猶言

聖不可知則從心所欲皆合陰陽健順之理氣其存於中者無仁義之迹見於外者無治教政刑之勞非大人以降所可致知斯其運化之妙與太虛之神一矣自大人而上熟之則聖聖熟而神矣非果有不可知者為幻異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雜乎人而一於天也

○見幾則義明

事物既至則不但引我以欲者多端且可託於義者不一初心之發善惡兩端而已於此分析不苟則義明而

不為非義所冒

動而不括則用利

括收也滯也放義而行一如其初心推之天下無中止之機則用無不利矣

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

滋漸長而盛也義明而推行之無所撓止或屈或伸無非理矣時有否泰而身安恆一於義而心日廣德日潤矣此言學聖之始功在於見幾蓋幾者形未著物欲未雜思慮未分乃天德之良所發見唯神能見之不倚於聞見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十

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存神以知幾德滋而熟所用皆神化物而不為物化此作聖希天之實學也幾者動之微微者必著故聞見之習俗一入於中以成乎私意則欲利用安身而不可得況望其德之滋乎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察事物所以然之理察之精而盡其變此在事變未起之先見幾而決故行焉而無不利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義已明則推而行之不括無所撓止用利身安則心亦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七

安於理而不亂故吉凶生死百變而心恆泰如其行義不果悔吝生於所不豫雖欲養其心以靜正而憂惑相擾善惡與吉凶交爭於胸中未有能養者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外利內養身心率循乎義逮其熟也物不能遷形不能累唯神與理合而與天為一矣故君子欲窮神而不索之於虛欲知化而不億測其變惟一於精義而已義精而德崇矣所繇與佛老之強致者異也蓋作聖之一於豫養不使其心有須臾之外馳以為形之所累物之所

遷而求精於義則即此以達天德是聖狂分於歧路人禽判於幾希閑邪存誠與私意私欲不容有毫髮之差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
心思之貞明貞觀即神之動幾也存之則神存矣舍此而索之於虛無不測之中役其神以從妄矣

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
德未盛而欲變化以趨時為詭而已矣順者修身以俟命正己而物正

存虛明久至德
澄心攝氣莊敬以養之則意欲不生虛而自啟其明以涵泳義理而熟之不使間斷心得恆存而久矣此二者所以存神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七

順變化達時中
貞觀立而天地萬物之變不憂不逆行法以俟命隨時皆有必中之節放義以行而不括此二者所以順化也

仁之至義之盡也
存神順化則仁無不至義無不盡

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知微知彰虛明而知幾也不舍而繼其善久至德而達

時中也成性者成乎所性之善性焉安焉之聖也成乎性而神化在我豈致思助長者之所可擬哉言人性者天之神篤於生而為性其化則動植之物故曰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天德良能太和之氣健順動止時行而為理之所自出也熟則自知之大人以下立心求之則不知其從心不踰之矩爾非有變幻不測絕乎人而不可測如致思助長者之詫神異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志

聖而不已合一於神神者聖之化也莊生欲蔑聖功以清虛無累之至為神人妄矣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

德之獨至者為清為任為和皆止於量猶萬物之動者因其質也天之神萬化該焉而統之以太和之升降屈伸聖人之神達天下之亶亶而統之以虛明至德故動皆協一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存神於心之謂也

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為也

變化者因天下之動也其道則不私於形不執一於道不孤其德神存而順化以協其至常六龍皆可乘以御

天特在時位移易之間爾可於此以徵神之所為

○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有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變變化極矣而唯乾之六陽坤之六陰錯綜往來摩盪以成其變化爾此神之所為也故易簡而行乎天下之險阻於此而知神之為用純一不息隨其屈伸消長皆成乎化聖不可知唯以至一貞天下之動而隨時處中在運動之間而已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日用終日斷可識矣

經即所謂義也事理之宜吾心有自然之則大經素正則一念初起其為善惡吉凶判然分為兩途而無可疑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五

不待終日思索而可識矣張子之言神化盡矣要歸於一而奉義為大正之經以貫乎事物則又至嚴而至簡蓋義之所自立即健順動止陰陽必然之則敵按此所謂立天地之大正其義則協乎神之理疑神專氣以守吾心之義動存靜養一於此則存神以順化皆有實之可守而知幾合神化無不順此正蒙要歸之旨所以與往聖合轍而非賢知之過也

幾者象見而未形也

事無其形心有其象

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

己形則耳目之聰明可以知其得失不待神也然而知之已晚時過而失其中物變起而悔吝生矣

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精義而存之不息則所守之大經固性命各正之理於此閑邪存誠一念之動罔非吉矣故易曰介於石正其經也不終日貞吉念一起而即與吉為徒也順天地之至常變化而不渝矣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
不知神而以為無是不得已而姑饗之也則亡乎愛以為有是以山妖木魅饗之也則亡乎敬

見易而後能知神

易卦非錯則綜互相往來神伸而生生則嚮於鬼神屈而死死則返於神錯綜往來不息之道也
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天以神為道性者神之撰性與天道神而已也禮樂所自生一順乎陰陽不容已之序而導其和得其精意於進反屈伸之間而顯著無聲無臭之中和於形聲乃以立萬事之節而動人心之豫不知而作者玉帛鐘鼓而已此章言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皆自無而肇有唯窮神者兩得其精意以鼓舞天下而不倦故以鬼神興禮樂

以禮樂求鬼神者從其類也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義精則與神同其動止以神治物冒天下之道不待事至而幾先吉非立一義以待一事期必之豫也故中庸以明善為誠身之豫道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陰陽之糟粕聚而成形故內而為耳目口體外而為聲色臭味雖皆神之所為而神不存焉矣兩相攻取而喜怒生焉心本神之舍也馳神外徇以從小體而趨合於

外物則神去心而心喪其主知道者疑心之靈以存神不溢喜不遷怒外物之順逆如其分以應之乃不畱滯以為心累則物過吾前而吾已化之性命之理不失而神恆為主舜之飯糗茹草與為天子無以異存神之至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
敦厚敬持以凝其神也化因物治之而不累也君子之於物雖不徇之而當其應之也必順其理則事已靖物已安可以忘之而不為累若有體而無用則欲卻物而物不我釋神亦終為之不甯用非所用而體亦失其體

也

矣敬按莊子所謂其神凝而物不疵厲者蓋有體而無用也

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必欲事之靖物之安則事求可功求成馳情外徇而已

以喪矣敬按此言管晏之學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大德天德也敦誠以存神而隨時以應化則大而化之

矣敦者仁之體化者智之用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性性於所性之理安焉而成乎性不為習遷也物物因

物之至順其理以應之也性性則全體天德而神自存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大

物物則應物各得其理雖有違順而無留滯自累以與

物競感通自順而無不化矣此聖人之天德也學聖者

見幾精義以不違於仁動而不括以利用其智立體以

致用庶幾別於異端之虛寂流俗之功名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此言存神過化相為體用也徇物喪己者拘耳目以取

聲色唯我私之自累役於形而不以神用則物有所不

通而應之失其理故惟無我則因物治物過者化而已

以無所累而恆正存神則貫通萬理而曲盡其過化之

用過化之用即用存神之體而存神者即所以善過化

之用非存神未有能過化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範圍天地者神也必存之以盡其誠而不可舍二氣健

順之實以卻物而遁於物理之外釋言真空老言守靜

皆以神化為無有而思超越之非神則化何從生非化

則神何所存非精義以入神則存非存知非知喪己而

不能感物此二氏之愚也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圓者天之道也屈伸順感而各得神之圓也不倚於形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九

器則不徇物而流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作息飲食何莫非神之所為氣動而理即在其中百姓

日所用者皆神而徇物以忘其理故如水之流而不止

違於神而趨於鬼終屈而莫能伸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

經者人物事理之大本反者反而求乎心之安也止此

倫物而差之毫釐則失其正無不正則無不精非隨事

察察之為精也

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敦厚以體萬物之化乃盡物性而合天行而仁之用顯顯者顯其所敦也故易曰顯諸仁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

存諸中者為靜見諸行者為動義精而入神則所動而施行者皆中存之天德非因事求義而專於動也仁敦化則寂然不動之中萬化之理密運於心而無一念之息非虛寂為仁而專於靜也敦化者豈豫設一變化以紛吾思哉存大體以精其義而敦之不息爾動靜合一於仁而義為之幹以此張子之學以義為本

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

手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仁函萬化以敦其全體則隨所顯而皆仁六位時成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者此也義之精者體陰陽屈伸高下之秩敘而盡其神用義非外襲而圓行以不流神之所以藏諸用者此也無體無孤立之體異於老釋之靜無方無滯於一隅之方異於名法之動無體者所以妙合無方之神精義之德至矣哉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議

動物篇 此篇論人物生化之理神氣往來應感之幾以明天人相繼之妙形器相資之用蓋所以發知化之旨而存神亦寓其間其言皆體驗而得之非邵子執象數以觀物之可比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

動物皆出地上而受五行未成形之氣以生氣之往來在呼吸自稚至壯呼吸盛而日聚自壯至老呼吸衰而日散形以神而成故各含其性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

植物根於地而受五行已成形之氣以長陽降而陰升則聚而榮陽升而陰降則散而槁以形而受氣故但有質而無性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有形則有量盈其量則氣主而不能受以漸而散矣方來之神無頓受於初生之理非畏厭溺非疫厲非獵殺斬艾則亦無頓滅之理日生者神而性亦曰生反歸者鬼而未死之前為鬼者亦多矣所行之清濁善惡與氣俱而游散於兩間為祥為善為皆為孽皆人物之氣所

結不待死而為鬼以滅盡無餘也故按此論雖然有微人特未之體貼耳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用則伸不用則不伸鬼而歸之仍乎神矣死生同條而

善吾生者即善吾死伸者天之化歸者人之能君子盡

人以合天所以為功於神也故按全而歸之者必全而後可謂之歸也故曰歸者

人之能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

不散者謂魄

可以受聰明覺了之靈者魄也其不可受者形也嗜欲

之性皆魄之所攻取也但魄離之則不能發其用爾魄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雖不遠散而久亦歸於土其餘氣上蒸亦返於虛莫非

氣之聚則亦無不歸於氣也故按本女所謂不散者非終不散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

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冰有質故言才漚含虛故言性不得而與謂因乎氣之

凝浮海不能有心為之也疑聚而生才性成焉散而亡

則才性仍反於水之神此以喻死生同於太虛之中君

子俟命而不以死為憂盡其才養其性以不失其常爾

伊川程子改與為有義未詳

○有息者根於天

息呼吸也動物受天氣之動幾

不息者根於地

植物受地氣之靜化

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視聽持行可以多所為天氣載神故靈

根於地者滯於方

離土則槁矣地氣化形故頑

此動植之分也

人者動物得天之最秀者也其體愈靈其用愈廣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天秩

少長有等老穉殊用別於生之先後也高下以位言小

大以才量言相形而自著者也秩序物皆有之而不能

喻人之良知良能自知長長尊尊賢賢因天而無所逆

天之生物也有序

其序之也亦無先設之定理而序之在天者即為理

物之既形也有秩

小大高下分矣欲踰越而不能

知序然後經正

經即義也敬長為義之實推而行之義不可勝用矣

知秩然後禮行

尊尊賢賢之等殺皆天理自然達之而禮無不中矣秩序人所必繇而推之使通辨之使精則存乎學問故博文約禮為希天之始教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

魄麗於形鬼之屬魂營於氣神之屬此鬼神之在物者也魄主受魂主施鬼神之性情也物各為一物而神氣之往來於虛者原通一於細縕之氣故施者不吝施受者樂得其受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不知其所以然而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四

惟其固有可感之性也

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成形成質有殊異而不相踰者亦形氣偶然之偏戾爾及其誠之已盡亦無不同歸之理蓋其始也皆一氣之伸其終也屈而歸於虛不相悖害此鬼神合萬彙之往來於一致也存神者與鬼神合其德則舞干而苗格因壘而崇降不已於誠物無不體矣如其驕吝未化以善惡聖頑相治而相亢誠息而神不存則可感者且相疑貳而況不能相感者乎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

物也

凡物非相類則相反易之為象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之相錯餘卦二十八象之相綜物象備矣錯者同異也綜者屈伸也萬物之成以錯綜而成用或同者如金鑠而肖水木灰而肖土之類或異者如水之寒火之熱鳥之飛魚之潛之類或屈而鬼或伸而神或屈而小或伸而大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終同比類相觀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鑽而生火惟於天下之物知之明而合之離之消之長之乃成吾用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五

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

事之所繇成非直行速獲而可以永終始於勞者終於逸始於難者終於易始於博者終於約歷險阻而後易簡之德業興焉故非異則不能同而百慮歸於一致非同則不能異而一理散為萬事能有者乃能無積之厚而後散之廣能無者乃能有不諱屈而後可允伸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全身若不互相資以相濟事雖幸成且不知其何以成而居之不安未能自得物非其物矣

故一一作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天下之物一皆陰陽往來之神所變化物物有陰陽事亦如之其小大吉凶善惡之形知其所屈而屈此者可以伸彼知其所伸而伸者必有其屈以同相輔以異相治以制器而利天下之用以應事而利彼往之用以俟命而利修身之用存乎神之感而已神者不滯於物而善用物者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目眚則空中生華風眩則蟬鳴於耳雖事所可有而以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六

無為有非其實也妄人之說不仰觀俯察鑒古知今而唯挾偶然意見所弋獲而據為道教與之同也疾風迅雷非常之甚矣而其見其聞陰陽之正運於太虛人不能察爾放君伐暴成非常之事制禮作樂極非常之觀皆體陰陽必然之撰曉然與天下後世正告之而無思不服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神氣先應之也於此可徵鬼神之不捨

○人之有思益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一屈一伸交相為感人以之生天地以之生人物而不

息此陰陽之動幾也動而成乎一動一靜然必先有乾坤剛柔之體而後闔闢相摩猶有氣而後有呼吸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

開者伸也閉者屈也志交諸外而氣舒氣專於內而志隱則神亦藏而不靈神隨志而動止者也

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

開則與神化相接耳目為心效日新之用閉則守耳目之知而困於形中習為主而性不能持權故習心之累烈矣哉

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七

有取焉爾

形閉而神退聽於形故五臟之形有欣厭心亦隨之而結為妄形滯而私故也形為神用則靈神為形用則妄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

觸而相迫曰軋

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

銳往之氣與空中固有之氣相觸而成也

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

兩形相觸也然運桴而氣亦隨之迫於鼓而發聲則亦無非氣也聲之洪纖者形之厚薄疎密其氣亦殊感

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

敲音雷鳴鏞也三者形破氣氣爲之鳴

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氣出而唇舌匏竹斂之縱之以激成響氣發有洪纖體

有通塞之異而氣之舒疾宣鬱亦異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不感則寂感則鳴本有可鳴之理待動而應之必速良能自然之動幾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八

溫涼體之覺動靜體之用五行之神未成乎形者散寄於聲色臭味氣體之中人資以生而爲人用精而察之條理具秩敘分焉帝載之所以信而通也知天之化則於六者皆得其所以然之理而精吾義然亦得其意而利用而天理之當然得矣若一一分析以配合於法象則多泥而不通張子約言之而邵子博辨之察帝則以用物以本御末也觀物象以推道循末以測本也此格物窮理之異於術數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議

誠明篇 前篇統人物而言原天所降之命也此篇專就人而發性之蘊於人所受而切言之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爲人言而物在其中則謂統人物而言之可也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專乎人而不兼乎物矣物不可謂無性而不可謂有道道者人物之辨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專乎人而言之善而後謂之道汎言性則犬之性牛之性其不相類久矣盡物之性者盡物之理而已虎狼噬人以飼其子而謂盡父子之道亦率虎狼之性爲得其道而可哉禽獸無道者也草木無性者也唯命則天無心無擇之良能因材而篤物得與人而其者也張子推本神化統動植於人而謂萬物之一源切指人性而謂盡性者不以天能爲能同歸殊塗兩盡其義乃此篇之要旨其視程子以率性之道爲人物之偕焉者得失自曉然易見而抉性之藏該之以誠明爲良知之實則近世竊釋氏之藩以無善無惡爲良知者其妄亦不待辨而自闕學者欲知性以存養所宜服膺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

仁義天德也性中固有之而自知之無不善之謂良非聞見小知而已

行所不逮身所不體心所不喻偶然聞一師之言見一物之機遂自以爲妙悟小知之所以賊道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

理天也意欲人也理不行於意欲之中意欲有時而踰乎理天人異用也

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

因理而體其所以然知以天也事物至而以所聞所見者證之知以人也通學識之知於德性之所喻而體用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一源則其明白誠而明也

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通事物之理聞見之知與所性合符達所性之德與天

合德則物無小大一性中皆備之理性雖在人而小道

雖在天而大以人知天體天於人則天在我而無小大

之別矣

○義命合一存乎理

義之所在即安之爲命唯貞其常理而已

仁智合一存乎聖

天德本合徇其迹者或相妨也聖人與時偕行至仁非

柔大智非察兼體仁智而無仁智之名如舜好問好察智也隱惡揚善仁也合於一矣

動靜合一存乎神

靜動異而神之不息者無閒聖能存神則動而不離乎

靜之存靜而皆備其動之理敦誠不息則化不可測

陰陽合一存乎道

太和所謂道陰陽具而無倚也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誠者神之實體氣之實用在天爲道命於人爲性知其合之謂明體其合之謂誠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

氣化有序而亘古不息惟其實有此理也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

實知之實行之終身之慕終食之無違信之篤也

故君子誠之爲貴

有不誠則乍勇於爲而必息矣至誠則自不容已而欲

致其誠者惟在於操存勿使間斷己百己千勉強之熟

而自無不誠矣此章直指立誠之功特爲深切著明尤

學者之所宜加勉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

天道然也生之必成之四時序而百物成
偽實不有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人爲之偽意起而爲之意盡而止其始無本其終必忒
物謂事也事不成之謂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存養以盡性學思以窮理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性以健順爲體本太虛和同而化之理也繇是而仁義
立焉隨形質而發其靈明之知則彼此不相知而各爲
一體如源之分流矣恃靈明之知發於耳目者爲己私

智以求勝於物逐流而忘源矣

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

能安其所處爲立各效其材以有用爲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矣

己私成則雖有至教不能移矣此章統萬物於一源溯
其始而言之固合人物而言而曰立曰成則專乎人之
辭爾知之必有詳畧愛之必有區別理一分殊亦存乎
其中矣親疎貴賤之不同所謂順理也雖周知博愛而
必順其理蓋自天命以來秩敘分焉知其一源則必知

其分流故窮理盡性以交相爲功異於墨釋之教漫滅天
理之節文而謂會萬物於一己也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

天能者健順五常之體人謀者察識擴充之用也

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非孤守其惻隱羞惡恭敬自
然之覺必擴而充之以盡其致一如天之陰陽有實而
必於闔闢動止神運以成化則道因_因而性之量盡矣蓋
盡心爲盡性之實功也

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地有其理誠也聖人盡其心誠之者也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

非己之私得

則死無所喪

理明義正而道不缺氣正神清而全歸於天故君子之
生明道焉爾行道焉爾爲天效動死則_爾焉喪者喪其
耳目口體而神無損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無則不可爲體矣人有立人之體百姓日用而不知爾
雖無形迹而非無實使其無也則生理以何爲體而得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四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五

存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用也用者必有體而後
可用以此體爲仁義之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

天所命人而爲性者卽以其一陰一陽之道成之卽一
非二曰通此外無雜曰極人生莫不有性皆天道也故
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無二道

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稟氣有昏明則知能有偏全而一曲之誠卽天之誠故
乍見孺子之仁無受爾汝之義必發於情莫能終蔽也
天所命者通氣於性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六

命以吉凶壽夭言以人情度之則有厚於性而薄于命
者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理之所察子之以性卽予
之以順受之道命不齊性無不可盡也

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性存而道義出窮通天壽何至戕其生理

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任其質而不通其變惟學有未至故其端發見而不充
吉凶雜至而失其素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
人各有形形以內爲吾氣之區宇形以外吾之氣不至

焉故可立內外之名性命乎神天地萬物函之於虛靈
而皆備仁可以無不達義可以無不行氣域於形吉凶
禍福止乎其身爾然則命者私也性者公也性本無蔽
而命之戕性惟不知其通極於性也

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人知人道也知天知天性也知性之合於天德乃知
人性之善明者可誠而昏皆可明性盡則無所遇而不
可盡吾性之道絲是而知命之通極於性與天之命我
吉凶無心而無非順正者同其化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七

知性者知天道之成乎性知天者卽性而知天之神理
知性知天則性與天道通極於一健順相資屈伸相感
陰陽鬼神之情皆吾所有事而爲吾職分之所當修
者矣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

未生則此理在太虛爲天之體性已生則此理聚於形
中爲人之性死則此理氣仍返於太虛形有凝釋氣不
損益理亦不雜此所謂通極於道也

論聚散之本體不同也說詳太和篇註中

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此亦以水喻性形之受性猶水之受光水以受光為性人以通理為性有大小昏明者氣稟爾而曲者可致濁者可澄其性本能受也在學以明善而復初爾此所謂氣有昏明不足以蔽之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張子自注明天人之本無二

體天之神化存誠盡性則可備萬物於我有我者以心從小體而執功利聲色為己得則迷而喪之爾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張子重言良能蓋天地以神化運行為德非但恃其空晶之體聖人以盡倫成物為道抑非但恃其虛靈之悟故知雖良而能不逮猶之乎弗知近世王氏之學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人於異端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八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天理則與天同其神化徇人欲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性其總合兩也

天以其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即寓焉而疑之為性故有聲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義禮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聲色臭味順其道則與仁義禮智不相悖害合兩者而互為體也

命其受有則也

厚生之用有盈有詘吉凶生死因之此時位之不齊人

各因所遇之氣而受之百年之內七尺之形所受者止此有則而不能過

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

極總之要者知聲色臭味之則與仁義禮智之體合一於當然之理當然而然則正德非以傷生而厚生者期於正德心與理一而知吾時位之所值道即在是窮通壽夭皆樂天而安土矣若不能合一於理而吉凶相感則怨尤之所以生也

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

性無所不可盡故舜之於父子文王之於君臣極乎仁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九

義而無不可盡唯其於理無不窮故吉凶生死道皆行焉所遇者變而誠不變吾之則無往而非天則非若命之有則唯所受而不能越也

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

萬類靈頑之不齊氣運否泰之相乘天之神化廣大不能擇其善者而已其不善者故君子或窮小人或泰各因其時而受之然其所受之中自有使人各得其正之理則生理之良能自感於倫物而必動性貫乎所受不齊之中而皆可盡此君子之所以有事于性無事於命也

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君子有事於性無事於命而聖人盡性以至於命則於命不能無事焉天廣大而無憂聖人盡人道不可同其無憂故頑嚚必格知其不可而必為是以受人之天下而不為泰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不恤罪我相天之不足以與萬物合其吉凶又存乎盡性之極功而合兩所以協一也

○湛一氣之本

太虛之氣無同無異妙合而為一人之所受即此氣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

故其為體湛定而合一湛則物無可撓一則無不可受學者苟能凝然靜存則湛一之氣象自見非可以聞見測知也

攻取氣之欲

物而交于物則有同有異而攻取生矣

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氣之與神合者固湛一也因形而發則有攻取以其皆為生氣自然之有故皆謂之性生以食為重故言飲食臭味以該聲色貨利知德者屬厭而已

性有之不容絕也知德者知吾所得於天之不繫於此則如其量以安其氣而攻取息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心者湛一之氣所含湛一之氣統氣體而合於一故大耳目口體成形而分有司故小是以鼻不知味口不聞香非其所取則攻之而一體之間性情相隔愛惡相違况外物乎小體末也大體本也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天理之自然為太和之氣所體物不遺者為性凝之於人而函於形中因形發用以起知能者為心性者天道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一

心者人道天道隱而人道顯顯故充惻隱之心而仁盡推羞惡之心而義盡宏道者資心以效其能也性則與天同其無為不知制其心也故心放而不存不可以咎性之不善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蠶之練而絲木之伐而薪小人之勞力以養君子效死以報君國豈其性然哉其命然爾至於命則知命以樂天取於人物者有節不淫而殺生皆敦乎仁立命以相天治夫人物者裁成有道而茂對咸若其化人物之命皆自我而順正矣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故按性諸道言人物之性莫非道命諸天言人物之命莫非天

上智下愚有昏明而無得喪禽獸於人有偏全而無違

離知皆性諸道故取諸人以爲善聖不棄愚觀於物以

得理人不棄物知其皆命諸天則秩敘審而親疎上下

各得其理節宣時而生育肅殺各如其量聖人所以體

物不遺與鬼神合其吉凶能至人物之命也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故按物體我猶言物以我爲體

能體物則人物皆以我爲體不能離我以爲道必依我

之綏以爲來動以爲和九族睦百姓昭黎民變鳥獸草

木咸若物無有能遺我者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二

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己無不誠則循物無違而與天同化以人治人以物治

物各順其受命之正雖不能知者皆可使繇萬物之命

自我立矣所以然者我與人物莫不性諸道命諸天無

異理也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

不可不詆

知覺運動生則盛死則無能焉性者天理流行氣聚則

凝於人氣散則合於太虛晝夜異而天之運行不息無

所謂生滅也如告子之說則性隨形而生滅是性因形

發形不自性成矣曰性善者專言人也故曰人無有不善犬牛之性天道廣大之變化也人以爲性則無所不爲矣

○性於人無不善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理氣一源而各有所合於天無非

善也而就一物言之則不善者多矣唯人則全具健順

五常之理善者人之獨也

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攻取之氣逐物而往恆不知反善反者應物之感不爲

物引以去而歛之以體其湛一則天理著矣此操存舍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三

亡之幾也

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食色以滋生天地之化也如其受命之則而已恃其攻

取之能而求盈則湛一之本迷而不復

命於人無不正

天有生殺之時有否泰之運而人以人道受命則窮通

禍福皆足以成仁取義無不正也

繫其順與不順而已

盡其道而生死皆順也是以舜受堯之天下若固有之

孔子畏於匡危於陳蔡而無憂

行險以徼幸不順命者也

故必盡性而後可至於命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氣質者氣成質而質還生氣也氣成質則氣凝滯而局於形取資於物以滋其質質生氣則同異攻取各從其類故耳目口鼻之氣與聲色臭味相取亦自然而不可拂違此有形而始然非太和細縕之氣健順之常所固有也舊說以氣質之性爲昏明彊柔不齊之品與程子之說合今按張子以昏明彊柔得氣之偏者繫之才而不繫之性故下章詳言之而此言氣質之性蓋孟子所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四

謂口耳目鼻之於聲色臭味者爾蓋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知之理下愚所不能滅而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爲性而或受于形而上或受于形而下在天以其至仁滋人之生成人之善初無二理但形而上者爲形之所自生則動以清而事近乎天形而後有者資形起用則靜以濁而事近乎地形而上者亘生死通晝夜而常伸事近乎神形而後有者困於形而固將竭事近乎鬼則一屈一伸之際理與欲皆自然而非繇人爲故告子謂食色爲性亦不可謂爲非性而特不知有天命

之良能爾若夫才之不齊則均是人而差等萬殊非合兩而爲天下所大總之性性則統乎人而無異之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天地之性太和細縕之神健順合而無倚者也卽此氣質之性如其受命之則而不過勿放其心以徇小體之攻取而仁義之良能自不可揜蓋仁義禮智之喪於己者類爲聲色臭味之所奪不則其安佚而情於成能者也制之有節不以從道而奚從乎天地之性原存而未去氣質之性亦初不相悖害屈伸之間理欲分馳君子察此而已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五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弗性不據爲己性而安之也此章與孟子之言相爲發明而深切顯著乃張子探本窮歸之要旨與程子之言自別讀者審之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

昏明彊柔敏鈍靜躁因氣之剛柔緩急而分於是而智愚賢不肖若自性成故荀悅韓愈有三品之說其實才也非性也性者氣順理而生人自未有形而有形成乎其人則固無惡而一於善陰陽健順之德本善也才者成形於一時升降之氣則耳目口體不能如一而聰明

幹力因之而有通塞精粗之別乃動靜闢闢偶然之機
所成也性藉才以成用才有不善遂累其性而不知者
遂咎性之惡此古今言性者皆不知才性各有從來而
以才為性爾商臣之蠶目豺聲才也象之傲而見舜則
忸怩性也舜能養象楚頹不能養商臣爾居移氣養移
體氣體移則才化若性則不待移者也才之美者未必
可以作聖才之偏者不迷其性雖不速合於聖而固舜
之徒矣程子謂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為二其所謂氣
質之性才也非性也張子以耳目口體之必資物而安
者為氣質之性合於孟子而別剛柔緩急之殊質者為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六

才性之為性乃獨立而不為人所亂蓋命於天之謂性
成於人之謂才靜而無為之謂性動而有為之謂才性
不易見而才則著是以言性者但言其才而性隱張子
辨性之功大矣哉敵按動而有為之謂才才所謂心之
官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心之官
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天與性一也天無體即其資始而成人之性者為體參
和太極陰陽三而一也氣本參和雖因形而發有偏而
不善而養之以反其本則即此一曲之才盡其性而與
天合矣養之則性現而才為用不養則性隱而惟以才

為性性終不能復也養之之道沈潛柔友剛克高明強
弗友柔克教者所以裁成而矯其偏若學者之自養則
惟盡其才於仁義中正以求其熟而擴充之非待有所
矯而後可正故教能止惡而誠明不倚于教人皆可以
為堯舜人皆可以合於天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成猶定也謂一以性為體而達其用也善端見而繼之
不息則終始一於善而性定矣蓋才雖或偏而性之善
者不能盡揜有時而自見惟不能分別善者以歸性偏
者以歸才則善惡混之說所以疑性之雜而迷其真繼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七

善者因性之不容揜者察識而擴充之才從性而純善
之體現矣何善惡混之有乎

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惡盡去謂知性之本無惡而不以才之偏而未喪者誣
其性也善惡相形而著無惡以相形則善之名不立故
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分言之而不曰性善反才之
偏而恰合於人以其可欲而謂之善矣善者因事而見
非可以盡太和之妙也抑攷孟子言天之降才不殊而
張子以才為有偏似與孟子異矣蓋陷溺深則習氣重
而竝屈其才陷溺未深而不知存養則才伸而屈其性

故孟子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亦非才之功可見是才者性之役全者不足以爲善偏者不足以爲害故困勉之成功均於生安學者當專于盡性勿恃才之有餘勿諉才之不足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繼善而得其性之所固有曰德此言氣者謂偏氣成形而氣即從偏發用者也勝氣者反本而化其偏也德不至而聽才氣之所爲則任其一偏之爲而或迺或逆善惡混而吉凶亦無據矣以善之純養才於不偏則性焉安焉於德而吉無不利則皆德之所固有此至於命而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八

立命也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與天同德則天之化理在我矣

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氣成乎形體之強弱形則凝滯而不可變故跖壽而顏

天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

形氣之厚薄不可變也

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理御氣而可變者也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易簡乾坤之德所謂天德成位乎中者君師天下而參贊天地

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

天之聰明自民能通天下之志而悅之人歸即天與此天命之實理固然也

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

仲尼不遇堯舜之薦無可乘之權故德不加于天下民不知歸而繼世之君非桀紂之無道尙能有其位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十九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

舜禹未嘗受天子之命於初生之氣稟唯以德馴致之窮理盡性而命即理於斯著矣然理至而命自至固無欲得之心自無或爽之命理則然也

必曰舜禹云者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繼世之君乘勢而有天下命乎氣也湯武則未嘗無求之之心非與天通理故可曰俟命而不可曰至于命有天下而不與則以德馴致而無心所以合一於神化此明天子之位舜禹能以其德馴致則吉凶禍福何不自

我推移而特非有心為善以福者之所能與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

皆氣之為也其本體之清微者無性而不通不疾而速及其聚而成象又聚而成形則凝滯而難於推致矣

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惑於性

風雷無形而有象心無象而有覺故一舉念而千里之境事現於俄頃速於風雷矣心之情狀雖無形無象而必依所嘗見聞者以為影質見聞所不習者心不能現其象性則統乎神理凡理之所有皆性之所留寂然不動之中萬象賅存無能禦也是以天之命物之性本非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三

志意所與而能盡其性則物性盡天命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無不通蓋心者翕闔之幾無定者也性者合一之誠皆備者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氣之偏者才與不才之分而已無有人生而下愚以終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及穿窬之可羞者世教衰風俗壞才不逮者染於習尤易遂日遠於性而後不可變象可格而商臣終於大惡習遠甚而成乎不移非性之有不移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性無不善有纖芥之惡則性即為蔽故德之已成猶加察於幾微此虞書於精一執中之餘尤以無稽弗詢為戒為邦於禮明樂備之後必於鄭聲佞人致謹也心無過而身猶有之則不能純粹以精以成乎性焉安焉之聖德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識知則喪其大矣

思慮者逆詐億不信之小慧識知者專己保殘之曲學天即理也私意雖或足以知人而成事而不能通於天理之廣大與天則相違者多矣張子此言與老釋相近而所指者不同學者辨之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三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一於天理之自然則因時合義無非帝則矣異行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自成其能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

無不在之謂察左右者與時偕行而無所執也

天理者時義而已

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時以通乎變化義以貞其大常風雨露雷無一成之期而寒暑生殺終於大信君子之行藏刑賞因時變通而協于大中左宜右有皆理也所以在帝左右也

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小慧所測記問所得不恃以為學誨所明者一以其誠而已誠者天理之實然無人為之偽也

○和樂道之端乎

和者於物不逆樂者於心不厭端所自出之始也道本人物之同得而得我心之悅者故君子學以致道必平其氣而欣於有得乃可與適道若操一求勝于物之心而視為苦難早與道離矣下章言誠言敬而此以和樂先之非和樂則誠敬局隘而易於厭倦故能和樂為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誠敬所自出之端

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不氣矜以立異則時無不可行物無不可受不疲形以厭苦則終食無違終身不去和樂者適道之初心而及其至也則與天地同其久大矣性體性也太虛之體網緼大和是以聚散無恆而不窮於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人皆可學而不能幾唯其用情異也

○莫非天也

耳目口體之攻取仁義禮智之存發皆自然之理天以厚人之生而立人之道者也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陽動而通乎神陰靜而成乎形神成性形資養凡物欲之需皆地產之陰德與形相滋益者也氣動而不凝滯於物則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礙而不窮於生貪養不已馳逐物欲而心之動幾息矣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好善惡惡德性也領者順其理而挈之也陽明之德剛健而和樂陰濁則荏苒而賊害以攻取於物欲澄其濁而動以清剛則不可以不學學者用神而以忘形之累日習於理而欲自遏此道問學之所以尊德性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

釋氏以天理為幻妄則不誠莊生以逍遙為天遊則不莊皆自謂窮理盡性所以成道

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性受於天理之實然何偽之有雖居靜而留萬化以不息何慢之有若王介甫之雜機巧蘇子瞻之好驕樂皆自言知性所知者釋氏莊生之所謂性也恍忽無實而徜徉自廢之浮氣也居處恭執事故與人忠乃以體性之誠心恆存而性顯則不待推求而知之真矣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

勉強則志困而氣疲求其性焉安焉未能也

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者存其迹不勉者存其神存神之至與天地同其信

威中庸言勉強則成功一而張子以勉為非性似過高

而不切於學者乃釋此篇之旨先言和樂而後言誠莊

則學者適道之始必以和樂之情存誠而莊莅然後其

為誠莊也可繼馴而致之聖人之至善合天不越乎此

蓋中庸所言勉強者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固不容已於

勉強而誠莊乃靜存之事勉強則居之不安而涉於人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三五

為之偏且勉強之功亦非和樂則終不能勉養蒙之道

通於聖功苟非其本心之樂為強之而不能以終日故

學者在先定其情而教者得之以順古人為教先以勺

象其此意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

義不當死則慎以全身義不可生則決於致命直也氣

常伸而理不可屈天所命人之正者此也

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處安平而枉以幸福必臨難而苟於求免憑氣數之偶

然幸而得福者有矣以正言之刑戮之民爾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

屈則必伸伸則必屈善其屈以裕其伸節其伸所以安

其屈天地不息之誠太和之妙也人能以屈感伸

斂華就實而德自著以伸感屈善其得者善其喪皆體

天地自然之實理修身俟命而富貴不淫貧賤不屈天

壽不貳用無不利矣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

情實也事之所有為情理之所無為偽事可為而即為

而不恤其非里之實以事起事以名邀名以利計利則

雖事或實然而雜之以妄幸而得利害亦伏焉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三五

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

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誠者吾性之所必盡天命之大常也順之則雖凶而為

必受之命逆則雖幸而得吉險道也險則未有不危者

故比于死而不與惡來同其誅曹丕司馬昭雖竊大位

而禍延於世不可以屈伸之數幸事之或有而不恤理

之本無也此章釋易傳之旨而決之於義利之分為天

道物理之恆人禽存去之防其言深切學者近取而驗

吾心應感之端決之於幾微善惡得失判為兩途當無

所疑矣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性命之理本無不正順之則當其伸而自天佑之當其屈而不媿于天若滅理窮欲以徼幸者非其性之本然命之當受爲利害之感所搖惑而致爾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

三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譏

大心篇 此上六篇極言天人神化性命之理自此以下三篇乃言學者窮理精義之功明乎道之所自出則功不妄反諸學之所必務則理不差君子之道所以大而實也此篇乃致知之要下二篇乃篤行之實知之至而後行無不得又學者知止之先資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

大其心非故擴之使遊於荒遠也天下之物相感而可通者吾心皆有其理唯意欲蔽之則小爾繇其法象推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其神化達之於萬物一源之本則所以知明處當者條理無不見矣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體也盡心以循之則體立而用自無窮

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聞見習也習之所知者善且有窮況不善乎盡性者極吾心虛靈不昧之良能舉而與天地萬物所從出之理合而知其大始則天下之物與我同源而待我以應而成故盡孝而後父爲吾父盡忠而後君爲吾君無一物之不自我成也非感於聞見觸名思義觸事求通之得

謂之知能也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朱子謂知性乃能盡心而張子以盡心為知性之功其說小異然性處於靜而未成法象非盡其心以體認之則偶有見聞遂據為性之實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鑿也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心不盡則有外一曲乍得之知未嘗非天理變化之端而所遺者多矣

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二

天下有其事而見聞乃可及之故有堯有象有瞽有舜有文王幽厲有三代之民事迹已著之餘傳聞而後知遂挾以證性知為之格矣德性之知循理而及其原廓然於天地萬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於天而即所得以自喻者也

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萌者所從生之始也見聞可以證于知己知之後而知不因見聞而發德性誠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鏡而悉

○由象徇心徇象喪心

物之有象理即在焉心有其理取象而證之無不通矣若心所不喻一絲於象而以之識心則徇象之一曲而喪心之大全矣故乍見孺子入井可識惻隱之心然必察識此心所從生之實而後仁可喻若但據此以自信則象在而顯象去而隱且有如齊王全牛之心反求而不得者矣

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知象者本心也非識心者象也存象於心而據之為知則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謂此為吾心之知也明矣見聞所得者象也知其器知其數知其名爾若吾心所以制之之義豈彼之所能昭著乎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三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

受聲色而能知其固然因恃為己知而不察知所從生陋矣

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

耳與聲合目與色合皆心所翕闔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則豈耳目聲色之力哉故輿薪過前羣言雜至而非意所屬則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

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合內外者化之神也誠之幾也以此爲知則聞之見之而知之審不聞不見而理不亡事卽不隱此存神之妙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

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敬按幾萬里之

當作百

言道體之無涯以耳目心知測度之終不能究其所至

故雖日之明雷霆之聲爲耳目所可聽觀而無能窮其

高遠太虛寥廓分明可見而心知固不能度況其變化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四

難知者乎是知耳目心知之不足以盡道而徒累之使

疑爾心知者緣見聞而生其知非真知也

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

盡其心者盡心之本知

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心所從來者日得之以爲明雷霆得之以爲聲太虛細

縕之氣升降之幾也於人則誠有其性卽誠有其理自

誠有之而自喻之故靈明發焉耳目見聞皆其所發之

一曲而函其全於心以爲四應之真知知此則見聞不

足以累其心而適爲獲心之助廣大不測之神化無不

達矣此盡性知天之要也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要也

累者累之使禦於見聞之小爾非欲空之而後無累也

內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

不顯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乃以啟發其心思而會歸於

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窮理之學也此篇力辨見

聞之小而要歸於此張子之學所以異於陸王之孤僻

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

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其知之知去聲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五

身謂耳目之聰明也形色莫非天性故天性之知絲形

色而發習者引聞見之知以窮理而要歸於盡性愚者

限於見聞而不反諸心據所窺測恃爲真知徇欲者以

欲爲性耽空者以空爲性皆聞見之所測也

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

功而自謂已知爾

形之所發莫非天也物變之不齊亦莫非天也兩相攻

取而順逆之見生焉若能知性知天則一理之所貫通

有真是而無待是非之兩立以相比擬因天理之固然

而不因乎聞見則無恃以自矜其察矣待有幽厲而始

知文武之民善待烏喙之毒而始知菽粟之養乎同異萬變俛得俛失不足為知也明矣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

萬物之所自生萬事之所自立耳目之有見聞心思之能覺察皆與道為體知道而後外能盡物內能成身不然則徇其末而忘其本矣

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

視聽言動無非道也則耳目口體全為道用而道外無徇物自恣之身合天德而廣大肆應矣

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六

物身者以身為物而為道用所謂以小體從大體而為大人也不以道用其耳目口體之能而從嗜欲以沈溺不反從記誦以玩物喪志心盡于形器之中小人之所以卑也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不息而大公一於神一於理一於誠也大人以道為體耳目口體無非道用則入萬物之中推己即以盡物循物皆得於己物之情無不盡物之才無不可成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於道張子自注成心者私意也

成心者非果一定之理不可奪之志也乍然見聞所得

未必非道之一曲而不能通其感於萬變徇同毀異強異求同成乎己私違大公之理恃之而不忘則執一善以守之終身不復進矣萬世不易之常經通萬變而隨時得中學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習成之見知有未至之境則可與適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

○化則無成心矣

大而化之則心純乎道盡無方無體之理自無成心成心者意之謂與

意者心所偶發執之則為成心矣聖人無意不以意為成心之謂也蓋在道為經在心為志志者始於志學而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七

終於從心之矩一定而不可易者可成者也意則因感而生因見聞而執同異攻取不可恆而習之為恆不可成者也故曰學者當知志意之分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中無定在而隨時位之變皆無過不及之差意不得而與焉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張子自注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也言

心存謂成心未忘也性為神之體而統萬善若以私意為成心則性之廣大深微不能盡者多矣揚之義墨之

仁申之名韓之法莫非道之所可而成乎性之偏惟挾之以爲成心而不能極道之深充道之廣也盡性而無成心則大人以下有所執以爲善者皆不測其時行時止進退勸威之妙蓋聖人之神超然知道之本原以循理因時而已敵按不可知者謂大人以下皆不能測之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

視聽之明可以攝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於是而可以知物之不足而我之有餘則不徇物以自替其大矣以道體物我則道大

物與我皆氣之所聚理之所行受命於一陰一陽之道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八

而道爲其體不但夫婦鳶魚爲道之所昭著而我之心思耳目何莫非道之所凝承而爲道效其用者乎唯體道者能以道體物我則大以道而不以我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於道無不體則充寶光輝而大矣狂者見我之尊而卑萬物不屑徇物以爲功名而自得乃考其行而不揜則亦耳目心思之曠達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物無所隱

燭天理者全體而率行之則條理萬變無不察也萬象之情狀以理驗其合離則得失吉凶不待逆億而先覺

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一物之中溺

形蔽明而成影人欲者爲耳目口體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耳困于聲目困于色口困于味體困于安心之靈且從之而困於一物得則見美失則見惡是非之準吉凶之感在肩睫而不知此物大而我小下愚之所以陷溺也此章直指智愚之辨窮本推源最爲深切尤學者之所宜知警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

天命太和絪縕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釋氏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置之不見不聞而卽謂之無天地本無起滅而以私意起滅之愚矣哉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九

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張子自注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小謂耳目心知見聞覺知之限量大者清虛一大之道體末者散而之無疑於滅聚而成有疑於相緣以起而本無生惟不能窮夫屈伸往來於太虛之中者實有絪縕太和之元氣爾健順五常之體性故直斥爲幻妄己所不見而謂之幻妄真夏蟲不可語冰也蓋太虛之中無極而太極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特視不可見聽不

可聞爾存神以窮之則其富有而非無者白見緣小體
視聽之知則但見聲色俱泯之為無極而不知無極之
為太極其云但願空諸所有既云有矣我烏得而空之
不願實諸所無若其本無又何從可得而實之惟其乍
離人欲而未見夫天理故以人欲之妄槩天理之真而
非果有賢知之過亦愚不肖之不及而已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

其直指人心見性妄意天性不知道心而以惟危之人
心為性也天用者升降之恆屈伸之化皆太虛一實之
理氣成乎大用也天無體用即其體範圍者大心以廣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運之則天之用顯而天體可知矣致按中庸云天地之
道博也厚也高也明

也悠也久也正所謂
天無體用即其體也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
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萬化之屈伸無屈不伸無伸不屈耳目心知之微明驚
其所自生以為漚合疑其屈而歸於無則謂凡有者畢
竟歸空而天地亦本無實有之理氣但從見病而成皆
其云同一雨而天僊見為寶羅刹見為刀乃盜賊惡月
明行人惡雨滂之偷心爾是蔽其用於耳目口體之私
情以己之利害為天地之得喪因欲一空而銷隕之遂

謂一真法界本無一物則溺其志以求合而君父可滅
形體可毀皆其所不恤已

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
小也夢幻人世

以虛空為無盡藏故塵芥六合以見聞覺知所不能及
為無有故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
乎

夢幻無理故人無有窮究夢幻者以人世為夢幻則實
有日新之理皆可置之不思不議矣君可非吾君矣父

張子正蒙注卷四上

可非吾父矣天理者性之撰此之不恤是無性矣故其
究竟以無生為宗而欲斷言語絕心行茫然一無所知

而妄謂無不知流遁以護其愚悍無所不至矣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

如華藏世界等說是也不知法界安立於何所其愚蚩
適足哂而已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不能究所從者不知太和網緼之實為聚散之府則疑
無所從生而惟心法起滅故立十二因緣之說以無明
為生死之本統而論之流俗之徇欲者以見聞域其所

知也釋氏之邪妄者據見聞之所窮而遂謂無也致知之道惟在遠此二愚大其心以體物體身而已

莊子正蒙注卷四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中正篇 此篇博引論語孟子之言以著作聖之功而終之以教者善誘之道其云中道者即堯舜以來相傳之極致大學所謂至善也學者下學立心之始即以此為知止之要而求得焉不可疑存神精義為不可企及而自小其志量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不倚之謂中得其理而守之不為物遷之謂正中正則奉天下之大本以臨事物大經審而物不能外天下之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道貫於一矣有成心者有所倚徇見聞者必屢遷唯其非存大中而守至正故與道多違

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居者存之於心待物之來而應之

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安而至於大

所止者至善也事物所以然之實成乎當然之則者也以健順之大常為五常之大經擴之則萬事萬物皆效

法焉而至於大矣

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

仁者生物之理以此生則各疑之為性而終身率繇條

理暢遂無不_因焉是性命之正不倚見聞之私不爲物欲所遷者也知欲仁則志於仁矣

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

學所以擴其中正之用而_因之者也學雖未_因而志於仁抑可以無惡者蓋夫人之心善則欲惡則惡情之所然卽二氣之和順而不可逆者也惻然有動之心發生於太和之氣故苟有諸己人必欲之合天下之公欲不違二氣之正乖戾之所以化也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顏子之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養其心以求化於迹則既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二

志於仁抑能通物理之變而周知之具聖人之體矣未極乎高明廣大至善之境以貞萬物於一原故未造聖人之極致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仁以_因之仁坊本作位者誤

中道者大中之矩陰陽合一周流於屈伸之萬象而無偏倚者合陰陽健順動靜於一而皆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庸自其存中而後發之和言之則中其體也和其用也自學者奉之爲大木以立於四達之道言之本乎太和而成無過不及之節則和又體而中其用也仁者中道之所顯也靜而能涵吾性之中則天理來復

自然發起而生惻隱之心以成天下之用道自_因矣無中道而_因則窮大而失其居

老之虛釋之空莊生之逍遙皆自欲_因者無一實之中道則心滅而不能貫萬化矣

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

苟欲_因而失其居則視天下皆非吾所安之土故其極至於恤私而蔑君親縱欲而習放誕以爲不繫不畱理事皆無礙而是非不立與不肖者之偷污等矣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則審乎是非之微知動靜之因微成著而見天地之心顏子知用中道之極以求仁故仁將來復

未至聖而巳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不居未能居也居之安則不思不勉而與天同其化矣未見其止者顏子早天故不及止於至善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

大中者無所不中至正者無所不正貫天下之道者也文有古今質文之異而用之皆宜非博辨而不適於用約以禮修之於己無心於物物無不應蓋文與禮一皆

神化所顯著之迹陰陽剛柔仁義自然之秩敘不倚於一事一物而各正其性命者也

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神化之理散爲萬殊而爲文麗於事物而爲禮故聖人教人使之熟習之而知其所繇生乃所以成乎文與禮者人心不自己之幾神之所流行也聖人存神隨時而處中其所用以感天下者以大本行乎達道故錯綜變化人莫能測顏子之歎以此如禮記所載拱而尚左之類亦文與禮之易知易從者得其時中而人且不知亦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四

可以思聖人義精仁熟熟而入化之妙矣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

無惡則不拂人之性而見可欲

誠善於心之謂信

有諸己者誠自信於心也

充內形外之謂美

義理足乎日用德純一致無疵類曰美

塞乎天地之謂大

天地之間事物變化得其神理無不可彌綸者能以神御氣則神足以存氣無不勝矣

大能成性之謂聖

大則無以加矣熟之而不待擴充全其性之所能而安之以成乎固然不待思勉矣

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聖之大用也合陰陽於一致進退生殺乘乎時而無非天理之自然入不得以動靜剛柔仁義之迹測之聖之神也六者以正志爲入德之門以存心立誠爲所學之實以中道貫萬理爲至善之止聖與神則其熟而馴致者也故學者以大心正志爲本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五

窮高明者達太虛至和之妙而理之所從出無不知也極博厚者盡人物之逆順險阻皆能載之而無所拒也窮高明則文皆致用極博厚則禮能感通而後天下之富有皆得其大中之矩以貫萬理顏子彌高彌堅之歎非侈心於高堅所以求中道爾不窮高明不極博厚而欲識中道非偏則妄矣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

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體合氣質攻取之性一爲道用則以道體身而身成大其心以盡性熟而安焉則性成

身與性之所自成者天也人爲蔽之而不成以道體天而後其所本成者安之而皆順君子精義研幾而化其成心所以爲作聖之實功也

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欲罷不能而未熟私意或間之也行而不息則成矣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與時偕行而無不安然後大無所禦以天地萬物一體爲量而有任之意存則動止進退必有所礙不能全其大矣任之意卽有思勉有方體也

○知德以大中爲期可謂知至矣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六

大中者陰陽合德屈伸合機萬物萬理之大本也知之而必至於是以爲止知乃至其極也

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

中庸中之用也擇者擇道心于人心之中而不以見聞之人爲襍天理之自然也固執動靜恆依而不失也擇之精執之固熟則至矣

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學知擇執以至於中也不息則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學者俗儒以人爲爲事功異端以窮大失居爲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驕吝或謂知有是事便

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雖小有得以間斷而失之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

體才也才足以成性曰正聰明彊固知能及而行能守則自宏矣

不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得中道之一實以體天德然後可備萬物之理才既偏矣不矯而欲宏則窮大失居宏非其宏矣蓋才與習相狎則性不可得而見習之所以溺人者皆乘其才之相近而遂相得故矯習以復性者必矯其才之所利不然陷於一曲之知能雖善而隘不但人欲之局促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七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致按此言變化與朱子中庸章句異詳後致曲不貳章變謂變其才質之偏化則宏大而無滯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者中之撰也中者大之實也盡體天地萬物之化理而後得大本以隨時而處中得中道而不遷則萬化皆繇之以宏而用無不備矣

○大亦聖之任

聖之任亦大之至爾

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

伊尹耕於有莘亦夷之清出而五就湯五就桀亦惠之

和可兼二子而執義已嚴圖功已亟皆勉也

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聖人謂孔子順性而自止於大中因天道而自合其時中不以道自任故化不可測伊尹之道疑於孔子而大與聖分焉故辨之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伯夷柳下惠體清和而熟之故孟子謂之為聖化於清和也伊尹大矣而有所勉夷惠忘乎思勉而未極其大清和未極其大故中不能止任者未止於中故大不能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八

化唯孔子存神而忘迹有事於天無事於人聖功不已故臻時中之妙以大中貫萬理而皆安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則見難而必勉未能有必待思而得之見道於外則非己所固有而不安存神以居德則雖未即至而日與道合作聖之功其入德之門審矣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

道謂順道而行不尊德性徇聞見而已

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

不宏不大區限於一己而不備天地萬物之實則窮微

察幽且流於幻妄

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極乎形而上之道以燭天理之自然則雖動必遵道而與時違張子此說與陸子靜之學相近然所謂廣大高明者皆體物不遺之實而非以空虛為高廣此聖學異端之大辨學者慎之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凡入之心離此四者則無所用心異端欲空此四者而寄其心於虛寂恂悅皆未能有事聖人豈其然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人所易知爾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九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

不得已者理所必行乘平時位已之則失義也

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

有心為者立意以求功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也

大人正己而已居大正以臨物皆為己也得萬物理氣之大同感物必通矣

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以欲正物故正己以正之賢於藏身不怨者爾而政教督責有賢智臨人之意物不感而憂患積矣

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

利者利其功假者假其名非義也

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

性成乎必然故無意而必為繇者以其存於中者率而行之也孟子曰繇仁義行

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邪

意者人心偶動之機類因見聞所觸非天理自然之誠故不足以盡善而意不能恆則為善為惡皆未可保故志於仁者聖功之始有意為善者非辟之原志大而虛含眾理意小而滯於一隅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

仲尼絕四自始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意必固我以意為根必固我者皆其意也無意而後三者可絕也初學之始正義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及其至也義精仁熟當為而為與時偕行而所過者化矣聖功之始基即天德之極致下學上達一於此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理所不可止義也不得為時所未可為命也義命合一存乎理順理以屈伸動靜智斯大矣

○意有思也

未能有諸己而思及之

必有待也

期待其必得

固不化也

事已過而不忘

我有方也

一方之善可據而據之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地誠有而化行不待有心以應物無施生無方栽培傾覆無待於物以成德無必無四時運行成功而不居固竝育竝行無所擇以為方體無我無四者忘則體天矣此言成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一

德之極致四者絕也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

隨時循理而自相貫通順其固然不鑿聰明以自用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鑿者理所本無妄而不誠

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順義以直行養其中道無私妄以為之害矣此始學之存心當絕四者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

意必固我皆妄也絕之則心一於天理流行之實而不

妄動

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養其所止之至善則知此心與天地同其無方而進於大

○無所感而起妄也

天下無其事而意忽欲為之非妄而何必固我皆緣之以成也

感而通誠也

神存而誠立誠則理可肆應感之而遂通

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三

萬事萬物之不齊善惡得失二端而已大經正大義精則可否應違截然分辨皆素也計度而知設未有之形以料其然是非之理不察者多矣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

明善乃所以立誠教者所以明也

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以義為大經研其所以然則物理無不察所立之教皆

誠明矣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按此言斯立斯和與問不能章解私淑艾亦為凡此類註皆如張子之意而通之不與釋未之旨說見下卷作者篇

得物情事理屈伸相感之義以教人而審其才質剛柔

之所自別則矯其偏而立斯立動其天而自和樂以受

裁竭兩端之教所以中道而立無貶道以徇人之理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進而據者德也志道則壹其志於性天之理其得為真

得愈進而愈可據小謂藝也和者萬事一致之理依仁

則藝皆仁之散見而知合於一貫明非據事以為德游

小而忘大也

○志學然後可以適道

志學者大其心以求肖夫道則無窮之體皆可繇之而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三

至

強禮然後可與立

強者力制其妄敦行其節動無非禮則立身固矣

不惑然後可與權

理一而有象有數有時有位數墮而不亂象變而不驚

時變而行之有素位殊而處之有常輕重大小屈伸通

一而皆齊可與權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申明不惑可權之義言博文而集義之蕃變無所疑惑

則無往而不得其經之正此強禮之後立本以親用之

學經正則 物皆備而天下之道貫於經之一故其趨不同而皆仁也權者以銖兩而定無方之重輕一以貫之之象隨時移易而皆得其平也明此則權即經之所自定而反經合權之邪說愈不足立矣抑張子以博文之功在能立之後與朱子以格物為始教之說有異而大學之序以知止為始修身為本朱子謂本始所先則志道強禮為學之始基而非志未大立未定徒恃博文以幾明善明矣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四

理者合萬化於一源即其固然而研窮以求其至極則理明乃舍其屈伸相因之條理而別求之則恍惚幻妄之見立而理逆矣義者一事有一事之宜因乎時位者也徙而不執乃得其隨時處中之大常若執一義而求盡其微則揚之為我墨之兼愛所以執一而賊道資深自得則本立而應無窮若即耳目所習見習聞者察之則蔽於所不及見聞言僻而易窮如釋氏生滅之說足以惑愚民而已矣其智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

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朱子之說本此而以生安為知學利為仁則有小異其說可通參各有所本要之知仁勇各有生安學利困勉之差非必分屬三品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為天下之一人豈可槩望之天下哉治天下以天下而責一人之獨至於已故養先於教禮先於刑所為易從而能化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五

敦篤者奮發自強於必為勇之次者也如天道不已而然則仁者之終身無違也以天體身以身體道知其不容己而何已之有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

達者通物我於一也君子所欲者純乎善而無不善爾若善則專美於己不善則聽諸物是拒物私我而善窮於己不善矣

循理者其悅之

己有善則悅人有善視之無異於己是達善也不循理者其改之

己有過則改人有惡則反求自盡而化之是達不善也
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非但天子爲然橫逆不改而三自
反所以盡己而感人也

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

己知之待人言而行之歸其功於人不自有也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形迹化而天理流行神化之事也然學者克去己私以
存心則亦何遠之有哉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十一

必可言也如是

學謂窮理精義以盡性之功名之曰善人則其實也無

惡之謂善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陷於惡有諸己也

仁者心之安心所不安則不欲故不陷於惡鄉原則踐
成法以自文而不恤其心之安故自以爲善者皆惡人

雖欲之相似而實相反

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而學則洗心藏密而入聖人之室矣聖非不可學

而至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

惡之誠則知之明不善當前而與己相拂如惡惡臭過
前而即知之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未嘗取不仁之惡而決擇之則或見爲當然狎習之而
不知惡故窮異端之妄必知其不仁之所在然後別天

理之幾微不然且有如游謝諸子暗淫於其說者矣司
馬君實好善篤而惡惡未精故蘇子瞻與游而不知擇

道雖廣而義不得不嚴君子所以反經而消邪慝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七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徒欲善而不辨其惡以去之則義有所不正徒行其是
而不防是之或非則仁有所不純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嚴以拒不仁而辨之於微然後所好者純粹以精之理
行習之似是而非者不能亂也故坤之初六履霜而辨

堅冰之至苟或唯不知此是以陷於亂臣賊子之黨而
不自知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

越過也學以充實其所以然之理作聖之功也此節傳

連下章傳寫之譌今別之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

求必得也

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
不容有繼芥之鬻也

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成身者卓然成位乎中直方剛大而無媿作於天人也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君子之好惡用諸己小人之好惡用諸物涵泳孔子之
言而重歎之張子之學所為壁立千仞而不假人以游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廿九

洪之便先儒或病其已迫乃誠偽之分善惡之介必如

此謹嚴而後可與立彼託於春風沂水之狂而陶然自

遂者未足以開來學立人道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順也順其志也志於仁義而不違志與相依而不違

則不能自已而進於德矣此釋說命孫志時敏之義明

孫非柔緩之謂乃動與相依靜與相守敏求而無須臾

之違也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文者禮之著見者也會通於典禮以服身而制心所謂

至簡也不博考於至著之大而專有事於心則虛寂恍
惚以為簡叛道而之於邪矣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

溫故知新非以侈見聞之博多識而力行之皆可據之
以為德

經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

即所聞以驗所進

經舊所見聞而察來

據所聞以義類推之

皆其義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廿九

皆博文之益也存神以立本博文以盡其蕃變道相輔

而不可偏廢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人雖窮凶極惡亦必有所挾以為名其所挾之名則亦

是也堯以天下與人而丹朱之傲不爭若殷之頑民稱

亂不止亦有情理之可諒倘挾吾之是以摘彼之非庸

詎不可而已亦有歉矣大其心以體之則唯有責己而

已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以窮理而成身察理於橫逆之中則義精而仁宏求

己以必盡之善則誠至而化行乃聖學之極致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傳言述之爲教也學行模倣以飾其行也資聞見以求合於道可以寡過非心得也故夫子亦但以爲可以得祿之學

聞斯行好學之徒也

不闕疑殆而急於行好學而不知道

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

此尤不足有爲者愈於不知而妄作者爾

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慧巧者則爲鑿粗肆者則爲妄

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聖人且不敢而況未至於聖者乎此章言恃聞見以求

合雖博識而僅爲中人之德若急於行怠於行者尤無

德之可稱則聞見之不足恃明矣然廢聞見而以私意

測理則爲妄爲鑿陷於大惡乃聖人之所深懼蓋存神

以燭理則聞見廣而知日新故學不廢博而必以存神

盡心爲至善其立志之規模不同而後養聖之功以正

大學之道以格物爲先務而必欲明明德於天下知止

至善以爲本始則見聞不叛而德日充志不大則所成

者小學者所宜審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私淑艾謂取人之善以自淑非以教人而所以獎進愚不肖者則教行乎其間矣蓋以多能下問則苟有一得者因問而思所疑堅所信則亦求深於道而不自已其曲成萬物之仁隱於求益自成之中教思無窮愈隱而愈至矣此大舜之德而顏子學之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志於善則不可量故不拒童子顏子殆聖而聖功未成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一簣之差也聖人望人無已之心如是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爲人求諸人也失多者聞見襍而不精好高者自困而不能取益於衆易於爲者不察而爲之則妄知其難者憚難而置之則怠四者才之偏於剛柔者也知其失而矯之爲人而反求諸己志高而樂取善易於爲而知慎知其難而勇於爲然後可與其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甚言其賤也困其心於衣食之計暇則燕遊自謂恬淡寡過不知其為賤丈夫而已學者讀陶靖節邵康節之詩無其志與識而效之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莊周所謂人莫悲於心死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以心求道者見義在外而以覺了能知之心為心也性函於心而理備焉即心而盡其量則天地萬物之理皆於吾心之良能而著心所不及則道亦不在矣以己知人饑飽寒暑得其彷彿爾若彼自立彼人各有所自喻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如饑而食渴而飲豈待思理之當然哉吾有父而吾孝之非求合於大舜吾有君而吾忠之非求合於周公求合者終不得合用力易而盡心難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為無失以誠心體誠理則光明剛大行於憂患生死而自得何畏之有無失者僅免於罪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

窮仁義中正之所自出皆渾淪太和之固有而人得之以為性故率循其性而道即在是

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釋氏緣見聞之所不及而遂謂之無故以真空為圓成實性乃於物理之必感者無理以處之而欲滅之滅之而終不可滅又為化身無礙之遁辭乃至云淫坊酒肆皆菩提道場其窮見矣性不可率之以為道其為幻誕可知而近世王畿之流中其邪而不寤悲夫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

不貳無間襍也定體成其一曲之善而不失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體象體成而可象也誠定者實有此理而定於心也所行者一因其定立之誠則成章而條理不紊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

餘善未至之善也心實有善而推行之則物理之當然推之而通行至而明達矣

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

知及之則行必逮之蓋所知者以誠而明自不獨知而已爾動而曰徙義者行而不止之謂動

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

徙義以誠其明益廣其義益精變無不通矣

能通其變則圓神所滯至變與大常合而不相悖以神用而不以迹合與時偕

行大經常正而協乎時中之道矣此釋中庸之義而歷序其日進之德蓋張子自道其致曲之學所自得者脈絡次序唯實有其德者喻之非可以意爲想像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有知者挾所見以爲是而不知有其不知者在也聖人無不知故因時因位因物無先立之成見而動靜剛柔皆統乎中道其曰吾道一以貫之豈聖人之獨知者哉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若有秘密獨知之法則必不可以語鄙夫矣竭兩端者夫子以之而聖鄙夫以之而寡過一也空空無成心無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四

定則也事理皆如其意得爾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全體乎吉凶悔吝之理以待物至而應之故曰易廣矣

大矣聖人之知無不通所以合於鬼神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凡事之理皆一源之變化屈伸也存神忘迹則天道物

理之廣大皆協於一而一言可盡非以己所知之一言

強括天下之理也

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非獨鄙夫爲然顏閔以下亦各不能體其言之所盡有

所受益而自據爲知所以受教於聖人而不能至於聖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有初學難而後易者有初學易而後難者因其序則皆可使之易

知人之美惡

剛柔敏純之異

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

年彊氣盛則樂趨高遠而使循近小雖強習必倦

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

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非處極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五

聖人合精粗大小於一致故幼而志於大道老而不遺

下學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繼謂純其念於道而不間也若灑掃應對則可相繼而

不倦故習其志於專謹且以畢小德而不俟其倦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

行焉而皆有得於心乃可以知其中甘苦之數

知其美惡知人也

曲盡人才知之悉也

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順其所易矯其所難成其美變其惡教非一也

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理一也從人者異爾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唯聖人乎

才之偏蒙也養之者因所可施可受而使安習之聖人全體天德之條理以知人而大明其終始故教道不一而盡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洪鐘具大聲之理聖人統眾理之神扣焉而無不應問焉而無不竭

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間如字

可者當其時也問者可受之機也

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有求則疑有為則成乎過而不易教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學者志正而不息則熟于天理雖有未知聞言即喻不待廣譬也遜志而敏求則言易相入但微言告之而無不盡善此言教者在養人以善使之自得而不在於詳

說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

所謂當其可也即事以正志即志以通事徐引之以達於道

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大倫可以統眾事者正其志於道則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為本

○道以德者運於萬物使自化也物者政刑之迹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三

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

意之所發或善或惡因一時之感動而成乎私志則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發必見諸事則非政刑所能正之

豫養於先使其志馴習乎正悅而安焉則志定而意雖不純亦自覺而思改矣

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未有事則理無所倚而易明惟庸人無志爾苟有志自合天下之公是意則見已為是不恤天下之公是故志正而後可治其意無志而唯意之所為雖善不固惡則無不為矣故大學之先誠意為欲正其心者言也非不

問志之正否而但責之意也教人者知志意公私之別不爭於私之已成而唯養其虛公之心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竝荅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仁智合一之說本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

責人則明責己或暗私利蔽之也去其蔽責己自嚴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手

人者也

君子之自愛無徇私之欲惡無不可推以及人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

大倫大經民可使繇之雖不可使知之而勿過求焉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術者道之神妙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類君子道大教宏而不爲異端所辱者當其可乘其間而已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

念之所存萬物一源之太和天下常在其度內

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天下之公欲即理也人人之獨得即公也道本可達故無所不可達之於天下

○子而孚化之

子禽鳥卵也孚菹也有其質而未成者養之以和以變其氣質猶鳥之伏子

眾好者翼飛之

眾好喻禽鳥之少好者翼飛喻哺而長其翼教之習飛也志學已正而引之以達使盡其才猶鳥之教習飛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手

則吾道行矣

師道立善人多道明則行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誤

至當篇 此篇推前篇未盡之旨而微之於日用尤為切近然皆存神知化之理所一以貫之者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篇內言易簡知幾而歸本於大經之正學者反而求之於父子君臣之間以察吾性之所不容已則天之所以為天之所以為人聖之所以為聖無待他求之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

當於理則順於事至當則善協於一無不順矣事無所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逆之謂福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以德致福因其理之所宜乃順也無入不順故堯水湯旱而天下安文王囚孔子厄而心志適皆樂也樂則福莫大焉小人以得其欲為樂非福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非若異端孤守一己之微明離理氣以為道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至德天之德也順天下之理而不鑿五倫百行曉然易知而簡能天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之理在此矣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

敦存仁之體化廣知之用也大德存仁於神而化無不行智皆因仁而發仁至而智無不明化者厚之化也故化而不傷其厚舉錯而枉者直此理也

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致按此言用涵于體體著於用小德大德一誠而已

淵泉則無不流惟其時而已故德以敦仁為本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器者有成之謂仁成而純乎至善為不踰之矩則小德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如川之流禮有損益義有變通運而不滯而皆協于至

一故任讓進退質文刑賞隨施而可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得謂得之於天也凡物皆太和細縕之氣所成有質則有性有性則有德草木鳥獸非無性無德而質與人殊則性亦殊德亦殊爾若均是人也所得皆一陰一陽繼

善之理氣才雖或偏而德必同故曰人無有不善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人能體之知所能皆以行乎不然而不屏則假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

德日盛矣時已過而猶執者必非自然之理乃心知緣於耳目一曲之明爾未嘗不爲道所散見而不足以盡道體之宏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

以理御氣周徧於萬事萬物而不以己私自屈撓天之健地之順也

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

以理燭物則順逆美惡皆容光必照好而知惡惡而知美無所私也如日月之明矣

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三

因天之時順地之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一四時之過化而日新也

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應天下以喜怒刑賞善善惡惡各如其理鬼神之福善禍淫無成心者此爾故鬼神不可以淫祀禱君子不可以非道悅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方體以用言我以體言凡方而皆其可行之方凡體而皆其可立之體則私意盡而廓然大公與天同化矣無

方體者神之妙無我者聖之純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

禮器禮運曲禮之要禮器於多寡大小高下質文因其理之當然隨時位而變易度數無方而不立所向以爲體故曰禮器是故大備言盡其變以合于太常也全乎不一之器藏于心以爲斟酌之用故無不協其宜而至當以成百順

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運云者運行於器之中所以爲體天地日月之化而醜酢于人事者也達謂通理而爲萬事之本成者見于事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四

物而各成其事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

禮運體也禮器用也達則無不可成成者成其達也體必有用顯諸仁也用卽用其體藏諸用也達以成而成其所達則體用合矣

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體無不成用無不達大人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則出人小者莫非時中也

禮器備而斟酌合乎時位無所泥矣不備則貴多有時而侈貴寡有時而陋貴高有時而亢貴下有時而屈自以為禮義而非天理之節文吾心之裁制矣達乎禮之運而合吉凶高下以不踰於大中之矩故度數之小可出可入用無不利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出入損益也雖有損益不踰天地日月運行各正之矩非謂小節之可以自恣也

○禮器則大矣

能備知禮器而用之大人之事備矣蓋禮器云者以天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五

理之節文合而為大器不倚於一偏者也

修性而非小成者與

性謂理之具於心者修如修道之修修著其品節也修性而不小成所以盡吾性之能而非獨明其器數

運則化矣

禮運本天地日月之化而推行於節文非知化者不能

體

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通達大順得中而無不和則于多寡大小高下質文之損益曲暢人情之安矣律呂之高下人心之豫悅此理

而已蓋中和一致中本於和而中則和著於聲容原於神化陰陽均而動靜以時所謂明則有禮樂也故禮器以運為本致按中本於和謂時中本於太和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

素猶豫也言豫知其理而無不得此孟子自言其所得之辭

反身而誠謂行無不謙於心則樂莫大焉

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故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六

如玉表裏純善而無疵也放道而行非誠有其得於心者雖善不足以感人

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愾氣相感也修己之盡者成如玉之德無私無欲而通天下之志如其不然刻意尚行矯物以為高妻子不可行也德至則感通自神豈以己之是臨物之非哉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君子之不願乎外非恬淡寡欲而已隨所處而必居正則自無外願也盛謂道之大者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

心備萬物之理愛之本也推以及人於此求之而已
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
其道

用之大者因其才性其本也性全而才或不足故聖人
不易及然心日盡則才亦日生故求仁者但求之心不
以才之不足為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己則非矣

制行必極於至善非人之所能企及也德盛則物自化
己有善而必人之己若則立異而成乎過君子不忍人

之不善唯嚴於責己而已此節舊分為二今合之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
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人嗜好習尚移其志者無所不有而推其本原
莫非道之所許故不但兵農禮樂為所必務即私親私
長好貨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為性之所宏聖人達
於太和細縵之化不執己之是以臨人之非則君子樂
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無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於
和致按易咸卦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張子引
仲其義見聖人之化天下唯無朋從而光大故也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己與萬物所同得之生理倚其偏至之識才可為
人所不能為者老釋是己己與天下殊異而不相通則
一身以外皆痿痺也發焉而為己甚之行必慘薄而寡
恩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

易簡乾坤之至德萬物同原之理知此則吾所自生微
動之幾為萬化所自始皆知矣即此而見君臣父子昆
弟夫婦朋友天敘天秩不容己之愛敬則親義序別信
皆原本德性以盡其誠而無出入過不及於大經之中
蓋惟盡性者為能盡倫非獨行之士一往孤行之忠孝
也

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
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終身所行自此五者而外無事仁民愛物制禮作樂全
此五者而已五者豫立則推行萬事無不安利舍此則
妄揣冥行事蹟而志亂吉凶悔吝莫知所從張子推天
道人性變化之極而歸之於正經則窮神知化要以反
求大正之中道此經博反約之實學西銘一此意廣言
之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性天經者知大倫之秩敘自天本吾性自然之理成之為性安焉而無所勉強也能然則愛敬之用擴充而無不行矣禮義仁義之用也舍五者而泛施之禮偽而義私冥行而鮮當刑名法術之所以違天拂人戕仁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
仁者生理之函於心者也感於物而發而不待感而始有性之藏也人能心依於仁則不為物欲所遷以致養於性靜存不失

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九

義者心所喻之物則也知者仁所發見之覺也誠之明知之良因而行之則仁之節文具而變動不居無所往而非仁矣此章言義所以成仁之用行無非義則盡仁而復性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

仁存而必動以加於物則因物之宜而制之然因物審處則於本體之所存有相悖害者矣故處物必不忘其靜之所函而屢顧以求安

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體之常者貫動靜而恆也乃方動而過持以靜則於事

幾之變失矣故必靜存萬里化裁不滯之圓神曲成萬物而不遺此章言仁義之相為體用動靜剛柔以相濟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乎歎美之辭隨所立而不易其方義也然唯安于仁者動而不失其靜之理故雖遇變而恆貞此章言仁所以立義之體仁熟則義自正矣以上三章互相發明仁義合一之理蓋道之所自行德之所自立原其所本則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當其綱緼而太和初未嘗分而為兩盡性合天者得其合一兩在之神則義不流仁不過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十

而天下之理無不得若徒襲仁義之迹則或致兩妨故學者以存神為要易以仁配陰以義配陽釋者紛紜唯此以一靜一動為言發明特切然在天在地在人理同而撰異初不可畫然分屬讀者得意而舍迹可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安遇所以自處敦仁則必及物然人之所以不能常其愛者境遇不齊而心為之變心為境遇則雖欲敦愛而利於物者恐傷於己仁不容不薄矣若得喪安危無遇不安則苟可以愛而仁無所吝一言一介無遷就規避之心不必澤及天下而後為仁也

○大海無潤因渴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無恩者非以為恩於物而施之愛猶大海非為潤人之渴而有水也君子自存其仁不為境遷則物不能累已

而已亦不致為物之累則因物之利而利之而已若沾沾然以為恩於物為功則必需勢位以行愛而愛窮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張子自注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自注不能存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

四海之廣古今之變順逆險阻無不可行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十一

大而化之仁熟而無土不安合於天德之無不覆聖矣無所遇而不安於性以成身也故舜之飯糗茹草與為天子一也孔子之困厄與堯舜一也通乎屈伸而安身利用下學而上達矣此章之指言近而指遠尤學者所宜加省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不尤

上達於天屈伸之理合一而不疑時位之不齊皆天理之自然富貴厚吾生貧賤玉吾成何怨乎治己則去物之累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見人之可尤矣聖之所以合天安土敦仁而已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

來物方來之事也人之所以不利用者據現在之境遇而執之也若知將來之變不可測而守其中道則無不利矣

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

屈伸往來之理莫著於晝夜晝必夜夜必晝晝以成夜夜以息晝故堯舜之伸必有孔子之屈一時之屈所以善萬世之伸天之所命無不可樂也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彊所以成之於天爾身者天之化也德者身之職也乾乾自彊以成其德以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十一

共天職而歸健順之理氣於天地則生事畢而無累於太虛非以聖智之功名私有於其身所遇之通塞何足以繫其念哉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

仁聖之道乾乾不息而已

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少有所得則其氣驕廣大無涯則其志遜

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時行物生豈以今歲之成功自居而息其將來之化哉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

道通於天之化君子之所必為著明而天之盛德大業古今互成而不迫生殺並行而不悖聖人能因時裁成而不能效其廣大

夫婦之智消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夫婦之智偶合於道而天明孤發幾與蠶螿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雜故自經溝瀆之信從并救人之仁夫婦能之而大人弗為大人貞一以動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非能自立人道天使之然爾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吉

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在人者有隱有顯有變有通聖人以聖學擴大而誠體之則盡有天之聰明而視聽無非理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去上聲

大人不離物以自高不絕物以自潔廣愛以全仁而不違道以干譽皆順天之理以行也

天以直養萬物

萬物竝育於天地之間天順其理而養之無所擇於靈蠢清濁撓其種性而後可致其養直也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

道立於廣大而化之以神則天下之人無不可感天下

之物無不可用愚明彊柔治教皆洽焉聲色貨利仁義皆行焉非有所必去有所或徇也若老釋之徒絕物以孤立而徇人以示愛違天自用不祥久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蓋言學者德業之始終一以志為大小久暫之區量故大學教人必以知止為始孔子之聖唯志學之異於人也天載物則神化感通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吉

之事下學雖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於近小以茶其氣而棄其才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清之過和之流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金堅玉白而養之以和節之以潤則至清而不異智能運物而恆貞於一則至和而不徇孔子之所以聖不可知其涵養德性者密也

○此章上二句舊分一章金和以下連下章今正之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肖其化則可大乾乾不息而不離則可久

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意欲之私限於所知而不恆非天理之自然也釋老執一己之生滅畏死厭難偷安而苟息曲學拘聞見之習而不通於神化以自畫而小成邪正雖殊其與道違一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天與人之辨焉耳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不濩以私偽故純久非專執不化也窮天地萬物之理故富大非故為高遠也兼之富者合萬於一一之純者一以貫萬一故神兩在故不測下學而上達矣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大則通於萬理而無不順直不傷激方不矯廉坤之六二居中得正剛柔合德純一而大天下之理皆伸而情皆得故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

以險阻之心察險阻則險阻不在天下而先生於心心有險阻天下之險阻愈變矣以乾之純於健自彊而不恤天下之險其道易以坤之純于順厚載而不憂天下之阻其道簡險阻萬變奉此以臨之情形自著而吾有以治之矣

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險阻可通況其大常者乎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道在己而無憂故悅悅而憂惑不妄起則所慮者正而自精不然在己無大常之理物至情移愈變而愈迷矣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幾者動靜必然之介伸必有屈屈所以伸動靜之理然也以屈為伸則善吾生者善吾死死生不易其素一以貫久大之德矣乾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坤之先迷後得所以平天下之險阻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

陰陽柔剛迭相為屈伸君子小人各乘其時知者知此則量自隘矣

彼屈則吾不伸而自伸矣

彼屈則我自伸不待鳴其屈以求伸

又何爭

屈亦無爭伸亦無爭保吾大正而已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

於人有君子小人於世有治亂於己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天地之化至大其屈伸非且夕之效也人所以不能盡屈伸之道者遇屈則不能容也至虛則古今如且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五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共

暮人我如影響交感於太和中而神不損龍蛇蟄而
全身尺蠖之伸在屈浩然之氣亘古今而常伸言忠信
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利害於我何有焉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屈伸必相感者也無待於求伸而又何爭

精義入神交神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
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精義則伸有伸之義屈有屈之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入神者否泰消長之機化有變而神不變故六十
四象而乾坤之德在焉陰陽之多少位之得失因乎屈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七

伸爾知達於此理無不順用無不利矣彼與物爭者唯
於天下生其思慮而不自悅其心研其慮故憧憧爾思
而不甯唯己小而天下大異於大人之無不知而無不
容也此章舊分
為二今合之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以求伸者也而勝以柔屈伸相感之神於斯見矣善
為國者不師至於用兵爭勝非能全體屈伸之神窺見
其幾而已老氏遂奉此以為教欲伸固屈以柔勝剛與
至虛能容之誠相違遠矣讀者當分別觀之

○欲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莊敬自持而後耳目口體從心而定其物則卓然知有
我之立于兩間不因物而遷矣有我而備萬之誠存焉
奉此以有為而仁義行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敬者禮之神也神運乎儀文之中然後安以敏而天下
孚之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敏情自約以順愛敬之節心之不容己而禮行焉不崇
己以替天下仁愛之心至矣故復禮為為仁之極致心
之德即愛之理也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六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既明其理尤詳其事君子之所以毫而好學有餘善以
及天下後世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

順天理自然之節文為直眾論起而撓之奉吾直而折
之乃不亂歐陽修張子敬皆成乎一說惟其曲而不直
也敵按撓議及與獻帝論說行乎一時
而理不順乎人心故曰曲而不直

和斯利樂斯安

順心理而直行和於人心而已心適矣安而利孰得而
撓之退讓為節直清為守合斯二者而後可以言禮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

心之初動善惡分趣之幾辨之於早緩則私意起而惑之矣

思進德者徒義必精

辨其幾則已取義矣而義必精而後盡理之極致故進此而研之以充類至盡

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世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義精則有以處凶懼而無不正矣趨時者與時行而不息晝晝瞬息皆有研幾徒義之功也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九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

動靜以事言謂行止進退也不失其時者順天下之大經合於時之中研幾速而徒義精一於正也

義極則光明著見

曉然可以對於天下後世而無不白之隱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物事也前定者義精而誠立因時必發而皆當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此屈伸相感之機也故堯有不肖之子舜有不順之親文王有不仁之君周公有不軌之兄孔子有不道之世

皆惟其時而精其義歸於大正

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無施不宜所遇皆順也知此則不怨不尤而樂天敦仁於不息矣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所謂天下有道不與易也處變則不怨尤處常則不妄作皆與時偕行之精義非以己意思慮之舊本分為二

今合之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崇者知天者也知形而上之神也化有晦明而人用為晝夜神則不息通晝夜而無異行略屈伸之迹而知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十

其恆運之理知合於天崇矣時有屈伸而君子之神無間易曰知崇法天法其不息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

禮之節文見於事為形而下之器地之質也性安也形而上之道有形而即麗于器能體禮而安之然後即此

視聽言動之中天理流行而無不通貫乃以凝形而上之道於己否則亦高談性命而無實矣

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知極於高明禮不遺於卑下如天地奠位而變化合一

以成乎乾坤之德業聖學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

天下之所言者道而已德則通極於天存之以神和之於氣至虛而誠有體一而用兩若倚于一事一念之所得而暢言之則非德矣知已至乃知其言之難

孟子謂我於辭命而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聖賢知德之難言然必言之而後自信其知之已至故以尚辭為道之極致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修辭立誠言其所自知非中人以下所可與聞也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三

○闕然修於德也

入德以凝道

的然著於外也

附託於道而不知德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譏

作者篇 此下四篇皆釋論語孟子之義其說有與程朱異者蓋聖賢之微言大義曲暢旁通雖立言本有定指而學者躬行心得各有契合要以取益於身心非如訓詁家拘文之小辨讀者就其異而察其同斯得之矣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非聖誣民皆妄作之過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

謂堯不知誅四凶也變者誅其君而別立君謂三苗也

三苗不服民猶從之

及舜而去之

攝位時事

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君以容蓄厚載為德臣以行法無私為德所以皆合時

中

○稽察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惟己當作惟其賢不聞不諫謂不待聞人之諫而旁求眾論也聖人之德一於無我至虛而受天下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人物同受太和之氣以生本一也而資生於父母根莖則草木鳥獸之與人其生別矣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親疎上下各從其類者分矣於其同而見萬物一體之仁於其異而見親親仁民愛民之義明察及此則繇仁義行者皆天理之自然不待思勉矣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敵按所過者化謂感人以誠所覺者先謂察理獨精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心誠信之可測者也故必疑其為偽約略言之想見其心有此四者蓋聖人之心大公無私至仁充足隨所感通即然若決江河而莫禦於天下且然而況其弟乎

○好問好察淵曰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聖人之心純一於善惡之過於前知其惡而已不復留於胸中以累其神明惡去而忘之矣善則留惡則去如

天地雖有不祥之物而不以累其生成學者知此則惡稱人之惡而勿攻若其惡不仁雖至乃唯以自嚴而不加乎其所以養吾心之善氣而泯惡於無迹善日滋而惡日遠誠養心之要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

瞽瞍底豫順也桀放紂誅逆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舜惟一率其所生之性而審於親疎輕重之辨故人悅之天下將歸皆不足以易其孺慕而一言一動一舉念之間無非曲盡其為子之義故坦然行之無所憂疑而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終至於底豫所謂性之也

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

欲赦之則可無慚而負上帝求莫之心欲不赦則順乎

天而於己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擇于二者之中輕重之

權衡難定故雖決於奉天討罪而慚終不釋

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有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乃其得天下以後不以己意行爵賞明其本志唯在化無道為有道與天下之賢者共治之而昔之致討有罪非己私而可無慚於天下曲折以合於義所謂反之也

事至於不幸雖聖人難之矣明物察倫以安於仁此易簡之理所以配至德非湯武之所幾及也

○立賢無方此湯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

初行放伐之時必且疑賢者之效尤湯唯無求固其位之心故天下安之漢誅功臣宋削藩鎮皆昧屈伸之義而已私勝也

周公所以干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四

不聽

湯放桀而不即自立欲唯天所命民所歸而戴之為君其公天下之心如是所以既有天下之後立賢無方不倚親臣為藩衛如周之監殷張子以此獨稱湯而略武

王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於多助於四友之臣故爾

縻繫為人所繫屬文王無求天下歸己之心乃四友之臣宣其德化而天下慕之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

杞柳為筐也瓜易壞者包械而藏之使無急壞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紂之無道極矣周雖不伐天下必有起而亡之者文王受西伯之命以德威鎮天下故文王不與師天下不敢動厚集其勢防中潰之變所為盡人謀以延商者至矣必天命之不可延而後武王伐之天之命也非己所願也斯其所以為仁至義盡而執中無難非湯武之所可及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五

文王之德天德也故法文王即合天載求諸有可效者也天之聰明自民聰明故萬邦作孚為契天之驗

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心存文王之所以為文則神明之德在矣

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不以聲色為政者非廢聲色也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物無不誠而不於號令施為求民之從其順帝則以孚民志者皆積中發外因時而出天下自悅而信之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

越過也聖人之願欲廣大而不過盡其才之所可爲人道盡而帝則願屈伸因乎時也

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有願欲而欲窮極之墨釋所以妄而淫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富眾也賢才出國所以昌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婉則譎直則正故君子之道恆剛小人之道恆柔剛以自遂柔以誘人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六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用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法存則待人以修明之而已法壞而欲反之於正條理

不熟既變其法又待其人必再變而後習而安之法者

先王禮樂刑政之大經如中庸所謂九經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性命於天而才亦命於天皆命也晏嬰才有所敵不足以至於孔子之廣大若是非之性則無以異也仁義禮智之體具於性而其爲用必資於才以爲小大偏全唯

存神盡性以至於命則命自我立才可擴充以副其性天之降才不足以限之故君子於此以性爲主而不爲命之所限

○山柰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龜雖神物而神非以其形也媚其形器不足以知神之所在則與祀海鳥之愚同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當作養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義與愛不相悖而相成子產庶幾知陰陽屈伸合同而化之道則禮樂之興達此而行爾病而未能故謂其有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七

君子之道言已得其道而惜其未成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人之勢於己何有而不忘之必其資而利之也無所求則見有道而已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己忘之而人顧不能忘此流俗之所以可賤也

○顓臾主事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社稷之臣也

諸侯祀境內山川而社稷爲羣祀之主則顓臾必供祀

事於魯詩稱錫之附庸其為供祀之臣可明矣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八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三十篇

三十器於禮非彊立之謂也

盡其用之謂器無動非禮則立人之道盡矣

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禮之所自出義之當然也精之則盡變矣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

義者因事而措理則其合一之原也理原於天化之神

而為吾性之所固有窮極其至一本而萬殊則吾之所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十一

受於天者盡而天之神化吾皆與其事矣不可謂至者

聖人自謙之辭知猶與聞也

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

合天之化而通之於物理則人物之志欲情理皆知其

所自而隨感即通處之有道矣物之相感也莫如聲聲

入心通不待形見而早有以應之

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窮理盡性之熟也聖功之極致與天合德而其所自成

則以執禮精義為上達之本蓋禮器也義器與道相為

體用之實也而形而上之道麗於器之中則即器以精

其義萬事萬物無不會通於至誠之變化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之爲德不顯於形色而成形色淪浹貫通於形色之粗無非氣之所流行則無非理之所昭著聖功以存神爲至而不舍形色以盡其誠此所以異於異端之虛而無實自謂神靈而實則習不察行不著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

學則必有益矣聞見之力忽生其心故不自知其所以益

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學則行之而無所待習則察其所以然是其聖性之自然合道而所志者天德聞見日啟而不恃聞見以知皆誠於德而明自誠生也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學而行無滯於行則已行者化習而察則不執所習而參伍以盡其變故不執一德而裁成萬理德進之盛殆繇此與蓋循物窮理待一旦之豁然賢者之學得失不能自保而以天德爲志所學皆要歸焉則一學一習皆上達之資則作聖之功當其始而已異此張朱學誨之不同學者辨之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知命從心不踰矩聖德之效也有聖學而後聖德日升聖學以窮理爲之基而與天地參者灼見天地之神窮理之至也

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此七十後聖心之妙也範圍天地之化則死而歸化於天無不安者屈伸自然無所庸其志也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謂與

○從心莫如夢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物無所感自然而如其心之所志

夢見周公志也

志則非時位所能爲而志之

不夢欲不踰矩也

矩天則也範圍天地之化屈伸行止無往而不在帝則之中奚其踰

不願乎外也

無往而非天理天理無外何踰之有

順之至也於天皆合則於物皆順

老而安死也

順自然之化歸太和網緼之妙故心以安

故曰吾衰也久矣

形衰將屈神將伸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未嘗處困而能喻乎道賢矣然因常而常則喻其當然

而屈伸動靜之變有不察者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

乎疾疾以此

困之中必有通焉窮則變變則通不執一之道惟困而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四

後辨之人情物化變而有常之理亦惟困而後辨之故

曰其德辨心極於窮則觸變而即通故曰其感速不待

因而喻者知其大綱忘其條理因循故常雖感亦不能

速辨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

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

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無生安之可恃而不倚於學迫其神明以與道合下學

之事也正志者正大經也萬變而反於大經非賢者以

下所知惟天屈伸聚散運行於太極之中具此理爾義

日精仁日熟則從心不踰困之所得者深矣然則處常

而無所困者將如之何境雖通而一事一物之感一情

一意之發嚴持其心臨深履薄而不使馳驅以研幾於

極深而盡性於至隱則安利之境不忘困勉之心聖功

在是故知不待困而喻者雖賢於人終不可至於聖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存禮樂刑政之神而達其用以盡人物之性與天之曲

成萬物者通理則民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感動於不

容已者矣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五

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禮隨時為損益義之所以精也中道也大經也為周人

則志周禮繼周王則且必變通之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

述桀溺之意所言亦近是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

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道不遠人有人斯可行道定公之君季斯之臣三月而

魯大治非孔子與以所本無也即不我用聖人不忍棄

之天不以歸訟而奪小人之口體不以淫邪而奪小人

之耳目自盡其化而已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
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
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
以得之

位望既尊不可復爲卑官

今吾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
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人不能不食雖聖人必以事食不能不食則不能不事
事故急於事不輕絕人此言雖淺而學者以此存心則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六

飽食終身爲天地民物之累亦尙知媿乎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

先謂未備物而急於行後謂備物而後行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故急於行者不待物之備

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乃建中和之

極君子野人以位言

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
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素位行道而無所待於大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藝六藝也聖人之德非人所可測則人見其功道不行
則人但見其藝功與藝有大小而盛德之光輝不可揜
則一也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文章謂制禮作樂移風易俗之事聖德默成萬物不因
隱見而損益文章則不可見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
借猶請也謂馬未馴習必假請善御者調習之乃可乘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七

喻魯君不能正禮樂當假夫子修習之

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
近者而言約也

淺近易知者且闕失之況其大者猶及謂力能任之今
亡矣夫歎其終不可得而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
有聲無律則其音濫

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
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

語哉

聖人順大經而存神故感人心之速如此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與與相授貌心盡乎君則容色不貳

君召使擯趨進翼如自注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向君而趨如兩翼之夾身也知非張拱者近君不宜自為容

沒階趨進翼如自注張拱而翔○進字衍文

文同而義異上以向君下以自飭也

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

也

敬無所施而過於恭則自辱

上堂如揖恭也

致圭於主君當盡其恭

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受命於君已執圭而反於次敬可少紓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財以成用當其可則義精矣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畔援君子必與君子為類交相倚也聖人盡人物之性在我者無不誠不倚於物故不為已甚絕惡人以自表異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九夷之陋陋於文中國之陋陋於心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聖人之化不可測而大經之正立誠而已矣

○栖栖者依依其居而不能忘也

疑微生畝之言因孔子遲遲去魯而發

固猶不回也

執一必往之念去則不可止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

即下學之中具上達之理

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盡人之性而知之明則原於善而成乎偏者洞知其所

自蔽因其蔽而通之變化無方而要歸於一是其因人

而施之教未嘗不竭盡上達之旨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

之有可致之道也

此小人之設心則然

然則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曲論小人使知返而自安於命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

聖人之徒正義而不謀利無庸復與言利

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

求道於天而不求道於己無益於進德

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惻然而動不容已者執事以言

之則倚於一曲而不全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十

誠立而幾明則自知審而即以驗天下無不知也因人

之不善以自警則終身不行

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媿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人有不善則怒之矣己不效尤不使人將怒己故曰不

遷貳猶復也此顏子力行之功故夫子許為好學之實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未事故道不達早亡故所求之志未竟

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所以知此為顏子之類言者以用舍行藏知之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顏子之學見

龍之德也可以利見而時在潛則潛所學者聖學故道

同於聖

○龍德聖修之極也

修之極而聖德純則屈伸一致而六龍可御

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所謂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也大學之道止於至善

近小自期非學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十一

大其心而正大經則雖所未知而聞言即貫無疑則無

容問矣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道有異同推其異以會其同學者當自求而得之待教

而喻雖達異同其所達者猶有方也聖人因問而曲盡

教思之無窮然非學者進德之實益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

三代蓋所以告之也

三當作四言行言乘言服詔舞言則皆現成之辭是其

度數文章顏子皆已知之不待詳教但告之損益而已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德立而業成於君道無憾矣以鄭聲佞人為不足慮而姑置之終為盛德之累且潛移風會而不知唯守之純一而淫邪之微疵必謹則君心一百官正風俗醇可久可大之道純王之德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疑於不相通

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

春秋之世諸侯之國皆可仕故不當懷土重遷而必去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主

之

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

夫子所以周流列國而後反魯以老

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唯我與爾為有是也

無我之至龍德而時中夫子聖而顏子以此為學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

子路所友必其賢也樂人之善外見之仁也

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

進而不已不見有可伐可施樂己之進無窮內修之仁也

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天者理之無間者也安之信之懷之內盡於己者至老安友信少懷外及於物者宏合人於己而已無非天顏子所欲進者此而未逮爾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齧而合非天理之自然蒙三未出乎險聖功不就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主

皆非盛德事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命世世無人而已任責於天也二子皆學孔子而因時為位無成心以執一所以為善學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

大祀為郊廟

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大者大節不失也此教仲弓以用人之道與先有司赦

小過意同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凶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有德篇 此篇亦廣釋論孟之義而開示進修之方尤切身心之用誠學者所宜服膺也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

言以垂世立教興起天下而天下賴之聖賢所以死而不亡

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不以己私累天下天下無所損安而忘之張子此言以警學者至矣縱欲趨利則天下求無其人而不得是人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類之狼蕘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

道順於道也取取法也

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君子之教思無窮而道在己則有志者自來取法若不

可與言而與言必姑屈其說以誘使企及成乎妄矣往

教之弊終于妄說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反大經則正達天德則深循大常則遠

○辭取達意則止多或反害也

旁及則害於本意

○君子甯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置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節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言必於信恭以免辱不擇人而與親所以和天下也以禮節之者以禮立身雖不與世侮而終不枉己所以節和而不流

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挈相引而及也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二

○德主天下之善

主所要歸也德得於心而必以人心之同然者為歸偏見自得之善非善也

善原天下之一

原所從出也天下者萬事萬物之富有而皆原天道自然之化陰陽相感剛柔相劑仁義相成合同而利用者也若隨其偶感之幾立異同以成趨尚則有不善者矣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期於善天下而已張弛質文善不同而同治王心定也一者括萬理而貫通之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政教號令因時因事而皆主於心之所得以感人心之同得則言約而可以統博推之四海垂之百世咸為法則此言王者之心本於一原而散於萬有體天地民物之理全備而貫通之故隨時用中一致而百慮異於執見聞以為我私偏向而流於霸功也

○言有教

言皆心得而可為法則

動有法

動審乎幾而不踰乎閑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三

書有為

日用皆察著而力行之

宵有得

靜思以精義

息有養

物無時不相引而靜正以養之勿使牴害

瞬有存

心易出而外馳持理勿忘以因時順應此張子自得之實修特著之以自考而示學者其言嚴切先儒或議其太迫然苟息心以靜而不加操持嚴密之功則且放逸

輕安流入於釋老之虛寂遠其下流則有如近世王畿之徒汨沒誕縱成乎無忌憚之小人故有志聖功者必當以此爲法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文義未詳疑有闕誤大略謂不過望愚民而嚴爲之禁但修之己者言可法行可則以示民而感之使善

○無微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以意度之以理槩之雖其說是而取人不信且使詐妄者效之而造僞說以誣世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四

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

得其大指可以義起而終不言

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言天者徵於人言心者徵於事言古者徵於今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無識者取友取此而已故君子擇交莫惡於易與莫善於勝己己不逮而惡人之驕自棄者也僻當作辟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流於彼則離於此矣禮主於減所以裁抑形神而使不

過然必進以爲文者鼓動其懼欣暢達之情以行禮則無強制不安而難繼之憂樂主乎盈以舒志氣而使樂於爲善然必反以爲文者收斂神情如其自得者而樂之則無隨物以靡往而不復之傷蓋禮樂互相爲節而成章其數精其義得其合同而化之神斯須不去而節自著故樂之不厭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其氣驕者其用物必侈侈則愈驕其心好樂者必偷安則愈不知戒懼

○言形則卜如響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五

言形謂可名言所疑使卜人正告鬼神無暗昧不可言之隱

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性者神之凝於人天道神之化也蔽固者爲習氣利欲所蔽雖有測度性天之智而爲所固隘必且有意與天違之隱不得已而託於默以自匿是其求明之心早與性天之廓然大公昭示無隱者相違亦猶懷私而不能昌言者卜而神不告也陸王之學多所秘藏與釋氏握拳豎拂同其詭闕蓋弗能洞開心意以通極于天則故若明若昧無絲測性天之實也

○人道知所先後

謂篤親不遺舊

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大經正則自得其和矣合二章為一亦挈前文之說而於義未安蓋聖賢之言推其極無不可以貫通而義各有指不可強合此則張子之小疵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

以膚受激烈明愬其迹陽也險而隱其情陰也

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象者心所設法者事所著膚受雖內陰而外陽然其險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六

譎不能終隱則其後必忒然而自失心柔則事必不剛也剛者無欲而伸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純乎陽而千萬人吾往矣必言象法者以凡人未有事而心先有其始終規畫之成象此陰陽之序善惡之幾君子所必審察也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

人歸罪于己為尤己既失而追自咎為悔

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言必於理之有徵人孰得而學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

恕己猶言如己之心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反仁反禮而已此仁者存心之常定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

親疎尊卑各得其分誼

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恭以自靖非徇物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畜之為言聚也孝子於親忠臣於君孤致其心而不假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七

於外非期聚乎百順也然其誠之專至則凡心之所念身之所為物之所遇皆必其順於君親者而後敢為則不期於事之順而自無不順矣然後可以養親之志而引君於道

○事父母先意承志

意將動而先知之則順其美而幾諫其失志之所在則承之以行而無違

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因禮文而推廣之於意言先於志言承則可從不可從分矣意者乍隨物感而起也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

者也庸人有意而無志中人志立而意亂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聖人純乎志以成德而無意蓋志一而已意則無定而不可紀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志正則意雖不立可因事以裁成之不然待其意之已發或趨於善而過獎之或趨於不善而亟絕之賢無所就而不肖者莫知所懲教之所以不行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

得不居功

過而不存

不恃才而數爲之

故曰游

所依者仁而已藝者仁之迹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

身不徒出道隨以行

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不可行身必隱也此謂愛身以愛道見有道而不見

有身

○安土不懷居也

懷則有所從違而不安

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有爲重遷爲利所靡也無爲輕遷非義所當去激於一往而去之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率教循述以全生理安死以順生氣老不安死欲亂神靜氣以幾幸不死原壤蓋老氏之徒修久視之術者屈伸自然之理天地生化之道也欲干天化以偷生不屈則不伸故曰賊生

○樂驕樂則佚欲

凡侈皆生於驕也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九

樂宴安則不能徒義

偷安則以義爲繁難而外之莊告是也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伎則不越分而妄作不求則不損物以利己心平則動皆無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仁義之全體具足於性因推行而有小大爾小者不遺知天性之在人大而無外知人之可達於天

○自養薄於人私也

欲希眾而要譽

厚於人私也

有意忘物

稱其才

當作財

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厚人者驕自厚者吝君子之用財稱物平施心無繫焉

爾

○罪己則無尤

引過自責盡仁盡禮尤之者妄人而已不足恤也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十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

以取困辱為憂則困辱不足憂矣

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有道則若固有之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

足稱也

人有氣誼所激奮不顧身而不能安貧者不受嚙齧以

死而受萬鍾勇之所施施於所欲而已勇莫勇於自制

其欲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

之甚故仲尼卒歸諸亂云

思死與貧之孰重孰輕則專致其勇於義矣思彼之可

疾惟其不仁而我疾之甚則自薄其愛人將疾我矣必

內篤其仁而後愛篤以溥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

不仁無禮者所應得

勢不得反亦理也

反則成乎相報無已之勢自反而無難於妄人君子自

盡容物之理

○克己行法為賢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十一

不已榮利失自守之道克己之事也審其宜而進退行

法之事也

樂己可法為聖

自有其樂進退屈伸因時而不累其心皆得其中允為

行藏之法

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

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

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

知幾則速速則純乎清矣知幾者非於幾而察之心純

乎道樂以忘憂則見幾自明故曰知幾其神乎

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賢者未免於憂自克己聖人樂天雖憂世而不以為悶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君慎於進賢非吝也士慎於自進非驕也天位天職非己所得私君臣交慎則天理順而人能畢效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三

君之取士士之取友以此求之則不失慤者人之恆心也小人之誤國而賣友者唯無恆而已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

谷之虛而能應者曰神象其聲無異響也

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

以虛應物而能象之彷彿得其相似者而已不能窮律呂之變不能合同於異蓋情理之微也

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

神之有方者非能變者也

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命猶倡也律倡之呂和之而聲之變乃備律呂清濁洪細之不同合異而同變乃可盡故孤陽不生獨陰不成至中之理仁義不倚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之不齊命官取友之無黨高明沈潛之相濟中道之矩神化之所以行也若應所同而違所異則小人之道矣惟其中無主而量不宏以谷神為妙用而不以誠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

前定者非執一而固必之正大經以應天下昭然使人喻之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三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大經正而萬變皆載其威神行不同而心則一所以不疚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德禮之精意民不能知挈其要以定大經故修辭立誠聖人有其難其慎者詳則多疑略則不喻春秋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以此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譏

有司篇

有司政之綱紀也

素習其事則大綱具悉

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

正其職掌

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者迫於有為急取有司而更易之以快一時之心而新進浮薄之士驟用而不習於綱紀廢事滋甚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任有司而徐察之知其賢不肖而後有所取舍則事之

利病我既習知人之賢否無所混匿此遠大之規存乎

慎緩也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勞為民擾也不本諸心得之理非其至當雖善而拂人之性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

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

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

必息

田疇易稅斂薄則所可欲者已足食以時用以禮已足而無妄欲即養以萬教民不知而自化矣為政必身倡之且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以乾乾夕惕之心臨民則民化以無為清靜自逸則民偷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自合六師曰討奉詞合眾曰伐

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

伐夏救民變伐大商皆曰伐是也雖無可奉之命必正告諸侯眾允而後連師以伐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

聖人於名必正不輕言討必有所據

此必因周制都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胡氏曰先發後聞可也

孟子又聞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

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疑湯之已賜鉞鉞又疑夏商未定征伐之名皆正名必

謹乎微之意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助九一賦十一者助則公田之耕其種儲皆上給也郊近郊滕地方五十里三十里外之遠郊非其境矣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禮之本愛人樂之本使民以時則政簡而刑不濫制數皆藉此以行慈儉存心於萬物之原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

事得其理曰治國不治雖富而國必危

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三

盡民之情曰察地大民眾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

自有德於人不求報而自致

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故利於不治

治明辨也德怨不報苟利目前而已

君子公物利於治

使天下樂於德而憚於怨與人為善之公也此明以德

報怨為小人之術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終

張子正蒙卷七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誤

大易篇 此篇廣釋周易之指有大義有微言旁及於訓詁而皆必合於道蓋張子之學得之易者深與周子相為發明而窮神達化開示聖學之奧不拘於象數之末以流於術數則與邵子自謂得伏羲之秘授比擬分合者迥異切問近思者所宜深究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明有所以為明幽有所以為幽其在幽者耳目見聞之力窮而非理氣之本無也老莊之徒於所不能見聞而

張子正蒙卷七下

一

決言之曰無陋甚矣易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大備而錯綜以成變化為體故乾非無陰陰處於幽也坤非無陽陽處於幽也剝復之陽非少夫姤之陰非微幽以為緼明以為表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坤合於太和而富有日新之無所缺也若周子之言無極者言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不可名之為極而實有太極亦以明夫無所謂無而人見為無者皆有也屈伸者非理氣之生滅也自明而之幽為屈自幽而之明為伸運於兩間者恆伸而成乎形色者有屈彼以無名為天地之始滅盡為真空之藏猶瞽者不見有物而遂謂無物其愚不可瘳已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

神化雖隱變合雖蹟而皆本物理之固然切生人之利用故不可厭惡

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

諸子論天人之理而終於無所行者必不能與之相應

則又為遁辭以合於流俗使人喪所守而波靡以浮沈

於世知德者知其言之止於所不能見聞而非其實故

厭之

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盛德大業資焉而有益

張子正蒙卷七下

二

於學則君子樂取之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

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才以成乎用者也一物者太和網緼合同之體含德而

化光其在氣則為陰陽在質則為剛柔在生人之心載

其神理以善用則為仁義皆太極所有之才也故凡氣

之類可養而不可強之以消長者皆天也凡質之類剛

柔具體可以待用載氣之清濁柔彊而成仁義之用者

皆地也氣質之中神理行乎其間而惻隱羞惡之自動

則人所以體天地而成人道也易備其理故有見有隱

而陰陽分有奇有偶而剛柔立有德有失而仁義審體

一物以盡三才之撰也謂之云者天地人亦皆人為之

名而無實不能有名無理不能有實則皆因乎其才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若火珠林之類有吉凶而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君子

取之竊所未安

故撰德於卦

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貞況其餘

乎貞雖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貞者也

張子正蒙卷七下

三

雖爻有大小

陰過為小陽勝為大失其時位則得失殊矣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有小人之爻而聖人必繫之以君子之辭剝之六五陰

僭之極而告以貫魚之義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

知懼不徇其失而以幸為吉若火珠林之類謀利計功

盜賊可以問利害乃小人徼幸之術君子所深惡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

成而為象則有陰有陽效而為法則有剛有柔立而為

性則有仁有義皆太極本所並有合同而化之實體也

故謂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自其動幾已後之化言
之則陰陽因動靜而著若其本有爲所動所靜者則陰
陽各有其體而動靜者乃陰陽之動靜也靜則陰氣聚
以函陽動則陽氣伸以盪陰陰陽之非因動靜而始有
明矣故曰兩體不曰兩用此張子之言所以獨得其實
而非從呼吸之一幾測理之大全也

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三才各有兩體陰陽柔剛仁義皆太和之氣有其至健
又有其至順竝行不悖相感以互相成之實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

張子正蒙卷七下

四

三才之道氣也質也性也其本則健順也純乎陽而至
健立純乎陰而至順立周易竝建乾坤於首無有先後
天地一成之象也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之時則
無有有乾而無坤有坤而無乾之道無有陰無陽有陽
無陰之氣無有剛無柔有柔無剛之質無有仁無義有
義無仁之性無陽多陰少陰多陽少實有而虛無明有
而幽無之理則屯蒙明而鼎革幽鼎革明而屯蒙幽六
十四卦六陰六陽具足屈伸幽明各以其時而已故小
人有性君子有情趨時應變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
而不困大易之蘊唯張子所見深切著明盡三才之撰

以體太極之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邵子謂天開於子
而無地地闢於丑而無人則無本而生有待而滅正與
老釋之妄同非周易之道也

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乾坤非有毀也曲學之士執所見聞偶然之象而雜以
異端之小慧見乾則疑無陰見坤則疑無陽見夫姤則
疑無剝復見屯蒙則疑無鼎革因幽之不可見而疑其
無則是毀之矣毀乾坤十二位之實體則六十二位之
錯綜何據以趨時應變哉

○六爻各盡利而動

張子正蒙卷七下

五

筮之策老則動而變蓋道至其極而後可以變通非富
有不能日新堯仁極矣而後舜可用其竄殛文王順極
矣而後武王可行其變伐德未盛而變則妄矣

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

其動也有大有小有當位有不當位蓋在天之氣有温
肅在地之質有利鈍在人之性有偏倚化不齊而究無
損於太極之富有其理固然則雖凶而無悔雖吝而無
咎善用之者皆可以盡天道人事之變而反其大經故
父頑而有至孝之子國亡而有自靖之臣極險阻以體
易簡則何屈非伸而天下之理無不得易之爲君子謀

者順性命而變不失常也

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人所必有之變也

○陽徧體眾陰眾陰其事一陽理也

體者為之幹而達其情以治之也事順而承之也此因

時之變而言之震巽坎離艮兌皆乾坤之變也若易之

全體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歸於道天理人欲從心不

踰則為理之大宗無所容其亢抑矣

是故二君其一民

爭亂之端

張子正蒙卷七下

六

一民事二君

立心不固

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上無讓德下有貳心亂世之道小人之時為之以此而

推心無定主而役耳目以回惑於異端氣不輔志而任

其便以張弛皆小人之道而忠信以為主博學詳說以

反約斯君子之所尚明體適用之學於此辨之而已

一君而體二民

容保者大

二民而宗一君

大一統

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上不泄忘下無異志治世之道君子之時為之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

亦兩而已

天地之四象陰陽剛柔也易之四象則吉凶悔吝也吉

凶天之命陰陽之變化也悔吝剛柔贏不足之情因乎

地之質也皆自兩儀而生純陽為天純陰為地而天有

陰地有剛又各自為陰陽二而四四而合二道本如是

非判然一分而遂不相有也在天有陰陽在陽有老少

張子正蒙卷七下

七

在數有九七在地有柔剛在陰有老少在數有六八於

是而四象成故易一爻之中有陰有陽有老有少而四

象備焉震坎艮之一陽老陰所變巽離兌之一陰老陽

所變故曰四象生八卦邵子乃畫奇耦各一之象為兩

儀增為二畫之卦為四象又增三畫之卦為四畫之卦

凡十六又增為五畫之卦凡三十有二苟合其加一倍

之法立無名無象無義之卦則使因倍而加極之萬億

而不可象非所謂致遠恐泥者歟

○尚辭則言無所苟

尚謂尊信而效法之易辭本陰陽之定體以顯事理之

幾微尚之修辭皆誠矣

尚變則動必精義

少不變以循禮之中也老變以達事之窮也尚之隨時

而求當義必精矣

尚象則法必致用

則謀必知來

因其時義以定吉凶君子之謀與神合知屈伸自然之

理而順之也

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張子正蒙卷七下

八

易具其理而神存乎其中必知神之所為顯於象數而

非徒象數然後能學易而盡四者之用王輔嗣之流脫

略象占固有所未盡而謂易但為占用幾與王遁火珠

林等則健順毀而幾無以易然則四尚之義缺一而

不足以知易故善言易者其唯張子乎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

假設以啟疑而斷其必然也天下之間至蹟易以易簡

之詞盡之間者各得焉惟精於義而不倚形象之粗也

此言尚辭

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所以窮理也此言尚變

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

成務

極數盡數之損益而止於其則故大衍止於五十乾坤

之策止於三百六十卦止於六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

四變通而有極故言而有物行而有制制器而適於用

此言尚象

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 乾坤並建陰陽六位各至足以隨時而相為隱顯以成

張子正蒙卷七下

九

錯綜則合六十四卦之德於乾坤而達乾坤之化於六

十有二道足而神行其伸不吝其屈不悔故於天下之

故遺形器之滯累而運以無方無體之大用化之所以

不可知也此明易之為道聖人以天性之神盡天地之

妙而立為大經達為百順非其他象數之學所可與也

乎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

貞妄得失吉凶必應其則示天下以可知也

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吉凶未著從其貞妄之性情而早知其變之必至所以
詔天下於德者其用神也

語著龜之用也

用所以前民而正其行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吉凶之變危而可使平易而或以傾得失爭於善惡之

幾能戒懼以持其終始則要歸於無咎其道至約而昭

示無隱所謂顯也乃已成之象占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

道雖顯於象占而其所繇然不待事幾之至前設其理

張子正蒙卷七下

十一

於陰陽未剖之先豫以應天下之感人之所以不能知

者易已早知而待之唯其達乎屈伸動靜之妙故不俟

時至事起而謀之此不測之神因乎誠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

天道人事本通一而相酬答也

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佑助也鬼神之謀奚能喻於人而易曲盡以著其忠告

是贊助乎神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弭患於前而後效著於後易之戒占者其貽謀久遠也

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者非偶因一數之盈虛而測之盡其數之所有而

萬變皆盡來者無窮莫之能踰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也遠矣

變無常而道自行乎其中勸進其善之利而戒以惡之

所自積則民咸可喻於君子之義而天下萬世其繇以

利用安身

○潔靜精微不略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此釋禮記經解之言而示學易之法潔靜者不以私瀆

亂而潔清其志靜以待吉凶之至也精微者察其屈伸

張子正蒙卷七下

十一

消長之理而研於義之所宜也不累其迹者因數而知

象數為象立不泥於數因象而窮理象為理設不執於

象也知足不賊者止於義之所可而不謀利計功微幸

於吉之先見以害正命也如此以學易則可以寡過以

占筮則知懼而無咎矣彼執象數而役志於吉凶者固

不足以與於易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

萬事萬物皆天理之所秩敘故體仁則統萬善

會而通亨也

理無不通故推而行之皆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說諸心利也

利合於義則心得所安

一天下之動貞也

大經正則隨所動而皆不失其正此推本而言之謂乾具此四德故以備萬善而協於一也四德分而體用自相為因元貞體也亨利用也惟元統天下之理故於事通而於心說貞者貞於其元惟貞於仁故通萬變而心常安乃必通乎事而理始咸得說乎心而後居正不疑則亨利用也而抑為體故文言分析四德而彖則大亨而利正其義一也孔子之易曾何異於文王哉

張子正蒙卷七下

主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

天德之生殺本無畛域以一歲而言循環往來無有顯著之轍迹非春果為首冬果為尾以萬物而言各以其生殺為春秋其春榮而冬落者草木之凋者而已蓋四德隨時而用物亦隨所受而見為德此見為義者彼見為仁綱緼一氣之中不倚一理以為先後唯用之各得而已故曰天德不可為首有首有尾則運窮於小成而有間斷矣

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推其父母萬物者而言之則資始之德元為首天生之

即地成之故資生之德元為首然未生而生已生而繼其生則萬物日受命於天地而乾坤無不為萬物之資非初生之生理畢賦於物而後無所益且一物有一物之始即為一物之元非天地定以何時為元而資之始生因次亨次利待貞已竟而後復起元也在人之成德而言則仁義禮信初無定次故求仁為本而當其精義則義以成仁當其復禮則禮以行仁當其主信則信以敦仁四互相為緣起此惟明於大化之渾淪與心源之寂感者乃知元亨利貞統於乾坤之妙而四德分配之

張子正蒙卷七下

主

滯說貞下起元之偏辭不足以立矣彖之以乾元坤元言資始資生者就物之生借端而言之爾此章舊分為二章今合之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惟其會於一原故時措之而無不宜不然則一德之用在一事而能周乎天下哉先儒皆以智配貞而貞者正而固循物無違正也終始不渝固也則貞之為信明矣即以木火金水言之坎之彖曰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君子之取於水者取其不舍晝夜之誠非取其曲流委順

遇員而員遇方而方之詭隨也君子之智以知德仁而不愚禮而不偽義而不執信而不諒智可以周行乎四德而聽四德之用智知也四德行也匪知之艱惟行之艱行焉而後可為德易之言貞立義精矣張子之知德迴出於諸子之上於此信矣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此釋乾象乾道變化四句之義以龍德擬議六爻之道自潛而亢各有性命之正時位不齊應之異道而皆不違乎太和之理則無不利而不失其正此純乾之所以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十四

利貞也不然因時蹈利則違太和之全體而非貞矣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得渾淪合一之理則隨變化而性命各正合太和之全體顏子之所欲幾及而未逮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

九二得中故庸言庸行足濟

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

九三曰厲九四曰或

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

舍止也以庸言庸行為可據之德止而不疑則時可舍而舍矣乾之三四雖大人之庸德可行而大經之正必旁通於危疑德不易見安能遽自信而釋其憂乎舜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為危疑而後庸德可見時為之也

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

歷乎危疑而誠之至者變無不通故大化而聖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為天下所利見而天下化之大人之進乎聖也蓋聖人之德非於大人之外別有神變不測之道但誠無不至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五

用以神而不用以迹居德熟而危疑不易其心及其至也物自順之而聖德成矣

亢龍有悔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上九之亢聖人之窮亦屈伸之常理非聖人之亢有以致之知進退存亡之必有則安死全歸而道合於太虛

況窮困乎位畫所值聖人何疑焉乾之六爻純乎龍德

九二之學問寬仁其本也三四之危疑所以通乎變也

九五之利見變而通也上九之亢屈伸之常也相因而

互成此乾道之旁通而無不利者不失其正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

仁熟則不待勉義精則下學上達不顯其大歷乎危疑而成性九五之德也

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也

大人閑邪存誠而後光輝達故不能測聖之藏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造七到反至也位臻其域也

成性躋聖者爾

以乾道保合太和歷危疑而時乎中大人義精仁熟而

至乎聖此孔子耳順從心之候也

若夫受命所出則所性不存焉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去

時至則聖人不違爾

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

人造也

乾體本六陽純成而自爻言之有漸造之象焉惟德則

日躋而聖若位則乘時以登無漸升之理以為自潛而

見歷危疑躍飛而有天下則是曹操司馬懿之妄干神

器皆大人矣易不為小人謀故必以言德者為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

溥周徧也明倫察物無所遺也

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

秩敘明則禮樂興

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時變而執其常則不中而非禮不宜而非義雖盡人物

之性善惡吉凶達乎天之竝育竝行不相悖害者以貞

其大常而後成已成物無有不化此乾道之所以必歷

三四之危疑而始得時中以造飛龍之天德也

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

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子庸德已至閑邪存誠方進乎九三之惕厲而未得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七

九五之安止方體之常庸德之大綱也拳拳服膺之善

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萬物皆備于我而會屈伸於一致乃能與物消息若大

經未正而急於乘時則性命不順聖德之時中與無忌

憚之迹相似而實相違也誠行之者無非心理之實然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

時措則利保和則貞而聖功唯在精義精義則入神

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大明者智之事也天下之變不可測而不能起乎大經大經之法象有常而其本諸心之不貳者變化該焉故庸德之修進而歷危疑以盡變具知萬變之不齊皆屈伸之常天德之誠不息則無屈不伸而萬物皆覩是智之事非徒聰明之察乃剛健不息歷變而常力行精義而抵乎大明之效也故乾卦閱潛見躍飛而終始乎剛健惟其不貳是以不測天德聖功一而已矣以卦象言之天之純乎乾無漸者也以卦之數言之筮者自一奇以至於十八變純乎奇而得乾有漸者也卦言乾而不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六

言天天無爲而運行有序聖有功而成章始達不得以天之渾成言乾乾爲天而卦非徒言天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

謂九五

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

庸德盡於己則秩敘正可以君天下矣非上治者未能盡萬物之性以達其變而使之化也

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君德正己以正物天德正己而物自正位謂德效之成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

乾以易知而兼言簡者九二以陽居陰也君德成矣而不欲受命知前之有危疑必乾惕而不可止故也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善世而不伐欲罷而不能加以乾乾夕惕乃造於聖聖則無疑於受命時出則有天下而不與時未出則以匹夫行天子之事非徒富貴也位天德者德即其位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此聖功之始闡然爲己之修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九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

龍之爲龍一也蟄而見見而飛龍無異道而蟄以求伸道日盛善世博化光輝不能隱也充實之美而進乎大可以見矣

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及人也

爲己可以及人然必成章而始達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誠有諸己而充實無疑於見之行矣此初九之馴至于九二也

○乾九三修辭亦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修辭所以成天下之務立誠所以正在己之經九二德成而可見之行九三則修應世之業業因物而見功事蹟而變不測事變之興不易以達吾之義惟處心危而歷事敏業乃可終故九二立木九三趨時成章而達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

心隱而不能急喻諸物也
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含德自信而不求物之喻可靜而不可動無以化天下故必不忘躍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然其不忘於躍乃義之固然變而不失其中及物而非以失己有密用焉達此則可造於天德矣義者因時大正之謂終其義歷險而成乎易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

反天下之大經無所閒雜故易簡天不能違化物而倦則健順至矣

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

心純乎理天下之至難者也見聞之知勇敢之行不足以企及也

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聖功熟則不測而天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惟剛乃可以載物地之載必積廣厚故曰地勢坤順理之至於物無撓非老氏致柔之說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

乾氣之健也無體者至健則不滯於一事隨方即應可以御萬理而不窮故無所遲疑洞達明示而易知

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情之順也順天而行己無專見之能以煩擾爭功而乾之所至隨效法焉故不言勞而功能自著此以乾坤之德言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王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以順為德者無必為之志而聽乾之生因而成之則先無適從而有所順聽乃得大常之理所謂無成有終也

臣道也婦道也下學之道也君子之學以乾為主知之而後效故大學之始必知止至善以立大經而後循循以進斯善用坤而不迷

○造化之功發乎動

不動則不生絲屈而伸動之機為生之始震也

畢達乎順

動而順其性則物各自達異也

形諸明

畢達則形發而神見矣離也

養諸容

不息其長養惟其厚德能容也坤也

載遂乎說

能容則物自得而欣暢兌也

潤勝乎健

潤字疑誤自得堅勝而成質乾也

不匱乎勞

歷險阻而各有以自成坎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終始乎止

成則止矣止者即止其所動之功終始一則良也此釋

帝出乎震一章之義而以動為造化之權輿則以明夫

不動不止而歷至於止皆以善其動而為功彼以無為

為化源者終而不能始屈而不能伸死而不能生昧於

造化之理而與鬼為徒其妄明矣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體謂體性此言八卦成能之用故不言陰陽而言柔剛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

陰弱為萌陽盛為滋滋盛也

為繩直順以達也

陰不違陽故順而直達者順之功效

為工巧且順也

陰不亢而潛伏巧也順者順物之理

為白所遇而從也

遇藍則青遇茜則赤陰從於陽無定質也

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

臭因風而入鼻不因形而達

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陽亢於陰故躁凡言為者皆謂變化之象也萬物之形

體才性萬事之變遷莫非陰陽屈伸消長之所成故說

卦略言之以通物理而占者得其事應皆造化必然之

效然可以理通而不可以象測執而泥之則亦射覆之

賤術而已矣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

入於險阻故勞血經營身中勞則溢

為赤其色也

血亦水穀之滋得勞而赤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躁當作燥一陰附於兩陽燥之而燥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

陽止於上下有重陰不能入

為徑路通或寡也

止則寡通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

陽盛陰雖附之必為所決絕

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一陰孤立於上不能自固

○坤為文眾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一色表著曰章眾色雜成曰文坤廣容物多受雜色

○乾為大赤其正色

此取乾南坤北之象

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又取乾位西北之象於此見八卦方位初無定在隨所

見而測之皆可為方故曰神無方易無體無方而非其

方無體而非其體也分文王伏羲方位之異術士之說

爾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萐莆蕃鮮也

萐莆也蕃盛鮮明動則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一奇畫讀如奇坎陽陷陰中入於坎窞離陰為主於內

二陽交附之二卦皆以陽取義不使陰得為主扶陽抑

陰之義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

光明者多艮之象

卦有艮體則繫之以光明

著則明之義也

陽見於外為著陽明昭示而無所隱異於震之動也微

坎之陷也匿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初生始蒙其明未著無能遠通乎萬事惟九二得中以

陽居陰循循漸啟其明則隨時而養以中道所以亨也

天之生人也孩提之知識惟不即發異於雜犢之慧故

靈於萬物取精用物資天地之和漸啟其明而知乃通

天之中也聖人之教人不能早喻以廣大高明之極致

敷五教以在寬而黎民時變循文禮以善誘而高堅卓

立不使之迫於小成而養之以正聖人之中也故曰大

學之教存乎時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

善惡之幾決於一念濡滯不決則陷溺不振

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

欲而能反於理不以聲色味貨之狎習相泥相取一念決之而終不易

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小人之誘君子聲色貨利之引耳目急與之爭必將不勝惟靜以處之則其不足與為緣之幾自見故曰無欲故靜靜則欲止不行而所當為之義以靜極而動沛然勇為而無非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難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美

必濟而往有功也

陽在內心象也二陰陷陽險矣而陽剛居中秉正不撓直行而無憂疑忠臣孝子之所以遂志而濟險行其所當為泰然處之而已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乳音濡

中孚二陰在內疑非施信之道然以柔相感如鳥之伏

子有必生之理光武所謂以柔道治天下者亦治道之

一術也故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中孚者養道也必信乃能養也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

以其時出則固不妄

則物亦不妄

雷出而物生必信

故曰物與无妄

雷之動也無恆日無恆聲無恆處此疑於不測而非有誠然陽氣發以應天自與物候相感而不忒聖人之動神化不測出人億度之表而乘時以應天天下自效其誠皆天理物性之實然無所增損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

眾人之動因感而動事至而念起事去而念息君子於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毛

物感未交之際耳目不倚於見聞言動不形於聲色而不顯亦臨不諫亦入其於靜也無瞬息之怠放而息則其動也亦發邇而不忘遠及遠而不泄邇終身終日不使其心僂焉此存心窮理盡性之學也

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

地靜體也雷動幾也反止於靜也復興於動也

終則有始循環無窮

事物有終始心無終始天之以冬終以春始以亥終以子始人謂之然爾運行循環天不自知終始也謂十一月一陽生冬至前一日無陽者董仲舒之陋也復之為

卦但取至靜而含動之象豈有時哉卦氣之說小道之泥也

入指其化而裁成之爾

入非收視反聽寂靜以守黑之謂也化之未形裁之以神而節宣其化入者所以出也入坊本作人蓋誤

深其反也

極深以窮其理反求之內也

幾其復也

反而具復之道

又曰出入無疾

其入不忘故其出不妄動靜一致而靜不偏枯動不凌

競矣

○益長稽而不設益以實也

益損外卦四爻之陽以益初爻使羣陰得主陽以富有之實而益人故施之可裕而非所不可損者強與之益益者否之變益之以陽所以消否致按三陽三陰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故曰

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非所當得而益之為不誠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強施行不忍置也惻然不食而情愈迫也作易者謂周公周公盡心王室而成王不受訓心懷耿憂所以歎也其後孔子於魯孟子於齊知不可而為之世終莫知聖賢且無如之何故竭忠盡教而人不寤君子之所深惻也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

陰爻耦闔象也而言闔戶者坤之德順以受陽之施闔而納之處靜以藏動也陽之爻奇闔象也而言闔戶者乾之德健而發施於陰者無所吝而動則無不達也陰陽質也乾坤性也闔闢之體用互用不倚於質之所偏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无

此乾坤之互為質性而不爽夫太和也

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形陰之靜也開者陽氣動而開之覩聞乘其動而達焉雖陰魄發光而必待開於陽故闢者陽之功能寐則陰函陽而悶之於內陰之效也靜以居動則動者不離乎靜動以動其靜則靜者亦動而靈此一闔一闢所以為道也致按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張子益取交言而以易闔其闢之義通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

指示也所之者人所行也吉凶存乎命而著乎象人所攸往之善存乎性而親其所趨聖人正天下以成人之

美遠人之惡者其情於辭而見故易之繫辭非但明吉凶而必指人以所趨嚮

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指示占者使崇德而廣業非但告以吉凶也趨時因時擇中日乾夕惕也盡利精義而行則物無不利也能率吾性之良能以盡人事則在天之命順者俟之逆者立之而人極立贊天地而參之矣蓋一事之微其行其止推其所至皆天理存亡之幾精義以時中則自寢食言笑以至生死禍福之交皆與天道相為陟降因爻立象因事明占而昭示顯道無一而非性命之理易為君子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謀初非以趨利避害也

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

因所占以進退精義則無不利矣

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變動謂占者玩占而徒義利者利用而合於義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

時位不相當陰陽不相協故天數人事有攻取愛惡之

不同性情動於積素以生吉凶悔吝旦夕莫可挽回者

非天數之固然攻取愛惡所釀成者漸也

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君子之情豫定則先迷而後必得小人之情已注則惡積而不可揜故履信思順則天佑而无不利迷復則十年有凶非理無可復情已遷則不可再返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

命告也爻所告人者也二者盡利之道遷變之情也情

遷者君子安命而無求利告者君子盡道以補過惟深

察于繫辭則自辨其所之矣

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

當吉則居富貴而不疑當凶則罹死亡而不恤當否則

退藏以聽小人之利當亨則大行而司袞鉞之權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

辭明示以凶而不為謀趨吉之道貞勝則凶不避也

如大人否亨

雖否而亨

有隕自天

禍福忽至而不知所自來

過涉滅頂凶无咎

雖凶无咎

損益過不克違

福至非其所欲而不能辭

及其命亂也之類

雖吉而非正命

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有隕自天不克違則慎所以處之其命亂則必去之否

亨凶無咎則決於赴難而不懼三者天數物情之所必

有貞勝而不為所動聖人之情亦見乎辭此大易所以

與術數之說喻義喻利之分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

見乎外

爻象以理而生象數在人為善惡得失之幾初動於心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故曰內吉凶因象數而成得失之繇在人為事起物應

而成敗著見故曰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

神行於天地之間無所不通天之包地外而竝育竝行

者乾道也

日新者久無窮也

順受陽施以成萬化而不息榮枯相代而彌見其新坤

道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聚則積之大而可見散則極於微而不可見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

於其象而觀之則有幽明之異人所知也

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其聚其散推盪之者神為之也而其必信乎理者誠也

以易言之乾陽顯而陰隱坤陰顯而陽隱屯蒙鼎革剝

復夫姤之屬相錯而迭為隱顯聚之著也乾坤竝建而

大生廣生以備天下之險阻位有去來時有衰王維之

盪之日月雷風男女死生榮謝同歸而殊塗萬化不測

而必肖其性情神之妙也非象所得而現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三

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變者陰變為陽化者陽化為陰六十四卦互相變易而

象成進退者推盪而屈伸也推之則伸而進盪之則屈

而退而變化生焉此神之所為非存神者不能知其必

然之理然學易者必於變化而察之知其當然而後可

進求其所以然王弼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之說非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

之幾微也

悔吝非凶故曰小疵爻之有悔吝動違其時在幾微之

際以消息其應違不容不戒懼矣

○往之為義有已往

如素履往之類

有方往

如往蹇之類

臨文者不可不察

已往則保成而補過方往則勉慎以圖功察其文可以因其占而得所宜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

圖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樂器篇 此篇釋詩書之義而先之以樂樂與詩相為體

用者也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

相韋表棟裏記曰治亂以相相之音苑而不宣所以節

音之雜亂周召之治還醇止亂之道

其有雅大公之志乎

雅視類以木為楛中有椎擊之記曰訊疾以雅促樂使

疾也功以速成而定故曰太公之志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

敬勝意義勝欲正己而正人以伐無道事不得緩

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正雅直言功德變雅正言得失異於風之隱諷故謂之

雅與樂器之雅同義即此以明詩樂之理一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

自述成童舞之

戡黎伐崇文王之武功

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自述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

廟之歌也自注十三舞焉

酌禮記作勺此明詩樂之合一以象功學者學詩則學樂興與成始終同其條理惟其興發志意於先王之盛德大業則動靜交養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茂不成矣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奮發於為善而通天下之志羣而貞怨而節盡己與人之道盡於是矣事父事君以此可以寡過推以行之天下無非中正和平之節故不可以不學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二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象心有其成事之象也禮見於事而成法則也詩以言達志禮以實副名故學詩可以正志可以立體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

凡有其理而未形待人而明之者皆幽也聖人知化之有神存乎變合而化可顯故能助天地而終其用

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育之一端也
天能生之地能成之而斟酌飽滿以全二氣之粹美者人之能也穡有可豐美之道而未盡昭著后稷因天之能盡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聖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質使充實光輝皆若此

○禮矯實求和 或文或質自物後而不可常也

實情也情不足則益之以文情有餘則存之以質物亦實也情已動而事且成乃因時因事而損益之在情事之後矯之正也文質各矯其偏故不可常

他人才未美故綯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綯飾之用質素

質已成之後禮因損益之以致美無一定之綯在才質之先也此明因才節宣之道存乎禮故有其質者不可不學禮以善其後

下文繪事後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三

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繪以粉素

繪非異色則文不足以宣故禮以人之情而著其美酌情事之異而損有餘補不足也致按此章注義亦就張子之意而通之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作而有為上也陟也退而自省下也降也一陟一降皆有天理之明明赫赫者臨之於庭則動靜無恆而一於正道不執一則存省愈嚴陟降一心德業一致此朝乾夕惕存神盡性之密用作聖之功於斯至矣

○江沱之隈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

喪其朋故不以賤備數

類者貴賤之分朋私心也賤安於卑賤之類而忘己私
適處於尊貴而恃其類懷私以不能容物此得朋喪朋
之異公私之分也

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自悔則能喪其私而先迷後得矣坤之為德以厚載有
容為美而私心聞之則吝而驕惟去私以廣容而後能
承天以利正婦道也臣道也下學遜志遏欲以存理之
始功也

○采臬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四

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此引伸毛傳之旨而廣言之盡仁孝以為本而推以愛
賢任官王季文王之德也后妃以順承之則乾坤合德
矣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上聲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

民知敬而不瀆之以拜

以拜為致敬之辭於義未安

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繇善教故仁聲作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先勸君子急公而後望其歸發乎情止乎禮義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

兕觥

大勞則思大飲之

金罍

甚則知其怨苦嘯歎婦人能此則陰諛私謁害政之心知
其無也

一於正則不邪

○綢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縱以帛斂髮而作紛古者紛不露髮帛有餘則斜纏繞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五

之帛不足則裁直條如其髮之長而直韜之此言儉而
不失其容也

○蓼蕭棠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

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處謂居之安也讒毀之入皆繇君有刻薄疑忌之心君

仁臣忠無所容其閒矣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祭者子孫之心然必時和年豐天人胥洽而後禮備而

孝思可伸則在祖考之佑助也古者以祭成為大福按

引此亦與陟降庭止在帝左右之意相通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鄂花萼不音跗花承蒂小莖也花方含蕊文未著而韡

韡之生意在中興兄弟之好一本諸誠非徒尚文

○采芘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舍旃毀之令斥也無然無毀也為言揚其美也求所得

察其何所得當於道譽必試也毀則無譽必試而謂之

厚者人之刻薄賊恩喜怒自任非其本心惟輕信人言

而不自求諸心能不因人為毀譽則好惡從心而傷害

於物者多矣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六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

難去聲於物無所難以為不足較也

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

孔子為委吏乘田免於飢寒則去之此伶官非以貧故

而謂世不足與有為仕於卑賤不恭之甚矣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

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推其賢以責備之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君子陽陽安分自得無疾世之意故無責焉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

四國商奄管蔡

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諒其無能為而不窮兵致討念其愚而安之周公之心

純乎仁愛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

屈己而後能下賢

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成王終成此詩之志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七

○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君臣合德則禮命自隆大人以道致所謂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庸人處變而不知自裁以禮其賢者則改節降志以自

貶損而免患若郭子儀是已聖人達於屈伸之感而貞

其大常靜正而物自感心無私累則物我之氣俱順人

心之和平公心之和平化之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

九萬畝百井也按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地

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止六十五井五萬八千五百畝

此云九萬畝未詳

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

舜攝政而使稷教稼穡已強仕矣此云中年未詳

而詩云上帝不甞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

稱帝爾

此謂上帝為天子之稱疑者未定之辭實則稷蓋帝摯

之子生於諸侯廢摯堯即位之初摯堯兄也兄廢弟立

未嘗改姓易服不得稱二王後此說未安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八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

未詳

其華一偏一反

嚮外生者偏內出者反

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

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

所繫者家國之大

唐棣本文王之詩

以唐棣為棠棣又云文王作葢誤

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

謂周公增此一章

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漢注合上可與共學為一章以偏反之反為反經合權

之比而張子因之義多未順張子之學主於心得於博

學詳說之功多所簡忽若此類是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

日自東而西微雨自西而東與日相會合陰陽和則雨

喻昏姻之得禮者也

陽迎陰男下女以崇廉節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九

日已去而陰逐其後日無會陰之心陰強奔隨之雨終

不成

喻昏姻之失道者也

朝隴于西崇朝其雨正而和也蝮蝮在東則人莫敢指

不正之氣也張子此說為長朱子謂虹蜺天之淫氣不

知微雨漾日光而成虹人見之然爾非實有虹也言虹

飲於井者野人之說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

善則物必應

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鷓鳴而聲聞於天魚潛而或在渚不善則不可揜也故必善其鳴而慎其潛乃以得臧取喻同而義異易以言好仁之益詩以示惡不仁之警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鷺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興勞人之不得息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猨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水患多則征人勞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十

君子所貴乎道求之身而已言行動皆本諸身之道立其本而中和致乃可以制禮作樂若讀數文章稽於眾習之者皆習之猶邊豆之事任之有司可也故道以反經為大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誠當作誠

天地人物之氣其原一也民和則天和不干天和則物效其和德施普降和氣達於萬民而物應之不爽矣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

疇事也九事皆帝五臨民之大法五行者非天化之止於此亦非天之秩分五者而不相為通特以民生所資厚生利用需此五者故炎上潤下曲直從革稼穡及五味皆就人所資用者言之五行天產之材以養民而善用之者君道也五事天命之性以明民而善用之者君德也皆切乎民事而言故曰範曰疇漢以後儒者不察雜引術數家言分配支離皆不明於洪範之旨而醫卜星命之流因緣附會以生尅休王之鄙說張子決言其為資生之材以開邪說避矣

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十一

正己而後可正人踐形盡性所以正己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八政以節宣五行而立為常典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

合於天乃順於人

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

極建則隨時以處中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

剛柔正直各適其宜權也

權必有疑故次稽疑

循常而行人謀定則可不待卜筮行權有疑而後決之
以鬼謀

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

卜筮隱而天象顯

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

刑賞合天則大法行而非徒恃法也

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次敘之說亦理之一端以雒書證之抑有不盡然者讀
者不必泥也

○親親尊尊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周道也

又曰親親尊賢

周公治魯之道

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

親尊互酌而重者見矣

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

昭穆亦序齒之推也

若尊賢之等則於親之殺必有權而後行

賢均則以親疏尊卑為等

急親賢為堯舜之道

親賢謂親而賢者

然則親之賢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為必然

先得急之也謂先舉而尊之

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明顯也表而尊之則人皆喻於為善之榮

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

九族之賢既舉而後舉庶士百姓謂百官賜族姓者

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民勵翼為邇可遠之道

庶明庶士之賢者邇可遠謂即邇以及遠

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周道以親親為本一堯舜之道也

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

僅免於惡而不足與為善

俊民俊德之民也

俊大也德大則所施亦大

官能則準牧無義民

鄉黨自好者可使安於野而不可使在官

治昏則俊民用微

取小善而棄大德昏主之所以壞風俗也雖聖世不能

子正蒙注卷八上 8 反文內

無鄉原惟置而不用則不足以賊德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樂語所歌之文詞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

理顯於明而故索之幽徒亂德而已

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

幽明無二理

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賣神也

謀已決而欲得吉占玩神以自快而已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

古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數之過也事非常而過於常數為之則悔不為則

吝故卜筮以決之若吉凶之數適如其理則受人之天

下而不辭歸白刃而不避何卜筮之有卜筮者所以審

在己之悔吝而非為吉凶也

張子正蒙注卷八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王禘篇 此篇略釋三禮之義皆禮之大者先王所以順

天之秩敘而精其義者也張子之學以立禮為本而言

禮則辨其大而遺其細蓋大經有一定之理而恭敬擗

節退讓之宜則存乎人之隨時以處中而不在于度數

之察也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

謂夏商春禘夏禘即於夏季時享行大禘諸侯不禘則

夏不祭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一享四祭為六

矣

一享禘禴四祭祠禴嘗烝

諸侯不禘其四享與

四時之祭闕其一合禘而四時制諸侯各以其方助祭

天子故其時不行宗廟之祭

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

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一王制蓋謂諸侯祠則不禘則不嘗亦言闕一祭爾假

夏商時享之名謂禘為禘於文未審恐讀者不察且疑

諸侯之亦禘害於禮矣夏商諸侯夏時天子大禘之時

而禘祭非禘也作記者漢文帝博士

○禘於夏周當是商字之訛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言禘以該禘言嘗以該蒸禮記專言禘嘗者以陰陽二氣之變故於夏秋之交相對而言略春冬而舉夏秋要以夏商之禮為名若周則禘在時享之外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所自出之帝遠矣故云追享朝享者諸侯觀王亦有享禮以下奉上之通詞故禘亦可云享

張子正義注卷八下

二

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

謂夏商因夏之時祭而行大禘故以與嘗對舉嘗言秋冬享言春夏

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謂五祭

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

以不王不禘禘為大享故知夏禘之外不更別行時祭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

禘禴二祭於四祭外別舉之

諸侯不禘

禴而不禘

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禴禘禘嘗禴蒸既以禘為時祭則禴可同時而舉自注以物薄故牲嘗從舊

行禴祭 諸侯禴自注如天子禘一牲一禴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不禴也

特一禴而已 禴隨秋冬行之

張子正義注卷八下

三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

大禘不得言牲言禴諸侯之言禘非禘也孟夏時享之名也

又云嘗禴烝禴則嘗蒸且禴無疑矣 秋嘗冬蒸可於一時並行禴祭實止一禴也

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以夏商之禮言故云禘若以周制言之則當云祠禴不當云禴禴作記者雜用三代之文故害於意反復釋此所以申明不王不禘之大義

○庶子不祭祖自注不止言王考而已

大夫三廟而上皆有祖廟祀始受命者

明其宗也自注明宗子當祭也

庶子即為大夫不得專立祖廟後世乃可祖之若宗子

則雖不為大夫亦必祭祖

不祭自注以父為親之極

上庶子對繼祖之宗子而言此庶子兼對繼禰之宗子

而言苟為庶子則禰且不祭況祖乎

明其宗也

唯繼禰之宗子乃得祭禰庶子貴以其牲就宗子而行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四

事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自注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義

凡庶子皆不繼祖即有繼禰者亦不為其長子斬況繼

禰者雖嫡長但繼己而已非祖禰之繼義不得伸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

註鄭氏註也不繼禰之庶子不繼己之殤

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

此釋鄭註言殤非父之適孫不足列世數己既非繼禰

之宗則殤卑賤不得祭

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二句鄭氏註文於祖為庶孫雖於禰為適子可以祭殤

而不可以祭諸父昆弟之無後者

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

得而祭之也

釋鄭注言己不敢入祖廟而祭則共其祭物而宗子主

焉己不祭也

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二句鄭氏注文己為祖庶於禰為適則可祭己之適殤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

釋鄭註言庶子祖之庶也己之殤己之適長殤己為其

祖者己可祭禰為殤之祖矣無所祔言不須祔于己之

祖廟

凡所祭殤者唯適子

鄭氏註文此適子謂殤

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

皆不得特祭惟從祖祔食

釋鄭註言必有承祖世爵之貴乃特祭之其他則雖世

數必祔食乃祭

無後者謂諸父昆弟

鄭氏註文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五

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大宗自注見曾子問注

此引伸鄭注而言祖廟在小宗之家謂大夫更立祖廟

別為一宗者如在大宗即祔於小宗家之廟不必合於

大宗從祖而已

般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竝遠廟為祧者二

據王制而言

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不毀之祖

謂后稷

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

謂周之親廟止於四世五世則祧

張子正義注卷八下

六

諸侯無二祧

謂世室

故五

四親廟與始封之君而五

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

父與王父

與祖考而三

祖考謂曾祖大夫不世官祀之三世而止

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

名為太祖實祖考也以西向之尊故稱太祖

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自注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并合也干求也大夫不得合祭貴大夫請於君而得行

合食之禮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孔註孔穎達疏王制所云非周制也天子諸侯親廟各

四所謂五世而斬也然二昭二穆必於四世胡氏謂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皆為一世則有兄弟踵立如齊桓公

四子皆為君則不得祀其祖且兄弟為昭穆而昭穆亂

其說非也人君無子則早立繼嗣必以其昭穆其未立

者非如漢之沖質君道未成則自私而輕宗廟當以無

張子正義注卷八下

七

後耐食之例耐於祖廟而不入世數可知雖天子諸侯

無後亦不得特立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

享祖考以妣合食則設同几言同者以別於左右各一

几也疑者釋其疑之謂

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

人道則夫婦有別交祖考者以神道神則陰陽合德而

資生孝子慈孫以其精意感神於漠即己之志氣而神

在焉己為考妣合一之身不得有陰陽男女之異鬼神

無嫌不必別也

求之或於室或於祔也

於室者正祭於祔釋祭也一神而求之多方神無定在也夫婦同几而不嫌於同一神兩求而不嫌於異知分合聚散之理然後知禮之精義而入神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

百神皆天之神所分著者也隨所著而報之天德無方體唯天子饗帝然抑分而使人各効其報以不忘資始之德

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事鬼神而歸本於天乃窮理以盡人事之至淫祀者以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八

鬼事鬼不當於禮其黷甚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當是氏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賜諸侯之姓推原其所自生故魯衛同於姬齊紀同於姜本所自出之帝統於一尊所以尊諸侯而上之諸侯賜大夫之氏因王父之字為氏不得上統於始祖分族命氏以明其所自出之卑君臣之分於斯著矣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下之人同姓之大夫也天子命其大夫之氏亦必分而各使為氏與侯國同天子之大夫視侯然唯諸侯則因

生賜姓而大夫否尊統於上不得及下也子男雖卑君道也天子之大夫雖貴臣道也此章舊分為二今合之○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聽朔頒朔也諸侯奉朔藏於太廟每月告祖而行胡氏曰日月王月也王者贊天敷治自己制之諸侯不敢自專待命於尊親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此師行之禮受命宜於尊者卜吉宜於親者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九

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

公之士公之眾有司也大夫之眾臣仕於大夫為羣有司非室老又非宰邑者也卿大夫公之貴臣室老邑宰大夫之貴臣

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

此釋喪禮之文別士於公與士於家者也士於家更不在公室眾臣之列愈賤而服愈降

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

別士於家者於公之士也公之士不為大夫服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分卑則不得伸其哀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

諸侯所薦仕於天子而受三命為士者與諸侯之士有功而王命之者皆曰適士適士對庶士之稱

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

於王朝有班位

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官長六官之長諸侯自命者亦如之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

達官者也

引周禮以證禮記達官之義

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

官皆統於六官為之長而達官又各有長如今制欽天

監行人司道屬禮部而監正司正又為之長

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周禮小事則專達天子之官也諸侯亦有達官之長故

以周禮推之知其亦有專達之官而有長有貳長上士

貳則中下士故達官之長於諸侯為貴臣

○賜官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明非但諸侯得有其臣卿大夫既賜官亦得臣其室老士

○祖廟未致教於公宮

女子許嫁教之三月

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女子既然則男子可知諸侯絕碁而云有服者以士禮

推之五世內服屬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自安於不能讓道也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

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

鵠棲皮於布侯之中也布易貫革難貫至革而墜中可

知矣

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有力則貫無力則否先王因材取人而不求備於射禮

見其一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傷哭也

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

畏兵死厭木石厭死溺沒水死

不弔生者以異之

雖知生亦不弔蓋哀致於死者則不暇及於生者而致其親之死於畏厭溺則不孝慈矣雖與相知絕之可也為君父戰而死者非畏也不在不弔之科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有故而死無容問之此舊注文申釋之以明情與文之必稱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

張子正蒙注卷八下

士

習其音調也

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近猶習也音調文儀非禮樂之至然器繇道設舍器而無以見道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

大要謂褒貶賞刑賞之權

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胡氏之說備矣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一說猶言一章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乾稱篇上 此篇張子書於西廡示學者題曰訂頑伊川

程子以啟爭為疑改曰西銘龜山楊氏疑其有體無用

近於墨氏程子為辨明其理一分殊之義論之詳矣抑

考君子之道自漢以後皆涉獵故迹而不知聖學為人

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為太極圖說以究天人合一之

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以其神化

之粹精為性乃以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

化自然之秩敘而不可違然所疑者自太極分為兩儀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一

運為五行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資生

資始則人皆天地之生而父母特其所禪之幾則人可

以不父其父而父天不母其母而母地與六經語孟之

言相為躡蹙而與釋氏真如緣起之說雖異而同則濂

溪之旨必有為推本天親合一者而後可以合乎人心

順乎天理而無敵故張子此篇不容不作而程子一本

之說誠得其立言之奧而釋學者之疑竊嘗沈潛體玩

而見其立義之精其曰乾稱父坤稱母初不曰天吾父

地吾母也從其大者而言之則乾坤為父母人物之胥

生生於天地之德也固然矣從其以者而言之則別無

所謂乾父即生我之乾別無所謂坤母即成我之坤惟生我者其德統天以流形故稱之曰父惟成我者其德順天而厚載故稱之曰母故書曰唯天地萬物父母統萬物而言之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德者健順之德則就人之生而切言之也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者在是人之與天理氣一也而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二

氣之中而氣為父母之所自分則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於天地也無有閒矣若舍父母而親天地雖極其心以擴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惻怛不容已之心動於所不可味是故於父而知乾元之大也於母而知坤元之至也此其誠之必幾禽獸且有覺焉而況於人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之謂也又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誰繼天而善吾生誰成我而使有性則父母之謂矣繼之成之即一陰一陽之道則父母之外天地之高明博厚非可躐等而與之親而父之為乾母之為坤不能離此以求天地之德亦昭然矣張子此篇補天人相繼之

理以孝道盡窮神知化之致使學者不舍閨庭之愛敬而盡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之大用誠本理之至一者以立言而闢佛老之邪迷挽人心之橫流真孟子以後所未有也惜乎程朱二子引而不發未能洞示來茲也此篇朱子摘出別行而張子門人原合於全書今仍附之篇中以明張子學之全體

乾稱父坤稱母

謂之父母者亦名也其心之必不忍忘必不敢背者所以生名之實也惟乾之健故不敢背惟坤之順故不忍忘而推致其極察乎天地切求之近以念吾之所生成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三

則太和絪縕中含健順之化誠然而不可味故父母之名立而稱天地為父母迹異而理本同也朱子曰天地者其形體迹之與父母異者也乾坤者其性情理之同者也

予茲覽焉乃混然中處

混然合而無閒之謂合父母之生成於一身即合天地之性情於一心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塞者流行充周帥所以主持而行乎秩敘也塞者氣也氣以成形帥者志也所謂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

自出也父母載乾坤之德以生成則天地運行之氣生
物之心在是而吾之形色天性與父母無二即與天地
無二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緣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於民必仁於物
必愛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家之有宗子父母所尊奉乃天之秩敘在人心理必奉
此而安者唯其必有是心必有是理故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居是邦則事其大夫之賢者皆不容已之誠而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四

人道之所自立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家之有長幼必敬而慈之故心從其類有觸必感此理
人皆有之最爲明切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合德謂與父母之德合秀者父母所矜愛之賢子孫也
希聖友賢成身以順親即所以順天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

顛連無告而無測隱之心則兄弟亦可不恤故曰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生理之明
昧而已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守身以敬親而事天則悅親而樂天無小大之異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父母繼健順之理以生成吾所求肖者此也親志以從
而無違爲順然有可從不可從之異而理則唯其善而

從之者爲順不從其善而從其不善或至於殘害天理

則賊所生之理矣濟惡而不能幹盡父母成乎惡而爲
天之蠹矣故必踐形斯爲肖子肖乾坤而後肖父母爲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五

父母之肖子則可肖天地矣故舜所踐者瞽瞍之形而

與天合德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化者天地生物之事父母之必教育其子亦此事也善
述者必至於知化而引伸之以陶成乎萬物神者天地

生物之心理父母所生氣中之理亦即此也善繼者必

神無不存而合撰於乾坤以全至德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止惡於幾微存誠於不息聖功之至亦止以敬親之身

而即以昭事上帝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

惟過欲可以養親可以奉天惟與人為善則廣吾愛而

宏天地之仁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不可逆者親而有時不能順舜盡誠而終於大順以此

知天地之變化剝復無恆而大人撥亂反治惟正己立

誠而可挽氣化之偏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道盡則安命而不以死為憂蓋生我者乾坤之大德非

己自有生而天奪之故身為父母之身殺之生之無可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逃之義德未至於聖無如自靖以俟命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全形以歸父母全性以歸天地而形色天性初不相離

全性乃可以全形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勇於從不畏難也乾坤之德易簡而已而險阻該焉故

父母無不愛之子而不無苦難之令勇於從則皆順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乾坤之德至矣或厚其生或玉於成皆所以成吾之德

父母之愛與勞體此者無往而不體生成之德何驕

怨之有

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有一日之生則受父母之生於一日即受天地之化於

一日順事以沒事親之事畢而無擾陰陽之和以善所

歸則適得吾常而化自正矣此章切言君子修身立命

存心養性之功皆吾生所不容已之事而即心以體之

則莫切於事親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之中天德

存焉則精義以存誠誠有不容自諉者若其負父母之

生我即負天地之大德學者誠服膺焉非徒擴其量之

宏而曰乾夕惕之心常有父母以臨之惟恐或蔽於私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

以悖德而賊仁則成身之功不待警而自篤矣程朱二

子發明其體之至大而未極其用之至切蓋欲使學者

自求之而非可以論說窮其蘊也

七

張子正蒙注卷九上終

衡陽王夫之譏

乾稱篇下 此篇張子書之東牖以示學者名曰發愚益

以發二氏之愚而明聖道之要程子改曰東銘○舊說

唯戲言出於思也以下為東銘今按十七篇之數則此

二篇合為一篇明矣正之

凡可狀皆有也

實有其體故可狀

凡有皆象也

天地之間所有者形質雖殊而各肖其所生皆天之所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垂象者也

凡象皆氣也

使之各成其象者皆氣所聚也故有陰有陽有柔有剛

而聲色臭味性情功效之象著焉

氣之性本虛而神

性謂其自然之良能未聚則虛虛而能有故神虛則入

萬象之中而不礙神則生萬變之質而不窮

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

自其變化不測則謂之神自其化之各成而有其條理

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則謂之性氣既神矣神成理而

成乎性矣則氣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
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靈者爾耳目官骸亦可狀
之象凝滯之質而良知良能之靈無不貫徹蓋氣在而
神與性偕也

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也

鬼神者氣之往來屈伸者也物以之終以之始孰能遺

之此言天下當有之物皆神之所流行理之所融結大

而山澤小而昆蟲草木靈而為人頑而為物形形色色

重濁凝滯之質氣皆淪浹其中與為屈伸蓋天包地外

而入於地中重泉礪石天無不徹之化則即象可以窮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神於形色而見天性所以闢釋氏幻妄起滅老莊有生

於無之陋說而示學者不得離皆備之實體以求見性

也

○至誠天性也

至誠者實有之至也目誠能明耳誠能聰思誠能磨子

誠能孝臣誠能忠誠有是形則誠有是性此氣之保合

太和以為定體者也

不息天命也

天之命物於無而使有於有而使不窮屈伸相禪而命

之者不已蓋無心而化成無所倚而有所作止方來不

倦成功不居是以聰明可以日益仁義可以日充雖在
人有學問之事而所以能然者莫非天命惟天有不息
之命故人得成其至誠之體而人能成其至誠之體則
可以受天不息之命不然二氣之妙合自流行於兩間
而時雨不能潤槁木白日不能照幽谷命自不息而非
其命唯其有形不踐而失吾性也

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有至誠之性在形中而盡之則知神之妙萬物也凡吾
身之形天下之物形質嗜欲之粗滯皆神之所不遺者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三

天命不息而人能瞬存息養晨乾夕惕以順天行則刻
刻皆與天相陟降而受天之命無有所遺於凡萬物變
化萬事險阻皆有百順至當之理隨喜怒哀樂而合於
太和所以感人心於和平而贊天地之化育者自無間
矣

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自非舍氣有意否

既言學必至於知化又云舍氣無象非象無意以見知
化之學非索之於虛空變幻之中即此形形色色庶物
人倫之理無一義之不精無一物之不體則極盡乎氣
之良能而化即在是此至誠之所以無息彼不誠無物

者以介然之悟立幻妄之教指休歇為究竟事至物遷
而不能繼性之不盡而欲至於命其狂愚甚矣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

此理體驗乃知之於有而可不礙其未有於未有而可
以為有非見見聞聞之所能逮惟性則無無不有無虛
不實有而不拘實而不滯故仁義禮智求其形體皆無
也虛也而定為體發為用則皆有也實也耳之聽目之
明心之膺麗於事物者皆有也實也而用之不測則無
也虛也至誠者無而有虛而實者也此性之體撰為然
也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四

不能為一非盡性也

視之而見聽之而聞則謂之有目窮於視耳窮於聽則
謂之無功效可居則謂之實頑然寂靜則謂之虛故老
氏以兩間為橐籥釋氏以法界為夢幻知有之有而不
知無之有知虛之虛而不知虛之實因謂實不可居而
有為妄此正彼所謂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捏目生
花自迷其頭者而謂之盡性可乎

飲食男女皆性也

理皆行乎其中也

是為可滅

釋老亦非能滅之姑爲之說爾

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

老釋以無在有外復然無對之孤光爲性惟不知神之與氣氣之與形相淪貫而爲一體虛者乃實之藏而特聞見之所不逮爾

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莊老言虛無言體之無也浮屠言寂滅言用之無也而浮屠所云真空者則亦銷用以歸於無體蓋晉宋間人緣飾浮屠以莊老之論故教雖異而實同其以飲食男女爲妄而廣徒眾以聚食天理終不可滅唯以孩提之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五

愛爲貪癡父母爲愛惑所感毀人倫滅天理而同於盜賊禽獸爾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

陰陽實體乾坤其德也體立於未形之中而德各效焉所性也有陰則必順以感乎陽有陽則必健以感乎陰相感以動而生生不息因使各得陰陽之撰以成體而又生其感

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

人物各成其蕞然之形性藏不著而感以其眇故見物爲外見己爲內色引其目而目蔽於色聲引其耳而耳

蔽於聲色以所見聞者爲有不可見聞者爲無不能如

天地之陰陽渾合包萬物之屈伸而無所蔽也

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知其性之無不有而感以其動感則明不感則幽未嘗無也此不爲耳目蕞然之見聞所域者也

○有無一內外合自述庸聖同

雖愚不肖苟非二氏之徒愚於所不見則於見聞之外亦不昧其有理人倫庶物之中亦不昧其有不可見之理而不可滅此有無之一庸之同於聖也既已爲人則感必因乎其類目合於色口合於食苟非如二氏之愚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六

欲閉內而滅外使不得合則雖聖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覺但卽此而得其理爾此內外之合聖之同於庸也人心之所自來也

內心合外物以故覺心乃生焉而於未有者知其有也故人於所未見未聞者不能生其心

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

流俗以逐聞見爲用釋老以滅聞見爲用皆以聞見爲心故也昧其有無通一之性則不知無之本有而有者正所以載太虛之理此盡心存神之功唯聖人能純體之超乎聞見而聞見皆資以備道也此章舊連下節爲

一今分之

○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成也

至虛之中陰陽之撰具焉網緼不息必無止機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興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無窮而盡天下之理皆太虛之和氣必動之幾也陰陽合而後仁義行倫物正感之效也無所不合感之周徧者也故謂之感然則莫妙於感而大經之正百順之理在焉二氏欲滅之愚矣

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七

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陰陽剛柔之體故一而異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異故必相須以成而有合然則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異而適於太和者也非合人倫庶物之異而統於無異則仁義不行資天下之有以用吾之虛咸之彖亂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見其情乃得其理則盡性以合天者必利用此幾而不容滅矣

天注乾坤陰陽也

我之性乾坤之性皆不越陰陽健順之二端純駁良楛靈蠢隨其質而皆兼體

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健順剛柔相須以濟必感於物以生其用而二端本太和感之斯合矣以知聲色臭味君臣父子賓主賢愚皆吾性相須以合一之誠不容滅也

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天地之寒暑雨暘風雷霜露生長收藏皆陰陽相感以爲大用萬物之所自生即此動幾之成也故萬物之情無一念之間無一刻之不與物交嗜欲之所自興即天理之所自出耽嗜慾者迷於一往感以其蕞然之聞見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八

而不感爾非果感之爲害也若君子瞬有存息有養異乾夕惕以趨時而應物則即所感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無物非性所皆備即無感而非天道之流行矣蓋萬物即天道以爲性陰陽具於中故不窮於感非陰陽相感之外別有寂然空寂者以爲性釋氏欲卻感以護其蕞然之靈道天害性甚矣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人天其究一也

健順性也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爲物不貳然而陰陽已自成乎其體性待感而後合以起用天之生物人之成能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靜則

體中槁而不能起無窮之體體生神神復立體繇神之復立體說者遂謂初無陰陽靜乃生陰動乃生陽是徒知感後之體而不知性在動靜之先本有其體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屈伸動靜感也感者因與物相對而始生而萬物之靜躁剛柔吉凶順逆皆太和網緼之所固有以始於異而終於大同則感雖乘乎異而要協於一也是以神無不妙道無不通皆原於性之無不體在天者本然而人能盡性體道以窮神亦惟不失其感之正爾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九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在天者和氣網緼於太虛充塞無間中涵神妙隨形賦生而不滯在聖人無私而虛虛以體理無理不實無欲而靜靜以應感無感不通

實而不固則一而散

天以之竝育不害聖人以之與時偕行

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天以之運行不息聖人以之屈伸合一是窮神盡性合天之道惟在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而已流俗滯於物以一爲實遂於動而不反異端虛則喪實靜則廢動皆違性

而失其神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

無謂氣未聚形未成在天之神理此所言氣謂成形以後形中之氣足以有爲者也氣亦受之於天而神爲之御理爲之宰非氣之卽爲性也

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天命之以生卽命之以性性善而無惡命亦吉而無凶若否泰利鈍因乎時之所遇天化之屈伸不以一人而設遇之者吉凶殊爾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十

在氣則有愚明柔強之異而性不異故善學者存神而氣可變化若恃氣之清剛則終有所限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比干之死孔孟之窮非天命之使然所遇之時然也故君子言知命立命而不言安命所安者遇也以遇爲命者不知命者也

○淫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鬼者歸也歸於太虛之網緼也

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

人者陰陽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陰陽以協天地萬物之居者也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天之用在人人之體無非天天至虛而實人實而含虛聲色臭味父子君臣賓主賢愚皆天理之所顯現而流行非空之而別有天也

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

道一也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有人道人之所謂人道也人道不違於天然強求同於天之虛靜則必不可得而終歸於無道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十一

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易言游魂為變謂魂返於天唯天所變化而非人之所能與儒之駁者惑於浮屠謂死而魂不散游於兩間為中陰身復隨因而變四生之果誣聖教以助邪說愚矣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

天之所以為天而化生萬物者太和也陰陽也聚散之神也聖人體此者也鬼神其聚散之幾也

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百世後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死生流轉無蕞然之形以限之安得復即一人之神識

還為一人若屈伸乘時則天德之固然必不能免假令能免亦復何為生而人死而天人盡人道而天還天德其以合於陰陽之正者一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繇其不窺聖學乍於流俗利欲之中聞清脫之說意為歆動或遂譏聖學為卑近或誣聖學為一致皆所必然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天下豈有男女臧獲淫坊屠肆而可與語上之理士君子不以為辱而指之為大道愚矣哉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十二

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

如李習之趙閱道張子韶皆英才也被其驅而陷於邪惜哉

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近世王氏良知之說正若此一以浮屠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迴脫根塵不立知見為宗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

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
立而廉恥喪盜賊與皆惟怠於明倫察物而求逸獲故
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
禍一也

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
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精者研幾精求必求止於至善惟精而後能一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

既謂之實際則必實有之而為事理之所自出唯誠與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三

天德可以當之空則不實莽蕩虛枵則無際

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
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

釋氏之實際大率以耳目之窮疑其無有者也生而與
世相感雖厭之安能離之雖遺之安能使之無存自欺
而謂有得信為實而自謂誠於人倫庶物不明矣則固
偽而不誠矣安有誠而惡明者哉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
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誠者天之實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於天之實

理故交相致而明誠合一必於人倫庶物研幾精義力
行以推致其極馴致於窮神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

其發本也下愚狀苦求樂之情其要歸則求必不可得
之真空而已語似是者謂戒邪淫殺盜之類

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後世陸子靜王伯安必欲同之

其言流遁失守

始以白骨微塵為觀不可行則轉曰事事無碍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四

窮大則淫

無量無邊憑空為猖狂之語

推行則詖

為人之所不為不為人之所為

致曲則邪

下而以金銀琉璃誘貪夫以地獄餓鬼怖懦夫以因果

誘布施不耕坐食

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

欲自回互成其妄說故也

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

西域愚陋之民本不足以知性命中國之儒者抑不能深研而體驗之而淫於邪說故聞太虛之名則以為空無所有而已明則謂之有幽則謂之無豈知錯綜往來易之神乎

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

彼欲免累者怖死而已故欲無生陰陽晝夜本非累也見為累安能免乎

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五

易感之神也真際性之體也

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

其言鬼神也無異於淫巫之陋

所謂實際彼徒流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正蒙一編所以發實際之藏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子路之問而不隱也

始終非有無之謂也始者聚之始日增而生以盛終者聚之終數盈則日退而息於幽非有則無以始終而無則亦不謂之終矣所自始者即所自終故夫子令子路

原始以知終非拒其問之不切而不告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滯於有者不知死滯於無者不知生流俗異端皆執物之滯於陰陽晝夜以為有無

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

為王於無聲無臭之中而不累於無流行於人倫庶物之繁而不累於有能明太虛之有實乃可知萬象之皆神

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言陰陽之均有也此以靜生陰動生陽言之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六

又曰陰陽不測

靜而生陰非無陽動而生陽非無陰

又曰一闢一闢

陰受陽施而闢陽施於陰而闢

又曰通乎晝夜

闢闢陰陽道迭相為用而道貫其中晝夜一也

語其推行故曰道

在天為推行之理在人則率之以行

語其不測故曰神

道為神所著之迹神乃道之妙也

語其生生故曰易

不滯於一端而貫通乎終始故變易而皆以順乎大經
易所著其錯綜化生之象

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道留神而神成乎道易於此生焉則以明夫聚散死生
皆在道之中而非滅盡無餘幻妄又起別有出離之道
也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

吉凶無成心故曰虛

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七

理有其定合則應或求而不得或不求而得人見其不

測不知其有定而謂之神

老氏況諸谷以此

老氏見其自然之應而以谷之應聲比之亦相似矣而

谷無聲之實天有應之理則非老氏所知也

○大虛者氣之體

太虛之爲體氣也氣未成象人見其虛充周無間者皆

氣也

氣有陰陽按此二句指陰陽合於太和之氣

此動靜之先陰陽之本體也

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

氣有陰陽二殊故以異而相感其感者即其神也無所
不感故神不息而應無窮

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

既感而成象漸以成形靈蠢大小流峙死生之散殊雖
各肖其所生而各自爲體不可以數計而神皆行乎其
間無數者不可紀之辭性形象色聲臭味無相肖者
人事之得失悔吝亦如之但此陰陽之變化屈伸無有
乖越而欲分類自言之則終不可得邵子以數限之愚
所未詳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大

雖無窮其實湛然

非逐物而應之虛靜而含至理則自應

雖無數其實一而已

無數者不出陰陽之二端陰陽之合於太和者一也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

有形有象之後執形執象之異而不知其本一

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

象未著形未成人但見太虛之同於一色而不知其有

陰陽自有無窮之應

形聚爲物

神在形中

形潰反原

形散而氣不損

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

游於太虛以聽天之變化

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

聚而散散而聚故時存時亡

非如螢崔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散而反原無復有形之蕞然者以拘之即前身為後身

釋氏之陋說也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九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

息長也誠者如其應得之理而予之不計功不謀利自

見為不容已無所吝而不倦也誠故於物無所矯強而

因材之篤不妄此天之所以神也至誠之教育而物自

化亦如之惟誠斯感而神

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

以實理為學貞於一而通於萬則學問思辨皆逢其原

非少有得而自恃以止也自益益人皆唯盡其誠而非

在聞見作為之間此存神之所以百順也

施之妄學之不勤

恃聰明聞見而不存神以體實理其教人必抑人從己其自為學必矜妙悟而不求貫通怠於精義必成乎妄也

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異端之教學以之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設者非理所固有隨意所見立科範以求益於其中也

小有所覺大有所迷妄而已矣惟求速獲而倦勤故也

蓋誠原不息息則不誠張子之言天道聖學皆上達之

旨而要歸於不妄而勤所以體自彊不息之天德為下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十

學處心用力之實功示學者以企及至深切矣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

妄而不勤者必輕佻而驕吝誠之不存神去之矣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過之成也成於徇迹而妄動徇物欲徇意氣皆妄感之

迹也改過不吝反而求之於心之安則賢者樂與之親

而氣不妄動神乃可存所學皆天德之實矣靜專動直

氣正而不息作聖之功反求諸身心而已也

子不重章之旨為下東銘所元本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言動雖無大咎而非理所應然任一時之適者皆戲心無游泆之情則戲言何自而生不謀非所當爲之事則戲動何自而成凝神正氣則二者之失亡矣致按此思字猶

易朋從爾思之思

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見於身則已動其心加於人則人見其妄而謂偶然言動無關得失乎蘇子瞻之所以淫昵而召禍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非物理之應得任聞見之小辨以言動雖始非不善而終成乎惡謂之過非心者非其初心非誠者非心之實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王

得致按心者自盡之心誠者實有之理忠信是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始亦有意於善而過則終成乎惡矣不存誠精義以求至當自恃其初心之近道自誣則未有能強人者也王介甫之所以怙過而取之於天下也

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致按

出於實心者必不戲失于浮思者必不誠

謂爲戲無傷於大義誣爲誠謂可不作於天人自命爲君子而成乎妄人

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致按戒其出汝者謂戒其朋從之思歸咎其不出汝者謂心不自謹歸咎于偶戲

謂己戲而人何疑之已甚謂偶有過而人不相諒以信從則怨天尤人而不知下學之不立其基也重則無戲改則無過瞬有存息有養何暇至於戲過豈有不知知豈有復行者乎合天存神之學切於身心者如此下學而作聖之功在矣盡己而化物之道存矣故止蒙以此終焉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

王

張子正蒙注卷九下終